

基督山

(法)大仲马 著
汪洋 译

伯爵 下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内容简介：

如果你19岁，被人诬陷，当做重刑犯打入黑牢，你会不会绝望？监狱建在海岛的悬崖上，300年来这里的囚徒无一生还，你敢不敢想到越狱？如果14年后终于逃出，却身陷无边无际的大海，你该怎么办？如果得到了宝藏的秘密，又该如何找到它并为己所用？如果你找到当初诬陷你的仇人，却发现他们个个飞黄腾达、势力强大，你该怎样复仇？……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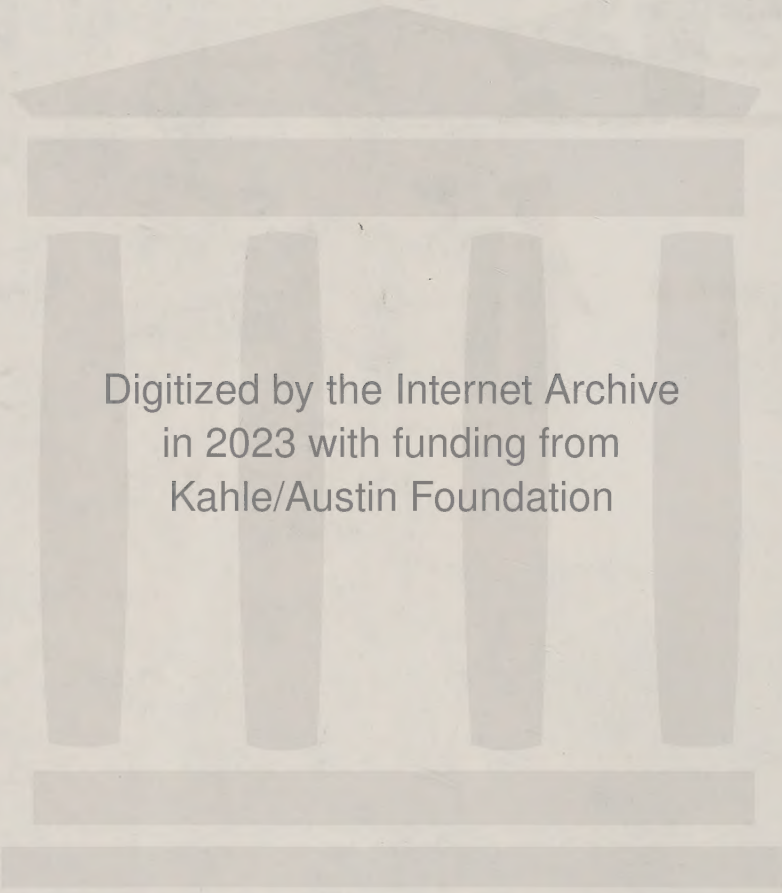
作者：大仲马，法国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家，举世公认的“通俗小说之王”。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评论道：“大仲马之于小说，犹如莫扎特之于音乐，他们都已抵达艺术的顶峰。”

译者：汪洋，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大学教师。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著
汪洋 译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3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第 56 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基督山伯爵来到隔壁房间——就是巴浦斯汀所说的那间蓝色客厅。房间里有一位仪表堂堂、举止洒脱得体的年轻人，他是半小时前乘坐一辆出租车过来的。这位个子很高的年轻人有着金色的头发、棕色的胡子、白皙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当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巴浦斯汀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伯爵事先描述过来客的长相。

此刻，这位年轻人很随意地躺在一张沙发上，手持一根镶金的手杖，正用手杖轻轻地敲着自己的皮靴。他一见到伯爵进来，马上立起身来，恭敬地问：“先生，您就是基督山伯爵吧？”

“是的，先生，想必您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先生吧？”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年轻人重复自己的头衔的同时，礼貌地向伯爵鞠躬致意。

“您是收到了一封介绍信，让您到这里来找我的吧？”伯爵说。

“是的，我还没有提起这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上面的署名很奇怪。”

“水手辛巴德，是吗？”

“正是，但是我除了知道《一千零一夜》里那位名声显赫的辛巴德之外，从来不知道还有人也姓这个姓……”

“哦！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后代，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个英国人，很有钱，不过为人古怪得很，真名叫威尔玛勋爵。”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安德烈说，“那真是太好了，他就是我在……啊……对！伯爵先生，我悉听您的吩咐。”

“如果您刚才说的都是实情，”伯爵微笑着说，“我希望您可以把您的身份和家里的情况讲给我听听。”

“好的，”年轻人从容不迫地接着讲述他的身份，他的记忆力很好，“我，正如您所说的，叫安德烈·卡瓦尔康蒂，是巴尔托洛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的儿子。我们卡瓦尔康蒂家族的名字曾被刻在佛罗伦萨古代贵族名人录上，我父亲每年大

概有五十万的收入,还算富裕。但我们家屡遭不幸,我五岁的时候被一个忘恩负义的家庭教师拐骗走了,因此我已经十五年没能见到我的父亲了,等我长大懂事了、可以自由做主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他,但是毫无结果。直到收到您朋友的这封信,说我父亲在巴黎,并叫我亲自来找您了解他的情况。”

“说实在的,您讲的这些话非常有趣,”基督山满意地说,不过神情有些忧郁,“您按照我的朋友辛巴德所说的,把自己的心事都吐露出来是对的,因为您的父亲的确在这里,而且他也在找您。”

伯爵从走进客厅的那一刻起,一直都在注意这位年轻人的表情,他非常欣赏安德烈沉着的神情和镇定的声音;不过,一听到“您的父亲的确在这里,而且他也在找您”这两句很平常的话语时,安德烈却叫了起来:“我的父亲!您是说我的父亲在这里!”

“不用质疑,”基督山回答,“您的父亲,巴尔托洛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

年轻人脸上惊恐的阴云马上消散了,他说:“啊,是的!正是这个名字,巴尔托洛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您说的是真的吗,伯爵先生?我亲爱的父亲真的在这里吗?”

“是的,先生,我还可以告诉您,刚才我们还在一起呢。他跟我讲起他的失子之痛,他的伤心、希望和担忧简直就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我听后感动不已。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拐骗他儿子的那帮人说可以让他知道儿子的下落,还愿意把儿子交还给他,不过需要一大笔的赎金。您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派人把钱送到皮埃蒙特边境上,还带去了一张意大利的护照。我想,您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法国的南部吧?”

“是,我当时是在法国南部。”安德烈有些不安地答道。

“在尼斯有一辆马车在等您?”

“正是,我坐着这辆马车,从尼斯经热那亚到达都灵,又从都灵经尚贝里到达波伏瓦赞,再从波伏瓦赞来到了巴黎。”

“照这样看来,那么您的父亲应该在路上遇到过您,因为他走的也是那条线路,每个站点都一样。”

“即便是我们相遇了,恐怕我的父亲也认不出我了,毕竟从我们失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变化了很多。”安德烈说。

基督山说:“还有一件事情,您父亲放心不下,就是您在失散的这些年里,那些拐骗您的人是怎样待您的,有没有尊重您的身份?还有,您在精神上承受了比肉体更痛苦的折磨,他想知道您良好的本性有没有因此受到损伤,您是否还能重新在社交界取得并保持您应有的地位?”

“先生，”年轻人有些瞠目结舌，“我希望没有什么谣言……”

“我第一次是从我的慈善家朋友威尔玛那里听说您的，想必他第一次和您见面的境况也不会很愉快，但我并不想多问，也从没问过他，因此实际情况我并不了解。他很同情您所遭遇的不幸，肯定是您的情况很特殊才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告诉我，他要让您恢复您应有的地位，一定要先找到您的父亲。他真的去找了，当然也真的找到了，因为您的父亲现在就在这儿。然后，我的朋友通知我，说您要来了，并且托我为您办一些事情，我知道我这位朋友行事古怪，但他对朋友很真诚，而且富有得跟拥有一座金矿似的，即使他按照自己怪异的性格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也不会使自己倾家荡产，所以我答应了他的委托。现在，我以受托人的身份问您一个问题，请您务必不要介意。我知道，您所遭遇的不幸都是身不由己，因此这丝毫不会减少我对您的敬意，按照您的财产和名分，您在交际场上会是一个显赫的人物，我担心的是，那些不幸的遭遇会不会使您对将要踏入的社交界感到茫然失措？”

“先生，”年轻人回答，就在伯爵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自信心渐渐恢复了，“这方面，您不用担心，那些拐走我的人，一心想要把我卖给我的父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从我的身上捞到更多的钱，他们让我保持了我的身份和天性，而且他们尽一切可能地提高我的身价，因此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好比小亚细亚的奴隶主花钱培养奴隶一样，他们把奴隶培养成为语法老师、医生和哲学家，然后就可以在罗马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基督山满意地笑了笑，他似乎没有料到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竟如此机灵。

那位年轻人接着说：“况且，哪怕我在教养和礼节上有不足的地方，人们会念及我幼年时代就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而谅解我的。”

“好吧，”基督山漫不经心地说，“悉听尊便。子爵，您的事情您当然有权做主，而且这与您的利益相关，不过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些遭遇埋藏在心里，一个字都不会说。您的身世和遭遇好比一个传奇故事，尽管人们喜欢翻看两张黄纸封面夹着的传奇故事，但奇怪的是，人们对于活生生的故事，却不大相信，哪怕是出自像您这样的显赫人物之口。因此我想提醒您，子爵先生，如果您对别人说起您那动听的故事，话还没说完，马上就会传得满城风雨，谣言四起。人们不会把您看做一个被拐走而又被赎回的孩子，而是把您看作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暴发户。您的经历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品头论足的话题，不过，这终究不是您所希望的吧？”

“您说得对，伯爵先生，我的确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年轻人说道。由于

基督山直直地盯着他，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变得苍白起来。

“但是，您也不用极力掩饰您的不幸，因为越是极力掩饰，往往最后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您应该采取一种简单的行动计划，这对于如此聪明的您来说太容易了，而且非常有必要这么做，您还应该结交一些朋友，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您过去的卑微生活的偏见。”

安德烈顿时显得慌张无措。

“我本来可以做您的担保人，”基督山说，“但我的天性决定了我甚至对我最好的朋友都有所质疑，而且很希望他们对我也是这种态度，因此，我要是违背我的原则为您做保的话，等于是在演戏，搞不好会被人嘲笑的。”

“但是，伯爵先生，”安德烈说，“威尔玛勋爵介绍我来找您，您看在他的面子上……”

“哦，当然，”基督山打断他的话，“我亲爱的安德烈先生，不过威尔玛勋爵告诉过我，您的青春生活一直风波不平，但我并不要求您向我说明。再说，正是为了让您再有求于任何人，我才请您的父亲从卢卡赶过来。您马上就可以看到他了，他可能有点拘谨和古板，不过多半是因为穿着制服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他可是长期在奥地利军团服役。我们通常对奥地利人的要求都不苛刻。总之，您等一下就可以见到您的父亲了，我向您保证，他是一位很体面的人。”

“啊，先生，您这话让我放心了，我们已经分散了这么多年，所以我对他已经没有印象了。”

“而且，您也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巨大的财富可以弥补很多问题。”

“这么说，我的父亲很有钱，是吗？”

“他可是大富翁，年收入高达五十万利弗尔。”

“那么，”年轻人急迫地说，“我的境况会很不错了？”

“再好不过了，我亲爱的先生，您住在巴黎的期间，他每年会给您五万利弗尔。”

“要真是这样，我愿意一辈子住在这儿。”

“凡事都在变化当中，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烈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说：“不过，在我不得不离开巴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您确定我可以拿到您刚才所说的那笔钱吗？”

“肯定可以。”

“从我父亲那里拿吗？”安德烈不安地问道。

“是的，您可以跟您父亲要，那笔钱由威尔玛勋爵作保，他已经按照您父亲的意思，在腾格拉尔先生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每月可支取五千法郎的账户。这家

银行是巴黎最有信誉的银行之一。”

“我父亲会长住巴黎吗？”安德烈问。

“只待几天而已，他的职务决定了他的假期最多三个星期。”

“噢，我亲爱的父亲！”安德烈高兴地叫道，显然他是因为父亲会在短时间之内离开而高兴。

“所以，”基督山故意装作误解了他的意思，“我不再耽误你们见面的时间了，您准备好拥抱您敬爱的父亲了吗？”

“我希望您对此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那么，您去吧，就在隔壁的客厅里，我亲爱的朋友，您的父亲在那里等着您。”

安德烈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向隔壁房间走去。

基督山一直注视着他，直到他进门，然后伯爵用手按了一幅画，这可不是一幅简单的画，只见画框滑开了一小块儿，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一条缝隙，从那里可以看见隔壁客厅里的所有情形。

年轻人随后把门关上，向少校走去，少校已经站起身来了，因为他刚才听到了脚步声。

“噢！我亲爱的爸爸！”安德烈大声地喊道，好让隔壁房间里的伯爵听到，“真的是您吗？”

“你还好吗？我亲爱的儿子？”少校很庄重地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骨肉分离，”安德烈依然大声地说道，并瞅了一眼那扇房门，“现在终于重逢了，多么令人高兴啊！”

“是啊，骨肉分离这么多年。”

“我们拥抱一下吧，爸爸。”安德烈说。

“好，只要你愿意，我的孩子。”少校说。

两个男人各自把头搁在了对方的肩膀上，像演戏一样拥抱在一起。

“我们终于团圆啦！”安德烈说。

“团圆啦！”少校说。

“永远不再分开了吗？”

“哦，我想，这一点可不行，我亲爱的儿子，你在法国生活习惯了，已经把这当做你的故乡了吧？”

“说实在的，”年轻人说，“要我离开巴黎，我会很难过的。”

“而我，你要知道，我是不允许长期离开卢卡的，我必须尽快地回意大利去。”

“我亲爱的爸爸，在您走之前，您一定要把能证明我身份的那些文件交给我。”

“这还用说,我这次就是为了这事才特意过来的,为的就是把那些文件交给你,我找你已经找得够辛苦了,不想再找一次了,要不然我的老命都得耗在这上面。”

“那些文件在哪儿呢?”

“在这儿。”

安德烈一把抢过了父亲的结婚证书和自己的受洗证明书,急不可待地翻开——这种举动对于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来说是很自然的——他迅速地扫视了一遍,从他的表情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对文件的内容很感兴趣,而且经常看这一类文件。看完以后,他的脸上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兴奋。他的脸上还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用非常地道的托斯卡纳语说:“这么说,意大利已经废止划船的刑罚了?”

少校挺直了身子。

“什么?你怎么会问这个?”少校问道。

“我最亲爱的爸爸,伪造这些文件可是犯法的,在法国,只要伪造一半,就一定会被送到土伦,去呼吸那里五年的新鲜空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少校竭力保持他庄重的神情。

“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安德烈友善地按住少校的手臂说,“您做我的父亲,他们给了您多少钱?”

少校刚想开口。

“慢!”安德烈压低了嗓门接着说道,“我给您做个榜样,让您放心,他们一年付给我五万法郎做您的儿子,因此,我是不会否认您是我父亲的。”

少校神色慌张地朝四周看了看。

“您放心,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安德烈说,“况且,我们用的是意大利语。”

“哦,我么,”少校说,“他们也给我五万法郎。”

“卡瓦尔康蒂先生,童话中的故事您相信吗?”

“我从前不相信,不过现在不得不信了。”

“您的意思是您有依据?”

少校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来。

“你看,”他说,“这不是吗?”

“这么说,您觉得伯爵的诺言是可信的?”

“我是相信他的。”

“您真的相信他会信守诺言?”

“我当然相信,不过,我们也必须遵守信上的要求,继续演戏,我演慈祥的

父亲……”

“他们让我做您的儿子，那我就得演一个顺从的儿子。”

“你说的‘他们’是谁？”

“天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指的是写信给我的人，您也收到了一封信吧？”

“是的。”

“谁寄给您的？”

“一个什么布佐尼神甫。”

“您不认识他？”

“不认识，我从来都没见过他。”

“信上怎么说？”

“你不会出卖我吧？”

“您放心，您也知道，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那你自己看吧。”

于是，少校把一封信递给了年轻人。

安德烈低声念道：

凄凉的晚年等待着穷困潦倒的您，现在，您想不想发财或者至少能让自己独立生活？那就立刻赶往巴黎吧，去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门牌的基督山伯爵府邸找您的儿子，是您和科西纳利侯爵小姐所生的孩子，五岁时被人拐走了，他名叫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为了表示写信人的诚意，消除您的疑虑，随信附上：

一张两千四百托斯卡纳利弗尔的支票，请到佛罗伦萨高齐那里兑现；

一封致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在信中我已经委托他给您四万八千法郎；

务必记住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到达伯爵府邸。

布佐尼神甫

“一样的。”

“什么意思？”少校问道。

“我是说我收到的信跟您的一样。”

“你的也是？”

“是的。”

“也是布佐尼神甫寄来的？”

“这倒不是。”

“那是谁？”

“一个叫威尔玛勋爵的英国人，署名水手辛巴德。”

“您也不认识他，就像我对布佐尼神甫一无所知一样。”

“不是，在这一点上，我要比您好一些。”

“你见过他？”

“是的，见过一次。”

“在哪里？”

“啊！这一点就不能告诉您了，要是告诉了您，您知道的就跟我一样多了，我可不愿意这么做。”

“那信上都说了些什么？”

“您自己看吧。”

“暗淡的前途正等着穷困潦倒的您，您想不想发财或者成为身份高贵的人？”

“天啦！”年轻人不屑地说，“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

少校接着念：

那就到尼斯去吧，在热那亚门有一辆马车等着您，经都灵、尚贝里、波伏瓦赞到巴黎。然后到香榭丽舍大道基督山伯爵府邸找您的父亲，您是卡瓦尔康蒂侯爵和奥丽薇亚·科西纳利侯爵小姐的儿子。侯爵将给您一些能证明您身份的文件，您可以凭借这个姓氏顺利地进入巴黎社交界。

至于您的身份，每年五万利弗尔的收入足够维持您的生活。

随信附上：

一张五千利弗尔的支票，您可以到尼斯费里亚银行兑现。

一封致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我已委托他为您提供一切所需。

水手辛巴德

“太好了！”少校说，“你已经见过伯爵了吗？”

“我刚从他那边过来。”

“那他对信上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怀疑？”

“没有。”

“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完全不明白。”

“其中肯定有一个人受骗了。”

“总不会是您，或者我吧？”

“肯定不是。”

“嗯,那么……”

“这个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我正想这么说,我们只需要把戏演好就是了。”

“是的,我会演好我的角色的。”

“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亲爱的爸爸。”

这个时候,基督山朝客厅走去。听到他的脚步声,两个男人马上搂抱在一起。伯爵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还抱在一起。

“啊!侯爵,幸运之神把儿子送还给您,您非常高兴吧?”

“噢!伯爵先生,我实在太高兴了。”

“那您呢?”基督山转过去问那个年轻人。

“我?我当然很高兴了。”

“幸福的父亲!幸福的儿子!”伯爵说。

“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有些难过,”少校说,“我必须马上离开巴黎了。”

“啊!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基督山说,“我希望能把您介绍给我的几位朋友,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希望您见过他们之后再动身。”

“悉听尊便,先生。”少校说。

“那么,先生,”基督山对安德烈说,“现在说说您的情况吧。”

“跟谁说?”

“噢,当然是说给您的父亲听呀,说说您的经济情况吧。”

“啊!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安德烈说。

“您听到了吧?少校?”

“当然听到了。”

“那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

“您儿子说他需要钱呢。”

“噢!您看我怎么办呢?”少校说。

“您当然应该给他钱啊!”

“我?”

“对,您!”伯爵边说边向安德烈走去。

“拿着。”伯爵把一包钞票塞在年轻人的手里。

“这是什么?”

“您父亲给您的。”

“我父亲给的?”

“是啊,您刚才不是说需要钱吗?他托我给您的。”

“这是我收入的一部分吗?”

“不,这只是您在巴黎的安家费。”

“噢!亲爱的爸爸真是太好了!”

“别这么大声!”基督山说,“他不想让我告诉您这钱是他给您的。”

“我非常理解他对我的关怀。”安德烈说着,急忙把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好!二位,祝你们晚安。”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幸再见到您呢?”卡瓦尔康蒂问。

“噢!对!”安德烈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荣幸地见到您呢?”

“星期六,要是你们……哦……我想……对,星期六晚上,我将在奥特伊村喷泉街二十八号的别墅里宴请朋友,其中就有我向你们说到的腾格拉尔先生,我必须把你们介绍给他,他认识你们之后才能提钱给你们。”

“要穿礼服吗?”少校怯生生地问。

“哦,当然!”伯爵说,“制服,十字勋章,束脚裤,一样不能少。”

“那我穿什么呢?”

“哦,很简单,像您这样的有钱人,穿着上愈不加修饰愈好,黑裤子、黑皮鞋、一件黑色或者蓝色上衣搭配白色背心,再戴一个大领结最好。您的衣服可以到布林或维罗尼克那儿订做,要是您不知道他们住哪里,巴浦斯汀会告诉您的。如果您想买马的话,可以到德弗那儿去买;要是想买四轮敞篷马车,可以到巴蒂斯特那儿去买。”

“我们几点钟来?”年轻人问道。

“大概六点半吧。”

“我们一定准时到。”少校说。

这对“卡瓦尔康蒂父子”向基督山伯爵鞠躬告辞。

他们走后,基督山走到窗前,看着他们手挽手走出庭院。

“这两个活宝!”他说,“可惜他们不是真的父子!”沉思了一会儿,基督山说道:“走,去莫雷尔家!厌恶比仇恨更让人闹心!”

第 57 章 苜蓿地的幽会

维尔福先生府邸后面的苜蓿地，在那里有一棵大栗树，树下的铁栅门外，马西米兰率先到了。他把眼睛凑到铁门的缝隙上，焦急地等待树丛里有人影出现，不时地把耳朵贴在门上，想听一下石子路上传来轻快的脚步声。

熟悉的脚步声终于传来了，不过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的。

腾格拉尔夫人和欧热妮的来访耽误了瓦朗蒂娜的时间，她没有想到她们会待那么久。于是，她建议腾格拉尔小姐跟她到花园里去散步，借此说明她迟到的原因，这样一来，焦虑不安的马西米兰也会知道迟到不是她的错。

马西米兰凭着恋人的直觉，马上明白了瓦朗蒂娜是身不由己，于是那颗焦虑的心放了下来。瓦朗蒂娜做得也非常巧妙：她总是散步在马西米兰不能够听见她说话但可以看到她的范围内，并且趁女伴不注意的时候，还不时地暧昧地望一望自己的恋人，好像在说“请再耐心等待一下，你也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马西米兰耐着性子，借着比较这两位姑娘来打发时间：一个皮肤白皙，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无限的温柔，她优雅地弯着身子，像一棵垂柳；另外一个皮肤稍微黑一点，表情很严肃，显得很高傲，挺着身子，像一棵白杨树。不用说，至少在这位年轻男子的眼里，瓦朗蒂娜要好看一些。

大概半小时之后，散步的小姐们回去了，这说明腾格拉尔小姐的来访结束了。果然，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一个人影又出现在花园里，她走得很慢，像担心别人会看到她，她不直接走到铁门边，而是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四处看了看，确定没人会看到她之后，马上起身，向铁门口奔跑过去。

“晚上好，瓦朗蒂娜。”一个声音说道。

“晚上好，马西米兰，让你久等了，不过想必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迟到了。”

“是的，我看见了腾格拉尔小姐，不过我没想到你跟她这么亲密。”

“谁跟你说我们很亲密，马西米兰？”

“没人告诉我，不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你们边走边谈的样子，像是两个在互说私密的小女生。”

“我们刚才是在谈心事呢，她说她不愿意嫁给马尔塞夫先生，而我也告诉她，嫁给伊皮涅先生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痛苦。”

“亲爱的瓦朗蒂娜！”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我们会那么亲密地说话，这是因为，在说到我不爱的那个人时，我想着的是我所爱的那个人。”

“啊，瓦朗蒂娜！你太完美了！你有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是腾格拉尔小姐无法拥有的，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这种魅力对于一个女人，就好比芬芳对于花朵、美味对于水果一样，因为花朵和水果只是长得好看是不够的。”

“这是你的爱让你产生了这种偏见。”

“不，瓦朗蒂娜，我向你保证，你们刚才散步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你们俩。平心而论，腾格拉尔小姐长得好看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会有男人真的喜欢她。”

“那是因为，马西米兰，正如你说的那样，我在那里站着就使得你对她有不公平的评论了。”

“不是，不过请告诉我……这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在我脑海里确实冒出了一些和腾格拉尔小姐有关的想法，所以才问的……”

“噢，你不用说我就知道，准是一些不公平的想法。你们评论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的时候，我们就别想得到宽容。”

“但你们相互评论的时候，不是很苛刻吗？这一点你至少要承认。”

“我承认我们苛刻，不过那是因为我们评论彼此的时候，总是带着激动的情绪。不过，还是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吧。”

“腾格拉尔小姐是不是另外有喜欢的人，所以不愿意嫁给马尔塞夫先生？”

“我跟你说过，我和欧热妮称不上亲密的朋友。”

“好吧，不过，小姐们的关系不需要很亲密就会互相吐露心事的，你还是承认吧，你知道的，啊，我看见你在笑啦。”

“肯定是你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就隔着一道铁门，保不住什么秘密。”

“嘿！她到底怎么说的？”

“她说她谁都不喜欢，她讨厌结婚，希望一个人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还盼望着她父亲能破产，那样她就能当一名艺术家，跟她的朋友路易丝·亚米利小姐一样。”瓦朗蒂娜说。

“啊，你看……”

“什么？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马西米兰嬉笑着说。

“那你为什么要笑呢？”

“你一直看着我呀！”

“难道你想要我走开吗？”

“噢！不！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

“对了，我们最多能再待十分钟了。”

“天啊！”马西米兰失望地喊道。

瓦朗蒂娜神情忧郁地说道：“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可怜的朋友，可怜的马西米兰，你原本可以很幸福的，但是现在，你看你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啊！为此我常常感到愧疚，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真诚的。”

“哦，瓦朗蒂娜，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啊，尽管漫长的等待是痛苦的，但是哪怕只能跟你待上五分钟，或者听你说两句话，我就感到很知足，觉得很幸福了。而且我坚信：上帝既然创造了两颗像我们这样和谐的心，而且还奇迹般地把这两颗心连在了一起，那么，它绝不会把我们分开的。”

“你可真会说，马西米兰，谢谢你，让我们都对此怀着热切的希望吧，这样我会快乐一些。”

“瓦朗蒂娜，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急着走呢？”

“我也不知道，维尔福夫人派人来叫我，说要跟我谈谈关于我的财产的事情。我已经太富有了，让他们把财产拿去吧，哪怕我变穷了，只要能让我过上安安稳稳的生活就好，如果是那样，马西米兰，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

“噢！我一辈子都会爱你的。只要我的瓦朗蒂娜在我的身边，只要我能确定没有人能从我的身边把你抢走，贫富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可你不担心这次谈话涉及到你的婚事吗？”

“我不这么认为。”

“现在，听我说，瓦朗蒂娜，你不要怕，因为只要我活着，除了你，我绝不会爱第二个人。”

“马西米兰，你以为你的这句话能让我心里踏实些吗？”

“对不起，你说得对，我真笨，唉，我是想告诉你，前些天我遇见了马尔塞夫先生。”

“什么？”

“你也知道，他是弗兰兹先生的朋友。”

“那又怎样？”

“他收到弗兰兹先生的一封信，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

瓦朗蒂娜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身子一下子倚靠在了门上。

“这是真的吗？”她说，“难道维尔福夫人找我就是为了这事，不！这种消息不会由她来告诉我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她好像不赞成这桩婚事，尽管她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是吗？那我得感激维尔福夫人了。”

“别急着感谢她。”瓦朗蒂娜带着忧伤的微笑说。

“她反对你嫁给伊皮涅先生，或许是因为她看好了其他人的提亲？”

“你想错了，马西米兰。维尔福夫人并不是不喜欢哪个，而是反对结婚。”

“反对结婚！既然她反对结婚，那她为什么又结了婚呢？”

“马西米兰，你没能明白我的意思。大概在一年前，我提出要到修道院去，尽管维尔福夫人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责任话，但她实际上是赞成我那么做的，甚至我的父亲在她的怂恿之下，也同意我去修道院，但最后因为我那可恨的祖父——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爱他，所以我不能离开他！你肯定无法想象，当那位老人听说我要去修道院时，他用责备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两行泪水沿着木然僵硬的脸颊直往下淌。哦！马西米兰，我当时是多么的愧疚，我跪倒在他的跟前，喊道：‘原谅我，请您原谅我，亲爱的爷爷，不论他们怎么对待我，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等我说完，他抬头望着天，好像在感谢上帝让我留了下来。啊！马西米兰，今后我也许还会遭很多罪，但是祖父当时的眼神已经给了我很多的安慰。”

“你真是一个天使，亲爱的瓦朗蒂娜。我真不知道我凭什么能拥有你的爱，我常年征战在沙漠中，把刀枪指向阿拉伯人，除非上帝认为他们是该杀的异教徒，否则像我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如此地厚爱我，把你交给了我。不过你告诉我，你不结婚的话，维尔福夫人会得到什么好处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很富有吗？马西米兰，从我母亲名下可以继承大约五万利弗尔的收入，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也就是圣梅朗侯爵夫妇，大概也会给我同样多的钱，诺瓦蒂埃先生显然也会让我做他的继承人。而我的弟弟爱德华，他可得不到什么遗产，跟我一比就很穷了。他又是维尔福夫人的心肝，要是我去做修女，原本属于我继承的遗产将由我的父亲继承，这样她的儿子爱德华当然就成了继承人。”

“啊！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竟是如此刻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认为她有罪过，但你有没有想过，她不是在为自己谋利，而是为了她的儿子，从母爱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一种美德呢。”

“可是，你们不能妥协一下吗？你分一些财产给她的儿子不就好了吗？”

“我怎么能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呢？尤其是面对一个声称自己对金钱一点也不在乎的女人。”

“瓦朗蒂娜，我把我们的爱情看得无比神圣，像对待其他神圣的东西一样，我用纱布把它包裹起来，藏在心灵深处，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连我的妹妹也不知道。现在，瓦朗蒂娜，你允许我把我们的爱情透露给我的一个朋友吗？”

瓦朗蒂娜震惊得打了个寒战。

“一个朋友？马西米兰，我很担心，这个朋友是谁？”

“瓦朗蒂娜，听我说，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当你第一次跟某一个人见面时，你对他就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感觉你们似曾相识，你努力地回忆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过他，尽管最终也想不出来，但你仍然确信自己跟他见过面，而这种好感只不过是往事再现？”

“有过。”

“嗯，我第一次看到这位奇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奇人？”

“是的。”

“这么说，你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才八九天吧。”

“啊！马西米兰，你居然把一个刚认识八九天的人当朋友，我希望你能把朋友这个称号用得慎重一些。”

“从逻辑上来说，这种做法不合理，不过，瓦朗蒂娜，不管怎样，我都无法拒绝这种出自本能的感觉。我相信这个人跟我未来的幸福相连，有时，我似乎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我未来的幸福，而他那双强有力的手会让一切都成为现实。”

“这么说，他是一位预言家了。”瓦朗蒂娜微笑着说。

“没错！”马西米兰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他能预言未来，尤其是好事。”

瓦朗蒂娜带着忧伤的语气说道：“让我见见这个人吧，马西米兰，或许他可以告诉我，我将来到底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幸福，弥补我遭受的痛苦。”

“你早已见过他了，我可怜的姑娘！”

“我见过他？”

“是的，就是他救了你的继母和她的儿子。”

“基督山伯爵？”

“就是他。”

“可他是维尔福夫人的好朋友，不可能再做我们的朋友。”瓦朗蒂娜喊道。

“维尔福夫人的朋友！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你弄错了。”

“不！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弄错，我们家的人都说他的好。我的继母把他看成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她一直在巴结他；我的父亲也相当崇拜他，说他的雄辩是他人无法比拟的；连爱德华也非常喜欢他，尽管他害怕伯爵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不过只要一见到伯爵，他立刻就跑过去，扳开他的手，而他的手里一定会有一件好玩的玩具。我们家里的每个人对基督山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好感。”

“我亲爱的瓦朗蒂娜，要真是这样，我想你一定感觉到了，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感觉到他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把阿尔贝·马尔塞夫从强盗手中救了出来；他去见腾格拉尔夫人，为的是送她一件贵重的礼物；你的继母和她的儿子路过他的门前，是他的黑奴救了他们的命。很显然，这个人能控制周围的一切。像他这样把朴实和尊贵结合得这么完美的人，我还从没有见过，他的笑容是那么友善，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完全忘了别人说他的笑容是苦涩的。啊！告诉我，瓦朗蒂娜，他对你友善地笑过吗？要是有的话，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

“我？恰好与你相反，他连瞅都不瞅我一眼，要是路上偶然遇见，他也好像有意避开我一样。哦！他并不是宽宏大量的人，也不是像我继母认为的那么有智慧，要不然的话，他的慧眼能看出我遭遇的不幸；要是他真的宽宏大量的话，他肯定会帮助我，让我摆脱孤独和愁苦。既然你说他像温暖的太阳，那他就应该用一缕阳光来温暖我的心。马西米兰，你说他爱你，你怎么会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呢？对你这种手持军刀、蓄着神气小胡须的军官，人们通常都会表示尊敬的，但对于一个遭受欺负的可怜的姑娘，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噢！瓦朗蒂娜，我敢肯定你想错了。”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是为了巩固他在我们家的地位，争取讨好每一个人。既然这样，他就肯定会给予我你所说的那种微笑，哪怕一次也好。可是没有，尽管他看出了我的不幸，但是我对他而言，一点用也没有，因此他对我不屑一顾。谁说得准呢？也许他为了讨好维尔福夫人或者我的父亲，甚至可能在他们面前说我的坏话。哦！他没有理由那么对我啊，这是不公平的。啊！请原谅我。”瓦朗蒂娜注意到了马西米兰的不悦，“是我不好，随口就这么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心里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不否认你所说的他能够带来的影响力，但就我一个人而言，我并没有觉得那会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幸。”

“好了，瓦朗蒂娜，”马西米兰叹了口气说，“我们不要继续争论他了，我不跟

他说就是了。”

“唉！我知道我让你感到很痛苦，噢，但愿有一天我能握着你的手请求你的原谅，其实我并不想毫无理由地批评他，那请你告诉我，这位基督山伯爵到底帮过你什么？”

“瓦朗蒂娜，我很难回答你的问题，因为看起来，伯爵似乎没有帮过我什么，但是正如我跟你说的，我对他的感情出自一种本能，这种本能的起源我也解释不清楚。他好比是太阳，太阳并没有直接为我做过什么事，但它的光芒温暖了我，也照见了你，让我可以看见你。还有花的香味带给我什么实际的好处了吗？没有，只是它的芬芳让我觉得心情舒畅。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赞美它们的时候，我就只有这样回答。我对他的友情正如他对我的友善一样，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我跟他的相遇不是一种偶然。哪怕是在他最平常的动作上，甚至是在他深不可测的思想里，我都觉得我跟他是有联系的。也许你会笑话我，不过，瓦朗蒂娜，从我认识他开始，这种看似荒谬的想法就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我觉得我所有的好事都是他带给我的。或许你会说，没有他，我也照样好好地生活了三十年，是吧？这没关系，嗯……我举个例子，他请我星期六到他那里吃饭，这对于我来说，再平常不过了。但你知道我后来得知，他同时也宴请了你的父亲和继母，我将在那里见到他们。谁知道这会带给我什么好处呢？这种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从中看到了惊人的苗头，获得了一种很奇怪的信心。我暗自在想，这位奇人表面上是宴请大家，实际上是有意为我安排的，好让我有机会拜见维尔福夫妇。说实话，有时候我会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是否知道我们在恋爱。”

“我亲爱的朋友，”瓦朗蒂娜说，“如果我总是听你说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会担心你的神志是否还清醒，你简直就是一个幻想家。这次参加宴会，除了巧合以外，你就看不出其他的意义来吗？你仔细想一想，我那从来都不出门的父亲几次都想推辞掉这个邀请，但是维尔福夫人却坚持要到位这位不同寻常的富翁家里去看看，她费了好多唇舌才说服了我父亲陪她一起去。我说得没错，马西米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那瘫痪的祖父以外，没人会帮我。”

“从逻辑上看，你说的有道理，”马西米兰说，“在平常，你那甜美的声音总是让我心悦诚服，可今天却没能说服我。”

“但是你的话同样也没有说服我，”瓦朗蒂娜说，“我还是那句话，要是你不能给我举出具有说服力的实例……”

“我还有一个例子，”马西米兰显得有些犹豫，“可是……说真的，瓦朗蒂娜，我也不得不承认它比第一个例子更离谱。”

“那你可就完了。”瓦朗蒂娜微笑着说。

“这时下结论还早,十年的军旅生涯,我有过很多次突发的想法和感觉,这种神秘的感觉使我在枪林弹雨中左躲右闪。”

“马西米兰,可你怎么不把这功劳归因于我为你做的祈祷呢?当你在外面的时候,我每天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一直祈祷你能平安归来。”

“是的,在跟你相识了之后是这样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之前这可不管用,瓦朗蒂娜。”马西米兰含笑地说。

“你这个人真叫人恼火,都不愿意分一点功劳给我,不过,你还是说说那个连你自己都认为离谱的例子吧。”

“嗯,你从这个缝口往外看,那边,看我骑到这儿来的那匹新买的马。”

“啊!这匹马可真漂亮!”瓦朗蒂娜喊道,“你怎么不把它牵过来呢!那样我可以跟它说说话,它能听懂的。”

“你也看到了,它是一匹很名贵的马,”马西米兰说,“嗯!你也知道我没有多少钱,而且人们向来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当我在马贩子那里看到这匹漂亮的马的时候——我叫它米狄亚——我问马贩子这马得多少钱?他说要四千五百法郎,我只好打消买下它的念头了。可那匹马跟我太亲热了,它用它的头轻轻地蹭着我的身体,我骑上它的时候,它用最讨好的姿势腾空跃起。你可以想象当我不得不走开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不舍。”

“就在那天晚上,几个朋友来看我,有夏多·勒诺先生、德布雷先生,还有另外五六个你不认识的绅士,他们提议玩牌,我平时是不玩牌的,因为我既没有多少钱可以输,也不至于穷到想赢别人的钱。可这是在我的家里,没办法,于是我派人去买牌回来。当我们在牌桌旁边坐下来的时候,基督山伯爵来了,他也坐了下来跟我们一起玩,结果我赢了。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我赢了五千法郎。午夜时,牌场刚刚散去,我一刻都不能多等了,马上跳上一辆轻便马车,飞一样驶到马贩子那里。我一个劲儿地敲门,当时开门的肯定以为我疯了,一开门我就冲到马厩去,看到米狄亚还在马槽前吃草。我马上给它套上鞍子和辔勒,它顺从地任由我摆布,于是还没有等马贩子回过神来,我便把四千五百法郎放到他手里,然后策马而去。我要实现我的心愿,于是我在香榭丽舍大道骑马跑了一夜,当我经过伯爵府邸的时候,我看到屋里还亮着灯,窗帘后面他的影子还在晃动。哦!瓦朗蒂娜,我相信他肯定知道我想得到这匹马,于是故意输钱给我,专门来满足我这个愿望的。”

“亲爱的马西米兰,你未免有些幻想过头了吧!我觉得你不会永远爱我的,一个生活在浪漫幻想中的男子,跟我这种平淡无奇的人交往,会觉得很无聊的。”

哦！他们在叫我了，你听见了吗？”

“啊，瓦朗蒂娜！”马西米兰喊道，“从这个缝里伸出一只手指给我，让我吻一下。”

“马西米兰，我们是说好的，只把我们两个当做两个声音和两个人影。”

“那好吧，瓦朗蒂娜。”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那要是我答应你的要求呢？”

“噢！真的吗？”

瓦朗蒂娜走到门边，不仅伸了一个手指出去，而且找了个大缝口，把整只手都伸了出去。马西米兰惊喜地叫出了声，他马上向前跨了一步，轻轻地抓起那只手，深情地吻了一下。那只小手马上缩了回去，这位年轻人看见瓦朗蒂娜匆忙地跑回去了，像是被刚才自己的冲动举止吓坏了。

第 58 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腾格拉尔夫人和她的女儿欧热妮离开之后,马西米兰和瓦朗蒂娜来了一场幽会。与此同时,维尔福检察官家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维尔福夫人跟在维尔福身后,他们一起走进了老人的房间,向老人鞠躬致意,然后向那位已经在他们家服侍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忠实仆人——巴罗斯吩咐了几句,最后他们在老人的两旁坐了下来。

通常诺瓦蒂埃先生坐在轮椅上,早上由仆人在房间里推着走动一下,算是活动活动,到了晚上再让人把他从轮椅中抱出来。在他面前竖着一面大镜子,透过镜子他不用转身便可以看到走进房间的所有人和整间屋里的全部情形,瘫痪的老人像一具干尸一点儿都不能动弹,但他睿智的眼神可以看穿一切。

从维尔福夫妇如此恭敬的态度,老人推断出他们是为了一件出乎他所料的要紧事来找他的。在所有人看来,这个看起来应该进坟墓的可怜的躯壳,只剩下视觉和听觉这两种器官功能了,就像是一盆死灰中的两点星火,但哪怕只亮着一点星火,也能完全表达出他的思想和感觉,他的目光犹如夜间沙漠中指引旅行者的灯光。

诺瓦蒂埃一头的白发一直披到肩头,密集而浓黑的睫毛下面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聚集了他所有的智慧、语言和动作。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当一个人的手臂不能活动,嗓子不能出声,身体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全身的精力只能聚集到一种器官的时候,这双眼神就是他所有的精气神。他用它来下达命令,表达他的感激……总之,他用这一双有神的眼睛传达出一具躯壳里所拥有的感情和动作。

他那副犹如大理石般的脸上,有时会闪过一道愤怒的火光,有时会洋溢出愉快的光芒,这常常让人感到惊讶。通常只有三个人能明白这位可怜老人的独特语言:维尔福、瓦朗蒂娜和刚才提到的那个忠心的老仆人。可是维尔福很少来看他的父亲,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绝不愿意过来跟他说话,因此瓦朗蒂娜就是这位老人快乐的源泉。内心充满爱心、耐心和热情的瓦朗蒂娜已经完全能读懂

诺瓦蒂埃的眼神中的全部内涵。旁人无法明白的这种无声语言,然而她可以用她嗓音的各种语调,用她脸上丰富的表情和她内心的热情把它完全传达出来,这位年轻的姑娘可以跟这位无助的瘫痪老人顺利地交流,老人的身体尽管已经不能称得上活着,但他仍然是一个知识渊博、见解深刻和意志坚强的人;他的身体虽然僵硬,但他的精神和思想依旧能掌控一切。瓦朗蒂娜孜孜不倦的热情帮他解决了语言的问题,她很容易就明白了老人的心思,并且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日常生活上的普通事务,她很少不明白老人的意思,她总是知道这个依然活着还能思考的大脑中的希望,明白这个几乎死掉的身体需要什么。至于那位仆人,他已经跟了他的主人二十五年,所以清楚主人的习惯,不需要诺瓦蒂埃开口,他就能明白。

维尔福即将和他的父亲进行一次极为难得的谈话,他不需要瓦朗蒂娜和老仆人的帮助,因为他完全懂得老人的语言。如果说他没有经常运用他这种独特的能力,那是他不关心老人,不愿意跟他接触的缘故。现在他让瓦朗蒂娜去花园散步,同时支开了巴罗斯。他坐在父亲的右边,维尔福夫人坐在老人的左边,他说:“父亲,我没有把瓦朗蒂娜叫来,还支开了巴罗斯,您可能有点不高兴,不过这是因为我们要跟您谈的事情需要他们回避一下。维尔福夫人和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

这一段开场白并没有让诺瓦蒂埃的脸上露出什么表情,而维尔福则直直地盯着老人,似乎想看穿他的心思。

“这个消息,”检察官的口气冷淡而坚定,好像说的事已经定了一样,“嗯!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赞成的。”

瘫痪老人的眼神中依然毫无表情,他只是听着,好像竭力不想让他儿子猜到他内心的想法。

“父亲,我们打算给瓦朗蒂娜操办婚事。”维尔福接着说道。

即使老人的脸是用蜡浇铸而成的,此时也不能如此漠然了,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的脸产生丝毫的表情。

“婚礼将在三个月之内举行。”维尔福说。

诺瓦蒂埃的眼睛里依然没有任何的表情。这时,维尔福夫人插进话来:“我们觉得您可能会很关心这件事,阁下,因为您一直很疼爱瓦朗蒂娜,现在我们只要告诉您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就行了。瓦朗蒂娜跟他再般配不过了,他社会地位高,家境富有,人品也不错,保证可以带给瓦朗蒂娜幸福。他的名字您可能也听说过,就是伊皮涅男爵,弗兰兹·奎斯奈尔先生。”

在维尔福夫人讲这番话的时候,维尔福仔细观察着老人的脸,当维尔福夫

人说出伊皮涅这个姓的时候，诺瓦蒂埃先生的瞳孔开始逐渐扩大，他的眼皮也像说话时的嘴唇一样抖动起来，他扫视了维尔福夫人和他儿子一眼。

检察官知道诺瓦蒂埃先生和老伊皮涅之间存在政治歧见，他也能猜到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但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等他妻子说完之后，他接着说道：“父亲，您知道瓦朗蒂娜都快十九岁了，因此必须赶紧找个门当户对的亲事。我们考虑这事的时候没有忘记您，瓦朗蒂娜未来的丈夫同意您跟他们住在一起，您和瓦朗蒂娜一直都是相互依靠的，这样也就不用分离了，您的习惯不但没有被破坏，而且到那时，不止一个孩子来照顾您，而是两个。当然你们不会住在这里，年轻人或许会觉得住在这里不方便。”

诺瓦蒂埃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显然是某种痛苦的念头使他的脑子备受煎熬，那种悲愤已经上升到了他的喉咙口，但是喊不出来，这几乎要了他的命。此时，他的瞳孔和嘴唇都憋得发紫。

维尔福静静地打开一扇窗户说道：“这暖和的天气可把诺瓦蒂埃先生给热坏了。”然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但没有坐下来。

“伊皮涅先生和他的家人非常乐意这门亲事，而且他的近亲之人很少，只有一位叔父和一个婶子，他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死了，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是一八一五年被人暗杀了。因此，他的婚事他可以自己拿主意。”维尔福夫人说。

“对于那次暗杀，”维尔福补充说，“凶手到现在都还没有查出来，尽管嫌疑犯不止一个。”诺瓦蒂埃费了很大的劲微微张开了嘴，竟然露出一丝微笑。维尔福接着说：“真正的凶手，这桩案件的主犯，早晚有一天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然后将受到上帝的审判，可能这些罪犯倒很希望处在我们的位置，嫁一个女儿给弗兰兹·伊皮涅先生，这样也就可以洗刷嫌疑了。”

这次，诺瓦蒂埃不像是一个瘦弱又瘫痪的老人，他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是的，我知道了。”他的眼神这样回答。

维尔福也很明白这眼神的意思，这眼神中有一种强烈的愤怒和一种不屑的轻视，他微微地耸了耸肩，然后示意他的妻子可以走了。

“现在，阁下，我们得向您告辞了，需要叫爱德华来陪您一会儿吗？”维尔福夫人说。

大家的约定是：老人闭一闭眼睛，表示他同意；要是不同意，他就连眨几下眼睛；如果他有话想说，就睁眼向上看；如果他想要瓦朗蒂娜来，就只闭右眼；要想叫巴罗斯，就闭左眼。听到维尔福夫人的这个提议，他连忙眨了几下眼睛，这种毅然的拒绝使维尔福夫人感到很难堪，她咬了一下嘴唇说：“那需要我把瓦朗蒂娜叫来吗？”

老人热切地闭上了右眼，表示肯定。

维尔福夫人鞠躬退出，她出了房门就派人去叫瓦朗蒂娜。

瓦朗蒂娜早就知道她今天要跟诺瓦蒂埃先生谈一次话，等他父亲一出去，她便进来了，还带着刚才激动的表情。她一看见祖父，就知道他心里一定很痛苦，有很多话想要跟她说。

“亲爱的爷爷，”她喊道，“您怎么啦？他们怎么惹您了？您心里很痛苦吗？”
瘫痪的老人闭了闭眼睛，确定是这样的。

“那么，您在生谁的气？我父亲的吗？不是！是维尔福夫人的吗？也不是，您是在生我的气吗？”

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动作。

“生我的气？”瓦朗蒂娜惊讶地问道。

老人又表示肯定。

“亲爱的爷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您生气了？”瓦朗蒂娜大声地喊道。老人没有回答。

她接着说：“我今天一直都没有来见您，有人跟您谈到了我吗？”

“是的。”老人急切地表示。

“让我想想，我可以向您保证，爷爷……啊！维尔福先生和维尔福夫人刚刚来过，是不是？”

“是的。”

“他们跟您说了一件事情，您是因为那件事才不高兴的，是吗？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可以先去问一下他们，再来跟您解释吗？”

“不，不可以！”诺瓦蒂埃的眼神说。

“噢！您把我吓坏啦！他们跟您讲了什么事呢？”她显示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哦，我知道了，”她靠近老人身边轻声地说道，“他们是来跟您讲我的婚事，是吗？”

“是！”老人用激动而气愤的目光回答。

“我明白了，您是气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您，但这是他们要求我这么做的，他们不准我告诉您，甚至他们也不想让我知道，我也是偶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这是我没有告诉您的原因，亲爱的爷爷，请原谅我吧。”

但是老人的眼神并没有让她感到被原谅了，他似乎在说：“我气的可并不是只有这一点。”

“那您还生什么气呢？亲爱的爷爷，您是不是以为我结婚之后会离开您，会抛弃您？”年轻姑娘问道。

“不。”

“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告诉您了，伊皮涅先生同意您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

“那您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老人的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怜爱。

“哦，我明白了，那是因为您爱我。”瓦朗蒂娜说。

老人表示肯定。

“您是在担心我将来不幸福吗？”

“对。”

“难道您不喜欢弗兰兹先生吗？”

“不，不，不。”那双眼睛连眨了几下。

“您不赞成这门亲事？”

“是的。”

瓦朗蒂娜跪了下来，搂住她祖父的脖子说：“您听我说，我也很痛苦，因为我根本不爱弗兰兹·伊皮涅先生。”老人的眼神显得有几分喜悦。

“您还记得吗？当我说我想进修道院的时候，您是多么的生气。”泪水在瘫痪的老人的眼睛里涌动着，瓦朗蒂娜接着说，“我就是为了逃避这门婚事，没有办法，才想那么做的。”诺瓦蒂埃的呼吸变得有些困难和急促。

“您真的不喜欢这门亲事吗？啊！要是您能帮我，要是我们能让他们不这样做，那就太好了！可是您也没有办法反对，您尽管思维敏捷，意志坚定，可是对于这件事，您跟我一样无助，我们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抗争。唉！如果您现在的身体能动的话，您就可以保护我了，但是现在，您只能给予我同情和怜悯，不过您的同情是我最后的安慰，幸亏上帝没有把这点儿安慰和我的这点儿快乐一起夺走。”

听了这番话，诺瓦蒂埃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姑娘觉得他在说：“你错了。即使我这样，我照样能帮你。”

“您真的可以帮我吗？我亲爱的爷爷。”瓦朗蒂娜问道。

“是的。”诺瓦蒂埃抬起眼睛，这表示他有需求，这是他和瓦朗蒂娜约定好了的动作。

“您需要什么，亲爱的爷爷？”瓦朗蒂娜问，并极力在脑海中搜索他可能需要的东西，每想到一样她就大声地说出来，但她所有的努力都只换来一个“不”字。于是，她说：“好吧，既然我这么笨，那还是求助于那个法宝吧。”她从头背起字母来，并一直用微笑来询问老人的眼神。当背到“N”的时候，诺瓦蒂埃表示肯定。

瓦朗蒂娜说道：“既然您所想要的东西是以 N 开头的，那么我就从它开始想办法好了，嗯……让我想想，以 N 开头的什么东西呢？Na—Ne—Ni—No—”

“正是，正是，正是。”老人的眼神说。

“哦，它是以 NO 开头的？”

“是的。”

瓦朗蒂娜马上把字典拿过来，把它放在诺瓦蒂埃面前的书桌上。她打开字典后随着老人目光的方向，用手指依次一上一下地数过去。诺瓦蒂埃陷入这种悲惨的状况已经有六年了，在这六年里，瓦朗蒂娜自己发明了很多了解他心思的方法，她几乎成了心理专家，再加上经常练习，她对这门技能已经非常熟练了，因此她能很快猜到老人的意思，简直跟他能说话没有什么区别。当她指到“Notary”（公证人）的时候，诺瓦蒂埃示意她停下。

“哦，公证人，”她喊道，“您需要一个公证人，对吗？亲爱的爷爷。”老人又做了一个示意。

“您是希望我派人去叫一个公证人来吗？”瓦朗蒂娜问道。

“对。”

“您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您的意思吗？”

“要。”

“您希望我现在就派人去叫公证人吗？”

“是的。”

“那好，我派人去叫就是了，亲爱的爷爷，您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

“不用了。”

瓦朗蒂娜拉铃，吩咐仆人立刻去请维尔福先生和夫人到诺瓦蒂埃先生的房间来。

“您现在满意了吗？满意了？我相信您已经满意了，呵！这件事情可真不容易想到，您说是不是？”姑娘向她的祖父微笑了一下，就像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

维尔福先生进来了，巴罗斯跟在他后面。维尔福问：“您叫我有什么事吗，父亲？”

“父亲，祖父现在想要一位公证人。”瓦朗蒂娜说。

这话显然令维尔福先生很意外，他把探寻的目光转向了他的父亲。

“是的。”诺瓦蒂埃果断地表示，这表示瓦朗蒂娜和他的老仆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要求。有了他们的帮助，就表明他已经做好进行争斗的准备了。

“您想要一位公证人？”

“是的。”

“要公证人干什么？”

诺瓦蒂埃没有回答。

“我问您要公证人做什么？”

老人的目光依然坚定，他就是想用这种表情来表明他不可动摇的决心。

“您是想找公证人来对付我们吗？您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

“唉，”巴罗斯说，他以自己的忠心和实际行动来维护他的主人，“既然诺瓦蒂埃先生需要一位公证人，那肯定是真的需要吧，我现在就去找一位来。”在巴罗斯的眼里，只有诺瓦蒂埃是他的主人，所以他绝不允许主人的意愿受到别人的打压。

“是的，我需要一位公证人，”老人再一次表示肯定，并带着不屑的神情闭了闭他的眼睛，好像在说，“我倒要看看谁敢违背我的意愿。”

“既然您执意要找一位公证人，这也可以，父亲，”维尔福说，“但我必须告诉他您的身体状况，替您先说明一下，免得到时候弄出一幕荒唐剧。”

“没关系，”巴罗斯说，“我先去找一位公证人来就是了。”说着，老仆人高兴地出去了。

第 59 章 一份遗嘱

巴罗斯一走出房间，诺瓦蒂埃便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望着瓦朗蒂娜。姑娘完全明白这眼神的含意。当然维尔福也明白，于是他阴沉着脸，两道浓眉紧锁在一起，显然是因为愤怒而引起的，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下，静候公证人的到来。诺瓦蒂埃看到他坐了下来，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又望了一眼瓦朗蒂娜，示意她待在这里不要走。半个多小时后，巴罗斯领着公证人进来了。

“先生，”维尔福寒暄几句之后说道，“就是这位诺瓦蒂埃先生请您来的，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法讲话了，我们往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稍微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诺瓦蒂埃用请求的目光望着瓦朗蒂娜，目光中还有急切的神情，瓦朗蒂娜明白老人的意思，马上说：“先生，我随时都能完全明白我祖父的意思。”

“这是真的，在我们来的路上，我已经跟这位先生说过了。”巴罗斯说。

“请允许我，”公证人说道，他先对着维尔福，接着又转向瓦朗蒂娜，“请允许我说一句话，我是公证人，对于这件案子，如果我草率处理的话，将来肯定会产生危险的责任问题。能够完全确定自己是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这是作为一个公证人的必要条件，现在这个委托人不能讲话，那么我很难准确地把握他的意思，他也不能清楚地向我证明他所喜欢和讨厌的目标，因此，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合法的，即便做了也没有法律效力。”说完，那位公证人便准备告辞了。

检察官的嘴角浮出一丝让人难以觉察的胜利微笑，诺瓦蒂埃有些悲哀地望着瓦朗蒂娜，瓦朗蒂娜赶紧挡住那位公证人，不让他走。

“先生，”她说，“我和我祖父的交流方式是很容易掌握的，几分钟之内您都可以学会，您几乎可以像我一样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能否请您告诉我，您对此有什么要求？”

“为了让公证有效，我必须清楚地确定我的委托人对某一件事表示同意还是反对，身体上的病症并不会影响公证的有效性，但是他的头脑必须是清醒理

智的。”

“哦，先生，您只需要看两个表示就知道我祖父的头脑是不是完全清醒的。诺瓦蒂埃先生不能行动和说话，因此他一直用闭眼睛来表示肯定，用眨眼睛来表示否定，您现在就可以跟诺瓦蒂埃谈话，请您试试吧。”

诺瓦蒂埃向瓦朗蒂娜投去了感激和欣慰的目光，就连公证人都明白了。

“您已经听见而且明白您孙女刚才所说的话了吧，先生？”公证人问道。

诺瓦蒂埃闭了闭眼睛。

“既然您肯定了她刚才所说的话，也就是说，您一直是以她刚才所说的那种方式来表达您的意见，是吗？”

“是的。”

“是您找我来的吗？”

“是的。”

“是要我为您立字据吗？”

“是的。”

“如果我在还没有完成您的意愿之前就离开，您愿意吗？”

老人使劲地眨着眼睛。

“先生，”那姑娘说，“现在您明白了吧，您完全可以放心了吗？”

还没等公证人回答，维尔福就把他拉到一边。“先生，”他说，“您想想看，诺瓦蒂埃先生这样的身体状况，能不影响他的思考力吗？”

“我倒不担心这一点，先生，”公证人说，“我觉得困难的是，必须要先搞清楚他的想法才能知道他的答案。”

“您也看出来了，这一点根本没法做到。”

瓦朗蒂娜和老人都听到了这段谈话，诺瓦蒂埃又用急切的眼神望着瓦朗蒂娜。她觉得她又该开口了，她说：“先生，表面上看，这件事似乎很困难，但是您放心好了，我和诺瓦蒂埃先生已经相处了六年，我完全明白祖父的意思，我可以解释给您听，打消您的疑虑，让他告诉您吧，这六年的时间里，有哪一次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没有。”老人表示。

“那好吧，我们来试试，看我能做些什么，”公证人说，“诺瓦蒂埃先生，您愿意让这位小姐为您解释吗？”

瘫痪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

“好吧，先生，您要我做什么，您想立什么字据？”

瓦朗蒂娜又背起了字母表，当她背到 T 字母的时候，诺瓦蒂埃示意她停下。

“这么说,诺瓦蒂埃先生想要的东西是以 T 字母开头的。”

“等一下,”瓦朗蒂娜说,她转向她的祖父,继续背道,“Ta—Te。”

老人听到第二组字母时就止住了她,瓦朗蒂娜拿过字典,在公证人的注视下翻动着,她还是用手指慢慢地依次在书页上移动,当她指到“Testament”(遗嘱)的时候,诺瓦蒂埃用眼神吩咐她停下。

公证人大声说道:“遗嘱!这很明白,诺瓦蒂埃先生要立遗嘱。”

老人表示:“是,是的,是的!”

“真的,先生,您不得不承认这的确太神奇了。”公证人惊讶地转身对维尔福先生说道。

“是,我想那份遗嘱肯定会更加的神奇,依我看,这份遗嘱要是没有瓦朗蒂娜的帮忙,是很难拟定的,而她与遗嘱的内容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由她来解释她祖父那模糊不清的意思,或许不太合适吧?”维尔福先生带着疑问反问道。

然而,瘫痪老人的目光也在回答:“不!不!不是!”

“什么!”维尔福说,“您的意思是瓦朗蒂娜在您的遗嘱里不能得到利益吗?”

“不能。”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公证人浓厚的兴趣,他想扩大这个神奇的场面,说道:“先生在一个小时之前,我原以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很容易办到了。只要这份遗嘱在七个证人面前宣读过,经过立遗嘱人的确认,最后由公证人当着证人的面密封起来,那么这份遗嘱就是有效的。至于所花费的时间,这当然要比立两份一般的遗嘱要多一些;而立遗嘱的那些程序和格式都是千篇一律的;至于细节,我们可以根据遗嘱人的事业状况来拟定,在这个方面,您之前经手过的,毫无疑问,您还可以帮助我们。除了这些,为了避免将来争论手续的问题,我们应该尽量做到准确,因此我想请我的一位同事来帮助我,立遗嘱本来不需要有人协助的,但这一次不妨破个例。”公证人继续向老人说,“先生,这样做您满意吗?”

“是的。”老人的目光说,他很高兴别人能明白他的意思。

“他到底想干什么?”维尔福心想,以他的身份是不可以过问的,但他又非常想知道他父亲的心思,他出去想吩咐再找一个证人来,然而巴罗斯已经去找了,因为他听到了公证人的那些话,早已猜中了他主人的想法。检察官把他的妻子叫了过来。不到一刻钟的功夫,所找的人都聚集到了瘫痪老人的房间里。第二位公证人也来了,两位公证人只聊了几句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为了让诺瓦蒂埃对这类文件有个大概的了解,他们拿出一份正式遗嘱的副本读给他听,然后,为了测试遗言人的能力,第一位公证人说:“当一个人立遗嘱的时候,一般说来,总

对一个人有利,而对另外的人没什么好处。”

“是的。”诺瓦蒂埃表示。

“您对于您的财产的数额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有的。”

“我跟你报几个数目,逐渐增多,当达到您财产的数额时,您就让我停,好吗?”

“好。”

这段时间里,房间里的气氛相当的严肃。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争斗再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这样的场景即使不能称作崇高,至少让人感到稀奇。所有的人在老人身边围成了一个圆圈,第二位公证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准备记录,而他的同事则站在遗言人的面前,问他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

“您的财产有三十万法郎,是不是?”他问。

诺瓦蒂埃表示否定。

“是四十万法郎吗?”公证人问。

诺瓦蒂埃的目光没有任何示意。

“五十万?”

公证人得到的依然是否定的表情。

“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九十万?”

就在报出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诺瓦蒂埃让他停下。

“您有九十万法郎,是吗?”

“是的。”

“是地产吗?”

“不是?”

“是证券吗?”

“是的。”

“那证券在您的手上吗?”

诺瓦蒂埃先生望了一眼巴罗斯,表示他需要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只有他知道在哪里。老仆人走出去,马上带了一个小箱子回来。

“您允许我们把这箱子打开吗?”公证人问。

诺瓦蒂埃表示同意。

他们打开箱子,看到了一叠银行存单。第一位公证人把存单递给他的同事,并逐张察看,最后总数跟诺瓦蒂埃所说的一样。第一位公证人说道:“一点没错,很显然,他的脑子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转身向老人问道,“那么,您这九十万法郎的原始资金,以您的投资方式,它每年大约产生四万利弗尔的收入,对吗?”

“是的。”

“那您想把这笔财产给谁呢？”

维尔福夫人说道：“这事很明显，诺瓦蒂埃先生最疼爱他的孙女儿维尔福小姐，她很孝顺，照顾了他六年，她的祖父很爱她，也很感激她，现在她应该享受她的付出所带来的好处，这很公平。”维尔福夫人这番虚情假意的话并没有蒙蔽诺瓦蒂埃先生的眼睛。

公证人问：“那您是要把这九十万法郎遗赠给瓦朗蒂娜·维尔福小姐吗？”他认为马上就可以这样填上去了，只等诺瓦蒂埃确定，这必须在全体证人面前得到确认。瓦朗蒂娜在听到她名字的时候已经退到了后面，她想回避那些不友善的目光，她的眼睛低垂着，在嚤嚤啜泣。老人带着关切的表情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转向公证人，眨了眨眼睛，表示反对。

“什么？”公证人叫道，“您并不把瓦朗蒂娜·维尔福小姐立为您的继承人？”

“是的。”

“您确定您没有弄错吗？您真的不立她为继承人吗？”

“是的！”诺瓦蒂埃重复表示，“是的！”

瓦朗蒂娜抬起头来，惊讶她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遗产而伤心，而是因为她想不出自己在什么地方惹怒了她的祖父，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诺瓦蒂埃神情怜爱地望着她，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大声说道：“噢！爷爷！我明白了，您只是不把您的财产给我，可您依然爱我，是不是？”

“是的，是的，这当然！”老人的眼睛闭着，这表情瓦朗蒂娜是不会弄错的。

“谢谢您！谢谢！”她轻声说道。

老人不立瓦朗蒂娜为遗产继承人，这让维尔福夫人开始心存希望。她走到老人的身边，说道：“那么，诺瓦蒂埃先生，您是打算把您的财产留给您的孙子爱德华·维尔福吗？”

老人用坚定和令人害怕的眨眼回答了她，他的答案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厌恶。

“既然不是，”公证人说，“那么是要给您的儿子维尔福先生吗？”

“不！”老人回答。

两位公证人都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维尔福和他妻子的脸都涨得通红，前者是因为惭愧，后者是因为憎恨。

“那么，亲爱的爷爷，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瓦朗蒂娜说，“您好像都不爱我们啦。”

老人的目光从维尔福身上迅速地转到他妻子身上，然后带着温柔的怜爱望

着瓦朗蒂娜。

“爷爷，”她说，“您要是爱我的话，就用您的行动来证明吧，您很了解我，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您的财产，而且，再说我继承我母亲的财产之后就足够富有了，甚至可以说太富有了，请您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吧。”

诺瓦蒂埃用他充满智慧的眼神盯着瓦朗蒂娜的手。

“我的手？”她说。

“是的。”

“她的手！”每个人都惊得大叫起来。

“噢！各位，你们看，这简直是在白费功夫，我父亲的脑子肯定有问题。”维尔福说道。

“我明白了！”瓦朗蒂娜突然喊道，“您是指我的婚事，对吗？亲爱的爷爷？”

“是的，是的，是的。”老人表示，并欣慰地向瓦朗蒂娜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目光，感谢她又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桩婚事让您很生气，是吗？”

“是的。”

“真是的，这太荒谬了。”维尔福气愤地说道。

“原谅我，先生。”公证人说，“我看，恰好相反，诺瓦蒂埃先生的意思很明显，我很容易就理解了他的想法。”

“您不赞成我嫁给弗兰兹·伊皮涅先生，是吗？”

“不赞成。”她祖父的眼神答道。

“您之所以不把遗产赠给您的孙女儿，”公证人说，“就是因为这门亲事违背您的意愿，对吗？”

“对！”

“因此，要不是因为这桩婚事，她原本是您的遗产继承人，是吗？”

“是的。”

房间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两位公证人将耳朵凑在一起商量着；瓦朗蒂娜紧握着双手，带着感激的微笑望着她的祖父；维尔福愤怒地咬着他的嘴唇；维尔福夫人则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欣喜的神态表露无遗。

最终，维尔福打破沉寂说道：“但是关于那桩婚事，我才是最好的裁定者，我是唯一有权决定我女儿婚姻大事的人，只要我想要她嫁给弗兰兹·伊皮涅先生，那么她肯定要嫁给他！”

瓦朗蒂娜哭着倒在了椅子上。

“先生，”公证人说，“如果维尔福小姐仍然要嫁给弗兰兹先生，您打算如何

处理您的财产？”

老人没有回答。

“您肯定打算用某种方法来处理它，是吧？”

“是的。”

“是留给您家里的其他人吗？”

“不是。”

“那么，您是打算把它用于慈善事业吗？”公证人追问。

“是的。”

“可是您知道，法律上不允许完全剥夺一个儿子的继承权。”

“我知道。”

“那么，您准备只是献出法律所允许的一部分财产吗？”

诺瓦蒂埃没有回答。

“您仍然希望把财产全部赠送吗？”

“是的。”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在您去世以后，这份遗嘱会引起很大的争论的。”

“不。”

“我父亲是了解我的，”维尔福说道，“他很清楚我会遵从他的意愿，我现在死心了，让这九十万法郎与这个家完全不相干吧，随便让哪家医院发财好了。但是我绝不向一个老人的奇怪想法低头，我将按照我的良心行事。”

说完这番话，维尔福和他的妻子走出了房间，让他父亲如愿以偿地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了。遗嘱当天就立好了，公证人找来了证人，经老人确认，当众封好，交给家庭律师德尚先生保管。

第 60 章 急报

维尔福夫妇走出门后，基督山伯爵已经在客厅里等候他们了。当伯爵来访时，维尔福夫妇正在诺瓦蒂埃的房间里，仆人便领他到客厅等候。

维尔福夫人情绪很激动，不便待客，所以先回卧房休息去了；检察官自我控制力强，因此马上到客厅去会客。可是不管他控制情绪的能力有多强，不管他怎样竭力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愁云依旧爬上了他的额头。伯爵微笑着迎上来，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还是大吃了一惊，在几句寒暄之后，基督山说道：“啊！您这是怎么啦，维尔福先生？我来的时候，您正在起草重要的诉讼状吗？”

维尔福竭力挤出一点笑容：“不，伯爵先生，在这起案件中，我是唯一的败诉者，我被彻底打败了，被厄运、固执和愚昧打败了。”

“您指的是什么事？”基督山以一种关切和讨巧的口吻问，“您真的遭受了很大的不幸吗？”

“噢，伯爵先生，”维尔福苦笑着说，“只不过损失了一笔钱而已，不提也罢。”

“没错，像您这样富有、豁达明智的人，损失一点钱对您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基督山说。

“令我恼怒的倒不全是因为金钱，”维尔福说，“尽管说起来，损失九十万法郎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但我最不满的是这种命运、机遇，或者您叫它什么的那种力量，它打破了我的希望，夺走了我的财产，而且或许还会毁掉我孩子的前途，而这所有的一切竟是让一个陷入第二次儿童期的老人给毁的。”

“您说什么！”伯爵说，“九十万法郎？哪怕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数额，罪魁祸首是谁呢？”

“我父亲，我记得曾向您谈起过他。”

“诺瓦蒂埃先生！但我好像记得您告诉过我，他已经全身瘫痪了。”

“是的，他的身体确实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可是您不知道，他那思想和意志还顽强地存活着。我刚离开他不过五分钟的时间，现在他正忙着在两位公证人面前立他的遗嘱呢。”

“要立遗嘱，那不是一定要说话才行吗？”

“他有更好的办法——他可以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

“这怎么可能？”

“他用他的眼睛，您也看得出来，他那双眼睛还很神气，甚至仍然有致人于死地的力量。”

“亲爱的，”维尔福夫人走了进来说，“或许您把这灾难夸大了吧。”

伯爵向她鞠躬说道：“早上好，夫人！”

维尔福夫人以最殷切的微笑接受了他的致意。

“维尔福先生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基督山问道。

“那是不可想象的不幸……”

“‘不可想象’这几个字说得太好了！”检察官耸了耸肩插话道，“这完全就是一个老头子的怪想法。”

“难道没有办法让他改变决定吗？”

“有，”维尔福夫人说，“这件事仍然掌控在我丈夫的手里，尽管现在那份遗嘱里没有瓦朗蒂娜的一分好处，但他有办法可以让她得到好处。”

伯爵听得出维尔福夫妇已经开始在拐弯抹角地说话了，于是假装对他们的话毫不在意，认真地注视着爱德华，爱德华正恶作剧地把墨水倒进鸟的小水槽里。

“亲爱的，”维尔福说道，“您知道，我向来不喜欢在家里使用一家之主的特权，我也不认为我点点头就可以决定命运。但是，在这个家里，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我准备了这么多年的计划，不可以被一个愚昧的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奇怪想法给破坏了。您也知道，伊皮涅男爵是我的朋友，跟他儿子联姻是再合适不过的。”

“您说瓦朗蒂娜会不会跟他串通好了？”维尔福夫人说，“她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如果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其实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计划，那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夫人，”维尔福说，“相信我吧，一笔九十万法郎的财产，谁都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放弃的。”

“但她不是连全世界都舍得放弃吗？在一年前，她不是提出要进修道院吗？”

“不管怎样，”维尔福说，“这门亲事一定要促成，我心意已决。”

“也不管父亲会反对吗？”维尔福夫人选好了新的进攻点，“这样后果会很严重呀！”

基督山假装没有听他们的谈话，但实际上字字入耳。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真的，我一直很尊敬我的父亲，一方面是出于本性，一方面是因为他崇高的品德。父亲给了我们生命，养育了我们，从这两种意

义上来说,父亲这一名义是神圣的,应该受到尊重。可现在的状况是,他因为恨那个父亲,竟把仇恨迁怒到了他的儿子身上,我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老人的心智。如果我仍然按照他的怪想法去行事,那未免太可笑了。我还是尊敬诺瓦蒂埃先生的,尽管他让我遭受了财产的损失,可我还是对此没有怨言,但是我必须坚持我的决定,把女儿嫁给弗兰兹·伊皮涅男爵,时间会证明这门亲事对她是很合适的,总之,我乐意把女儿嫁给谁就嫁给谁。”

“什么?”伯爵叫道,维尔福刚才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向伯爵投来了探询的目光,想得到他的赞同,“什么?您说诺瓦蒂埃先生不立维尔福小姐为继承人,是因为她要嫁给弗兰兹·伊皮涅男爵吗?”

“是的,先生,就是这个原因。”维尔福耸了耸肩说道。

“至少表面上就是这个原因。”维尔福夫人说。

“夫人,我可以保证,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我非常了解我的父亲。”

“简直不可理喻,”年轻的夫人说道,“我想知道,伊皮涅先生有什么不好的,父亲居然这么讨厌他。”

“我想我认识弗兰兹·伊皮涅男爵先生,”伯爵说,“他父亲就是被查理王十世封为伊皮涅男爵的奎斯奈尔将军,是吗?”

“正是他。”维尔福说。

“哦,照我看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呀。”

“可不是嘛,所以我相信诺瓦蒂埃先生就是想阻止他孙女儿的婚事,因此找了这个借口,老年人对于自己所钟爱的东西,总是很自私的。”

“那您知道他的这种仇恨因为何事吗?”基督山问。

“啊!真的,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政治分歧吧。父亲和伊皮涅男爵当时都是政界的风云人物,只不过那个时代我只见识了最后几天。”维尔福说。

“您父亲不是拿破仑党吗?”基督山问,“我好像记得您跟我说过。”

“我父亲是忠实的雅各宾派,”维尔福说,他的情绪不由得远离了本应该谨慎的范围,“拿破仑曾让他穿上了一件上议院议员的长袍,但这只不过改变了他的外表,而他的内心一点也没变。当他计划某件大事的时候,他倒不会为皇帝着想了,而是为了打倒波旁王朝。因为诺瓦蒂埃先生有一个特点:从来不做任何无法实现的幻想计划,而总是争取努力实现,他总是按照山岳党的那种可怕的原则来力争实现那些计划,他们的原则就是绝不退缩!”

“我也是这么想的,诺瓦蒂埃对伊皮涅先生的仇恨缘于政治。伊皮涅将军尽管在拿破仑手下服过役,但他保王党人的思想不是一直存在吗?尽管大家都以为他效忠于皇帝,可有一天晚上,在他离开拿破仑党人的集会之后,他不是就被

暗杀了吗？”维尔福充满恐惧、直直地盯着伯爵。

“怎么？我说错了吗？”基督山问。

“不，先生，正如您所说的，”维尔福夫人说，“维尔福先生正是为了完全熄灭仇恨的火星，才想用爱把两个死对头的孩子撮合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多么崇高仁爱的想法，”基督山说，“这种想法值得全世界的人去称赞，瓦朗蒂娜·维尔福小姐将成为弗兰兹·伊皮涅夫人，这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维尔福打了个哆嗦，注视着基督山，想知道对方的真实用意。但他极具穿透力的目光被伯爵彻底击败了，在伯爵习惯性的笑容下，他什么也没能看出来。

“瓦朗蒂娜损失了祖父的遗产，尽管这事很严重，但我觉得这并不会影响整桩婚事，我相信伊皮涅先生也不会在意损失了这点钱。这笔钱是没了，但我会信守自己的诺言，他将来就会知道，我这个人可比那笔钱更有价值。况且，他知道瓦朗蒂娜已经继承了她母亲的遗产，现在已经很富有了，并且她的外祖父圣梅朗先生和夫人也很疼爱她，他们的财产十有八九也会留给她的。”

维尔福夫人也插嘴道：“瓦朗蒂娜这么爱诺瓦蒂埃先生，其实她的外祖母也值得她这么去爱。他们一个月之内就要到巴黎了，瓦朗蒂娜在受到这一次拒绝之后，实在用不着像以前一样，跟一个死人一般的诺瓦蒂埃先生在一起了。”

“依我说，”伯爵说，“在我说下面一番话之前，我必须先请求您的原谅……如果诺瓦蒂埃先生真的就是因为瓦朗蒂娜小姐要嫁给他仇人的儿子而取消了她的继承权，那他不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怪罪爱德华吧。”

维尔福夫人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口吻说道：“对！这难道公平吗？无耻！这不公平，可怜的爱德华和瓦朗蒂娜一样都是诺瓦蒂埃先生的孙子，可是假如她不嫁给弗兰兹先生，诺瓦蒂埃先生就会把财产都给她，而爱德华还是这一家族传宗接代的人。再说，即使瓦朗蒂娜没有得到她祖父的遗产，她还是比爱德华富有一倍。”

这一次的反击成功了，伯爵听后也就没说什么了。

“伯爵先生，”维尔福说，“用我们家的不幸来接待您，实在是抱歉。没错，我父亲毫无道理地剥夺了我的法定继承权，我们家的财产就要送给慈善机构了。但我仍然觉得满意，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曾答应过伊皮涅先生，他可以从那笔钱中得到利息，现在我还是要兑现我的承诺，即使我会因此而一贫如洗。”

“可是，”维尔福夫人把话又拉回到她脑海中的原本想法上来，“我们可以告诉伊皮涅先生这个不幸的消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主动解除他和维尔福小姐的婚约，那或许要好一些。”

“啊！那可真是太糟糕了！”维尔福说。

“太糟糕了！”基督山附和着。

“这当然啦，”维尔福说，他把语气尽量缓和下来，“谈好了的婚事，要是反悔，对女方的名誉很不好。况且，我本来就想消除之前的那些谣言，这样一来，谣言又会多起来了。不！这可不行。如果伊皮涅先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他想要娶维尔福小姐的决心就会比以前更加坚定——除非他贪念极强，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赞同维尔福先生所说的，”基督山注视着维尔福夫人，接着说，“假如我跟他的交情可以使他听取我的忠告的话，我会劝他尽快把这事给办了，使它绝对没有改变的余地。我听说伊皮涅先生马上要回来了，我敢说，这件事情的成功，会使维尔福先生名声大振。”

检察官听了这个建议，高兴地站起身来，而他的妻子脸色稍显不悦。

检察官说：“嗯，正如我所想的那样，我一定接受像您这样的军师的指导，”他把手伸向基督山，“所以，今天的事我们就只当从没发生过，原计划不变。”

“先生，这个世界尽管不公平，但会因为您的意志坚定而高兴，您的朋友也会为您感到荣幸。而伊皮涅先生，哪怕维尔福小姐出嫁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嫁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他将进入一个为了信守诺言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家庭。”伯爵说完这几句话后，起身准备告辞。

“您要走了吗，伯爵先生？”维尔福夫人问。

“很抱歉，夫人，我必须得告辞了，此次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醒你们星期六记得参加我的宴会。”

“您以为我们会忘了吗？”

“您真是太好了，夫人，不过维尔福先生经常忙于很多要紧的事情。”

“我丈夫已经答应过了，先生。您知道的，他说过的话，即使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也不会食言的，更何况是现在，他当然会信守承诺了。”

“您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府上举行宴会吗？”

“不，”基督山说道，“所以要特地请您赏脸才行，因为是在乡下举行。”

“在乡下？”

“是的。”

“在哪里？离巴黎近吗？”

“很近，出城大概一里半路——就在奥特伊。”

“奥特伊？”维尔福说，“哦，对了，夫人曾告诉过我您曾住在奥特伊，她就是在您府上的门前得救的。您在奥特伊的什么位置？”

“喷泉街。”

“喷泉街？”维尔福的呼吸有些急促，大声喊道，“几号？”

“二十八号。”

“这么说，圣梅朗先生的房子就是您买下的？”维尔福急切地追问道。

“它原来是圣梅朗先生的房子吗？”基督山问。

这时，维尔福夫人突然又插嘴说：“是的，伯爵先生，您不觉得……”

“觉得什么？”

“您觉得那座房子漂亮吗？”

“我觉得不错。”

“嗯，但我丈夫从来不到那里去住。”

“真的！”基督山说道，“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是不喜欢奥特伊那个地方，先生。”检察官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说。

“我希望我的宴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先生。”基督山说道。

维尔福颤抖着回答：“不，伯爵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会尽量去的。”

“噢！我可不想听任何借口，说定了，星期六，六点钟，我等您，要是您不来，我会以为，唉！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会以为这座二十年没住过人的房子里，肯定发生过什么血淋淋的恐怖事情。”

“我一定会来的，伯爵先生，我一定到！”维尔福急忙补充道。

“谢谢，现在请你们务必谅解，我必须告辞了。”

“啊，对了，伯爵先生，”维尔福夫人说，“您刚才就说必须得走了，我想，您可能会给我们讲明原因吧，只是后来说到别的事情，才把您的话给打断了。”

“夫人，说实话，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敢不敢跟您说我要去什么地方。”

“嗯！说吧，没什么的。”

“哦，那么，我要去，补充一句，我本来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现在要去看一个有时候我会看着它沉思好几个小时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一所急报站，啊，现在我已经把我的秘密泄露啦。”

“一所急报站？”维尔福夫人疑惑地重复道。

“是的，一所急报站！我常常在小山顶上注视它。在阳光的照射下，它那黑色的手臂伸向四面八方，总会使人联想到它们像一只甲虫的脚爪。实话跟你们讲，我每次看着它的时候，心里总有些感触，心想：在急报线的一头，一张桌子前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靠着无所不能的意志，让那些奇怪的信号冲破长空，传递给九百里以外的另一张桌子前面的人。那些穿越时空的信号漂浮在灰色或者蓝色的天空中，使我又联想到天神、地灵、鬼魂……总之，很多神秘悬疑的力量，直到我自己都对这些联想哈哈大笑起来为止。我从来不想仔细地去观察那个长有黑

色长脚的大昆虫,因为我害怕它的石头翅膀底下藏着一个严肃、古板的小人,他的脑袋里充满了悬妙、科学和魔力。可有一天,我听说急报站里的工作人员可怜到每年只能拿一千二百法郎的薪俸,他们每天不像天文学家那样研究天象,也不会像渔翁那样观察水波,甚至也不用观察周围的田野山川,他们只需要注视着离他十四五里远的另一个人。因此我就更加好奇,很想去看看这种活着的蛹,看它怎样从茧壳底下扯出丝来,又怎样与其他蛹联系。”

“您想到那里去看看?”

“是的。”

“您是去参观内政部的急报站,还是天文台的?”

“噢,不!对这事,我觉得不知道属于谁最好,我可不想到那里之后被人强迫着去了解它,而且他们或许自己都不清楚。不,真的!我希望完整地保留我对那只昆虫的所有幻想,我只要去看一看那些跟我一样一知半解的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想去参观内政部或者天文台的急报站,我想要去看的是旷野上的一个站房,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一个潜伏在老窝中的老实人。”

“您真是一个怪人。”维尔福说。

“那您觉得我去研究哪一条线路比较好呢?”

“目前来说最忙的那一条吧。”

“您指的是西班牙线吗?”

“是的,您需要一封给部长的介绍信吗?那样他们可以派人给您做解释。”

“不用了,”基督山说,“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我并不想去把它了解那么清楚,一旦我了解了它,那印象中的‘急报’两个字就会不存在了,它就会只成为一种从甲地到乙地的秘密信号通信法而已,而我却很想保留我对那只黑脚爪大昆虫的所有崇敬。”

“那么,快去吧,不然两个小时内,天就黑了,那您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糟了!您这么一说,我该着急啦!最近的站房是哪一个?”

“去巴约纳的路上有一个。”

“是的,就是往巴约纳去的路上的那一个。”

“最近的是夏蒂的那站。”

“夏蒂的下一站呢?”

“我想是蒙莱里塔。”

“谢谢您,那么,再见了,星期六我将告诉你们我所观察到的。”

伯爵出门时刚好遇见了那两位公证人,他们刚把工作完成。那项剥夺瓦朗蒂娜继承权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可以提高他们的声望。

第 61 章 让睡鼠不再偷吃桃子

基督山伯爵是在第二天早晨才驱车出了地狱街的城门,踏上去奥尔良的那条大路的,而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在当天傍晚。他半路上经过黎纳斯村时,直接略过了那些不起眼的小急报站,径直奔向位于蒙莱里平原一座小山上的蒙莱里塔。

来到山脚下,伯爵下了车,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山。小路宽不过十七八寸。一到山顶,一道篱笆挡住了他的去路。绿色的果实和姹紫嫣红的花朵,爬满了整个篱笆。在篱笆墙上,伯爵很快就找到了一扇小木门。那扇小木门的铰链是柳木条做的,还用一根绳子和一枚钉子做了一个搭扣。伯爵只用了一会儿工夫就搞清了它的机关。门打开了,一个大约二十尺长、十二尺宽的小花园,出现在伯爵眼前。花园的一面是篱笆,篱笆上正带着那个小木门;另一面就是那座古塔,常春藤缠满了塔身,其间还点缀着桂竹香和紫罗兰。这座塔满脸皱纹却盛装艳抹,犹如节日里等候子孙前来的老祖母。古谚语说“隔墙有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这座如老祖母一样沧桑的塔楼,能讲出很多悲惨的故事。

花园里有一条美丽的小径,是用红色石子铺成的,形状成“8”字形延伸。小径的两旁是茂密的黄杨树,这些大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如果当代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鲁本斯看到它们,一定会很喜欢它们的颜色和风格。这条小径在这个只有二十尺长的花园里,弯弯曲曲地延伸了六十尺。罗马神话中的花神和花园女神福罗拉,如果看到这个小小的花园,一定会因为在这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和崇拜而高兴。

绽放在花坛中的二十株玫瑰花,从上到下找不出一处缺点。那些生长在潮湿的土壤里,无情啃食植物的绿色蚜虫,在这里也看不到它们的影子。这并不是说花园里的土壤不潮湿,因为黑得像煤炭一样的泥土,以及枝繁叶茂的大树都说明这里的土壤水分很充足。而且,花园的一角还埋着一口大水缸,要是天然的湿度不够的话,可以马上用缸里的水来补充。水缸边住有一只青蛙和一只癞蛤蟆,也许是因为没有太多共同的语言,它们背对背各自待在水缸的一边。

小径上看不到一株杂草，花圃里不见一条冗枝。虽然还没有和这里的园丁见面，但他辛勤细致地经营这块小园地的成果，已经让感到惊叹了。即使是一位细心的少妇料理她的天竺葵、仙人掌和踯躅草，也不会有他这样无微不至。伯爵把门关上，把绳子扣在铁钉上，然后站定，扫视周围的一切。“这位急报员一定雇有园丁，要不他本人就是个热心的园艺家。”伯爵心里暗想。

忽然，伯爵在一辆装满树叶的羊角车后面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那东西本来是伛偻着的，被踩了一下之后，惊讶地喊了一声，立刻站了起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出现在伯爵面前，他刚才正在把摘下的草莓放在葡萄叶上。地上有十二张葡萄叶，草莓也差不多是这个数。那个人站起来时太突然了，草莓从他手上滚了下去。

“您在摘草莓吗，先生？”伯爵微笑着问道。

“对不起，先生。”那人把手举到帽檐上，敬了个礼，答道，“我没在上面，您知道，我也是刚刚下来的。”

“希望我没有打扰您，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摘完，就请继续吧。”

“已经摘了十一颗了，还差十颗。我一共有二十一颗草莓，比去年多了五颗。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天气热了，草莓才会长得好。今年春天恰好特别暖和。去年虽然只有十六颗，但是今年，您看，已经摘了十一颗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哎呀，少了三颗！昨天晚上还是二十一颗呢，先生。我确信它们昨天晚上还在这儿，肯定不会有错，我数过的。肯定是西蒙大娘的儿子偷了。今天早上他还在这儿转来转去的，我都看到了。哼，这个调皮鬼！竟敢来偷我花园里的东西！难道他不怕吃官司吗？”

“是的，这件事情是挺严重的。但是您知道，他还年轻，年轻人就是嘴馋嘛。”伯爵说。

“没错，您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心里仍然很生气。对不起，先生，我再次向您道歉。我浪费了您这么多时间。您大概是一位长官吧？”辛勤的园丁边说边瞟了一眼伯爵的蓝色上衣，眼神里有一丝胆怯。

“别紧张，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来视察的长官，我只不过是一个游客，是我的好奇心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游览了一番之后，我觉得很后悔来到这里，因为这恐怕是在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伯爵笑着说。平常，伯爵可以随意一变，就把他的笑容变成可怕的样子或是慈祥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他脸上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和蔼可亲。

“唔！我的时间可不那么值钱。”那人回答道，脸上露出凄苦的微笑，“不过，它是属于政府的，我不应该浪费它。接到信号以后，我就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了。”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日晷仪。这个园子里的设备非常齐全,连日晷仪都有。“还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我的草莓已经熟了,再过一天……哦,对了,顺便问一句,先生,您觉得睡鼠会来偷吃草莓吗?”

“嗯,我想应该不会的,先生。睡鼠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不要学习那些罗马人,他们竟然把睡鼠浸在蜜里吃。”伯爵十分认真地答道。

“什么!罗马人竟然吃睡鼠!他们真的吃睡鼠吗?真是难以置信!”辛勤的园丁惊疑不定地问道。

“是啊,佩特尼乌斯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是吗?它们应该不好吃吧,尽管人们有一句口头禅——肥得像一只大睡鼠。其实,也难怪它们长得那么肥,您想,这些家伙白天呼呼睡大觉,到了晚上才醒来,然后一整夜吃个不停,不胖才怪呢。去年,我的树上结了四个杏子,被它们偷去一个。还有我的那只油桃,绝无仅有的一只,它们爬到墙上吃掉了朝墙的那半个!那可是一只非常好的油桃,长得非常好看,我从来没有吃过比它更甜美的油桃了。”

“您把它吃了吗?”伯爵一脸诧异地问道。

“我把那些家伙吃剩下的那半只吃掉了,实在是不错。味道不好的果子,那些家伙是不会吃的。就像西蒙大妈的儿子一样,那些坏草莓他连碰都不会碰的,尽拣好的吃。明年我要更加仔细地看守我的果子,不会再让那些家伙有机可乘。草莓快要熟的时候,我打算整夜不睡,坐在这里看着我的果子。”

伯爵明白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热爱着某种东西,就像一种毛虫偏爱一种果子一样。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急报员对园艺有种痴迷的追求。

伯爵伸手摘掉一些葡萄叶子,因为那些叶子遮住了葡萄,让它们无法享受阳光的抚爱。伯爵的这种做法博得了园艺家的欢心。

“先生是来看发急报的吗?”他问道。

“是啊,如果这样做不会违反什么规定的话。”

“噢,当然不会啦!怎么会不准别人看呢,根本没有这种规定。况且看看也不会出什么差错,因为我们在说什么,根本就不会有人懂。”园艺家说道。

“听说,你们天天重复的那些信号,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没错,没错!这正是我喜欢这项工作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根本用不着我操心。我就像一架机器,工作非常简单,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难道我遇到了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吗?这可不利于事情的发展,没准儿会把

我的计划搞砸。”伯爵自言自语道。

园艺家瞟了一眼日晷仪，然后对伯爵说：“先生，时间快到了，我得回去工作了。您愿意和我一起上去吗？”

“当然。”

伯爵跟着园艺家，走进了那座塔。塔一共有三层，最底下的一层是放园艺工具的，如铲子、水壶、钉耙等等，这些东西都靠墙放着。第二层看起来像是个普通居室，简单地说，就是这个为政府工作的人晚上睡觉的地方。房子里家具少得可怜，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一只陶瓷水壶。一些干枯的植物挂在天花板上，伯爵认出那是干胡豆。其中有一些留下来的种子，上面很认真地贴着标签。也不知是谁留下来的。以这种情形来看，那个人好像曾在植物研究所工作过，或者做过植物学大师。

“想学会急报术，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先生？”伯爵问园艺家。

“唔，要学会它倒是不用很长时间，但是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实习期。”

“那您一年能领多少工资？”

“一千法郎，先生。”

“天啊！实在太少了！真是少得可怜！”

“是少了点儿。不过，我们有住的地方，您也看到了。”

伯爵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心想：“但愿他并不是十分依恋这个住处才好！”

他们走上三楼的急报房。伯爵看了看一架机器，然后又看了看机器上的两只铁把子，说：“蛮有意思的！不过，如果时间长了，一定会让人觉得非常厌倦的，不是吗？”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得我脖子都发酸。但过了一年，也就习惯了，更何况我们还有游玩和放假的时候。”

“你们会放假？”

“是啊。”

“什么时候？”

“大雾天。”

“啊，确实不错。”

“大雾天就是我的假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来到花园里，播种、除草、剪枝、灭虫……整天忙个不停。”

“您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

“十年，外加五年实习期，一共十五年了。”

“您今年——”

“五十五岁。”

“您得干满多少年才能领取养老金？”

“二十五年。”

“养老金有多少？”

“一百艾居。”

“真是可怜！”伯爵小声叹了一口气。

“您说什么，先生？”

“我说这些东西真是有趣极了。”

“什么东西有趣？”

“就是您指给我看的那些东西。关于您发的那些信号，您真的一点儿都不懂吗？”

“是的。”

“您想过要去搞懂它们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搞懂这些呢？”

“不过。这其中有几个信号是发给您的，您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对吗？”

“是这样的。”

“那些信号您真的都懂吗？”

“当然，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句。”

“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新消息’、‘可以休息一小时’、‘明天见’。”

“这几句话是够简单的。”伯爵说，“看！您的同事给您发信号了，对吗？”

“没错，谢谢您，先生。”

“他在说什么？您能看懂吗？”

“当然了，他在问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

“那您怎么回答呢？”

“这很简单，发个信号就可以了，这样既可以告诉我右边的急报站，我早已经准备好了，同时也可以通知我左边的急报站，尽快做好准备。”

“太棒了。”伯爵赞叹道。

“您等着瞧吧，”那人骄傲地说，“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他就要说话了。”

“这么说来，我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其实，我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伯爵自言自语道，然后对正在准备工作的人说，“亲爱的先生，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

“当然可以，先生！您说吧！”

“您非常热爱园艺工作,是吗?”

“是的。”

“如果有机会得到一个两亩大的园子,您是否愿意放弃这块草坪——它只有二十尺长?”

“哦,先生,我会把那个园子打理得像伊甸园一样美。”

“您一年的薪水只有一千法郎,日子肯定不好过吧?”

“是不怎么好过,不过,还能凑合。”

“这没错,可是您的花园那么小,让人觉得有些可怜!”

“是的,这个花园的确不大。”

“而且花园里还有睡鼠,它们总是喜欢偷吃东西。”

“对啊!那些家伙是我的敌人。”

“如果您前边的那位同事正在发报时,您碰巧转了一下头,那会怎么样?”

“那我就看不到信息了。”

“然后呢?”

“我就无法转达那个信息。”

“再然后呢?”

“工作失误,我会被罚款。”

“罚多少钱?”

“一百法郎。”

“一下子就被罚去十分之一的工资,真够您受的!”

“是啊!”那个人无奈地表示同意。

“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吗?”

“发生过,只有一次,那时我正在给一株玫瑰花接枝。”

“如果您自己随便制造一些信号,然后发出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会被革职,然后失去养老金。”

“就是那三百法郎的养老金吗?”

“是一百艾居,先生。所以,我是不会去干那种蠢事的,我不会那么傻。”

“真的吗?如果一次性付给您十五年的工资,你会不会干?”

“十五年的工资?就是——一万五千法郎?嗯,这件事值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觉得也是。”

“先生,您知道吗,您真的把我吓坏了。”

“这算什么。”

“先生,您是在诱惑我,对不对?”

“正是！我可以一下子给你一万五千法郎。”

“先生，请让我看一下我右边的同事在说什么。”

“别去看他，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

“什么！哈哈！难道您连这些纸片都不认识了吗？”

“钱！”

“没错，这是十五张。”

“哦。”

“如果您想要的话，它们就是您的了。”

“我的！”那个人失声叫道，一脸吃惊的表情，差点儿喘不过气来了。

“没错，这些全部都是您的。”

“先生，等一下，我右边的同事正在给我发信号。”

“让他去发吧。”

“先生，您不停地和我说话，让我无法工作，漏掉信息我会被罚款的。”

“好了，不就是一百法郎吗？我给您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数。”

“先生，我右边的通讯员重新把他的信号发了一遍，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不用理他，先把钱收下吧。”伯爵把那叠钞票塞到了那个人的手里，接着说道，“您应该得到的还不止这些，您不能只靠一万五千法郎来生活。”

“我还可以继续我的工作。”

“不，您得放弃这份工作，因为您将要发出的信号与您刚才收到的信号是不同的。”

“您想干什么，先生？”

“别紧张，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先生，除非有人逼迫我……”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逼迫您了。”伯爵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叠钞票，说道，“这一万法郎也是您的，加上那一万五千法郎，一共是两万五了。五千法郎买两亩地和一所漂亮的小房子绰绰有余，剩下的两万法郎每年有一千法郎的利息。想想吧，您的日子可比现在好太多了。”

“我会拥有一个大花园？它有两亩地大吗？”

“一年还有一千法郎的利息到手。”

“天哪！真是难以想象！”

“好了，拿着吧！这些都是您的了！”伯爵把钱硬塞到那人手里。

“可是，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呢？”

“这个嘛,非常简单。”

“是什么事?”

“您把这个发出去就可以了。您看,是不是很简单,还用不了太长时间。”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这个公务员。这张纸上写着三组信号,还用数字标明了发送的次序。

“是的,可是——”

“完成了这个简单的任务之后,您就可以拥有油桃了,当然还有别的很多东西。”

伯爵的诱惑成功了,那个人非常激动,以至于满脸通红,黄豆般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他什么也不顾了,当下把伯爵交给他的那三组信号发了出去。右边的通讯员非常吃惊,想不通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那个种油桃的同事疯了。左边的那个通讯员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机械而准确无误地转达了那些信号。就这样,那些信号将一直传到内政部长那里。

“哈!您现在发达了。”伯爵向园艺家表示祝贺。

“是的,但我的工作没了,这是怎样的代价啊!”

“听我说,朋友,不要为您刚才的选择后悔,我非常不希望看到您这个样子。相信我吧,我向您发誓,您的选择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您只是按天意行事而已。”

那人看看钞票,抚摸了一阵,然后点数了一遍,脸色白一阵红一阵的。随后,他跌跌撞撞地向楼下跑去,跑向自己的房间想找点儿水喝。但还没有跑到水缸旁,他就晕倒在晾干杏的地方了。

五分钟以后,一封急报送到了内政部。部长秘书德布雷看完之后,立刻吩咐仆人准备马车,匆匆忙忙赶到腾格拉尔府上。见到男爵夫人,他急切地问:“您丈夫有没有西班牙公债?”

“应该有吧。没错!他有六百万。”

“不管什么价钱,立刻卖掉它。”

“为什么?”男爵夫人不解地问。

“因为唐卡洛斯已经回西班牙了,他从布尔日逃了出来。”

“您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您竟然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工作不就是管新闻的吗?”说着,德布雷无奈地耸了耸肩。

男爵夫人不再问什么了,急忙找到丈夫,把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她的丈夫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他的代理人那儿,吩咐代理人不管什么价钱,以最快的

速度把公债卖掉。大家见腾格拉尔这样急着卖掉公债，西班牙公债立刻疯狂下跌。虽然亏了五十万法郎，最终腾格拉尔还是把他手上的西班牙公债全部卖掉了。

当天晚上，《信息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急报站讯：日前被监禁在布尔日的国王唐卡洛斯，现已成功逃脱，他越过加塔洛尼亚边境后，回到了西班牙。唐卡洛斯得到了巴塞罗那人民的拥戴。”

那天晚上的话题只有一个，大家都在赞叹腾格拉尔有先见之明，他竟然把手里的证券全部抛掉了。还说，腾格拉尔的运气真好，只是亏了五十万法郎。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夜晚。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及时得到消息，没有把证券卖掉。还有一些人买了腾格拉尔抛出的公债。这些可怜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破产了。

第二天早上，《箴言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信息报》昨日刊登了唐卡洛斯逃回西班牙、巴塞罗那叛变的消息，据证实是假的。唐卡洛斯并没有离开布尔日，半岛上一如往常地平静。这个错误，是由于在大雾天急报信号误传所致。

西班牙公债顿时疯狂上涨，上涨的幅度是下跌的两倍。这样一来，算上亏损的本钱和错过的赚头，腾格拉尔的损失达一百万。

这个暴跌暴涨的新闻，以及腾格拉尔亏损的消息传来时，莫雷尔正与伯爵在一起。

“太棒了！”伯爵对莫雷尔说，“我用二万五千法郎买到了一个我本来愿意付出十万的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莫雷尔莫名其妙地问道。

“一个园艺师总是担心睡鼠会偷吃他的油桃，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帮他摆脱睡鼠的办法。”

第 62 章 幽灵

奥特伊村的那栋房子,从外面看去,没有人会想到它就是富有的基督山伯爵的别墅,因为从外表根本看不出它有什么富丽堂皇的地方。不过,房子的主人对这种素朴的情调倒是感到非常满意,也是他特意保留的。他曾明确地吩咐过,外表不要有任何的改变。只要看一眼别墅里面的情形,这其中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确实,大门一开,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贝尔图乔先生在布置摆设方面的风格和执行命令的果断迅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才能。以前,唐顿公爵一夜之间把路两旁的树木全部砍光了,以防那些树木遮住路易十四的视线,不料却因此惹恼了路易十四。贝尔图乔先生则把一个寸草不生的前庭,种满了白杨树和大枫树,使房子的前前后后都有浓荫覆盖。这个任务是在三天之内完成的。以前,房子前面是杂草丛生的石砌路面,现在却变成了芳草茵茵的大草坪,这是早晨才完成的。由于不久前刚刚洒了水,草上的露珠还在闪闪发光呢。

别墅里的任何一个细节,伯爵都明确地交代过了。他还亲自画了一个图纸,上面标明了每一棵树的地点,以及那条代替石子路的草坪的长度和宽度,并对贝尔图乔细细叮嘱了一番。现在,这栋房子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它周围已完全被树木环绕着,像是穿上了一件绿色的新衣。连贝尔图乔都说,经过这一番修整,连他自己都几乎认不出这栋房子了。

本来,这位管家想把花园也修整一番,但伯爵已经吩咐过了,不许碰花园里的任何东西。所以,贝尔图乔把剩余的精力都用到客厅、楼梯和壁炉架上了,在那些地方摆满了鲜花。

房子内部的布置,充分显示出主人格调高雅、指挥有方的一面,同时又展现出管家办事得力、执行力强的一面。这原本是一座空闲了二十年的房子,破败潦倒,杂草丛生。空气里的怪气味夹杂着过去的气息,让人闻了就想吐。但是到了第二天,这座房子就完全变了样,以一副生机盎然的新面孔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处处散发着芳香,这种气味是房子的主人所喜爱的。光线柔和妩媚,让人感到一

种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

伯爵到来的时候,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的书和武器,那些都是他钟爱的;他一眼就可以看到心爱的绘画;他所宠爱的狗会摇头摆尾地到前厅来欢迎他,小鸟们为他唱着悦耳的歌。这一切都使他非常高兴。这座房子长眠已久,现在它醒来了,就像森林里睡美人所在的宫殿一样,随着美人的醒来,顿时活跃了起来,鸟儿歌唱、鲜花盛开,处处充满了生机。仿佛曾经在这栋房子里住过很久,当年迫不得已要离开的时候,把灵魂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而现在又回到了它的怀抱一样。

仆人们在前庭来来回回地忙碌着,脚步轻快,脸上挂着笑容。一些仆人端着精美的菜肴,轻松地沿着前一天才修好的楼梯上上下下,就好像已经在这座房子里住了一辈子似的;另外一些仆人在车库里忙碌着。一辆辆已经编好了号的备用马车,整齐地原地待命,好像已经在那儿待了五十年似的。马厩里,马夫在和马说话,态度比一些仆人对他们的主人还要恭敬。马也会不时地嘶叫,以此来回应马夫。

将近两千册的书籍,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房里。有一块区域是专门摆放传奇小说的,一排排金色和红色封面组成了庄严的队列,甚至前一天刚刚出版的书也在其中。书房对面是一间温室,一排排日本瓷盆里生长着奇花异草,一张弹子台摆在这间充满浓郁芬芳的暖房中央,绿绒的桌面上散乱地放着一些弹球,很显然有人刚刚玩过。

只有一个房间贝尔图乔没有碰一下,就是二楼左边角上的那个房间,这间屋子让他感到很恐怖。房间前面有一个宽大的楼梯,后面还有一个暗梯。仆人们每次走过这个房间的时候,好奇心都会使他们的脚步放慢。贝尔图乔则正好相反,恐惧感让他步伐加大,步子加快,恨不得一步就跨过去。

五点整,伯爵来到了奥特伊别墅,在前庭下了车,阿里跟在后面。贝尔图乔盼望着伯爵的到来,心里有些烦乱不安,也许是因为有些紧张。他希望听到伯爵的赞许,哪怕只有短短几句。与此同时,他又担心会遭到斥责。

伯爵到花园里走了一圈,又到屋子里四处转了转,自始至终一脸平静,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最后,他走向自己的卧室,就在那个关闭着的房间对面。一踏进卧室,伯爵就看到了那张花梨木小桌子,第一次来看房子时,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别具风格的桌子。伯爵指着一个抽屉说:“这个地方应该放一副手套。”

“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大人?您可以看到您想看到的東西,因为这里面的确放着一副手套。”贝尔图乔满脸堆笑地回应道。

在其他家具里,伯爵也都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什么香水瓶、雪茄、有趣的

小玩物。“不错！”伯爵终于做出了评价。

贝尔图乔听了，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于是悄悄退了出去。伯爵对他身边的人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六点整，一个骑兵上尉骑着米狄亚来了，马蹄声从大门口传进来。他就是那位驻阿尔及利亚的莫雷尔上尉。伯爵在台阶上等着他，脸上带着笑容。

莫雷尔大声说：“我就知道我会第一个到的！我故意提前一会儿，是因为尤莉和艾曼纽托我向您转达歉意，他们感到非常抱歉。真漂亮！这儿可真够美的！他们会照顾好我的马吗，亲爱的伯爵？”

“当然啦！放心好了，亲爱的马西米兰！照顾马匹，他们很有一套。”

“我的意思是我的马需要休息。刚才它跑得特别快，就像一阵风似的！”

“可以想象，毕竟是一匹值五千法郎的马！”伯爵点点头，说话的口气有点儿像一位父亲对儿子讲话。

“是不是有点儿后悔啊，伯爵先生？”莫雷尔问道，同时豪爽地大笑起来。

“后悔？当然没有！假如那匹马不是好马，我倒是会后悔的。”伯爵回答说。

“它非常棒，亲爱的伯爵！勒诺先生是法国最好的骑手之一，虽然这次他和德布雷先生都骑着部长的阿拉伯马拼命地追我，但还是被我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腾格拉尔夫人紧跟着他们。您知道，她的马车总是跑得很快，可达每小时十八英里。”

“这么说他们很快就到了？”伯爵问。

“瞧！他们来啦！”

两位骑在马上的绅士保护着一辆马车，驰到了大门口。大门一开，马车向前一蹿，一直冲到台阶前停住了。两位马上绅士紧随其后。拉车的两匹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德布雷用脚点了一下地，站在了车门前，把手伸给男爵夫人。男爵夫人扶着他的手下车。伯爵觉察到了男爵夫人的表情有点怪怪的。这个表情很微妙，转瞬即逝，只有伯爵注意到了。伯爵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他注意到，腾格拉尔夫人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这些部长秘书手里。很明显，腾格拉尔夫人经常做这个动作，因为她很熟练。

腾格拉尔夫人身后的那位银行家，脸色很苍白，让人觉得他是从坟墓里出来的，而不是从马车里出来。腾格拉尔夫人向四周扫了一眼，神色匆忙，含着探寻的意思。这个眼神所表达的信息，只有伯爵一个人能明白。她在用眼光拥抱前庭、廊柱和整栋房子。腾格拉尔夫人走上台阶，拼命控制住内心的激动，免得被大家看出来。她对莫雷尔说：“先生，您如果把我当朋友，我想问问，您的那匹马能不能卖给我。”

莫雷尔笑了一下，非常为难。他看着伯爵，像是请他帮忙解围。伯爵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于是说道：“夫人，您为什么不向我提这个要求？”

“我没有必要向您提，先生。因为还没有开口，我就知道您会答应我所有的要求。所以，我直接找莫雷尔先生来谈这件事。”男爵夫人答道。

“您不是很走运，夫人。莫雷尔先生是不会卖掉那匹马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的去留对他的名誉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件事，我可以做证。”伯爵答道。

“此话怎讲？”

“因为他跟别人打了赌，说要在六个月之内驯服米狄亚。假如还没有到那个期限，他就把马卖了，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那笔赌注，他的声誉和面子也扫地了，别人会嘲笑他胆小如鼠。即使是为了一个美丽女子的愿望，莫雷尔也绝对不能忍受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骑兵队长。当然啦，满足一个美丽女子的愿望，是世上最神圣的事情，这个我也同意。”

莫雷尔向伯爵满怀感激地一笑，然后对腾格拉尔夫人说：“您现在明白我的苦衷了吧，夫人？”

“依我看来，你的马已经够多的了。”腾格拉尔对妻子说，脸上带着微笑，但十分笨拙，掩饰不了他那粗鲁的语气。

以往，在这种情况下，腾格拉尔夫人是不会轻易饶了丈夫的。可是，让那些年轻人无比吃惊的是，这次她竟然假装没听见，什么也没说。

伯爵见她跟平时很不一样，竟然能忍气吞声，不予回击，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然后带着她去看两只硕大无比的中国瓷瓶。瓷瓶上有很多美丽的海生植物，很明显，那不是某些人刻意弄上去的。

男爵夫人很是惊奇，瞪着大大的眼睛，说道：“您把杜伊勒里宫的栗子树都种在上面啦！这么大的瓷瓶是怎么造出来的？真是奇怪！”

“真是对不起，夫人！您的这个问题，可真是把我难住了。想要制造一些小装饰品和玻璃麻纱，我们这一代人还可以勉强胜任。这个瓷瓶可是古物，是用水土之精华造成的。”

“是吗？这是哪个朝代遗留下来的古董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很久以前，中国有个皇帝造了一座大烧窑，烧制出了十二只这样的瓷瓶。其中有两只因为火烧得太猛破裂了，其余十只出窑以后全被投入大海，沉到了两百丈深的海底。大海完全理解这个皇帝的心思，于是用海草把它们掩盖起来，让珊瑚环绕着它们，还把许许多多贝壳粘附在它们身上。在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这十只瓷瓶沉睡了将近两百年。后来，一场革命把那个皇帝赶下了他的龙椅。瓷瓶的制造以及沉入海底的事，只剩下一张圣旨

可以证明了。两百年之后，人们发现了那张圣旨，于是就想把那些瓷瓶捞出来。潜水员被派往那个沉瓶的海底去寻找瓷瓶。可是潜水员说十只瓷瓶只剩下了三只，其余的都被海浪击碎了。我对这些瓷瓶情有独钟，面对它们的时候，我会想，也许那些长得奇丑无比的妖怪曾经凝视过它们，也许有无数的小鱼曾经藏在里面，轻松地躲过了天敌的追捕。”

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事，腾格拉尔一点都不感兴趣。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采一棵橘子树上盛开着的花朵。他机械地扯着，把它们一朵一朵扯下来，扔在地上。扯完了橘子花之后，他又去找仙人掌打发无聊的时间。但是这东西可不像橘子树那么容易欺负，挺起胸脯狠狠地刺了腾格拉尔一下。他禁不住浑身抖了一下，揉了揉眼睛，像是刚从噩梦中醒来似的。

这时，基督山伯爵对他说道：“先生，您是油画收藏家，我知道您有很多珍品，所以我简直没有勇气向您推荐我的画，但我这儿确实有几幅画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两幅荷贝马的，一幅保罗·波特的，一幅朱里斯的，两幅奇拉特的，一幅拉斐尔的，一幅凡代克的，一幅苏巴兰的，另外还有两三幅穆里罗斯的，你不妨来一起看一下。”

“等一下！我以前见过荷贝马的这幅画。”德布雷说。

“哦，是吗？”

“没错，曾经有人要把它卖给博物馆。”

“博物馆里不会有这幅画，我敢担保！”伯爵说。

“是没有，因为当时他们不肯买下来。”

“这是为什么？”夏多·勒诺问。

“你别装知道了，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嘛，政府没有钱呀。”

“这话我都听了八年了，几乎天天都有人说政府没有钱，可到现在我还是想不通这件事。”夏多·勒诺无奈地说。

“慢慢想，总有一天你会懂的。”德布雷说。

“未必如你所说。”夏多·勒诺回答说。

“巴尔托洛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到！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到！”巴浦斯汀大声通报。

一个老军人进了门。他长着一双金鱼眼，胡须是灰色的，一条黑缎子领巾像是刚从裁缝手里接过来的，少校制服上挂着三枚勋章和五枚十字奖章，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息：他是一个老军人。他就是巴尔托洛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前面介绍过的那位慈父。紧随其后的那个人，穿着一身新衣服，一脸和气的笑容，这一位就是那位很恭顺的孝子——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

大家正说着话，两位客人进门了，他们的目光一起转向了那对父子，然后很自然地停在了儿子身上。随后，话题也转向了他们。

“卡瓦尔康蒂！”德布雷重复道。

“这个名字真够响亮的！”莫雷尔由衷地赞叹道。

“没错。意大利人的名字都很好听，不过，他们的着装却不太入时。”夏多·勒诺说。

“行了，别那么挑剔。他们的衣服剪裁得很合体，而且也很新。”德布雷答道。

“依我看，坏就坏在这一点上。你瞧他们那副德行，那位先生好像是这辈子第一次穿好衣服似的。”

“进来的这两位是谁？”腾格拉尔问基督山。

“你没听见吗？卡瓦尔康蒂。”

“我听见了，不过，那只是他们的姓。”

“是啊。卡瓦尔康蒂是亲王的后裔。我看，您很可能不太清楚意大利贵族的情况。”

“他们很富有吗？”

“这还用问吗？”

“那他们整天忙些什么呢？”

“大把大把地花钱，把钱都花光。前天，他们对我说，好像要跟您商量一些事情。实际上，我是为了您才把他们请来的。一会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的法语说得可真地道，根本听不出有什么口音。”腾格拉尔说。

“那个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南部的一所大学里读过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马赛吧，要不然就是在那儿附近的什么地方。过一会儿就会清楚了。这个年轻人可是非常热情的。”

“对什么有热情？”腾格拉尔夫人问。

“对法国的女子、夫人，他都感兴趣。他还打算将来娶一位巴黎太太。”

“好主意！”腾格拉尔耸耸肩。

腾格拉尔夫人瞟了丈夫一眼。以往的时候，这种目光是个预兆，紧随其后将是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争吵。但是，男爵夫人再一次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

“今天，男爵看起来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他要被推荐进内阁了吗？”伯爵问男爵夫人。

“我想原因并不在此，很可能是因为在证券交易所里的生意赔了不少钱。”

“维尔福先生到！维尔福夫人到！”巴浦斯汀再次大声通报。

维尔福夫妇进来了。维尔福先生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保持着平静，

但是很明显,他有些紧张,非常局促。伯爵和他握手的时候,手还有点儿抖。“装模作样,女人最在行,男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基督山心里想,同时瞟了腾格拉尔夫人一眼。腾格拉尔夫人对检察官微微一笑,然后给了检察官的妻子一个拥抱。

过了一会儿,贝尔图乔走进了隔壁房间里,伯爵看到了他。在这之前,贝尔图乔始终都在另外几个房间里忙着。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贝尔图乔先生?”伯爵走到他面前,问道。

“您还没有说明今天会来多少客人呢,先生。”

“噢,是啊!我把这件事给忘了。”

“一共多少位?”

“你自己数吧。”

“人都到齐了吗,大人?”

“到齐了。”

从半开着的门缝里,贝尔图乔小心地向里望。伯爵紧紧盯着他的脸,观察着他的表情。

“噢,不!”贝尔图乔吃惊地叫道。

“怎么了?”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

“哪个?”

“穿白衣服,戴着很多钻石,皮肤白白的那个。”

“是腾格拉尔夫人吗?”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就是她,就是她,大人!”

“她怎么了?”

“孕妇,那个孕妇,花园里的那个。对,就是她!那个一边散步,一边等……”贝尔图乔呆呆地站在半开着的门口,瞪大了眼,头发都竖了起来。

“等什么?”

贝尔图乔没有回答,而是指着维尔福,那神态就像麦克白看见了班柯的鬼魂时的神态一样。“噢……噢……”贝尔图乔太吃惊了,说话也不连贯起来:“您看……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贝尔图乔?”

“他!”

“哦,他是维尔福先生,是一位检察官。我当然看得见。”

“这么说,我没杀死他!”

“你怎么了，贝尔图乔？你没事吧？”

“这么说他没死！”

“是啊，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你的同乡们刺人总是很准确，一刀就会刺在第六和第七条肋骨之间，而你当时一定是刺偏了，或者过高或者过低了。更何况，他是一位检察官，像他这种吃法律饭的人，命都大得很，一般死不了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是事实，只不过是你的幻想或者梦境。睡觉前，你心里总是在想怎样复仇，那些念头堵在你的胸口，于是睡着以后你就做了一场梦。好了，镇定一点，贝尔图乔。数数看：维尔福夫妇两个，腾格拉尔夫妇两个，再加上夏多·勒诺先生、德布雷先生、莫雷尔先生，还有巴尔托洛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一共是八个。”

“八个！”贝尔图乔呆呆地重复道。

“别着急！干吗急着走开？可不要错过我的一位贵宾！你看看左边那个是谁。喏！就在那边，那个穿黑色上衣的年轻人，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他转过身来了。”

贝尔图乔差一点儿失声大叫，幸亏伯爵用目光阻止了他。

“天啊！是贝尼代托！真的是他！”贝尔图乔喃喃地说。

“现在已经六点半了，我吩咐过这个时候开宴的。你快去准备吧，我可不想让大家等太久，贝尔图乔先生。”伯爵严厉地说道，然后回去陪伴他的客人去了。

贝尔图乔有些喘不过气来，在墙上靠了一会儿，然后扶着墙回餐厅去了。

过了五分钟，客厅的门被推开了，贝尔图乔出现在门口。就像孔代亲王的膳食总管瓦代尔在尚蒂伊一样，他鼓足最后一点儿勇气说道：“伯爵先生，酒席已经准备好了。”

基督山伯爵向维尔福夫人伸出手臂，然后对维尔福说：“维尔福先生，请您照顾腾格拉尔男爵夫人，可以吗？”

维尔福答应了。大家一起来到了餐厅。

第 63 章 晚宴

进入餐厅之后,宾客们都感觉到有些怪怪的,大家心里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自己为什么到这座房子里来,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把他们引来的。尽管他们感到有些奇怪,还有一丝恐惧和不安,可是却并没有要离开的念头。他们与伯爵认识的时间不算太久。他的怪癖个性、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那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无不让男人们产生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心理。这里没有女主人出来招待,所以女人们走进这座房子的时候,都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但这些男人和女人,最终都越过了他们的心理障碍,好奇心给了他们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留了下来。古板的老卡瓦尔康蒂和他那个放荡不羁的儿子,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被邀请,心里也在一个劲儿地犯嘀咕。

当时,在伯爵的请求之下,维尔福把手臂伸给了腾格拉尔夫人,她愣了一下,显然很吃惊。腾格拉尔夫人伸手挽住维尔福的手臂时,他觉得非常不自在,脸色微微发红,显得有点不安。伯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在一个旁观者眼里,看看在场的这些人,这个场面已经是非常滑稽的了:维尔福先生的右边是腾格拉尔夫人,左边是莫雷尔;伯爵坐在维尔福夫人和腾格拉尔之间;德布雷坐在卡瓦尔康蒂父子中间;夏多·勒诺坐在维尔福夫人和莫雷尔之间。真是很有意思的安排。

桌上的菜肴极其丰盛。伯爵没有准备巴黎式的美味,而是提供了一桌东方式的菜肴。而我们一般只有在阿拉伯童话故事里,才会看到这种东方式的酒席。如果说伯爵是想满足客人的好奇心,而不是他们的胃,或许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水果,摆在精美的中国瓷盘和日本碟子里;体形肥硕的海鱼、河鱼躺在大大的银盆里;珍奇飞禽也被盛放在大银盆里,身上还带着漂亮的羽毛;各种美酒装在形状不一的瓶子里,有秩序地摆在桌上,有爱琴海出产的、有小亚细亚出产的、还有好望角出产的。婀娜多姿的酒瓶,给人一种神秘感,也增添了酒的醇美。

宴会太奢华了,就像古罗马美食家阿皮修斯让他的宾客检阅奇异的美味佳

肴一样,所有平时想象不到的菜肴,现在都有秩序地摆在了客人的面前。这些巴黎人也知道,花一千路易来款待十个人其实也是可能的,可那就得像克莱奥帕德拉那样吃珍珠粉,或者像美第奇那样喝金水才能花得完。

大家惊愕的表情,伯爵早就注意到了。于是,他跟他们开起了玩笑:“诸位先生,一个人变得非常富有之后,生活想不奢侈都是不可能的。你们应该同意我的观点吧?太太们想必也认同这么一种观点:一个人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以后,他的理想也会随之升高。好了,照这么说来,什么东西才算奇妙呢?那就是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就是那些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呵呵,我生活的目标就是,去研究那些无法了解的事物,去争取那些难以得到的东西。为了实现这种目标,我会很好地利用两种工具:意志和金钱。我生活的目标,可能和在座的诸位先生的目标不一样。比方说,腾格拉尔先生的目标是修建一条新铁路,维尔福先生的目标是判处一个犯人死刑,德布雷先生一心想平定一个王国,夏多·勒诺先生希望能够取悦一个女人,而莫雷尔,你的目标是驯服一匹没有人敢骑的马。尽管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可是我对我的目标的执著和热忱,和你们是完全一样的。譬如说吧,现在各位请看这两条鱼,这一条是从距离圣彼得堡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地方买来的,这一条是从距离那不勒斯十五英里的地方买来的。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它们摆在了同一张桌子上。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它们都是什么鱼?”腾格拉尔一脸疑惑地问。

“夏多·勒诺先生和卡瓦尔康蒂少校,应该能够回答您的问题。因为,夏多·勒诺先生曾在俄罗斯待过一段时间,而卡瓦尔康蒂少校则是意大利人。”伯爵回答说。

夏多·勒诺指着一条鱼,说道:“我想,这一条应该是小体鲟。没错吧?”

卡瓦尔康蒂少校指着另外一条鱼,说:“这一条应该是七鳃鳗,假如我没弄错的话。”

“没错,完全正确。现在,腾格拉尔先生,您问问这两位先生,这两种鱼应该是从哪儿捉到的。”

没等腾格拉尔先生提问,夏多·勒诺抢先说:“只有伏尔加河里才能找得到小型体的鲟,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卡瓦尔康蒂接着说:“这么大的鳗鱼,只可能产自富扎罗湖。”

“是的,没错,它们一条来自伏尔加河,一条来自富扎罗湖。”

“这不可能!”来宾们大吃一惊,齐声喊道。

“呵呵,我认为生活的乐趣就在这里!我就像尼禄,是一个‘不可能’的狂热追逐者。你们现在也觉得很有趣,是不是?原因就在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种鱼的味道,可能连鲈鱼和鲑鱼的味道都比不上,但你们会觉得它鲜美无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觉得它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现在它却不可思议地被摆在了你们的面前。”伯爵骄傲地说道。

“它们是怎么来到法国的,您是怎么把它们运来的?”

“噢,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把鱼装在木桶里就可以运过来了。装小体鲟的那只桶里放些河里的水草,装鳗鱼的那只桶里放些浮萍,然后把这些桶放在一辆大车上。顺便说一句,这辆大车是特制的。就这样,小小体鲟活了十二天,鳗鱼活了八天。它们到我厨子的手里时,还是活蹦乱跳的。小体鲟是用牛奶闷死的,鳗鱼是用酒醉死的。令人难以置信,对不对,腾格拉尔先生?”

“我是有些不相信。”腾格拉尔傻乎乎地回答,还呆呆地笑了笑。

“巴浦斯汀,你去叫人把鱼拿来。”伯爵吩咐道,“就是那些活着的小体鲟和鳗鱼,在桶里养着的。”

腾格拉尔睁大眼睛,眼神里充满了诧异。其余的法国人也都有些紧张。

一会儿,仆人们抬着两只大木桶进来了。桶里漂浮着一些水草和藻类植物,鱼儿悠然自得地在其中钻来钻去。没错,和大银盘里的鱼是一样的。

“为什么每样要有两条呢?”腾格拉尔不解地问。

“只有一条的话,说不定会死掉的。”伯爵的回答有些漫不经心。

“您这个人可真是太神奇了!别管那些哲学家持什么样的观点,总的来说,有钱真是一件大好事。”腾格拉尔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还要有智慧。伯爵总是这么有办法!”腾格拉尔夫人补充道。

“噢,不,不!可别这样称赞我,夫人。这点儿小事情,在罗马人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了。这是有记载的,就在普林尼的书上:罗马人经常从奥斯蒂亚往罗马运鱼,他们是让奴隶用头顶着鱼运去的。到了罗马,鱼还是活的。他们管那种鱼叫‘墨路斯’。根据普林尼的描写,我们可以猜测那些鱼大概是鲷鱼。对罗马人来说,吃活鲷鱼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鲷鱼的死亡过程很有特点,如果你们看了,一定会觉得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种鱼临死的时候,会变三四次颜色,就像彩虹似的,一层层的,由浓变淡。死亡的过程是它的一种价值。它活着的时候不怎么引人注意,死后也不会和其他的死鱼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死亡过程。”

“这话没错。不过,从奥斯蒂亚到罗马只有七八里路。”德布雷说。

“是只有几里路,但我们距吕库吕斯已有一千八百年了,如果我们的技术还不如他那时的技术先进,那么文明怎么向前发展呢?现代人和古代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伯爵回答说。

卡瓦尔康蒂父子俩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们出于礼貌,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这些都很了不起。不过,您最令我佩服的地方,是您竟然能让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您布置的一切任务。这座房子不是您在五六天前才买下来的吗?”夏多·勒诺说。

“是的,是前几天才买的。”

“在这短短的一个星期里,它已经彻底改变了模样,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还有一个入口。原来的时候,前面的庭院里只有一条很简陋的石子路,没有其他东西,但今天却有一条优雅的青草小路展现在我们面前。庭院里还多了很多高大的树木,看起来就像是已经在这里生长了一百年。”

“是啊,您说得很对。我喜欢青草和树阴。”伯爵高兴地点点头。

“没错,没错,变化是挺大的。我记得以前大门是朝着大街的。上一次,我奇迹般地脱离危险后,您把我带进了这个院子。大门的方向,我记得非常清楚。”维尔福夫人说出了她的意见。

“您记得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夫人。”伯爵说,“但我不是很喜欢大门朝着那个方向,我想换个方向。从大门口望去就可以看见布洛涅森林,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

“只用了四天的时间!天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莫雷尔由衷地感叹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么短的时间,把一座老宅子变成了新房子。两三年以前,圣梅朗先生出售时,我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启事,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又阴森又恐怖的旧房子。”夏多·勒诺补充道。

“圣梅朗先生?这么说来,以前这座房子是圣梅朗先生的?”维尔福夫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好像是吧。”伯爵回答说。

“什么‘好像’?难道您自己连卖主是谁都不知道吗?”

“嗯,我确实不是很清楚。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管家,这笔交易是由我的管家全权办理的。”

“这座房子至少已经有十年没人住过了。”夏多·勒诺说,“大门一直锁着,窗户总是关得紧紧的,庭园里杂草丛生,很是荒凉。从外面看去,整个院子死气沉沉的,了无生机。幸好房子的原主人是检察官的岳父,否则,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一座凶宅,曾经发生过可怕的谋杀案。”

维尔福的面前摆放着三四杯美酒,可是他却一直没有碰过。这时,他端起一

杯酒一饮而尽。

餐厅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伯爵刻意制造的氛围。

随后,伯爵说:“没错!第一次踏进这栋房子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诡异,有点儿恐怖。它看起来阴森森的,死气沉沉。可是,那个时候我的管家已经签了合同,替我买了下来,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要它的。那家伙一定是被房产经纪人收买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维尔福说,并竭力想挤出一丝微笑来,“但请相信我,伯爵先生,我和这件行贿赂毫无瓜葛。其实,可以这么说,这栋房子原本是瓦朗蒂娜的一份嫁妆。圣梅朗先生之所以想尽快把它卖掉,是因为如果它一直没有照料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塌了。”

这次脸色变白的是莫雷尔。

“尤其是有这样一个大房间,从表面上看去,这个挂着红缎子窗帷的房间很普通,跟别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那个房间有些凄凉。”伯爵说。

“为什么?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德布雷问道。

“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我们怎么解释得清楚呢?”伯爵说,“有时候,到了某处地方,会让人觉得有些抑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或许是某种回忆把人带回了另一个时刻、另外一些地方。而那时的情形,基本上和我们当时所处的情景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房间总是会让我联想到被谋杀的甘奇侯爵夫人或德丝狄摩娜的房间,仿佛有一种魔幻般的强大力量控制着我。好了,既然大家已经吃完了,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吧,然后我们去花园里喝咖啡。你们觉得怎么样?”伯爵用一种询问的目光看着他的客人们。伯爵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维尔福夫人随即站了起来,其余的人也陆续站起身。维尔福和腾格拉尔夫人坐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他们用冰冷暗淡的眼神交流着。腾格拉尔夫人好像在问:“听到没有?”

“我们得去。”维尔福好像这样回答,然后向她伸出手臂,让她挽着。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其他宾客迫不及待地纷纷走出餐厅。他们觉得伯爵不会只带他们去参观那一个房间,一定还会领着他们参观其他的地方。这些巴黎人很想知道伯爵是如何把这栋旧房子变成一栋华美的别墅的,也许这就是一个好机会。

伯爵等着落在后面的那两位。当他们从伯爵身边走过的时候,伯爵冲他们微笑了一下,走在了最后。维尔福和腾格拉尔夫人没有太在意这个微笑,也不懂得它的含义。假如他们知道这个微笑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一定会觉得比去参观的那个房间更为恐怖。

他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房间。客厅里挂着一些古代大画师们最杰出的作

品。精美的中国刺绣点缀着其他房间,奇特的花样,艳丽的色彩,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东方。靠背长椅和椅垫代替了床,烟管和武器代替了家具。很明显,在这里,神秘的东方情调取代了巴黎的浪漫风格。最后,他们走进了那个诡异的房间。

其实,这个房间原本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现在别的房间都已被重新装饰过,换了新面貌,而这里的一切却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什么东西都一动不动。虽然天色已晚,房间里的光线很不充足,但这里却没有点灯。这一切营造出来的效果更加阴森恐怖,让人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啊,好恐怖啊!”维尔福夫人喊了一句。

腾格拉尔夫人小声说了一句话,但没人听清她说的是什么。

这些巴黎人小声议论着这个房间里的一切,大家都认为它十分诡异,确实是一个充满肃杀之气的地方。

“难道不是吗?”伯爵说,“你们看那张古怪的大床,上面好像隐藏着一个悲剧故事。还有那顶红颜色的帐子,像鲜血染红的似的!还有那两张人物画像,受潮之后都褪色了。你们看画上那两个人,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他们的嘴唇那样苍白,好像在说‘我看到了’!”

维尔福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腾格拉尔夫人有气无力地倒在壁炉旁的长凳上。

维尔福夫人笑着说道:“你竟然敢坐在那上面!也许这张凳子上发生过一件谋杀案!”

听了这句话,腾格拉尔夫人一下子跳了起来。

“哦,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伯爵说。

“还有什么事?”德布雷问,他注意到了腾格拉尔夫人的失态。

“是啊,还有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您看到了吗,卡瓦尔康蒂先生?”腾格拉尔也问道。

“在比萨,我们有乌哥林塔;在弗拉拉,有囚禁塔索的监狱;在里米尼,有弗兰西丝卡和保罗死于非命的卧室。”卡瓦尔康蒂回答说。

“没错!可是,你们却没有这种小楼梯!”伯爵一边说一边推开了一扇掩在帷幕后面的门,“大家请过来看看,然后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这个弯弯曲曲的暗梯真是太吓人了。”夏多·勒诺半开玩笑地说。

“在我看来,这间屋子里的一切都阴森森的、凄凉悲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喝了奇奥斯酒,才会这样。”德布雷说道。

自从提到这座房子是瓦朗蒂娜的嫁妆以后,莫雷尔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

句话，一脸愁容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伯爵说：“这个房间让我产生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想象：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有那么一个奥赛罗或者谋杀甘奇侯爵夫人的甘奇神甫，手里抱着一具尸体，一步步从这座楼梯上走下来，想在黑夜里把尸体埋掉。这样，即使瞒不过上帝的眼睛，至少也能瞒过世人的眼睛……”

腾格拉尔夫人一阵眩晕，倒在了维尔福的臂弯里。维尔福也支持不住了，不得不靠在墙上，以防自己也摔倒。

“啊，上帝！您这是怎么啦，夫人？您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德布雷惊叫道。

“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伯爵先生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太恐怖了，他肯定是打算把我们都吓死。”维尔福夫人替腾格拉尔夫人回答说。

“是啊，您看您把太太们都吓坏了，伯爵先生。”维尔福附和道。

德布雷小声地问腾格拉尔夫人：“您哪里不舒服，夫人？”

“没事，我想出去透透气！”她勉强回答说。

“真的没事吗？那好吧，我陪您到花园里去好吗？”德布雷一边说着，一边走向暗梯。

“不，不，不！还是让我待在这儿吧。”腾格拉尔夫人惊恐地喊道。

“您真的吓坏了吗，夫人？”伯爵问。

“噢，不，不，我没事，阁下。”腾格拉尔夫人急忙说，“不过您讲得这样逼真，就好像那不是您想象中的情景，而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一样。”

“是吗？”伯爵微笑着说，“不要害怕，这些都只不过是我想想象中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象：这个房间的主人刚刚做了母亲。生育保护神卢可娜曾经拜访过这张挂红帐子的床。那座暗梯，是为了让医生或护士悄悄抱走孩子，而不打扰产妇的休息。有时候，孩子的父亲也会抱着熟睡的孩子轻轻地从暗梯上下来……”

伯爵的这番话，描绘了一副温馨的画面。可是，腾格拉尔夫人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呻吟了一声，昏过去了。

“腾格拉尔夫人肯定是病了，还是把她送到她的马车里去吧。”维尔福说道。

“哎呀！上帝！我忘记带我的嗅瓶啦！”伯爵叫道。

“我这儿有。”维尔福夫人边说边拿出一只瓶子递给了伯爵。瓶子里满满地装着红药水，就是伯爵给爱德华用过的那种。

伯爵从她的手里把药瓶接了过来，说道：“这可真是太好了！”

“是的，”她小声地说道，“我已经按照您说的试过了。”

“成功了吗？”

“我想是的。”

腾格拉尔夫人已被扶到了隔壁的房间里。伯爵往她的嘴唇上滴了一滴红色药水，她立刻就醒了过来。

“啊！这个梦真是好可怕！”她大声叫道。

维尔福捏了捏她的手，让她明白并非是梦。

有人出去找腾格拉尔先生了。腾格拉尔先生对于那些想象没有一点儿兴趣，所以很早就离开大家，来到花园里，和卡瓦尔康蒂少校谈话去了。他们谈论的是从利沃诺到佛罗伦萨的铁路修建计划。

一丝失望的表情挂在伯爵脸上。他挽起腾格拉尔夫人的手臂，带她来到花园里。腾格拉尔正在和卡瓦尔康蒂父子一起喝咖啡。

“夫人，请您实话实说，”伯爵问道，“我是不是真的把您吓坏了？”

“噢，没有，阁下。不过您知道，一件事情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心境不同。”她回答道。

维尔福勉强笑了笑，说：“您知道，有时候，只要想象一下就足够了。”

“嗯，信不信随便，但我真的相信这间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很恐怖的事。”伯爵说。

“可不要乱讲，检察官在这儿呢。”维尔福夫人提醒伯爵。

“既然如此，我不妨现在就在他面前提出起诉。”伯爵答道。

“您的起诉？您要起诉吗？”维尔福一脸惊讶。

“是的，我要提起上诉，而且我这里还有证据呢。”

“哎呀，这件事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如果这栋房子里真的发生过谋杀案，我们可要好好调查一下。”德布雷说。

“是的，的确发生过。诸位，请跟我到这边来。来，维尔福先生。要想起诉有效，就得在司法人员的面前起诉才可以。”伯爵说着，随即挽住维尔福的手臂，同时也挽着腾格拉尔夫人，拖着他们向一棵梧桐树走去。其他的宾客也都跟了过来。

“大家看，就是这里，就在这个地方，”伯爵说着，用脚点了点地面，“当初，我吩咐我的用人，把这儿原有的泥土挖起来，加些新土进去，想给这些老树增加一点营养，以便让它们长得更加茂盛。他们挖土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木箱子，那只木箱子包了一层厚厚的铁皮。打开箱子一看，里面竟然有一副婴儿的骨骼，看起来像是出生不久的样子。”

伯爵明显地感觉到腾格拉尔夫人的手臂变得僵硬了，维尔福则在发抖。

“一副出生不久的婴儿骨骼！”雷布雷叫道，“天啊，我的老天爷！我看这件事情挺严重的！”

“你们看，我刚才没说错吧。”夏多·勒诺说，“一栋房子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灵魂、有面孔，可以通过外表表露出心里的秘密。这座房子之所以让人感到这么阴森恐怖，就是因为它的心里装着无尽的悲伤，而它之所以悲伤，就是因为在这里发生过一件不为人知的谋杀案。”

“谁说这就是一件谋杀案？”维尔福鼓起最后一点勇气问道。

“您说什么？把一个孩子活埋在花园里，难道还不算犯罪吗？”伯爵大声问道，“请问，如果这不是犯罪的话，是什么呢？”

“谁说是活埋的？”

“假如是死的，为什么要选择埋在这儿呢？这里从来没当坟地用过呀。”

“在法国，杀害婴儿应该怎么判刑？”卡瓦尔康蒂少校无意识地问道。

“应该被砍头。”腾格拉尔回答说。

“啊，是吗？”卡瓦尔康蒂很吃惊。

“我想是的。您说呢，维尔福先生？”伯爵看着维尔福，等着他回答。

“嗯，是的，伯爵。”维尔福回答说，此时他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发出的声音。

对于伯爵精心安排的这个场面，那两个人几乎忍受不了了，都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见此情形，伯爵也就不再穷追猛打了，说道：“来吧，诸位朋友，我们去喝咖啡吧。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先不要去管了。”

随后，他带着宾客们回到了草地上的桌子旁边。

“伯爵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您那些恐怖的故事把我吓坏了，我难受极了，所以请您允许我先坐下来。”腾格拉尔夫人说着，一下子瘫软在一张椅子上。

伯爵向腾格拉尔夫人鞠了一躬，然后走到维尔福夫人面前，说：“我想腾格拉尔夫人也许又需要用一下您的那只瓶子了。”

这时，维尔福乘机对腾格拉尔夫人小声说道：“我得和您谈谈。”

“什么时候？”

“明天。”

“地点？”

“我的办公室，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的，不见不散。”

这时，维尔福夫人走了过来。

“谢谢您，亲爱的夫人。”腾格拉尔夫人说，并尽量挤出一个笑容，“没事了，现在好多了。”

第 64 章 突然出现的乞丐

渐渐地,夜色越来越浓。

维尔福夫人看看天色已晚,说她想回巴黎去。这正是腾格拉尔夫人想提又不敢提的事,留在这儿她心里很不好受。维尔福先生见妻子这么说,就率先向众人告辞。他还邀请腾格拉尔夫人一起回去,正好搭乘他们的马车,而且他的妻子一路上还可以照顾她。当时,腾格拉尔先生正在和卡瓦尔康蒂先生谈话,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说的话。

伯爵向维尔福夫人借药瓶的时候,注意到维尔福凑近了腾格拉尔夫人,向她说了些什么。维尔福讲话的声音很低,伯爵没有听清楚,但是也能猜出个大概。

对于维尔福夫妇的提议,伯爵并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两位太太坐维尔福先生的马车走了,莫雷尔、夏多·勒诺和德布雷则是骑马回去的。

腾格拉尔与卡瓦尔康蒂少校谈得越来越投机,不愿分开,就邀请少校乘坐自己的车回去。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看到自己的双轮车已经来到门口在那里等着了,他的马夫正用力拉住一匹铁灰色的高头大马。这个马夫看起来非常像英国的时尚人物。

席间,安德烈一直保持沉默。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担心自己在这么多大人面前说话过多,会闹出笑话,所以他只是睁大眼睛,用一种略带恐惧的目光看着检察官。后来,他被腾格拉尔缠住了。银行家见老少校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而他的儿子却温和而有礼貌,又联想到伯爵对他们父子的态度很是恭敬,于是认定老少校是个大富翁,是带着儿子到巴黎来游玩的,想让儿子增加一些阅历。腾格拉尔注视着少校小手指上戴着的那只大钻戒,心里因为有幸遇到大富豪而高兴。少校原本就是一个很细心周到的人,因为担心他的钞票遭遇什么不测,所以立刻把它变成了值钱的东西。

晚餐以后,腾格拉尔和少校谈起了生意,那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他还问到了他们父子的生活情况。父子俩事先已经知道,他们四万八千法郎和每年

的五万法郎都来自腾格拉尔，所以他们对这位银行家万分感激。看他们的样子，即使叫他们去和他的仆人握手，他们也会感到十分荣耀的。

卡瓦尔康蒂少校的沉默，使得腾格拉尔对他的敬意，或者说崇拜，加深了一些。少校恪守大诗人贺拉斯那句格言——不要大惊小怪，所以，只是说了世界上最大的鳗鱼产自什么地方，以向众人展示他见多识广，其余的时间不再多说一句话，而是默默地吃完了他自己的那份菜。见他这个样子，腾格拉尔觉得这桌宴席对于其他人来说虽然很丰盛，但对于卡瓦尔康蒂少校来说可能只不过是家常便饭。腾格拉尔心想，就像伯爵吃鳗鱼和小鲟鱼一样，卡瓦尔康蒂少校在卢卡的时候，肯定经常吃从瑞士运来的鲱鱼和从英国运来的龙虾。这么一想，他对卡瓦尔康蒂少校简直崇拜到了极点。

卡瓦尔康蒂少校对他说：“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明天去拜访您，顺便和您谈一下业务上的事。”

“十分欢迎！我会等您的。顺便说一句，如果您觉得不和您的儿子一同回去也可以的话，我真诚地邀请您坐我的马车回王子饭店去。”腾格拉尔满怀热情地说。

少校说：“噢，这没什么。我儿子能够照顾好自己，他有自己的马车。我们来的时候就不是一起来的，各自回去也没什么关系。”

随后，少校登上腾格拉尔的马车，并在腾格拉尔身旁坐下了。

腾格拉尔很佩服少校对经济事务的安排。据说，少校每年给他儿子的零花钱就有五万法郎。从这件事情上看，少校的财产可能高达五六十万利弗尔。

此时，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威严，安德烈大声地训斥他的马夫。他嫌马夫把那辆双轮马车停在了大门口，而没赶到台阶前，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多走几十步路。马夫一言不发，由着他辱骂。与此同时，马夫左手抓住那匹马的嚼环，右手把缰绳递给安德烈。安德烈从马夫手中接过缰绳，敏捷地把一只脚踩到马车的脚踏板上。那双闪闪发亮的皮靴格外引人注目。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安德烈还以为是腾格拉尔或伯爵忘了什么事，现在特地赶来告诉他。但是回过头来一看，面前这个人既不是腾格拉尔，也不是伯爵，而是一个陌生人。他的皮肤很黑，长着络腮胡子，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就像红宝石一样；他微笑着，露出了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块红布缠在头上，衣衫褴褛；他四肢强健，走路来骨骼都咯吱咯吱地响。安德烈回头看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那只放在他肩上的手，那只手就像是巨人的手一样，奇大无比。不知安德烈究竟是借着车灯的光已经看清了那张脸呢，还是被那个人的怪模样吓了一跳，只见安德烈打了一个寒战，往后跳了一步，紧张地问道：“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朋友,打扰你了,我想跟你谈谈。”头缠红布的人说。

“晚上你也四处讨饭吗?”马夫说着,上前挡住这个突然出现的怪人。

“我可不是讨饭的,朋友,我只想跟你的主人说几句话。半个月前,他曾经委托我办过一件事。”陌生人对仆人说,脸上虽然带着微笑,却明显有讽刺的意思。那怪怪的微笑让马夫觉得毛骨悚然,吓得他直往后退。

“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朋友。”安德烈说。他虽然很惊慌,但是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不让他的仆人看出来。

那人低声说道:“我不想步行回巴黎,我非常累,又没有像你那样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力气。说实话,我现在实在是坚持不住啦。”

安德烈听了他的话,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说道:“你究竟想怎样,不妨直说。”

“这你还不明白吗?我想坐在你漂亮的马车里回巴黎去。请你带我回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安德烈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但他没有开口说话。

“这种想法很奇怪,是吗?不知怎么的,我的脑子里突然有了这么个怪想法。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贝尼代托先生?”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望着那个年轻人说道,明显一副挑衅的表情。

听到这个名字,安德烈大吃一惊,急忙走到马夫面前,说道:“他说得没错,前几天我确实曾让他帮我办过一件事。现在我要问问他办得怎么样了。你先回去吧,进城以后雇辆马车,免得回到旅馆太晚。”

马夫诧异地走了。

安德烈说:“好吧,我们先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坐下来谈谈。”

缠头巾的人说:“可以啊,这个主意不错!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地方去,那里肯定会让你满意的。”随即,他拉住马嚼环,把双轮马车赶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有人发现他们。

“别以为你这辆马车真的有那么漂亮,让我觉得非坐不可!其实,我只不过是太累了,此外我还有点小事要和你谈谈。”

年轻人说:“你快上来吧!”

让人感到可惜的是,这一幕不是发生在白天,否则一幕难得一见的情景,会更令人吃惊。那个流氓重重地在绣花垫子上坐了下来,一屁股坐到了那个年轻的车主身边,其举止的粗俗令人咋舌。

马车向林外驶去。安德烈赶着车,一路上保持沉默,始终没和他的同伴讲一句话。那个人嘴角挂着微笑,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像是为自己能坐上这样舒适的马车而高兴。

出了奥特伊,安德烈回头看了一眼,确定没有人能看到或听到他们说话,然后勒住马,双臂交叉在胸前,对那个人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的生活,本来它是一片安宁的。”

“是的,这我知道,你的生活的确一片安宁。可是,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欺骗你?我怎么欺骗你了?”

“怎么骗我?这还要问吗?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我们在瓦尔桥分手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要经皮埃蒙特到托斯卡纳去,可是你根本没有那么做,却来到了巴黎。”

“这碍你什么事?”

“没碍我什么事,恰好相反,这样一来,我倒可以沾点儿光了。”

“哼,你想打我的主意吗?”安德烈问。

“你可真会用词啊!”

“我警告你,卡德鲁斯先生,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哟,哟,别生气啊,我的孩子,生气可不是一件好事。你应该知道的,都怪运气不好,嫉妒心才会牢牢控制着我。我原以为你是在皮埃蒙特或托斯卡纳当向导,混碗饭吃呢。当时我觉得你很可怜,心里很难受,就像可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知道,我总是喜欢称你为‘我的孩子’。”

“嗯,你还有别的事吗?”

“你应该有耐心!不要着急嘛!”

“我已经够有耐心的了,你继续说吧。”

“可是,我突然看见你穿着崭新的衣服,坐着有专门马夫驾驶的双轮马车,走过城门口,我当时大吃一惊,猜想你一定发现了什么矿,不然就是做了证券经纪人。”

“所以你就眼红了,是不是?”

“不,不,没有这回事。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很想向你道贺。可是,我这副样子会让你丢脸的,所以我就等待时机,争取单独和你见面,免得连累你。”

“是的,你很会挑时机!这,我不得不承认!你竟然当着我仆人的面来跟我讲话。”安德烈咆哮道。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你,就什么时候拦住你。你的那匹马跑得飞快,马车也很灵便,你就像黄鳝一样滑溜溜的,我怎么可能轻易抓住你呢。如果我错过今天晚上的机会,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抓住你了。”

“这是什么话?我又没有藏起来。”

“我真希望我的运气也能像你那样好，可是事与愿违，我必须躲藏起来。还得担心你认不认得我，好在你还认得。”卡德鲁斯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真是太客气了。”

安德烈说：“说吧，你想要什么？”

“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可不太客气呀，贝尼代托。我的老朋友，这样子可不好啊。你还是收敛一下吧，要不然我也许会给你添点儿小麻烦什么的。”

听了这话，年轻人的火气立刻小了许多，他让马慢慢地跑起来。

“卡德鲁斯，你不该对一个老朋友讲那样的话。你是马赛人，而我是……”

“这么说，你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了？”

“不知道。但是，我是在科西嘉长大的，难道你忘了吗？你年纪大了，又很固执，可我还年轻，意志也很坚强。恐吓是没有用的，不管是什么事，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慢慢商量。命运之神垂青于我，却抛弃了你，难道这是我的错吗？”

“是吗，命运之神垂青于你？据我所知，你的双轮马车、你的马夫、你的衣服，可都是租来的。不是吗？那就好！”卡德鲁斯的眼睛里射出贪婪的目光。

“噢！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来找我之前就调查清楚啦。可是，如果我也像你一样，身上披些烂布，头上缠上一块破布，脚上穿着一双破鞋子，你可能就不认我了。”安德烈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我的孩子，你把我看扁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了，我很快就会像你一样，穿戴整齐，十分富有。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假如你有两件衣服，肯定会给我一件的。你还记得吗？以前，你饿肚子的时候，我可是常常把我的汤和豆子分给你的。”

“是的，你说得没错。”

“那个时候你可真能吃呀！现在还那样吗？”

安德烈大笑起来，答道：“噢，是的，还是那么能吃。”

“你刚才出来的那座房子是亲王府吧。你怎么会到亲王家里吃饭呢？”

“他不是什么亲王，只是个伯爵罢了。”

“伯爵？看起来这个伯爵很有钱，对吗？”

“说得没错。但你最好还是别去跟他说什么，没准儿他会冲你大发雷霆。”

“好的，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做这种蠢事！我对你的伯爵根本不感兴趣，你只管留着自己享用吧。但是，你得有所付出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卡德鲁斯脸上带着微笑，这种微笑让人觉得作呕。

“那好，你想要什么？”

“我想，如果我一个月能有一百法郎，我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只靠一百法郎？”

“是的，你也知道，我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如果有了……”

“有什么？”

“有了一百五十法郎，我就可以生活得很快乐了。”

安德烈从口袋里摸出十个路易放在卡德鲁斯的手里，说道：“这是两百。”

卡德鲁斯说：“谢谢啦！”

“这样吧，每个月一号你去找我的管家，就可以拿到两百法郎。”

“你看，你又瞧不起我了。”

“没有啊。”

“你要我去跟仆人们打交道，难道你不知道我只和有头有脸的人来往吗？”

“好吧，那你每月一号到我这儿来拿吧。只要我有钱，是不会少了你的。”

“谢天谢地！我就说嘛，你是个好心人，很富有同情心。你是怎么交上这样的好运的，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听一听吧？”

“你打听这些干什么？”卡瓦尔康蒂问。

“你还不信任我，不愿意告诉我？”

“我没有不信任你。我已经找到我的父亲了。”

“什么！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吗？”

“当然，只要他肯给我钱花……”

“你就会尊敬他、服从他。他是谁？”

“卡瓦尔康蒂少校。”

“他喜欢你吗？”

“只要我听他的话，他就喜欢我。”

“是谁帮你找到他的？”

“基督山伯爵。”

“就是那栋房子的主人？你刚才就是从他家里出来的，是吗？”

“没错。”

“噢，原来伯爵是做这种生意的。那么请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找一个孙子，我想给别人当爷爷，怎么样？”

“好的，我可以帮你问问。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

“对，就是你。”

卡德鲁斯说：“你的心眼真是太好了，还要为我操心。”

“你看你这么关心我，我怎么可能不为你操心呢！”

“你说得没错！我嘛，我准备租一个高档一点儿的房间，穿上华丽的衣服，把胡子刮干净，然后到咖啡馆去读报纸。晚上的时候，我还要到戏院去捧角。我要装扮成一个退休的面包店老板。这就是我对以后日子的安排，你看怎么样？”

“很好！如果你按照你的计划老老实实过日子，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就像作家布苏埃先生那样吗？你要做什么样的人？一个法国贵族院的议员吗？”

“嗯，谁知道呢？”

“卡瓦尔康蒂少校或许已经是议员了，但遗憾的是，爵位承袭制早就已经被废除了。”

“别再谈这些了，卡德鲁斯！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快下车去吧。我们各有各的难处，得互相理解才是。”

“我不下车！”

“什么，你不下车？”

“你得替我考虑一下，我的孩子。我的头上缠着这样的手帕，脚上穿的根本算不上什么鞋子，而且我身上没有证件，口袋里却有十个拿破仑金币，我这个样子到了城门口一定会被逮捕的！他们审问我的时候，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就不得不说那些钱是你给我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去调查。他们会发现，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我就离开了土伦。随后，他们会把我送到地中海岸边，让我再次成为一〇六号犯人！噢，我还要做已经退休的面包店的老板呢，我可不想我的梦想化为泡影！不，不，不能这样，我的孩子。我想体体面面地待在首都。”

安德烈紧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的确，卡瓦尔康蒂少校的这个儿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倘若他的拧劲儿上来了，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他停了一会儿，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不经意地把手插进了口袋里，打开了一把袖珍手枪的扳机。

卡德鲁斯也一直紧盯着他的同伴，不敢有丝毫放松。此时，他把手伸到背后，慢慢地抽出了一把西班牙匕首。他一直把这把匕首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位朋友对彼此都有着很深的了解。

过了一会儿，安德烈又像没事人似的，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摸了摸他的红胡须。“卡德鲁斯，”他说道，“这么说你会生活得很快乐啦！”

“我会尽量让自己过得快乐些。”这位杜加桥客栈的老板边说边把他的匕首悄悄地插进了衣袖里。

“很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城吧。可是，怎么才能让你顺利通过城门，而不引起看门人的怀疑呢？在我看来，你坐我的马车比步行风险更大。”

“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卡德鲁斯说着便拿起马夫忘在车里的一件高领衣服,披在自己身上,又把卡瓦尔康蒂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装出一副怪怪的样子,就像一个大户人家的仆人在赌气似的。

“不是吧,难道让我光着脑袋吗?”安德烈说。

“这也没什么啊,今天风这么大,你就当帽子被风吹跑了。”卡德鲁斯说。

“好吧,我们继续赶路吧。”

“谁让你停下来的?谁不让你走了?我可没有叫你停下来。”

“嘘!”安德烈制止卡德鲁斯的喋喋不休。

他们顺利地过了城门。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安德烈停住了,卡德鲁斯跳了下来。

安德烈说:“哎,我仆人的衣服,还有我的帽子?”

卡德鲁斯说:“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感冒吧?”

“那我怎么办?”

“你?你不是还年轻嘛,可是我已经老了。再见,贝尼代托!”说着,他一头钻进一条小巷子里,跑得无影无踪。

“唉——”安德烈长叹一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一直幸福快乐!”

第 65 章 夫妻之间的龃龉

三个年轻人在路易十五广场分了手,各走各的路。德布雷向码头走去,莫雷尔沿林阴大道回去,夏多·勒诺顺着革命路走。莫雷尔和夏多·勒诺十有八九直接回家去了,德布雷却没有。他到了卢浮宫的旁门,就向左拐,策马穿过卡罗莎尔广场,飞驰过录克街,上了密可德里路,和维尔福先生的那辆双篷马车,同时来到了腾格拉尔先生府邸门前。维尔福的马车先把维尔福夫妇送到圣奥诺路,然后才把男爵夫人送回了家,所以并不比德布雷早到。

德布雷径直走进了那座房子的前庭,看起来他好像对这里的一切很熟悉。他把缰绳扔给一个仆人,然后回到车门旁边来接腾格拉尔夫人。德布雷伸出手扶着她,一直陪她走到前庭。

大门关上了,前庭里只剩下德布雷和男爵夫人。

德布雷问道:“爱米娜,你没事吧?伯爵只不过是讲了一个有点儿恐怖的故事而已,你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呢?”

“没什么,我的朋友。今天晚上,我的情绪本来就不太好。”男爵夫人回答说。

“不是这样的,爱米娜。”德布雷摇摇头,“你的这个理由根本无法使我信服。我注意到了,你刚到伯爵家的时候情绪很好。当然,腾格拉尔先生的表现是有点儿令人不太高兴,但我知道你一向不大理会他。是不是有人冒犯你了?如果是这样,请你告诉我他是谁,我去教训他。我是不会让任何人来冒犯你的。”

“没有这回事,吕西安,我向你保证!”腾格拉尔夫人回答,“的确是因为我的情绪不太好。今天他的脾气虽然很大,但我从来都没把他当回事。”

很显然,腾格拉尔夫人正在经受一种神经刺激,而这种刺激常常让女人们自己都难以说清楚。要不就像德布雷猜中的那样,她心里一定有某种不愿意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所以情绪才会那样激动。女人们经常出尔反尔,这是她们的特点,他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也就不再追问了。他学会了等待,等待一个更适合的机会,或是听她主动解释,或是再问问她。

在房门口,男爵夫人遇到了自己的心腹侍女科莉。

男爵夫人问：“小姐在干什么？”

“她练了一个晚上的钢琴，现在上床睡觉去了。”科莉回答说。

“可是我好像听到了弹钢琴的声音，不是她在弹吗？”

“那是路易丝小姐。”

“哦，来给我卸妆吧。”腾格拉尔夫人说。

三人都来到卧室，德布雷一下子躺在一张大睡椅上。腾格拉尔夫人什么都没说，带着科莉走进了更衣室。

“亲爱的德布雷先生，你说欧热妮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谈，你总是在抱怨这件事。”突然腾格拉尔夫人在门帘后面说。

德布雷正在玩弄一条小狗。那条小狗认得他，正在享受他的爱抚。“夫人，为这种事抱怨的可不仅仅是我。我好像记得马尔塞夫也说过，他简直无法让他的未婚妻说出一个字来。”他回答说。

“没错，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一切总有一天都会改变的。你会看到她主动走进你的办公室。”腾格拉尔夫人说。

“来我的办公室吗？”

“我是说部长的办公室。”

“她为什么要来呢？”

“去请求歌剧院给她一张聘书。她是那样迷恋音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像她那样痴迷的人。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却变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太可笑了。”

德布雷笑了笑，说道：“嗯，假如您和男爵同意的话，就让她来好了。我们可以设法给她一张聘书。只是像她那样的天才，我们所给予的这点报酬实在是太少了。”

“你去吧，科莉，这儿不需要你了。”腾格拉尔夫人说。

科莉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腾格拉尔夫人穿着一件睡衣走了出来，那件睡衣色彩艳丽、宽松肥大。她坐到德布雷的身边，然后若有所思地抚弄着那只长毛大耳朵的小狗。

德布雷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说道：“来，爱米娜，坦白地告诉我吧，你正在为一件事烦恼，对不对？”

男爵夫人急忙回答说：“不，不，没什么，真的。”但是，她简直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了。她站起身，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问道：“今天晚上我的样子很可怕吗？”

德布雷站起身，微笑着走向她，要用行动来回答男爵夫人的问题。

这时，门忽然开了。腾格拉尔先生出现在门口。

德布雷急忙回身坐好。

听到开门的声音，腾格拉尔夫人转过头来，看到丈夫站在门口，不禁一脸惊愕。

银行家说：“晚安，夫人，德布雷先生！”

男爵夫人还以为丈夫是来道歉的，为白天他所说的那些刻薄话。于是故意装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不理睬丈夫，却转向德布雷说道：“德布雷先生，随便给我讲点儿什么吧。”

对于这次来访，德布雷本来就略微感到不安，但看到男爵夫人如此镇定，就恢复了平静。他拿起一本书，书中夹着一把云母嵌金的小刀。

银行家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一点了，夫人还是早点休息吧。而且德布雷先生住的地方离这儿也挺远的。”

德布雷怔住了。腾格拉尔说话时的语气很平静，但在那种平静之中，态度却很坚决，某种不同寻常的坚决。今天晚上，他好像一定要违背一下他妻子的意思。

男爵夫人也感到极为震惊，她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丈夫，这种目光，平常肯定会在她丈夫身上发生什么作用的，但今天，腾格拉尔却没有理会。他故意装作全神贯注地在晚报上寻找公债的收盘价格，所以这次射到他身上的目光，对他一点儿作用也不起。

男爵夫人说：“吕西安先生，我现在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今天晚上我有许多多的事要对你讲，你得通宵听我的。即使你站着打瞌睡，也得听我讲完。”

“我听你的吩咐，夫人。”吕西安静静地回答。

“亲爱的德布雷，我劝你还是别自讨苦吃了！通夜不睡去听她的那些傻话，真是太不明智了！你明天白天不是还可以听的吗，假如你允许的话，今天晚上我要和我的妻子讨论一点儿正事。”银行家说。

吕西安和男爵夫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有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用询问的目光互相对望了一眼，像是要寻求对方的帮助来进行反击一样。但腾格拉尔毕竟是一家之主，他那种难以拒绝的意志占了上风，让他们无法反击。

做丈夫的终于胜利了一次！

“亲爱的德布雷，请别以为我是在赶你走，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腾格拉尔继续说道，“但有一件意外的事，我不得不要求我的妻子给我解释一下。我几乎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我不会有恶意的，请你相信我。”

德布雷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行了个礼，向外走去。慌忙之中，他竟然撞到了门框上，就像《阿达丽》的纳唐教士一样。“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常常笑话那些当丈夫的，但他们却很容易占上风。”关上身后的房门以后，德布雷自言自语道。

吕西安走后，腾格拉尔收起一本刚被打开的书，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看起来，他好像很生气。他开始玩弄那只哈巴狗。但那小东西却想咬他。腾格拉尔抓住它的脖子，一下子把它抛到了对面墙边的一张睡椅上。哈巴狗悲惨地叫了一声，然后就蜷缩到椅垫后面一动也不动了。很明显，这种不寻常的待遇是它从未遇到过的。

“你知道不知道，你进步了，先生？平常你只是粗鲁，而今天晚上你简直就是残忍。”男爵夫人说。

“是的，那是因为今天晚上我很生气。”腾格拉尔回答说。

爱米娜看着银行家，眼睛里满是轻视。平时，这种目光早会把骄傲的腾格拉尔激怒，但今天晚上他却没有理会。

终于，男爵夫人被丈夫那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惹恼了，她大喊道：“你很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与我何相干呢？把你的坏脾气带到你的银行里去吧。那些职员是你花钱雇来的，你去向他们发泄好了。”

腾格拉尔平静地答道：“夫人，你的建议是错误的，我不能那样。我的银行办公室就是我的财源，我可不愿意扰乱它的平静。我的职员对我都很忠实，都是替我挣钱的人。他们为我赚了很多钱，假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他们，你会发现，我给他们的报酬太低了。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发脾气。让我生气的是那些吃我的饭、骑我的马、又败坏我家产的人。”

“阁下，请你说明白点儿，那些败坏你家产的人是谁？”

“不要着急，要有耐心！我不会给你留任何悬念的，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我指的是谁。有人在一个小时之内挖去了我七十万法郎，那就是败坏我家产的人。”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先生。”男爵夫人极力掩饰她的激动，可是，她说话的声调还是改变了，脸也已经涨得通红。

“不，你明白，你非常明白。”腾格拉尔说，“假如你非要说不明白的话，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刚刚因为西班牙公债损失了七十万法郎。”

“原来是这么回事！”男爵夫人冷笑了一声，轻蔑地看着丈夫，说道，“你觉得这个损失应该由我来负责吗？”

“难道不是吗？”

“你认为你损失了七十万法郎是我的过错？”

“不是你的过错，是谁的？反正不是我的。”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先生，不要再跟我提到‘钱’这个字。我在我父母家里，在我前夫家里，可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字！”男爵夫人发疯一般地喊道。

“噢，这一点我相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

“还好,我没有染上你那种俗气,没有学会你从早到晚在我耳边翻来覆去地说个不停的那些银行惯用语。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种叮叮当当、把钱数了又数的声音,简直把我烦死了。只有一种声音比那个还要讨厌,那就是你讲话的声音。”

“听你这么讲,我感到很奇怪,我原本以为你对我的业务很感兴趣呢!”腾格拉尔说。

“你脑子里的这些怪念头难道是我引起的吗?”

“没错!”

“天啊,真的吗?”

“一点儿没错。”

“为什么?”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二月份的时候,是你最先告诉我海地公债的消息的。你说自己做了一个梦,看到一艘船驶进了阿弗尔港。它带来了一个奇怪的消息,说我们认为毫无希望的一种公债就快要还本了。我相信了你的梦,立刻买了许多海地公债,结果真的赚了四十万法郎,其中的十万按照约定给了你。那笔钱完全由你支配,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还记得三月份关于铁路承建权的问题吗?三家公司请求承建,每家提出的承诺都是一样的。你对我说,你的直觉告诉你应该把那个承建权交给南方公司。尽管你装作对投机买卖一窍不通,但你的直觉还是蛮厉害的。我听了你的话,收购了那家公司三分之二的股票。正如你所预见的,那种股票的价格突然涨了三倍,我赚了一百万法郎。我从那一百万里拿了二十五万作为你的私房钱,这二十五万法郎你是怎么花掉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讲到正题上来?”男爵夫人大声斥责道。她因为愤怒和烦躁而浑身发抖。

“耐心一点,夫人!听我慢慢讲。四月份,你到部长家里去吃饭,听到了一段有关西班牙事件的秘密谈话——唐卡洛斯先生被驱逐了。我买了一些西班牙公债。随后,驱逐事件就发生了。查理五世重新登基那天,我赚了六十万法郎,你也拿到了五万艾居。你可以随意处理那些钱,我不会过问的,因为它们都是你的。你今年共收到了五十万利弗尔,这没错吧?”

“没错,阁下,后来呢?”

“后来……后来,情况就开始恶化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希望我的态度足以表达我的意思。三天以后,你和德布雷先生谈论政治问题,他向你透露了一个消息——唐卡洛斯先生已经回西班牙了。于是,我把我

的公债全都卖掉了。这个消息引起了股市的混乱。我不是卖掉的，简直是白白送给人家的。第二天，报上登出说那个消息是假的。这样，一夜之间，我的损失高达七十万法郎。”

“这关我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我赚钱的时候分给你四分之一，现在我赔钱了，你也应该承担我四分之一的损失。你知道，七十万法郎的四分之一是十七万五千法郎。”

“哼，太可笑了！你为什么要把德布雷先生也扯进这件事里，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假如你拿不出十七万五千法郎，你就要向你的朋友去借，而德布雷先生就是你的朋友之一。”

“真不要脸！”男爵夫人大声喊道。

“不要指手画脚、大喊大叫，也别上演什么文明剧，好不好？不然的话，我就要把我曾经看到的一幕说出来：我看到你今年交给德布雷五十万利弗尔，就在这儿。他笑嘻嘻地接过去，并数了起来。他还说，他发明了一种赌博游戏，这种赌博游戏连最精明的赌客也从来没见过——赢的时候不必出本钱，输了又不用赔钱！”

“混蛋！你竟然敢指责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男爵夫人大喊道，她终于发火了。

“我没说我知道，也没说我不知道。你仔细想一想，自从我们结束实际夫妻关系以来的最近四年里，我所做的一切。我们分开后不久，你忽然心血来潮，要一个男中音歌手来指导你学习音乐。哦，对了，那个歌手在意大利戏院初次登台就一炮打响，并且很快就红得发紫。当时，我也正想去学习跳舞，便向那个在英国非常著名的女舞蹈家学习。之前，为了我们各自的学业，我曾支付出了十万法郎。我说什么了吗？没有！因为我知道家和万事兴，而十万法郎使一位贵妇人和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得到音乐教育和跳舞教育，这钱花得可不算多。可是，不久你就不学了，而是异想天开地想去跟部长的秘书研究外交。我同意了你的选择。只要你自己掏腰包付学费，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今天，我发现你在掏我的腰包！你的学习和生活，也许要我每月付出七十万法郎。到此为止吧，夫人！不要再胡闹了。如果那位外交家能免费授课，我还可以容忍，否则，他就别想再踏进我的家门一步！明白了吗，夫人？”

“太过分了，真是太过分了！你庸俗到了极致！”爱米娜大声喊道，并且哽咽起来。

“可是，你也并不高明，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俗话说，‘嫁鸡随鸡’。你的行

为已经验证了这句话。”腾格拉尔说。

“侮辱！这简直是一种侮辱！”

“没错。让我们冷静下来，理智地分析一下事实吧。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事，除非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也能以同样的态度来对我。对我的钱，你说你毫无兴趣，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你自己的钱怎样花随你，但别想从我这里拿钱。至于这是不是阴谋诡计，我不得而知。该不是因为我是反对党，而且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部长对我怀恨在心，于是与德布雷先生串通好，想让我破产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为什么不可以？难道让我认为那是一封假急报？先后两封急报的内容竟然完全相反！谁听说过这样荒唐的事？我敢肯定，这是在故意捉弄我。”

“这是一次误会，先生。”男爵夫人低声下气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那个雇员已被革职，他们已经下令，要逮捕他，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吗？要不是他事先逃走了，现在一定被抓住了。他之所以逃走，说明他知道自己犯了错。”

“是啊，这次误会让大臣一夜没睡，让国务秘书涂黑了几张纸，让傻瓜们大笑，而我呢，却丢掉了七十万法郎！”

“好吧，就算像你所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德布雷先生在捉弄你，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却要冲着我嚷嚷呢！你们男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女人来负责？”爱米娜提高声音说。

“难道是我想要认识德布雷先生的吗？是我和他混得那么熟吗？是我相信他的那套鬼话的吗？是我想搞投机的吗？是我要他来给我些什么忠告的吗？哼，这一切还不都是你引起的？”

“可是，你以前也得到过好处……”

腾格拉尔耸了耸肩，也大声说道：“你真是个蠢女人！你以为你玩过几次阴谋，而没有被巴黎人察觉，你就是天才了？就算你的越轨行为瞒过了你丈夫，也只不过是要小聪明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女人都会耍这种小聪明，因为一般来说，做丈夫的都不愿意正视这种事。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你以为靠你那些花言巧语就可以骗过我了吗？十六年了，或许我不是每一件事都知道，但你的那些丑陋行为我都了如指掌。结果怎么样呢？你的那些朋友，从维尔福先生到德布雷先生，在我面前都会发抖。因为，他们很清楚我的身份，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敢像我今天谈论他们那样来谈论我。对你，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你能尊重那个头衔。你使别人觉得我很可恨，这个我可以容忍。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让我在别人面前出丑。最重要的是，你想让我倾家荡产，我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的。”

本来男爵夫人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一听到“维尔福”三个字，她立刻

跳了起来，伸直了双手，脸色变得煞白，像是要赶走一个鬼魂似的。她向丈夫走了几步，像是要揭穿那个他至今未知的秘密。

“维尔福先生！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你的前夫纳戈尼先生，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银行家，或许既是哲学家又是银行家，他发觉在自己离家九个月之后，你竟然怀了六个月的身孕。并且奸夫是一位检察官。他知道，和检察官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含恨而终。的确，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容忍了这种事，而且还觉得很得意。我之所以能在商业上成功，原因之一也就是‘我能忍’。你的前夫为什么不杀了维尔福，却杀了他自己呢？原因很明显，就是他没有钱。可是我有钱。德布雷先生让我损失了七十万法郎，他对那笔损失也应该承担责任。我们按照原来的协议办吧。否则的话，我就让他宣告破产，就为了那十七万五千利弗尔，并且让他永远不再露面，像所有宣告破产的人那样。我承认，当他的消息可靠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当他的消息不准确的时候，在世界上找五十个比他好的人，也不是一件难事。”

腾格拉尔夫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生了根似的。最后，她准备接受这个最后的打击，竭力挣扎起来，却没有成功，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她想着维尔福，想着那次晚宴的情形，想到这几天来一连串的不幸，使她的家变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谈资，平静的气氛被搅乱了。

她装出一副要晕倒的样子，可是腾格拉尔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径直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后来，腾格拉尔夫人从昏迷的边缘恢复过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 66 章 婚姻计划

第二天,到了某个特定的时间,德布雷的双人马车并没有在前庭出现。平时,在这个时间,德布雷都会顺途来拜访腾格拉尔夫人。

十二点半左右,腾格拉尔夫人吩咐备车出去。腾格拉尔躲在一张窗帷后面观察腾格拉尔夫人,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吩咐仆人,腾格拉尔夫人一回家就马上来通知他。

两点钟了,她还没回来。腾格拉尔吩咐套车,来到下议院,在就预算问题的发言名单上登记了自己的名字。从十二点到两点,腾格拉尔一直待在书房里,拆开一封封的信件,胡乱写一些数字。愁闷紧紧困扰着他。他接待了一些客人,其中包括卡瓦尔康蒂少校。少校准时在前天晚上约定的那个时间来访,还是像往常一样——古板和严谨。他来和银行家了结他的事务。办完这些事,腾格拉尔来到议院开会,他的情绪异常激动,猛烈地批评了内阁,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愤懑。离开议院,上了马车之后,他告诉车夫去香榭丽舍大道二十号。

伯爵正在家里和一个客人谈话,腾格拉尔只好在客厅里等候接见。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长衣的神甫,好像跟伯爵很熟。神甫没有在外面等,只是鞠了一躬,就径直向里面的房间走去。

一分钟之后,神甫走进的那扇门又打开,伯爵出来了。“对不起,亲爱的男爵,让您久等了。我的朋友布佐尼神甫刚到巴黎,好久不见了,所以同他多聊了一会儿。刚才他经过这儿的时候,也许您看见了。劳您久等了,希望您能理解。”

“没什么,这都怪我选错了时间,不该这个时候来拜访,我还是先回去吧。”腾格拉尔说。

“不,不,请不要走!您坐一坐吧。您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到底怎么啦?我很为您担心!一个资本家,如果愁眉苦脸,那就像天空出现了彗星一样,预示着世界上就要发生某种灾难了。”

“最近我的运气不好,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腾格拉尔说。

“是吗?您是指在交易所栽了跟头吗?”伯爵关切地问。

“不，那件事已经过去了。的里雅斯特的一家银行倒闭了，我有点儿无法承受。”

“真的！您是说雅格布·曼弗雷特的那家银行吗？”

“不错。这位先生和我已经合伙做了多年的生意了，每年往来的账额高达八九十万法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从来没有拖延过日期，他就像一位亲王一样，出手大方。这一次，我预支给他一百万，而最后雅格布·曼弗雷特先生的付款却延期了！”

“是吗？”

“您以前听说过这种倒霉的事情吗，亲爱的伯爵？我向他支取六十万利弗尔，结果钱没拿到，支票被退了回来。我手里还有他出的四十万法郎的汇票，他签过字，这个月月底到期，按规矩是向他在巴黎的代理人兑取。今天是三十号，我派人去取钱，那位代理人竟然跑了！再加上西班牙公债的事，我这个月可真够惨的。”

“西班牙公债让您受了很大的损失吗？”

“是啊，我损失了七十万法郎。”

“是吗？您是一个老手了，怎么会受这么大的损失呢？”

“咳，别提了，都是我太太的错。她做梦看见唐卡洛斯先生回到了西班牙，然后就告诉了我。她说，这是一种磁性现象，她的梦常常会变为现实。她还经常把她的梦告诉我。我相信了她的话，允许她去做投机生意。投机用的钱是她自己的，不是我的，她有自己的银行和她的证券经纪人。在做西班牙公债这笔生意时，她输了钱，一下子损失了七十万法郎。这么大一笔钱离开太太的腰包时，丈夫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这件事早已闹得满城风雨了，难道别人没有给您讲过这件事吗，伯爵先生？”

“是的，我听人说起过，却不了解详细情形。证券交易所里的事，我不是太懂，任何人都比我懂得多。”

“是吗？这么说来，您不做投机生意？”

“光是管理我的收入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我哪里还有心思投机呢？除了管家，我还不得不雇一个管账的和一个小伙计。至于唐卡洛斯先生回西班牙的事，报纸上不是也谈到过吗？我想，男爵夫人恐怕不是在做梦吧。”

“您相信报纸上的消息吗？”

“不信，一点都不信。但《消息报》是例外，它所公布的消息都是真的，都是急报局的消息。”

“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感到很纳闷。唐卡洛斯先生回西班牙一事，就是

来自急报。”腾格拉尔答道。

“这么说,仅仅一个月您就差不多损失了一百七十万法郎!”伯爵说道。

“不是差不多,是确实损失了那么多。”

“这可真糟糕!”基督山摇头叹息,同情地说,“这对于一个三等富翁来说可是一次重创。”

“三等富翁?”腾格拉尔很不高兴,觉得好像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向来把富翁分为三等:那些手中有宝藏,在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这些国家拥有矿藏、土地、不动产,并且宝藏和财产的总数约为一亿左右的,我称他们为头等富翁;那些制造业或股份公司的大股东,担任要职的总督,小国的王室贵族,年收入一百五十万法郎,总资产在五千万左右的,我把他们视作二等富翁;最后,那些单纯靠搞投机买卖,靠意志或机遇赚钱,经受不起银行倒闭和时局急变,随时有被吞并、兼并的危险,资本大约有一千五百万左右的,我称他们为三等富翁,依我看,您是属于这一种吧?”基督山说。

“您说得真准,是这样的。”

“照这样下去,不出六个月,一个三等富翁就得处于破产边缘了。”伯爵平静地说。

“噢!”腾格拉尔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您在开玩笑吧?”

“那就姑且算是七个月吧!您有没有仔细想过?一百七十万的七倍差不多就是一千二百万,要是之前您能反省一下的话,绝不会把您的本钱拿出来冒这个险,因为本钱对于投机家来说,就好比我们的皮肉一样。我们都要穿衣服,我们也都知道有些人的衣服比别人的华丽。但当他死之后,同样的只剩下皮肉。同样,当退出商场时,您最多只不过剩下五六百万的本钱而已,因为三等富翁的实际资产绝不会超过他表面上的四分之一。给您打个比喻,这就好比铁路上的火车头,正因为它的四周常常有煤烟和蒸气包围着,所以才显得比实际要大得多。”基督山平静地说,继续他的思考推理,“在您那五六百万本钱里面,您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两百万,您的信用和表面资产肯定也会相应地缩小。打个比方说,现在您的皮肉已经开裂,已经流血,如果再重复三四次,势必会致您于死地。啊!我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您可千万得当心。如果需要钱的话,我可以解囊相助!”

“您可真会计算,但您的预测可真让我失望!”腾格拉尔一副不屑的样子,“尽管这次我在西班牙打了败仗,在的里雅斯特也没捡到便宜,但是我还有投机的买卖可以赚钱,这样不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了吗?而且我相信我的海军会在印度截获到大商船,我派遣的墨西哥先遣队一定会发现矿藏。”

“您预想得太好了！但恐怕旧伤复发。”

“不可能，我不打没有胜算的仗。想弄垮我的话，那可能得有三个政府垮台。”腾格拉尔胸有成竹地说。

“这可不好说，这种事不是也发生过吗？”

“那除非地里长不出庄稼。”

“您记得七年丰七年灾的故事吧？”

“那除非海枯石烂，就算到了那一天，不还可以把船只改成车辆吗？”腾格拉尔继续辩解着。

“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您能这样想简直太好了！是我看错了您，您应该属于二等富翁。”

此刻，腾格拉尔的眉头完全舒展开来，露出了笑容，这笑容使基督山联想到画家们常常画在废墟旁边的残月。

腾格拉尔自信地说道：“我想这种荣誉我当之无愧，既然说到生意，那您认为我该如何对卡瓦尔康蒂少校先生？”

“假如他给您的票据仍然可信的话，那就给他钱呀！”

“这办法好！”腾格拉尔说，“今天早上他还拿来一张四万法郎的支票，是布佐尼神甫开给您，经您签字以后转给我的，可以凭票即付，我当时就把四万法郎的钞票数给了他。”

基督山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另外，”腾格拉尔说，“他还替他的儿子在我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

“方便问一下，他准许他儿子用多少钱呢？”

“一个月五千法郎。”

“那一年才六万法郎，五千法郎一个月叫一个年轻人怎么活，我早知道卡瓦尔康蒂是个吝啬鬼，果真如此。”基督山耸了耸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

“是啊，您知道，如果他儿子想多要几千……”

“千万别透支给他，那老的肯定是不认账的，您不了解这些意大利富翁，他们是铁定的守财奴，哪家银行给他们开的委托书？”

“哦，是佛罗伦萨信用最好的芬济银行给他开的。”

“我不是在说您会吃亏，但您最好严守委托书上的条款。”

“您就那么不信任卡瓦尔康蒂？”腾格拉尔稍有疑惑地问。

“我？那倒不是，只要他签字，我垫付六百万给他都可以，我是指我们刚才提到的二等富翁，跟他们得按照原则办事才行。”

“卡瓦尔康蒂虽然有钱，但是他很朴素。我还一直以为他不过就是一个少校。”

“您说得对，他确实没什么风度，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也觉得他是个潦倒的老中尉，意大利人都这样，不像东方的领导那样光芒四射，他们就跟犹太老头儿一样不起眼。”

“不过那年轻人要好一点。”腾格拉尔补充说道。

“总的来说，他似乎很不错。不过，或许有点神经质，我有点替他担心。”

“这话怎么讲？”

“我可是听说以前他出门旅行，都会有一位严厉的家庭教师跟在身边，甚至从没出来社交过。您在我家见到他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来巴黎，第一次踏入社交圈。”

“在意大利，那些贵族阶层的通婚只是在内部进行吗？只有门当户对，他们才满意吗？”腾格拉尔嘀咕着。

“一般来说是那样的，不过卡瓦尔康蒂凡事都喜欢与众不同，他这次很有可能打算在法国选个儿媳妇。”

“是吗？这倒很有意思。”

“的确是这样的。”

“您听人谈论过他的家产吗？”

“关于他家产的说法有许多，有些人说他有几百万，有些人说他很平常，没什么真东西。”

“您觉得呢？”

“这不大好说，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别影响您的判断。”

“那您的意思是——”

“卡瓦尔康蒂曾带领大军镇守过边关好几个省，像这些边防大将，尽管看起来好像个个面黄肌瘦的，其实财产都深藏不露，然后他们会秘密地把这些财产传给子孙后代。”

“肯定是这样，您看他们连一寸地产都没有，可真是在装穷。”

“我知道卡瓦尔康蒂在卢卡有座大厦，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产。”

“啊！他在卢卡有座大厦，那可值钱了。”腾格拉尔满脸堆笑。

“是很值钱，不过您也知道他是个吝啬鬼，他把大厦租给了财政部长，自己住一所简简单单的小房子。”

“算了，别说他的这些事了。”

“其实，我跟他也仅仅见过三次，几乎不怎么认识，他的事情都是听布佐尼神甫说的。今天早上，布佐尼神甫还说起他，听说他为他的儿子制订了一个投资计划，打算把藏在意大利的几百万财产投到法国或英国，准备赚个几倍。不过，

尽管布佐尼神甫是可信的,但我也不能确定这个消息就是真的。”

腾格拉尔说:“没有关系,谢谢您给我提供的消息,想必我的出纳如果知道了卡瓦尔康蒂的身份,肯定会很高兴的。对了,像他这种人娶儿媳妇,会不会分财产给对方?”

“噢,这得看具体的情况。有一位意大利亲王,他是托斯卡纳最高贵的贵族,可谓富比金山。如果他儿子的婚姻令他满意,可以给他们几百万;要是不满意,每月就只给三十个艾居。安德烈的婚姻假使能得到他的认同,他可能会给一两百万,甚至可以达到三百万。比如说,对方如果是银行家的女儿,那他可能在亲家那里想的是投资,捞点儿好处。如果对未来的媳妇不中意,那他肯定会牢牢地锁上金库,一个子儿也不会拿出来。那样安德烈先生就只有玩玩纸牌、掷点骰子,过着像巴黎的纨绔子弟那样的生活了。”

“啊!”腾格拉尔满脸惊讶,“那得娶像巴伐利亚或秘鲁的公主那样的贵族,她们极其有钱。”

“这倒不会,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大贵族都喜欢和平民通婚,还像朱庇特那样爱搞人神联姻。但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您问这么多,莫非想与安德烈联姻不成?”

“说实话,我是投机家,这生意实在是不错!”

“想必您是在打腾格拉尔小姐的主意吧,可她不是跟阿尔贝订婚了吗?要这样,阿尔贝非割断安德烈的喉咙不可。”

“阿尔贝?他不会把这当回事的,马尔塞夫先生倒是曾和我谈过这件婚事,只是马塞尔夫夫人和阿尔贝……”

“您的意思是阿尔贝配不上您的女儿?”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

“也是,特别是如果急报局不出什么问题的话,腾格拉尔小姐会有大笔的财产的。”

“噢,我并不仅仅觉得他们在财富上有差距,我想问……”

“什么?”

“您为什么没有邀请马尔塞夫一家呢?”

“我邀请了,但他推辞了,说是马尔塞夫夫人要去迪埃普度假。”

“哈哈,”腾格拉尔说着大笑起来,“海滨的新鲜空气对她当然好。”

“为什么?”

“她年轻时就住在那里。”

基督山皱了皱眉头,但马上又恢复一脸的平静,继续说道:“尽管阿尔贝没

有腾格拉尔小姐有钱,但他的身份很高贵。”

“他是高贵的,但我也不差。”

“一家有五世纪历史的贵族与只有二十年历史的贵族相比,谁更高贵,您当然清楚。尽管您有爵位,但这种自古以来的偏见,您不会不知道。”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宁愿选择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腾格拉尔用略带讽刺的口吻,微笑着说道。

“但在我看来,马尔塞夫伯爵比卡瓦尔康蒂少校要出色。”

“慢着,亲爱的伯爵,您是说马尔塞夫?您不是一向很聪明吗?”

“这当然。”

“家谱学你懂吗?”

“懂一点。”

“噢,我的徽章,您看看,比马尔塞夫的价值高得多。”

“为什么?”

“因为自始至终我都姓腾格拉尔,尽管不是世袭的男爵。”

“这又怎样?”

“而他并不姓马尔塞夫。”

“怎么会?我不明白您说的。”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伯爵,是他自封的,而我才是加封的男爵。”

“这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

“亲爱的伯爵,是真的,马尔塞夫是我三十年来的朋友。您也知道,为了名誉和地位,我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从没有忘记过我的出身。”

“您确实有风度、很谦虚。”

“想当年我做公司职员的时候,马尔塞夫不过是个渔夫。”腾格拉尔洋洋得意地说。

“那他以前叫什么?”

“弗尔南多。”

“姓什么?”

“蒙德戈,弗尔南多·蒙德戈。”

“您确定?”

“我想是的,我以前常在他那里买鱼,所以知道他的名字。”

“您既然知道,之前为什么还考虑把女儿许配给阿尔贝?”

“因为现在他成了贵族,有钱有地位。在有些事情上,人们总是说起他,却很少提到我。”

“哪些事情？”

“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经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在希腊听到的有关弗尔南多·蒙德戈的事。”

“是和阿里总督有关的那件事吗？”

“是的，没错！就是那件。”

“这件事一直是个谜。毫不掩饰地说，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都要把这事情查清楚。”

“您要真想查清真相，是很容易的。”

“容易？谈何容易？”

“您跟希腊那边的银行有来往吗？”

“有啊。”

“与亚尼纳呢？”

“有的。”

“这就容易多了，您写封信给亚尼纳的银行，问一下一位名叫弗尔南多·蒙德戈的法国人，在阿里·泰贝林遇难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

“对！这样，我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我马上写。”腾格拉尔嗖地一下站了起来。

“您写吧。”

“那当然，我一定要查清楚的。”

“如果您得知有损他名誉的事……”

“我会告诉您的。”

“谢谢！”基督山说。

腾格拉尔三步并两步地冲出房间，跃上马车，疾驰而去。

第 67 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我们的视线暂且远离飞驰而去的银行家,来看一看腾格拉尔夫人早晨到底去了哪里。

十二点半的时候,也就是腾格拉尔没有出门前,腾格拉尔夫人已经吩咐备车了。今天她没有特别打扮,看起来跟普通的女人没什么两样。马车沿着圣日耳曼路朝马扎林街驶去,最后停在新桥巷。下车后,她穿过那条小巷,在戈尼茄路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一坐进车厢,她就掏出一张厚厚的黑色面纱,系在帽檐上,然后戴好帽子,对着小镜子照了照。想到别人只能看见她明亮的双眸和白皙的双手,她会心地笑了笑。马车穿过多芬广场,在哈莱路停了下来。车门一开,她顺手递出车钱,纵身下车,轻快地踏上台阶,很快进了高等法院的大厅。

那天早上有一件大案子要审理,嘈杂的人群挤满了大厅,很少有人注意到腾格拉尔夫人。她径直穿过大厅往维尔福先生的候客室走去,一大堆人等候在那里,腾格拉尔夫人甚至连名字都还没有报,接待员一看到她,就立刻迎了上来,问她是不是检察官约见的,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便领她从秘密通道进了维尔福先生的办公室。

此刻,维尔福法官背对着门,坐在一张手扶椅里,正写着什么。

“夫人,请进。”接待员说完,随后拉上门。

检察官一直一动不动,直到走廊里接待员的脚步声完全消失,才突然转身站起来,跑去锁门,“唰”地拉下窗帘,仔细看了看各个角落,确定没有人能看到或是听到办公室里的情况,这才放心地迎上来。“谢谢您,夫人,谢谢您准时过来。”他边说边拉了把椅子过来。

此时,腾格拉尔夫人的心怦怦直跳,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看见有椅子,她便迫不及待地坐了下来。

“夫人,”维尔福转动椅子,面对着腾格拉尔夫人,“夫人,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单独而且愉快地聊过天了,不过很抱歉,今天我们一见面,就要展开一个痛苦的话题了。”

“可是，先生，尽管这次谈话我肯定比您痛苦，但是您一说，我不也来了吗？”

维尔福苦笑着，像是在自言自语：“俗话说，任何悲欢离合都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印记，一步一个脚印，这就好比爬虫在沙土上留下痕迹一样。哎！对很多人来说，这可是血泪印染出来的痕迹啊！”

“先生，”腾格拉尔夫人说，“我求求您，想必您也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所以别再折磨我了。我全身颤抖地坐在这里，想到那些曾经在这里进出的人，她们满心愧疚、全身战栗……噢！我得用尽全部的智慧，才能相信我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您也不是令人生畏的检察官。”

维尔福摇了摇头，哀叹着说：“但我觉得自己正坐在罪犯的椅子上接受审判，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检察官。”

“您？”腾格拉尔夫人很惊讶。

“是的，我就是这样的感受。”

腾格拉尔夫人那双明亮的眼睛一闪，说道：“先生，依我看，是您把情况放大，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您说的这种经历，所有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都经历过，当我们满怀激情的时候，快乐总与悲伤交织在一起。福音书里不就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吗？好在最终走上正途的例子给了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许多宽慰。因此，可以说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因为我们也备受痛苦的折磨，尽管不能免去一切罪责，但我们还能赎罪。而你们这些男人，即便是犯了错，也不会受到指责，更荒唐的是越多的非议反而更能提高你们的地位。您哪里需要为此痛苦呢？”

“夫人，”维尔福说，“您也知道，我不是虚伪的人，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如果说我的额头总是紧皱着，显得特别严肃，那是因为有许多的不幸和愁苦困扰着我；如果说我冷酷无情，那是为了能承受住无数的打击，所以只有让心变得僵硬起来。其实，年轻时候的我并不是这样的，就在我订婚的那天晚上，在马赛高碌路侯爵府，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当时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从那之后，我变了，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变了。我想要得到的东西，一般来说也是其他人想得到的，所以我必须打败所有挡住我道路的人，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被动的或是无意的。在没有犯错之前，我们做事总是有正当、充分、非做不可的理由，于是一时兴起，就在迷惑、害怕中酿成了大错，之后才意识到本来用正当的手段就能解决问题，错误本可以避免，但是事先我们却看不见。于是我们自责、反思：为什么选择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呢？而你们女人就不同，女人很少自责、后悔，因为你们的事情往往由不得自己，通常都是别人将不幸强加于你们的，你们犯下错误几乎都是由于别人的原因。”

“但不管怎样,先生,有一点您得承认,”腾格拉尔夫人说,“哪怕那件事情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昨晚我已经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惩罚。”

“可怜的女人!”维尔福握紧她的手说,“这对您来说的确太残酷了,您已经遭受了两次打击,但现在——”

“怎么?”

“嗯!我不得不告诉您,您必须打起勇气,继续走下去!”

“上帝啊!”腾格拉尔夫人惊恐地叫起来,“还要继续?”

“您只看到了以前的事情,嗯,以前都已经够糟了,但是您还得设想一下将来的情况,也许更残酷!”

腾格拉尔夫人知道维尔福向来镇定自若,现在他的激动让她感到无比的害怕,她想大声疾呼,但声音在喉咙处又被噎下去了。

“是什么勾起了我们可怕的回忆?”维尔福叫嚣着,“它像幽灵一样,从坟墓底下钻了出来,直入我们心灵深处,挑起无比的恐惧,吓白了我们的脸,羞红了我们的额头?”

“唉!”爱米娜说,“这不过是一个巧合。”

“巧合!”维尔福说,“不,不,夫人,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一定有的,这一切不都是恰巧吗?基督山伯爵买下了那座房子,难道不是恰巧吗?然后恰巧去花园,恰巧挖土,我那可怜的孩子的尸体就恰巧在花丛底下被挖了出来,这一切难道不是巧合吗?可怜的孩子,我甚至吻都没有吻过他,我曾为他流过多少伤心的泪水啊!听伯爵说挖到尸骸的时候,我死的念头都有了。”

“哦!夫人,并不是这样的,我正想告诉您,”维尔福很沉重地说,“不,花丛下面并没有尸骸,不,孩子并没有被挖出来,您不用悲伤哭泣。我们应该颤抖才是。”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腾格拉尔夫人全身发抖。

“我的意思是,那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基督山伯爵不可能在树丛下挖到尸骨,不可能找到什么箱子。”

“什么?没有?”腾格拉尔夫人瞪直了大眼,她显然不敢相信,眼睛直盯着维尔福,“没有!”她重复了一遍,好像要用自己的声音挽留住这句话。

“没有!”维尔福低下头,双手捂着脸说,“没有,根本没有!”

“那您把我那可可怜的孩子埋到哪里了,先生?您为什么要骗我?您说呀!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我是把孩子埋在那里了!但是您听我说,您要是知道这二十年来,都是我一个人承受着这份折磨,您肯定会同情我的,我从没想过让您分担,但现在我必须得说了。”

“天啊！您快说吧！尽管我吓坏了，可我还是得知道！”

“您还记得吧，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您奄奄一息地躺在挂满红绸窗帘的房间里，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孩子的降临。孩子生下来交到我手上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声息，不哭又不动，我们都以为他死了。”

腾格拉尔夫人猛地一下立起身，像是要跳起来。维尔福捏紧她的双手，像是在安抚她，恳求让他说下去。

“我们都以为他死了，”他重复说，“当时没有棺材，我只能把他放进一个箱子里。我提着箱子来到楼下的花园里，急忙挖了个坑，把箱子放了进去。当我正要把土盖上时，忽然，一个影子一晃，我看见了一个科西嘉人，他的胳膊猛地伸了过来，我眼前闪过一道亮光，然后只感到刺骨的疼，冰一样的冷颤直击我的体内，我想喊，但喊不出来，我昏倒在地，以为自己就要死了。等我醒来后，我竭尽全力拖着身体，一步一步地爬到了楼梯口。在楼梯口我见到了您，您当时崇高的勇气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您让护士搀扶着，硬撑着回到了您的家里。我为这次受伤找了个借口，对外说是跟人打斗造成的。原本以为别人会知道我们的事，可当时，我们的这个秘密还是守住了。

“后来，我被送到了凡尔赛，跟死神搏斗了三个月，最终，看到了一丝生的希望。之后我又被带到南部去了，四个人抬着我从巴黎到沙隆，每天只能走十八里路。维尔福夫人则坐马车跟在后面。到了沙隆，又乘船从索恩河到罗纳河，顺流直到阿尔，之后我继续被抬着前往马赛。我的伤是在六个月之后才痊愈的。我没有您的消息，也不敢四处打听您的情况。直到我回到巴黎，才得知纳戈尼先生去世了，而您也已经嫁给了腾格拉尔先生。我神志恢复之后，脑子里装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孩子的尸体。每天晚上，我都与他在梦里相见，他总是从埋葬他的那个地方爬出来，在那里绕来绕去，并且用凶狠的目光盯着我。

“我回到巴黎，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听那座房子的情况，从我们走后，那座房子一直没人住，但是刚被租出去了，九年的租期。我找到租房的人，骗他说我不愿意看到岳父母的房子里住其他的人，我恳请他们转让给我。他们开价要六千法郎，别说六千法郎，就是一万我也要租下来。我带着钱去，让他在退租契约上签了字。在得到了那张重要的契约后，我立马飞奔到奥特伊。从我离开之后，那座房子还没有人进去过。

“那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上楼来到那个依然挂着红缎窗帘的房间，等待着天黑。这时，一年以来，一直困扰折磨我的那些念头，一时间全都涌上了心头。我想，袭击我的那个科西嘉人，为了给亲人报仇，从尼姆一直跟踪我到巴黎，他躲在花园里肯定看到了我挖坟埋孩子，也许他还会去打听您，也许他当时就知

道了。难道他没有想过将来以此来敲诈您吗？如果他知道我并没有死，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复仇方法吗？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所有的线索和证据都抹掉，让那些事仅存在我的记忆里。这就是我要取消那租约的原因。我一个人静静地在房间里等待着夜幕降临，直到深夜。我总觉得门背后藏着个人，风吹得门窗哗哗直响，我蜷缩在漆黑的屋里不禁打了个冷颤。我仿佛听到您在我背后的床上呻吟，我又不敢回头，我的心好像要跳了出来，我甚至怕这猛烈的跳动使我的伤口开裂。过了一會兒，这些声音都消失了，我告诉自己不用怕，没人会看到我或者听到我的动静。于是，我决定下楼去。

“爱米娜！您是知道的，我并不比别人胆小。但当我从怀里摸出开门的小钥匙，说到小钥匙，它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您曾经还想把它套在金戒指上呢。我一开那扇门，只见一束月光透过窗户在楼梯上形成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影子。我吓得倒在墙上，差点叫出声来。过了一會兒，我终于镇定下来，尽管双腿仍然抖得厉害，但我还是紧紧抓住扶栏，一步一步地走下楼去。我明白我不能松手，一松手我肯定会摔下楼去。等我走到门口，发现这扇门外靠墙处有一把铲子，我提起它就往花园里走去，随身还带着一盏手提灯，走到草坪中央，我停下来点亮灯，借着微光继续朝树丛走去。

“那时是十一月底，树木只剩下干枯的树丫了，整个花园一片死寂。落叶在我脚下簌簌直响。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枪，紧握在手上。树林里仿佛一下子又闪过那个科西嘉人的身影，我用手提灯四处照了照，确定没看见什么。猫头鹰凄凉的叫声像是在召唤黑夜里的幽魂，除了它的叫声时而打破黑夜的寂静外，就没有其他的声音来打搅我的行动了。

“我来到去年挖坑的地方，把手提灯挂到树枝上。经过一个夏天之后，周围的草都已经长得很茂盛，秋天过了也没人去除草。不过，我一下子注意到了一块草长得稀少的地方，这就是我挖过的地方。想到这是我期待了一年的事情，我马上用力地挥舞着铲子，原以为一铲下去就会碰到硬东西，可一铲比一铲用力地挖下去，尽管我挖的洞有之前的两个那么大，但依然没有任何发现。刚开始我想是不是自己挖错了地方，我转回身，往树丛四周看了看，仔细回想去年的情形。刺骨的寒风横扫过树林，我额头上的汗珠却直往下淌，我想起当时我正一手扶着一棵金雀花树，一边往坑里填土，把它踩实。在我身后立着一块假山石，它是散步时休息用的。我顺势倒下时，手松开了树，碰到了一块冰凉的石头，现在我的身后依旧是那块石头，为了确定一下，我故意倒下去，确定就是这个位置。我又爬起来继续挖，那个坑越挖越大，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那只箱子不见了！”

“箱子不见了！”腾格拉尔夫人尖叫道，吓得几乎快死过去了。

“不要以为我会就这样放弃，”维尔福继续说，“不，我想那个刺客挖到箱子，以为是宝物，肯定带走了，然后发现并不是什么宝物，也许他会另外挖个坑把它重新埋起来，所以整个树林我都找了一遍，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我又想到或许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可能随便把它丢在哪个角落里了，这样一想，我又回到房间里，想等天亮之后再找。”

“噢！我的上帝啊！”

“天刚一亮，我又下楼去了，我怕昨晚天黑，没有看清楚，所以又去树林里找了一遍。这才发现，我挖了一个二十见方、两米多深的坑，这恐怕一个工人一天都挖不了，但我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我又按照那只箱子被抛在某个角落里的假设，开始去寻找。试想一下，如果那箱子被抛在某个角落，大概在通往小门的那条路上，我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我揣着一颗心在树丛边乱窜，只是我已经绝望了。”

“噢！”腾格拉尔夫人喊道，“这会把您逼疯的。”

“当时我甚至希望自己疯了，”维尔福说，“可往往事与愿违。等我回过神来，我就在想那人为什么要带走一个婴儿的尸体呢？”

“之前您说过，”腾格拉尔夫人说，“他可以拿箱子当证据来敲诈我，不是吗？”

“啊！这不可能，夫人，您也不想想，那尸体能保存一年吗？在尸体烂掉之前他可以交给法官作为证据。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事并没有发生。”

“那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腾格拉尔夫人充满恐惧，浑身打颤，“难道事情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更可怕、更悲惨，更要命吗？或许，那孩子并没有死，刺客救了他？”她突然从刚才的想象中醒悟过来，狠狠地抓住维尔福的双手，大声尖叫：“我的孩子并没有死，先生，您活埋了我可怜的孩子，您甚至都不确定他是否死了，就把他活埋了！哦……”说着，她立起身来，柔弱的手仍然狠狠地捏着检察官的双手，她直立在他面前，像是在恐吓他。

“我哪里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过是猜测，原本我也可以猜想其他的。”维尔福两眼直瞪着说，可以想象他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了。

“哦！我的孩子，我那可怜的孩子！”男爵夫人大声喊道，她一头栽倒在椅子里，用手帕捂着嘴不停地抽噎。

维尔福逐渐恢复了理智，他明白，只有用自己切身感受到的恐惧来唤起腾格拉尔夫人同样的恐惧，要不然因为母爱而产生的绝望和忧伤，将挥之不去。

“您得明白，”维尔福站起来走近腾格拉尔夫人，放低声音说，“我们算是完了，要是那个孩子活着，知道他下落的那人肯定就知道我们的秘密。既然那个孩子根本没有埋在花园里，基督山却说他挖出了一个孩子的尸骸，这么看来，他肯

定知道我们的秘密。”

“天啊！天哪！”腾格拉尔夫人轻声哀叹着，“可我那孩子，我的孩子呢？”她又激动起来。

“您不知道，无数个长夜，我辗转难眠，不停地呼唤他。我不惜一切代价四处寻找他，我多么希望自己富可敌国，那样就可以从一百万个人那里买到有关孩子的一切秘密，我也能从中得到线索了。最后，有一天，当我第一百次扬起铲子的时候，我一再问自己，那个科西嘉人到底会怎样对那孩子呢，他是个亡命之徒，不可能带着一个孩子到处乱跑，或许在他发现孩子没有死的时候，趁势把他扔到哪条河里去了。”

腾格拉尔夫人出于母性的本能，马上否决了检察官的推断，她喊道：“不会的，一个只想杀您而报仇的人，一定不会狠心淹死一个无辜的孩子。”

维尔福看到她那么坚定的眼神，又说：“也许他把孩子送到了育婴堂。”

“对，对！”男爵夫人为这个猜想激动不已，“肯定就在那里！”

“所以我急忙赶到育婴堂，得知去年九月二十日的晚上，的确有个裹着半张麻纱餐巾的孩子被送到了育婴堂，据说，餐巾上有半个男爵的徽章和一个H字样。”

“正是！”腾格拉尔夫人喊道，“纳戈尼先生是一位男爵，我的名字叫爱米娜，我们的餐巾上也正是这个标记，感谢上帝！我的孩子还活着。”

“对，他没死。”

“您知道您这么说会让我高兴死吗？先生，那我的孩子在哪儿？他在哪儿？”

“这我怎么知道呢？”维尔福耸耸肩膀，说道，“如果我知道，我不就直接告诉您了吗？您以为我会像编剧或是小说家那样，从头到尾地给您讲故事吗？哎！大概六个月后，一个女人跑来认领那孩子，她带着另外半张餐巾，所讲的关于那孩子的情况也都完全符合，所以那孩子就让她给领回去了。”

“您就该去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呀！”

“夫人，您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以查案为借口，派最精干的警员去寻找她的踪迹，但跟到沙隆之后，线索就断了。”

“那就是说您没有找到她。”

“是的，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这可真难为了腾格拉尔夫人，她随着语境的变化不时地哀叹，有时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有时又惊讶地合不拢嘴。“就这样结束了吗？”她叫嚣着，“您就没有继续找了？”

“哦！不！”维尔福说，“我一直在调查、打听，只是这两三年来有些懈怠。不过，我现在更加确定我要继续调查下去，我会成功的，因为现在巨大的恐惧感驱

使着我，而不仅仅是良心上的愧疚。”

“可是，”腾格拉尔夫人说，“基督山伯爵应该不知道我们的秘密，不然他肯定不会跟我们结交的。”

“噢！人心难测啊，”维尔福说，“上帝的宽容也包容不了人的万恶，您可观察过他跟我们讲话时的眼神？”

“这倒没注意。”

“那您总注意过他的举止吧？”

“这当然，他确实很古怪，譬如说他宴请我们吃那些山珍海味，但他从来不吃。”

“对，就是！”维尔福说，“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早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会担心他想毒死我们，也就不会吃了。”

“但事实并不是您猜想的这样。”

“嗯！确实猜错了。可是请您相信我，他肯定还有别的计划，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要跟您面谈一次，我得提醒您，必须防着每个人，尤其是他！”维尔福直盯着她，像是在逼问，“告诉我，您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秘密告诉过别人？”

“我从没告诉过别人。”

“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吧？”维尔福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原谅我的固执，我说的别人是指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哦，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向您发誓，我真的没有说过！”伯爵夫人满脸通红。

“那您有没有晚上写日记的习惯？您会把那些事情记下来吗？”

“唉！没有这习惯，我的生活很无聊，只想把它忘掉。”

“您会说梦话吗？”

“我睡得就像个婴儿一样，您不记得了吗？”男爵夫人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但维尔福却满脸焦虑。

“这倒也是。”他喃喃自语。

“嗯？”男爵夫人问。

“嗯！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从今天起，我保证在一周之内查清楚基督山的背景、来历。我得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说他在花园里挖到了小孩的尸骸。”如果伯爵听到维尔福刚才说话的语气，也要吓一跳的。

维尔福强吻了一下男爵夫人的手，毕恭毕敬地把她送到了门口。腾格尔夫人坐上另外一辆出租马车，径直出了巷口，然后找到了自己的马车，她看到在她的马车旁，车夫正安稳地打着盹等她。

第 68 章 夏季舞会

就在腾格拉尔夫人与维尔福先生见面的同一天,海尔达路街上驶入一辆观光马车,马车穿过二十七号大门,停在了院子里。稍后,车门打开,马尔塞夫夫人扶着她儿子阿尔贝的手臂下了车。

不等片刻,阿尔贝就让马夫备车,他自己也精心地打扮了一番,乘车赶往香榭舍大道基督山伯爵的府上。伯爵像往常一样在门口微笑地迎接他。伯爵这人确实很奇怪,他好像跟谁都不亲近,想与他亲近的人都会吃上闭门羹。阿尔贝张开双臂向伯爵跑去,希望能与伯爵拥抱一下。可真的到了伯爵面前,马尔塞夫不由自主地只伸出了一只手。伯爵仍然跟平常一样,伸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

“嘿!”阿尔贝有点兴奋地说,“亲爱的伯爵,我回来了!”

“欢迎您的到来。”

“我刚到一个小时。”

“是从迪埃普回来的?”

“不,从勒特雷波尔出发的。”

“哦!这样啊。”

“我一到巴黎,第一时间就来看您了。”

“您真有心,真的太好了。”基督山说这番夸奖的话,就好像在说一件并不相干的事情一样。

“嗯!对了,您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消息?我一个外国人哪里知道什么消息?”

“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帮我办什么事情?”

“您托过什么事情让我办吗?”基督山假装不解,疑惑地问道。

“呵!行了!”阿尔贝说,“您就别装了吧,不是有心灵感应的说法吗?我在勒特雷波尔的时候,感觉像被电了一下,于是想到如果不是您为我做了什么事,那就是肯定在想念我了。”

“算是吧,”基督山说,“我确实挺想念您的,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发

出了您所说的感应电流。”

“是吗？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简单的事，腾格拉尔先生来这里吃过一次饭。”

“这我知道，我和母亲就是因为不想见到他，才出去的。”

“还有就是那天安德烈·卡瓦尔康蒂也来了，还和他一同进餐。”

“您说那位意大利王子？”

“别把他夸大了，安德烈先生也只称自己是子爵呢。”

“自称？您的意思是？”

“是的，他是自称的。”

“这么说，他并不是子爵。”

“唉！这我也不清楚，他这样称呼自己，别人也都那么称呼他，我当然也这么称呼他。”

“您可真奇怪！还有其他的呢？”

“其他的什么？”

“腾格拉尔先生不是在这里吃了饭吗？”

“嗯，是的。”

“自称是子爵的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也来了？”

“不止他，还有他的侯爵父亲、腾格拉尔夫人、维尔福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德布雷、马西米兰·莫雷尔，都是些尊贵的人。还有谁来着，对了，还有夏多·勒诺先生。”

“他们有说起我吗？”

“一句也没提到。”

“这可真糟糕！”

“怎么？我还以为您不想让他们记得您呢。”

“如果他们说起过我，证明他们还想念我，很遗憾他们并不想念我。”

“这有什么呢？只要想念您的人中有腾格拉尔小姐不就好了，没错，或许她在家里想您呢。”

“这倒没什么，我敢肯定，要是她会想念我，多半就跟我想念她一样。”

“您们这才是心灵感应。”伯爵说，“不过好像你们都在埋怨对方？”

“您听我说，”马尔塞夫说，“要是腾格拉尔小姐能不受婚约的束缚，不跟我结婚，就是对我最大的仁慈了。说实话，她要是作为一个情妇，还算可爱，但做妻子，唉……”

“难道您就是这样看待您的未婚妻的？”基督山笑着问道。

“嗯！我知道这么说很不近人情，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令人难过的是她肯定会成为我的太太，换句话说，将来她会跟我生活在一起，在我身边弹琴、唱歌，这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是情妇，我把她抛弃了倒还无所谓，但是对太太，却不可以。离得近也罢，远也罢，反正得永远跟她在一起，哪怕离得远远的，我心里也充满恐惧。”

“您可真挑剔，子爵。”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想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您指的什么事？”

“找一位像我母亲那样的妻子。”

基督山的脸骤然变白了，他望着阿尔贝，随手摆弄着他那把精致的手枪。

“看来您父亲肯定很幸福？”伯爵说道。

“伯爵，您是知道的，我母亲还跟年轻时一样美丽、充满活力。别人跟母亲出去游玩，肯定会觉得厌烦，而我跟母亲去勒特雷波尔住了四天，甚至感觉比陪玛布仙后或蒂塔尼亚仙后游玩更让人舒心。这简直太棒了，多么悠闲、富有诗意啊！”

“您这么一说，恐怕大家都想过独身生活了，这简直太完美了。”

“可不是吗？”马尔塞夫继续说道，“既然我确信这世上还有这样完美的女人，那我何必要娶腾格拉尔小姐凑合着过呢？不知您有没有留意过，很多东西，只有它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候，才特别珍贵，比如像珠宝店里耀眼的钻石，要是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上，会感觉它更加的光灿耀眼。但当看到更好的钻石，而它并不属于我们，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个次品，这想起来就令人难过。”

“人的欲望真难满足啊！”伯爵感叹说。

“因此，要是欧热妮小姐明白我是连几十万都没有的穷小子，而她却有几百万，我还得需要她的怜悯，那就谢天谢地了。”

基督山微笑了一下。

“我原本有一个计划，”阿尔贝说，“弗兰兹不是喜欢怪异的东西吗？我给他写了四封充满诱惑力的信，想让他爱上腾格拉尔小姐，但他一概拒绝了，他说：‘我虽然有些荒谬的行为，但我绝对不会违背我的诺言。’”

“这是‘真挚’友谊的见证，把自己不愿意娶，只想当情人的人送给别人做妻子。”

阿尔贝也笑了：“对了，顺便说一下，弗兰兹要回巴黎了，不过您好像不大喜欢他，那就跟您没什么关系了。”

“我？”基督山问道，“我亲爱的子爵，怎么会呢？我喜欢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弗兰兹先生。”

“那我也包括在内啰……谢谢。”

“请您不要误解，”基督山说，“我就像上帝让我们爱我们的邻居一样爱所有的人，那是基督教义中宣扬的爱。但还是有令我生恨的人，算了，我们还是说说弗兰兹·伊皮涅先生吧，他要回来了，是吗？”

“嗯！是的，他是被维尔福先生叫回来的，看来维尔福先生想尽快把瓦朗蒂娜小姐嫁出去，就像腾格拉尔先生迫不及待地想把欧热妮小姐嫁出去一样。女儿长大了，做父亲的好像都急切地想把她们送走，要不然他们就跟得了高血压一样，脉搏每分钟跳九十下。”

“但是伊皮涅先生跟您不同，他虽然承受着不幸，但他从来不会抱怨。”

“岂止这样，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一本正经地坐着，好像在谈论自己的家事一样，并且，他对维尔福先生夫妇非常尊敬。”

“他们本来就值得尊敬，不是吗？”

“是的，尽管维尔福先生总是很严厉，但他是一位正直的人。”

“这太好了，这么看来，”基督山说，“终于有一个人不会在您这里受到像腾格拉尔那样的责难了。”

“这可能是因为我不需要娶他女儿的缘故吧。”阿尔贝哈哈大笑。

“说实话，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语重心长地说，“您太自以为是了。”

“自以为是？”

“不错，需要抽支雪茄吗？”

“好的，那您说说看，我怎么个自以为是？”

“您不是一直在辩解自己委屈，不想娶腾格拉尔小姐吗？但这事可说不准，等着瞧吧，说不定提出解除婚约的人并不是您呢。”

“啊！您说什么？”阿尔贝睁大眼睛问道。

“我说的是真的，我亲爱的子爵，难道他们还能强迫您结婚不成？说真的，您真的想解除婚约吗？”

“假如能解除婚约，我甚至愿意付十万法郎。”

“那您可得高兴一下，因为腾格拉尔先生愿意多出一倍的钱来解除你们的婚约。”

“是真的吗？我这么走运？”阿尔贝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不经意间浮现出一丝阴影。“可是，我亲爱的伯爵，腾格拉尔先生这样做，总有原因吧？”

“呵！您看吧，您的自负和自私都暴露出来了，您甚至可以用斧头去摧残别人的自尊，而别人用一根小针刺您一下，您就受不了了。”

“不是的，只是腾格拉尔先生，他——”

“他怎么？他应该对您很中意，是不是？唉！可惜他的欣赏水平不高，他好像更喜欢另外一个人。”

“谁？”

“我也不知道，您自己仔细思考去吧。”

“好吧，我知道了。对了，我母亲，哦！不，是我父亲，他准备举办一次舞会。”

“这个时候？”

“现在流行夏季跳舞。”

“哪怕不流行，只要伯爵夫人一发起，那也会跟着流行起来的。”

“不错，您知道，真正的巴黎人七月份都留在巴黎，到时候来参加舞会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能拜托您替我们邀请一下两位卡瓦尔康蒂先生吗？”

“具体什么时候？”

“星期六。”

“哦，这时候老卡瓦尔康蒂已经走了。”

“那不还有他的儿子在吗？您能替我邀请一下他吗？”

“我跟他并不熟，子爵。”

“你们不熟吗？”

“不熟，我对他的事情一概不知，我也是前些天才第一次见到他的。”

“您不是请他到家里吃过饭吗？”

“那另当别论，是一位好心的神甫介绍我们认识的，没准神甫上当了。总之，您亲自去邀请他吧，别让我去。万一他将来娶了腾格拉尔小姐，您得怀疑是我撮合的，更何况，我可能也不会去。”

“不去哪里？”

“你们的舞会呀。”

“为什么？”

“您不是还没有邀请我吗？”

“我就是特地过来邀请您的呀。”

“您真是太好了，但我有事脱不了身。”

“要是我告诉您一件事，您肯定就会赏脸了。”

“什么事？”

“是我母亲特地让我来邀请您的。”

“马尔塞夫伯爵夫人？”基督山非常惊讶。

“啊！伯爵，”阿尔贝说，“我向您说过，马尔塞夫夫人跟我有话都直说的，在我们旅行的四天里，我们一直在谈论您。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应到，如果没有，那

一定是您缺乏这种神经。”

“谈论我？这可真意外。”

“是的，这是您特别的地方，您总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是吗？您母亲也对我的事情感兴趣？我原本以为她的理智会多于好奇心。”

“我亲爱的伯爵，每个人都对您的事很感兴趣，话题总是围绕着您，别人如此，我母亲也一样。但是没有人能了解您，您对大家来说一直都是个谜，所以您尽可放心。我母亲经常说她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年轻，她把您看做卡列斯特洛或冒险家圣日耳曼伯爵，好比 G 伯爵夫人把您比作罗思文勋爵，等您见到我母亲的时候，就能让她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您有卡列斯特洛的点金石和圣日耳曼伯爵的机智，这很容易办到。”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伯爵说，“我希望到时候能证实她们的揣测，不让她们失望。”

“这么说来，您周六会来了？”

“会的，既然马尔塞夫夫人盛情邀请我。”

“这太好了！”

“腾格拉尔先生会参加吗？”

“我父亲已经邀请他了，我们也会去邀请维尔福检察官，只怕他不会来。”

“俗话说：‘希望永存’。”

“对了！亲爱的伯爵，您会跳舞吗？”

“我？跳舞？”

“对，是您，说您跳舞有这么惊讶吗？”

“对于没到四十岁的人来说，跳舞再平常不过了。只是我……不，我不跳的，不过我还是喜欢看别人跳舞，马尔塞夫夫人跳吗？”

“噢！她从来不跳，不过你们可以聊聊，她很想跟您谈谈。”

“这话当真？”

“我以名誉向您保证，您真的是唯一一位让她充满好奇的人。”

阿尔贝拿好他的帽子，起身告辞。伯爵把他送到门口，阿尔贝正要下台阶。伯爵突然说了一句：“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后悔。”

“后悔？因为什么？”阿尔贝停下来问道。

“刚才跟您说到腾格拉尔，是我的冒失，口气也不好。”

“恰恰相反，以后还要跟我多讲讲他，还是用这种口气讲。”

“那就好！我也放心了，顺便问一下，您知道伊皮涅先生哪天能到吗？”

“最多也就五六天吧。”

“那他结婚是在什么时候？”

“等圣梅朗夫妇一到就结婚。”

“请您带他来见我，虽说我并不喜欢他，不过请您相信，能见到他，我会很高兴的。”

“好的，伯爵。”

“再见了！”

“周六见，您一定要来，我将恭候您的到来。”

“一定。”

阿尔贝跨上他的四轮马车，跟伯爵挥手作别。

伯爵目送着马车渐渐远去，转身正好碰到贝尔图乔。

“怎么样？”

“她上法院去了。”管家答道。

“在那里待了多久？”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那她回家了吗？”

“她直接就回去了。”

“好的，我亲爱的贝尔图乔，现在你最好去一下诺曼底，去找一下我跟你说过的那块小地产。”

贝尔图乔鞠躬退下，连夜就出发赶往诺曼底，因为这个差事正合他的心意。

第 69 章 调查

维尔福先生信守对腾格拉尔夫人和自己的承诺,展开了对基督山伯爵的调查,他要弄明白伯爵到底是怎样发现奥特伊别墅的往事的。就在当天,他急忙给刚刚从监狱督察晋升至警务部任职的波维里先生写信,向他打听情报。波维里先生答复说,两天后将详细的情报提供给他。

就在第二天的晚上,维尔福先生收到一张字条:

威尔玛勋爵是基督山伯爵的好朋友,他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行踪神秘,最近有在巴黎出现;布佐尼神甫是基督山的另一密友,他在东方广施善行,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意大利教士。

维尔福立刻回复,要求详细调查这两个人的情况。第二天晚上,这事就已经办好了,报告称:

布佐尼神甫一个月前就已经到达了巴黎。他租住在圣苏尔斯教堂后面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每层都有两个房间。底层一间是餐厅,里面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胡桃木做的碗柜;隔壁客厅的四壁装有墙板,但没有任何的装饰,连地毯和时钟也没有,仅有生活必需的用具。神甫喜欢待在楼上堆满书籍的起居室里。这一个月来,神甫一直在看书。如果有人来访,用人首先要从门缝里看看来访的人是否认识,对于不认识的人,他会推说神甫不在。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样的答复,因为大家都知道神甫喜欢旅行,用人会以神甫的名义散放东西给来访的人。起居室旁的卧室里放了四把椅子,一个丝绒制成的垫子,一张没有挂蚊帐的床。

威尔玛勋爵是英国的一位旅行家,很有钱,不过钱都花在了旅行上。他租住在圣乔治街。屋子里的家具都是租的。他只是白天在那里待几个钟头,晚上很少会在那里住。有一点很奇怪,他从来不用法语讲话,但能写地道的法文。

检察官得到这些情报的第二天,有个人在费洛街的拐角处下了车,径直走

向那扇深绿色的大门，敲门求见布佐尼神甫。

“神甫不在，他一早就出去了。”用人照样这样回答。

“我可不信，”来访的人说，“如果神甫知道是谁派我来的，他一定不会说自己不在家的，请转告神甫……”

“我已经说过他不在家！”用人不耐烦道。

“那么，请您把这张名片和这封盖过封印的信交给他，今晚八点，他会在家里吗？”

“这当然，不过如果他在工作，那跟他出门去了一样，是不会见客的。”

“那我晚上再来。”那人说完就走了。

到了晚上八点，那个人果然又乘着马车来了，不过这次他没将马车停在费洛街的街尾，而是直接停在了深绿色大门外。他一敲门，门就开了，仆人领着他往屋里走去。

根据用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他知道那封盖过封印的信起了效果。

“请问神甫在家吗？”他问。

“在的，他在书房工作，不过他在恭候您。”用人说道。

来人踏上很陡的楼梯，来到起居室。只见神甫穿着一件教士长袍，头上戴着中世纪学者常戴的那种头巾，正坐在桌子面前，因为桌上唯一的一盏灯的灯罩太大，使得所有的光都聚集在桌面上，屋里其他地方则黑漆漆的。

“想必您就是布佐尼神甫？”来人问道。

“是的，先生。”神甫回答，“您应该就是警察总督波维里先生派来的吧？”

“正是！神甫。”

“您是负责巴黎治安的警察？”

“是的，神甫。”来人稍有犹豫地答道，同时，他的脸有些泛红。

神甫扶了扶他的眼镜，这副眼镜甚至把他的额头都给遮住了。他示意来人就座，自己也坐了下来。

“您请说吧，先生。”神甫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说。

“神甫，您要知道，我所负的使命，不管对我，还是对您，都是要求保密的。”

神甫恭敬地欠了一下身子。

“您的正直可信，”来说，“总督早已知道，他现在以一个法官的立场，希望您能提供一些关于社会治安的情况，所以他派我来见您，希望您能如实反映情况，不能顾及私情。”

“先生，只要您想知道的情况不会让我良心感到不安就行了。先生，请您记住我是一个教士，如果是人们在跟上帝忏悔时说出来的话，那么没有必要呈给

法庭,就交给上帝裁判吧。”

“您放心,神甫,我不会让您违背您的良心的。”

这时,神甫把自己这边的灯罩压低了些。来人那边就相对高了一点,他的脸被照得很亮。

“这灯太刺眼了。”来说。

神甫把灯罩压平,说道:“那么,先生,现在请说吧。”

“那我就直问了,您认识基督山伯爵吗?”

“您是指的扎科内先生吧?”

“扎科内?他不是叫基督山吗?”

“基督山不是一个姓,是一个地名,准确说来,是一座岛的名字。”

“好的,两个称呼都是指同一个人,我们没必要深究。”

“肯定是同一个人,这没错。”

“那咱们谈谈扎科内先生。”

“嗯!”

“先前我问您认识他吗?”

“我们很熟。”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很富有的马耳他船商的儿子。”

“这我知道,情报上是这么说的,不过,您也知道,警务部不仅仅要求这点消息。”

“但是,”神甫亲切地笑着说,“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人人都应该相信这一点,警务部也应该相信。”

“您敢确定您说的是真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神甫,我并不是对您的诚实表示怀疑,我只是想您再次确认一下。”

“我认识他的父亲,扎科内先生。”

“哦!这样啊。”

“我小时候,经常跟他一起在船坞里玩。”

“那他现在的伯爵头衔是怎么来的?”

“您也知道,头衔是可以用钱买的。”

“您是说在意大利可以用钱来买头衔?”

“不是到处都可以吗?”

“听人说,他有数不尽的财产。”

“哦！说到财产，”神甫说，“‘数不尽’形容得很贴切。”

“那他到底有多少财产？”

“他每年大概有十五万到二十万利弗尔左右的利息。”

“这很正常！”来人说，“我可是听说他每年有三四百万利弗尔。”

“每年二十万利弗尔的利息，也就是说本金得有三四百万利弗尔。”

“但是我听说他每年的利息收入大约就有四百万。”

“哦！这可不值得相信。”

“那您知道那座叫基督山的岛在哪儿吗？”

“当然了，所有从巴勒莫、那不勒斯或罗马经海道来法国的人，都会从这个岛的附近经过，都知道基督山岛。”

“听好多人说，那座岛很迷人？”

“那是一座岩礁。”

“伯爵为什么要买下一座岩礁呢？”

“在意大利，要想当伯爵，得有采邑才行。”

“想必您也知道扎科内先生年轻时候的事情吧？”

“您是说那个父亲？”

“不，我指他的儿子。”

“这就不清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见过他。”

“那他参过军吗？”

“好像当过的。”

“记得是什么兵种吗？”

“海军。”

“您是神甫，那他有没有向您忏悔过？”

“不，先生您错了，他不是基督教徒，他是路德教徒。”

“路德教徒？”

“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也不能确定，法国不是早就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吗？”

“这当然，不过现在我们要谈的不是他的信仰问题，而是，他曾经做过什么，我代表总督先生，要求您讲出所有情况。”

“一般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人，教皇曾封他为基督爵士，就因为他为东方的基督教徒做过许多贡献。这种荣誉一般只赐给亲王的，另外还有五六个国家或者王室为了感谢他，都授予了他最高勋章。”

“那些勋章，他会戴吗？”

“不戴，但他为此感到自豪。他曾说过，他喜欢人类的造福者，憎恨人类的破

坏者。”

“这么说来,他应该是公谊会信徒。”

“是的,他是公谊会信徒,只是从不穿那种古怪的衣服罢了。”

“他有朋友吗?”

“有的,所有认识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那么,有仇人吗?”

“只有一个。”

“谁?”

“威尔玛勋爵。”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在巴黎。”

“就您看,他能为我提供一些消息吗?”

“他是可以的,因为他曾经与扎科内一起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

“您知道他住哪里吗?”

“好像在唐顿大街那边,但是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你们没有来往吗?”

“是的,我喜欢扎科内,而他很恨扎科内,所以我们关系不好。”

“那基督山伯爵在这之前有没有来过法国?”

“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来过,在半年之前,他还向我问起法国的情况,由于我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巴黎,就介绍卡瓦尔康蒂先生给他认识。”

“安德烈?”

“不,我是指他的父亲,巴尔托洛奥。”

“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以人格、人道和宗教的名义,要求您如实回答。”

“您请讲,先生。”

“您知道为什么基督山伯爵会在奥特伊买房子吗?”

“当然知道,他曾跟我说过。”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神甫?”

“他准备建一所像庇沙尼男爵在巴勒莫办的精神病院,您听说过那所医院吗?”

“只听过那个地方。”

“那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说着,神甫又鞠了一躬,意思是说他要继续他的工作了。不知道来人是否明白了神甫的意思,总之他站了起来,神甫把他送到门口。

“您是位大慈善家，”来说，“尽管人家都说您非常有钱，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接受我的捐款，替我散发给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您，先生，可是在这世上，我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送出去的东西必须是我自己的东西。”

“但是……”

“我是不会改变决心的，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您可以自己去寻找。”神甫打开门，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来人也鞠躬告辞。

出来后，那人驾着马车直奔维尔福先生的家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那辆马车又出发了。

这次，马车直驶到圣乔治街威尔玛勋爵的府邸，到达的时间是十点差十分，来人曾写信约好十点钟的时候来拜访威尔玛勋爵。用人说威尔玛勋爵还没有回来，不过他一向守时，十点钟肯定会回来的。

来人坐在客厅等着威尔玛勋爵，这客厅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只壁炉上面摆着两只样式新颖的瓷花瓶；古老的挂钟顶着一尊丘比特像，他正弯弓待发；屏风两面都刻着花，一面是荷马盲行图，一面是求乞的贝利赛；暗色调的壁纸；黑色褶皱边的大红色窗帘，这就是威尔玛勋爵的客厅。屋里亮着几盏灯，但毛玻璃的灯罩使得光线看起来特别的微弱，好像是担心警察总督的密使不习惯强烈的光线，特意这么布置似的。

十分钟后，挂钟敲响十点，刚到第五下，门开了，威尔玛勋爵出现在门口。他比中等身材稍高一些，脸色很白，暗红色的髭须尽管稀疏，却特别显眼，金黄色的头发已经泛出灰白。他一身英国装束：一八一一年款式的高领蓝色上装，镶钉着镀金的纽扣；羊毛背心；紫花布的裤子；比一般的要短三寸的裤脚管，为了不让它滑到膝头上去，用吊带夹着。

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用英语说的：“抱歉，先生，我不会说法语。”

“我早已经听说，您不喜欢说我们法语。”密使说。

“不过，您尽管说法语吧，我虽然不讲，但能听懂。”威尔玛勋爵说道。

“对我来说，”密使用英语答道，“我们也可以用英语交流，不必介意。”

“噢哈！”威尔玛勋爵的这个感叹语，可能只有本土的英国人才会发音。

密使把介绍信递给威尔玛勋爵，威尔玛勋爵以一种英国特有的冷漠表情把它看完，之后仍用英语说道：“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您的来意。”

于是又一场问答开始了，所问的问题都与问神甫的几乎相同。只是因为威尔玛勋爵讨厌伯爵，所以他回答得不假思索，很坦率。

他说起基督山年轻时的事情，说他与基督山第一次见面是在伯爵二十岁的

时候,那时候的伯爵在印度一个小王国的军队里服役,当时与英国人打仗,于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打了一架。最后,扎科内被俘虏了,他被关押在一艘囚犯船里,准备被送去英国,但他在途中潜水逃走了。从此基督山开始四处流浪,到处打斗,玩女人。希腊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加入了军队,这期间,他在塞萨利山上发现了一个银矿,但没有告诉任何人。等战争结束之后,他向奥图国王提出在那里开矿的要求,国王答应了,因此一夜暴富。照威尔玛勋爵的说法,基督山每年的收入高达一两百万,当然矿产毕竟有限,等到枯竭的那一天,他的好运也就到头了。

“那您知道他为什么来法国吗?”密使问。

“说是来投资修铁路的,”威尔玛勋爵说,“他还是不错的药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寻找方法,推广他新发明的电报技术。”

“那他每年的支出大概有多少?”密使问。

“大概就五六十万法郎,他同样是个守财奴。”威尔玛勋爵说。

很显然他这么说是因为仇恨,因为在其他方面无法指责基督山,只有骂他是吝啬鬼。

“他在奥特伊买了所房子,您知道吗?”

“当然知道。”

“那您还知道别的什么吗?”

“您是说他买那所房子的原因吗?”

“嗯,这个您知道吗?”

“噢,他是个投机家,不过早晚有一天他会为不切实际的想法付出代价,迟早会倾家荡产的,他觉得那房子周围有一个温泉,就是像巴尼里斯、吕春和卡德雷那样的。他想把这座别墅改建成德国人所说的澡堂。到现在他已经在整个花园里挖过两三次,想找到那股温泉,可悲的是并没有找到,结果他马上又买下了周围的房子。我恨他,但愿他的铁路,他发明的电报,连同他设想的温泉都统统见鬼去吧。相信用不了多久了,我正等着看他失败的惨样呢。”

“您为何如此恨他?”

“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勾引我一个朋友的夫人。”

“既然您对他恨之入骨,那您为什么不找他报仇?”

“我们已经决斗过三次了,”英国人说,“第一次用手枪,第二次用剑,第三次用长剑。”

“结果怎样?”

“第一次,他把我手臂打断了;第二次,我的胸部被刺伤了;第三次,他给我

留下了这个疤痕。”英国人撩起衬衫的大高领，露出一道血红的伤痕，看得出这是新伤。“我跟他的深仇大恨不共戴天，总有一天，我一定亲手杀了他。”英国人咬牙切齿地说。

“但是，”密使说，“好像您没能力杀死他吧。”

“噢哈！”英国人说，“我每天都在练习打靶，格里齐埃隔一天都会来指导我。”

密使想了解的情况差不多就这些了，或者不如说，他看出来那个英国人能提供的消息只有这么多了。于是，警察总督的密使起身鞠躬告辞，威尔玛勋爵也以英国式的礼节生硬地弯了一下腰算是还了礼。

威尔玛勋爵一听到关门声，就回到卧室内，两下就扯掉了他那浅黄色的头发、暗红色的髭须，假下巴和鲜红的伤疤不见了，重新露出基督山伯爵乌黑的头发和洁白的牙齿。

而回到维尔福家里的那位密使，其实就是维尔福先生本人。尽管他并没有打听到能让他真正放心的消息，不过，他也放心了不少，终于安稳地睡了一觉。这是他从奥特伊赴宴回来后的第一个安稳觉。

第 70 章 七月的舞会

马尔塞夫伯爵的舞会在星期六如期举行，恰逢这些天是七月中最热的时候。

到了晚上十点钟，伯爵府的花园里，满缀星光的夜空仿佛是一张巨大的帘幕，笼罩着高大的树木。空中漂浮着一片阴云，闷雷隆隆像是要下暴雨。底楼大厅里传出的华尔兹和加洛普舞曲在夜空中回旋，明亮的灯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透了出来。十来个用人在花园里忙着准备晚餐。

女主人看到天气已经好转，满缀星星的夜空将是最好的装饰，于是打算在花园里举行晚餐舞会。她吩咐用人们快些准备。宴会是按照意大利的习俗进行的，花园里挂满了彩灯，席位上则摆满了蜡烛和鲜花，这种豪华的宴会排场对世界各国来说都差不多。

马尔塞夫伯爵夫人吩咐过用人之后又回到了屋里。这时，宾客们开始陆续到来，吸引他们来参加宴会的多半并不是伯爵显赫的地位，而是伯爵夫人优雅的风度。因为他们觉得凭着美塞苔丝高雅的品位，宴会的布置肯定值得一看，也可以顺便借鉴一下。

腾格拉尔夫人因为心事重重，本不打算参加舞会，但碰巧那天早晨，她的马车和维尔福先生的马车不期而遇，在维尔福的示意下，两部马车并驾齐行。

维尔福透过车窗问：“您去不去参加马尔塞夫夫人家的舞会？”

“不想去，”腾格拉尔夫人说，“我身体不舒服。”

“这您就错了，”维尔福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您一定要出现在那儿，这非常重要。”

“好吧，那么我还是去吧。”

说完，他们的马车分道而驶。就这样，腾格拉尔夫人也来了。她不仅长得很美丽，这会儿打扮得更更是珠光宝气。她刚一走进客厅，美塞苔丝恰好也从另一扇门进来。一看到腾格拉尔夫人，美塞苔丝立刻吩咐阿尔贝去迎接。阿尔贝迎上前去，得体地恭维起男爵夫人的服饰打扮，然后挽起她的手，引她入座。阿尔贝接

着开始四处张望。

“您是在找我的女儿吗？”男爵夫人笑吟吟地问道。

“是的，”阿尔贝回答，“难道您忍心不带她来？”

“别急，她遇见了维尔福小姐，所以跟她一起来，您看，那不是她们吗？都穿着白裙子，一个捧着茶花，一个捧着勿忘我。唉！怎么……”

“怎么？您也要找人吗？”

“今晚，基督山伯爵会来吗？”

“你是第十七个了！”阿尔贝回答。

“您说什么？”

“我是说，基督山伯爵太有魅力了。”子爵含笑说，“您已经是第十七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了，伯爵可真受欢迎……我可得祝贺他……”

“您对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是这样回答的吗？”

“噢！抱歉，我还没有回答您呢。请您放心，您能见到他，咱们的运气不错。”

“昨晚，您去歌剧院了吗？”

“没有。”

“他去了那里。”

“啊！真的吗？那他又做了什么惊人的事吗？”

“难道他还能不做出令人惊讶的事情吗？昨晚演的是《瘸腿魔鬼》，那个希腊公主看伊丽莎跳舞看得都入迷了。伊丽莎跳完之后，他抛了一束花给她，那花上系着一只昂贵的戒指。伊丽莎为了表示谢意，在第三幕的时候就带着它出场了，并向伯爵致意。对了，希腊公主呢？她会不会来？”

“不来，可能让您失望了，没人知道她在伯爵家到底是什么地位。”

“好了，让我单独在这里吧，您去陪陪维尔福夫人，她看起来想跟您谈话。”

阿尔贝礼貌地向腾格拉尔夫人鞠了一躬，然后向维尔福夫人走去，还没有等他走近，维尔福夫人就开口了，像是要说什么。

“我敢打赌，”阿尔贝抢先一步说，“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是吗？”

“要是我猜对了，您可得承认。”

“好。”

“此话当真？”

“当真。”

“您想问我基督山伯爵会不会来，对吗？”

“根本不是，我现在还没有想起他，我是想问您，有没有收到弗兰兹先生

的信？”

“有，昨天就收到了一封。”

“他在信上怎么说？”

“说他正启程回来。”

“哦，好的，现在，告诉我伯爵会来吗？”

“他会来的，不会让您失望的。”

“他除了基督山这名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您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基督山只是一个岛的名字，他还有家族的姓。”

“这，我可从没听说过。”

“嗯，这样，那我的消息可比您的灵通，他姓扎科内。”

“有可能。”

“他是马耳他人。”

“也有可能。”

“他是一个船主的儿子。”

“嘿！说真的，您应该把这些消息告诉大家，那您就大出风头了。”

“他曾在印度当过兵，后来在塞萨利发现了一个银矿，他来巴黎是想在奥特伊村建立一所温泉疗养院。”

“喔！”马尔塞夫说，“我敢肯定，这是爆炸性新闻，您允许我告诉别人吗？”

“可以，只是不要一下子都讲出去了，每次只说一件，而且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维尔福夫人显得很神秘。

“为什么？”

“因为这是无意间发现的秘密。”

“谁发现的？”

“警方。”

“那您是怎么……”

“昨晚听总督说的，当然您也知道，对于这种非同一般的富人，巴黎警察肯定心怀戒备，不会不做一些调查。”

“那警察岂不会把他当游民抓起来？借口就是他太有钱了。”

“可不是吗？如果调查的情况对他不利的话，很可能会这样。”

“可怜的伯爵！那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吗？”

“我想他并不知道。”

“那么，我们得做件好事，通知他一下，等他来了，我一定告诉他。”

这时，一位眼睛炯炯有神、头发乌黑、髭须光润的英俊年轻人走了过来，他恭恭敬敬地向维尔福夫人鞠了一躬，然后握了握阿尔贝的手。

“夫人，”阿尔贝说，“请允许我向您介绍马西米兰·莫雷尔先生，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是最出色、最勇敢的军官之一。”

“我在奥特伊基督山伯爵府上已经有幸见过这位先生了。”维尔福夫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冷淡态度，说完就转身离去了。

维尔福夫人说这话的语气，让可怜的莫雷尔非常难过。可当他转过身来，好像有一种补偿在等待他，他看到了一张美丽白皙的面孔，一双看起来毫无表情的蓝色大眼睛正凝视着他，那双洁白的手正把一束勿忘我花慢慢地举到她的唇边。

这种无声的问候，莫雷尔心领神会，他同样凝视着她，把手帕举到嘴唇上。他们就这样立在大厅的两边，相互默默地凝视着，活像两尊雕像，一时间似乎忘了他们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在他们大理石似的表情下，跳动着两颗激动无比的心。即使他们一直相互凝望，也不会有人觉察到，因为这时，基督山进来了。

基督山伯爵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们注意的焦点。这首先不是因为他的穿着很华丽，相反，他穿得简单朴素，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式。其次也不是因为他穿了件纯白色的背心，更不会因为模有样的双脚，以及颇长的腿上穿着一条合身的裤子。真正吸引人们注意的是他那苍白的脸色，乌黑的卷发，忧郁、深邃的眼睛，还有那张轮廓分明，特别容易表达出轻蔑表情的脸。或许比他英俊的人还有很多，但没有谁能像他这样富有味道，伯爵的一切似乎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含义，或许因为他经常思考的缘故，他的每一个动作，哪怕是无关紧要的，也会在脸上表现出一种洒脱和坚毅。但是，巴黎的社交界有点儿令人不可思议，假设说基督山伯爵没有极富神秘色彩的巨大财富，可能还是不会赢得大家的关注的。

在众多好奇目光的注视下，基督山伯爵一面简单地跟熟人打着招呼，一面往马尔塞夫夫人那边走去。马尔塞夫夫人站在放着几只花瓶的壁炉前，她从对着门的一面镜子中看见伯爵渐渐走近，并准备好接待他。

当伯爵向她鞠躬的时候，她微笑着转过身来。想必他们都认为对方会开口说话，所以两人都没有张嘴说话。基督山又向阿尔贝走去，阿尔贝已经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他。

“您见过我母亲了吗？”阿尔贝问。

“刚才见过了，”伯爵回答，“但还没有见到您的父亲。”

“瞧！他就在那边，正跟几位社会名流谈论政治呢。”

“是吗？”基督山说，“那几位先生都是社会名流？这我倒没看出来，他们是哪方面的？您也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名流。”

“首先，又高又瘦的那位先生是个学者，他在罗马附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蜥蜴，那种蜥蜴的脊椎骨比普通的蜥蜴多一节，于是他立刻向科学院报告了他的这个发现。尽管一直有人对那件事持有异议，可是他还是成功了。这一发现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位先生也由荣誉军团的骑士晋封为军官。”

“噢！”基督山说，“我想这十字勋章应该属于他，要是他能再发现一节脊椎骨的话，恐怕就要被封为司令官了吧？”

“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穿蓝底绣绿花礼服的呢？他怎么穿一身这么奇怪的衣服。”

“哦，那衣服可不是他的主意，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共和政府特意委托画家大卫设计的制服，是专门给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

“是吗？”基督山说，“这么说来，这位先生是位院士？”

“一个星期前，他刚加入学者行列。”

“他有什么专长？”

“他能把针戳进兔子的脑袋，能让母鸡吃茜草，还能用鲸须细丝挑出狗的脊髓。”

“就因为这些成就，便成为了科学院的院士吗？”

“不，是法兰西学院的。”

“法兰西学院跟他的这些本领有什么相关的呢？”

“我正打算说呢，好像是——”

“肯定是他的那些实验，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不是，那是因为他写了一手好字。”

“这话要让那些被他用针戳过的兔子，那些骨头被茜草染成红色的母鸡，还有被挑过脊髓的那些狗听到的话，一定伤心得要命。”

阿尔贝被伯爵的这番话逗得哈哈大笑。

“那边一位呢？”伯爵问。

“哪一位？”

“第三个。”

“哦，您是说穿深蓝色衣服的？”

“对。”

“他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僚，前段时间，他强烈反对贵族院的议员穿制服，这一抨击朝廷的行为得到了报纸极大的赞赏。尽管他之前是自由主义派报纸的死

对头,这么一来,他们又言归于好,而且听说他就要被任命为大使了。”

“他是怎么进的贵族院?”

“之前他写过两三部喜剧,在政治大报《世纪报》有四五股份,当年内阁当选时,他还捧了五六次场。”

基督山笑着说:“子爵,您讲得真是不错,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错的导游了。现在请您帮个忙,好吗?”

“什么事?”

“千万别介绍这几位先生给我,如果他们想认识我,也请您帮我挡一下。”

这时候,有人拍了一下基督山的肩膀。伯爵转过脸看到,原来是腾格拉尔。

“哦!是您,男爵先生。”

“您干吗要这样称呼我呢?”腾格拉尔说,“您知道,我并不看重这些头衔,这一点,我不像子爵,您很在意爵位吧?”

“这当然。”阿尔贝说,“因为如果我没有了头衔,就一无所有了。但您不同,哪怕没有了男爵的头衔,依然是百万富翁。”

“遗憾的是,”基督山说,“百万富翁这一头衔相比像男爵、法国贵族或科学院院士这样的头衔,也并不是终身受用。这不,法兰克福的百万富翁、法波银行的大股东法朗克和波尔曼,最近不都宣布破产了吗?”

“您说的是真的?”腾格拉尔脸色突然变得煞白。

“是的,我也是今天傍晚才知道的,我之前存了一百万在他们银行,不过因为事先得到了风声,所以一个月前,我就把钱取了出来。”

“噢!我的上帝啊!”腾格拉尔喊道,“他们开了一张二十万的汇票给我,我也给他们兑换了。”

“那您得注意了,现在他们的签字只剩下百分之五的信用度了。”

“没错,太晚了,”腾格拉尔说,“我当时看到签字的票据就马上照付了。”

“啊!”基督山说,“二十万法郎,加上……”

“嘘!”腾格拉尔说,“别提这事了。”他又凑近基督山,更加小声说,“尤其在小卡瓦尔康蒂先生面前千万别提。”他说完这句话,微微笑了一下,转身向小卡瓦尔康蒂先生走去。

阿尔贝撇下伯爵去找他的母亲,腾格拉尔跟小卡瓦尔康蒂先生正聊得起劲。

此刻基督山单独一人。大厅里很闷热,他不时地擦脸上的汗珠,用人托着摆满水果和冷饮的盘子,来回穿梭于大厅。当用人把盘子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后退了一步,不拿任何东西。

事实上,马尔塞夫夫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基督山,她注意到他什么都没吃,甚至还看到他往后退了一步。

“阿尔贝,”马尔塞夫夫人问,“你注意到了吗?”

“注意到什么,母亲?”

“我们请伯爵来赴宴,可他一点东西也不吃。”

“是的,不过他在我那儿已经用过午餐了,而且那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巴黎社交界。”

“可那是你的家,并不是马尔塞夫先生的家,”美塞苔丝喃喃地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一直在观察他。”

“是吗?”

“是的,他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他向来对饮食是很节制的。”

美塞苔丝凄楚地微笑了一下:“你再到他那里去。等下一次食物送来的时候,请他务必吃一点。”

“为什么呢?”

“别问那么多了,照我的话去做吧。”美塞苔丝说。

阿尔贝托起母亲的手吻了一下,然后向伯爵走去。当他走到伯爵身边的时候,正好又一个盛满冷饮的盘子送过来,他劝伯爵吃些,但伯爵执意不吃。

这一切,美塞苔丝都看在眼里,当阿尔贝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你看见了吧?他坚绝不要。”

“是的,但您好像感到很不安?”

“你知道,阿尔贝,女人有些时候就是很奇怪,要是能看到伯爵在我家里吃东西,哪怕是一颗石榴,我也会很高兴的。也许他不喜欢吃这些吧,他可能不习惯法国的饮食。”

“这倒不是,在意大利的时候,我见他什么都吃,可能今天晚上他确实不想吃东西吧。”

“可能是吧,”美塞苔丝说,“他在热带生活惯了,不像我们这么怕热。”

“我看不见得,刚才他还跟我说,他觉得都快要热死了,还问我怎么不把百叶窗也像窗户那样打开。”

“可不是,”美塞苔丝说,“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知道他是故意不吃东西的了。”说着,她走出了大厅。

过了一会儿,百叶窗全打开了。宾客们从垂下茉莉花和铁线莲草的窗口向

外看去,由各色彩灯点缀的花园和帐幕下的宴席,美妙极了。跳舞的、玩牌的、聊天的,总之,一片欢呼声,大家高兴地享受着微风带来的凉爽。

这个时候,美塞苔丝回来了,尽管她的脸色比之前显得更加苍白,但看起来很镇定,她走向以他丈夫为中心的那群人。

她说:“伯爵,请别把这几位先生拖在这儿了,我想哪怕他们不愿意玩牌,到花园透透气总不错吧,这里实在太闷热了。”

“哦!”一位风流幽默的老将军说,“我们可不愿意独自到花园里去。”

“那好,”美塞苔丝说,“我来带路吧。”说着她转过身,看着基督山说,“伯爵,请您陪我去,好吗?”

伯爵听美塞苔丝这么一说,差点没有跌倒,他瞥了美塞苔丝一眼,这短暂的一瞥在伯爵夫人看来,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伸出手臂,伯爵夫人挽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把那只纤细的小手轻放在了他的手臂上。就这样两人一起走下两边都摆着杜鹃花和山茶花的台阶。

在他们的后面,二十多位来宾谈笑着,一起沿着台阶走进花园。

第 71 章 面包和盐

基督山陪着马尔塞夫夫人行走小路上，这条路一直通往暖房，路两旁都是菩提树，两旁的树枝错落交织形成一个拱廊。

“大厅里太热了，对吗？”马尔塞夫夫人开口问道。

“是的，夫人，您吩咐把门和百叶窗都打开，您想得可真周到啊。”说这些话时，他感觉到美塞苔丝的手微微颤了一下。“可是，”他继续说，“您的裙子这么单薄，又只围了条纱巾，应该有点儿凉吧？”

“您知道我要带您去哪儿吗？”马尔塞夫夫人并不回答基督山的问题，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

“不知道，夫人。”基督山说，“可您看，我不是一直在跟着您走吗？”

“我们要去暖房，这条路的尽头便是。”

伯爵看了美塞苔丝一眼，好像要问她什么，但看她一直默默地往前走，于是基督山也就没有开口。他们走到了那间暖房。

尽管还只是七月，但暖房利用人工控制温度，来弥补阳光的不足，所以暖房里结满了各色的果子。

美塞苔丝放开基督山的手臂，摘下一串紫葡萄。

“伯爵，您看，”她带着凄然的微笑，眼眶里好像饱含着泪水，“我知道我们法国的葡萄没法与你们西西里或塞浦路斯的相比，但请您理解一下我们北方阳光的不太充足吧。”

伯爵鞠躬，后退了一步。

“您不肯要吗？”美塞苔丝的声音有些颤抖。

“夫人，”基督山说，“请您原谅，我是从来不吃紫葡萄的。”

美塞苔丝叹了口气，手中的葡萄滑落到地上。旁边的树上悬着一只很大的桃子，都是用人工温度焙熟的。美塞苔丝走过去，摘下桃子。

“吃这个吧。”她几乎请求道。

伯爵同样表示拒绝。

“怎么，您还是不肯要！”她像是要哭了，声音听上去是那么凄婉，“您让我感到难过。”

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那只桃子也跟葡萄一样滑落在沙土上。

“伯爵，”美塞苔丝哀怨地看着他，“阿拉伯有一种感人的风俗，只要在一个屋顶底下一同吃过面包和盐的人，就能成为永远的朋友。”

“这我知道，”伯爵说，“但这是在法国，不是在阿拉伯。而且在法国，永恒的友谊就像阿拉伯人分享面包和盐的风俗一样罕见。”

“可是，”马尔塞夫夫人双手颤抖地抓住他的胳膊，两眼直盯着他，异常激动地说，“我们是朋友，对吗？”

伯爵的脸像死人的脸一样苍白，他全身的血液好像都聚集在了心房，突然间又从心房直涌向脸颊。他只觉得自己眼前模糊一片，像要头昏眼花了。

“当然，我们是朋友，”他答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朋友呢？”

这个回答显然不是美塞苔丝所期待的，她转过身去，深深地叹了口气。

“谢谢您。”她说。

说完，他们继续往前走，大约走了十分钟后，马尔塞夫夫人突然说：“先生，你真的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东西，受过很多苦难吗？”

“我的确遭受过巨大的痛苦，夫人。”基督山回答。

“那您现在幸福吗？”

“当然，”伯爵答道，“因为没人听到过我的叹息。”

“现在的幸福是否已经温暖了您的心？”

“我过去有多痛苦，现在就有多幸福。”伯爵说。

“您没结婚吗？”

“结婚？”基督山打了个哆嗦，回答说，“谁跟您说的。”

“没人跟我说过，只是有人看到您常带着一位漂亮的小姐去了歌剧院。”

“哦，她是我从君士坦丁堡买来的女奴，是一位王室的公主，因为她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所以我把她当成义女。”

“这么说，您一直独自一个人生活？”

“我是一个人。”

“也没有孩子或是父亲吗？”

“都没有。”

“没有一个亲人？您怎么生活的呢？”

“这不是我的错，夫人。在马耳他，我曾经深爱着一位姑娘，就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战争将我们分开了，我以为她很爱我，会忠贞不渝地等

我,可当我回来的时候,她却已为人妻。或许说这种事情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也许是因为我比别人要软弱的缘故。我非常痛苦,这就是我痛苦的爱情。”

美塞苔丝停下了脚步,好像需要缓一下气。“是的,”她说,“我想这段感情会永远留在您的心中,人生的真爱只有一次的,那您后来见到过她吗?”

“从来没有!”

“从没见过?”

“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她所住的那个地方。”

“在马耳他?”

“是的,马耳他。”

“那她现在还在那里吗?”

“想必是吧。”

“她让您受到了这么大的痛苦和伤心,您原谅她了吗?”

“是的,我原谅了她。”

“但是,除了她,您还恨那些使你们分离了的人吗?”马尔塞夫伯爵夫人拿着一小串散发着香味的葡萄,站在伯爵的面前,“您吃一点吧。”

“夫人,我是从来不吃紫葡萄的。”基督山还是这么回答,就好像之前并没有提到过葡萄一样。

伯爵夫人感到很无奈,绝望地将葡萄扔进了最近的树丛。“真是铁石心肠。”她小声抱怨道。

基督山依旧无动于衷,就像那句话并不是在责备他一样。

这时,阿尔贝匆忙地跑了过来。

“母亲,不好啦,发生不幸的事了!”他大喊道。

“怎么?发生了什么事?”伯爵夫人仿佛正在做梦,猛地被惊醒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哦。”

“维尔福先生来了。”

“为什么?”

“他是来找维尔福夫人和他女儿的。”

“怎么了?”

“圣梅朗夫人刚到巴黎,她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圣梅朗先生去世了,就在离开马赛不久。维尔福夫人正在兴头上,像是没听明白维尔福先生说的话。可能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可是瓦朗蒂娜小姐刚听她父亲说第一句,就从她父亲的表情猜到了,这个打击对她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当场就晕倒了。”

“圣梅朗先生是维尔福小姐的什么人？”伯爵问。

“是她的外祖父，他是来催维尔福小姐和弗朗兹先生结婚的。”

“噢！真的吗？”

“是的，”阿尔贝说，“现在弗朗兹倒是没人逼他了，只可惜圣梅朗先生不是腾格拉尔小姐的外公。”

“阿尔贝！”马尔塞夫夫人温和地责备道，“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哦！伯爵，他很尊敬您，请您告诉他，他不该这么出言不逊。”马尔塞夫夫人往前走了几步。

基督山以奇特的眼神看着她，脸上带着一种恍恍惚惚却又饱含爱意的表情。

她不由得停下脚步，上来挽着伯爵的手，同时抓起阿尔贝的手，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我们是朋友，对吗？”她说。

“哦！夫人，做您的朋友，我没这个奢望，不过我愿永远做您最恭顺的仆人。”

夫人的神情显得很痛苦，她往前没走几步，伯爵看到她用手帕拭着眼睛。

“母亲跟您谈得不愉快吗？”阿尔贝疑惑地问。

“恰好相反，”伯爵说，“您没听到刚才她说我们是朋友吗？”

他们回到大厅的时候，瓦朗蒂娜和维尔福夫妇刚刚离开。不消说，莫雷尔也跟着离开了。

第 72 章 圣梅朗夫人

刚才，维尔福先生家里确实发生了那悲惨的一幕。

尽管维尔福夫人再三劝维尔福先生跟她一同去参加舞会，但他拒绝了。等太太和小姐出门之后，检察官像往常一样，把自己关在堆满文件的书房里。这满堆的文件，换作谁看到了都会大吃一惊，但维尔福先生的工作欲望非常强烈，甚至这些文件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但这次，维尔福的心思并不在这些文件上，而是关上门来让自己能静静地思考一下。

他吩咐用人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不准来打扰他。关上门之后，他坐在手扶椅上，开始思考这一周来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扰得他整夜不得安眠，使他非常痛苦。他没有翻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而是拉开书桌的抽屉，按了一下按钮，取出一叠文件，这叠精细文件看起来很宝贵，还编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编号，这些宝贵的文件记载着与他政治生涯、权钱交易、审理案件，还有他的恋爱私情有关的仇人的名字。

现在，看着这一叠厚厚的名单，他有些害怕起来。但回想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名字，他脸上时常又浮现出欣慰的微笑，好比一个游客攀岩过巍峨陡峭的山峰，跃过悬崖峭壁到达顶峰之后，俯视他曾走过的路，会不由得露出笑容。他在脑海里默念着那些名字，然后又把名单上的记录仔细对照了一遍，最后，他摇了摇头。

“不！”他喃喃自语，“这些敌人中，没有谁会有这么大的耐性，能等到今天才用这个秘密来报复我。有时候，正如哈姆雷特说的：事实的真相总会大白，全世界的泥土也掩埋不了秘密，它会像一簇星星之火，点燃通往秘密的道路。也许那个科西嘉人曾把事情告诉了某个教士，然后那个教士又跟别人说了。基督山可能就是这样知道的，而他想探明真相……”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维尔福先生思考了片刻之后，自问道，“这位基督山先生，或是扎科内先生，马耳他船商的儿子，塞萨利一个银矿的矿主，他来巴黎干什么？为什么要调查那桩悲惨、神秘、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呢？他的

朋友布佐尼神甫和他的仇人威尔玛勋爵向我提供的消息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事情,我跟他都没有过任何关系。”

其实,维尔福先生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事情被揭露出来,因为他可以为自己辩护。就像突然间出现在墙上的血字并不会让他感到恐惧一样,让他充满恐惧的是,这些血字到底是谁写的。为了使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他开始沉浸在想象中。以前他总是幻想光明的政治前途,可今天,他怕这种幻想会惊醒沉睡已久的仇人,现在他把自己的想象局限在幸福的家庭场景中。

就在这时,庭院里传来一阵车轮滚滚的声音,接着维尔福听到楼梯上传来笨重但匆忙的脚步声,再然后是一片悲叹声和呜呜的哭声,这是仆人表示对主人的关切时常发出的声音。

维尔福打开门,不一会儿,一位臂上挽着披肩,手里拿着一顶帽子的老太太不等通报就进来了。她苍白的头发更加凸显出黄色的前额,岁月留下的皱纹深刻在眼角,可能是因为过度哭泣,肿起的眼皮几乎把眼睛都给遮住了。

“噢!先生,”她喊道,“噢!先生,多么不幸啊!我要伤心死了,噢!我真的快伤心死了!”说完,她就倒在了门旁边的椅子上。用人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诺瓦蒂埃的老仆人在他主人的房间里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站在后面。大家都望着圣梅朗夫人,维尔福赶紧站起来向她——也就是他的岳母——走去。

“噢!夫人,发生什么事了?您为何这么伤心!圣梅朗先生呢?”

“他死了!”老侯爵夫人脱口而出,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神情木然地待着。

“什么?死了?这么突然!”维尔福颤颤地后退几步,双手紧紧地交缠在一起。

“就在一星期前,”圣梅朗夫人说,“我们吃过午饭后一起乘车出发。那些天圣梅朗先生一直感到不舒服,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能看见我们可爱的瓦朗蒂娜了,他就不顾自己身体的难受,执意要出发。当我们离开马赛有十八里路的时候,他吃了平常吃的药丸以后就睡着了。后来我觉得他睡得有点不对劲,但又不敢叫醒他,他的脸色逐渐泛红,太阳穴的血管也比平时跳得厉害,因为那时天也慢慢暗了,我也看不太清楚,就让他继续睡。突然间,只听到一声嘶哑凄楚的喊叫,他像是从噩梦中被惊醒了一样,接着他的头猛地往后一仰。我急忙叫车夫停车,我呼喊圣梅朗先生,将嗅盐凑近他的鼻子,可是已经不管用了。我是坐在他的尸体旁边,悲伤地来到埃克斯的。”

维尔福吓得嘴都合不拢了,他问:“您没叫医生吗?”

“当时就请了,可是已经太晚了。”

“不过至少可以知道侯爵死于什么病吧？”

“哦，是的，先生，说是一种突发性中风。”

“那您怎么办？”

“圣梅朗先生常说，如果他不是死在巴黎，也希望能将他带回家族的墓室安葬。我看着他被装进一口铅棺以后，就先回来了，棺材还得过几天才能到。”

“噢！我可怜的母亲！”维尔福先生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在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之后，还要这么操心。”

“是上帝给了我力量，让我坚持了下来。再说，如果换作是他，他也会像我这样为我操办的。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好像已经麻木了，都已经哭不出来了，他们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没有眼泪了，但我觉得难过的时候，最好能哭出来。瓦朗蒂娜在哪儿？先生，我们就是为她而来的，我要见见她。”

维尔福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说瓦朗蒂娜去参加舞会，那未免太残忍了，所以他只是说她跟她的继母一起出去了，这就去把她们接回来。

“马上去，先生！要马上去，我求你了！”

维尔福搀扶着圣梅朗夫人来到里屋。“您先休息一下，母亲。”维尔福说。

听到这句话，侯爵夫人抬起头来，眼前的这个人让她又想起了令她伤心欲绝的女儿，现在她似乎觉得女儿活在了瓦朗蒂娜身上。一句“母亲”激起了她心中所有的痛苦，她顿时泪如雨下。她在一张手扶椅前跪了下来，把她那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地埋在椅子里。维尔福吩咐女用好好照顾老夫人，同时，老巴罗斯慌张地跑去向他的老主人报告这件事，因为对老年人来说，没有比听到死神暂时放下自己，而去抓住了另外老人的消息让他们感到更为恐惧的事情了。

当圣梅朗夫人还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的时候，维尔福已经叫人备好车，他要亲自到马塞尔夫家去接他的女儿和夫人。当他出现在舞会大厅的门口时，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瓦朗蒂娜急忙奔了过来。

“哦！爸爸，出什么事了吗？”

“你外婆刚到了，瓦朗蒂娜。”维尔福说。

“那外公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声音颤抖地问道。

维尔福先生并没有开口回答，好在他及时地伸手去扶住了他女儿，因为瓦朗蒂娜一阵晕眩，差点没站稳。维尔福夫人也赶紧过来扶住她，帮着丈夫把瓦朗蒂娜搀到马车里，边走边念叨：“真是怪事！谁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这不幸的一家人就这么走了，留下一片愁云笼罩着整个大厅。

当瓦朗蒂娜走进家门的时候，巴罗斯正在扶梯脚下等着她，他低声说：“诺瓦蒂埃先生希望今天晚上能见您一面。”

“你跟他说,我见过我亲爱的外婆后就来。”因为她知道此刻圣梅朗夫人最需要她了。

瓦朗蒂娜看到她的外婆躺在床上。这次见面,不言而喻是默默的安慰、心如刀绞的悲伤、哽咽不断的啜泣和止不住的泪水。维尔福夫人倚靠着丈夫的肩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这个可怜的遗孀怀着敬意。不久,她就凑在维尔福的耳边说:“我想我最好还是走开,如果您同意的话,因为您岳母看到我可能会更难过。”

圣梅朗夫人也听到了。“是的,是的,”她温和地对瓦朗蒂娜说,“让她走吧,可你别走。”

维尔福夫人走了,检察官也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而感到难过,他也跟着出去了。只剩下瓦朗蒂娜陪在她外婆的床边。

现在来说一下老诺瓦蒂埃吧!诺瓦蒂埃听到喧闹声,就叫他的老仆人巴罗斯来探个究竟,巴罗斯刚一回来,老诺瓦蒂埃就用他那充满智慧的眼睛看着他的仆人。

“哎!老爷,”巴罗斯哀叹道,“真是不幸的事啊!圣梅朗夫人到了,可她的丈夫在来的路上死啦!”

尽管说圣梅朗先生与诺瓦蒂埃之间,从没有过深厚的友谊,但是一个老年人的死总会给另一个老年人带来很大的影响,诺瓦蒂埃的头无力地垂到了胸前,像是受了巨大的打击,又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然后他闭上一只眼睛。

“您是在担心瓦朗蒂娜小姐吗?”巴罗斯问。

诺瓦蒂埃表示肯定。

“您是知道的,她去参加舞会了,临走前,还打扮整齐地过来跟您告别过。”

诺瓦蒂埃又闭了一下他的左眼。

“您想见她吗?”

诺瓦蒂埃又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嗯,我去等她回来,他们已经到马尔塞夫家里去接她去了,等她一回来,我就请她过来。是这样吗?”

老人仍然表示肯定。所以,巴罗斯就一直守在楼梯脚下等着,现在他把瓦朗蒂娜的意思也转告了给了他的老主人。

圣梅朗夫人最终还是因为过于疲劳,沉沉地睡着了,在她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用人们摆了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玻璃杯,还有一瓶她最喜欢喝的橘子汁。

瓦朗蒂娜离开外婆以后,就来看诺瓦蒂埃先生了。瓦朗蒂娜吻了一下祖父,诺瓦蒂埃先生的眼神里饱含着怜爱,而瓦朗蒂娜的眼眶满是泪水。她祖父一直

用怜爱的表情凝视着她。

“是的，是的，”瓦朗蒂娜说，“我还有一位慈祥的祖父，不是吗？”

老人表示这正是他的意思。

“上帝啊！幸好我还有您，”瓦朗蒂娜说，“要是没有了您，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巴罗斯提醒大家说，经过了这种悲伤之后，大家都需要休息，而他自己也相当的疲倦。诺瓦蒂埃也明白这一点，他让瓦朗蒂娜回去休息。

突如其来的悲伤和困乏使瓦朗蒂娜看起来像是病了一样。第二天早上，瓦朗蒂娜发现外婆还躺在床上，她的烧非但没有退，而且眼睛里满是忧伤，看起来神经仍然受着强烈的折磨。

“噢！亲爱的外婆，您是不是觉得很难受？”瓦朗蒂娜看着外婆痛苦的表情，不安地问道。

“没有，孩子，我没什么！”圣梅朗夫人说，“只是我早就在等你了，等你去把你父亲叫来。”

“我父亲？”瓦朗蒂娜不安地问道。

“是的，我有话跟他说。”

瓦朗蒂娜不敢违背外祖母的意思，并且她也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过了一会儿，维尔福走了进来。

“先生，”圣梅朗夫人开门见山地说，像是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似的，“你写信说，已经在为瓦朗蒂娜筹备婚事了，是吗？”

“是的，夫人，”维尔福说，“已经差不多安排好了。”

“你中意的女婿是弗兰兹·伊皮涅先生？”

“是的，夫人。”

“他的父亲就是在逆贼从厄尔巴岛逃回来的前几天被人暗杀了的伊皮涅将军吗？”

“正是。”

“他愿意跟一个雅各宾党人的孙女儿结亲？”

“母亲，内战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维尔福说，“伊皮涅先生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父亲就逝世了，他对诺瓦蒂埃先生知道得很少，将来一起生活的时候，即使不太愉快，他可能也不会很在意的。”

“他们俩般配吗？”

“各方面都很般配。”

“他怎么样？”

“大家都称赞他呢。”

“待人好吗？”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

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瓦朗蒂娜一直没说话。

“嗯，先生，”圣梅朗夫人考虑了几分钟，“我希望这件婚事能赶快办完，因为我活不长了。”

“您，夫人！”“您，外婆！”维尔福和女儿几乎同时喊道。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侯爵夫人说，“所以请你赶紧办，这样一来，在她结婚的时候，尽管没有了母亲，至少有外婆为她祝福。我那可怜的蕾妮只留下这条命根子了，而先生你早已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哦！不，夫人，”维尔福说，“您忘了一点，总不能让孩子没有母亲吧。”

“继母算不上母亲，先生，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瓦朗蒂娜的婚事，不是谈论这种事，别去打扰死去的人吧。”

由于她说得非常快，毫无停顿，语气间透露着某些不吉祥的征兆。

“一切都按您的要求来办，夫人，”维尔福说，“更何况您想的跟我一样，只等伊皮涅先生回到巴黎……”

“我亲爱的外婆，”瓦朗蒂娜打断他们的谈话，“想想外公吧，他刚刚去世，我怎么能在這個時候结婚呢？”

“我的孩子！”侯爵夫人几乎叫了起来，“别管那些陈旧的规矩，那些陈规俗套只会阻碍年轻人追求幸福，我也是在我母亲的灵床前结婚的，也从没有因此招来不幸。”

“但是，的确应该考虑一下。”维尔福说。

“但是？永远要‘但是’下去吗！我告诉你，我就要死了！你明白吗？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看看外孙女婿。我要嘱咐他，要让我的孩子幸福，我要能从他的眼睛里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照我的嘱咐去做，反正，我一定要见他。”老太太带着一种令人害怕的表情继续说道，“假如将来他并没有做到，那我就要从坟墓里爬出来找他！”

“夫人，”维尔福说，“您别这么激动，这么激动是会发疯的。人死了，被埋进了坟墓就长眠不起了。”

“是的，是的，亲爱的外婆，您冷静一下吧。”瓦朗蒂娜说。

“可我要告诉你，先生，事情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昨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我迷迷糊糊地觉得我的灵魂脱离了身体，四处飘荡，我的眼睛不由得合拢之后就再也睁不开了。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特别是你，先生，尽管我闭着眼睛，可我

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就在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她是从维尔福夫人梳妆室的一个角落边走进来的。”

瓦朗蒂娜吓得尖叫起来。

“夫人,这是由于您在发烧引起的幻觉吧?”维尔福说。

“随便你信不信,但我知道我所说的千真万确。的确有一个白色的人影,而且,如果说是我看错了,不过我又听到玻璃杯挪动的声音,看!就是桌上的那只杯子。”

“噢!外婆,您是在做梦。”

“那不是梦,因为我刚要伸手去拉铃的时候,那个影子看到我要拉铃,就走了。然后,我的仆人举着一盏灯进来了。”

“那她看到了吗?”

“幽灵只会对应该看见它们的人才显身。那是我丈夫的亡魂!要是他的灵魂都能到我这里来,那么将来我的灵魂为什么不能保护我的外孙女呢?在我看来,这关系更直接。”

“哦!夫人,”维尔福被感动了,“别去想那些伤心的事情了,您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会永远爱您,尊敬您,让您快乐,让您忘掉……”

“不!不!不!”侯爵夫人打断说,“伊皮涅先生什么时候到?”

“随时会到,我们都等着他呢。”

“好的,等他到了,马上通知我,还有,你们赶紧去帮我请一位公证人。我要把我的财产全部转给瓦朗蒂娜。”

“哦,外婆!”瓦朗蒂娜吻了一下外婆滚烫的额头,焦急地说,“您要吓死我吗?上帝啊!您在发烧,我们得找大夫,而不是公证人。”

“大夫!”她耸了下肩说,“我没病,只是有些口渴。”

“亲爱的外婆,您要喝点什么?”

“像平时一样,橙汁吧,杯子就放在桌上,瓦朗蒂娜,拿给我吧。”

瓦朗蒂娜把瓶里的橙汁倒在杯子里,递给她的外婆。由于刚才说那只杯子被幽灵碰过,她有些害怕。侯爵夫人把橙汁一口喝完了,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喊:“公证人!公证人!”

维尔福先生走后,瓦朗蒂娜一直坐在外婆的床前,这个可怜的孩子看起来更需要医生,她满脸通红,喘着气,脉搏跳得很快。可怜的姑娘此刻想起了马西米兰·莫雷尔,莫雷尔要是知道圣梅朗夫人不喜欢他,会多么的失望啊。很多次,瓦朗蒂娜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外婆,可是,马西米兰·莫雷尔的名字不是叫阿尔贝·马尔塞夫或是夏多·勒诺,不然她会毫不犹豫的。可是莫雷尔只是平民,而她知道高傲的

圣梅朗夫人非常鄙视平民。她每次想要把心中的秘密说出来的时候,又怕了,因为她知道这是没用的,一旦父母知道的话,一切都完了。想着想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圣梅朗夫人迷迷糊糊地睡着,这时,仆人通报“公证人到”,尽管声音很小,她却马上立起身来。

“是公证人吗?”她喊道,“快让他进来!”

原本就已经在门口等着的公证人马上走了进来。

“瓦朗蒂娜,您先出去一下,我跟这位先生有事要谈。”

“但是……”

“走吧,走!”

于是年轻的姑娘吻了吻她的外婆,用手帕捂着眼睛走了出去。

在门口,她遇到了维尔福先生的随身男仆,男仆告诉她,医生已在客厅里等着了。瓦朗蒂娜急忙下楼去,这位医生跟瓦朗蒂娜家是世交,同时也是当代名医,他是看着瓦朗蒂娜长大的,也非常喜欢她。他的妻子因肺病早死了,留下了一个跟瓦朗蒂娜差不多大的女儿,因此他一直都为女儿担忧。

“哦,”瓦朗蒂娜说,“亲爱的阿夫里尼先生,我们等您都等得急死了。不过请先告诉我,马德莱娜和安托内蒂她们还好吗?”

马德莱娜是阿夫里尼先生的女儿,安托内蒂是他的侄女。

阿夫里先生有些忧郁地笑了笑。

“安托内蒂很好,”他说,“马德莱娜也还可以,可是你,我的好孩子,怎么是你派人叫我来,难道你父亲或者维尔福夫人生病了吗?你看你,心里的烦恼都写在了脸上,可除了告诉你别胡思乱想之外,我看你并不需要我帮忙吧?”

瓦朗蒂娜像是被别人看穿了心事,满脸涨得通红。阿夫里尼的医术的确高明,都能看出心病,所以他一直主张治病先治心。

“不,”她回答,“我是为了我那可怜的外祖母才请您来的,想必您也知道了我们的不幸。”

“我并不知道。”阿夫里尼医生说。

“我的外祖父去世了。”

“圣梅朗先生?”

“正是!”

“突然死的?”

“是突然性中风所致。”

“中风?”医生重复说。

“是的,我可怜的外婆从来没有跟外公分开过,现在他死了,她幻想外公叫

她跟着一起去，哦，阿夫里尼医生，求求您，救救她吧！”

“她在哪里？”

“正跟公证人在她的房里说事呢。”

“诺瓦蒂埃先生现在怎么样？”

“他的神志很清楚，只是还跟以前一样，不能动也不能讲话。”

“他仍然那么爱你吗，我的好孩子？”

“是的，”瓦朗蒂娜说，“他很爱我。”

“有谁能不爱你呢？”

瓦朗蒂娜苦笑了一下。

“您外婆的情况怎样？”

“她一直很亢奋，睡得不安稳，今天早上，她硬说睡觉的时候，她的灵魂脱离了身体，在四处游荡，还说看到一个鬼走进来，还听到鬼魂挪动杯子的声音，看来她好像是精神错乱了，像是得了妄想症。”

“奇怪，”医生说，“我以前不知道圣梅朗夫人有妄想症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瓦朗蒂娜说，“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她疯了，您也知道我父亲一向很勇敢的，可他好像也吓坏了。”

“我们去看看她吧。”医生说，“听你说的这些事，我觉得非常奇怪。”

这时，瓦朗蒂娜看到公证人下来了，她知道现在外婆一个人在房里。

“您请上楼吧。”她说。

“那你不上去吗？”

“哦，我不敢上去，因为她不准我派人去找您，而且像您说的那样，现在我心里很乱，我需要到花园里去透透气。”

医生握了握瓦朗蒂娜的手，上楼去看圣梅朗夫人了。

瓦朗蒂娜往花园里走去。往日里，她总是在周围的花圃边上逗留，折一朵玫瑰花戴在胸前或是头发上，然后漫步在通往后门去的那条小路上。今天瓦朗蒂娜还是照常在花圃边上走了一会儿，但没摘花，她心中的悲哀，虽然还没有穿上居丧的衣服，但她就已经觉得这种打扮是不应该的。

她转身沿着那条小路走去，这时，好像有人在唤她的名字，她非常吃惊，停下脚步仔细一听，没错！是马西米兰。

第 73 章 誓言

那人的确是马西米兰·莫雷尔。或许是出于情人之间特有的直觉,他预料到在侯爵去世和圣梅朗夫人回来以后,维尔福先生家里准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直接关系着他和瓦朗蒂娜爱情的存亡,所以他一直愁眉不展。没错,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他脸色极其苍白,战战兢兢地来到瓦朗蒂娜家栗子树下的铁门外,他怀着的并不仅仅是不安的心情,还有其他的一些感受,但他也说不清楚。

瓦朗蒂娜并不知道莫雷尔会在门外等她,以前他不是这个时候来,她恰巧到花园来透气,是一种巧合吧,或许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心灵感应的结果。一听到他的声音,她立刻朝门口狂奔过去。

“你怎么来了?”她说。

“是啊,我可怜的瓦朗蒂娜,”莫雷尔说,“我是来听坏消息的,而且我也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这么说,这真是座凶宅!”瓦朗蒂娜说,“马西米兰,你说吧,尽管现在的悲伤已经够我受得了。”

“亲爱的瓦朗蒂娜,”莫雷尔极力抑制他内心的激动,“我求你,认真听我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为你办婚事?”

“我什么都不会瞒你的,”瓦朗蒂娜说,“今天早上他们还在谈论我的婚事,我原本以为我亲爱的外婆可以帮助我们,现在看来她是不可能赞成我们的,而且她希望我能尽快结婚,等伊皮涅先生回来的第二天就要签订婚约。”

年轻人深深地叹了口气,非常悲哀地凝望着姑娘。“哎!”他低声说,“这真是太可怕了!听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平静地说:‘你受刑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执行。’可是怎么办呢,事情必须如此,我又没有办法阻止它。既然如此,等伊皮涅先生一到,这一切都结束了。第二天,婚书一签订,你将永远属于他了!那么,明天你就会和伊皮涅先生订婚了吧,因为他今天早上已经到了巴黎。”

“啊!”瓦朗蒂娜惊讶地发出一声长叹。

“一个小时之前,我在基督山伯爵家里,”莫雷尔说,“我们正谈论着您家里

遭遇的不幸，我正说着您的伤心，这时，一辆马车驶进了庭院。瓦朗蒂娜，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相信所谓的‘预感’，可现在我不得不信了，当听到马车声的时候，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接着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我就像一个死囚听到监斩官的脚步声一样。门开了，阿尔贝·马尔塞夫走了进来，正当我以为自己的预感是错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进来了。当伯爵喊‘啊！弗兰兹·伊皮涅男爵先生’的时候，我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可能我还在发抖，但我用尽全部的力量支撑自己，而且让嘴角一直保持着微笑。过了五分钟之后，我便告辞了。那五分钟里，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觉得自己完全垮了！”

“可怜的马西米兰！”瓦朗蒂娜难过地说。

“瓦朗蒂娜，现在我在这里等着你的答复，请你记住，这好比我的生或者死都由你决定一样，请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

瓦朗蒂娜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她低着头，难过得要死。

“你听我说！”莫雷尔说，“现在的情况很紧迫，这种情况也是你没有考虑过的，不过伤心是没有用的，只有那些喜欢在痛苦中消磨时间，在泪水中度过生活的人才会这样，这种人一直逆来顺受，想必上帝会帮他们的。但是那些想改变命运的人，肯定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伤心难过上，他们会立即奋起反抗。你是否准备好跟我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抗争？告诉我吧，瓦朗蒂娜，我就是为了问你这句话才来的。”

瓦朗蒂娜显然被莫雷尔的话惊呆了，她浑身发抖，用惊恐的目光直视着莫雷尔。去和她的父亲、外祖母还有整个家庭做抗争，噢！她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你说什么？马西米兰，”瓦朗蒂娜问道，“抗争？你是说抗争？哦！让我违背父亲还有我那将死的外婆的心愿，这不是亵渎吗！这怎么可以。”

瓦朗蒂娜的一番话同样把莫雷尔吓了一跳。

瓦朗蒂娜继续说道：“以你高贵的心灵，你不可能不了解我，亲爱的马西米兰，我知道你已经忍受了很久，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不！我愿意用尽全力来为我们抗争，像你所说的那样勇敢，不哭。但是，要让我去伤父亲的心，让临死的外婆不得安息，这怎么可以？绝对不行！”

“你说得对！”莫雷尔冷漠地说。

“我的上帝！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瓦朗蒂娜愤怒地喊道。

“我是充满爱慕地对你说话的，小姐。”

“小姐！”瓦朗蒂娜喊道，“小姐！噢！你这自私的人！明明知道我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却装作不理解我。”

“你错了！正因为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愿意违背维尔福先生的意思，更不

会做出让侯爵夫人伤心的事。好啊,明天你就要订婚了,把自己交给你未来的丈夫吧。”

“上帝啊!那你告诉我,难道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小姐,别问我,我是多么的自私,因为自私而变得盲目的我怎么可能判断公正呢?”莫雷尔回答,那沙哑的声音还有紧捏着的拳头说明心中的怒火在燃烧。

“如果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意见,莫雷尔,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告诉我,别只说‘你错了’,你真的给我想个办法呀!”

“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瓦朗蒂娜,你真的要我给你出主意吗?”

“我当然是认真的,亲爱的马西米兰,如果你的办法可行的话,我就会那么做的,你知道我是永远爱你的。”

“瓦朗蒂娜,”莫雷尔说着,扳开了门上一块松动的木板,“把你的手给我,证明你原谅了我刚才的无理,在刚才的一个小时里,由于各种想法困扰着我,使我失去了理智,如果你拒绝了我的建议……”

“你想让我怎么做?”瓦朗蒂娜抬起头来,叹了口气说。

“我没有什么牵挂,”马西米兰说道,“也有足够的钱让你生活,我发誓,在我吻你的额头以前,一定使你成为我合法的妻子。”

“听你这话,让我发抖!”年轻的姑娘说。

“跟我一起走吧!”莫雷尔说,“我带你去我妹妹那里,她是个好姑娘,也配做你的妹妹。我们可以乘船去阿尔及利亚、英国、美国,假如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回乡下去。等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说情,你家里人原谅我们之后,再回到巴黎。”

瓦朗蒂娜摇了摇头:“马西米兰,我怕!多么疯狂的主意,如果我不阻止你的想法,那我简直疯了。不行的,莫雷尔,不可以这样!”

“难道说,你就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一点都不想反抗?”莫雷尔神情黯然地说。

“是的,哪怕我会因此而死去!”

“那好吧,瓦朗蒂娜,”马西米兰说,“我再重复一遍,你说得没错,我是疯了。原本理智的我因为激情而变得盲目,但激情影响不了你,你仍然很理智地思考问题,谢谢你让我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好吧!明天你就要成为弗兰兹·伊皮涅先生的未婚妻了,并且永远不可挽回。把你们联在一起的,并不是一出戏剧性的订婚仪式,而是你自己的意愿!”

“马西米兰,你在把我推向绝望的深渊,”瓦朗蒂娜说,“你这是在用刀子刺我的心啊!要是你的妹妹做出像你所说的这种事情,你会怎样呢?你说呀!”

“小姐，”莫雷尔苦笑着说，“没错，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自私的人，因为自私，我从来不管别人处在我的位置会怎么做，我只会为自己考虑。我想的是我认识你有一年了，打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把将来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当有一天，你说你也爱我，从那一天起，我希望我们会在一起，我把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而现在，我不再奢望了，我原以为我会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可我错了，我现在是一个输得彻头彻尾的赌徒，这对于一个赌徒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他输光的不只是他所拥有的东西，还有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东西。”莫雷尔平静地说。

瓦朗蒂娜试图不让莫雷尔发现她内心的挣扎，她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他。“那么，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打算向你告别，小姐。上帝会听到我所说的话，也知道我的想法，我请他做证，证明我真心地希望你能生活得平静、幸福、充实，这样，你就不会再想我了。”

“唉！”瓦朗蒂娜轻声叹道。

“那么再见了，瓦朗蒂娜，永别了！”莫雷尔躬身说道。

“你要去哪？”年轻的姑娘一边喊道，同时把手从铁门的门洞里伸出去，紧紧地抓住马西米兰的衣服。凭着她激动的心情，她也知道，莫雷尔的这种平静是装出来的。

“你要到哪儿去？”

“我要闯荡去，设法不再给你增添任何的麻烦，我要给像我这种处境的人作出榜样，让他们知道一个正直坚贞的男子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马西米兰，在你走之前，请你告诉我我要去做什么。”

年轻人忧郁地笑了一下。

“你说呀！说呀！”瓦朗蒂娜说，“我求求你说呀！”

“你的决心改变了吗？瓦朗蒂娜。”

“不，那是无法改变的，可怜的人啊！你是知道的呀！”姑娘喊道。

“那好吧，永别了，瓦朗蒂娜！”

瓦朗蒂娜用尽全力地摇着那扇门，可能连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当莫雷尔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的双手都伸了出来，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臂。

“我一定要知道你要去做什么？”她说，“你要去哪儿？”

“噢！你放心！”马西米兰站在离铁门几步远的地方说，“这是我自己悲惨的命运，并不是你的责任。也许换作其他人，他会威胁你说，他要找弗兰兹先生，向

他挑衅,跟他决斗,这才是疯狂不理智的行为。弗兰兹先生跟这事没有任何关系,他今天早晨才第一次见到我,可能现在都已经忘了我。当你们两家准备联姻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所以我不会对弗兰兹先生怎么样的,我向你承诺,我不会惩罚他的。”

“那么,你要惩罚谁?我吗?”

“你?瓦朗蒂娜,哦!上帝都不会原谅我的,女人是不可以侵犯的,更何况是自己心爱的女人。”

“那么,惩罚会落到你身上吗?可怜的人啊,你会怨恨自己吗?”

“唯一有罪的人就是我,不是吗?”马西米兰说。

“马西米兰!”瓦朗蒂娜哀求着喊道,“马西米兰,我求求你,你回来吧!”

马西米兰带着微笑走过来,要不是他苍白的脸色,别人会以为他跟平时一样正高兴呢。

“听着,我亲爱的瓦朗蒂娜,”他用悦耳的声音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没有做过愧对家人、社会和上帝的事情。我们能像看一本打开的书那样,看到彼此的心。我这人既不浪漫,也不是小说中忧郁的主人公,我没有装出一副曼弗雷特或者是安东尼的样子,但是尽管我从没有明说,也没有发过誓,我却早已把生命交给你了。现在你离弃了我,不过你是对的,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你的错,可我失去了你,也就失去了生命。瓦朗蒂娜,你离开之后,在这世界上,我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我的妹妹跟着他丈夫很幸福,她的丈夫也只是我的妹夫而已,只是因为联姻才结成了亲人,因此,在这世界上,谁也不再需要我了。我打算做的是:等到你正式结婚的那天,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哪怕几乎不可能的任何机会,原谅我这么说,说不定弗兰兹先生会在最后一刻死掉,在你们走向圣坛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一个霹雳打在他头上呢。对于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来说,不可能的奇迹也是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会等到最后一刻,当悲惨的命运确实不可挽回的时候,我就给我的妹夫还有警察总督写封信,告诉他们我的计划。然后,找一个森林的角落,一座深谷的悬崖,或者一条河流的堤岸,就在那里,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就像法国最正直的人的儿子那样,毅然地自杀。”

瓦朗蒂娜浑身颤抖,她觉得全身无力,握在铁门上的手垂了下来,胳膊也垂了下来,两滴大大的泪珠顺着脸颊直往下滚。“哦!你可怜可怜我吧,”她说,“你会好好地活下去,对不对?”

“不!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说的是真的,”马西米兰说,“但这都跟你没有关系,你是在尽你应尽的责任,你不用感到不安。”

瓦朗蒂娜跪倒在地,手紧紧地按住心口,她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马西米兰！”她说，“马西米兰，我亲爱的朋友，我在人间的兄长，我在天上真正的丈夫，我求求你，像我一样忍痛活下去吧，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

“永别了，瓦朗蒂娜。”莫雷尔说。

“上帝啊！”瓦朗蒂娜带着一种崇高的表情，双手举向天空，喊道，“我已经尽了全部的努力要做一个孝顺的女儿，我曾祈祷、哀告，可是上帝没有听到我的祈祷，也没有听到我的哭声，那好吧，”她擦干眼泪，语气坚定地说，“我不愿悔恨地死去，我宁愿愧疚地死去，我要你活下来，马西米兰，我永远属于你，告诉我，几点钟？什么时候？是不是现在就走？你命令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走出几步的莫雷尔听到这话，又转身回来，或许因为太高兴了，他的脸变得苍白，把双手从铁门洞伸向瓦朗蒂娜。“瓦朗蒂娜，”他说，“亲爱的瓦朗蒂娜，你不必这样说，还是让我一个人去死吧。如果我们彼此真心相爱的话，我怎么能强迫你呢？你是出于同情才命令我活下来的，是吗？那我宁愿去死。”

“是啊，”瓦朗蒂娜喃喃自语，“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还有谁真正关心我？在我伤心的时候安慰我呢？我的心只有在他的怀里才能得到安宁，不是吗？对！是他，只有他，永远是他！你有你的道理，马西米兰，我愿意离开我的父母，我愿意抛弃一切跟你走，哦，我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瓦朗蒂娜呜咽地说道，“我愿意抛弃一切，甚至包括我亲爱的祖父，哦！”

“不，”马西米兰说，“你不会离开他，你说过诺瓦蒂埃先生喜欢我，你可以在走之前把事情都告诉他。要是他同意，那就是上帝在帮我们，等我们结婚后，就接他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这样，他就不止有你一个孩子，而是我们两个。你曾向我说起过你们是怎么交流的，我会很快学会那种交流方式的，瓦朗蒂娜，我向你保证，等待着我们的并不是绝望，而是幸福。”

“噢！你看啊，马西米兰，你对我来说多么的重要，我甚至都要相信你说的疯话了，你也知道，我那铁石心肠的父亲是不会饶恕我的，所以你听我说，马西米兰，倘若因为我们的计划，或者我的祈求，哪怕发生意外的事情，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能拖延这桩婚事，你愿不愿意等我？”

“愿意，当然愿意，我答应你，我会等你的。但你也要答应我，绝不能让该死的婚礼成为现实，哪怕你被拉到了法官或者教士面前，你也一定要拒绝！”

“我向你发誓，以对我来说最神圣的我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

“那么，我们等待吧。”莫雷尔说。

“是的，我们等待吧！”瓦朗蒂娜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她不再紧张，“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拯救我们这些不幸的人。”

“我相信你，瓦朗蒂娜，”莫雷尔说，“你会把所有的事情办好的，可是，如果你的祈求没有用，你的父亲和圣梅朗夫人坚持在明天就签订婚约……”

“到那时，我会信守我对你的承诺，莫雷尔。”

“你不去签约？”

“是的，我会来找你，跟你一起逃走。但是在那以前，我们不能冒险，不能再见面了，幸好现在我们没有被人发现，这是一个奇迹，如果被人发现我们在相会，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说得对，瓦朗蒂娜，可我怎么知道……”

“你可以到公证人德尚先生那儿去打听我的消息。”

“我认识他。”

“我会想办法告诉你的，等我的消息吧。马西米兰，我是跟你一样厌恶这桩婚事的啊！”

“好，谢谢你，我亲爱的瓦朗蒂娜，就这么定了，我一知道什么时候签约，就立刻赶到这里等你，帮助你翻过围墙，门口会有马车等着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妹妹家，先在那儿住下，不管是暂时隐居还是公开参加社交活动，这些都随你的意思，我们要主动抗争，绝不能像羔羊一样，等着被人宰割的时候才苦苦哀求。”

“好！”瓦朗蒂娜说，“我也要对你说：马西米兰，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

“哦！”

“噢，你对你的妻子还满意吗？”姑娘忧伤地说。

“我亲爱的瓦朗蒂娜，只是一个‘满意’怎么够呢？”

“你总还是得说吧。”

这时，瓦朗蒂娜已经把嘴唇凑到了铁门上，莫雷尔感觉到了她的呼吸，因为他已经把脸贴在了冰冷的铁门上。

“再见！”瓦朗蒂娜强忍着悲痛，“那么，再见吧！”

“你会给我写信吗？”

“是。”

“谢谢你，我亲爱的妻子，再见！”

瓦朗蒂娜听到莫雷尔飞吻的声音，然后，轻快地穿过树林回房去了。莫雷尔直到听不见她的脚步声和衣服与树枝摩擦的声音之后，才抬起头会心地笑了笑，似乎是在感谢上帝对他的厚爱，随后，他也走了。

年轻人回到家里，等了一整夜，第二天又足足等了一天，但始终没有任何消

息。第三天早晨大约十点钟,正当他要出门去拜访公证人德尚先生的时候,邮差送来一封简信。尽管在这之前他并没有看过瓦朗蒂娜的字迹,但他知道这是她寄来的。只见信上这么写着:

我的眼泪和哀求都没有用,昨天,我去了圣菲利浦教堂,在那里向上帝祈祷了两个小时,可是上帝也跟人一样无情。签订婚约的仪式将在今晚九点钟举行,现在我只能遵守对你的承诺,我唯一的这颗心完完整整地属于你。那么,今晚九点一刻,在后门,不见不散!

你的妻子瓦朗蒂娜·维尔福

附:我那可怜的外婆的情况越来越糟。昨天,她烧得几乎昏过去了,今天她几乎都要疯了。

亲爱的莫雷尔,答应我,你会好好待我的,让我忘记我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她。

我想,今晚的订婚仪式,他们是瞒着诺瓦蒂埃爷爷的。

瓦朗蒂娜的这封信并没有让莫雷尔确信,或许是他不愿意相信,所以他又去找了那位公证人。在那里,证实了瓦朗蒂娜信中所说的都是真的。接着,他还去拜见了基督山,从伯爵那里听到了更详细的消息:弗兰兹曾来过,告诉伯爵他将举行订婚仪式的事情,维尔福夫人也写信给伯爵,请他原谅他们不能邀请伯爵去参加仪式,原因是圣梅朗先生的死和圣梅朗夫人的病情,势必会给那场仪式罩上一层悲凉的阴影,她不愿意让伯爵为此感到哀伤,并祝他快乐。

昨天,弗兰兹曾去拜见了圣梅朗夫人,她起身接见了她,不过一会儿,她就不得不躺下了。

伯爵肯定看出了莫雷尔的焦急不安,他对莫雷尔比平时更为亲切,他亲切的态度甚至使莫雷尔几次想把一切都告诉他。可一想到对瓦朗蒂娜的承诺,他又忍住了。

莫雷尔把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几十遍,这是她第一次给他写信,可这是在什么情形下写的信啊。他每看一遍,便在心里默念要让瓦朗蒂娜幸福的誓言。是啊!瓦朗蒂娜愿意抛弃一切跟着他,多么勇敢,多么伟大啊!她是他最崇拜的一个人,她像一位皇后,同时又是他的妻子,他就是掏出自己的心来爱她,感激她,也远远不够!莫雷尔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象瓦朗蒂娜跑到他面前的情景,她会说:“我来了,亲爱的马西米兰,带我走吧!”

莫雷尔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苜蓿地里藏着两架梯子,他将不带仆人,自己驾一辆轻便马车等候在门口,先不点灯,等过了第一条街再点上车灯,因为如果因过分小心不点灯的话,势必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他想到自己在墙外接应瓦朗

蒂娜的情景,不由得浑身一颤。以前,他只握过她的手,吻过她的指尖,而那一刻,瓦朗蒂娜将投入他的怀抱。

一到下午,时间越来越近了。莫雷尔的血液一直在沸腾,哪怕只是朋友的一声招呼,都让他感到心烦,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所以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尽管他的视线在不停地移动,但他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最后,他把书扔到一边,又把他的计划仔细考虑了一遍,把梯子和墙的高度重新计算了一下。

终于,时间逼近了。

正如其他深陷爱河的人一样,莫雷尔无法让自己的钟表自由地前移,他一直在折腾他的表,以至于才六点钟的时候,指针已经指向了八点半。这时,他对自己说,该出发了,签约虽然是在九点钟进行,但瓦朗蒂娜也许并不等那个时候才逃出来。然后,莫雷尔从梅莱街走向那片苜蓿地。

圣非利浦教堂的大钟敲了八下。

他把马和马车藏在一所小破屋的后面,这是他平时等待瓦朗蒂娜的地方。

暮色越来越浓,莫雷尔走到铁门外。他的心怦怦直跳,每隔一会儿都从门洞向里面望,眼前一个人都没有,只看到花园里树叶的颜色越来越模糊。

教堂敲响了八点半的钟声。

这半个小时对于莫雷尔来说太漫长了,他一直不停地踱来踱去,频繁地从门洞向里面张望,他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门上,想听听花园里的脚步声,从门洞里望去,树丛中隐约现出那座房子,但是周围都黑黢黢的,根本不像要举行订婚仪式的地方。

莫雷尔看看他的表,指针已经指向十点一刻,此时,那座教堂的大时钟刚好敲响九点半的钟声,纠正了他的时差。但这已经比瓦朗蒂娜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此刻,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分分秒秒的滴答声无疑像一具重锤敲击着他的心,可怕的时间啊!树叶轻微的簌簌声,微风沙沙的吹拂声,都让他的耳朵竖了起来,额头上的冷汗也一直往外冒。他浑身颤抖地架好梯子,把一只脚踏在第一级上,以便到时候能节约时间。

在希望与恐惧的心情不断交替的过程中,远处的钟敲响了的钟声。

“除非发生了意外,”莫雷尔喃喃地说,“否则订婚仪式不可能花这么长的时间,我事先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计算过全部仪式所需的时间,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无比激动的他时而在门外走来走去,时而把他滚烫的额头贴在冰一般的铁门上。瓦朗蒂娜在签约之后晕倒了,还是逃跑时被找了回去?这是他所能想到的两种原因,而每一种都令他绝望。他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瓦朗蒂娜

在逃出来时体力不支，晕倒在哪儿条小路上了。

“哦！要真是这样，”他一边喊，一边爬到了墙顶，“我就要失去她了，而且还是因为我的过错！”把这个念头注入他脑中的那个精灵，一直在他的耳边絮叨个不停，以致于到后来，原本并不存在的揣测变成了不可质疑的事实。他焦急地用眼睛在黑暗中搜寻着瓦朗蒂娜的身影，仿佛看到她躺在阴暗的路上，他冒险叫了一声，似乎还听见随风飘来的一声呻吟。

终于，十点半的钟声敲响了。不能再等了，他的太阳穴像是要胀裂了，眼前也一片模糊，他把腿跨过墙顶，跳进了花园。现在他已经进了维尔福的府邸，而且是翻墙而入的，这一举动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很清楚，但他没有继续想下去。他贴紧墙角走了一小段路，沿着树丛中一条小路，一会儿就穿过了树林，他现在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见整座房子。映入莫雷尔眼帘的是一座灰暗的庞然大物，整座房子里并没有喜庆节日里的灯火通明，这让他确信了刚才从门洞里看到的景象是真的。这时，乌云遮住了原本微弱的月光，这座房子似乎也蒙上了一片巨大的阴影。

尽管莫雷尔在这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但是为了时刻能在想象中跟随瓦朗蒂娜，他曾无数次让瓦朗蒂娜描述整座房子的情形。现在他看到一盏灯光在楼上一间房里的三个窗口之间窜来窜去，那是圣梅朗夫人的房间。另外一盏灯在挂着红色帘幕的房间里一动不动，那是维尔福夫人的卧室。

整座房子这般黑暗寂静的景象，比没有见到瓦朗蒂娜的身影更让莫雷尔感到惊恐不安，他神志混乱，痛苦得近乎疯了。为了确定到底是怎样的不幸让他感到如此恐惧，他决定不顾一切也要见到瓦朗蒂娜。他正想快速穿过花坛时，忽然传来一个声音，距离好像很远，但恰好顺风，听得很清楚。他缩回了已经伸出的半个身子，一动不动地藏在树丛里。他心想，如果过来的是瓦朗蒂娜一个人，他就在她走近的时候叫住她；要是还有人跟她一起，他虽然不能说话，能看到她，知道她平安也好；如果是其他的人，他还可以听听他们的谈话，或许可以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月亮从那片遮住它的乌云后面钻了出来，莫雷尔看到维尔福先生和一个穿黑衣服的绅士走下了台阶，他很快认出了那位绅士是阿夫里尼医生。他们正往树丛这边走来，莫雷尔下意识地往后退，直到树丛中间的一棵无花果树让他无从退去，才止住脚步。

这时，那两位先生的脚步声也停止了。

“哦！我亲爱的医生，”检察官说，“这是上帝在惩罚我的家室啊！猝死，多么可怕啊！真像一个晴空霹雳！您不用安慰我了，哎！我心头刚被划上的伤痕太深

了,是没办法安慰的。她死了,死了!”

年轻人的额头冒出一阵冷汗,他的牙齿上下哆嗦着。维尔福先生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那么,屋里到底是谁死了呢?

“我亲爱的维尔福先生,”医生说,他的声音使年轻人感到更加的恐怖,“我领您到这里来,并不是来安慰您的,恰好相反。”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检察官惶恐地问。

“我的意思是,或许在这之后,还有一场更大的不幸在等着您。”

“哦!我的上帝!”维尔福握紧自己的双手,喃喃地问,“您想告诉我什么?”

“我的朋友,这里除了我们没别人吧?”

“是的,没有别人,但您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呢?”

“那是因为我要告诉您一个可怕的秘密,”医生说,“我们坐下来说吧。”

维尔福坐了下来,确切地说,他是跌倒在了长凳上。医生仍然站在他面前,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莫雷尔显然吓坏了。“死了!死了!”他在心里反复念道,仿佛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他一手按住自己的额头,一手按住胸口,生怕他们会听到他的心跳。

“说吧,医生!”维尔福说,“让打击降临吧,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当然,圣梅朗夫人的年纪很高了,不过她一向都很健康。”

莫雷尔终于松了口气,这是这十分钟以来的第一次。

“她是忧伤而死的,”维尔福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伤心过度,医生!四十年来,她一直跟侯爵生活在一起……”

“不是因为伤心的原因,我亲爱的维尔福,”医生说,“伤心过度是可能致命的,但这事很少发生,更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一个小时,甚至是在十分钟之内,就夺走一条人命。”

维尔福抬起他原本垂着的头,诧异地望着医生,没有回答。

“她临终前您在不在场?”阿夫里尼先生问。

“在,”检察官回答,“还是您让我不要走开的。”

“那您有没有注意到圣梅朗夫人临死前的症状?”

“我注意到她接连发作了三次,每次发作都间隔几分钟,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您来的时候,她已经气喘了好几分钟了。她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是神经痉挛,但看到她从床上立起身来,四肢和脖子都发硬的时候,我才感到害怕,并且从您的眼神中,知道她的情况比我想中的还要糟。之后我想再看看您的眼神,可您一直在为她诊脉,从没转过头来。我还没能看看您的眼神,第二次发作又开始了。而且这一回比上一次更恐怖,还是第一次的症状,但她的嘴唇发紫,

并且几乎都变形了。第三次一发作,她就咽气了。第一次发作之后,我认为那是神经痉挛的症状,您不是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吗?”

“是的,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医生回答,“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哦!上帝,您想说什么?”

“神经痉挛的症状跟植物性中毒的症状是一样的。”

维尔福从凳子上猛地立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瘫倒了下去,他神情惘然,一动不动,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听着,”医生说,“我完全明白我说这话的分量,而且也知道是在对谁说。”

“您是在对法官讲案情,还是在跟一个朋友说话呢?”维尔福问。

“朋友,现在,我只是在跟一个朋友说话。急性痉挛和植物性毒药毒死人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假如说我需要发誓,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我会有所犹豫,所以我再强调一遍,我是在跟一个朋友说话,而不是面对一位法官。我要对朋友说的是,在圣梅朗夫人临死前的三刻钟里,我仔细观察着她的每一次发作,还有最后致死的症状。我确信她是被毒死的,而且还能说出是什么毒药使她致死的。”

“先生!先生!”

“症状很明显,您不也看到了吗?间歇性的精神亢奋,神情恍惚,还嗜睡,这是大量服用番木鳖碱或马钱子碱所致,也许,是谁拿错了药让她服了。”

维尔福抓紧医生的手。

“噢!这怎么可能!”他说,“我是在做梦吧?您说的这些事情简直太恐怖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求求您告诉我,我亲爱的医生,是您弄错了。”

“我当然也会弄错,但是——”

“但是——”

“但是,这件事的确没错。”

“您就可怜可怜我吧,医生!这些天来,我遇到的都是些极其可怕的事情,我都快要疯了。”

“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去见过圣梅朗夫人吗?”

“没有。”

“有没有去买过我没有开的药?”

“没有。”

“那圣梅朗夫人跟谁结过怨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那如果她死了,谁会因她的死而得到好处?”

“没有，我的上帝，除了我的女儿是她唯一的继承人，哦！要是我有这样的念头，我会一刀把自己杀死，作为对自己居然产生这样念头的惩罚。”

“我亲爱的朋友，”阿夫里尼先生说，“我并没有指控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可能是意外，或者是一种过失。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事实终究是事实，良心让我必须告诉您，请您调查这件事吧。”

“调查？怎么调查？调查谁？又查些什么呢？”

“比如说老仆人巴罗斯会不会拿错了药，把给他主人服的药拿给了圣梅朗夫人。”

“我父亲服的药？”

“是的。”

“可是，即便是这样，诺瓦蒂埃先生服的药怎么会毒死圣梅朗夫人呢？”

“事情很简单，您是知道的，毒药对于有些病来说是能治病的，比如说疯瘫。我为了帮助诺瓦蒂埃先生恢复说话和行动能力，用尽了各种办法，大概是在三个月之前，我决定尝试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给他服用三个月的番木鳖碱。因此，我最近给他开的那服药中，含有六厘克番木鳖碱，这药对于诺瓦蒂埃先生的身体不会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但是这个分量对其他人来说，足以致命。”

“我亲爱的医生，诺瓦蒂埃先生的房间和圣梅朗夫人的房间并不相通，而且巴罗斯从来没有进过我岳母的房间，总之，我想对您说的是，我知道您是当今医术和医德最好的医生，您在任何时候说的话对我来说就犹如太阳一般，好比我的指路明灯；但是，尽管我对您深信不疑，还是不由地想起一句俗话：‘凡人，孰无过！’”

“您听我说，维尔福，”医生说，“在我的同行当中，您还有没有其他像我一样信得过的人？”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您想干什么？”

“请他来，我把观察到的一切和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他，然后我们一起解剖尸体。”

“你们会找到遗留的毒药吗？”

“不，不是毒药，我没这么说，不过我们可以观察神经系统的情况，还能看到毋庸置疑的明显迹象，我们将会告诉您：亲爱的维尔福，倘若这件事情是意外造成的，那您得注意您的仆人，假如是因为仇怨而起的，您就得谨防您的仇人。”

“哦！您这算什么建议，阿夫里尼？”维尔福神情沮丧地说，“如果您让另外的人知道这个秘密，那肯定得惊动法院，到时候就会在我家里进行侦查，这可不！不行！不过，”检察官忐忑不安地继续说，“如果您执意要验尸，我也只能照办。确实

是这样，我的职位使我有这样的义务，我应该协助调查。但是，医生，您也看到了，家里接连发生的不幸已经让我愁成这样了，现在家里居然还出了这样的丑事，我的妻子和女儿会痛不欲生的！医生，您也知道，身为法官，一定结下了不少的仇恨，这事一旦传出去，对我的仇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比打了一次胜仗，而我一败涂地，羞愧难当。医生，请您原谅我这些世俗的想法吧！如果您是一位教士，我就不敢对您说这些，但是您是一个能体谅别人的医生，那么，医生，医生，您就当什么也没跟我说，好吗？”

“我亲爱的维尔福先生，”医生说，“我们医生的天职就是救人。倘若医学上还有办法救活圣梅朗夫人，那么我就应当救活她。而不幸的是她已经死了，我也不得不为活着的人考虑，就让我们把这桩可怕的秘密埋藏在心底吧。将来要是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就让他们认为这是我的疏忽吧。但是，先生，现在您一定要谨慎地调查清楚，不然不幸的事情还将发生，如果您查出了嫌疑犯，我想对您说：作为法官，您应该尽您的职责！”

“谢谢您，医生，”维尔福高兴地说，“您真是我最好的朋友。”维尔福像是生怕医生为刚才的话反悔似的，急忙拉着他往屋里去了。

等他们进了屋，莫雷尔从树丛中探出头来，月光洒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色看起来更加的苍白，活像一个幽灵。“上帝用明显而可怕的方式在庇护我，”他说，“但是瓦朗蒂娜，我可怜的姑娘！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呢？”说着，他来回回看了看那个挂着红色窗帘的窗户，还有挂着白色窗帘的三个窗户。挂着红色窗帘的窗户透出极为暗淡的光，这显然是维尔福夫人把灯吹灭了，只让一盏夜灯亮着。而那三个窗户的情况正好相反，他看到其中有一扇窗户开着，放在壁炉上的一支蜡烛把微弱的烛光投射到窗外，一个人影出现在窗台边。

莫雷尔不禁打了个寒战，呜咽的抽泣声不断地传来。此刻，他勇敢而坚强的心受到了人类最强烈激情的夹击，爱情与恐惧占据着他的心，让他处于混乱和激动不安的状态，甚至让他产生了幻觉。像现在，他藏在树丛里，瓦朗蒂娜怎么可能看到他呢。但他的幻觉让他觉得窗户边的身影在呼唤他，灼热的心也在对他这么重复着，这个双重的错误信号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事实。一种难以确信的青春热情驱使着这位年轻人，他从树丛中跳了出来，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甚至会吓坏瓦朗蒂娜，姑娘见到他肯定会失声尖叫。莫雷尔迅速地穿过在月光下变成了白色的花坛，跑到房子前面的那排橘子树边，奔上台阶，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

此时，瓦朗蒂娜正抬头注视着空中浮动着的白云，亢奋的大脑让她觉得那片云是升上天去的一个人，那是外婆的灵魂。

莫雷尔穿过了前厅,准备踏上楼梯。因为楼梯上铺着地毯,所以没有人会听到他的脚步声。而且现在他的情绪兴奋无比,哪怕是维尔福先生站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害怕。他已经拿定了主意,要是遇到了维尔福先生,他会向他说明一切,恳求他原谅,求他答应把女儿嫁给他。莫雷尔真的疯了!

不过,幸好他没有遇到任何人。他这会儿才发觉,之前让瓦朗蒂娜描述她家的房子,是多么明智的行为,这可帮了他的大忙,他顺利地来到了楼上,正当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不知道往哪边走的时候,一阵抽泣声引他朝那个方向走去。

门微微开着,门缝里透出一道灯光,抽泣的声音一直没停,他推门走了进去。

一张白色的罩布下面是那具尸体,能清楚地分辨出哪里是头部。因为恰巧听到了那个秘密,所以那具尸体更让他觉得恐怖。瓦朗蒂娜跪在床边,把头深深地埋进扶椅的靠垫里,浑身战栗,双手紧紧地抱住头,不停地抽泣着。那扇窗户还开着,说明她刚从窗边过来。她正在祈祷,那凄凉的声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感动的,她的话语急促而又断断续续,不能听清她说的内容,悲伤几乎要了她的命。

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里泄了进来,使屋里的灯光更显苍白,原本已经凄凉的场景显得更加阴森和恐怖。这种情景让莫雷尔实在受不了,他并不是特别虔诚,特别容易受感动的人,但看到瓦朗蒂娜交叉着手跪着在那里哭泣,他再也不能默默无声了。他叹了口气,轻声地叫她。

瓦朗蒂娜满是泪痕的脸抬了起来,并转向他。她看到了莫雷尔,却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只有一颗已经悲痛绝望的心。

莫雷尔把手伸向她。瓦朗蒂娜指了指白色罩布下的尸体,示意这是她没去赴约的原因,然后又开始呜咽起来。一时间,房间里的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他们不敢打破这沉寂,最后还是瓦朗蒂娜开了口。

“我的朋友,”她说,“你怎么在这里?哎!要不是死神为你打开了这扇门,我是欢迎你的。”

“瓦朗蒂娜,”莫雷尔的声音在颤抖,“八点半钟我就开始等你了,可始终没见到你,我很担心,于是就翻墙从花园里进来了,然后听到有人说起这件不幸的事情……”

“听谁说的?”瓦朗蒂娜问。

莫雷尔像被惊醒了一样,维尔福先生和医生的谈话在他的脑海里旋转,他似乎看到了白色罩布下面硬邦邦的手、僵直的脖子和发紫的嘴唇,他打了个哆嗦。

于是他扯谎说:“仆人们在说,这一切,我都知道了。”

“你来这里，会把我们都害了的，我的朋友。”瓦朗蒂娜说话的语气并没有透着生气或是害怕。

“原谅我吧，”莫雷尔以同样的语气说道，“那么，我先走了！”

“不！”瓦朗蒂娜说，“你会被他们发现的，先别走！”

“要是有人到这儿来，怎么办？”

姑娘摇了摇头。

“没人会来的，”她说，“不用怕，她会保护我们的。”她指了指尸体。

“伊皮涅先生呢？”莫雷尔问。

“他来签婚约的时候，我亲爱的外婆刚刚咽气。”

“哦！”莫雷尔暗自高兴地说。因为那件婚事会因这件丧事被无限期地延迟下去了。

“但这更让我愁苦，”姑娘说，像是马上对莫雷尔这种自私的感情给予惩罚一样，“因为我可怜又可敬的外婆，在她临终的时候，也坚决要求赶快把那件婚事给办了，我的上帝啊！她原本是想保护我的，结果却在把我往死路里逼！”

“听！”莫雷尔说。

这时，走廊里和楼梯上传来清晰的脚步声。

“这是父亲刚从他的书房里出来。”瓦朗蒂娜说。

“他送医生去了。”莫雷尔顺口说。

“您怎么会知道？”瓦朗蒂娜惊讶地问道。

“哦，我猜的。”莫雷尔说。

瓦朗蒂娜望着这个年轻人。

他们听到沿街的大门关上的声音，维尔福先生特意把花园的门锁上，回到楼上。他在前厅停了一会儿，像是在犹豫到底是回自己的房间还是到圣梅朗夫人的房间来。莫雷尔急忙躲到了一扇门背后，瓦朗蒂娜还是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悲伤似乎驱走了所有的恐惧。

最后，维尔福先生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现在，”瓦朗蒂娜说，“大门和花园的门都关了，你出不去了。”

莫雷尔惊慌地看着她。

“现在，”她说，“只有从我祖父的房间出去才是安全的。”她站起身来，说，“跟我来！”

“去哪儿？”莫雷尔问。

“去我祖父那里。”

“我跟你？一起去诺瓦蒂埃先生那里？”

“是的。”

“你确定吗？瓦朗蒂娜。”

“我早就想过了，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们都需要他，走吧。”

“等等，你要小心，瓦朗蒂娜，”莫雷尔说，他犹豫着，没跟姑娘走。“我知道我到这儿来是错误的举动，简直就是疯子干的事，可现在，你确定你是清醒的吗？”

“是的，”瓦朗蒂娜说，“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放心不下，那就是把亲爱的外婆丢在这儿不管，我本来应该在这儿守灵的。”

“瓦朗蒂娜，”莫雷尔说，“死者自己就是神圣的。”

“是的，”瓦朗蒂娜说，“况且，我只是离开很短的时间。”于是，莫雷尔轻手轻脚地跟在她的后面，他们穿过走廊，走下通往诺瓦蒂埃先生房间去的小楼梯。老仆人巴罗斯站在门口。

“巴罗斯，”瓦朗蒂娜说，“把门关上，别让任何人进来。”她先一个人进了屋。

诺瓦蒂埃仍是坐在他的椅子上，神情专注地注意每一个轻微的声音，眼睛一直盯着门口，像是在盼着什么。当瓦朗蒂娜出现在门口时，他的眼睛顿时一亮，看到姑娘沉重严肃的表情，他焦急地用眼神询问她。

“亲爱的爷爷，”瓦朗蒂娜急切地说，“您知道我可怜的外婆已经在一个小时前去世了，现在，在这世上，除了您，再也没人爱我了。”

老人的眼神中流露出无比的关切。

“那么我的忧伤只能向您倾诉，我的希望也只能向您吐露，对吗？”

老人表示肯定。

瓦朗蒂娜拉着马西米兰的手走进来。“请您自己看看这位先生。”

老人显得有些惊讶，他凝视着莫雷尔。

“他是马西米兰·莫雷尔先生，他是马赛的那位正直商人的儿子，您肯定听说过他父亲吧？”

“是的。”老人表示。

“他们家的姓氏是无可厚非的，并且马西米兰还会使它更为荣耀，因为年仅三十岁的他，就已经是上尉，而且还是四级荣誉军官。”

老人表示知道他。

“啊！爷爷，”瓦朗蒂娜跪了下来，指着马西米兰说，“我爱他，我只会属于他，要是强迫我嫁给别人，我宁愿去死。”

从老人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的脑海里转动着很多杂乱的念头。

“您是喜欢马西米兰·莫雷尔先生的，对吗，爷爷？”

“是的。”老人表示。

“我们是您的孩子，您会保护我们，阻止我父亲的意愿，对吗？”

诺瓦蒂埃把目光停在莫雷尔身上，好像在说：“那得看他的表现了。”

马西米兰明白了他的意思。“小姐，”他说，“你还得回到你外婆的房间里去尽神圣的义务，你能让我跟诺瓦蒂埃先生谈一谈吗？”

“对。”老人的眼神说，然后又充满疑虑地望着瓦朗蒂娜。

“您是在问，他怎么会理解您的意思，是吗，亲爱的爷爷？”

“是的。”

“他能明白您的意思，我们经常说起您，所以他完全了解我们是怎样谈话的。”然后她带着微笑转向马西米兰，那微笑尽管蒙了一层惆怅的阴影，但依然可爱，“所以我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说着，她站起身来，拉了一把椅子给莫雷尔，又吩咐巴罗斯不能让任何人进来，然后温柔地拥抱了一下祖父，用眼神跟莫雷尔告别，随后就离开了。

莫雷尔为了向诺瓦蒂埃证实瓦朗蒂娜确实完全信任他，而且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他拿了一本字典、一支笔，还有一张纸，放在点着灯的桌子上。

“首先，”莫雷尔说，“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我的身份，我是多么地爱瓦朗蒂娜小姐，还有我是怎样为她打算的。”

诺瓦蒂埃表示允许。

这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幕：这个身体瘫痪，外表看起来已是无用的老人，现在却成了这对年轻恋人唯一的支持者、保护者和评判者。老人高贵、严肃的表情使莫雷尔感到敬畏，他声音颤抖地讲述着他们的往事。他讲了他跟瓦朗蒂娜相识的过程，讲他怎样爱瓦朗蒂娜，同时孤单不幸的瓦朗蒂娜是怎样接受了他的爱。他把自己的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都告诉了这位老人，并且不时地探询着看看老人的眼神，每次那眼神都像在回答：“很好，继续说吧。”

“现在，”莫雷尔在结束往事的讲述时说，“我已经对您说了我们的爱情还有我们的希望，您想听一下我们的计划吗？”

“好。”老人表示。

“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后门口停着一辆轻便的马车，我准备带着瓦朗蒂娜先到我妹妹家，和她结婚，然后再虔敬地等待维尔福先生的谅解。”

“不。”诺瓦蒂埃表示。

“这样做不行吗？”

“不行。”

“您不赞成我们的计划？”

“不赞成。”

“那好，我另外还有一个办法。”莫雷尔说。

“什么办法？”老人用眼神问道。

“我要去，”马西米兰说，“我要去找弗兰兹·伊皮涅先生，向他说明一切。”

诺瓦蒂埃的眼神充满了疑问。

“您想知道我的计划，是不是？”

“是的。”

“我要去找他，告诉他，我和瓦朗蒂娜小姐的事情。倘若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就会主动放弃婚约，以此来证明他的高尚，那么他会得到我不尽的感激和崇敬；倘若我向他证明了瓦朗蒂娜爱的人是我，并且除了我，不会再爱其他任何人，而他是在抢夺我的爱人后，他仍然不肯放弃，那么不管他是出于自尊还是嫉妒，我都要在让他处于优势的条件下跟他决斗，这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要是我赢了，我跟瓦朗蒂娜就能在一起；哪怕我死了，我敢肯定，瓦朗蒂娜绝不会嫁给他。”

诺瓦蒂埃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眼神，端详着他面前这张诚恳而高贵的脸，这张脸随着语气的不同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表情，让他吃惊。可是，在莫雷尔的话讲完之后，他却接连闭了几次眼，意思是“不”。

“不？”莫雷尔说，“您像反对第一个计划一样，也反对这个计划吗？”

“是的。”老人表示。

“可是，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先生。”莫雷尔问，“圣梅朗夫人在临终之前还特别交代，那件婚事要尽快办，难道我只能无能为力地任这件事自然发展吗？”

诺瓦蒂埃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示。

“我明白了，”莫雷尔说，“我该等待。”

“是的。”

“但这样拖下去，我们会受不了的，先生，”年轻人回答，“只凭瓦朗蒂娜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她会被逼得服从。我能进这间屋子简直是一个奇迹，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相信我，那两种办法是可行的，原谅我的自负吧，请您告诉我哪一种更好。您同意瓦朗蒂娜小姐把自己托付给我，对吗？”

“不。”

“那您赞成我去找伊皮涅先生吗？”

“不。”

“上帝啊！我们期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可究竟谁才能帮助我们呢？”

老人微笑了一下，不管是谁跟他说到上帝，他都会这样微笑。这个老雅各宾党人的脑海里总是坚持无神论的思想。

“靠运气吗？”莫雷尔说。

“不。”

“那靠您吗？”

“是的。”

“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先生，请原谅我的固执，因为您的答复关系着我的生命，您可以帮助我们，是吗？”

“是的。”

“您确定您能帮我们吗？”

“是的。”

老人坚定的回答还是不能消除莫雷尔的疑虑。在莫雷尔看来，尽管老人的意志坚定，回答得毋庸置疑，可是不得不考虑他毕竟是一个瘫痪的老人。

“哦！太感谢您了，可是，除非发生奇迹，让您恢复说话和行动能力。要不然您坐在椅子上，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动，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桩婚事呢？”

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让他看起来精神焕发。老人的这个微笑是在一张肌肉无法活动的脸上，仅用眼睛展露的微笑。

“这么说，我还是应该等待？”年轻人问。

“是的。”

“那么婚约呢？”

老人脸上又浮现出与刚才一样的笑容。

“您的意思是说，婚约不会签订吗？”

“是的。”

“连婚约也不会签订？”莫雷尔喊道，“哦，先生，请原谅我，突然听到这么一个好消息，我难免会不敢相信，我能再确定一下，婚约真的不会签订吗？”

“不会。”老人表示。

尽管老人再三的肯定，莫雷尔仍然半信半疑。一个疯瘫老人的诺言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或许并不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而是他脑力衰弱造成的。那些傻子因为不知道自己傻，答应别人自己根本没法办到的事，这种事情不也经常发生吗？力气小的人爱夸自己能挑重担，胆小的人常夸自己能战胜巨人，穷人总是吹嘘自己的财富，哪怕是最贫贱的农夫，也会自称是宇宙之神。

不知诺瓦蒂埃是看出了年轻人的疑虑，还是不放心莫雷尔是否接受了他的意见，他自始至终都凝视着莫雷尔。

“您还有什么意见吗？先生。”莫雷尔问，“您是想让我重新向您表示，我已经接受您的意见，愿意耐心地等待吗？”

诺瓦蒂埃依旧注视着他，仿佛是在说：“仅仅这样还不够。”然后他的目光从

莫雷尔的脸上移到了他的手上。

“您是要我发誓吗？先生。”莫雷尔问。

“是的。”老人严肃地表示。

莫雷尔明白老人非常看重这个誓言。他举起一只手发誓：“我以我的荣誉向您发誓，关于去找伊皮涅先生的那件事情，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意思。”

“那就好！”老人的眼神说。

“现在，”莫雷尔问，“您是在说我该走了吗？”

“是的。”

“我不必再去见瓦朗蒂娜小姐吗？”

“是的。”

莫雷尔做了个愿意接受他意见的动作，然后诚恳地说：“现在，先生，您能允许您的孙女婿，像您的孙女一样吻您吗？”

诺瓦蒂埃的表情告诉他：“可以”。

年轻人轻轻地吻了一下老人的前额，他吻在了瓦朗蒂娜刚才吻过的地方，然后向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莫雷尔在门外看到了巴罗斯，这位老仆人按照瓦朗蒂娜的吩咐，一直在门外等着。他带着莫雷尔沿着一条黑暗的通道，走到一扇通往花园的小门前。莫雷尔穿过花园，很快走到他翻墙进来的那个地方，他攀着树枝爬上墙顶，顺着梯子，快速回到了苜蓿田里。

他跳上那辆轻便的马车扬长而去，虽然种种情感交织在他的脑海里，使他精疲力尽，但他心里舒服多了。午夜时分，他回到了梅莱街，一头栽到床上，像一个喝得烂醉的人那样沉沉地睡着了。

第 74 章 维尔福家族之墓

两天以后,大概十点钟的时候,维尔福先生府邸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从圣奥诺路到佩皮尼路,一路上都是挂丧的马车和私家马车。其中有一辆马车的样式很特别,看上去是刚从外地赶来的,那是一辆漆成黑色的带蓬大马车,是最早赶到的马车之一。

人们纷纷议论着:原来事情真是巧得奇怪,因为这辆马车里面装的是圣梅朗侯爵的遗体,大家最初只是来为圣梅朗夫人送葬的,没想到现在要为两个人送葬。圣梅朗侯爵是国王路易十八和查理王十世最忠实的大臣之一,他有很多朋友,再加上维尔福先生的声望,前来吊唁的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

当局事先得到了通知,于是允许两件丧事一起办。另一辆事先安排好的灵车装饰得极为豪华,灵车刚驶到维尔福先生家门口,那辆黑色大蓬马车里的棺材就被移到了这辆豪华的灵车里。两口棺材都将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安葬,维尔福早就已经在那里选好了墓地,准备安葬他的家人,可怜的蕾妮已经在那里等了十年了,现在,她终于可以和父母相聚了。

巴黎人总是好奇的,大出殡的场面使他们情不自禁,他们怀着宗教式的虔诚,目送送殡队伍的经过,目送两位以忠贞可靠、坚持传统精神、拥有坚定信仰而著称的老贵族,直到他们最终的安息之处。

波尚、阿尔贝和夏多·勒诺坐在同一辆丧车里,正议论着侯爵夫人的猝死。

“去年,我在马赛见到圣梅朗夫人,”夏多·勒诺说,“看到她身体很健康,头脑还很机敏,身子骨也比较硬朗,我还以为她能活到一百岁呢,她才多大年纪啊?”

“听弗兰兹说,”阿尔贝回答道,“她大概有七十岁了,她不是因为年老衰弱而死的,而是因为侯爵的死让她伤心过度。自侯爵死后,她悲痛欲绝,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神志始终处于不清醒状态。”

“但总是得了什么病才死的吧?”波尚问道。

“听说好像是脑溢血,也可能是突然性的中风,这两种病好像是一回事吧?”

“好像差不多一样。”

“这不太可能，”波尚说，“我曾见过圣梅朗夫人一两次，她的身材很瘦小，就体质来说不属于多血质的人，这种体质的人不可能因为悲伤而引起中风的。”

“总之，”阿尔贝说，“不管她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医生的错误方法。维尔福先生，瓦朗蒂娜小姐，说得更确切些，是我们的朋友弗朗兹，将会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每年的收入肯定得增加到八万利弗尔。”

“要是等老雅各宾党人诺瓦蒂埃一死，他的遗产总数还得多一倍。”

“那老爷爷的生命力真是顽强。”波尚说，“就像贺拉斯说的‘意志坚强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是跟死神有约定，要看到自己所有的子女下葬。他很像一七九三年的那位老国民议会议员，那人曾在一八一四年对拿破仑说：‘您失败的原因在于您的帝国像一株长得过快的嫩草，所以茎子特别容易断。请把共和国作为您坚强的支柱，让人们休养之后再上战场吧，我敢肯定，到时候您可以拥有五十万军队，会再有一次马伦戈大捷和奥斯特利茨胜利。陛下，理念是不会消失的，或许有时它要睡一会儿，但睡醒之后，会比睡前更加强大有力。’”

“可能对他来说，”阿尔贝说，“人似乎就跟理念一样。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弗兰兹·伊皮涅将来怎么能跟一位离不开瓦朗蒂娜的祖父一起生活呢？这可怎么过呀？可现在，弗兰兹在哪里呢？”

“他跟维尔福先生在最前面的那辆车子里，现在，维尔福先生已经把他当做家人了。”

在送殡的每一辆马车里，人们谈论的内容几乎都是这两个老人的死。这两个老人死的这么突然，而且接踵而至，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奇怪，但人们除了感到奇怪，并没有怀疑过什么，阿夫里尼先生与维尔福先生谈论的那个秘密当然也没有人会想到。

一小时之后，送葬队伍到达了墓地。灰暗的天空、温和的气候，对于举行葬礼再合适不过了。在走向墓地的人群中，夏多·勒诺认出了莫雷尔。莫雷尔是一个人驾着轻便马车过来的，此刻，他的脸色很苍白，一言不发地走在两旁紫杉树对峙的小路上。

“您也在这儿！”夏多·勒诺挽着年轻上尉的手臂说，“这么说，您也是维尔福先生的朋友，可怎么在他的府上从没见过您呢？”

“我不认识维尔福先生，”莫雷尔回答说，“但我认识圣梅朗夫人。”

这时候，阿尔贝和弗兰兹走了过来。

“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给你们做介绍，真是有点不合适，”阿尔贝说，“不过，我们都不迷信。莫雷尔先生，请允许我给您介绍弗兰兹·伊皮涅先生，他是我在意大利旅行时一位有趣的旅伴。我亲爱的弗兰兹，这位是马西米兰·莫雷尔先

生,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的时候,我跟他就已经是好朋友了,以后,要是我说到友好、聪明、亲切的时候,您总会听到这个名字。”

莫雷尔犹豫了一下,如果向这位他暗中视为情敌的人表现得太热情,那自己会不会太虚伪了?他又想起自己的誓言和目前的状况,于是,他极力地掩饰自己的情绪,向弗兰兹鞠了一躬。

“维尔福小姐一定很伤心吧?”德布雷问。

“伤心极了,”弗兰兹答道,“早上看到她的时候,我甚至都认不出她了,她的脸色苍白极了。”这几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也让莫雷尔的心像被针刺了一样。他想,这么说来,这个人见过瓦朗蒂娜,还跟她说过话!这位高傲的年轻军官竭尽了他全部的意志力,才止住了自己想破坏诺言的冲动念头。他拉着夏多·勒诺的手臂向墓地快速走去。执行葬礼的人已经把两具棺材抬进了墓室。

“好气派的‘住处’!”波尚看着墓室说,“这可是冬暖夏凉的宫殿。将来,您也会住进去的,我亲爱的伊皮涅,因为您马上就是这个家的人了。我嘛,我希望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在乡下有一所小房子,而且要盖在树底下,我可不愿意自己被压在这么多的大石头下面。临终的时候,我要给围着我的人说伏尔泰写给庇隆的那句话:‘到乡下去吧!’……但弗兰兹,您不用考虑这些,现在继承财产的可是您的妻子。”

“波尚,”弗兰兹说,“我可真受不了您!政治事务使您对一切事情都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而操纵这些事情的人都有不相信一切事情的习惯。当您有幸跟普通人在一起,请把您的政治放在一边,想办法把您在众议院或贵族院丢失的爱心找回来吧。”

“哦!我的上帝!”波尚说,“生命是什么?是通向死亡所做的短暂停留。”

“我讨厌波尚。”阿尔贝说着,拉着弗兰兹走开了,留下波尚跟德布雷去高谈阔论他们所谓的哲学。

维尔福的家墓高约二十尺,成正方形,由白色的大理石铺成,圣梅朗和维尔福两个家族被分隔开来,每一间都有各自的一扇门。有些人家的坟墓就跟一个柜子一样,墓穴像是抽屉一样层层相叠,每个墓穴的前面都刻着几行字,跟一张标签一样,难看死了。但维尔福的家墓却不是这样,从青铜的墓门向里望,先看到的是一间肃穆的前厅,前厅与墓室之间还隔着一面墙和两扇门,一扇门通向维尔福家的墓穴,一扇门通向圣梅朗家的墓穴。

在这里,人们可以肆意地宣泄心中的悲伤,不管是到拉雪兹神甫墓地来举行野餐的游客,还是来这里幽会的情侣都不会打扰到墓室里的死人。

两具棺材被抬进了右边圣梅朗家的墓室,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台架上。墓穴

里,只有维尔福、弗兰兹和少数几个近亲。宗教仪式都在墓前举行,没有长篇的演讲,所以参加葬礼的人群很快就散开了。其中,夏多·勒诺、阿尔贝和莫雷尔一路,德布雷和波尚走另一条路。

弗兰兹和维尔福先生在墓场门口停了一会儿,莫雷尔也借口停了下来,他看到弗兰兹和维尔福先生坐进了同一辆挂丧的马车,他觉得他们的密谈对他来说是一个凶兆。在回巴黎的路上,尽管莫雷尔与夏多·勒诺还有阿尔贝同坐一辆马车,但他们谈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当弗兰兹要跟维尔福先生告辞的时候,维尔福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

“随时都可以,先生。”弗兰兹回答。

“那越早越好。”

“我听候您的吩咐,先生,我能跟您一起回去吗?”

“如果这没有让您不方便的话,当然可以。”

“当然没有。”

这一对未来的翁婿坐进了同一辆马车。莫雷尔看着马车从他身边驶过,感到非常的不安,这种不安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维尔福和弗兰兹一回到圣奥诺路,维尔福甚至都没有去见妻子和女儿,就带着弗兰兹径直来到他的书房,他让年轻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伊皮涅先生,”他说,“允许我提醒您,初看上去,选择在这个时间说这件事情可能并不合适,不过,这是圣梅朗夫人临终前的交代,我们应该完成死者的心愿,那就是,瓦朗蒂娜的婚事不容拖延。您知道,圣梅朗夫人把死后的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她在遗嘱里申明圣梅朗家的所有财产都由瓦朗蒂娜继承。昨天律师已经给我看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拟定婚约是完全可以的,公证人就是住在圣奥诺路博伏广场的德尚先生。”

“先生,”伊皮涅说道,“瓦朗蒂娜小姐现在肯定很伤心,恐怕她还没有想到结婚的事情,真的,我担心——”

“对瓦朗蒂娜来说,”维尔福先生打断了他的话,“能完成她外婆的意愿,会让她感到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您保证,这不是问题。”

“既然如此,”弗兰兹说,“在这方面,我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时间随您安排,我已经答应过这件事情,现在也很高兴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那么,”维尔福说,“不用再等了,三天前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今天就签订婚约。”

“但现在是在服丧期啊!”弗兰兹迟疑地说。

“您放心，”维尔福回答，“我绝对不会不顾礼节的，三个月的服丧期里，维尔福小姐可以住在属于她的圣梅朗庄园里。在一个星期以内，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就在那里举行婚礼，既不讲排场，也不宴请朋友。让外孙女在那里结婚也是圣梅朗夫人的意愿。等婚礼结束以后，先生，您可以回巴黎来，而您的妻子在服丧期间有她的继母陪伴。”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先生。”弗兰兹说。

“好，”维尔福先生答道，“半个小时之后，瓦朗蒂娜就必须到客厅里来，我现在派人去请德尚先生，等一下就宣读并签订婚约，然后，今天晚上维尔福夫人就陪瓦朗蒂娜去庄园，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去那里举行婚礼。”

“先生，”弗兰兹说，“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

“我希望阿尔贝·马尔塞夫和夏多·勒诺可以参加这次订婚签约仪式，您知道的，他们是我的证婚人。”

“半个小时的时间足够通知他们了，您愿意自己去，还是派人去请？”

“我想亲自跑一趟，先生。”

“那么，请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男爵，到时候瓦朗蒂娜也会准备好的。”

弗兰兹鞠躬告退，走了出去。

房门刚关上，维尔福先生便叫仆人去告诉瓦朗蒂娜，要她在半小时之内到客厅去，到时候，公证人、伊皮涅先生和他的证婚人也都会赶到。

突如其来的消息轰动了全家上下，甚至连维尔福夫人都不敢相信。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打在瓦朗蒂娜头上，她四处张望着，想找人救她，本想下楼去找她的祖父，但在楼梯口碰到了维尔福先生，他把她拉到了客厅里。

瓦朗蒂娜在前厅看到了巴罗斯，她绝望地看着老仆人。

随后，维尔福夫人带着小爱德华也到了客厅，她显然也分担了家里的不幸，脸色苍白极了，看上去疲惫不堪。她坐下来，把爱德华放在膝上，不时地把他紧搂在怀里，仿佛这孩子身上维系着她的整个生命。

不一会儿，两辆马车驶进了前庭，一辆是公证人的马车，另一辆坐着弗兰兹和他的朋友。

这时，人都到齐了，瓦朗蒂娜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太阳穴上的青筋不仅爬满了整个眼圈，还布满了整个脸颊。弗兰兹不禁被深深感动了。

夏多·勒诺和阿尔贝相互惊讶地望着对方，在他们看来，刚才结束的那场葬礼，并不见得比即将到来的这一幕更悲惨。

维尔福夫人坐在天鹅绒帘幕形成的阴影里，一直俯身看着她膝上的孩子，

人们很难看到她的表情,更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维尔福先生跟平时一样,没有任何表情。

公证人按照惯例,先把文件放在桌上,然后坐在手扶椅里,扶了扶他的眼镜,把脸转向弗兰兹。“您可是弗兰兹·奎斯奈尔先生,伊皮涅男爵?”他问道,尽管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是的,先生。”弗兰兹回答。

公证人欠了欠身。“那么,先生,应维尔福先生的请求,我正式通知您:您和维尔福小姐的婚事,改变了诺瓦蒂埃先生对他孙女的态度,所以他把原本遗赠给她的财产全部进行了转让。补充说明一点,法律规定,立遗嘱人只能有权转赠他的部分遗产,现在他已经转赠了他的全部财产,因此如果有人提起公诉,那份遗嘱在法律上随时可以被取消原有的效力。”

“是的,”维尔福说,“不过我要提醒您,伊皮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家父的遗嘱绝不允许更改,因为我不允许家里发生有损名誉的事情。”

“先生,”弗兰兹说,“您竟然当着瓦朗蒂娜小姐的面提出这种问题,我深感遗憾,而且我从没有打听过她的财产,不管那是一笔多大的数额,总之比我的多,但能与维尔福家联姻是我的荣幸,我求的只是幸福而已。”

瓦朗蒂娜默默地感激他,两滴泪珠悄然沿着脸颊滚了下来。

“还有,先生,”维尔福对他未来的女婿说,“您除了损失一部分遗产以外,这份出人意料的遗嘱并不是针对您的,这完全是因为诺瓦蒂埃先生脑力不清,他不高兴瓦朗蒂娜小姐嫁人,而不是不喜欢您,不管她嫁给谁,他都会很伤心。原谅这位自私的老人吧,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维尔福小姐陪伴着他,现在她要成为伊皮涅男爵夫人了,当然不能时刻跟他在一起。可怜的家父由于头脑不清,缺乏理解力,因此很多事情我们都没办法和他谈,我想尽管现在诺瓦蒂埃先生知道他孙女快结婚了,但他肯定连未来女婿的名字都记不得。”

听完维尔福先生的这番话,弗兰兹欠了欠身,正要开口说话,房门突然开了,巴罗斯出现在门口。

“各位,”他的语气很坚定,在这种庄重的场合下,他似乎不是一个对着主人说话的仆人,“各位先生,诺瓦蒂埃先生希望现在能和弗兰兹·奎斯奈尔先生,伊皮涅男爵谈一下。”他也像公证人一样,为了不让人误会,把未婚女婿的全部头衔都讲了出来。

维尔福被惊呆了。维尔福夫人把儿子从膝上放下去。瓦朗蒂娜猛地立起身来,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阿尔贝和夏多·勒诺望着彼此,表现得比刚才更惊讶。公证人也呆呆地望着维尔福先生。

“这怎么可以，”检察官说，“这个时候伊皮涅男爵不能离开客厅。”

“我的主人诺瓦蒂埃先生就是希望在这个时候跟弗兰兹·伊皮涅先生谈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巴罗斯依然以坚定的语气回答。

“这么说，诺瓦蒂埃爷爷可以说话啦！”爱德华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地说。但是，现在就连维尔福夫人也没有因为这句玩笑而笑出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许多念头在打转，客厅里的气氛变得相当严肃。

“请转告诺瓦蒂埃先生，”维尔福说，“他的要求无法满足。”

“那么诺瓦蒂埃先生通知几位先生，”巴罗斯说，“他会要人把他抬到这里来。”

大家惊讶到了极点，维尔福夫人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瓦朗蒂娜抬头望着天花板，从心里感激上帝。

“你去看一下，瓦朗蒂娜，”维尔福先生说，“去看一下这次你爷爷又在搞什么花样。”

瓦朗蒂娜急忙走向门口，还没走几步，维尔福先生突然说：“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对不起，先生，”弗兰兹说，“照我说，既然诺瓦蒂埃先生想见我，那么就应由我来满足他的要求，并且我还没有拜见过他，我也应该见见他，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先生，”维尔福不安地说，“您不必亲自去。”

“原谅我，先生，”弗兰兹很坚决地说，“我不想失去这么一个能向诺瓦蒂埃先生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要让他知道，他对我的反感是错误的，而且不管他对我的成见有多深，我都会用真挚的诚意来打消它。”弗兰兹没有理会维尔福，他站起来，跟着瓦朗蒂娜走了出去。

瓦朗蒂娜像一个落水者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高兴，飞奔下楼。

维尔福先生跟在他们后面。

夏多·勒诺和马尔塞夫彼此又交换了一次眼神，越来越觉得惊讶了。

第 75 章 一封证明信

这时，诺瓦蒂埃身着一套黑衣服，坐在扶椅上等着他们。

当他们三个人走进之后，诺瓦蒂埃看了看门，老仆人马上把门关上了，瓦朗蒂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记住，”维尔福在瓦朗蒂娜的耳边说，“倘若诺瓦蒂埃先生想把你的婚事延迟，我不允许你明白他的意思。”

瓦朗蒂娜涨红了脸，什么也没说。

维尔福走近诺瓦蒂埃，说：“您要求见的弗兰兹·伊皮涅先生就在这里了，我们都希望他来拜见您，他也会向您证明，之前您反对这桩婚事是没有道理的。”

诺瓦蒂埃瞟了他儿子一眼，这眼神使维尔福打了个冷颤。

他又看了看瓦朗蒂娜，示意她走过去。幸好她明白祖父的眼神所表达的意思，她知道他要找的是一把钥匙。她根据他目光的位置，打开了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一只小柜子的抽屉，拿出了一把钥匙，她看得出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接着老人的目光转到一张旧写字台上。这张写字台早已不用了，大家都以为里面装的不过是一些废弃的文件。

“是让我打开写字台吗？”瓦朗蒂娜问道。

“是的。”老人的眼睛回答说。

“打开抽屉吗？”

“是的。”

“靠边的抽屉？”

“不是。”

“是中间的？”

“是的。”

瓦朗蒂娜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卷文件。

“您找的是这个吗？”她问。

“不。”

瓦朗蒂娜把抽屉里所有的文件一卷一卷地都拿了出来。

“抽屉空了。”她说。

诺瓦蒂埃的目光转到字典上。

“好，我明白了，爷爷。”

年轻的姑娘翻开字母表来一个一个地挨着指给他看，最后指到S字母的时候，老人示意就是这个。她翻开字典，直到看到了“暗格”一词。

“哦！爷爷，抽屉里有暗格？”瓦朗蒂娜问。

“是的。”诺瓦蒂埃表示。

“那谁知道按钮在哪里呢？”

诺瓦蒂埃看着刚才仆人出去的那扇门。

“巴罗斯知道？”她问。

“是的。”

“您要我去把他叫来？”

“是的。”

瓦朗蒂娜走到门口去叫巴罗斯。维尔福的汗水从前额直往下流，他显得很不耐烦。弗兰兹被他们的交流惊呆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老仆人进来了。

“巴罗斯，”瓦朗蒂娜说，“爷爷让我打开抽屉，他的意思是抽屉里有打开暗格的按钮，您知道在哪儿吗？请您把它打开。”

巴罗斯看了一下主人。

“照她说的做。”诺瓦蒂埃用睿智的眼神答道。

巴罗斯按了一个按钮，一个暗格被移了出来，里面有一包黑布缠着的东西。

“您要的就是这个吗，老爷？”巴罗斯问。

“是的。”

“您是要我把它给维尔福先生吗？”

“不。”

“是给瓦朗蒂娜小姐吗？”

“不。”

“给弗兰兹·伊皮涅先生？”

“是的。”

弗兰兹非常惊讶，他向前一步，惊讶地问：“是给我吗？先生。”

“是的。”

弗兰兹从巴罗斯的手里接过文件，看着封面开始念：

在我去世之后，把这包东西转交给杜兰特将军，再由杜兰特将军

交给他的儿子，务必嘱咐他妥善保存，因为里面藏有一封非常重要的文件。

“噢，先生，”弗兰兹问道，“您让我怎么处理这封文件呢？”

“那当然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检察官说。

“不！”诺瓦蒂埃急切地表示。

“您是想让他念一遍吗？”瓦朗蒂娜说。

“是的。”老人回答。

“现在您明白了，男爵先生，我祖父希望您能把这份文件念一遍。”瓦朗蒂娜说。

“那我们都坐下来吧，”维尔福很不耐烦地说，“这得花好长时间。”

“坐下吧。”老人表示。

维尔福坐在一张椅子上，瓦朗蒂娜还是站在祖父的身旁，弗兰兹没动，依然站在他的面前。

“念吧。”老人的眼神说。

房间里一片静寂，弗兰兹撕开封皮读道：

一八一五年二月五日，圣雅克街拿破仑党俱乐部的会议记录。

“一八一五年二月五日！”弗兰兹停了一下，“正是我父亲遇害的日子。”

瓦朗蒂娜和维尔福都没有作声，老人用他的眼神说：“接着念。”

“但是，”他说，“我父亲就是在离开这个俱乐部之后失踪的！”

诺瓦蒂埃的眼神继续说：“往下念吧。”

弗兰兹接着念：

署名证人：炮兵中校路易·雅克·波尔贝，陆军准将埃蒂安·杜尚比，森林水利部主管克劳特·勒帕尔。

申明如下：

一八一五年二月四日，拿破仑俱乐部接到一封从厄尔巴岛送来的信函，向俱乐部推荐奎斯奈尔将军。信中说，尽管路易十八最近册封他为男爵，并赐了一处伊皮涅采邑给他，但是这位从一八〇四年到一八一四年都服务在皇上麾下的将军仍对拿破仑皇朝忠心耿耿。

俱乐部把一张条子送给奎斯奈尔将军，邀请他参加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五日的会议。但条子上没有写明开会的具体地点，也没有署名，只是通知将军在九点的时候做好准备，到时候，会有人来接他。因为俱乐部的每次会议都是在晚上九点举行的。

晚上九点钟，俱乐部主席来到将军府，这时，将军已经做好了准

备。主席告诉他，这次带他去赴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军必须蒙上眼睛并且绝不能拉开蒙布，不能知道开会的地点。奎斯奈尔将军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以他的荣誉担保，他不会去了解他们所要经过的路线。

将军也准备好了自己的马车，但是主席告诉他，因为车夫会认出所经过的街道，蒙住主人的眼睛就成了无用之举，所以不能使用那辆车子。

“那么，怎么办呢？”将军问。

“您可以坐我的马车。”主席回答道。

“您竟如此信任您的仆人？连我都不能知道的秘密，他可以知道。”

“我的车夫是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主席说，“为我们驾车的还是一位国务顾问呢。”

“可我们还有一个危险，”将军笑着说，“我们可能翻车。”

我们记录下这个玩笑，为的是证明将军是自愿参加这次会议的。

他们坐上了马车之后，主席再三提醒将军不要忘了他的誓言。他的眼睛立刻被蒙上了，他并没有反对的意思。一路上，每当将军似乎有扯掉蒙布的念头的时候，主席就会提醒他的誓言。

“是的。”将军说。

马车在一条通往圣雅克街去的小巷前停下了，主席让将军扶着他的手臂下车。将军甚至不知道扶他的是主席，还以为不过是俱乐部的一个普通成员。他们穿过小巷，走上二楼，来到会议厅。

讨论已经在进行了，由于成员们事先知道今晚会有新成员加入，所以全部都到了。

将军走到了房间中间，他们请将军揭开他的蒙布，他立即撤掉了蒙布。这时，在这个以前并不知道的社团里，将军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显得很吃惊。大家问他的政治见解，他也只是回答说，厄尔巴岛的来信想必已经让大家很清楚了……

弗朗兹停了下来：“我父亲是保王党，他们没必要再询问他的政见，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亲爱的弗兰兹先生，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敬重令尊。”维尔福说，“意见一致的人很容易成为朋友的。”

“接着念呀。”老人的眼神催促道。

弗兰兹又接着念：

于是，主席让他再亲自说清楚，可奎斯奈尔先生回答说，我首先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把厄尔巴岛的来函念了一遍，那封信极力把他推荐给俱乐部，说他可以带来利益。其中有一段讲到波拿巴潜回巴黎的计划，并说还有一封更为详细的信将随法老号带回来，那是马赛船商莫雷尔的船。船长对皇上绝对忠心。

在念信的期间，这位他们视为可以信任的兄弟，这位将军，始终表现出不满的神情，当这封信被念完的时候，他依然皱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

“噢，”主席问，“对于这封信，您有什么话说吗？将军。”

“我想说的是，在不久之前，我才宣誓要效忠路易十八，现在我无法为了废帝来违背诺言。”这个答复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将军，”主席说，“我们不承认国王路易十八，也不承认什么被废黜的皇帝，在我们眼里，只有被暴力和叛乱分子逐出法兰西帝国的圣上陛下。”

“对不起，各位，”将军说，“或许你们可以不承认路易十八，而我是要承认的，他封了我做男爵并任命我做元帅，我的殊荣是他给的，很幸运他回到了祖国。”

“先生，”主席以严肃的口吻说道，然后站了起来，“请您说话注意些，您刚才的话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您把厄尔巴岛上的人欺骗了，同时也欺骗了我们，原本我们信任您，认为您有伟大的政见，才跟您交往的，而且向您透露了有关消息。现在看来，是我们错了。您为了一个头衔和一个官位，就效忠于本该被推翻的那个政府，我们不奢望您会帮我们，绝不会强迫您加入我们，但是，您必须光明正大地处理以后的事情，哪怕您不愿意去做。”

“您所说的光明正大的事情，无非就是我不能把你们的阴谋说出去而已，但是如果我这样，那我就成了你们的同伙。您瞧，我可比您坦诚多了。”

“哦！我的父亲！”弗兰兹再次停了下来，“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被害了。”瓦朗蒂娜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这位年轻人，此刻，他的脸上满带着笑意，看上去很英俊。

维尔福在他后面不停地走来走去。

诺瓦蒂埃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但依然保持着严肃、冷峻的神情。

弗兰兹的目光回到信纸上,继续念:

“先生,”主席说,“这次会议,是我们请您来的,并不是强迫您来的,您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蒙上了眼睛。您的这一切行为表明其实您很清楚,我们想废除路易十八的王位,要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用这么小心躲避警察的监视了。您伪装着来这里,并发现了我们的秘密,然后再露出您的真面目去出卖我们这些信任您的人。如果就这样让您走,未免太便宜您了。这不行,绝对不行,您必须发誓,明确表明您到底是效忠现在这个短命的国王,还是效忠于伟大的皇帝陛下。”

“我是保王党,”将军回答,“我曾发誓要效忠于路易十八,我必须信守诺言。”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可以看出,有几个成员已经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来处置这个不识好歹的将军。主席又站了起来,示意大家安静。

“先生,”主席说,“您是一个聪明人,绝不会没考虑到您说这话的后果,您的坦诚已经迫使我们必须向您提出一个要求:您必须以您的人格发誓,绝不泄露今天您所听到的一切。”

“要是你们真在乎人格,那么首先就不应该用暴力手段来强迫别人,这是对人格最基本的尊重。”将军手握着剑柄,愤怒地喊道。

“但是您,先生,”主席很镇定地说,他的镇定比将军的愤怒更可怕,“别碰您的剑,这是我对您的忠告。”

将军有些不安地环顾四周,却没有屈服,反而喊道:“我绝不发誓!”

“那么,您就得死。”主席平静地回答。

伊皮涅先生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又一次环顾四周,好几个成员都在交头接耳,各自在摸着披风下面的武器。

“将军,”主席说,“您不用害怕,他们都是人格高尚的人,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动手,我们将尽力说服您,可是您说过,我们都是叛徒,您掌握了我们的秘密,现在必须交还给我们。”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因为将军一直沉默。

“把门关上!”主席向守门的人吼道。

说完之后,又是死一般地沉寂,然后,将军走上前去,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我还有一个儿子,”他说,“在我被一群凶手包围的时候,我必须为他考虑。”

“将军,”主席以高贵的神情说,“一个弱者是有权利去侮辱五十

个人的,但是假如他真的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还是听我的忠告,发誓吧,不要侮辱我们。”

将军又一次被主席的威势给镇住了,他犹豫了一下,走到主席台跟前。“那以什么方式发誓?”他问。

“我以我的人格发誓,绝不把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五日晚上九点至十点期间听到的一切事情,告诉任何人,倘若违背此誓言,甘愿受死。”

听到这样的誓言,将军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极力克制住已经流露出来的反感,把需要他发的誓言念了一遍。声音低得让人难以听清,很多成员都要求他大声清楚地重复一遍,他照办了。

“现在,我可以离开了吗?”他问。

主席站起身来,向三个成员示意,让他们陪着他,然后将军的眼睛马上又被蒙上,之后被带上了马车。跟他一起的三名成员中,有一个就是之前为他赶车的车夫。

“您希望我们把您送到哪儿?”主席问。

“随便哪里都行,只要能见不着你们就行。”伊皮涅先生回答。

“您得放聪明点,先生,”主席说,“现在不是在会议室里,不要侮辱我们几个,否则您会付出代价的。”

伊皮涅将军没把这话当回事,他继续说:“你们在马车里还是可以跟在会议室里一样勇敢,因为现在还是四比一的关系。”

主席马上叫停车,这时候,已经到了榆树码头,那边有通向塞纳河的石阶。

“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伊皮涅问。

“因为,先生,”主席说,“您的话侮辱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没有得到您的道歉之前,不想再往前走了。”

“又想要暗算我吗?”将军耸了耸肩膀。

“别这么说,先生,要是您不想被我看做是一个懦夫,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种只会拿自己的怯懦当挡箭牌的懦夫,那就请您摘掉您的蒙布,跟我决斗吧,您只身一人,在您对面的也只是一个人,您身上只有一把剑,我的手杖里也只有一把剑,您没有证人,不过,现在这几位先生中,您可以随便吩咐一位。”

将军毫不犹豫地撕掉了蒙布。

“我总算能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了。”他说。

车门打开，四个人都走了下来……

弗兰兹停下来擦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在这之前，父亲遇难的情形他一概不知，而现在，这个做儿子的浑身颤抖、脸色发白地念着父亲死时的情形，这的确使人不寒而栗。

瓦朗蒂娜一直紧紧地捏着双手，好像是在祈祷。

诺瓦蒂埃一直带着一种轻蔑和高傲的神情看着维尔福。

弗兰兹往下念道：

前面已经提过，那天是二月五日，近三天以来，天气特别寒冷，石阶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将军的身材很高大，主席把有栏杆的那边路留给他，好让他能扶着栏杆下去。

两位证人跟在他们后面。

这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从石阶到路面都覆盖着一层雪霜。其中一个证人到附近的一艘煤船上借了一盏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他开始检查决斗的武器。主席的剑正如他刚才所说的是套在手杖里的一把很普通的剑，而且这把剑要比将军的短五寸，并且也没有护手把。将军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武器，但主席却说他提出决斗的时候就说好用自己的武器了。两个证人极力要求抽签决定，可是主席吩咐他们不要多说。

油灯放在地上，两人各自站好位置，做好姿势，决斗便开始了。在灯光下，两把剑犹如两道电光，至于决斗的是什么人，几乎看不清，夜色实在是太浓了。

伊皮涅将军本来是公认的陆军中最好的剑手之一，可这一次却让对方逼得很紧，他不仅没能刺中对手，自己反而跌了一跤。证人们以为他死了，但他的对手知道自己并没有刺中他，于是过去扶他起来。这样一来，非但没能让将军平静下来，反而激怒了他，他猛地冲过来。但他的对手迎面接连攻击，使得将军三次倒退，三次中剑。

将军觉得自己太被动了，于是采取攻势，可击到第三剑的时候，他又倒下了。

证人们以为他又像上次那样是滑到的，但他这一次一动不动地躺着，证人们走过去想扶他起来，但抱住他上身的那位证人觉得自己的手上热乎乎的，那是血。

几乎昏死过去的将军又醒了过来。

“啊！”他说，“你们派了一位剑术大师来杀我。”

主席没有说话，他走到提油灯的证人旁边，挑起他的衣袖，露出手臂上的两处伤口，然后，他脱掉上衣，解开背心的纽扣，露出身侧的第三处剑伤。但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大概五分钟之后，伊皮涅将军咽气了……

弗兰兹念道最后几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清楚他念的是什麼。然后，他停了停，擦了一下泪水，像是要抹掉这个悲惨的结局。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念：

主席把剑套进他的手杖里，转身沿着石阶上去，白雪上留下一道鲜红的血迹。他刚走到街面，就听到一阵低沉的响声从河水中传来，那是证人们确定将军已经死了，把他扔到河里所发出的声音。

因此，将军是死于一场正大光明的决斗，而不是被暗杀的。

为了表明真相，以免这场决斗的参与者会被污蔑成杀人凶手或是受到有损荣誉的指责，我们特此做了这份会议记录，以作证明。

波尔贝，杜尚比，勒帕尔

弗兰兹念完了这一卷残酷的文件，瓦朗蒂娜激动得脸色发白，擦着眼泪。维尔福浑身颤抖地蜷缩在角落里，用哀求的眼神看着神色坚定的老人。

“先生，”伊皮涅对诺瓦蒂埃说，“既然您对这件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让这些有名望的人做了证人；既然您好像很关心我，尽管现在您带给我的只是痛苦，但是请您不要拒绝我唯一的请求，请您告诉我那个俱乐部主席的名字，至少让我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我的父亲。”

维尔福惊慌失措地摸着房门的把手，瓦朗蒂娜吓得后退了几步，她比谁都先知道老人的回答，因为他常常看见他右臂上的两道疤痕。

“小姐，”弗兰兹转向瓦朗蒂娜说，“您帮我一起来找，看看究竟是谁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

瓦朗蒂娜木讷地站在那里，缄口不语。

“算了吧，先生！”维尔福说，“别让这恐怖的场面没完没了，这个人的名字显然是故意毁掉的，我父亲自然也不知道这个主席是谁，哪怕他知道，也不可能告诉您，字典里可没有专门的人名。”

“哦！我多么倒霉呀！”弗兰兹喊道，“我之所以还能读完那封文件，就是希望知道到底是谁杀死了我的父亲，先生！先生！”他转身向诺瓦蒂埃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想办法让我知道吧！”

“是的。”诺瓦蒂埃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噢，小姐！小姐！”弗兰兹喊道，“您祖父说他会告诉我那个人是谁，请您帮

帮我，您明白他的意思，您帮帮我！”

诺瓦蒂埃望着字典。

弗兰兹像是猛地一下被惊醒了，他颤抖着抓过字典，把字母逐一往下念，直到念到 M 字母时，老人示意说：“就是这个。”

“M！”弗兰兹说。

年轻人的手指在字典上逐字地移动，但诺瓦蒂埃都作出了否定的表示。

瓦朗蒂娜双手捧着自己的脸，不敢看下去了。

最后，弗兰兹指到“我”字的时候，老人示意：“是的！”

“您？”弗兰兹喊道，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您，诺瓦蒂埃先生？是您杀了我的父亲？”

“是的。”诺瓦蒂埃凛然的眼神回答道。

弗兰兹只觉得全身无力，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

维尔福打开门，迅速地溜走了，在他的脑海里，竟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灭掉这个老人仅仅残存的一点生命之光。

第 76 章 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

这个时候,老卡瓦尔康蒂先生已经回去了,他当然是回到了卢卡温泉的赌场上,而不是去奥地利皇帝陛下的军队那里。他可是那赌场里的常客,这次旅行,他把用严肃举止扮演一个父亲所得的报酬都带去了。

在走的时候,他给安德烈先生留下了所有的证明文件,确定后者是巴尔托洛米奥侯爵和奥丽薇亚·科西纳利侯爵夫人的儿子。

如今的安德烈先生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巴黎社交界,这个社交界本来就很愿意接纳外国人,而且不是按照他们的实际身份来对待,而是按他们所希望的身份那样对待。更何况,在巴黎,对年轻人的要求无非就是他的法语能过得去,相貌端正,赌博技巧高超,并有现金付赌账,这就完全够了。这么看来,巴黎人看待外国人和本国人几乎没有差别。所以,安德烈在两个星期之内就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地位。大家尊敬地称他为子爵先生,传说他每年有五万利弗尔的进账,而且他父亲在塞拉维柴的采石场有一大笔金银财宝。起初,人们并没有把传言的最后一点当真,但是后来有一位学者声称看见过那个采石场,学者的话使这个半信半疑的传言最终变成了令人信服的事实。

有一天晚上,基督山前去拜访腾格拉尔先生,不巧的是腾格拉尔先生不在,不过男爵夫人主动邀请伯爵进去,伯爵便接受了邀请。

自从参加了奥特伊宴会之后,接二连三又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腾格拉尔夫人每次听到别人提起基督山的名字,总不由得浑身打颤。对她来说,如果没有见到基督山本人,这种痛苦的心情就会加剧;如果真的见到了,他那英俊的容貌,炯炯有神的眼睛,亲切的态度还有对她的百般殷勤,又很快会使腾格拉尔夫人紧张的情绪烟消云散。男爵夫人觉得,这样一位和蔼亲切的人是不可能暗中使坏的,更何况,哪怕是图谋不轨的人,也只可能是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才会对别人起坏心,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害别人。

当基督山走进来的时候,欧热妮小姐正在和卡瓦尔康蒂先生欣赏几幅画,他们看完一幅就递给男爵夫人一幅。男爵夫人听到仆人的通报,虽然心里有点

慌乱,但她依然微笑着接待了伯爵。

伯爵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男爵夫人斜靠在一张鸳鸯椅上,欧热妮坐在她旁边,穿着一身黑衣的卡瓦尔康蒂站在一边,他打扮得跟歌德诗歌里的主人公一样,穿着黑色皮鞋和镂花白丝袜,浅黄色的头发中显现着一只白皙的手,手上一颗钻戒闪闪发光。尽管基督山曾对他好言相劝,但是这位极其虚荣的年轻人还是戴了一只钻戒在小手指上。卡瓦尔康蒂频频地向腾格拉尔小姐暗送秋波,但是得不到任何回应,所以他不断地发出叹息声。

腾格拉尔小姐一如往日的冷漠,美丽的脸上还带着嘲讽的神色。卡瓦尔康蒂每次投去的目光和叹息声,她都有看到和听到。但是,那些目光和叹息声简直可以说是落到了文艺女神密娜伐的盾牌上,哲学家考证过,它也是曾保护过希腊女诗人萨弗胸膛的盾牌。欧热妮向伯爵鞠了一躬,打了招呼之后就抽身回了自己的房间。不久,伴随着钢琴的旋律,两个欢唱的声音传了出来。基督山明白了,腾格拉尔小姐宁愿跟着她的音乐教师路易丝小姐唱歌,也不愿意陪伴卡瓦尔康蒂。

这时,伯爵一边装着对谈话内容很感兴趣的样子,跟腾格拉尔夫人聊着,一边不时地观察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他在倾听从房间里传来的音乐声,却又不敢走近,对腾格拉尔小姐无比倾慕的态度表露无遗。

银行家回来了。他的目光首先落到基督山身上,随后转向安德烈,最后,他只是按照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礼仪向他的妻子弯了弯身子,对于这种礼仪,未婚的男子是无法理解的。

“难道说两位小姐没有邀请您跟她们一起弹钢琴吗?”腾格拉尔问安德烈。

“哎!没有,先生。”安德烈叹了口气说,这声叹息比前几次显得更为失望。

腾格拉尔立刻向那扇门走去,一把推开了门。钢琴前并排坐着两位年轻的小姐,她们每人只用一只手演奏,她们喜欢这样的练习方式,而且现在已经配合得非常默契了。从开着的门口望去,路易丝小姐和欧热妮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面,这场景应该是德国人非常喜欢的。路易丝小姐长得还算美丽,看起来很文静,身材很好,不过就是太瘦了点,一头浓密的卷发垂到了她那长长的脖子上,这脖子几乎可以跟庇鲁杰诺所雕塑的仙女们比长,她的眼神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听说她的肺部不是很健康,也许有一天,她会像《克里蒙的小提琴》中的安东妮那样,唱歌唱到断气。

基督山好奇地望了一眼这间屋子,尽管之前常听别人谈论路易丝小姐,不过,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她。

“喔!”银行家对女儿说,“您是要把我们扔到一边吗?”

说完，银行家便招呼那个年轻人一起走了进去。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故意的，安德烈进去之后，那扇门就掩上了一半，从伯爵和男爵夫人的位置看去，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安德烈是跟着银行家进去的，腾格拉尔夫人也就没再去注意他们。不一会儿，伯爵就听到了安德烈在钢琴的伴奏下，唱着一首科西嘉民歌，这歌声使伯爵微笑起来，因为这歌声使他想起了贝尼代托。

这时，腾格拉尔夫人则向基督山夸她丈夫是如何的坚强。她说，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因为米兰的商务失败，腾格拉尔刚刚损失了三四十万法郎。说实在的，伯爵觉得腾格拉尔先生应该得到这番夸奖，因为如果不是从男爵夫人口中听说这回事，或者是通过他无所不通的方式去打听，仅仅从男爵的脸上，是很难看出发生了这样的事。

“哼！”基督山心想，“他已经开始隐瞒自己的亏损了，一个月以前，他不是还在到处夸耀吗？”然后，他大声地说道：“噢！夫人，以腾格拉尔先生的精明，过不了多久，他就能在交易所里把亏损的钱都赚回来。”

“我看您跟很多人一样，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腾格拉尔夫人说。

“什么想法？”基督山问。

“就是都认为腾格拉尔先生做的全是投机倒把的买卖，其实，他从没做过这种买卖。”

“是的，夫人，我记得德布雷先生告诉过我……说到他，顺便问一下，他怎么了？我有三四天没见着他了。”

“我也没见着他，”腾格拉尔夫人神色镇定地说，“您的话不是还没说完吗？”

“什么？”

“您说德布雷先生告诉过您……”

“哦，是的，他曾跟我说过，说您在玩证券交易？”

“我承认，我以前喜欢玩那一套，”腾格拉尔夫人说，“不过，现在已经不玩了。”

“那您就错了，夫人，运气是不确定的，我要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有幸是一位银行家的夫人，那么，不管我多么相信丈夫的好运气，因为您也知道，在投机买卖上完全是靠运气，嗯，我的意思是，无论我对丈夫的好运气多么坚信，我还是要弄一笔跟他不相干的财产，即使是瞒着他让旁人来弄，也非做不可。”

腾格拉尔夫人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她的脸还是涨得通红。

“哦！”基督山装作没有注意到她惶恐的神色，继续说，“我听说昨天那不勒斯债券一直在上涨。”

“我没有那种债券，从没买过，我看我们是不是在投机买卖上谈得太多了，伯爵，我们倒像是两个交易人了。您有没有听说可怜的维尔福一家人，他们可让

命运折磨得真惨。”

“怎么了？”伯爵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道。

“圣梅朗侯爵在来巴黎的路上死了，而侯爵夫人到了巴黎之后没几天也死了，这事您知道吧？”

“是的，”基督山说，“我听说了，不过，正如克劳狄斯对哈姆雷特说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父母死在子女的前面，他们哀悼父母的去世，将来他们也会死在自己的子女的前面，子女又为他们哀悼。’”

“可事情还不止这些呢。”

“不止这些？”

“不止，他们的女儿原来是要嫁给——”

“弗兰兹·伊皮涅先生。”

“昨天晚上，弗兰兹已经解除了婚约。”

“真的吗？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真是奇怪！可怜的维尔福先生怎么能受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呢？”

“他还是跟平常一样，像个哲学家。”

这时候，腾格拉尔独自回到了客厅。

“哎！”男爵夫人说，“您就这样让卡瓦尔康蒂先生跟您的女儿待在一起吗？”

“不是还有路易丝·亚米利小姐在吗？”银行家说，“难道说她不是一个人吗？”然后他对基督山说：“卡瓦尔康蒂王子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是吧？不过，他真的是一位亲王吗？”

“这我可不太清楚，”基督山说，“他们给我介绍他父亲时，说他父亲是一位侯爵，那么照此推算，他应该是一位伯爵，但是我觉得他本人似乎并不在乎那个头衔。”

“为什么？”银行家说，“假如他真的是一位王子，就不该不在乎自己的身份。每个人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可不喜欢别人不在乎自己的出身。”

“哦，您是一个十足的民主派。”基督山微笑着说。

“可您不知道您做了一件蠢事吗？”男爵夫人说，“如果马尔塞夫先生恰好这个时候来，看到卡瓦尔康蒂先生在欧热妮的房间里，那可是连他都没有进去过的呀。”

“恰好！”银行家说，“这两字您可以说对了，正因为他很少来这里，要是真来了，那可真是恰好了。”

“他要是真来了，看到那个年轻人跟我们的女儿在一起，他肯定会不高兴呀！”

“他？您搞错啦！阿尔贝先生可不会为他的未婚妻吃醋，他对她的爱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更何况，他高不高兴，不关我的事。”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对，您还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呀？在他母亲的舞会上，他只跟欧热妮跳了一次舞，而卡瓦尔康蒂先生却跟欧热妮跳了三次，对此他根本不在乎。”

“马尔塞夫子爵到。”仆人突然通报。

男爵夫人慌忙站起来，想去欧热妮的房间通知一声，腾格拉尔却一把拉住她了。“别去！”他说。腾格拉尔夫人惊讶地望着他。

基督山装作没有看见。

阿尔贝进来了，他穿得很漂亮，看起来心情不错，他很有礼貌地对男爵夫人鞠了一躬，恭敬地向腾格拉尔先生致意，亲切地向基督山问好，随后转身对男爵夫人说：“我能亲自向腾格拉尔小姐问好吗？”

“她很好，”腾格拉尔急切地说，“她现在正跟卡瓦尔康蒂先生在房间里唱歌呢。”

阿尔贝依然保持着平静和无所谓的神色，或许他心里也有些气恼，不过他知道基督山正看着他，于是恭维道：“卡瓦尔康蒂先生真是一位很好的男中音，而欧热妮小姐是出色的女高音，并且钢琴弹得跟钢琴家塔尔贝格一样棒，他们的合唱简直太完美了。”

“的确，他俩配起来真是完美！”腾格拉尔说。

谁都明白这句一语双关的话，腾格拉尔夫人涨红了脸，阿尔贝却装作没有听到。

“我的歌也唱得不错，”那位年轻人说，“至少，我的老师经常这么说，不过奇怪的是，我的嗓音没办法跟别人的配起来，尤其是女高音。”

腾格拉尔微笑了一下，表示无所谓。为了达到他想要的目的，他继续说：“昨天，王子和我的女儿可是大受赞扬，不过您没来参加吧，马尔塞夫先生？”

“王子？”阿尔贝很惊讶。

“卡瓦尔康蒂王子呀。”腾格拉尔坚持这么称呼卡瓦尔康蒂。

“噢！对不起，”阿尔贝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还是一位王子，看来，昨天卡瓦尔康蒂王子和欧热妮小姐已经在合唱了？那不用说，肯定美妙极了。很遗憾，我没能来。我没法接受您的邀请，因为我已经答应了陪我母亲去夏多·勒诺伯爵夫人府上，那里举行了一场德国音乐会。”

然后，是一小段时间的沉默，接着阿尔贝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问道：“我可以去向腾格拉尔小姐表示我的敬意吗？”

“等一下，”银行家急忙止住阿尔贝说，“您听这美妙的曲子，嗒嗒……嗒嗒……嗒……等一下，让他们唱完再说吧，哇！好！太棒了！”银行家鼓起掌来。

“确实是，”阿尔贝说，“棒极了，没有谁比卡瓦尔康蒂王子更能理解他祖国的歌曲了，‘王子’，嗯，这是您自己称呼他的吧？不过即使他现在还不是，将来也很容易有这个头衔的，这在意大利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这两位音乐家，腾格拉尔先生，您可得帮我一个小忙，让他们再合唱一首吧，可别让他们知道外面来了个陌生人。隔一点距离欣赏才有意思，既不被人看见，也看不见别人，这样就不会受打扰了，他可以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者毫无保留地吐露自己的心声。”

阿尔贝这种无所谓的冷漠态度让腾格拉尔非常生气，他把基督山拉到一边，问道：“您觉得我这位未来的女婿怎样？”

“他看上去太冷漠了！但您已经答应了他做您未来的女婿。”

“是的，我答应过他，不过，我答应的是把女儿嫁给一个爱她的男子，而不是一个不爱她的人，哪怕他跟卡瓦尔康蒂一样有钱，我也不乐意把女儿嫁给他，他太傲慢了！”

“噢！”基督山说，“或许是我对阿尔贝太偏爱了，以至于让我有些看不清了，不过，我向您保证，马尔塞夫先生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他一定会给小姐带来幸福的，而且早晚有一天会很有成就的，再怎么讲，他父亲的地位是很高贵的。”

“哼！”腾格拉尔说。

“难道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我指的是他父亲的过去，他过去的身份可真够低贱的。”

“可是父亲的过去与儿子并没有关系。”

“那倒也是。”

“算了，别生气了，一个月以前，您不是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吗？让我犯难的是：您是在我家里看到小卡瓦尔康蒂的，关于他，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他并不了解。”

“可我了解呀！”腾格拉尔说。

“这么说来，您早就已经调查过他了？”

“这还需要调查吗？他是怎样的人，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首先，他很有钱。”

“我可不敢肯定。”

“但是，您不是为他担保了吗？”

“只是担保五万利弗尔，不过是小意思。”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嗨！”基督山这样回答。

“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呢！”

“意大利人都是音乐家。”

“我说，伯爵，您对这个年轻人可真不够公道。”

“嗯，我承认我对他有偏见，您跟马尔塞夫家已经有了婚约，而且你们两家的关系够久的了，我可不愿意看到这小子插进来。”

腾格拉尔大笑起来。“您可真像个清教徒，”他说，“这种事情每天都能碰上。”

“可您总不会解除婚约吧？马尔塞夫一家人可是很看中这门亲事的。”

“是吗？”

“当然。”

“那就让他们来把话说清楚，既然您跟他们家的关系不错，那您可以给他父亲带个话。”

“我？您从哪里看出我跟他们关系好？”

“从他们的舞会上就看出来了，伯爵夫人，那位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美塞苔丝，那位高傲的迦太罗尼亚人，她不是挽着您到花园里去，在小路上悠闲了半个钟头吗？她平常对老朋友都不闻不问的。怎么样？您去跟那位父亲说说。”

“好吧，假如您希望这样的话。”

“不过，这一回得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他要我的女儿，就让他把日子定下来，把条件也给挑明了。大家商量一下，不行的话就算了，总之，您明白我的意思，不能再拖了。”

“是的，先生，我替您转达就是了。”

“我不是说我非要等他来，但我确实应该等他，您知道，一个银行家必须要信守诺言”。说着，腾格拉尔叹了口气，这声叹气跟卡瓦尔康蒂先生半小时前的一样。

“哇！好！太棒了！”一曲完了，马尔塞夫讽刺性地模仿银行家刚才的喝彩。

腾格拉尔非常不悦地看着马尔塞夫，这时，忽然一个人走过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我马上回来，”银行家对基督山说，“请等我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您说。”

男爵夫人趁丈夫不在的时候，推开了她女儿的房门。原本并排坐在钢琴前的安德烈先生和欧热妮小姐惊得像兔子一样，跳了起来。

跟在男爵夫人身后的阿尔贝微笑着向腾格拉尔小姐鞠了一躬，腾格拉尔小姐不慌不忙，跟平常一样冷冷地还了一礼。卡瓦尔康蒂显然很尴尬，他向马尔塞夫鞠躬，但马尔塞夫以最轻蔑的态度对他欠了欠身。随后，他开始赞美腾格拉尔小姐的歌声，还为昨晚没能来参加宴会而表示遗憾。

卡瓦尔康蒂尴尬地站在一旁,他只有跟基督山搭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来,”腾格拉尔夫人说,“咱们歌也唱了,好听的话也说了,现在,我们喝茶去吧。”

“一起去吧,路易斯。”腾格拉尔小姐对她的朋友说道。

大家走进隔壁的客厅里,茶点已经准备好了。大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先放糖,再把茶匙放在杯子里。

这时,门又开了,腾格拉尔神情激动地走了进来。基督山注意到了他的这种神情,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银行家。

“我刚刚收到从希腊带回来的消息。”腾格拉尔说。

“哦!”伯爵说,“原来您出去是为这事啊?”

“是的。”

“奥图国王还好吗?”阿尔贝以轻松的口气问道。

腾格拉尔并没有回答他,而是斜视了他一下。基督山转过脸去,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同情人的表情,不过这种表情一下就消失了。

“等一下,我们一起回去,好吗?”阿尔贝转身跟伯爵说。

“只要您愿意。”伯爵回答说。

阿尔贝不明白刚才银行家看他的眼神的意思,所以他转过身来问基督山:“您看到他刚才看我的眼神了吗?”

“当然,”伯爵说,“您看他的眼神中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我想肯定有的,他说从希腊带回来的消息,究竟是什么消息?”

“这让我怎么说呢?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您在那个国家派了情报员。”基督山微微一笑,这个微笑意味深长。

“别说了,”阿尔贝说,“他来了,我这就去恭维一下腾格拉尔小姐画的画,这样,他父亲好跟您说话。”

“如果您想恭维她,还是恭维她的嗓子吧。”基督山说。

“不,那是人人都会说的。”

“我亲爱的子爵,您的自以为是未免太过分了。”

阿尔贝笑吟吟地走向欧热妮。

这时,腾格拉尔凑近基督山的耳旁。“您对我的建议实在太好了,”他说,“在‘弗尔南多’和‘亚尼纳’那两个名字后面,果然有着一段骇人听闻的过去。”

“真的?”基督山说。

“是的,以后我可以告诉您,但现在,把那个年轻人带走吧,他在这儿,我可

受不了。”

“他会跟我一起走,需要我转告他的父亲吗?”

“现在更有必要了。”

“好。”

伯爵向阿尔贝示意一下,于是,两人向夫人和小姐鞠躬告辞。阿尔贝对腾格拉尔小姐的冷漠态度不以为然,基督山给腾格拉尔夫人一番忠告,叮嘱银行家夫人应该慎重保障自己的前途。

然后,卡瓦尔康蒂恢复了对情场的把持。

第 77 章 海黛

伯爵的马车刚驶过街道的拐弯处,阿尔贝就转身朝伯爵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如此之大,让人觉得那是故意装出来的。

“嘿!”他说,“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曾向凯塞琳·美第奇问过一句话,我现在用那句话来问您:‘我扮演的角色怎么样?’”

“您指的是什么?”基督山问。

“在腾格拉尔先生家对付我的敌人。”

“什么敌人?”

“嘿!问得好!什么敌人?就是您保护的人,我的情敌,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

“噢!别开这种玩笑,子爵,安德烈先生可不受我的保护,至少在牵涉腾格拉尔先生的时候,我可不会插手管他。”

“要是那位年轻人真的请您在这件事情上帮他,您要不帮他,他非得怨您不可,幸好他遇到的对手是我,也就没有这回事了。”

“怎么?难道您觉得他想娶她吗?”

“肯定是的,您看他跟腾格拉尔小姐讲话时的表情,那含情脉脉的眼神,还有万般温柔的语气,都表明他是在追求那傲慢的欧热妮。”

“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们心里喜欢的人是您就可以了。”

“并不是这样,我亲爱的伯爵,恰好相反,我现在是左右受气。”

“左右受气?”

“没错,欧热妮小姐根本就不爱搭理我,她的朋友亚米利小姐也是不理不睬。”

“但他的父亲很喜欢您。”基督山说。

“他?噢!不!他不知道在我的心上扎了多少刀,虽然我知道那只不过是演悲剧时用的假匕首,刀尖可以缩回刀柄里,不会把人刺伤,但他却完全以为那是能杀人的真玩意儿呢。”

“嫉妒也是真爱的表现。”

“不错,可我并没有嫉妒。”

“我是说恰好他在嫉妒。”

“嫉妒谁?德布雷吗?”

“不,嫉妒您。”

“嫉妒我?我敢打赌,不出一个星期,我就会被他们拒之门外了。”

“您错了,我亲爱的子爵。”

“何以证明?”

“您要我证明给您看?”

“是的。”

“好!我现在受人之托要去请马尔塞夫伯爵到男爵处,把婚事商榷一下。”

“受谁之托?”

“男爵本人。”

“噢!”阿尔贝讨好地说,“您肯定是不愿意去做这种差事的吧?我亲爱的伯爵。”

“不,我当然要去说,阿尔贝,我已经答应了男爵。”

“哎!”阿尔贝叹着气说,“看来您也希望我结婚。”

“我的希望是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好,跟每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基督山说,“说到德布雷,我有一阵子没在男爵家里看到他了。”

“吵架了。”

“吵架?跟男爵夫人吗?”

“不,跟男爵。”

“难道说他被发现了?”

“呵!这话问得有意思!”

“您认为男爵早就怀疑他了吗?”基督山故作憨态地问。

“您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亲爱的伯爵。”

“从刚果吧,如果您想这么认为的话。”

“肯定比刚果远多了。”

“我哪里知道巴黎人是怎么做丈夫的?”

“哦,我亲爱的伯爵,无论哪个国家的丈夫可能都是一样的,只要了解那个国家的一个人,同理,也就知道了整个国家的人。”

“那么,腾格拉尔跟德布雷到底为什么争吵呢?他们好像相处得不错呀。”基督山还以天真幼稚的口吻问道。

“嗨!您现在是在打听生命和健康之神阿塞丝的秘密,可惜我不是当事人,

还是等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成为他们家庭一员的时候,您再问他吧。”

马车停下。

“我们到了,”基督山说,“现在才十点半,您再进去坐坐吧。”

“非常乐意。”

“等一下,我的马车可以送您回去。”

“不用了,谢谢,我的车子就跟在后面。”

“哦,到了。”基督山说着跳了下来。两人进了院子,客厅里灯火通明。

“为我们准备些茶,巴浦斯汀。”伯爵说。

巴浦斯汀转身就走,两秒钟之后,他托着一只摆放整齐的茶盘走进来,像童话故事里讲的,茶点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迅速。

“真的,我亲爱的伯爵,”马尔塞夫说,“您让我最为崇拜的并不是您的财富,因为或许还有比您更有钱的人;也不仅仅是您的聪明智慧,因为博马舍的智慧跟您差不多。最令我崇拜的是您的仆人伺候您的这种方式,不用多说一句话,只需要一会儿,甚至是一秒钟的时间,东西就可以准备好,好像他们在您拉铃的时候就猜到了您想要什么,而且,所有您想要的东西,随时都是准备好的。”

“您说得不错,他们知道我的习惯,比如说,我举了例子,您在喝茶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抽烟,我喜欢抽烟。”

基督山轻摇了一下铃,没过一秒钟的时间,一扇暗门打开了,阿里进来,手里拿着两支土耳其长烟筒,里面已经装上了上好的叙利亚烟丝。

“真是绝了!”阿尔贝叹道。

“哦,这没什么,很简单的事情而已,”基督山回答,“阿里知道我的习惯,在我喝茶还有喝咖啡的时候总要抽烟,他知道我吩咐准备茶,也看到我带了您回来,所以听到我喊他,就知道要吩咐什么事了,而且他的国家也是用烟筒待客的,您看,他不是只拿了一支烟筒,而是两支。”

“您解释得很有道理,不过确实也只有您……啊!这是什么声音?”马尔塞夫把他的头凑近声音传来的门口,好像是吉他的声音。

“我亲爱的子爵,看来注定今晚您是要听音乐了,您刚从腾格拉尔小姐的钢琴声中逃开,又遇上了海黛的单弦提琴声。”

“海黛!好悦耳的名字!这么说来,除了在拜伦的诗里,世界上还真的有人叫海黛这个名字?”

“当然,海黛这个名字在法国很罕见,但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却很常见,这个名字就跟你们称纯真、纯洁、贞洁那样普遍。在巴黎,可能就指的是爱洗

时的教名。”

“太好了，假如法国的姑娘都叫诸如‘善良小姐、安静小姐、仁爱小姐’该多好呀！腾格拉尔小姐也改名叫纯真·纯洁·腼腆小姐。要是能把这些话写在结婚请帖上该多好啊！”

“小声点，”伯爵说，“这么大声，海黛会听到的。”

“她会生气吗？”

“不，当然不会。”伯爵有些骄傲地说。

“那么，她脾气一定很好，对人很友善，是吗？”

“这不是脾气好的缘故，这个是她应尽的本分，一个奴隶是不能与她的主人对抗、生气的。”

“算了吧，别开玩笑，现在哪里还有奴隶？”

“有啊，海黛就是我的女奴。”

“真的，伯爵，您确实与众不同，基督山伯爵先生的奴隶！这在法国可谓是一种爵位了。以您花钱的标准来算，她得值十万艾居一年。”

“十万艾居！这个可怜的姑娘以前可远远不止这个数，她是在金银珠宝堆中出生的，《一千零一夜》里记载的那些财宝都没办法跟她的相比。”

“这么说来，她肯定是一位公主？”

“您说对了，她是她们国家最尊贵的公主之一。”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尊贵的公主怎么会成为您的奴隶呢？”

“达翁苏斯这个叙拉古暴君是怎么变成一个小学教师呢？这是战争的结果，我亲爱的子爵，这是命运在捉弄人啊。”

“那她的名字是秘密吗？”

“对别人要保密，但您是我的朋友，就不用了，我亲爱的子爵，您也不会说出去的吧，是不是？如果您答应不说出去……”

“哦，我以人格担保，我不会说出去的。”

“您知道亚尼纳总督吗？”

“阿里·泰贝林吗？我父亲就是在他手下开始了服役生涯，并发财致富的。”

“不错，不过我倒不记得那回事了。”

“嗯！海黛跟阿里·泰贝林有什么关系吗？”

“她是他的女儿。”

“什么？她是阿里总督的女儿？”

“是的，她母亲是美丽的瓦西丽吉。”

“但她现在是您的奴隶？”

“是的。”

“那她怎么成了您的奴隶了？”

“嗯，有一天我路过君士坦丁堡市场，看到她，就买了过来。”

“太神奇了！我亲爱的伯爵，无论谁跟您在一起，都好像生活在梦中一样。现在，我能冒昧地提一个要求吗？”

“您说。”

“既然您平常带她一起外出，甚至还带她去歌剧院……”

“怎么？”

“我真的可以冒昧地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吗？”

“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好，亲爱的伯爵，您能介绍公主给我认识吗？”

“可以，不过有两个条件。”

“我都接受。”

“第一，您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我允许您见了她。”

“好！”阿尔贝举起一只手，“我发誓！”

“第二，您绝对不能告诉她，说您的父亲曾在她父亲手下服过役。”

“我也发誓。”

“子爵，您会信守这两个誓言的，是不是？”

伯爵说完，拉了一下铃。阿里立刻出现了。

“去通知海黛，”他说，“我现在就去跟她一起喝咖啡，再告诉她，希望她同意我介绍一个朋友跟她见面。”

阿里躬身退出。

“现在，我得提醒您，”伯爵说，“别太直接地问她问题，我亲爱的马尔塞夫。如果您想知道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可以去问她。”

“好。”

阿里第三次出现，他掀开门帘，表示主人和阿尔贝可以进去了。

“我们进去吧。”基督山说。

阿尔贝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又卷了一下髭须，觉得满意了，就跟着伯爵走进那个房间。阿里仿佛一个哨兵守在门外，还有三个法国侍女在梅多的指挥下守护在门口。

海黛在她那套房间的第一个屋子，也就是她的客厅里，等候客人。她的一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眼神里透着期待和惊讶。毕竟，除了基督山，这是他第一次跟其他的男人见面。她坐在房间一角的一张沙发上，依照东方人的习惯交叉着

双腿,像只小鸟一样很舒适地躺在巢里,不过,这个小巢是用东方最华贵的绣花绸缎做成的,在她的旁边是刚才发出声响的乐器。在这种环境里,海黛的姿势显得可爱迷人。

基督山一进来,她立刻站起身,以一种特别的,也可以说一种只属于她自己的独特微笑迎接了他。基督山朝她走过去,伸出一只手,她捧着那手,用嘴唇吻了一下。

阿尔贝依旧呆呆地站在门口,显然他被这种美迷住了。这种美是他有生以来在法国从没有见过、也想象不出的美。

“您带了谁来?”美丽的姑娘用现代希腊语问道,“您的朋友、兄弟、一般的熟人还是敌人?”

“一位朋友。”基督山也用那种语言说。

“他叫什么名字?”

“阿尔贝子爵,就是我在罗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那个人。”

“您想要我用哪一种语言跟他讲话?”

“您会说现代希腊语吗?”基督山转向阿尔贝问道。

“哎!我不会,”阿尔贝说,“我连古代希腊语也不会,我亲爱的伯爵,荷马和柏拉图的学生中,再也没有比我更糟糕的了,我真没用。”

“那么,”海黛说,她听明白了基督山跟阿尔贝说话的内容,“我说法语或者意大利语吧,如果大人您同意的话。”

基督山沉吟了一下,说:“那您就说意大利语吧。”

然后,他又转身对阿尔贝说:“可惜您不懂古代或是现代希腊语,这两种语言海黛都讲得非常好。现在这个可怜的孩子就不得不用意大利语跟您讲话了,这大概会使您对她不能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伯爵向海黛示意。

“先生,”她对马尔塞夫说,“您是我主人的朋友,我当然非常欢迎您。”这句话是用地道的托斯卡纳土语说的,还带着亲切的古罗马语气,使但丁的语言跟荷马的语言一样悦耳,然后,她吩咐阿里拿咖啡和烟筒。在阿里退下去的时候,海黛向阿尔贝示意,让他们走近一些。基督山和马尔塞夫把两把椅子拉到一张小茶几旁,坐了下来。茶几上摆着花瓶、乐谱和图画。

这时,阿里拿着咖啡和长烟筒进来,而巴浦斯汀先生是不准进来的。

阿尔贝把黑奴递给他的烟筒推开了。

“噢,拿着吧,拿着吧!”伯爵说,“海黛跟巴黎女人一样有教养,她也讨厌雪茄的味道,但东方的烟草是一种香料。”

阿里按吩咐办完事后退了出去。

现在，咖啡杯已经放好，旁边还有一个特意为阿尔贝准备的糖缸。基督山和海黛都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喝着不加糖的阿拉伯饮料。

海黛用她纤细白皙的手端起陶瓷杯放到嘴边，带着小孩子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情。这时，两个侍女各自端着茶盘走了进来，里面放着果汁和冰块，然后她们把茶盘放在两只样式很特别的小桌上。

“我亲爱的主人，还有您，小姐，”阿尔贝用意大利语说，“请别取笑我傻乎乎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我还在巴黎的市中心听到车水马龙的声音和卖柠檬水小贩的吆喝和铃铛声；而现在，我仿佛到了东方，我没去过东方，只是在梦中想象过。哦！小姐，尽管我不能说希腊语，不过您的话，再加上这仙境般的氛围，已经注定我这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美妙的一晚。”

“我可以用意大利语跟您交流，先生，”海黛平静地说，“如果您真喜欢东方，我会尽量让您感受到东方的氛围。”

“我可以跟她谈些什么呢？”阿尔贝低声向基督山问道。

“随便什么都可以，比如她的祖国、她童年的记忆，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谈谈罗马、那不勒斯或佛罗伦萨。”

“噢！”阿尔贝说，“跟一个希腊人谈巴黎人常谈的话题未免太没意思了，我还是跟她打听东方的事情吧。”

“好啊，您要谈的这个话题当然是她最感兴趣的。”

阿尔贝转向海黛。

“您在几岁的时候离开了希腊，小姐？”他问。

“五岁。”海黛回答。

“那您还记得您的祖国吗？”

“我闭上眼睛，那些往事历历在目，灵魂同肉体一样也是有眼睛的，肉眼看到的東西有时会忘记，但灵魂所见的东西会永远铭记。”

“那您能记得最早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的？”

“从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母亲叫瓦西丽吉，这个名字是‘美丽纯洁’的意思，”年轻的姑娘抬起头继续说，“母亲牵着我到街上去为囚犯募捐，一边走一边说：‘施舍的人就是债主，会得到回报的。’等口袋里装满了钱，我们就回宫去，瞒着父亲把这些钱送给修道院，让他们分发给囚犯。”

“那个时候您多大？”

“三岁。”海黛回答。

“您真能记住三岁时发生的事情？”阿尔贝说。

“都记得。”

“伯爵，”阿尔贝小声对基督山说，“请您允许，让她讲点她的身世，您不准我对她提起我父亲的名字，不过在她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不定会提到，如果从她如此美丽的嘴唇中道出我们的姓来，您肯定想象不出我会有多高兴。”

基督山转向海黛，示意她要注意他接下来的话，然后他用希腊语说：“讲请您父亲的遭遇，不过不要说出那个叛徒的名字，还有他是怎么出卖你们的。”

“您跟她在说什么？”马尔塞夫小声地问。

“我跟她重复一下您是我的朋友，不用对您隐瞒什么。”

“那么，”阿尔贝说，“为囚犯募捐是您能记起的最早的事情，然后其他的事情呢？”

“其他的事？噢，一天，在一个湖边的无花果树下，我父亲倚靠在一张软垫上，那棵最古老最茂盛的大树是他的华盖，繁茂的树枝掩映在湖中，清澈的湖水犹如一面镜子。我母亲斜靠在他的脚边，我调皮地抚弄着他那已经飘垂到胸前的白胡须，或是玩弄他挂在腰带上的镶着钻石的弯刀。一个阿尔巴尼亚人不时地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些什么，那些事情我一点也没兴趣，只是听到父亲总是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一个‘杀’或‘赦’字。”

“这真是太奇妙了！这情景不是在剧院中上演的，也不是小说中的描写的，”阿尔贝说，“而是从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口中说出来的。既然这些景象在您的眼里呈现得如此神奇美丽，那么，法国在您的眼中又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海黛说，“而且我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法国，因为我已经是成年女子，成年人的眼睛看到的是真实情景。而对我的祖国，那仅仅只是一个孩子眼中的祖国，靠着模糊的印象编织成的图画总好像笼罩着一层薄雾，时而明亮，时而暗淡，那得看我是把那里当做美丽的故乡还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地方。”

“您这么年轻，怎么就已经切身经历了无尽的苦难呢？”阿尔贝问。

海黛转过脸去看了一眼基督山，伯爵发出了令人难以觉察的叹息声，轻声说：“说下去吧。”

“童年的那些记忆永远都不会磨灭，只是除了我刚才跟您讲的那两件事情以外，剩下的都是一些凄苦的回忆。”

“说吧，请您说吧，小姐！”阿尔贝说，“我向您保证，我会怀着无法形容的激动认真听您的讲述。”

海黛苦笑了一下。

“您很希望我讲那些令人难过的往事吗？”她说。

“我恳请您讲给我听。”阿尔贝回答。

“好吧！那时我才刚满四岁，住在亚尼纳的宫殿里。一天夜里，我母亲突然把我惊醒了，她把我从垫子上抱了起来。我睁开眼睛，看到她的眼中饱含泪水，于是，我也跟着大哭起来。

“‘别哭，孩子！’她说。

“要是换作平时，我肯定任性地哭个没完没了，任凭母亲怎么哄我、吓我，也要哭个痛快。但那一次，我感到母亲的语气中透着无比的恐惧，我马上就止住了哭声。她抱着我匆忙往前跑，我这才看到母亲的用人们都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扛着满是珠宝首饰的箱子或是袋子，慌忙地沿着宽大的楼梯奔下楼去。

“在我们的后面，是二十个人一队的卫兵，他们拿着长枪和短枪，穿着制服，就是希腊建国以来你们在法国看到的那种制服。您想象到了吧？一场不幸的灾难发生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海黛痛苦地摇了摇头，可怕的场景使她的脸色变得煞白。她接着说：“在这一群妇女中，可能只有一半的人是清醒的，知道发生了什么，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混乱的影子被投射在楼梯旁的墙壁上，随着松枝火把跳动的火焰摇曳不定，这些影子像要跳到那个穹形的屋顶上似的。

“‘快！’走廊的一端传来一个声音，听到这一个声音，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就像一阵风吹过麦田，使所有的麦子都低下了头一样。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那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走在最后，身穿华丽的长袍，手里握着一支马枪，就是你们的皇帝送给他的那支。他扶着心腹大臣塞林的肩膀，让我们快点跑，就像牧童赶着一群迷路的羔羊一样。

“我的父亲，”海黛又抬起头说，“就是欧洲大名鼎鼎的亚尼纳总督阿里·泰贝林，土耳其人在他面前，个个都得发抖。”

不知道为什么，海黛这几句充满自豪语调的话语竟让阿尔贝打了个冷颤，她明亮的大眼睛里正发出阴森恐怖的光芒。伟大的阿里·泰贝林总督惨死在欧洲，曾轰动一时，而现在，海黛犹如一个女巫，她把那个血淋淋的冤魂招了回来。

“可没过多久，”海黛继续说，“我们停了下来，因为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湖，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听到她怦怦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喘息声，看到不远处的父亲，他正焦急地四处张望。从我们站的地方望去，隐隐约约地看到湖中心有一座黑乌乌的房子，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水寨，不过看起来很远，或许是因为天黑的缘故吧。湖岸边上有四级大理石台阶，一直通到了水边，那里飘着一只小船，我们急忙踏上那只小船。我清楚地记得，船桨划过水面，没有一点声音，我弯腰

去看船桨,原来桨上缠着卫兵们的腰带包。

“船上除了船夫,只有我的父母亲、塞林、侍女和我。卫兵们都留在湖边,他们在大理石台阶最下面的一级上,要是追兵过来,另外三级台阶就是他们的防御阵地。船风驰一般地划过水面。‘这船怎么像在飞呀?’我问母亲。‘嘘!别出声,我们是在逃命!’我不懂,父亲怎么可能会逃命呢?他可是无所不能的,以前都是别人怕得逃走,他常说:‘他们恨我,可他们也怕我!’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这次,我的父亲真的是在逃命。后来我听说,亚尼纳城的守军,由于长期作战,已疲惫不堪……”

说到这里,海黛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基督山。他的目光在她讲述的过程中,一直都集中在她的脸上。年轻的姑娘接着讲的时候,放慢了语速,像一个讲历史故事的人想增加或者删除某些内容一样。

“小姐,”阿尔贝说,他对这段故事好像很感兴趣,“您刚才说亚尼纳城的守军,由于长期作战,已疲惫不堪……”

“是的,因此我父亲有意和土耳其皇帝派来捉拿他的那位库希特将军谈判,所以,阿里·泰贝林派了一个他非常信任的法国军官去见库希特将军,然后撤退到他已经准备好了的避难寨子里去。”

“法国军官?”阿尔贝问道,“您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基督山跟年轻姑娘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阿尔贝一点也没觉察到。

“不,”她说,“我现在不记得了,要记起的话,一定告诉您。”

阿尔贝正想说出他父亲的名字,但基督山缓慢地竖起一个手指,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诺言,于是,他没往下说。

“我们朝着那座水寨划去,那是一座阿拉伯风格的二层寨子,墙上刻着花纹,露台一直延伸到湖中,地底下还有一个很深很宽的地窖。母亲和我,还有女仆们都被带到了那里,只见堆积如山的布袋和木桶,那六万个布袋里装有二千五百万金币,两百万只木桶里装着三万磅火药。

“父亲的心腹塞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人,一直站在这些木桶旁边,他将日夜守在这里。他手持一把长枪,枪尖上系着一根燃着的火绳,他会时刻遵从父亲的命令,一旦见到我父亲发出的信号,就炸掉这一切,包括这座寨子、卫兵、妇女、金币,还有阿里·泰贝林。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些女仆们害怕自己被炸死,因此成天跪着祈祷、哭喊和呻吟。而我,一直记得那个年轻军人苍白的脸色和坚定的目光,将来的某一天,死神要召我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我相信我一定跟塞林的神情一样坚定。没法告诉您我们像这样过了多久。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时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

什么。有时候,我父亲会把我和母亲叫到露台上,每当这个时候,我会很高兴了,当然这种高兴的时候是很少的,我通常面对的只有昏暗的地窖、女仆们哭泣的脸,还有塞林那令人恐惧的火枪。我父亲坐在一扇很大的窗户前,眼神焦虑地凝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仔细审视出现在湖面上的每个黑点,母亲侧躺在他的身旁,头枕在他的肩上,我就在他的脚边玩耍,好奇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那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宾特斯山,从蔚蓝的湖面上升起的洁白晶莹、棱角分明的亚尼纳堡,以及那一片远看像长满翠绿色苔藓的岩石,其实近看才知道那是高大挺拔的银杉树和香桃树。

“一天早上,父亲派人来叫我们过去,他神色很平静,但脸色却比平常更显苍白。

“‘再坚持一下,勇敢的瓦西丽吉,’他说,‘今天,皇帝的诏书就要到了,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如果说能完全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高兴地回到亚尼纳。如果说,带来的是坏消息,我们今晚就必须逃走。’

“‘如果他们不让我们逃走呢?’我母亲问。

“‘哦!您放心吧,’阿里·泰贝林微笑着说,‘塞林和他的火枪会给他们答复的,他们希望我死,但是他们不会跟我一起死的。’

“我母亲知道这些话是父亲为了安慰她,故意这么说的,她没有作声,只是叹了口气,默默地调配着父亲需要喝的冰水,因为父亲自从上了水寨之后,一直高烧不止。她还在父亲那长长的白胡须上抹上香油,为他点长烟筒,有时,她会拿着烟筒一直呆呆地看着烟圈一圈一圈地往上冒,直到烟雾都消散在空气中,一看就是几个钟头。

“忽然,父亲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一面死死地盯着那个引起他注意的黑点,一面叫人拿望远镜过来。

“母亲把望远镜递给他,这时,我看到母亲的脸色比她对面的大理石柱还苍白。

“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

“‘一只船!……两只!三只!’父亲喃喃地说,‘四只!’

“然后,他抓起脚边的手枪,站了起来,迅速地把火药填满了手枪。

“‘瓦西丽吉,’他对我母亲说,‘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知道皇帝的旨意了。快把海黛带到地窖里去。’

“‘不,我要跟您在一起,老爷,’瓦西丽吉说,‘如果您死了,我愿意跟您一起死。’

“‘快到塞林那里去!’父亲喊道。

“‘别了,老爷!’母亲悲伤地轻声说道,她顺从地鞠了一躬,像是看见死神降

临了一样。

“‘快把瓦西丽吉带走！’父亲命令卫兵道。

“而我，大家好像都把我给忘了，我张开双臂向父亲奔了过去，他俯下身，在我们额头上吻了一下。噢！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吻，那一吻至今还印在我的额头上。

“在下地窖的时候，我们从栅栏缝里看到原本还是黑点的船越来越大，像水面上迎面向我们飞来的水鸟。与此同时，在水寨里，二十个卫兵手握镶银的长枪，并排站在我父亲的脚下，他们警觉地注视着逼近的船只，地面上还放着很多的弹药盒。父亲不时地看看他的表，焦急不安地踱来踱去。这是父亲吻过我之后，印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

“母亲和我穿过了那条阴暗狭小的通道进入地窖。塞林依然立在那里，看到我们进来，他向我们忧郁地笑了笑。我们找了两张坐垫，坐在他的身边。危难面前，跟彼此信任的朋友一起总感到有依靠，那个时候，尽管我还很小，但我清楚地知道，大难临头了！”

阿尔贝曾听到别人说起过亚尼纳总督临终时的情形，当然不是通过他的父亲，他父亲从来不谈这件事。他还阅读过几篇不同的关于总督死亡的记载。而现在，这位年轻姑娘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如怨如诉地回溯这段历史，她生动的语调让他觉得她很可爱，而她悲伤的神情让他感到莫名地害怕。

这些悲惨可怕的回忆显然已经压垮了可怜的海黛，她停止了讲述，用手托着脑袋，像是支撑一朵被狂风暴雨吹打后的鲜花一样；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似乎看到了宾特斯山翠绿的山峰和亚尼纳湖蔚蓝的湖水，平静的亚尼纳湖掩映出刚才她所描述的那幅凄凉的画面。

基督山带着无比关爱和怜悯的神情凝视着她。“接着讲吧，亲爱的孩子。”伯爵用现代希腊语说。

海黛猛地抬起头，像是从梦中惊醒了一样，然后继续讲道：“那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想必外面的天空很晴朗，只是我们仍然待在阴暗、凄凉的地窖里，里面只有一点火星亮着，犹如夜空中的一颗星星，那是塞林的火枪。

“我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开始祷告。塞林不断地重复着一句：‘伟大的上帝！’当时，我的母亲还抱着一丝存活下来的希望，在我们下来的时候，她好像看到了父亲派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军官，父亲是非常信任他的，因为他觉得在法国皇帝手下的军人都是品德高尚、正直仗义的人。她走进楼梯，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们来了’，她说，‘但愿他们带来了和平和自由！’

“‘您担心什么，瓦西丽吉？’塞林的声音中充满了温柔和坚定，‘要是他们带

来的不是和平，我们就给他们战争；如果他们不给我们自由，我们就让他们死！’说着，他挥舞着手中的长枪，那火绳燃得更加炽烈了，这时的塞林看起来就像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毕竟当时我还小，他的这种无畏让我害怕极了，因为他看起来像一个凶恶的怪物。我想避开地窖中游荡在火绳周围的死神，后退了几步，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我知道她肯定也很害怕，因为她浑身打颤。

“‘噢！母亲，母亲，’我说，‘我们要死了吗？’”

“女仆们听到我的喊声，都哭泣着祈祷起来。

“‘我的孩子，’瓦西丽吉说，‘愿上帝保佑你，让死神不要在今天靠近你！’”

“然后她低声问西里姆，我的父亲吩咐他做什么。

“‘如果他派人拿着他的匕首来，就表明皇帝没有赦免他，我就得点燃火药；要是他派人拿来的是他的戒指，就是说皇帝已经赦免了他，我就熄灭火绳。’”

“‘我的朋友，’母亲说，‘如果等一下您主人派人送来的是匕首，我求您发发慈悲，别让我们这么可怕地死去，求您就用那把匕首杀死我们吧！’”

“‘好吧，瓦西丽吉。’塞林平静地回答。

“突然，我们听到外面有许多人的吼声，仔细一听，那是欢呼声，是我们的卫兵在欢呼那位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法国军官的名字。看来，他从皇帝那里带来了好消息。”

“您不记得这个法国军官的名字了吗？”马尔塞夫问，他想唤起她的记忆。

基督山向她做了个暗示。

“不记得了，”海黛说，然后接着讲，“欢呼声越来越响，脚步声也越来越近，这时，有人沿着那个窄窄的楼梯往下走。这时，塞林警觉地举起他的枪。

“外面的阳光从洞缝间射了进来，昏暗的地窖里有一点微光，不一会儿，一个人影出现在石壁上。

“‘什么人？’塞林大声喝道，‘不管你是谁，不准再往前一步！’”

“‘皇帝万岁！’那个人影说，‘皇上已经赦免了阿里总督，还赐予了他丰富的财产。’”

“我的母亲高兴地喊出了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别出去！’塞林看见我母亲要出去，‘您知道，我还没有见到那枚戒指。’”

“‘您说得对。’我母亲说，然后她又跪了下来，把我举起来，仿佛是想向上帝祈祷的时候，让我离上帝更近一些。”

海黛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不得不停了下来。在她苍白的脸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额头直淌下来，她像要晕过去一样，声音仿佛卡在了干涩的喉咙里，嘴里发不出一声声音。

基督山给她倒了一杯冰水，温柔中带着命令的语气：“坚强一点！”

海黛一把擦干眼泪和汗水，接着讲道：“这时，我们的眼睛因为习惯了黑暗，很容易就认出了那个影子是谁，他是一位朋友，塞林也认出了他，但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此刻还坚持服从主人的命令。

“‘谁派你来的？’他问道。

“‘是我们的主人派我来的。’

“‘如果是阿里派你来的，’塞林喊道，‘您一定知道您该带什么东西来。’

“‘是的，知道，’他说，‘我带来了他的戒指。’

“同时，他把手举得高高的，亮出了那个信物，但是因为离得太远，光线又暗，塞林在他站的位置无法看清那个东西。

“‘我看不清您手里的东西。’塞林说。

“‘那么，您过来吧，’那个人说，‘不然，您如果同意，我过去也可以。’

“‘谁也别动，’年轻军人说，‘把我要看的东西放到有亮光的地方，然后你走开，我再过去看。’

“‘这样也行。’那个人说。

“他把手中的东西放在塞林指定的位置，然后退了出去。

“噢！我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因为放在那里的戒指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过那到底是不是我父亲的戒指呢？塞林依然握着那支燃烧着的火绳，他走到洞口，捡起那个东西，借着洞口透进来的光，仔细辨认着。

“‘好！’他看了一下那信物说，‘这确实是总督的戒指！’于是他把火绳扔到地上，踩灭了。火苗一熄灭，来人连拍巴掌欢叫了一声，四个库希特将军手下的士兵立刻奔了上来，五个人的大刀一齐刺向了塞林，他倒了下去。尽管那五个人苍白的脸上还留有恐惧的神色，但看得出他们像强盗一样沉浸在胜利当中，他们一边察看是否还有火苗，一边在装满金币的布袋上打滚。

“母亲趁着这个时候，抱着我穿过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通道，一直到了水寨的一座暗梯跟前，混乱的声音充斥着整座水寨。底层的房间里都是库希特的兵，也就是说到处都是我们的敌人。母亲正要推开一扇小门，忽然，总督愤怒的咆哮声把我们震惊了。母亲把眼睛贴到板壁缝上，我也把一只眼睛凑近一个小孔，我看到几个人把父亲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的手上拿着一张印着金字的纸。

“‘你们要干什么？’父亲对那几个人说。

“‘我们想让你知道陛下的旨意，’拿着纸的那个人说道，‘你看见这份圣旨了吗？’

“‘看见了。’父亲说。

“‘那好，你自己念吧，他要你的头。’

“父亲发出一阵大笑，这笑声比愤怒的咆哮更令人毛骨悚然，笑声未落，只听到两声枪响，这是父亲迅速扫射发出的声音，一眨眼，在他面前的两个人立刻倒下了。之前潜伏在父亲脚下的卫兵突然都跳了出来。与此同时，对方也开了火，整个房间里硝烟弥漫，子弹从我们四周的壁板中呼啸而过。

“噢！阿里·泰贝林总督，我的父亲，他的脸被敌人的火药熏得乌黑，手握弯刀，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杀敌，神勇的他吓得敌人落荒而逃！

“‘塞林！塞林！’他喊道，‘点火卫士，执行我的命令吧！’

“‘塞林已经死了！’像是从地底下冒出的声音答道，‘阿里，你也完蛋啦！’

“这时，只听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父亲周围的地板都垮了。无数的子弹从地板间飞上来，穿过三四个卫兵的胸膛，他们满身都是血，倒了下去。悲愤欲绝的父亲声嘶力竭地怒吼起来，他把手指伸进子弹打穿的洞里，一把掀开了整块地板，二十多发子弹顿时像火山爆发一样直冲了出来。可怕的弹雨形成的硝烟把天都遮住了。在可怕的厮杀怒吼声中，两声可怕的枪声格外清晰，接着两声尖叫声仿佛穿透了我的全身，我吓呆了。那是射中了父亲的两颗子弹的枪响和他最后发出的喊叫声，他毅然挺立在那里，紧紧地抓着一扇窗户。

“母亲使劲地撞着那扇门，想跟他死在一起，但门从里面锁住了。那些卫兵躺在父亲的周围，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两三个受了轻伤的卫兵正想跳窗逃走。就在这时，整个地板都猛烈地摇晃起来。父亲单膝跪在地上，突然，二十只握着长刀、匕首、手枪的手臂同时伸向了他，父亲倒下了，倒在这些恶魔喷出的浓烟中，地狱在他的脚下裂开了。

“我只觉得浑身无力地倒在了地上，而我的母亲早已昏倒了。”

这时，海黛的手臂无力地垂在身边，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望着伯爵，似乎在询问“她的服从”是否令他满意。

基督山走到她跟前，俯身拿起她的手，用希腊语对她说：“镇定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上帝会惩罚那个叛徒的，想想这一点，你应该鼓足勇气坚强起来。”

“这真是个可怕的故事，伯爵，”阿尔贝说，他被海黛苍白的脸色吓坏了，“我现在真后悔自己提了一个如此残酷的要求。”

“噢，没关系！”基督山说。然后，他轻抚着那位年轻姑娘的头，“海黛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她有些时候会觉得讲述这些不幸的事情，可以使自己心里好受一些。”

“老爷，”海黛急切地说，“这是因为这些痛苦使我记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

阿尔贝好奇地看着她，因为他最想知道她怎么会成为伯爵的奴隶，而海黛

还没有讲。

海黛从两人的眼神中觉察到了同样的渴望，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等我母亲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那位土耳其将军的面前了。

“‘你就杀了我吧！’母亲说，‘不要玷污了我的名誉。’

“‘你没必要跟我说这话。’库希特说。

“‘那我该对谁说？’

“‘对你们的新主人。’

“‘新主人是谁？在哪里？’

“‘他就在这里。’库希特指着一个人说道。而那个人就是对我父亲的死负有最大罪责的人。”海黛愤怒地说。

“那么，”阿尔贝说，“你们就成了那个人的奴隶吗？”

“没有，”海黛回答，“他不敢留下我们，而是把我们卖给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仆人贩子。我们离开了希腊，精疲力竭地到了土耳其的都城。城门口挤满了人，人们让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过去，我母亲顺着人们目光的方向望去。她突然尖叫一声，指着悬在城门口的一颗人头晕倒在地。这颗人头下面写着一行字：‘这是亚尼纳总督阿里·泰贝林的头颅。’

“我顿时哭叫起来，伸手想扶起我的母亲，可是她再也起不来了！我被带到了奴隶市场，一个有钱的阿美尼亚人买下了我，请了教师来训练我，等我到了十三岁，他便把我卖给了穆罕默德苏丹。”

“我就是从他手里买下她的，”基督山说，“至于代价，您是知道的，阿尔贝，就是那块翡翠。”

“噢！我亲爱的老爷，您真是太好了！”海黛吻了一下伯爵的手，“我能够属于您这样的一位主人，真是太幸运了！”

这段讲述使阿尔贝一时回不过神来。

“把您的咖啡喝完吧，”基督山说，“这段故事讲完了。”

第 78 章 亚尼纳特稿

瓦朗蒂娜看到弗兰兹茫然失措地从诺瓦蒂埃先生的房间离开，难免有些于心不忍。

维尔福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接着赶紧逃回了书房，两个小时之后，他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鉴于今早揭露的情况，想必诺瓦蒂埃·维尔福先生已经知道：维尔福家族和弗兰兹·伊皮涅先生家族不可能联姻，而维尔福先生应该早已清楚早上所讲的事情，却没有及早告知，弗兰兹先生对此深感不悦。

在这时，谁要是见到这位法官神情沮丧的样子，肯定会相信连维尔福也没有料到事情是如此的结局。确实，他怎么可能想到父亲会来插一手，居然口无遮拦地坦白了这段历史。由于诺瓦蒂埃先生直率甚至可以说粗鲁一向不顾及儿子的意见，事情的真相他从来没有跟维尔福讲过，因此维尔福一直认为奎斯奈尔将军，或者说是伊皮涅男爵——这两种称呼要看说话的人愿意用哪一个而定——是被人谋杀的而并不是死于一场公平的决斗。

这封信出自一个谦逊有礼的年轻人之手，措辞也毫不客气，这严重挫伤了维尔福的自尊心。

维尔福刚进入书房，他的妻子就进来了。

弗兰兹见过诺瓦蒂埃之后匆忙地不辞而别，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维尔福夫人一个人在客厅陪着公证人以及那几位见证人，她越来越觉得不解和尴尬，她再也不能忍受了，所以便起身，说去问问情况。维尔福先生只是跟她说，诺瓦蒂埃先生向伊皮涅先生做了一番解释，因此瓦朗蒂娜和弗兰兹的婚事就告吹。她觉得用这种理由去跟客厅里的人做解释，未免太牵强，因此她只说诺瓦蒂埃先生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晕倒了，签约仪式要推迟几天才举行。维尔福家之前紧接着发生的两件不幸的事情，已经让人感到意外了，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都难以相信，面面相觑，随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此时的瓦朗蒂娜又惊又喜，她拥抱着瘦弱的老人，感谢他让她逃离了牢笼。

随后,她请求回去休息,诺瓦蒂埃做了同意的表示。但瓦朗蒂娜出了那个门,并没有往自己的房间走去,而是转进那条走廊,打开小门来到花园。在这一连串的意思不到的事情发生的过程中,瓦朗蒂娜一直感到不安。她总是担心说不准哪个时候,带着恐怖神情、脸色苍白的莫雷尔会突然冒出来,像《拉马摩尔的新娘》中的莱文斯乌德爵士一样阻止露西亚的订婚仪式。现在,她要去后门看一下。

马西米兰看到弗兰兹和维尔福先生一同离开了墓地,觉得事情不妙,就一直跟踪他们。他看到伊皮涅先生进去了又出来,然后又带着阿尔贝和夏多·勒诺进去,一切都证明他的猜想没错。于是,他马上赶到苜蓿地里等候消息,因为他相信瓦朗蒂娜一定会想办法来见他的。

他想得没错,凑在铁门缝间的眼睛正瞧见狂奔而来的姑娘,她一改往日的谨慎,径直朝铁门跑去。她跑到铁门前,马西米兰放下了紧悬着的心,而且她说的第一句话,让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得救啦!”瓦朗蒂娜说。

“得救啦?”莫雷尔附和着说,他甚至不敢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谁救了我们?”

“我的祖父,噢!莫雷尔,您一定要好好爱他,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莫雷尔发誓要全心全意地爱这位老人,他非常虔诚地发誓。此时,他爱诺瓦蒂埃甚至超过了爱他的父亲和朋友,他把他当做上帝那样去崇拜。

“不过,瓦朗蒂娜,您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什么神奇的办法?”

瓦朗蒂娜刚想跟他讲明经过,但一想到会泄露一个可怕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不仅牵涉到别人,还有她的祖父,于是她说:“这事,等以后再慢慢告诉您。”

“等到什么时候?”

“等我嫁给您以后。”

这无疑是莫雷尔最期望的,这个时候的他,无论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现在这些好消息,已经足够让他高兴了,不过,在他离开之前,他要瓦朗蒂娜答应,第二天傍晚再跟他见面。

瓦朗蒂娜答应了莫雷尔的要求。今晚发生的事情实在令她难以置信,一个小时以前,她还绝望地认为自己就要嫁给弗兰兹了,而现在,她却还可以跟莫雷尔谈论他们的未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维尔福夫人走进了诺瓦蒂埃先生的房间,老人的神情极为严肃,极度憎恶地望着她,他对他一向就是这个神情。

“先生,”她说,“关于瓦朗蒂娜的婚事我就不再说了,再说就是多余,因为婚事就是在这里告吹的。”

诺瓦蒂埃神情依然如初。

“可我还得告诉您一件事情，”她继续说，“我想这事您肯定不知道，那就是，关于这桩婚事，我一向都不赞成。”

诺瓦蒂埃用探寻的目光望着她，示意她解释一下。

“现在，既然这桩令人厌恶的婚事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想向您提一个请求，因为或许维尔福先生和瓦朗蒂娜不便向您提起。”

诺瓦蒂埃仍用眼神在询问。

“先生，”维尔福夫人继续说，“我是唯一有资格向您提出请求的人，因为只有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利益的关联，我不是来请求您给予瓦朗蒂娜更多的爱，因为那是她始终享有的，我来是请求您把财产赠给您的孙女儿。”

诺瓦蒂埃迟疑了一下，显得有些犹豫，他显然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请求，但他没有机会做到。

“先生，”维尔福夫人说，“我的请求您会答应吗？”

“是的。”诺瓦蒂埃表示。

“那么，先生，”维尔福夫人说，“我怀着感激和愉快的心情告退了。”

她向诺瓦蒂埃先生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第二天，诺瓦蒂埃先生便派人请公证人来，废除了之前的那份遗嘱，重新立了一份，在遗嘱中声明他全部的财产都由瓦朗蒂娜继承，唯一的条件就是她永远都要在他身边。

于是，大家计算了一下维尔福小姐将来的财产，在继承了圣梅朗侯爵夫妇的遗产之后，又重新获得祖父将来的遗产，这样，她每年的收入将高达三十万利弗尔。

在维尔福先生家发生婚变之时，基督山已经前去拜访过了马尔塞夫伯爵。马尔塞夫伯爵为了表示对腾格拉尔的友好，在去拜访他之前，特地打扮了一番：穿上华美的将军制服，佩戴所有的勋章，吩咐套上最好的马匹。然后乘车前往唐顿大街，这时，腾格拉尔正在记他的月账。

有人在这个时候来找他，无疑是遇到了他心情最坏的时候。他一见到老朋友，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样子，板着脸坐在手扶椅上。

平常非常拘执刻板的马尔塞夫，现在却满脸微笑，亲切地向银行家问好。他原本以为对方肯定会接受他提出的条件，所以也就免去了客套话，直截了当地说：“男爵，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我们当年的那个提议一直都没落实，现在是该好好商量一下了。”

马尔塞夫心想，他这话一出，银行家的脸上应该会有点笑容，他以为银行家

冷漠的表情是由于他一直没有说起这件事情而造成的,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张阴沉的脸更加严肃了。

“您说的是哪件事情啊?伯爵先生。”腾格拉尔问,装作他并不知道将军所说的是什么事情。

“噢!”马尔塞夫说,“看来您非常注重礼节,我亲爱的先生,您提醒了我,不应该免去那死板的规矩,请您谅解。您也知道,我只有一个儿子,这还是第一次正式谈论他的婚事,所以不懂礼节。那好!”马尔塞夫随即强装微笑站起身来,恭敬地向腾格拉尔鞠了一躬,“男爵先生,我很荣幸地为我的儿子阿尔贝·马尔塞夫子爵向您的女儿欧热妮·腾格拉尔小姐求婚。”

可是腾格拉尔并没有像马尔塞夫所预想的那样,欣然接受这次求婚,他紧皱眉头,甚至都没请伯爵坐下,仍让伯爵那么站着。

“伯爵先生,这件事情得仔细考虑之后,才能答复您。”腾格拉尔说。

“仔细考虑?!”马尔塞夫十分诧异,“记得我们八年前就已经谈起这桩婚事,难道八年的时间不够您考虑?”

“伯爵先生,”银行家说,“事情都是在变化的,原本确定了的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男爵先生,我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马尔塞夫说。

“我的意思是说,先生,自从最近两个星期以来,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抱歉,”马尔塞夫说,“我们这是在演戏吗?”

“演戏?”

“是的,很像在演戏,咱们还是有话直说吧。”

“这再好不过了。”

“您见过基督山先生吧?”

“我们经常见面,”腾格拉尔直起了身子说,“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您最近一次见到他时,跟他说您对这桩婚事有些犹豫,对吧?”

“我是这么说过。”

“那好,现在我来了。您也看到了,我既没有漫不经心,也没有犹豫不决,我坚决地提醒您:兑现诺言!”

腾格拉尔一言不发。

“难道您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马尔塞夫说,“或者说,您是想羞辱我,想让我低声下气地恳求您,这样您才高兴,是吗?”

腾格拉尔知道,谈话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对他没有好处。于是他说:“伯爵先

生，您对我的有所保留感到吃惊，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不习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您。不过请您相信，我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这些都是客套话，我亲爱的先生，”马尔塞夫说，“这些话讲给您有点点头之交的人听还差不多，但马尔塞夫绝不是那样的人。当他像这样去拜访另一个人，并且要求对方兑现诺言，而这个人却出尔反尔，那么，他首先有权要求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腾格拉尔心里有些胆怯，但他强装镇定，没有表现在脸上。马尔塞夫的语气激怒了他。

“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腾格拉尔答道。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不好明说。”

“可您要明白，您的沉默让我非常不满，而且，至少有一件事我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您不愿意和我们家联姻！”

“不，先生，”腾格拉尔说，“我只是现在没法做决定而已。”

“但是，自以为是的您总不会以为，我会低声下气地恳求您改变心意，耐心地等待您的答复吧？”

“好吧，伯爵先生，既然您不想等待，那么，就当我们的从来也没有说起过这桩婚事。”

伯爵紧咬住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了血，总算稍微减弱了他内心的怒火，抑制了他原本暴躁易怒的脾气。他知道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发怒，将会自取其辱。所以，原本已经跨出客厅大门的他，转念一想，又走了回来。

他内心的怒火已经熄灭，额头上还残留着一片阴云，那是不安的阴影。

“我亲爱的腾格拉尔，”他说，“既然咱们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就应该彼此尊重和理解。您至少该让我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的儿子失去了您的欢心。这样才算公平。”

“这不是子爵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对您说，先生。”腾格拉尔回答道。他看到马尔塞夫的态度软了下来，马上又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那么，您到底对谁感到不满？”马尔塞夫脸色苍白，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腾格拉尔注意到了伯爵的神色变化，于是用更加不屑的眼神盯着对方，说：“我不会多说了，您最好不要逼我！”

伯爵浑身打颤，这多半是由于竭力抑制自己的愤怒造成的。

“但我有权利要求您，”他说，“您必须给我一个解释，难道是您对马尔塞夫夫人有什么意见？还是您觉得我财产太少？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政见不同？”

“怎么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呢？先生，”腾格拉尔说，“如果是因为这些，那就是我的错了，因为我们谈论婚约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这些情况。您就别再深究下去了，让您这么自我反省实在让我于心不忍。我们暂且不谈这件事情吧，等过段时间再说，这不算毁约，也不是约定，反正也不用急。我的女儿才十七岁，您的儿子也才二十一岁。在我们暂且不谈论这桩婚事的时间里，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明了的。有时，一些在晚上看不清楚的东西，在第二天早晨就会清晰地显现了。也有时候，突然就谣言四起，灾难从天而降。”

“谣言？这是您说的吗？先生，”马尔塞夫的脸色更加苍白，他喊道，“是不是有人到处诽谤我？”

“伯爵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们别谈这事了。”

“那么，先生，难道我就应该默默地承受您带给我的耻辱吗？”

“这件事对我来说更是痛苦，先生，是的，我比您更加痛苦，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想高攀您，如今婚事告吹，女方承受的损失当然要比男方的大。”

“好吧，先生，”马尔塞夫说，“我们不谈这事了！”

然后，他一把抓起自己的手套，气冲冲地出了客厅。

腾格拉尔注意到，在这次谈话过程中，马尔塞夫始终不敢问是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原因，腾格拉尔才背弃了当初的诺言。

当天晚上，腾格拉尔和几位朋友谈事情谈到很晚。卡瓦尔康蒂先生陪着夫人和小姐在客厅里，不过他才是最后一个离开腾格拉尔家的人。

第二天早上，腾格拉尔一醒来就吩咐仆人拿报纸，仆人拿来之后，他把别的报纸扔一边，拿起《大公报》，就是波尚当主编的那份报纸。一把撕掉封套，迫不及待地摊开报纸，匆忙地掀过“巴黎要闻”版，目光停留在“社会杂闻”版，带着阴险的微笑注视着“亚尼纳特稿”。

“好！”腾格拉尔看完以后说，“这儿有一小段关于弗尔南多上校的消息，看来，我不用再费口舌跟马尔塞夫伯爵做任何的解释了。”

与此同时，也就是早晨九点钟，阿尔贝·马尔塞夫穿着一身整齐的黑色制服，神情激动地出现在香榭丽舍大道基督山的府邸。他似乎很着急，不过门房告诉他，伯爵在半个小时之前就出门了。

“巴浦斯汀跟他一起出去的吗？”

“没有，子爵先生。”

“那把他叫来，我有话问他。”

不一会儿，门房就带着那位贴身男仆回来了。

“我的朋友，”阿尔贝说，“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我要您亲口告诉我，您的主人

是不是真的出去了？”

“是的，先生。”巴浦斯汀回答。

“是吗？对我也是这个回答？”

“我知道主人一向很高兴见到您，”巴浦斯汀说，“所以我向来不敢怠慢了您。”

“那就好，可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找他，他很久才能回来吗？”

“不会，因为他吩咐在十点钟给他备好早餐。”

“好吧，那我在香榭丽舍大道转悠一会儿，十点钟的时候再来。如果这期间，伯爵先生回来了，请您转告他，让他等我，好吗？”

“我一定转告，先生。”巴浦斯汀说。

于是，阿尔贝把车留在伯爵家门口，自己开始在路上转悠，在经过福维斯巷的时候，他瞧见戈塞射击房的门口好像停着伯爵的马车，走近一看，他认出了伯爵的车夫。

“伯爵先生在里面打靶吗？”马尔塞夫问。

“是的，先生。”车夫回答。

这时，阿尔贝听到两下三下枪声，他走了进去，在射击房外遇到一个侍者。

“对不起，子爵先生，”那个孩子说，“您可不可以稍等一下？”

“为什么，菲利普？”阿尔贝问，因为他是这里的常客，他不明白这次为什么不让他进去。

“因为现在射击房里的那位先生喜欢一个人打靶，他从来不允许旁人看他练枪。”

“您也不准进去吗？那谁给他上子弹？”

“他的仆人。”

“是一个努比亚人吗？”

“一个黑人。”

“哦，那就是他。”

“这么说来，您认识这位先生？”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有急事找他。”

“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这就去告诉他。”菲利普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进了射击房。没过一会儿，基督山出现在门口。

“我亲爱的伯爵，”阿尔贝说，“请原谅我来打扰您了，不过，首先要向您说明，这不是您仆人的过错，只是我的冒昧之请。之前我到了您的府上，得知您出去了，不过在十点钟会回去吃早餐，于是我就四处闲逛，想等到十点钟再回去，没想到，在路上看见了您的马车。”

“您这么说,听起来倒像是希望我邀请您共进早餐。”

“不,谢谢您,我现在可没有心情吃早餐,或许稍晚一些,等我心情好了再陪您吃。”

“您在说些什么呀?”

“我今天要跟人决斗!”

“您?为什么?”

“我要去找人决斗……”

“是,我知道了,不过这是为什么?决斗的原因可有很多。”

“我是为了荣誉而战!”

“噢!看来这事有点严重。”

“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地赶来请您帮忙。”

“帮什么忙?”

“做我的证人。”

“这事有点特殊,咱们别在这儿说了,回去以后再说吧,阿里,拿水。”

伯爵撩起衣袖,走进专供练习射击的先生们洗手的小房间里。

“请进来,子爵先生,”菲利普轻声地说,“我给您看件怪事儿。”

马尔塞夫走进射击房,只见靶板上钉着的并不是靶心黑点,只是几张纸牌,阿尔贝远远望去,还以为那是一副同花顺,从 A 到十。

“哈!嘿!”阿尔贝转头向基督山伯爵,“您是在玩牌吗?”

“不,”伯爵说,“我是在造一副纸牌。”

“怎么造?”阿尔贝问。

“实际上您看到的那些纸牌都是 A 和二,但我用子弹做出了三、五、七、八、九和十点。”

阿尔贝走近一看,果不其然,子弹准确地在纸牌应该加点的地方穿过,横竖距离都毫厘不差。阿尔贝在走向靶板的途中,看到了两三只燕子,那是它们不小心闯进了伯爵的射程,被伯爵击落在地。

“真是神奇!”马尔塞夫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一边用阿里递上来的毛巾擦手,一边说,“我总得找点事情打发空闲时间呀。过来吧,我等着您呢。”

于是,两人坐上基督山的双座四轮马车,几分钟后,马车停在了三十号门口。基督山领着阿尔贝到他的书房,请他入座,自己也坐了下来。

“现在,您冷静下来,我们好好谈谈吧。”他说。

“您看,我完全是平心静气的。”阿尔贝说。

“您要跟谁决斗？”

“波尚。”

“你们不是朋友吗？”

“当然，决斗的双方往往都是朋友。”

“决斗至少要有原因吧？”

“那当然！”

“他怎么得罪您了？”

“昨晚，在他主编的报纸上有……这不，您自己看吧。”阿尔贝把那份报纸递给了伯爵。伯爵念道：

亚尼纳特稿：本报获悉一件从未公布、至今无人知晓的事实。阿里·泰贝林总督的防护城堡，是被深受总督信任的一名法国军官出卖给土耳其人的，此军官名叫弗尔南多。

“嗯，”基督山说，“这篇特稿怎么惹怒了您？”

“怎么惹怒了我？”

“是啊，亚尼纳的城堡是被一个法国军官出卖的，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我父亲马尔塞夫伯爵的教名就是弗尔南多。”

“这么说，您父亲曾在总督手下服过役？”

“是的，我以前跟您说过，他曾为希腊人的独立而战斗过，诽谤就是冲着这件事来的。”

“噢！我亲爱的子爵，您说话可要有依据。”

“我也想有充分的根据。”

“那么请您告诉我，在法国，有谁知道马尔塞夫伯爵的教名就是弗尔南多军官吗？亚尼纳可是在一八二二年或一八二三年被攻陷的，过去这么久了，谁还在意呀。”

“这就是诽谤者最阴险的一点：事隔多年之后，突然又把大家早已遗忘的事情翻出来，借此诽谤诬陷我们，玷污我们的名誉。既然我继承着家父的姓，我就绝不允许有人玷污这个姓氏。我要去找波尚，这个消息出自他的报纸，我要让他当着两位证人的面，做更正声明！”

“波尚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那么我要跟他决斗！”

“不，你们不会展开决斗的，因为他会回答您，在希腊陆军中，至少有五十个人名叫弗尔南多，这也是事实。”

“但是，我还要跟他决斗，我不容许我们的名誉有一丝的受损，我父亲是——

位高尚的军官,他是那么伟大……”

“哦,嗯,他会回答说:‘我们保证,报纸上所说的弗尔南多跟众所周知的马尔塞夫伯爵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他的教名也是这个。’”

“除非他做更正声明,否则我誓不罢休!”

“那么,您是准备让他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做更正声明?”

“不错。”

“您错了。”

“您的意思是说,您拒绝我的请求,不愿意帮忙了?”

“您也知道我是怎么看待决斗的,我们在罗马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我对决斗的看法,您还记得吧?”

“可是,亲爱的伯爵,今天早上,似乎您的所作所为跟您曾表达过的观点不太相符吧。”

“那是因为,我的朋友,您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要是跟傻瓜们在一起,那凡事就得装糊涂。也许哪一天,有一个偏激暴躁的人就像您现在一样,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充分的理由,就带着公证人要求我做一件无理取闹的事情,要不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羞辱一番……噢!我当然会杀了这个没头没脑的家伙。”

“那么,您也承认双方会决斗?”

“当然。”

“好!既然这样,那这次您为什么不让我决斗呢?”

“我并没有说您不能决斗,只是说,决斗是一件大事,事先没有周密的考虑是不行的。”

“那他在侮辱我父亲之前有过考虑吗?”

“假如他承认这是由于他的疏忽造成的,那您也应该就此罢休。”

“啊!我亲爱的伯爵,您这也太便宜他了吧。”

“您也太较真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听了这话您别不高兴……”

“嗯!”

“如果那个消息是真的?”

“一个儿子不应该承认这样一个有损自己父亲名誉的假设。”

“噢!天啊!这个年代,我们需要承认并且容忍很多事。”

“这是这个年代的弊病。”

“您这是打算改革吗?”

“是的,只要这跟我相关。”

“嗯！您真是一个固执的人，亲爱的朋友！”

“我知道我有些固执。”

“连朋友的忠告也不愿意听吗？”

“朋友的忠告我是愿意听的。”

“我能算您的朋友吗？”

“当然。”

“嗯，那么，在带证人去波尚那里之前，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打听清楚。”

“跟谁去打听？”

“比方说，海黛。”

“何必要把一个女人牵扯进来，她能做什么呢？”

“比如说，她可以证明，说您的父亲跟他父亲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她可以告诉您事情的真相，假设说您的父亲恰好就是……”

“我已经说过了，我亲爱的伯爵，我不能接受这么一个假设。”

“这么说，您也拒绝了解真相？”

“我拒绝！”

“那么，我奉劝您一句。”

“说吧，我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忠告。”

“您不愿意听？”

“不，您请讲吧。”

“您别带证人到波尚那里去，就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做不合理。”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同寻常。”

“为什么我要一个人去？”

“因为您一个人去，这事就只关系您和波尚。”

“请说明白一些。”

“好，要是波尚愿意声明更正，您首先该给他一个机会表示他是心甘情愿的。要是他拒绝了，到时候再找两个外人参与您的这桩秘密也不迟啊，反正都是要收回那条消息。”

“那不是外人，是朋友。”

“今天的朋友就是明天的仇人，波尚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

“所以您必须谨慎。”

“所以，您认为我应该自己去找波尚？”

“是的,当您想让一个人的自尊心向您让步的时候,最好先在表面上顾全他的自尊心。”

“您说得有道理。”

“那就好。”

“我自己去找他。”

“好,不过要是您干脆不去,这样更好。”

“这可不行。”

“那好,去吧,这总比您之前的想法要好一些。”

“但是,如果我已经很宽容了,最后还是非决斗不可,您愿意做我的证人吗?”

“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严肃地说,“想必您也明白,在这之前,无论何时何地,您提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不过这件事,恕我不能相助。”

“为什么?”

“将来或许您会明白的,但现在,原谅我无可奉告。”

“那好吧,我去找弗兰兹和夏多·勒诺。”

“好吧,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我要决斗的话,您肯定愿意教我几招剑术,指点一下我的枪法吧?”

“这也不可以。”

“您可真奇怪,一点都不愿意牵连到这事里来。”

“是的,我有我的原则。”

“那我们不用再谈这事了,再见,伯爵。”

马尔塞夫抓起他的帽子,匆忙地走出了伯爵的府邸。他坐上自己的马车,极力抑制着怒火,驱车去找波尚。

波尚此刻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房间的光线很暗,到处都是灰尘,报馆的编辑室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仆人通报说阿尔贝·马尔塞夫先生来访,波尚让仆人再报一遍,但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马喊道:“请进!”

阿尔贝出现在门口,他步履蹒跚地跳过一个捆散乱的报纸,向他走去。

“嘿!嘿!我亲爱的阿尔贝!”他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向那个年轻人,“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是一时兴起想来看看我?还是特意来陪我吃早餐呢?您自己搬把椅子吧,这里就有一把,就在那儿,那盆天竺葵的旁边,它提醒我世上除了报纸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波尚,”阿尔贝说,“我来就是找您说报纸的事。”

“您,马尔塞夫?我的报纸怎么了?”

“我希望您能更正那里面的一段消息。”

“更正哪一段消息？不过请您先坐下来再说吧。”

“谢谢！”阿尔贝冷冷地说，僵硬地向波尚弯了弯身子。

“现在您说吧，我的报纸怎么惹到您了？”

“有一条消息损坏了我的家人的名誉。”

“哪条消息？”波尚惊讶地问，“肯定是您搞错了吧。”

“就是亚尼纳特稿。”

“亚尼纳特稿？”

“对，您好像真不知道我为何而来一样。”

“我以我的人格发誓……巴蒂斯特！把昨天的报纸拿来。”波尚喊道。

“不用了，我带来了一份。”阿尔贝说。

波尚接过报纸，喃喃念道：“亚尼纳特稿……”

“您看，这事怎么不让我愤怒。”波尚念完之后，马尔塞夫说。

“这么说来，这位军官是您的家人？”这位主编问。

“是的。”阿尔贝说，他的脸涨得通红。

“那么，您打算要我怎么做？”波尚很和气地说。

“我亲爱的波尚，我希望您能做个更正声明。”

波尚友善地看着阿尔贝：“我说，这事咱们得好好谈谈，您得知道做更正声明可是一件大事，先坐下吧，我再看一遍。”

阿尔贝坐了下来，波尚把令他朋友愤怒的那几行字又仔细看了一遍。

“嗯，”阿尔贝语气强硬地说，“您也看到了，这则消息使我的家人受辱，我坚决要求您更正。”

“您……坚决要求……”

“是，我坚决要求！”

“请允许我提醒您，您可不是议员，我亲爱的子爵。”

阿尔贝站起来说道：“我才不稀罕什么议员，我再重复一遍，我坚决要求更正这则消息，既然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阿尔贝看见波尚不屑地昂着头，就咬了一下嘴唇，接着说：“您应该非常了解我，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如果您真把我当做朋友，马尔塞夫，您现在说话的语气已经使我忘了我曾经还是您的朋友，行啦，我们都不要发火，现在也不是发火的时候，您别这么急躁，先告诉我，这个弗尔南多是您什么人？”

“他是我父亲，”阿尔贝说，“弗尔南多·蒙德戈先生，马尔塞夫伯爵，身经战场二十次的老军人，而现在居然有人把污水沟里的烂泥往他的荣誉上抹。”

“您的父亲？”波尚说，“这就另当别论了，我也能理解您为什么如此愤怒了，

我亲爱的阿尔贝,我再念一遍。”这是第三次念那则消息,他一个字一个字读。

“可这份报纸上并没有什么地方说明弗尔南多就是您的父亲呀。”

“是没有,但是别人会猜出来的,因此我坚决要求更正这则消息。”

听到“坚决要求”几个字,波尚抬头看了看阿尔贝的脸,随即目光又低垂下去,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可以更正这则消息的,对吧?波尚。”阿尔贝问道,他竭力控制自己心中愈来愈旺的怒火。

“可以。”波尚回答。

“现在吗?”阿尔贝问。

“在我证实这个消息是假的以后。”

“什么?”

“应该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我必须这么做。”

“何必呢?先生!”阿尔贝怒吼道,“要是您认为那事不是我父亲干的,那么请您马上更正声明;要是您认为是他,那么您必须给出充分的理由。”

波尚嘴角微微一笑,这种独特的微笑可以表达出他微妙变化的复杂情绪。

“先生,”波尚微笑着说,“既然您是到我这里来找答案的,那您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用不着说些废话,我已经耐心听了半个小时了。您倒是像来找我决斗的。”

“没错,除非您愿意更正那些无耻的诽谤之言。”

“慢着,请您不要威胁别人,弗尔南多·蒙德戈先生,马尔塞夫子爵!我向来不怕别人的威胁,更不能容忍我的朋友以这种态度对我,您坚决要我更正这则消息,但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跟弗尔南多上校的消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您还是决意要求吗?”

“是的,坚决要求!”阿尔贝说,他开始有点失去理智了。

“如果我拒绝您的要求,您就要跟我决斗,是不是?”波尚平静地说。

“是的!”阿尔贝提高嗓门说。

“好吧!”波尚说,“我亲爱的先生,我对您的答复依然是:那则消息并不是我刊登的,我甚至对这则消息一无所知。但现在您的行为引起了我对这则消息的重视,是要更正它还是证实它,这都需要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才能决定。”

“先生,”阿尔贝站起来说,“看来我只有请我的陪证人来见您,跟您商量一下决斗选在什么地方和用什么武器了。”

“很好,我亲爱的先生。”

“那么,如果您同意的话,今天晚上或者最迟到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不，不！时间应该由我来决定，我是接受挑战的一方，我才有权决定，依我看，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知道自己的剑术无法与您相比，我也知道您是个射击高手，不过我也不赖，我们的决斗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您很勇敢，而我也一样。因此我不想无缘无故地杀死您或者被您杀死。现在轮到我来问您一个问题了。尽管我已经用自己的人格向您发誓；尽管我不止一次，并且反复向您说明我对这条消息一无所知；尽管我跟您说过除了您，不会有人认为名叫弗尔南多就是马尔塞夫伯爵，您是不是仍然坚决要求我更正？而且要是我不更正，就要跟我决斗？”

“坚决如此！”

“那好！我亲爱的先生，我同意跟您决斗。但是我要求决斗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到那时，我会对您说‘我同意更正那条假消息’，或者‘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然后，我会从剑鞘里拔出剑，或者从枪匣里掏出枪来，两种武器随您选。”

“三个星期！”阿尔贝喊道，“在我蒙羞受辱的时候，三个星期对我来说好比三个世纪！”

“倘若您是我的朋友，我会说：‘耐心点吧，我的朋友。’但是您执意要把我当做仇人，因此我说：‘这与我无关，先生！’”

“好吧，就三个星期，”马尔塞夫说，“但是您要记住，三个星期以后，不准推托延迟，以防……”

“阿尔贝·马尔塞夫先生，”波尚站了起来，说道，“我要等三个星期，也就是说要等二十一天之后我才能把您扔到窗外去，而这段时间里，您也没有权力来砸我的脑袋。今天是八月二十九日，那么约定的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一日，在这之前，我要奉劝您，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不要像两条分开拴在对面的狗一样狂吠乱叫。”说完，波尚神情冷漠地向阿尔贝鞠躬，示意不再继续跟他谈话，便转身走进了里面的印刷室。

那堆本来已经散乱的报纸成了阿尔贝发泄怒火的工具，他用手杖使劲地击打地上的报纸，使得纸屑和灰尘满屋子地飞，然后几次想冲进那间印刷室，不过最后还是悻悻地离去了。

可怜的马匹也像那些无辜的报纸一样，受到阿尔贝的奋力抽打。在穿过林阴大道的时候，他看见莫雷尔昂着头从圣马丁门那个方向走过来，正欢快地经过中国人的澡堂门口，像是要去玛德莱娜广场。

“呵！”马尔塞夫说，“这里倒是有个快活的人！”

这次，阿尔贝恰好说对了。

第79章 一杯柠檬水

莫雷尔确实很快活。

诺瓦蒂埃先生刚才派人来叫他,他想尽快知道有什么事,急得连车子都顾不上叫。相比四条腿的马来,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双腿。他以一个运动健将的速度沿着梅莱街直奔圣奥诺路而去。

可怜的巴罗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他后面,要知道巴罗斯已经六十岁了,而莫雷尔才三十一岁。莫雷尔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巴罗斯则强忍着疲惫的煎熬。这两个人在年龄和心情上的差别就好比是一个三角形的两边:它们在底边上没有关联,但在顶部却聚合在一点。诺瓦蒂埃先生就是那个顶部,他要莫雷尔赶快去见他,莫雷尔很容易就可以办到,却把巴罗斯累坏了。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莫雷尔连深呼吸都不用,这是爱神给他插上了双翼的缘故。爱神可不管巴罗斯,他累得浑身大汗,长吁不止。这位老仆人领着莫雷尔从一扇小门进了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没过多久,就传来裙子拖在地上发出的窸窣声,是瓦朗蒂娜来了。她穿着深色的丧服,但是显得非常美丽。

莫雷尔看着她,完全沉浸在喜悦中。他甚至把诺瓦蒂埃先生找他来谈话这件事给忘了。不过老人的安乐椅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唤醒了他。莫雷尔诚挚地向诺瓦蒂埃表示谢意,感谢他让那桩婚事终止,使瓦朗蒂娜和他得到了解脱。诺瓦蒂埃用一种亲切的眼神接受了他的谢意。然后,莫雷尔以探询的目光望着瓦朗蒂娜,想要知道老人家为什么叫他来。瓦朗蒂娜坐得离他们有点儿远,正等着开口说话的时机,她谨小慎微,看起来还很羞涩。

诺瓦蒂埃也注视着她。

“您是想让我把您跟我说的话都告诉他,是吗?”瓦朗蒂娜问。

“是的。”诺瓦蒂埃表示肯定。

“莫雷尔先生,”瓦朗蒂娜说,此时那个年轻人正仔细地倾听着她的每一句话,“我的祖父诺瓦蒂埃先生有许多事情要跟您说,这是他三天前告诉我的,现在请您来,就是要将那些话转告您,既然他选择让我转达他的意思,那么我会完

全遵照他的意愿，一字不漏地转达给您。”

“噢，”年轻人说道，“我正仔细地听着呢，请说吧！”

瓦朗蒂娜低下了头，莫雷尔感到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他知道，沉浸在快乐中的瓦朗蒂娜经常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祖父想离开这里了，”她说，“他让巴罗斯在找合适的房子。”

“但是，小姐，”莫雷尔说，“诺瓦蒂埃先生是离不开您的。”

“我？”瓦朗蒂娜接着说，“我当然不会跟祖父分开，我们早就商量好了要住在一起。现在，只是得看维尔福先生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们马上就离开，要是他不同意，那我们还需要再等十个月左右。到时候我就成人了，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且还可以拥有一笔由我自己支配的财产，而且……”

“而且——”莫雷尔问。

“而且要是爷爷同意的话，我就可以兑现我对您许下的诺言了。”瓦朗蒂娜说这句话的声音小极了，要不是莫雷尔全神贯注在听的话，肯定没法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我把您的意思讲明白了吗，爷爷？”瓦朗蒂娜问。

老人说已经明白了。

“等我跟祖父搬出去以后，莫雷尔先生就可以到那里去，到我亲爱的保护人那里去看我。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结合将是一世的幸福，那么您就可以向我求婚。不过，唉！人们常说，人的心是越受挫折就越炽热强烈，等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心又会变得冷淡，毫不在乎了。”

“噢！”莫雷尔喊道，他真想跪在诺瓦蒂埃面前，就像跪在上帝面前一样；他也真想跪在瓦朗蒂娜面前，就像跪在天使面前一样，“我这辈子做过什么事，竟然有这般福分。”

“现在，在那个时候之前，”年轻姑娘用矜持郑重的口吻说，“我们必须遵守礼节，只要不是把我们拆散的意见，我们都要听取。总之，还是那句话，包含我所有意思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等待。”

“我发誓我会遵守这些约束的，”莫雷尔说，“我愿意接受，而且很乐意接受。”

“所以，”瓦朗蒂娜望着莫雷尔，有些调皮地说道，“从今天起，我觉得自己将会很幸福，我将成为您的一部分，所以千万别再有什么疯狂的想法和行为，我不愿意我的名誉受损。”

莫雷尔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表示愿意听从她的话。诺瓦蒂埃慈爱地望着这对恋人，巴罗斯仍然站在门口，他一面微笑地望着这对年轻人，一面擦着他秃顶上的汗水，似乎因为这汗水，他就有权站在这里。

“噢！瞧你热的，我亲爱的巴罗斯！”瓦朗蒂娜说。

“呵！我刚才跑得太快了，小姐。不过，我得为莫雷尔先生说句话，他可比我跑得快多了。”巴罗斯把目光转向一只茶盘，盘中放着一壶柠檬水和一只杯子，那壶柠檬水还是满的，因为之前诺瓦蒂埃先生只喝了一点。

“来吧，巴罗斯，”年轻的姑娘说，“喝点柠檬水吧，我看您一直看着这壶呢。”

“对，”巴罗斯说，“我正好口渴，喝一杯柠檬水来表达对您的祝福。”

“那您就拿去喝吧，不过得快点回来呀。”

巴罗斯端着茶盘出去了，出门时他忘了关门，他们看见他刚走出房门，就头一仰，一股脑儿把瓦朗蒂娜倒给他的一杯柠檬水喝完了。

正当瓦朗蒂娜和莫雷尔在诺瓦蒂埃面前脉脉相视的时候，门铃响了，有客人到。

瓦朗蒂娜看了一下她的表。

“十二点了，”她说，“今天星期六，可能是医生来了，爷爷。”

诺瓦蒂埃对她的说法表示赞同。

“他会到这里来的，最好还是让莫雷尔先生离开，是吗，爷爷？”

“是的。”老人家说。

“巴罗斯！”瓦朗蒂娜叫道，“巴罗斯！”

“来了，小姐。”巴罗斯回答。

“巴罗斯会带您出去的，”瓦朗蒂娜对莫雷尔说，“现在，请您记住，军官先生，我的祖父要求您不要贸然行动，以免影响到我们的幸福。”

“我答应过您我会等待的，”莫雷尔说，“我相信我能做到。”

这时，巴罗斯进来了。

“谁在拉铃？”瓦朗蒂娜问。

“阿夫里尼医生。”巴罗斯说，他有些站不稳。

“怎么啦？巴罗斯？”瓦朗蒂娜问这个老仆人。

老人没有回答，只是目光呆滞地望着主人，抽搐的手像要抓住什么东西，好让自己不跌倒。

“啊！他要跌倒了！”莫雷尔喊道。

巴罗斯浑身打颤，面部肌肉抽搐，几乎完全变了形。

诺瓦蒂埃看着瑟瑟发抖的巴罗斯，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疑惑、担心、悲哀和同情，普通人在这时所能流露的感情都在他的眼神中出现了。

巴罗斯一边踉跄地走向他的主人，一边痛苦地喊着：“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这是怎么啦？我难受得要命！眼前模糊一片，脑袋里像有成千上万支火箭

在乱窜！噢！别碰我，别碰我！”他的眼珠突然凸了出来，脑袋猛地往后一仰，身体也僵硬起来。

瓦朗蒂娜惊恐地尖叫一声，莫雷尔急忙把她抱住，像是要保护她。

“阿夫里尼先生，阿夫里尼先生！快来呀！救命啊！”瓦朗蒂娜喊道，她几乎要晕过去了。

巴罗斯转过身子，歪歪倒倒地移动了几步，然后一头栽倒在诺瓦蒂埃的脚下，他用手扶着瘫痪老人的膝盖喊道：“我的主人啊！我的好主人！”

这时，维尔福先生听到喊声，跑了过来。

莫雷尔松开几乎要晕倒的瓦朗蒂娜，躲到房间最里面的一张窗帘后面。仿佛是一条毒蛇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他吓得脸色惨白，无比惊愕地望着痛苦挣扎的受难者。诺瓦蒂埃害怕到了极点，他非常焦虑地看着老仆人，只恨自己不能帮上一点儿忙，他从来都不把巴罗斯看做仆人，而看成是他的朋友。一条条青筋在他额头上凸显，眼眶周围的肌肉也在剧烈地抽搐着，他激动的大脑与那毫无感应的肉体正在进行一场搏斗。

这时，巴罗斯仰头直直地躺在地上，他的脸依然抽搐着，眼睛充血，弯着的两腿僵硬得像被折断了一样，他的两手拍打着地板，口中不时地吐出白沫，呼吸非常困难，表情异常痛苦。维尔福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但并没有看见莫雷尔。就在他呆呆地凝望着眼前的一切时，他的脸渐渐变得惨白，头发都好像立了起来，这样持续了一会儿，他猛地冲到门口大喊：“医生，医生！快来呀！”

“夫人，夫人！”瓦朗蒂娜狂奔上楼，向她的继母喊道，“快来，快！请把您的嗅瓶带过来！”

“怎么啦？”维尔福夫人平静地问。

“噢！快来呀！”

“医生去哪里了？”维尔福喊道，“他跑去哪里了？”

维尔福夫人慢慢地走下楼来，她一手拿着一块手帕，像是在擦脸，另一只手拿着英国嗅盐瓶。她进门后，第一眼就将目光投向了诺瓦蒂埃，诺瓦蒂埃的脸上除了这种情况下应有的神情以外，看上去跟平时没有什么不一样。她的第二道目光转向了那个垂死的老仆人。她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眼神又由仆人身上回到了主人身上。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夫人，”维尔福说，“告诉我医生在哪里？他刚才进了你的房间，你看，这像是中风，要是能给他放点血，说不定能活下来。”

“他最近吃了什么？”维尔福夫人对丈夫的问题避而不答，只是这样问道。

“夫人，”瓦朗蒂娜说，“他没吃什么东西，祖父派他出去了一下，回来跑得太

快,口渴了就喝了一杯柠檬水。”

“啊?”维尔福夫人说,“为什么不喝葡萄酒呢?柠檬水对他身体多不好啊!”

“爷爷的那壶柠檬水就放在旁边,可怜的巴罗斯当时口渴太渴了,就拿去一口喝完了。”

维尔福夫人不禁打了个哆嗦,诺瓦蒂埃一直注视着她的表情。

“他真可怜!”维尔福夫人说。

“夫人,”维尔福先生说,“我在问你,阿夫里尼先生去了哪里?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告诉我!”

“在爱德华那里,他刚才不舒服。”这次维尔福夫人没办法不回答了。

维尔福冲上楼去找医生。

“这个,你拿着,”维尔福夫人把嗅瓶递给瓦朗蒂娜,“他们会给他放血的,我晕血,我得先走了。”然后,她跟在丈夫的后面上楼去了。

莫雷尔这才从角落里走出来,刚才的场面很混乱,大家都没有瞧见他。

“快走吧,马西米兰,”瓦朗蒂娜说,“我会派人去叫您的,快走吧。”

莫雷尔探询地看着诺瓦蒂埃。老人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莫雷尔吻了一下瓦朗蒂娜的手,随后从以前经过的通道走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维尔福先生和医生从对面的一扇门走了进来。这时,巴罗斯的发作已经过去了,他开始恢复了一些知觉,发出低微的呻吟,用手撑着身子想坐起来。阿夫里尼和维尔福把他扶到一张睡榻上。

“您需要些什么东西,医生?”维尔福问阿夫里尼医生。

“拿些水还有酒精来,家里有酒精吗?”

“有。”

“再叫人去买一些松节油和催吐药回来。”

维尔福马上吩咐仆人照办。

“现在所有的人都出去。”

“我也要出去吗?”瓦朗蒂娜怯怯地问。

“是的,小姐,你一定要出去。”医生口气生硬地说。

她一出去,医生立刻锁上了房门,他的面色很阴沉。

“看!看啊!医生,”维尔福说,“他醒过来了,他是不是不会有事了?”

阿夫里尼先生用苦笑作为回答。“您觉得怎么样,巴罗斯?”他问。

“现在好一些了,先生。”

“您需要喝一些酒和水。”

“我试试,但请别碰我。”

“为什么？”

“我觉得只要有人一碰我，我又会立刻发作的。”

“好吧，您先喝点。”

巴罗斯接过杯子，凑到他那发紫的嘴唇上，喝了一口。

“现在，您觉得哪里难受？”医生问。

“浑身都难受，只觉得全身都在痉挛。”

“眼前是不是很模糊？”

“是的。”

“耳朵里面也嗡嗡作响？”

“响得吓人。”

“您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的？”

“就刚才。”

“突然就这样的？”

“是的，就像闪电一样快。”

“昨天或者前天，您都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完全没有。”

“有非常想睡的感觉吗？”

“没有。”

“那您今天吃过什么东西？”

“没吃什么，只喝了一杯我主人的柠檬水。”

说着，巴罗斯把目光转向诺瓦蒂埃，诺瓦蒂埃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轮椅里，他仔细注视着这可怕的一幕，没有放过任何动作和眼神，没有漏过一句话。

“您喝的柠檬水在哪里？”医生急切地问。

“在楼下的水壶里。”

“楼下什么地方？”

“厨房。”

“要我去把它拿上来吗，医生？”维尔福问道。

“不！您留在这里让巴罗斯把这杯酒精和水喝完，我自己去拿那杯水。”

阿夫里尼立刻跑出房间，冲下了楼梯，差一点和维尔福夫人撞到一起，维尔福夫人这时正往厨房走去。她尖叫了一声，阿夫里尼并没有注意，现在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马上取到那壶柠檬水。他一纵跳下了后面四级台阶，冲进厨房，只见柠檬水壶还在那里，里面还剩下四分之一的柠檬水。他就像看见了小鸡的老鹰似的，扑过去拿起水壶就直奔上楼。维尔福夫人正慢慢地往她房间走

回去。

“您说的就是这只水壶吗？”阿夫里尼问巴罗斯。

“是的，医生。”

“您刚才喝的就是这个里面的柠檬水？”

“是的。”

“您尝出了什么味道？”

“有点苦。”

医生滴了几滴柠檬水在自己的手心里，用舌头舔了舔，像品酒那样在嘴里吮了一会儿，然后把嘴里的东西一口吐进了壁炉。“就是这种东西，”他说，“您也喝了一点吧，诺瓦蒂埃先生？”

“是的。”

“您也尝到有点苦吗？”

“是的。”

“噢，医生！”巴罗斯吼道，“我又要发作了！我的上帝啊！天主啊！可怜一下我吧！”

医生立刻奔到他面前，“维尔福，快！催吐的药买来了没有？”维尔福冲到走廊上大喊：“催吐药！买来了没有？”

整座房子都没有人回答，阴沉的空气马上聚集到了这里，阴森、凄凉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屋子。

“如果有条件可以让我扩张他的肺，”阿夫里尼环顾四周说，“我可能会救活他，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噢，先生，”巴罗斯喊道，“您就没有办法了吗？就这样看着我死，不能救我吗？噢！我快死啦！我的上帝，我要死啦！”

“拿笔来！”医生说。

桌子上放着一支笔。医生试图把笔插进病人的嘴里，可病人现在正咬紧牙关忍受全身痉挛的痛苦，根本没有办法把笔插进去。

这一次发作比前一次来势更凶，巴罗斯从睡榻上滚了下来，在地上痛苦地滚来滚去。医生知道已经无法救治他了。

医生走到诺瓦蒂埃面前，小声地问：“您现在感觉好吗？”

“是的。”

“是不是觉得没有以前那么胸闷了，腹部也没有那么胀了？”

“是的。”

“我每个星期天都会给您开一种药，您服了之后的感觉跟这一样吗？”

“是的。”

“那柠檬水是巴罗斯给您调的吗？”

“是的。”

“刚才是您让他喝的吗？”

“不。”

“是维尔福先生叫他喝的？”

“不。”

“是夫人？”

“不。”

“那就只有您的孙女儿了，是吗？”

“是的。”

巴罗斯急促地呼着气，并时不时痛苦地呻吟两声，阿夫里尼的注意力离开诺瓦蒂埃，又重新转向巴罗斯。“巴罗斯，您现在可以说话吗？”他问道。

巴罗斯嘴唇微微动了几下，含混不清地吐出几个字。

“请您再试试，您是好样的。”阿夫里尼关切地说。于是巴罗斯又一次张开他那双通红的眼睛。

“柠檬水是谁调制的？”阿夫里尼问道。

“我调的。”

“调好之后您就直接送到你主人这里来了吗？”

“不是。”

“您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让我想想。噢，对了！当时有人叫我，我就先把它放在配膳室里了。”

“后来又是什么人把它送到这里来的呢？”

“瓦朗蒂娜小姐。”

阿夫里尼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前额，不敢相信似的轻声说道：“上帝啊！”

巴罗斯觉得身体又很难受了，他心烦意乱地喊道：“医生！医生！”医生也被这喊声激怒了，大声说道：“买催吐药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维尔福走进房间说：“这里有一杯现成的。”

“谁调的？”医生问。

“药剂师，和我一起来的那个。”

医生端到巴罗斯面前说：“快把它喝了。”

“医生，我的喉咙被堵住了，我喝不下去了。我觉得我要死了！好难受啊！我还要忍多久？”

“别这样，我的朋友，你喝下去就不会感到难受了。”

突然巴罗斯大叫一声，轰然倒下，仿佛被雷击了似的。阿夫里尼连忙用手摸了摸他的心脏。维尔福问道：“他怎么了？”阿夫里尼没有回答，只是说道：“叫厨房拿些莖菜糖汁来。”维尔福连忙跑出去。接着医生又对诺瓦蒂埃说：“我要把病人带到隔壁房间，去给他放血。”

医生扶着巴罗斯向隔壁房间走去，但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拿走了那瓶没喝完的柠檬水。他见诺瓦蒂埃右眼紧闭着，就问道：“您是不是想见瓦朗蒂娜？我马上就派人去叫她！”

在走廊里，阿夫里尼碰到了维尔福。维尔福问：“巴罗斯情况怎么样了？”阿夫里尼把他带到巴罗斯呆着的那个房间里。维尔福又问医生：“他的病仍在发作吗？”“不，他已经死了。”阿夫里尼静静地看着病人，说道。

维尔福惊讶坏了，不敢相信这一切，大声叫喊道：“死了？！这太突然了！”

“是很突然，但您应该见多不怪了。您家里的人都死得很蹊跷，圣梅朗先生夫妇的死不也是这样突然吗，维尔福先生？”

“您又想说什么？又想说您那个可怕的想法吗？”维尔福尖声大叫道。

阿夫里尼表情严肃地说：“维尔福先生，请您认真听我说。我从来都没有遗忘什么，所以这一次我很肯定。我知道，有一种毒药可以置人于死地，但是别人却很难查找出死因，我曾经专门研究过它，毒药的分量不同，效果也会不一样。巴罗斯和圣梅朗夫人就是中了这种毒。您知道吗？现在就可以检测巴罗斯是否中了这种毒。因为如果把这种毒药滴到莖菜糖汁里，莖菜糖汁就会变成绿色。听走廊里的脚步声！是仆人把莖菜糖汁拿来了。”

阿夫里尼先生打开门，从女仆的手里接过菜汁，又轻轻地关上门。这时维尔福的心紧张地怦怦直跳。“好好看着！这是巴罗斯喝剩的柠檬水，而这只杯子里装的是莖菜糖汁，如果菜汁不变色，柠檬水就是无毒的；而如果菜汁变成绿色，那么就证明柠檬水里掺了毒。您看好了！”

医生把柠檬水往莖菜糖汁里滴了几滴，一团棉絮状的沉淀物立刻在杯底扩散开来。刚开始它是蓝色，后来又变成翡翠色、猫眼石色，最后变成了绿宝石色。“我坚信，是仿安古斯都拉树片和圣伊涅斯核桃中的物质毒死了巴罗斯。”阿夫里尼说道。

维尔福瘫倒在一张椅子上，显得那么无力，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双手紧握着。

第 80 章 谁是凶手

维尔福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是屋里的第二具尸体。但不一会儿阿夫里尼先生就把他弄醒了。

维尔福大喊道:“啊,我要死了!”

“还是说说谋杀吧!”医生讽刺地回答道。

“阿夫里尼先生,请您相信我,我现在感受到的只是恐怖、疯狂和痛苦。”维尔福大叫道。

“我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阻止谋杀的时候也到了。我既然知道了这些秘密,就不会把它们保守下去,我希望有人站出来,为死去的人和整个社会复仇。”阿夫里尼的语气显得严肃而平静。

维尔福的眼神很忧郁,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在我的家里?!”

“法官大人,像个男人的样子吧!您是个法官,还是牺牲您自己的私利,来维护您职业的尊严吧。”阿夫里尼先生说。

“您要我自我牺牲?!这简直太恐怖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您是不是在怀疑谁?”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这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医生,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还承受得住。”

“先生,在您家的房宅里,或许发生了一件怪事,这种怪事每个世纪都会轮回一次。爱格丽萍是罗马皇后,她亲手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而洛库丝特是给她提供毒药的女人,她们出生在同一时代,纯属偶然,只不过是老天决定惩罚罪恶深重的罗马帝国。布吕纳奥和弗丽蒂贡德因为互相仇恨而使两国交战,她们都是文明初期的产物,那时的人们还不会主宰自己的思想,即使是向地狱使者学习,她们也在所不惜。这些犯罪的女人,或许曾经很美丽,纯洁的花朵也在她们的心头绽放过,就像您家里那个嫌疑犯的心头上盛开的花一样。”

维尔福紧握双手,惊慌地大叫了一声,用央求的眼神望着医生。医生却毫不

留情地继续往下说：“罪犯往往是那些能从犯罪行为中得到好处的人，这是法学上的至理名言。”

“唉，医生！很多冤案都是这些自以为是的公理造成的！我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桩谋杀……”维尔福喊道。

“您承认这是谋杀？”

“是的，这是事实，我无法回避。但我认为它不是针对去世的那几位，而是冲着我来。我怀疑在这些诡异的事情之后我还会遭受袭击。”

“人啊！人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最自负的动物。他认为，太阳照耀大地，只是为了他一个人；地球日夜旋转，当然也只是为了他。他就像一只站在草尖上诅咒上帝的蚂蚁，以为死亡是冲着他一个人而来的！难道其他人就这样白白丧命吗？圣梅朗夫妇、诺瓦蒂埃先生……”阿夫里尼激动地说道。

“什么？诺瓦蒂埃先生？”

“您真以为他们要害的是巴罗斯吗？柠檬水本来是准备给诺瓦蒂埃喝的，从逻辑上讲，应该是诺瓦蒂埃去喝柠檬水。巴罗斯无意中喝了它，他就像莎士比亚剧本里的御前大臣波罗纽斯一样，只是一个替死鬼。巴罗斯死了，可他们要害的却是诺瓦蒂埃。”

“为什么我的父亲喝了却没死呢？”

“圣梅朗夫人去世的那天晚上，在她家的花园里，我已经把原因都告诉过您了。凶手只知道番木鳖碱是一种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剧毒，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年来，为了治疗诺瓦蒂埃先生的瘫痪症，我一直在给他服用这种东西，所以他的身体对那种毒药已经习以为常了。”

维尔福双手交叉，低声说道：“我的上帝！”

“凶手的行动是这样：他首先杀死了圣梅朗先生……”

“医生！”

“是这样，我敢发誓。我所听到的症状与我亲眼看到的那两次病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维尔福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不再和医生争辩了。

医生接着说：“凶手又毒死了圣梅朗夫人，这样就可以继承两笔财产了。”

维尔福头上冒出冷汗，他用手擦了擦。

“请您听仔细了。”

“唉！我一个字也没漏掉呀。”维尔福语无伦次地说道。

阿夫里尼先生毫不怜悯，继续往下说：“诺瓦蒂埃先生曾立下遗嘱，要把他的财产用来帮助穷人，这份遗嘱对您没有好处，对您的家庭也不利。诺瓦蒂埃先

生因此而得救了,因为已经没什么希望从他身上得到财产了。但当他放弃了第一张遗嘱,又重新立了一份时,他就遭到了迫害,因为凶手怕他再次改主意。前天遗嘱才修改好,现在凶手就下手了。时间安排得很紧密,这您也看得出来吧!”

“噢,请宽容一下吧,阿夫里尼先生!”

“没有什么可宽恕的,阁下!在这个世界上,医生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责任。为了履行这项责任,他追寻生命的来源,探索死亡的奥秘。有人犯了罪,上帝肯定非常震惊愤怒,但是如果他置之不理,那么就应该由医生来替天行道。”

“先生,请您宽恕我的女儿吧!”维尔福轻声说道。

“看,是您自己先说到她的。”

“听我说,我宁愿说是我有罪,不可能是她!瓦朗蒂娜的心就像钻石一样,她就像一个纯洁的仙女!饶恕瓦朗蒂娜吧!”

“检察官阁下,事情显而易见,没什么可宽恕的。圣梅朗先生死了,而他吃的所有药品都是由小姐亲自装好并寄给他的;圣梅朗夫人死了,她所喝的饮料也都是由维尔福小姐亲自调配的。虽然每天早上,是巴罗斯为诺瓦蒂埃先生调制柠檬水,但是他那天临时有事,柠檬水是维尔福小姐亲自送过去的。这次诺瓦蒂埃先生侥幸逃脱了厄运。维尔福小姐却摆脱不了嫌疑!真正的凶手就是她!检察官阁下,请您履行职责,我要控告维尔福小姐。”

“医生,我相信您,我不再坚持辩护了。但我请您保全我的生命和名誉,不要无端生事。”

“维尔福先生,这不是谈人情的时候。如果您的女儿只犯了一次罪,我会说:‘小小地惩罚她一下,让她到修道院去做修女,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吧。’如果她犯了两三次罪,那我就会说:‘维尔福先生,给她吃药性猛烈迅速的毒药吧,让上帝去拯救她的灵魂。’这样您的名誉和性命就可以挽回,因为她一定想对您下手,我能想象她走到您的床边,脸上带着甜蜜虚伪的笑容,口里说着冒似诚恳的忠告。维尔福先生,您会被牵连的,如果您不愿意先惩罚您的女儿的话。”医生越说越激愤,“如果她只杀了两个人,我想对您说您会受牵连,但是她已经谋杀了三个人,亲眼看着他们死去!一定要严惩这个凶手!把她送上断头台吧!您就听我的劝吧,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名誉!”

维尔福跪到地上声泪俱下,说道:“我想说,您很坚强,而我却做不到。或者说,假如这次不是关系到我的女儿瓦朗蒂娜,而是您的女儿马德莱娜,您也许就不会这么坚持了。”

一下子,医生的脸变白了。

“医生,每个儿女,他们来到人世,就是为了受苦和等待死神把他们带走。就

让我去受苦吧！我也愿意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您要当心。这种死亡在袭击了您的父亲之后，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您的妻子，或者是您的儿子，它正一步步慢慢走过来了。”阿夫里尼先生说。

维尔福情绪激动，都要喘不过气来了，他紧紧拉住医生的胳膊，大声说道：“听我说！帮帮我吧！不，我女儿不是凶手！就是在法庭上我也会说：‘我家里没有什么谋杀案，我女儿没有罪。我家没有罪犯，因为罪犯如同死神一样，它是不会毫无缘由地闯进来的。’听着！就是我死了，跟您也没有任何关系！您还是我的朋友吗？您的良知在哪儿呢？您还配作为一个人吗？不，您仅仅只是一个医生！嗯，我跟您说，我不愿意把她送上法庭，更不愿意让她去死！有这样的想法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万一我的女儿不是凶手，是您弄错了呢，医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脸色惨白，像个鬼魂似的对您说：‘你这个凶手！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到那时，您又会说什么呢？听着，阿夫里尼先生！如果真是那样，即使基督教义也不提倡信徒自己结束生命，我还是会自杀的。”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道：“好吧，我再等等。”

维尔福不大相信似的，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不过，不要再来找我了。就算您家里再有人生病，就算您感到自己也不行了，我都不会再来了。这个恐怖的秘密，我会为您保守，但我不希望看到羞愧与悔恨在我的良心上日益增长，就像罪恶和痛苦在您的家里逐渐增加那样。”阿夫里尼先生说，他的语气缓慢而庄严。

“医生，您以后都不再管我了吗？”

“是的，因为我没法再跟着您继续前行了，虽然再往前迈一步就可以结束这幕可怕的悲剧，但我却只能在断头台下停下来了。再见。”

“医生，我求求您啦！”

“您这间屋子让我觉得很阴沉，很恐怖，现在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再见了，阁下。”

“医生，请听我再说一句话。经您这么一说，使我原本已经很恐怖的处境，变得更可怕了。您就这样扔下我一个人走了，我怎么去对外人解释我那可怜的老仆人的突然死去呢？”

“您说得很对，还是由您把我送出去吧。”阿夫里尼先生说。

维尔福先生紧跟在医生后面走了出去。这时在医生的必经之路——走廊的楼梯口，正聚集着一群惊慌失措的仆人。

为了使那些仆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阿夫里尼故意大声地对维尔福说：“可怜的巴罗斯，他这段时间的生活太安逸了。他以前跟着他的主人跑遍欧洲，现在

却只能整日伺候在圈椅旁边,就是这种枯燥的日子,把他害死了。他的身体太胖了,脖子也变粗壮了,血液也太浓稠了。这次他中风我来得太迟了。顺便跟您说一下,”这时医生压低了声音说道,“别忘记把那杯堇菜糖汁倒在炉灰里。”

医生没有再说什么,也没和维尔福握手,就这样在一片哭喊声中径直走了出去。

当晚,维尔福的全体仆人聚集在厨房里商量了很长时间之后,出来对维尔福夫人说他们都要离开。不管怎么恳求,哪怕是增加工钱,也留不住他们。不管说什么,他们都是一个回答:“死神来了,我们必须得走。”

终于,他们都走了。有这样好的主人和主妇,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最让他们舍不得的就是心地善良仁慈、态度温和可亲的瓦朗蒂娜小姐。

当听到他们这样说时,维尔福看着瓦朗蒂娜,她已经泪流满面了。他也望了望维尔福夫人,在她那薄薄的嘴唇边,他好像看见一个阴险的微笑掠过,就像是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两片云层之间,一颗流星迅即划过一样的不祥。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第 81 章 一对冤家

腾格拉尔对马尔塞夫伯爵的态度很冷淡,这使马尔塞夫伯爵又羞又恼地离开了这位银行家的府邸。

就在那天晚上,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也来到了这里,只见他的头发卷曲,胡须的样式精美大方,手上还戴着一双松紧合适的白色手套。他在客厅里坐了不到十分钟,就把腾格拉尔拉到了一个窗台前面。他先说自从他那高贵的父亲走了以后,他是多么想念腾格拉尔先生,天天心里都记挂着他。这真是一个巧妙的开场白!然后他又说银行家一家人对他十分照顾,待他就像亲生侄子一般,就此他要向银行家表示感谢。接着,他承认说是腾格拉尔小姐使他的感情有了寄托。腾格拉尔听得十分认真,这些话是他最近几天来一直盼望着的,现在安德烈终于说出来了。

腾格拉尔非常兴奋,眼睛里都放出了光,这和听马尔塞夫讲话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对这个青年的求婚,他不想立刻就同意下来,于是假装犹豫了一下:“安德烈先生,您现在还太年轻了,不适宜马上就考虑结婚。”

“不会,阁下。贵族一般都很年轻就结婚,这在意大利是一种非常合理的风俗。人生变幻莫测,我们应该及时把握住我们面前的快乐。”卡瓦尔康蒂先生答道。

“嗯,阁下,对于您的建议,我感到很荣幸。如果我太太和女儿也答应的话,那么订婚的筹备工作应该怎么来做呢?这些事情都很重要,我想应该由双方的父亲见面谈一谈才好。”腾格拉尔说。

“阁下,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考虑到我可能在法国成家立业,所以他离开时把证明我身份的那些文件都给我了。他还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如果他对我选择的婚姻满意的话,从结婚之日起,我每年都可以得到十五万利弗尔。这笔钱,大约是家父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的女儿嫁妆有五十万法郎,她还是我的遗产继承人。”

“瞧,事情会非常顺利。每年有十七万五千利弗尔可以供我们随意使用,当然,这是在腾格拉尔男爵夫人和欧热妮小姐答应我的求婚的情况下。如果可能的

话,还可以从侯爵那儿拿回我的本金,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三百万交给您这样的老手支配,最少可以从中赚一分利。”安德烈说。

“我给别人的利息,一般只有三厘半,从不超过四厘,但我可以给您这个女婿五厘,好处当然是我们一起分享。”

卡瓦尔康蒂大叫道:“岳父大人,这真是太好了!”他虽极力模仿贵族的言行举止,去掩盖卑贱的本性,但有时还是会露出马脚。“阁下,请原谅。”他马上纠正自己,说道,“如果梦想成真,我不敢想象我会快乐成什么样子!您看现在仅仅只是有这种希望,我就这么疯狂了。”

“但是,您有一部分财产,就是令尊也不能阻止给您吧?”腾格拉尔并没发觉这场谈话已经从毫不涉及金钱变成了一场商业谈判。

“您说的是哪部分?”安德烈问。

“您母亲留下来的那笔。”

“对,母亲奥丽薇亚·科西纳利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数目不小。”

“有多少?”

“实话跟您说,我从没想过,但我猜那笔财产不少于两百万。”

就好像在力气殆尽时,因为船只失事,漂泊、挣扎在海水中的船员突然发现了陆地,或者像守财奴发现了一笔失踪的宝藏一样,腾格拉尔欢喜异常。

安德烈恭敬地向银行家鞠了一躬,说:“嗯,阁下,与您的女儿订婚,我有希望吗?”

“安德烈先生,您的希望非常大,只要您这儿没有什么阻碍,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只是——”他想了想又说道,“这次提亲,应该是您的保护人基督山先生来呀,他为什么没来呢?”

安德烈的脸微微红了一下:“阁下,伯爵是个很幽默的人,但他却有些常人想象不到的古怪想法。我刚从他那儿来,他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他确信家父会把那笔本金也给我,而不是只给我利息,他还保证帮我促成事情的实现。但他又说,他现在不,将来也绝不做为别人提亲的事。不过我还是得为他说句公道话。他相信这桩婚姻将来肯定美满幸福,所以他也为自己的固执表示遗憾。而且,他还嘱咐我说,尽管他没有亲自来提亲,但他一定会尽力回答您的所有问题。”

“啊!这也不错!”

“我跟岳父已经谈过了,是跟银行家谈的时候了。”安德烈带着他那种最可爱的笑容说道。

腾格拉尔微笑着说:“您要跟他谈什么呢?”

“后天从您这儿,我就可以拿到四千法郎的年金了。不过伯爵还给了我一张两万

法郎的支票,他怕我的收入熬不完下个月。这上面有他的签字,您看可以兑现吗?”

“就是一百万面额的支票我也照付不误。”把那张支票塞进了口袋里之后,腾格拉尔接着说道,“您明天什么时间要,我叫出纳把一张两万四千法郎的支票给您送过去。”

“十点钟可以吗?越早越好,因为明天我还会去乡下。”

“那么就十点钟吧!您还在王子饭店吗?”

“还在。”

第二天早晨,安德烈正要出门时,银行家的出纳非常准时地把那两万四千法郎送到了。安德烈给卡德鲁斯留下两百法郎之后就离开了。他要尽可能地在外多消磨时间,因为这次出门主要是为躲避一个他不想见的人。但当他从马车里一出来,门房就来见他了,还带来了一包东西。

“先生,那个人来过了。”门房说。

“谁啊?”安德烈漫不经心地问,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个时刻让他害怕的人。

“大人每次都会给他一些养老金的那个。”

“哦!是我父亲的同乡呀。嗯,我留下的那两百法郎,你给他了吗?”安德烈说。

“给了,大人。”安德烈曾说过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

“但是他不要。”门房继续说。

瞬间,安德烈的脸色变得苍白了。好在天色已晚,没有人注意到他这个变化。

“什么!他不要?”他的语气略显焦急。

“他一再要求见您,我告诉他说您出门去了。最后他似乎信了,就把这封他随身带来的信交给我了。”

“给我吧。”安德烈说。安德烈认真地查看了一下信的封口,看有没有被人拆开偷看过。这封信封得十分严实,如果要看信,就必须把封口撕破,现在封口完好无损。借着车灯的光,他拆阅了那封信:“你知道我住在哪儿,明天早上九点,我等你过来。”

“很好!可怜的老好人!”他说。说完他就走了,扔下门房一个人仔细地回味着这几句话。门房一愣一愣的,弄不明白究竟应该更钦佩这主仆中的哪一个。

“快把马卸了,然后上来见我。”安德烈对他的马夫说,然后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卡德鲁斯的信烧掉了。信刚化为灰烬,仆人就上来见他了。“你和我差不多的身材,庇利。”安德烈说。

“十分荣幸听您这么说,大人。”

“昨天,你做了一套新制服?”

“是的,大人。”

“我不想被别人知道,今天晚上,我跟一位美丽的裁缝小姐有个约会。我需要借用你那套新制服,另外还有你的证件,万一我在旅店里过夜时用得着。”

庇利按他的意思照办了。五分钟之后,安德烈就乔装打扮好了,出旅馆叫了一辆马车,告诉车夫去洛基旅馆。第二天早上,他悄悄离开了那家小旅馆,就像当初离开王子饭店那样,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穿过圣安尼路,顺着林阴大道,他来到梅尼街,停在了左边第三座房子门口。当时刚好那房子的门房不在,他四下张望看能否找个人问问。

“小伙子,您找谁呀?”对面卖苹果的女人问。

“大妈,我找派里登先生。”安德烈说。

“是那个退休的面包师吗?”卖苹果的女人问。

“对,就是他。”

“他住在四楼,最左边的就是。”

按照她的指引,安德烈来到了四楼最左边的房间门口,他拉了拉一只兔子脚掌形状的拉铃,铃声迅急响了起来,可以想象,他拉这只脚掌的时候心情坏透了。一会儿,门上的小洞里出现了卡德鲁斯的脸。“啊,你真守时。”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门。

“还用你说!”安德烈走了进去,把帽子使劲一扔,不过没扔到椅子上,那顶硬边的制服帽掉在了地板上,骨碌碌地转了起来。

“喂,小家伙,怎么不高兴呀。你看看,我多么想念你,早餐的东西都是你喜欢吃的。”

食物的香味飘进了安德烈的鼻孔,他现在的确也很饿,这种气味对他很有吸引力。这种混合了大蒜与马肉的气味,一般只有在乡下下等厨房里才闻得到,此外,还有红烧鱼的香味,而刺鼻的茴香味是最强烈的。两只炉子上放着两个菜碟,都盖着盖子,铁炉上还有一只锅,这些气味就是从锅里、从菜碟里散发出来的。安德烈看到,隔壁的房间里有一张非常干净的桌子,上面摆着两副餐具,两瓶酒,一瓶是绿色封口,还有一瓶是黄色的。白兰地满满地装在一只玻璃杯里,几种水果被巧妙地堆在一只垫有一片椰菜的瓦盆里。“小家伙,你觉得怎么样?”卡德鲁斯说,“很不错吧!你知道我的厨艺很好,你以前吃完我做的东西之后,还要舔一下手指头,还记得吗?你吃过我所有会做的菜,你也许还很想念它们吧。”卡德鲁斯继续剥着洋葱说。

“哼!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和我吃一顿早餐?那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安德烈火冒三丈。

“小家伙,我们边吃边聊嘛。喏,你又忘了我对你的恩情啦!见到我这个老朋

友,你难道不高兴吗?我可是激动得都要哭了。我非常爱你!”卡德鲁斯文绉绉地说。的确,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不过究竟是因为洋葱对眼睛的刺激,还是真的很激动,就很难分辨了。

“闭嘴!还好意思!你少假惺惺地说你爱我。”安德烈说。

“是的,我非常爱你,如果我说假话就让老天来劈我好了!我知道我心肠太软,撒不了谎,但我就是没法改掉这个弱点。”卡德鲁斯说。

“你把我叫来,打什么鬼主意啊?”

卡德鲁斯拿着他那把很长的小刀,轻轻地在围裙上擦了几下,说:“喏!如果不爱你,我就不会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你看你身上穿着仆人的衣服,这说明你有仆人伺候,而我却没人服侍,我还得自己动手做饭。你可以去巴黎咖啡馆,或者王子饭店的餐厅里大吃大喝,所以你看不上我的这些菜。嗯,我为什么不请个仆人,买辆马车,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过着和你一样的生活呢?因为我不想看到你生气烦恼。怎么样!这些你总得承认是事实吧!”在说这些话时,他的目光所代表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

“嗯!就算你一心为我着想吧!叫我来吃早餐,又是出于什么打算呢?”安德烈说。

“就是想见见你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我的朋友,遗嘱不是都还有追加的话吗?你难道不是为了早餐而来吗?嗯,请坐下,搭配新鲜的奶油,先吃点沙丁鱼吧。为了让你高兴,我用葡萄叶子垫着沙丁鱼。啊,看看我房间里都有什么摆设!你能看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四张蹩脚椅子,一张廉价画片,也就值三个法郎吧。我这儿可不能和王子饭店相提并论呀。”卡德鲁斯说。

“唉!你又不高兴啦!你胃口真是越来越大了。当一个退休的面包师,不是你以前的梦想吗?”

卡德鲁斯深深地叹了口气。

“嗯!你已经梦想成真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贝尼代托,我的梦还没有实现。一个退休的面包师拥有年金,非常富有。”

“嗯,你也有年金呀。”

“我有吗?”

“有啊,你的那两百法郎,我已经带来了。”

卡德鲁斯耸了耸肩,表示无奈。他说:“接受人家的施舍,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况且这笔收入也不会长久,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拿不到了。瞧,为了

防止你哪一天交上霉运,我必须提早做准备,在吃穿上能省一点是一点。唉,我的朋友,天有不测风云,这是那个……那个随军教士说的话。我知道你这小混蛋十分走运,你马上就要和腾格拉尔的女儿结婚了。”

“你直呼腾格拉尔!”

“当然说腾格拉尔!我一定要称呼他腾格拉尔男爵吗?贝尼代托,我告诉你,我和他是老相识了。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到时你的喜酒,他也应该请我去喝。我的婚礼,曾经就邀请过他参加。对,没错,他参加了!他以前可没有这么骄傲,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小职员,在心地善良的莫雷尔先生手下做事。我跟他,还有马尔塞夫伯爵,我们曾经经常在一起吃饭。知道了吧,我也有过风光的时候。要是我多去走动走动,说不定我也能成为他们客厅里的客人,也许还可以在那里碰到你。”

“哼,卡德鲁斯,你就做梦吧!”

“我的贝尼代托,做做梦也不错呀!我说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也许有一天,我可以穿着华丽的衣服,来到他们家门口,说:‘开门!’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我们还是吃东西吧。”

卡德鲁斯做出很有胃口的样子,大口吃起早餐来。他总是要先称赞几句,才把菜端到安德烈面前。客人的食欲被吸引了上来,自己动手熟练地打开了一瓶酒,切了一大块鱼。

“啊,朋友!和你的老东家,关系又恢复了吧!”卡德鲁斯说。

“对,没错。”安德烈回答,这个强健的年轻人,这时只顾大吃大喝起来。

“你真的喜欢吃这些菜吗?”

“喜欢,我很纳闷你为什么对这样的生活还不满足,你可以吃到这么多美味可口的食物。”

“你还不明白吗?我现在虽然过得还可以,但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卡德鲁斯说。

“什么想法?”

“就是我拖累了朋友。我这人,一向都是自食其力的。”

“我还养得起你,你没必要愧疚。”

“我说的是真的!每到月底我心里就特不是滋味。你相信吗?”

“好心的卡德鲁斯啊!”

“所以昨天,我没有接受你给我的那两百法郎。”

“你是想见我呀。说真的,你心里真的很难受吗?”

“真的很难受,而且,我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安德烈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每当卡德鲁斯有新的想法,他总是会发抖。

“总是要等到月底才有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

安德烈决定弄清楚他同伴的真实意图,于是他以哲学家的口吻说:“人生就是等待,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我不也是在心平气和地等待吗?”

“是的,你在等待,你等的是五六千,一万,甚至一万二千,而不仅仅只是两百法郎。你这个家伙太滑头了,以前你总是瞒着我,自己偷偷藏钱,幸运的是,我的嗅觉非常灵敏。”

“你又啰嗦什么,说来说去都是在说过去!总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啊!你二十一岁,你年轻,你可以不提过去,只想未来,但我已经五十岁了,我没有未来,只得回忆过去。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好。”

“我想说换了我是你……”

“做什么呢?”

“我就要想方设法办到……”

“什么?”

“我会要求预支六个月的钱,借口说是去买农场。然后我就可以带着这六个月的钱溜之大吉了。”

“嗯,这个主意还不错。”安德烈说。

“我的朋友,吃了我的东西,就听我的话吧。无论从哪方面讲,你都会得到好处的。”卡德鲁斯说。

“但你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去做呢?你也可以预支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然后去布鲁塞尔隐居!你可以说自己破产了,没有必要说自己是退休的面包师,那样岂不是很好吗?”

“怎么退休?区区一千二百法郎!”

“啊,卡德鲁斯,你胃口可真大呀!一个月前,你肚子还填不饱呢!”安德烈说。

“你越吃,胃口就会越大呀。”卡德鲁斯说,他恶毒地笑了一下,露出他又大又白的牙齿,就像猴子大笑,或老虎咆哮时那样。“而且,”他咬下了一大块面包,接着说道,“我想到了一个计划。”卡德鲁斯的计划,比他的想法,更加让安德烈恐惧。想法只是萌芽阶段,计划却是要完成的。

“说说你的计划吧,我相信它肯定很好。”

“可不是?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计划不就是我想出来的吗?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聊天,这说明我那个计划很成功。”

“那个计划是不错,说说你现在想的这个吧。”安德烈回答。

“嗯，你能立刻让我拥有一万五千法郎，却不用花一分钱吗？不，一万五太少了，要我当个正正经经的人，低于三万可不行。”

“不能，我没有办法。”安德烈说，这样的问题丝毫提不起他的兴趣。

“我是什么意思，你也许还没搞清楚。我说的是，一分钱你也不用花。”卡德鲁斯心平气和地说。

“你是想让我去偷，去抢，去埋葬我的未来，去埋葬我们两个人的未来，你想让我们两个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去吗？”

“我孤苦伶仃，就算再被抓进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无所谓的说真的，我有时会想念那些老朋友。而你这个没良心的，巴不得他们永远在你面前消失。”卡德鲁斯说。

安德烈又哆嗦了一下，脸色也变苍白了。“好了，别啰嗦了，卡德鲁斯！”他说道。

“小家伙，不要担心。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的想法，那五万法郎，我自己会想办法去弄的，并不是找你要。”

“好，我来帮你想想办法！”安德烈说。

“我想要一个管家。小家伙，你可以每个月给我五百法郎吗？”

“可怜的卡德鲁斯，好，给你五百法郎，你真是太难为我了。你借着……”安德烈说。

“嘿！在你的身边，就有一个用不完的宝藏啊！”

也许有人认为，这句话正是安德烈想要听到的，因为他的眼睛忽然放起光来，但光很快就消失了。“你的话有道理，我的保护人十分照顾我。”他答道。

“每个月，他给你多少钱？”卡德鲁斯问。

“给我五千法郎。”

“他给你五千！你却只给我五百！五千法郎一个月！那么多的钱你怎么花得完呀？上帝啊，只有私生子的运气才会这么好。”

“噢，我很快就可以花完，所以你我都需要一笔本金。”

“一笔本金！是，我明白，谁都希望有一笔本金！”

“啊！我知道怎么弄钱了。”

“从哪弄呢？从你那位亲王那儿吗？”

“你说对了。”

“你还要等很长时间吗？”卡德鲁斯问。

“要一直等到他死。”

“等到他死的时候？”

“对。”

“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

“他的遗嘱里说给我一笔钱。”

“这都是真的吗？”

“我以我的名誉起誓。”

“你可以继承多少钱？”

“五十万。”

“这么少呀！怎么才这么点啊！”

“这就是事实。”

“不，我不相信！”

“卡德鲁斯，你我还是朋友吗？”

“我们是患难之交啊！”

“那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是什么？”

“一定记得……”

“啊，当然！保证不往外说。”

“噢！我认为……”安德烈停住不说了，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你认为什么？这里没别人！真的，别担心！”

“我的父亲，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你的亲生父亲？”

“是！”

“是老卡瓦尔康蒂吗？”

“不，他早就离开了，我所说的是亲生父亲。”

“那他是……”

“嗯，是基督山，卡德鲁斯。”

“什么？”

“是，你也知道，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让卡瓦尔康蒂先生认我为儿子，因为他自己不可以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是他的儿子。为这件事，他给了卡瓦尔康蒂先生五万法郎。”

“做你的父亲能得五万法郎！给我一半我就做了！不，两万，就是一万五我也做。你这个绝情的家伙，你怎么就没想起我来呢？”

“我们还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定下来了。我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呢？”

“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说他在遗嘱里……”

“让我继承五十万利弗尔。”

“你确信？”

“他给我看过遗嘱。而且他还追加了一份遗嘱。”

“追加遗嘱很有可能。”

“在那份追加遗嘱里，他肯定了我身份。”

“噢，这位父亲太善良、太仁慈、太忠诚了！”卡德鲁斯边说边把一只菜碟抛到空中，又用双手接住它。

“现在，你自己评判一下，我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瞒你？”

“没有，你这么信任我，我心里更喜欢你了。你那位父亲非常非常富裕吧？”

“对，是那样，究竟他有多少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真的吗？”

“我常待在他那儿，我很清楚。有一次一个银行的职员给他带来了五万法郎，用的就是一只和你的菜碟差不多大的文书夹。昨天，另外一家银行的职员，又给他送来了十六万法郎的金币。”

在卡德鲁斯听来，这个年轻人的话，简直就像金属碰撞时那样叮当作响，仿佛他已经听到了金币相互碰撞的声音。他惊讶坏了。

“那座房子你能进去吗？”他直率地问。

“随进随出，只要我乐意。”

卡德鲁斯沉思着，很容易猜想到，一个重要的想法正在他的脑子里旋转，突然，他大声说道：“那儿肯定很漂亮！我想去参观参观！”

“是呀，那里的确非常漂亮。”安德烈说。

“他住在香榭丽舍大道，对吗？”

“是，门牌号是三十。”

“啊！三十号！”卡德鲁斯重复了一遍。

“是！那座房子很漂亮，只是孤零零地在那儿，它前面有个院子，后面是一个花园，你应该见到过！”

“也许吧，但是我对房子的外部布局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它的内部陈设。家具一定都非常华美吧！”

“杜伊勒里宫，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见过。”

“嗯，它比那座王宫更加富丽堂皇。”

“安德烈，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位善良的基督山伯爵才会给我们一笔钱呀？”

“啊！没必要等他给。那座房子里到处都是钱，就像果园里四处都结满果子一样。”安德烈说。

“找个时候，你应该带我去见识一下。”

“那怎么行？我找个什么理由呢？”

“你考虑得很周到，但听你说的那些，我羡慕得要死。我得想出个办法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参观。”

“卡德鲁斯，别瞎想了！”

“我可以自己登门造访，就说自己是一个擦地板工人。”

“到处都铺着地毯，擦什么地板呀。”

“嗯，看来我只能做做梦，自我安慰一下了。”

“对了，最好是那样。”

“你应该给我形容形容呀，那儿到底是什么样啊？”

“怎么说呢？”

“简直太简单了！那房子大不大？”

“还可以！”

“里面是什么样？”

“这样吧，给我笔、墨水和纸，我画幅图给你看。”

“我给你，”卡德鲁斯赶紧答应，从一张旧写字台里找出那些东西，“喏，我的孩子，在这张纸上，把那里的一切都画出来吧。”他说道。

安德烈拿起笔，嘴角边掠过一丝诡秘的笑容。他画了起来。“我已经告诉过你，那座房子前面有院子，后面有花园。你明白了吗？就是这样！”在纸上安德烈画出了花园、房屋和前院。

“围墙高不高？”

“大概只有八九尺吧！”

“不小心呀。”卡德鲁斯说道。

“在前面的院子里，有梔子树盆景，有一片草地，还有很多花。”

“上面安着铁丝网吗？”

“没有铁丝网。”

“马厩在哪儿呢？”

“在这里，大门的两侧。”安德烈继续画他的草图。

“我们来看看楼下都有什么。”卡德鲁斯说。

“楼下有餐厅，两间客厅，还有一间桌球室，大厅里有楼梯，在它后面，还有一座小楼梯。”

“窗户怎么样？”

“窗户又大又美，华丽之极。我看你这种身材的人可以从每个窗格里爬进去。”

“他们装楼梯有什么用呀！窗户这么大！”

“这就是有钱人的气派！”

“百叶窗呢？”

“有，但从来不用。哪怕是在夜晚，基督山伯爵也爱看天空，他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仆人们住哪儿呢？”

“噢，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进门右手边，有一间小小的车库房，里面有梯子，嗯！仆人的房间就在那间库房楼上，里面有可以和正屋房间通话的拉铃。”

“啊，什么！那里有拉铃？”

“你想说什么？”

“噢，没什么。我想说装那些拉铃，要费很多钱。我很想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在园子里，以前晚上有条狗巡逻，不过，它又被带走了，去了奥特伊别墅。你应该知道那个别墅吧，你去过的。”

“我去过。”

“就在昨天，我还对基督山伯爵说：‘您也太不谨慎了，伯爵阁下！当您带着仆人去了奥特伊后，这座房子就没人了。’他问：‘嗯，那又如何呢？’我就说：‘那么，总有一天，您会丢东西的。’”

“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就算有人来偷东西，我也无所谓。’”

“安德烈，他的写字台上，肯定设了机关。”

“为什么这么说？”

“肯定是那样，那机关不仅发警报，还会捉贼。我听说，在上次的博览会上，就有那玩意儿。”

“在他的屋里，只有一张桃花心木写字台，抽屉上总是插着钥匙。”

“他有被偷过吗？”

“没有，仆人们都很忠诚。”

“写字台里也许有钱？”

“也许吧！可是它里面究竟有什么，谁也不清楚。”

“写字台在哪儿？”

“二楼。”

“给我把二楼的图画一下，孩子，就像画楼下那样。”

“太容易了！”安德烈拿着笔画起来。“这是楼上，你看这是前厅，客厅，书房和藏书室在客厅右面，还有一间书房，左面是卧室和更衣室。就在更衣室里，放着那张贵重的写字台。”

“那个更衣室里有窗户吗？”

“有两个，这儿，还有这儿。”安德烈在正方形的更衣室里又添上两个窗口；在他那张草图上，更衣室旁边的卧室则是一个长方形。

卡德鲁斯好像在思考什么。“伯爵常去奥特伊吗？”他问道。

“每个星期，总会去个两三次吧。明天一整天，他都会待在那里。”

“你确信？”

“他已经邀请我共进晚餐。”

“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城里乡下都有房子！”卡德鲁斯说。

“这就是有钱的好处。”

“那你明天去吗？”

“可能去。”

“吃了晚饭之后，你就睡在那里吗？”

“随我高兴呗，在那儿，我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随便！”

卡德鲁斯直视着安德烈，仿佛要看到他的心里去，想弄清楚他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而安德烈，只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取出一支，点火，从容地抽起烟来。然后，他问卡德鲁斯：“那五百法郎，你什么时候要？”

“你有的话我现在就要。”

从口袋里，安德烈掏出二十五个金币来。“金币？谢了，我不要！”卡德鲁斯说。

“噢！看不上它们！”

“完全相反，我非常喜欢它们，可还是不要。”

“傻瓜，一个金币，可以多兑五个铜板。”

“很对。接着，你的朋友卡德鲁斯就会被那个兑钱的人盯上，拉住质问说哪个农民会用金币缴租。别傻了，我的朋友，给我圆圆的上面有人头像的银币吧！五法郎的银币，谁都可以拥有！”

“除非我雇一个挑夫，否则我怎么带着五百法郎的银币出门呢！”

“嗯，那我自己去拿！你把钱放在那个令人信任的门房那儿就可以了！”

“今天就要吗？”

“今天我还有事，明天吧！”

“就这样说定了，明天我出门的时候把钱交给门房。”

“我不会白跑一趟吧？”

“相信我！”

“我指望着用它雇一个管家呢！”

“好了，够了！哼！你不会再来给我添麻烦吧？”

卡德鲁斯的脸色阴沉下来：“放心，不会了！”他害怕安德烈又改变主意，于是又努力装出一幅愉快、和气的样子。“你可真得意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早就弄到那笔财产了！”卡德鲁斯说。

“很遗憾，现在还没有！不过一旦我得到了……”

“那会怎么样？”

“我现在姑且不说，总之我不会忘记你这个老朋友的。”

“那是当然，你的记忆力很不错！”

“你想干什么？你这么说，会让我以为你要勒索我！”

“我敲诈你？你的想像力还真是丰富！我有一个忠告送给你。”

“什么忠告？”

“你还是把你手上的那只钻戒留给我吧！我们会被它连累的。你这样傻呼呼的，会把我们都搞得一无所有的。”

“说得太严重了吧？不可能。”安德烈说。

“不可能？你身上穿着一件仆人的制服，手指上却戴着一只钻戒，它可是价值四五千法郎啊！”

“你说对了！眼光这么毒辣，你怎么不去做拍卖商啊？”

“我曾经也戴过钻石，多多少少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你就吹吧。”安德烈说。

卡德鲁斯以为向安德烈要钻戒他会很生气，但安德烈只是平心静气地把钻戒摘了下来，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卡德鲁斯接过戒指，仔细地察看着。安德烈明白，他是在检查钻石切割的棱角是否锋利。“这颗钻石是假的。”卡德鲁斯说。“啊，你又乱开什么玩笑？”安德烈答道。

“先别发火啊！试一下就知道了！”卡德鲁斯走到玻璃窗前，用钻石在上面划了一下，吱呀一声响，玻璃真的被划开了一道裂痕。“我的上帝啊！”卡德鲁斯惊叹道，把钻戒套到了他的小手指上。“是我误会了，那些狡猾的珠宝商把假钻石做得足以乱真，连小偷都不愿冒险去偷珠宝，这可不利于小偷这一行的发展。”

“钻石验完了吧？你还想要什么？我的大衣？帽子？既然你已经开了口，随便挑吧。安德烈说。

“什么也不要了！总的来说你是一个好伙伴。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至于我的

野心,我自己想法子来整治。”

“你要当心啊,金币你都不敢要,小心卖钻戒的时候,发生同样的事情。”

“不用为我担心,我不会卖钻戒的。”

“你至少要把它留到后天呀!”安德烈心想。

“幸运的年轻人呀!是时候回到你的仆人、你的马车,还有你那未婚妻中间去了吧?”卡德鲁斯说。

“是的!”安德烈回答。

“真幸福呀,当你娶腾格拉尔小姐时,我希望你也能给我一点儿好处,送件礼物给我吧!”

“我重复一次,这只是你在做梦!”

“她有多少钱?”

“我要说的是……”

“一百万?”

安德烈有些无奈了。“就算是吧!”

“我希望你所拥有的,永远比你实际得到的要多。”卡德鲁斯说。

“那真是谢谢你了!”

“噢,我无比真诚地祝福你,希望你能发家致富。”带着那种嘶哑的笑声,卡德鲁斯说道,“等一下,让我来给你开门。”

“不麻烦你了。”

“一点儿也不麻烦,这是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门上有一个起预防作用的小开关,一把由卡斯帕尔·卡德鲁斯设计,并改进过的保险锁,真是非常值得拥有呀。如果哪天你成了富翁,我可以给你做一把一模一样的。”

“谢谢!在我当上富翁的一周之前,我一定会告诉你!”安德烈说。

安德烈出门之后,卡德鲁斯站在楼梯口目送着他下楼,一直看他穿过了天井才急忙走进屋,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他开始研究安德烈画的那幅草图,就像一个专业的建筑师似的。“我亲爱的贝尼代托,能继承基督山伯爵的财产,他肯定非常兴奋。贝尼代托会把我当做他的好朋友的!他可以提前拥有他那五十万法郎啊。”他自言自语道。

第82章 小偷夜访

就在安德烈与卡德鲁斯谈话后的第二天，基督山伯爵就带着阿里等几个仆人，还有想要试骑的几匹马到奥特伊去了。安德烈事先并不清楚伯爵的这次出门，甚至在前一天，连伯爵自己也没有料到。是贝尔图乔促成了这次提前出门，贝尔图乔刚从诺曼底回来，他带回消息说房子已经买好了，在一星期以前那艘单桅船也到了。船上的六个船员把一切必备的手续都已经准备好，船目前停在一个小港湾，可以随时出海。

对于贝尔图乔的办事能力，伯爵称赞了几句，嘱咐他说自己在法国不会待很久了，让他随时准备好出发。他又说：“现在可能有用一夜的时间，必须从巴黎赶到勒特雷波尔港。一路上，八匹快马都要待在原地，随时待命，让我可以不用十个小时，就跑完一百五十里的路程。”

“大人，您以前已经说过了！那些我早就准备好了，马是我亲自去挑选的，我还看中了合适的安置地点。我认为，人烟稀少的小村子是最合适的地方了。”贝尔图乔说。

“你做得很好，就这样去安排吧！我还要在这儿待会儿。”

当贝尔图乔正要离开房间，想要去吩咐一下仆人们应该都干什么活时，巴浦斯汀推开门，用银盘托着一封信走了进来。伯爵见他风尘仆仆的样子，问道：“你怎么来了？我并没有叫你来呀？”巴浦斯汀默不作声地走到伯爵面前，递上那封信说：“这封信很紧急。”伯爵拆开信读道：

特意通知基督山阁下：今晚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别墅里，有人会去更衣室的写字台里偷些文件。勇敢的伯爵没必要找警察帮忙，警察的介入或许会对送这封忠告信的人很不利。伯爵要保护他的财产，只须躲在卧室的门窗后面，或藏在更衣室里就可以了。过多的防范措施，或者增加守卫，您的仇人就不敢来了。而这个发现敌人的机会就白白失去了。写忠告信的人是无意中知道了这个阴谋，如果这一次您的仇人没得逞，下次他再来时，就不会出现这么好心的警告信了！

刚开始,伯爵觉得这是仇人的一个阴谋,一个设好的圈套。只不过是跟他玩调虎离山的把戏而已。本来他准备反其道而行之,把那封信送到警察分局总管那儿去。但转念又想到那个仇人也许真的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真是这样的话,还是自己对付得好!伯爵是一个意志坚强,胆子很大的人。他认为天底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单这种魄力就说明他和普通人不一样。

由于他的生活经历,由于他的坚强勇敢,他养成了好斗的习惯。有时候,伯爵把自然万物作为他的斗争对手,那就是跟上帝斗;有时对手是这个世界,那就是与人斗。“他们根本不是小偷,仅仅想去偷我的文件。他们是想要杀死我。我不愿意让警察来干涉我的私人事情。我这么富有,没有必要去浪费他们的预算经费。”伯爵说道。把信交给伯爵之后,巴浦斯汀就离开房间了,于是伯爵又把他叫了回来:“你去巴黎,把那儿所有的仆人都叫到奥特伊来。”

“全叫来吗,大人?”巴浦斯汀问。

“噢,不,留下门房吧。”

“大人,门房离房子很远。”

“我当然知道!”

“就算人去偷东西,他也不会发觉。”

“谁去偷东西?”

“小偷。”

“你可真傻,巴浦斯汀先生!小偷有可能去偷东西,但我更讨厌有人不听我的话!”

巴浦斯汀向伯爵鞠了一躬,表示歉意。“你懂我的意思吗?所有的仆人都到这儿来。除了把楼下的百叶窗关了,其他一切都维持原样。”伯爵说。

“二楼的百叶窗呢?”

“你很清楚从来都没关过它。去吧!”

伯爵想一个人进餐,只留下阿里在旁服侍。和往常一样,他慢悠悠地吃完饭。然后打手势叫阿里跟着他,从侧门出了别墅来到布洛涅大道,仿佛无意似的,他向巴黎走去。傍晚时分,他已经到了香榭丽舍大道。

房子里漆黑一片,只有一点昏黄的灯光从门房的卧室里照映出来。巴浦斯汀说得没错,门房离正室有四十步之远。基督山倚着树,犀利的眼光观察着四周的行人,以及邻近的街道,看那里是否躲了人。仔细观察了十分钟后,他终于很确定,他没有被人监视。他带着阿里迅速向侧门走去。快速插上钥匙,打开侧门的锁,侧着身子走了进去,通过仆人的楼梯,他们来到了卧室。他的动作很轻微,连门房都不知道房子的主人已经回来了。自始至终,门房都认为这房子里没人。

刚来到卧室,伯爵就叫阿里停下脚步。他一个人来到更衣室里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那张贵重的写字台仍在老地方,抽屉上插着钥匙,一切依旧。伯爵仔细检查了一下抽屉是否锁好,然后他拿起钥匙走到了卧室门前,卸下门锁的弹簧后,进了卧室。

就在这时,阿里把伯爵需要的一支短柄马枪,和一对双铳手枪,这种手枪像单铳手枪一样易于瞄准的,都已经准备好了。伯爵手里有了这样的武器,可以说已经掌握了五条人命。大约九点半的时候,伯爵和阿里匆忙吃了点东西,一块面包,还有一杯西班牙葡萄酒。然后,基督山把一块活动的墙板挪了一下,这样隔壁房间里的情况就可以尽收眼底了。他的身上揣着手枪和马枪,阿里手握一把阿拉伯小斧头站在他的旁边,斧头是那种从十字军以来就没变过的样式的那种。

伯爵可以从卧室的窗口看外面的街道,外面一片漆黑。就这样,两个钟头过去了。树枝在夜色中轻轻摇动,阿里和伯爵都能感觉到。阿里靠的是原始的本性,而基督山伯爵则是因为他长时间在狱中待过。门房早就熄灯睡觉了。如果真有什么小偷,他们应该不会爬窗子,而是从楼下的楼梯那儿上来。基督山认为那些敌人不是为钱而来,他们想要的是他的命。他们必将进攻他的卧室,这样他们必须爬更衣室的窗口,或者从后面的楼梯上来。伯爵决定自己监视更衣室,让阿里仔细盯着楼梯口。

残老军人疗养院的钟声敲响,已经十一点四十五了。凄凉、颤抖的钟声随风传来。在钟声停止时,伯爵似乎听见更衣室里有动静。一下,准确些说这是划东西的声音,两下、三下,第四声的时候伯爵已经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一种正在用钻石划玻璃的声音,听起来,这只手的动作坚定而熟练。

伯爵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梦想与现实,计划与实行,它们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虽然事先预知危险,但真的遭遇危险时,心还是会猛烈地跳动,身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基督山给阿里打了一个手势,阿里明白了更衣室的情况,于是慢慢地挨近他的主人。基督山迫切地想知道,他的敌人有多少,实力怎样。伯爵望着更衣室的那个洞口,正好和发出响声的那个窗口相对应。他的眼睛紧盯着那个洞口。黑暗中,他看到一个人的影子,然后,一格玻璃像是在外面被贴了一张纸似的,变成不透明的了。紧接着那块玻璃咯吱响了一声,那人把玻璃卸下来了。从窗洞里,伸出一条胳膊来,他是在找窗上的插销。瞬间,整个窗子被打开了,一个人从外面钻了进来。没有同伙,仅仅他一个人。

伯爵低声说道:“他的胆子还真大呀!”阿里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他转过身,阿里指了指卧室里那个临着街道的窗口。伯爵很清楚,他这个仆人的眼神异常敏锐。向阿里指的方向,基督山迈近了三步。他果然又看见大门外还有个

人影,人影爬上矮墙,大概是想知道里面进展如何。“好呀!两个人一个动手一个望风。”基督山说,他向阿里做手势让他注意那个在街上的人,而他自己回来继续监视屋里的这个。

划玻璃的人进来后,用两臂在黑暗中摸索着,最后,他大概清楚了房间的布局。就把两扇房门都关上了,接着,他来到了通向寝室的那扇门。基督山举起一支手枪,他以为敌人会进来。但伯爵只听到了弹簧在锁槽里滑动的声音,这是他事先动了手脚的。这位深夜来客不知道伯爵早就卸下了门锁弹簧,他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打开了门,没有危险了,就放心地干起活来。从口袋里,他摸出了一样东西,伯爵也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把那样东西放在一张茶几上,然后径直走到写字台前去摸抽屉的锁。没想到的是,锁上竟没有挂着钥匙。但这个人准备得很充分,随身携带了各种应急的工具。

伯爵听到一种铜匠总是随身携带用来开各种锁的钥匙串的声音,因为开锁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钥匙串又会发出明快的声响,小偷亲切地称它为“夜莺”。基督山有点失望地说:“呀,原来他只是一个小偷!”黑暗中,那个人怎么也打不开抽屉。于是他拿起茶几上的那样东西,摁了一下按钮,一道白色的光束,马上就照射到那个人的手和脸上。

基督山大吃一惊,后退一步说:“啊!他是……”

阿里举起斧头。“别动!”基督山压低声音说。随后用更小的声音接着说道:“把斧头放下,我们没动武器的必要。”刚才,伯爵的惊呼声虽然很小,但还是把那人惊动了。他立即半蹲着静止不动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按照伯爵的吩咐,阿里悄悄走出去拿了一件黑色长袍,还有一顶三色帽过来。这时,基督山已经快速脱下了他的外套、背心,还有衬衫,只穿着一件钢丝护甲,黑暗中护甲闪着光。国王路易十六因为害怕被人用匕首刺穿胸口,也穿过这种钢丝护甲。没想到的是,他是脑袋上被砍了一斧头,所以他并没有因为穿着钢丝护甲而活命。

伯爵穿上又长又大的教士长袍,钢丝护甲被罩在了下面。戴上教士的假发,还有那顶三角帽,转眼间,伯爵成了一位神甫。

过了一会儿,听不到别的动静,那个黑影又站了起来。他又来到写字台前面时,基督山就快要装扮好了。深夜,那“夜莺”又工作了,写字台的锁响了起来。“干得不错呀!你还需要再工作几分钟呢。”伯爵低声说,很明显,伯爵对他的锁很有信心,同时也认为,撬锁的那个人即使聪明,恐怕也不知道他拥有的这种设备。他走到窗边,外面的那个人已经从矮墙上下去了,但还是在街上走来走去的。

奇怪的是,对于不管是从香榭丽舍大道,还是从圣奥诺路过来的每个路人,他都毫不在乎。他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伯爵的屋里。他只想知道发生在更衣室里的一举一动。

突然,基督山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嘴边露出一丝微笑,把阿里拉到身边耳语道:“就躲在这里!除非我叫你,不然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了什么声音,你都不要进来。”阿里鞠了一躬,表示他明白了,会按伯爵的吩咐行事。

基督山伯爵从衣柜里拿出一支小蜡烛,把它点燃。他悄悄地推开门,尽量使烛光不直接照到他的脸上。这时,那个小偷正在一心一意开他的锁。伯爵推门的声音很轻,小偷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但他惊讶房间里忽然亮了起来,于是转过身。“晚上好,卡德鲁斯先生!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基督山说。

“布佐尼神甫!”卡德鲁斯大吃一惊。他已经把两扇门都关上了,神甫到底是从哪进来的呀!他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站着,手中的钥匙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伯爵走过去,站在卡德鲁斯与窗口之间,堵住了卡德鲁斯唯一的退路。

卡德鲁斯目瞪口呆地盯着伯爵:“布佐尼神甫!”

“没错,我当然是布佐尼神甫!从上次见面后,十多年了,我们都没见过。”布佐尼神甫语气很平静,很直接,充满讽刺。

卡德鲁斯不由自主地踉跄着后退了几步。他的牙齿紧张地打架,发出咯咯的响声,两手紧攥成拳头,喃喃地说:“神甫,神甫!”

“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偷基督山伯爵的东西吗?”这位冒牌神甫问。

卡德鲁斯惊恐万分。“神甫阁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我保证……”他想跳窗逃跑,但伯爵已把窗口死死挡住了。

“划破了一格的玻璃窗,一盏夜光灯,还有一串作案用的钥匙,撬开了一半的抽屉,这一切都很清楚了……”伯爵又说。

卡德鲁斯着急万分,紧张得都要透不过气了。他张望四周,想找一个可以躲进去的角落,或者一条可以逃走的路。

“好啦,我看你还是老样子,尽想着谋财害命!”伯爵继续说。

“神甫阁下,您既然什么都知道,那就一定很清楚那件事情是卡尔贡特女人干的,并不是我做的。法庭早就宣判了,我只被发配到苦工船上当苦工。”

“既然你已经离开那儿了,可能是刑期满了之后,出狱了吧?”

“没有,神甫阁下,我是被人救出来的。”

“那个人真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呀”

“啊,我说过……”卡德鲁斯说。

“而你却没有遵守诺言!”基督山打断他的话说。

“唉，您说对了！”卡德鲁斯非常不安地说。

“屡教不改！如果我没记错，你犯的罪是可以被拉到行刑广场的。我们有一句俗语说：“死不悔改！活该！活该呀！””

“神甫阁下，我是有苦衷的……”

“罪犯都这样说。”

“因为家里很穷……”

“哼！穷困不会强迫人到别人的房子里去撬一张写字台，只可能让人去面包店偷面包，或者让人去乞讨。还有，我给你的那只钻戒，珠宝商很喜欢，他出钱向你买，你一拿到四万五千法郎就把他杀了，钻戒和钱同时装进腰包就不是因为穷了吧？”布佐尼神甫轻蔑地说。

“饶了我吧，神甫阁下！您已经救过我一次了，这次再救救我吧！”卡德鲁斯说。

“这话我听多了。”

“神甫阁下，您是一个人呢，还是另外设了埋伏？”

“就我一个人。我能够再一次宽恕你，不管以后我是否后悔今天心地太好，现在就放你走。但你必须告诉我实情。”神甫说。

“啊，神甫阁下，”卡德鲁斯紧握双手，激动地喊道，然后他靠近基督山说，“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你在苦工船上服刑，然后有人救了你，是吗？”

“绝无虚言！是这样，神甫阁下！”

“谁救的你？”

“一个英国人。”

“他叫什么？”

“威尔玛勋爵。”

“我知道他，你到底有没有骗我，我会搞清楚的。”

“神甫阁下，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么说，是他救了你？”

“不，他不是要救我。他要救的是和我一起做苦工的，一个年轻的科西嘉人。”

“这人是谁？”

“他的名字叫贝尼代托。”

“那是个教名。”

“他从小就被别人抛弃了，他只有这个名字。”

“你们俩一起逃跑的吗？”

“对。”

“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你知道土伦附近的圣曼德里工厂吧？我们就在那地方做工。”

“对，我知道。”

“嗯，那儿中午的休息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在吃过午饭后，苦工船上的苦工竟然还能睡一会儿！我们的确应该更怜悯那些穷人！”神甫说。

“啊！苦工不是一条狗呀！没有人可以不休息！”卡德鲁斯说。

“还是狗比较值得同情！”基督山说。

“等别人都休息了以后，我们就跑到了较远的一个地方，那个英国人给过我们一把锉刀，用它锉断脚镣之后我们就从水里游走了。”

“后来，你那同伴呢？”

“不太清楚。”

“你没有理由不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耶尔就分开了。”为了使这话听起来更加可信，卡德鲁斯朝着神甫又迈进了一步。神甫就站在原来的位置，一动不动地，神情很镇静，目光中充满了疑问。

“你在说谎！”布佐尼神甫说，口吻十分威严。

“噢，神甫阁下！”

“全是谎话！现在这个人还是你的朋友，也许他就是你的同党。”

“神甫阁下！”

“告诉我！离开土伦后你靠什么生活？”

“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啊。”

“还是谎话！”这句话，神甫已经是第三次说了，口吻更显严厉。卡德鲁斯望着伯爵，吓呆了。

“是他养活你吧。”神甫又说道。

“对，是这样。贝尼代托，他现在有一个贵族父亲了。”卡德鲁斯说。

“为什么？”

“本来贝尼代托就是那个贵族的儿子。”

“你说的那个贵族是谁？”

“是基督山伯爵，这座房子的主人。”

“贝尼代托的父亲就是伯爵？”基督山答道，这回轮到他惊讶了。

“嗯！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伯爵每个月给贝尼代托四千法郎，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人做他的父亲，在伯爵的遗嘱里，也为贝尼代托留下五十万法郎。”

“这样啊！”假神甫说，他开始明白怎么回事了，“那个年轻人，现在叫什么？”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就是那个将要娶腾格拉尔小姐的人吗？就是曾经是基督山伯爵家的客人的那个？”

“就是他。”

“你真是过分！你对他过去的卑劣生活了如指掌，为什么不去揭穿他？”

“他可以得到好处，我为什么要去破坏呢？”卡德鲁斯说。

“说得有道理，我要马上去告诉腾格拉尔先生，而不是指望你去。”

“千万别这样，神甫阁下。”

“有什么理由吗？”

“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没好日子过。”

“难道为了你们这些混蛋的利益，我就要纵容你们，看着你们的阴谋得逞吗？”

“神甫阁下！”卡德鲁斯往神甫身边靠了靠。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跟谁说？”

“腾格拉尔先生。”

“上帝啊！”卡德鲁斯惊呼道，暗地里，他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打开的刀，猛力刺向伯爵的胸口，“你不会再张口说话了，神甫阁下！”

令卡德鲁斯非常惊讶的是：刀并没有刺伤伯爵，刀锋反倒被折断了，弹了回来。就在这时，伯爵左手抓住卡德鲁斯的手腕使劲一扭，卡德鲁斯痛苦地尖叫起来，刀从他那不能动弹的手指间掉了下来。伯爵继续扭着卡德鲁斯的手腕，全然不顾他的喊叫，直到他的手臂嘎嘣一声脱臼，卡德鲁斯跪下来，跌到了地板上，伯爵才松开手。伯爵又用脚踏着他的脑袋说：“卑鄙的家伙，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不把你的脑袋踩破。”

卡德鲁斯哀求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伯爵把脚拿开，说：“给我起来！”

卡德鲁斯爬了起来。“噢，神甫阁下，您的力气真大呀！”他用力揉着已经青紫的胳膊，“腕力真大啊！”

“闭嘴！这是上帝赐予我的力量，专门对付你这种人面兽心的东西。混蛋，你给我记住。我是在代替上帝履行职责。我现在是为了他，才宽恕你的。”

“噢！”卡德鲁斯呻吟着，痛苦极了。

“把这笔和纸拿着，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

“我一个字也不会写，神甫阁下。”

“又在说谎！快点把这支笔拿着，写！”

面对伯爵的威严，卡德鲁斯很害怕，只好坐下来，写道：“先生……现在您很看重的，将要娶令媛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越狱犯，我们是一起从土伦苦工船里逃跑出来的。我是五十八号，他是五十九号。他教名叫贝尼代托，他不清楚他的父母是谁，而且连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

“把你的名字签上！”伯爵接着说。

“您这样做，是想让我去送死吗？”

“傻瓜，如果我想让你死，把你送到最近的警察局里去就可以了。把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害怕了。快签名吧！”

最终，卡德鲁斯还是照着伯爵说的做了。

“写上地址：唐顿大街，腾格拉尔男爵府，腾格拉尔先生收。”

卡德鲁斯把地址写好，神甫把信拿过来之后说：“好了，可以了！你走吧！”

“我应该怎么出去？”

“从哪来就从哪走啊！”

“你是说让我再从那个窗口爬出去？”

“当初进来的时候，你不是很灵敏吗？”

“噢！您已经把报复我的计划都想好了吧，神甫阁下！”

“傻瓜！对你我能有什么计划？”

“那我为什么不能从大门出去呢？”

“把门房吵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神甫阁下，请您跟我说，您不想看着我去送死吧？”

“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幸福，我也希望这样。”

“但您必须发誓，在我爬下去的时候，你绝不能攻击我。”

“胆小鬼！”

“您准备怎么处置我？”

“你说说，我能怎么处置你？曾经，我试着让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结果你却成了一个杀人犯。”

“神甫阁下，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再救我一次。”卡德鲁斯哀求道。

“听着！我可以再救你一次！你知道我这个人说到做到。”伯爵说。

“我在听您说话。”卡德鲁斯说。

“如果你安全到了家……”

“有什么比您更让我害怕呢？”

“你平安到了家之后，就离开巴黎离开法国。只要你规矩做人，不管你在什么地

方,你都会得到一笔微薄的养老金。如果你安全到家,那么——”

“那么会怎样?”卡德鲁斯颤抖了一下。

“那么我就会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原谅,所以我也会原谅你。”

“老实说,我已经快被您吓死了。”卡德鲁斯语无伦次地说。

“马上离开吧!”神甫指着窗口说。

卡德鲁斯还是不放心伯爵的保证,他跨出窗外,站在梯子上。神甫双臂交叉,说:“走吧。”

卡德鲁斯放了心,就开始往下爬。那支小蜡烛被伯爵移到窗前,如果有人从香榭丽舍大道经过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支蜡烛,在为一个人从窗口里翻出来的人照明。“你为什么这么做,神甫阁下?如果有巡警经过怎么办?”卡德鲁斯把蜡烛吹灭了,然后继续往下爬,双脚着地的时候,他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基督山回到卧室后,起初注视着花园,后来目光又转向了街道。他先是看到,卡德鲁斯把梯子靠在花园的一个墙脚下,他进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地点。伯爵又向街上望去,外面那个似乎在等待的人,朝着卡德鲁斯要出来的方向跑去,在卡德鲁斯就要翻出来的那个墙角里躲了起来。卡德鲁斯爬上梯子,他的速度很缓慢。他先从墙头往外看了看,看看街上是否有人。四周寂静一片,不见一个人影。

疗养院的钟声又敲响了。

卡德鲁斯骑在墙头上,把梯子抽出来放到墙外。跨着梯子的两条直柱顺势滑了下去,这个动作做得灵巧自如,说明他以前经常这样。只要他一开始滑,中途就不可能停下来了。在他滑到一半的时候,他看见下面阴影里有一个人冒了出来,他想停止下滑,可是却一筹莫展。他就快要着地了,那个人影举起了手臂,而卡德鲁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卡德鲁斯还来不及保护自己,他被迫松开梯子,滚到地上,大喊:“救命!杀人啦!”对方抓起他的头发,卡德鲁斯的胸部又挨了一刀。卡德鲁斯痛苦地呻吟一声,想大声求救也喊不出来了。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伤口处鲜血直流。凶手见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就抓住他的头发拎起他的头,看他是不是死了。

卡德鲁斯两眼睛紧闭,嘴巴歪斜着。凶手以为卡德鲁斯已经死了,于是放下卡德鲁斯的头,放心地离开了。卡德鲁斯等凶手走远之后,挣扎着用胳膊肘撑起身体,叫道:“杀人啦!快救救我呀,神甫阁下!我要死啦!”尽管他已经使出了全身力气,但他的声音仍然十分微弱。

凄惨的呼喊声刺破了夜空。那扇通往后面楼梯的门被打开了,紧接着花园的侧门也开了,基督山伯爵和阿里端着蜡烛来到了卡德鲁斯遇袭的地方。

第 83 章 晚来的惩罚

“神甫阁下，快救救我！”卡德鲁斯继续哀求着，声音中一片凄惨。

“发生什么事了？”基督山问道。

“有人想要我的命！救我呀！”卡德鲁斯喊道。

“别害怕，我们都在你身边！”

“啊，我要死啦！刺得这么深，伤口流了这么多血，你们来得太迟了，只能看着我死了。”说完，卡德鲁斯昏死了过去。

基督山伯爵和阿里把卡德鲁斯扶进一个房间，伯爵让阿里脱下卡德鲁斯的衣服。在卡德鲁斯的身上，伯爵发现了三处伤口，都很严重。“我的上帝！卡德鲁斯，对您的惩罚虽然来得很晚，但是惩罚的力度更大了。”伯爵感叹道。

阿里望着伯爵，等待新的指示。“检察官维尔福先生住在圣奥诺路，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你出门时顺便把门房叫醒，告诉他快去请一位医生来。”阿里离开去执行命令，神甫和卡德鲁斯两人留在了房间。看样子，卡德鲁斯还不会马上醒过来。

终于，卡德鲁斯睁开了眼睛，伯爵望着他，眼神中充满怜悯。伯爵的嘴巴微动，好像是在祈祷。

“神甫阁下，医生呢，快给我请个医生吧！”卡德鲁斯说。

“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了。”神甫回答。

“我明白他一定要杀死我，既然他让我多活了一会儿，我就要去举报他。”

“举报谁？”

“那个要杀我的人。”

“你认识他吗？”

“当然，我知道他是谁。杀我的人就是贝尼代托。”

“那个年轻的科西嘉人？”

“就是他。”

“他是你的同伙吗？”

“是。这座房子的草图就是他给我的。他希望我把伯爵杀了,这样他就可以继承伯爵的财产,或者伯爵把我杀了,就没人妨碍他了。他在墙角躲了起来,等着杀我。”

“我已经叫人去请检察官了。”

“我等不到他了,我觉得我快要不行了。”

“再坚持一下!”神甫说完,就出去了,不到五分钟又回来了,拿来一只小药瓶。卡德鲁斯的眼睛时不时地盯着那扇门,盼望有人来救他:“快一点,神甫阁下!快呀,我又要晕过去了!”

神甫走过去,在卡德鲁斯那发紫的嘴唇上滴了三四滴瓶里的药水。

卡德鲁斯使劲地吸了一下:“噢!它是我救命的良药,再给我多滴一点!”

“再多滴两滴,你就会一命呜呼了!”神甫回答。

“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向检察官揭发贝尼代托的恶行。”

“我帮你写口供好吗?有你的签名就可以了。”

“好,照你说的办。”卡德鲁斯说,想到他就是死了,这个仇照样能报,顿时,他的眼睛放起光来。

基督山写道:“是科西嘉人贝尼代托把我杀死的。我们一起坐过牢,在土伦苦工船上,他是五十九号囚犯。”

“快点写,再快点!要不然我就签不了字了。”卡德鲁斯说。

基督山把笔递给卡德鲁斯,卡德鲁斯使出全身力气,艰难地把字签了,然后倒在床上,说:“神甫阁下,剩下的事情就由您来告诉他们吧!您就说他住在王子饭店,自称为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啊,我不行啦!”卡德鲁斯又昏死过去。

神甫给卡德鲁斯闻了闻小瓶里的药水,他的眼睛又睁开了,他热切希望自己还能够复仇。

“啊,我跟您说的所有事情,您都会讲出来吧,神甫阁下,您愿意吗?”

“我会说的,可能还会说更多。”

“更多什么?”

“我会说是贝尼代托把这座房子的草图给了你,他希望伯爵把你杀了。还要说的是,他还写了一封信,把你的阴谋告诉给伯爵,伯爵恰好不在,是我看了那封信,然后我就在房间里等着你的到来。”

“他会被处死,是不是?我想知道答案。怀抱着那个希望死,我死得会更加安心。”卡德鲁斯说。

“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中。你从房子里出去的时候,他看到你了,所以就跑到墙角专门等着你。”伯爵继续说。

“你早就知道了吗？”

“你回想一下我说的话：‘如果你能平安地到家，那么我就会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原谅，所以我也会原谅你。’”

“你知道事情会这样，却不告诉我！在房子外面，有人等着杀死我，你早就清楚了，却不给我一声忠告！”卡德鲁斯用胳膊肘撑起身体喊道。

“不，我认为这是上帝借贝尼代托的手在惩罚你。”

“上帝的法律，神甫阁下，别说了！难道上帝就很公正吗？有多少应该受到惩罚的人，现在却依然活得逍遥自在。”

“别急啊！”神甫说。卡德鲁斯听到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不禁浑身颤抖了一下，他十分诧异地看着这位神甫。

“上帝是仁慈的！他曾经对你也很仁慈，刚开始，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后来他才成了一名法官，严格地执行着他的法律。”神甫接着说。

“您信仰上帝？”

“以前即使我的命不好，我也不信他。不过，今天看到你这个样子，由不得我不相信了。”基督山说。

卡德鲁斯握紧双拳，朝着上空张开双臂。“你听着，”神甫伸出一只手放在卡德鲁斯头部的上方，仿佛是在命令他，“你都要死了，还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曾经给了你很多的恩赐，赐与了你健康和旺盛的精力，给了你正当的职业，还给了你朋友。只要有良心，心中没有歹念的人，都会很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上帝对你非常眷顾，给了你这么多恩惠，你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自甘堕落，你酗酒，有一次醉了，还把你最好的一个朋友出卖了。”

“救命呀！我不需要神甫，我要的是医生。也许我受的伤还不至于送命，可能我还可以活，医生能把我救活。”卡德鲁斯喊道。

“你受了非常重的伤，如果不是我给你滴了三滴药水，你早就一命呜呼了。”

“啊！你真是个奇怪的神甫！你把一个生命垂危的人逼近绝望的角落，不愿意使他的心灵得到救赎。”卡德鲁斯低声说。

“听我说，你出卖朋友，上帝当时只是给了你一个警告，没有惩罚你。你生活贫困，却贪图享受，想要谋取不义之财。上帝对你非常仁慈，借我的手把一笔财产送给你了。那笔财产对你来说非常多，因为你以前一贫如洗。拥有了那笔意外之财，你还是觉得不够，你还想要更多。靠什么呢？”神甫继续说道，“只有靠杀人！你做到了！但是上帝把你送上了法庭，剥夺了恩赐给你的财产。”

“是那个卡尔贡特女人想要杀那个犹太珠宝商的，不是我。”卡德鲁斯说。

“是的，所以上帝仁慈地饶了你的性命。上帝执法并没有不念一点儿人情，因

为你早就够格被处死了。”基督山说。

“哼！上帝多么仁慈啊！他把我送到苦工船上，让我一辈子在那儿做苦工！”

“该死！当时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宽恕！像你这么胆小的人，一想到死就会害怕得发抖，听到你只是被终身监禁，就狂喜得跳了起来。你说：‘那扇门不是把我送进坟墓，只是把我带到苦工船上。’对，那扇门把你带到苦工船上对你很有好处。在土伦，碰巧有一个英国人来访问，那个英国人发誓，他要使两个受罪的人得到救赎，你和你的同伴恰巧被选中了。你们还得到了一笔钱。你又有了自由与金钱，可以过常人那种生活了，而本来，你是注定了这辈子都要在牢里过的。那时，你这个混蛋，第三次使上帝生气了。你比以前更有钱，但你却说：‘我还要更多。’你再一次犯了罪。你每一次犯罪都毫无理由，根本就不能得到原谅。这次上帝不再对你抱有希望，他决定惩罚你。”

卡德鲁斯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我要喝水！我浑身好像被火在烧一样！我的口很干！”

基督山把水递给他。“可是，贝尼代托却逃掉了！”卡德鲁斯把玻璃杯交给基督山，说道。

“谁都不能逃脱，我告诉你。上帝也会惩罚贝尼代托的。”

“作为一个神甫，你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不应该看着我被他谋杀，你应该去阻止他的，所以也应该惩罚你。”

“惩罚我？”伯爵微笑着说道，卡德鲁斯被他这种微笑惊呆了。“就在刚才，用来保护我胸膛的钢丝护甲把你的尖刀折断了！我发觉你依旧凶狠傲慢，依旧没有一丝一毫悔改的心，所以我没有阻止贝尼代托杀你，我要让你接受上帝的惩罚。”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上帝，你也不相信有上帝。你在说谎！”卡德鲁斯咆哮道。

“闭嘴！是不是想让你的最后一滴血都流干？你在说什么，现在是上帝要处死你，你却不相信他的存在吗？你还不愿意相信他吗？只要你向他祈祷，掉几滴眼泪，求他宽恕，上帝就可以原谅你。上帝给了你这十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因为他本可以在你刺杀我的时候，就让你死的。所以，认真想一想，好好忏悔吧。”神甫说道。

“不，我不会忏悔。这个世界上只有命运，上帝和神都不存在。”卡德鲁斯说。

“天堂里是有上帝的！你绝望地躺在这儿，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而我却快乐、富有、安全地站在你面前，并替你祈求得到上帝的原谅，这就证明有上帝的存在。你努力想否定他的存在，但其实你的心里也有上帝。”基督山说。

“你到底是谁？”卡德鲁斯盯着伯爵问道，眼睛里毫无生气。

“你仔细看看！”基督山把脸接近灯光说道。

“嗯，神甫，布佐尼神甫。”

伯爵拿掉假发套，漆黑的头发垂了下来，原本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英俊起来。“啊！如果不是你那头黑发，我会把你认作那个英国人威尔玛勋爵。”卡德鲁斯大吃一惊。

“我不是威尔玛勋爵，也不是布佐尼神甫，你再仔细想一想，搜索一下你多年前的记忆，把那些往事好好回忆一下。”基督山说。

伯爵的话带有魔力似的，卡德鲁斯那极度衰弱的神志又稍稍清醒了一下。“啊，我想我们在哪儿见过，我们应该认识。”他说。

“是呀，卡德鲁斯，我们的确见过，而且我们也互相认识。”

“那你谁？既然我们早就认识，为什么你还看着我死去送死呢？”

“你的伤很严重，已经无药可救了。如果你这样还不死，我就会相信，上帝又一次宽恕了你。我以我父亲的坟墓发誓！那样我就竭尽全力救你。”

“以你父亲的坟墓发誓！你究竟是谁？”卡德鲁斯说道，他又变得精神起来，甚至半撑起身子，想把这个发誓的人好好看清楚，因为他所发的誓言是如此神圣，不可亵渎。伯爵知道，这只是卡德鲁斯的回光返照，他就要死了。

伯爵的脸上流露出平静而忧郁的神色，他走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弯下腰，轻声说道：“我是……”他轻轻地吐出一个名字，几乎都没张开嘴，似乎连伯爵自己也害怕听到这个名字。卡德鲁斯本来撑着身子努力接近伯爵，一听到这个名字，身子立刻缩了回来。他双手紧握，用尽全身力气向上空张开双臂，大喊：“我的上帝！请原谅刚才我不承认您的存在！您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您的确是人类的天父，是人类社会的裁决者。我的上帝，请接纳我吧！”随即双眼紧闭，倒了下去，发出了最后一声呻吟和叹息。

卡德鲁斯死了，他的伤口也不再流血。伯爵盯着尸体，神秘莫测地说：“一个！”

由于死得很惨，这具尸体的样子看起来非常恐怖。十分钟后，门房领着医生来了，阿里陪同检察官也进来了。当时布佐尼神甫正在尸体旁边做祷告，他接待了医生与检察官。

第84章 波尚

两个星期以来,全巴黎的谈话焦点都是:基督山伯爵家来了小偷。小偷临死的时候,曾经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名,指证说,是贝尼代托杀死了他。警察局下令,全面搜捕凶手。卡德鲁斯作案用的小刀、灯、钥匙串还有他当时穿的衣服,都被保存在了档案库里,奇怪的是,他的背心不见了。他的尸体也被送到了尸体陈列所里。

每次伯爵向人说到这件事的时候,都说这事他也是听布佐尼神甫说的,刚好那天布佐尼神甫要在他的图书馆里找几本书,所以就要求在伯爵的家里过夜。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伯爵正在奥特伊别墅。只有贝尔图乔,一听到别人提贝尼代托,他的脸色就会变得苍白,但是别人看到他这样也没有多想。

维尔福曾经到过案发现场,所以这起案子由他受理,如同办其他案子一样,他认真地做着预审前的准备工作。三个星期过去了,警察局的搜捕没有任何结果。这次偷盗事件几乎再也没人提起了。现在更受关注的是,腾格拉尔小姐和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就要结婚了。

婚礼的时间已经被宣布,那位银行家的家里已经把安德烈当做了他们未来的女婿。

安德烈曾经写了几封信,去征求他父亲的意见。老先生回信说,他对这件婚事非常满意,令他遗憾的是,他届时不能离开巴马来参加儿子的婚礼。他同意把那三百万本金拿出来,他也愿意让腾格拉尔先生拿这笔钱去投资。有人告诉安德烈说,他这位未来岳父最近在交易所里损失很严重,但安德烈根本不在乎这些人说的话,他根本就不在乎钱,也从来 not 把这些话说给腾格拉尔男爵听。

对于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的表现,男爵非常喜欢,但是欧热妮·腾格拉尔小姐的态度却与之相反。腾格拉尔小姐天生讨厌结婚,她为了摆脱马尔塞夫的纠缠,所以才接受了安德烈的追求。但当安德烈对她的追求越来越热烈时,她难免也讨厌起来。也许,腾格拉尔小姐的这种态度,男爵已经察觉到了,但他装着不知道,以为这只是他女儿的怪癖。

波尚要求宽延的期限,就快要到了。现在马尔塞夫才发现,伯爵劝他息事宁

人,是个非常好的忠告。没有人注意关于将军的那篇新闻,谁也不会发现贵族院里那个高贵的伯爵,竟然就是出卖亚尼纳城的法国军官。但是阿尔贝并不这么觉得,他仍然感觉受到了严重的侮辱。那则消息让他感到愤怒。而且,上次波尚结束谈话时的态度,也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阿尔贝的脑子里,充满了决斗的念头,但最好没人知道这次决斗的真正原因,就是他的证人也不要知道。自从那次阿尔贝去拜访波尚以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波尚。每当阿尔贝询问波尚的情况时,别人总是回答说,他去旅行了,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但是谁都不清楚波尚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直到一天早晨,阿尔贝的贴身仆人叫醒他说,波尚来拜访他了。阿尔贝揉揉眼睛,告诉仆人说,让波尚在楼下的吸烟室里等他。阿尔贝迅速穿戴整齐,走下楼去。他看到,波尚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直到他进来,波尚才停止了来回走动。

“阁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预兆?没有等我去拜访你,就先来看我了。您告诉我,我应该与你握手说‘波尚,请向我道歉吧,咱们还是好朋友’呢,还是只需要请你挑选武器就好了?”阿尔贝说。

“阿尔贝,让我们先坐下来,一起好好谈谈吧!”看到波尚一脸忧郁,阿尔贝有些惊慌不安,“阁下,我想先知道你的答案,再坐下来谈。”

“阿尔贝,由于客观因素的原因,我很难同意你的要求。”那新闻记者说。

“这个很简单,只要我再重复问一遍就好了,你答应不答应?”

“马尔塞夫,只是思考是否要回答你的问题还不够,因为法国贵族马尔塞夫中将伯爵的地位、名誉以及生命都已经被牵涉其中了。”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阿尔贝,我是这么考虑的,我认为与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利益相比,花费金钱、时间以及受些累,这些都不算什么。‘也许是这样’这几个字只是个猜测,决定和朋友来一场生死决斗,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我至少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决斗,才能让我的剑或者手枪对准我的朋友。一个三年来都与我关系紧密的朋友,与他决斗时,我应该无愧于心,我需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因为那时候只有杀死对方,自己才能活命。”

“唉,你究竟怎么了?”马尔塞夫不耐烦地说。

“我是说,我才从亚尼纳回来。”

“亚尼纳?”

“是。”

“这怎么可能?”

“这是我的护照,你可以看上面的签证:日内瓦、米兰、威尼斯、的里雅斯特、

德尔维纳,还有亚尼纳。不管怎么样,一个共和国、一个王国和一个帝国的警局总可以得到你的信任吧?”

阿尔贝看了看护照上的签证,惊讶地看着波尚。

“你去过亚尼纳了?”阿尔贝问。

“阿尔贝,你是法国人,你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那个三四个月前想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却把他杀了的傻子一样的英国贵族。所以我到处去搜集证据,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发生的这些事。去那些国家,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再加上四天的隔离检疫,以及在那儿逗留的四十八小时,我总共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昨晚我才回来,现在我就来找你了。”

“别啰嗦了!我最想知道的事情,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说?”

“我不说是因为,说真的,阿尔贝……”

“别吞吞吐吐的!”

“是这样,我害怕说出来。”

“你是不敢承认,你自己被骗了吧?放下自尊吧,波尚,还是承认吧,别让人怀疑你的勇敢!”

“哦,不是你说的这样,事情恰巧相反……”记者吞吞吐吐地说。

阿尔贝的脸变得苍白了,他似乎想说点什么,可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我的朋友,我真希望跟你说对不起,可是,唉!……”波尚说话的语气非常恳切。

“可是什么?”

“那条消息是真的。”

“你说什么!那个法国军官……”

“是的。”

“那个弗尔南多?”

“是。”

“那个出卖主人的叛徒就是……”

“我的朋友,请原谅我,你的父亲就是那个叛徒。”

阿尔贝非常愤怒,他向波尚冲过去,但波尚只是用温和的目光制止着他,根本没打算用行动反击,“别着急!我的朋友,我这儿有证据。”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文件来。

阿尔贝打开那张文件,它是一份证明书,由亚尼纳四个德高望重的人共同签名,而且签名还经过领事鉴定。它证明弗尔南多·蒙德戈在阿里·泰贝林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经为了两百万背叛他的主人,出卖了主人的城堡。

阿尔贝踉踉跄跄地跌到一张椅子上,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这件事已经毋庸置疑了,家族的名誉全完了。一时间他痛苦不堪,沉默良久,心中疼痛难忍,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波尚看着悲痛欲绝的朋友,心中充满同情,走到他的身边说:“阿尔贝,你理解我了吧?我想亲自把事情弄清楚,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希望证明你的父亲没有罪,还他一个公道。与我的意愿相反,真相就是,那个被阿里总督升成督军的弗尔南多·蒙德戈,就是弗尔南多·马尔塞夫伯爵,而不是别人啊。一想到我和你是好朋友,我就连忙来见你了。”

阿尔贝的手遮着眼睛,好像是怕见光似的,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椅子上。

“阿尔贝,我到你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父亲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犯的过错,与他的家族无关。我们成长在战争时期,而凡是经历过这次战争的人,在他的军装上,或者他的法官长袍上,大都沾着不光荣的污迹,或者鲜血。阿尔贝,现在这些证据在我手里,我掌握了你的秘密。如果你再强迫我决斗,你的内心就会感到不安,你会觉得自己愧对朋友,但是我却能提出与你决斗的要求。这些证明书,这些证据,我私下里替你保留着,你同意吗?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保守这个可怕的秘密,好吗?我绝对不会泄密,请你相信我。阿尔贝,我的朋友,告诉我,你同意我说的话吗?”波尚继续说。

阿尔贝扑过去,激动地抱着波尚的脖子说:“啊,您的心真善良!”

波尚把那些文件递给阿尔贝,说:“给你吧。”

阿尔贝抓过文件,把它们撕得粉碎,他的手颤抖着,连身体也在发抖。他唯恐面前又出现这些撕碎了的小碎片,于是走到一支燃着的蜡烛前,原本它是用来点雪茄的。阿尔贝点燃了每一片碎纸,他边烧文件边轻声说:“你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就当做了一场噩梦,把一切都忘掉吧!就像那燃烧的纸上迸出的最后的火花,就像那燃烧殆尽后的一缕烟雾,一切都过去了。”波尚说。

“是,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我们的后代子孙也会把这种情谊保留下去的。我会永远记住:是您,再次给了我生命。因为如果别人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就活不下去了,或者说,我就要逃往国外了。不,我不能让我可怜的母亲知道这么恐怖的事情。”阿尔贝说。

“阿尔贝,你太可怜了!”波尚说。

阿尔贝从这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中走了出来,等待他的是更大的担心。“嗯,波尚,我想说,我曾经很信任、很尊敬我的父亲,我为他一生清白而自豪。可是现在,我必须改变对他的这些看法。我做不到!波尚,告诉我,我应该怎么与我

的父亲相处？我们不拥抱，不握手，也不互相问候吗？现在我是天底下最伤心痛苦的人了。”

阿尔贝说凝视着母亲的画像，流着泪说道：“啊，母亲，可怜的母亲！如果这件事让您知道了，您将会万分痛苦啊！”

“朋友，坚强一点吧！”波尚握着阿尔贝的手说。

“那条登在报纸上的消息是怎么回事？显而易见，有一个躲在暗处的敌人，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仇家，躲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阿尔贝说。

“所以阿尔贝，要早做预防。千万别把哀伤表露在脸上，把它们藏在心里，就像暴风雨在来临之前人们才知道它一样！”

“这么说，你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吗？”阿尔贝惊恐地说。

“不是我觉得，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顺便问一下……”

阿尔贝看到波尚说话的表情有些迟疑，就问道：“你要问什么？”

“你和腾格拉尔小姐快要结婚了吗？”

“你现在怎么想到问我这个？”

“因为我认为这个婚约无论履行与否，都与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息息相关。”

“为什么？你觉得腾格拉尔先生……”阿尔贝的脸涨得通红。

“别仔细琢磨我的话，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胡乱猜测！我只是想问问，你会和腾格拉尔小姐结婚吗？”

“不会。”阿尔贝说。

“那就好！”波尚说，他看到阿尔贝又要伤心起来，就说，“阿尔贝，我们出去散散心吧，骑马，或者坐着马车，去树林里转转。那样也许可以使你的心情平静下来。回来之后，我们再吃早餐，接着各忙各的。”

“不错，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也认为活动活动会对我的心情有所帮助。”

阿尔贝与波尚一起出了门，当他们走到玛德莱娜大道的时候，波尚说：“反正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了，顺便去看一下基督山先生吧。基督山先生对事情从来不深究，他最会鼓励人了。我认为这种人带给人的安慰也最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去拜访基督山先生吧，我也很喜欢他！”阿尔贝说。

第 85 章 旅行

基督山看到阿尔贝与波尚一起来了,高兴地说:“啊,真希望一切都已经结束,事情都已经解释清楚,都有了妥善的结果。”

“对,那些谣言已经消失了。如果下次再出现那样的情况,我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现在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波尚说。

“阿尔贝会跟您说,我也跟他说过类似的话。看,”伯爵又说,“我正忙着做上的工作,我最讨厌做这些事了。”

“您在做什么?是在整理文件吧。”阿尔贝说。

“不是我的文件!感谢上帝,我的文件一张也没有,它们早就被清楚地整理好了。我现在整理的是卡瓦尔康蒂先生的文件。”

“卡瓦尔康蒂先生的文件?”波尚问道。

“是呀,卡瓦尔康蒂先生是伯爵推荐过的一位年轻人,难道你不知道吗?”阿尔贝说。

“大家不要搞错了,我谁都没有推荐过,更不用说卡瓦尔康蒂先生了。”

“而卡瓦尔康蒂先生,”阿尔贝勉强微笑着,继续说,“他取代了我的位置,要与腾格拉尔小姐结婚了。”

“你说他要和腾格拉尔小姐结婚?”波尚问。

“你可是一位记者啊!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基督山说。

“伯爵,是您撮合他们在一起的吗?”波尚问。

“我吗?记者阁下,千万别这样说,别去登这样的新闻。是我撮合他们的吗?不是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恰恰与您说的相反,他们的婚事,我一定会全力反对的。”伯爵说。

“啊!我知道了!您这么做是为了阿尔贝。”波尚说。

“不会是这样吧!说真的,伯爵您一定要为我说句公道话,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婚约能够解除,现在终于如愿了,我非常高兴。伯爵为了让我不感谢他,就装作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功劳。就算伯爵您这样做,我还是会建立一个祭坛,就像

古罗马人给一位不知姓名的神设祭坛那样。”阿尔贝说。

“听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帮不上任何忙。因为卡瓦尔康蒂先生，还有他那岳父，都和我相处得不是很好。只有欧热妮小姐，知道我没有劝她结婚的意思，所以才没有讨厌我，她好像对婚姻非常反感。”基督山说。

“您是说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啊，是这样，我说的话根本就没有分量。对于卡瓦尔康蒂先生，我知道得并不是很多。只是听别人说，他出身名门，而且很富有，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传闻，并不可信。曾经有很多次，我都跟腾格拉尔先生提起过这一点，次数多得连我都厌烦了，但是腾格拉尔先生根本听不进去。甚至，我还跟腾格拉尔先生说过我的假设，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就很恐怖了。我说，也许波希米亚人曾经拐走过他这个未来女婿，也许他的保姆把他调换过，也许他的家庭教师把他弄丢过。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卡瓦尔康蒂先生有十多年没见过他的父亲。上帝才清楚，在那十年，他都发生过什么事情。可我说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们让我拿出证明文件来，现在这儿就是那些证明文件了。我交给他们这些文件之后，就会像彼拉多一样，什么也不管了。”

“那么欧热妮小姐呢，你把她的崇拜者抢走了，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波尚问道。

“你说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听说她要去意大利了。腾格拉尔夫人请求我，让我给意大利歌剧团写几封介绍信，我就给我曾经帮助过的瓦莱剧院的董事写了封信。阿尔贝，你不舒服吗？你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您很爱欧热妮小姐吗？”伯爵说。

“我也不太清楚。”阿尔贝说，脸上的笑容很忧郁。

“您不像平时那样有精神。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基督山问。

“我的头有点疼。”阿尔贝答。

“我给您推荐一种神奇的药方，不管我什么时候烦恼，吃了它之后都会很灵验。”基督山说。

“什么药方这么神奇？”阿尔贝来了精神。

“多出去走走！”伯爵说。

“那真的有效吗？”阿尔贝问。

“我现在就要出去旅行，我也有一些烦心事呢，一起去好不好？”

“您在为什么事情烦恼，伯爵？”波尚问。

“您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单纯了！如果要在你府上办案，你会怎么样！”

“什么案子？”

“现在维尔福先生手里的那件。他要控告那位可怜的凶手。看起来，凶手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噢，我知道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那篇新闻。那个卡德鲁斯是什么人？”波尚问。

“看起来他是从乡下来的。腾格拉尔先生记得在哪儿见过他，维尔福先生在马赛时，也听别人说起过他。这件事情，检察官阁下和警察局长都很关心，我也非常感激他们办案这么认真，但正是由于他们的过分关心，他们为了让我辨认出谁是杀害卡德鲁斯的凶手，我这屋里几乎已经聚集了巴黎所有的小偷。事情再这样发展的话，不出三个月，我家里的情况会被法国的每一个小偷都搞得一清二楚。我决定逃离这一切，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阿尔贝，如果你能和我一起去，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我也很乐意。”

“那我们这样说好了？”

“是，但是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要到空气清新、令人心灵宁静的地方去。不管你是一个本性多么骄傲的人，在那里，你都会感受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虽然曾经有人跟我说，我像主宰宇宙的奥古斯都，但我还是喜欢这种超尘脱俗的意境。”

“但您究竟想去哪儿呢？”

“海上，我们去海上！你知道我曾经是个水手。我从小就成长在老海神和美丽的安菲特丽忒女神的怀抱里。曾经，我在老海神的绿色袍子上玩耍，在安菲特丽忒蔚蓝的衣衫上嬉戏。我热爱海！我把海当成了我的情人！一段时间不见海，我就会心烦意乱。”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伯爵。”

“海上？”

“是呀。”

“你同意我的想法？”

“我非常赞同。”

“那好，我的院子里今晚就会停一辆旅行马车，车很不错，坐在里面会很舒服，就像躺在床上一样。马车可以坐四个人，波尚先生，你陪我们一起去好吗？”

“谢谢您了，我刚去过海上了。”

“你说什么？你刚从海上回来？”

“是，我刚去过波罗米群岛，在那儿观光了一下。”

“那又有什么？我们一起去吧！”阿尔贝邀请道。

“阿尔贝，我不能去，你也清楚，只有我做不到的事情，我才会拒绝。再说，”他又低声说，“我现在应该待在巴黎，仔细留意报纸上的内容。”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是，你说得很对！波尚，仔细注意那些报纸，多留点神！想办法把传播那篇消息的幕后黑手抓出来。”阿尔贝说。

阿尔贝与波尚分别时，他们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这表达了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是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用言语表达的。

新闻记者离开后，基督山问：“波尚为人很不错，是不是，阿尔贝？”

“是，我十分喜欢他，他为人很真诚。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去了，我去哪儿都可以，但我们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呢？”

“我们去诺曼底，你觉得怎么样？”

“有意思！那儿没有人，没有交际，完全与世隔绝吗？”

“只有马、猎狗，还有一艘渔船与我们相伴。”

“正合我意。我要回去跟母亲说一声，然后再来您这里。”

“你要去诺曼底，你的母亲能答应吗？”

“我一向自由自在。”

“是，我们在意大利相遇过，我明白你可以独自外出，但这一次，是怪僻的基督山和你一起去施行，你的母亲会同意吗？”

“您不记得啦，伯爵！我常跟您说我的母亲也很关心您。”

“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他说：‘女人变化无常。’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说：‘女人仿佛海里的浪花。’他们俩都应该很了解女人。”

“是，那说的都是普通女人。我的母亲是个好女人，不同于那些普通女人。我母亲轻易不会称赞某人，但是只要她认同了这个人，态度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啊！”基督山叹息了一声说，“你真认为她很关心我吗？”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您真的非常优秀，充满魅力。”

“啊！”

“我的母亲对您不是好奇，她很欣赏您。她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提起过别人。”

“她是不是也在尽力地在劝说你，不要相信我这个曼弗雷特？”

“不，她说：‘阿尔贝，我觉得伯爵这个人，高贵善良，你要尽量让他喜欢你。’”

基督山背过身，叹了口气。“她真这样说吗？”

“我认为，她会热心地赞成我去旅行，丝毫不会表示反对。因为她每天叮嘱我的话，与这是同一个意思。”阿尔贝说。

“既然如此，我们把时间定在下午五点钟，别迟到了。半夜十二点，或者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到了。”

“到达勒特雷波尔港吗？”

“没错，或者是勒特雷波尔港附近的地方。”

“一百四十四里的路，在八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能走完吗？”

“那很简单。”基督山说。

“那您一定是个创造奇迹的人。不用多长时间，火车都将被您超过，啊，在法国，超过火车很容易，您也许可以超过急报。”

“子爵，请你务必遵守时间，七八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出发了。”

“不用担心，我会准时来的。”

阿尔贝说完就离开了。和阿尔贝道别的时候，基督山还面带微笑，阿尔贝一走，他就面无表情、一脸严肃了，他用手抹了一下额头，大概是想要打起精神来。伯爵拉了拉铃，贝尔图乔走了进来。

“贝尔图乔，我打算今天就去诺曼底，本来预定在明天或者后天才去的。五点钟以前，你要把一切都给我安排好。通知第一站的马夫，和我一起去的还有马尔塞夫先生。快去安排吧！”他说。

贝尔图乔派了一个仆人立即赶去蓬图瓦兹，告诉那儿的人，在六点钟的时候旅行马车就会到了。蓬图瓦兹站收到消息后，另外派了一个仆人去通知第二站，不到六小时，路上的每一处驿站都准备妥当了。伯爵在出发之前，先去了一趟海黛的房间，跟她说自己要出门了，让她好好照顾自己。

阿尔贝准时来了。

刚开始，这次旅行似乎没什么意思，但后来由于马越跑越快，旅行变得有趣起来了。马居然能跑这么快，阿尔贝今天可大开眼界了。

基督山说：“你们的驿马，每小时只能跑六里，而且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法律规定，说处在后面的马车不能超过前面的马车，除非得到前面的人允许。这样限制的话，的确是挪不开步了。一个性格活泼的旅客，就会被一个不会驾马车的，或者脾气很坏的旅客活活挡在后面。我自己的马夫，还有自己的马，帮助我摆脱了这种讨厌的情况，是不是很不错，阿里？”

伯爵把头伸到窗外，吆喝了几声，那几匹马跑得更快了，仿佛插上了翅膀似的。马车从街道上飞驰而过，伴随着一种雷鸣似的喧闹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转过身来，目送着这颗耀眼的一闪而过的流星。阿里微笑着，一只手牢牢地抓着缰绳，连声吆喝着，纵马奔腾，马匹美丽的鬃毛在风中飘了起来。此时是阿里这个沙漠之子最风光的时候了。他那黝黑的脸，还有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以他扬起的阵阵灰尘作为大的衬景，会让人联想到风沙中的精灵，以及飓风之神。

“直到现在，我才体会到速度带来的快感。您是从哪里弄来这些马的？您自

己专门驯养的吗？”马尔塞夫说，现在他的心情一片明朗。

“是的，我六年前在匈牙利买了一匹种马，它因为速度快而出名。是贝尔图乔出的钱，所以我也不清楚它的价钱。今天晚上，我们用的三十二匹马都全身乌黑，只是前额上有一颗白星而已，它们都是那匹种马的后代。”伯爵说。

“真是神奇！伯爵，这些马，您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旅行。”

“您也不会一天到晚旅行呀！”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需要它们了，它们就会被贝尔图乔卖掉，可以卖三四万法郎呢。”

“就是欧洲的国王，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买它们呀！”

“那样的话，贝尔图乔就可以把马卖给一个东方的君主。买这些马会花光那个东方君主所有的钱，然后，他为了重新装满钱袋，又会去勒索他的人民。”

“伯爵，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请说！”

“除了您，欧洲最富有的人一定就是贝尔图乔了。”

“子爵，不是你说的这样。就算你把贝尔图乔的口袋翻个底朝天，十个铜板你都不会找出来。”

“这可真奇怪，亲爱的伯爵，如果您再跟我讲这样的事情，我就会觉得您是在说故事了。”

“我从来不讲故事。阿尔贝，你跟我说，为什么一个管家要占他主人的便宜？”

“那肯定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生来就爱占便宜。”

“不对，那是因为他有妻子，有家庭，而且他自己以及他家人的欲望又得不到满足，与此同时，他又不能肯定是否能永远保住他的地位，所以他给自己找了条后路。而在这个世界上，贝尔图乔先生没有亲人，我的钱他可以随意花，而且他还很肯定我不会辞退他。”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了。”

“您把可能的事情当成真的了。说来说去的都是一些您的假设。”

“噢，不是，我说的不是假设。在那些我可以掌控生死的仆人当中，他是最有能力的。”

“您有权力决定贝尔图乔的生死吗？”

“我有。”

就像一扇铁门可以把空间隔开，有些话也可以结束一次谈话。伯爵说的“我

有”就有这样的功能。

那三十二匹马分成了八拨,不到八小时,它们就跑完了一百四十四里的路程。半夜的时候,伯爵他们到达了一座花园别墅的门口,看门人早就把大门打开了,正等候着他们的到来。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最后一站的马夫的通知。马尔塞夫被带到了给他安排的房间。凌晨两点半,这儿已经准备好了洗澡水,还有晚餐。侍候他的是那个坐在马车后座上的仆人。伯爵由同来的坐在马车前面的巴浦斯汀侍候。洗完澡,吃了晚餐,阿尔贝就上床睡觉了。在一片海浪声中,他渐渐睡去。

早上起床后,阿尔贝走到窗前,打开窗子,来到了一个很小的阳台上。屋子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大海,屋子后面是一个美丽的花园,掩映在一片小树林中。一艘船身狭长、帆樯高耸的帆船,停泊在一个小港湾里。

一面绣有基督山徽章的旗帜迎风飘扬在桅杆顶上。徽章上是一片碧蓝的大海,海上有一座金山,徽章的正上方还绣了一个十字架。很明显,这些都是在映衬着“基督山”这个名字,与金山相比,上帝使“基督山”这座山变得更有价值。同时,徽章也象征着耶稣遇难的地方。火红的十字代表着十字架,它的上面浸染着耶稣神圣的鲜血。或许在基督山神秘的往事中,红十字代表着一段经历:受尽苦难以及获得重生。

附近村庄里渔夫们的几艘渔船,停在这艘帆船的周围,这幅图画就好像是一群卑微的大臣,在等候着他们女王的命令。任何地方,只要基督山会待上一两天,那儿的一切都会被安排得很妥当。伯爵和阿尔贝过得非常舒服。在客厅里,阿尔贝找到了两支枪,还有其他一些打猎的工具。英国人发明的渔具,巧妙绝伦,它们都被收藏在楼下的另一个房间里。英国人的耐心很好,所以他们是很好的渔夫,但保守的法国渔夫们暂时还不能接纳这些由英国人发明的渔具。

打猎,捕鱼,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基督山和阿尔贝的收获很丰富。在树林里,他们射死了十几只野雉;在小溪里,很多鳟鱼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他们用餐的地方很美丽,可以俯瞰大海,然后他们会去书斋喝茶。因为每天都没有闲着,到第三天傍晚的时候,阿尔贝累得实在是不行了。窗口附近有一张圈椅,他就躺在那里睡着了。而伯爵把那些运动视为轻松的游戏。现在,他正在准备为家里造一间温室而设计图纸。

这时,大路上传来一阵疾驰的马蹄声,阿尔贝抬起头来。他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贴身仆人站在院子里。这次出来玩,阿尔贝为了不打扰基督山,并没有带着他这位仆人。

“弗洛朗丁!”阿尔贝跳了起来,喊道,“是我母亲生病了吗?”边说边急忙地

跑到门口。

阿尔贝的仆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包，那里面装着一张报纸，还有一封信。

“谁让你送来的？”阿尔贝急切地问。

“是波尚先生。”弗洛朗丁说。

“他叫你送来的？”

“是的，先生，波尚先生派人把我叫到他那儿，给了一些钱让我路上用，还弄了一匹马给我。他还要我向他保证，除非见到你，否则我的马就不要停下来，所以我赶到这里来，只用了十五个小时。”

阿尔贝拆开那封信，双手哆嗦着。还没看多少，阿尔贝就惊叫一声，死死抓着那份报纸，全身都颤抖起来。他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的腿软了一下，差点跌到在地上，幸亏弗洛朗丁扶住了他。

“可怜的阿尔贝，有一句话说父辈犯的罪，会殃及到他的后代子孙。这句俗语很对呀！”基督山在房间里小声自言自语。

阿尔贝苏醒过来，前额上的头发已经汗湿了，他把头发甩到后面，接着读手中的信。后来信和报纸被他揉成了一团。他问弗洛朗丁：“你的那匹马怎么样了，还能马上跑回去吗？”

“那匹马跑得腿都瘸了。”

“在你离开的时候，家里的情况还好吗？”

“非常平静。夫人在我回去的时候正在哭，她派人把我叫了过去，问您什么时候回去。我跟她说波尚先生派我来找您。刚开始，她不想让我来，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好，你去找他吧，把他叫回来。’”

“母亲，我马上就会回到您身边了。我需要去跟伯爵说一声。等着瞧，无耻的混蛋！”阿尔贝说。

阿尔贝走回房间。虽然他才离开了短短五分钟，但一个可怕的变化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现在的他声音颤抖着，目光凶狠，神态疯狂，脚步踉跄。五分钟前他可是一切正常的。

“伯爵，对于您的热情招待，我表示万分感谢。真希望能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遗憾的是，我必须马上赶回巴黎。”阿尔贝说。

“出了什么事情？”

“我恳求您，别问我了！这件事非常不幸，在我的心目中，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您可以借给我一匹马吗？”

“子爵，随您挑。不过您还是坐驿车或者马车回去吧。骑马回去会很累的。”

“不，乘驿车或马车会耽误时间。您说的那种疲累会对我有好处的，我需要

去经历、承受它们。”

没走几步，阿尔贝就仰身倒在了房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就像中弹了似的。

基督山正站在窗口喊着：“阿里，快把马给马尔塞夫先生准备好！他马上就要用！”他并没有注意到阿尔贝已经晕倒了。

听到基督山的话，阿尔贝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伯爵跟在他后面一起走出房间。阿尔贝跨上马说：“弗洛朗丁，你也快点赶回来。伯爵，谢谢您了！在路上我换马的时候，需要跟他们说什么吗？”

“当您刚从马上跳下来，他们就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另外一匹马。”

阿尔贝犹豫了一会儿说：“伯爵，我这次离开，您也许会觉得很突兀，也很傻。但是您不知道，在我读了报纸之后，我有多么的绝望。给您。”他把那张报纸扔给了基督山，然后接着说：“等我走了之后您再看，要不然我会发疯的。”

阿尔贝用马刺碰了一下马的肚子，马像一支离弦的箭，飞一样跑了。这个时候，伯爵刚好捡起了那张报纸。伯爵一直望着阿尔贝离开的背影，直到完全看不到了，他才收回了目光。此时伯爵的心里对阿尔贝充满了怜悯。

伯爵看到报纸上写着：“《大公报》在三个星期之前曾经登过一篇消息，讽刺批评了一个自称为弗尔南多的法国军官，他在亚尼纳总督阿里手下工作的时候，向土耳其人出卖了他的主人，还出卖了亚尼纳城堡。后来，他又拥有了一个姓氏和一个贵族头衔。现在，他已经在贵族院里自称是马尔塞夫伯爵了。”

这个可怕的秘密，曾经被宽容的波尚隐藏了起来。但是现在，它又复活了，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在阿尔贝离开巴黎去诺曼底的两天后，一家报馆得到了一个人的通知，于是这篇消息就发表了。消息的内容足以让阿尔贝疯狂。

第 86 章 审问

早上八点,阿尔贝出现在了波尚的门前。

波尚早就吩咐过仆人,等阿尔贝来了后直接带他来见自己,所以仆人直接领着阿尔贝来到了主人的卧室。波尚此时正在洗澡。

“情况怎么样了?”阿尔贝问。

“能怎么样呢?我正等着你回来。”波尚说。

“我一回来,就连忙到你这儿来了。波尚,我的朋友,你不用浪费时间跟我解释,你很讲义气,也很守信用,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把那件事泄露给别人。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而且,你派人去找我,就证明了你非常关心我。你还是直接跟我说,这篇可怕的消息是怎么回事,你能猜到事情的原委吗?”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两个字。”

“你还是先告诉我这个无耻阴谋的来龙去脉吧!”

于是波尚对这个感到痛苦、羞辱的年轻人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一家报纸两天前刊登了一则消息,它是一家很有名的政府机关报,并不是阿尔贝看到的《大公报》。波尚正在吃早餐的时候,看到了那篇新闻。他没把早餐吃完,就马上派人叫来一辆马车,迅速赶到刊登那篇消息的报馆。波尚与那家报纸的编辑是很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新闻见解并不相同,但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那位编辑正兴致勃勃地读着报上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甜菜问题的,也许是他自己的大作。

“太好了!我的朋友,你也正在看报纸,那我这次来的原因就不用多说了。”波尚说。

“支持甘蔗问题你也很关心吗?”那家政府报纸的编辑问。

“不是,我完全不懂这些食糖生产问题。我所关心的问题,与它的性质刚好相反。”波尚回答。

“什么问题?”

“是那篇文章,有关马尔塞夫的。”

“的确,这件事情很奇怪。”

“你很有可能因为破坏名誉罪而被控告。你冒的风险太大了。”

“我们不仅拿到了那篇消息,一切必要的证据我们都掌握了,所以没有什么风险。对马尔塞夫先生我们很确定,他不会去控告我们的。而且,我们这这也是为国家效劳,把那些无耻之輩全部揭发出来,他们不配享受国家所赐予的荣誉。”

波尚大吃一惊,问道:“那么把这件事曝料给你的人是谁呢?是我的报纸先调查这件事情的,后来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就停止刊登了。马尔塞夫先生刚好是我们的对手,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议员,所以我们对揭露这件事情更有兴趣。”

“啊,事情很简单!那个新闻线索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不是我们去找的。昨天,一个从亚尼纳来的人告诉了我们这些。我们当时还犹豫,要不要刊登这篇诽谤性的文章,那个人就对我们说,我们不刊登的话,别的报纸就会登出来。”

波尚没有办法,只好离开报馆,立即派人去通知马尔塞夫回来。

但是下面的事情是派去的人离开之后才发生的,所以阿尔贝也没有得到通知。

那天,贵族院里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平时它可是冷冷清清鸦雀无声的。每一个人都来得很早,议员们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因为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很坏,民众的注意力都被这件事情吸引了,都在议论这个权力中心里的一个声名显赫的议员。有的人对那则消息仔细研究着,有的人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交换着意见。

马尔塞夫伯爵像所有的暴发户一样,经常以一种过分骄傲的姿态示人,所以与其他议员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他被德高望重的人瞧不起,被老贵族讽刺,被有才能的人排斥。就像祭坛上的牺牲品一样,伯爵陷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而一旦落到这样的地步,每个人都会瞄准他。

马尔塞夫伯爵本人,还不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早上,他骑马,写信,并没有看到那份报纸,更不知道上面的那篇诽谤消息。和往常的时间一样,他骄横傲慢地来到了议会。下了车,穿过走廊来到议院,议院听差们迟疑的目光,同僚们冷淡的态度,他都没有在意。在马尔塞夫伯爵到达的半小时之前,会议就已经开始了。

在旁观者看来,伯爵的言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加傲慢不恭,实际上,他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议员们都认为,马尔塞夫伯爵的出席,是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侮辱了议院的尊严。有的人觉得马尔塞夫伯爵高傲自大,有的人觉得他傲慢无礼,有的人感觉受到了侮辱。像往常一样,议员们都急于展开辩论,但谁也不愿意首先发难。最后,一个受人景仰的议员,马尔塞夫的公开对手,跨上讲台,他的表情很庄严。顿时,议院里安静下来,因为这说明预期的声讨就要开始了。

只有马尔塞夫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向来没有多少人重视的演讲者,今天竟

然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注。发言者说,希望全场肃静,他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对这些话,马尔塞夫伯爵并没有特别的留心。但是当他听到亚尼纳,还有弗尔南多上校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一片惨白了。每一个议员似乎都感受到了伯爵内心的寒冷。

议员们都盯着马尔塞夫伯爵,这对伯爵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这种创伤不可能愈合,只能暂时掩盖起来,它会永远鲜血淋漓,会永远给人带来痛苦。在悄无声息的会场里,只是偶尔在一阵阵叹息声中,演说才会被暂时打断。演讲人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全场又鸦雀无声了。演讲的议员说,对这件事他深感不安,尽管任务艰巨,他也一定要把这件案子调查清楚。他还说,为了保全马尔塞夫先生的声誉,为了顾及整个议院的名誉,所以议会才对这个私人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他得出结论:为了尽快挫败谣言,避免其四处扩散,为了恢复长期以来马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拥有的良好声誉,应该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查。

马尔塞夫被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击败了。他环顾全场,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脸上带着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可以使人有两种理解:或者是无辜的人受到了过分的惊吓,或者是对自己的罪行感到了惭愧。这种老实的态度,使得有些人开始同情他了。这些人平时并不是很怕伯爵,现在看到他遭到这样大的打击,他们宽厚仁慈的心就表示出了同情。

主席把这件事情进行投票表决,得出的结论是对这件事进行审查。主席问伯爵,准备为自己的辩护需要多久。在经历了可怕的打击之后,马尔塞夫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于是他又恢复了勇气:“各位尊敬的议员,这次攻击是敌人暗地里指使的,我要立即予以回击。我必须马上用一声惊雷,来答复这吓人的闪电。我要为自己辩护,我要一直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要用行动来证明,站在这里,我当之无愧。”

这些话说得十分有力。他接着说道:“一切必要的资料,我都会提供给参议院作为参考。我要求尽可能快地进行这次审查。”

“您希望哪一天开始审查?”主席问。

“我从今天开始,就完全听从参议院的安排。”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问:“今天就举行审查,大家同意吗?”

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同意!”参议院马上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马尔塞夫所提供的证据将由他们来审查。

审查委员会决定晚上继续开会,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地点是小组会议室。如果有必要的话,每天晚上都要开会。马尔塞夫必须去搜集应付这次风波的证据。他是个十分警觉的人,早就预料到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他早就开始准备那些证

据了。现在他要求退席。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波尚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阿尔贝。

阿尔贝的身体一直在颤抖。他时而怀着希望,时而羞愧难当,有的时候还非常愤怒。他对波尚很信任。父亲是有罪的,他明白。他问自己既然父亲有罪,又怎么来洗脱罪名呢!

波尚停止了叙述。

“后来呢?事情后来怎么样了?”阿尔贝问。

“我的朋友,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完全弄清楚吗?跟你说这些真的让我觉得很痛苦。”

“我一定要知道,我宁愿听你跟我说,也不想从别人的嘴里知道。”

“那好,请你做好思想准备。现在我们都需要勇敢点!”

阿尔贝伸出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摸了几下,就好像一个人在准备防卫的时候,要先把他的盾试一下,把他的剑弯一弯。也可能,他是在证明自己的坚强。阿尔贝情绪容易激动,他却误以为这是自己拥有的爆发力,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很坚强。他说:“请接着说。”

“那晚整个巴黎都在等待着事情的进展。有人说,要想把事情弄清楚,必须你父亲亲自出来解释才行;也有人认为,你父亲不会亲自出面;还有些人很肯定地说,自己亲眼看到马尔塞夫伯爵去过布鲁塞尔;有一些人甚至跑到警察局里,去查询马尔塞夫伯爵有没有领过护照。我认识一个审查委员,他是一个年轻的贵族,我请求他让我去旁听。他七点钟带我去了议院。趁着议员们还没有来,我被一个听差藏在了一个类似包厢的地方,在一根圆柱后面躲了起来。议员们在八点的时候都到齐了。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马尔塞夫先生拿着一些文件走了进来。他的样子很平静,脚步坚定而有力。他的衣服很讲究,但是不失严肃。由于多年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他上衣的领扣一直扣到了脖子那儿。他这样出场的效果非常好。中立人士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中,竟有几个委员走上前去,与马尔塞夫先生握了握手。”波尚继续说。

阿尔贝听了波尚说的话,觉得心都要碎了,不过除了伤心,他的心里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的感情。对于那些在他父亲的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还能和他父亲握手的人们,他很想拥抱一下。

“就在这时候,一个听差交给主席一封信。主席边拆信边说:‘马尔塞夫先生,您可以开始辩护了。’于是伯爵开始发言。阿尔贝,我敢说,伯爵的发言技巧好极了,非常雄辩。他拿出文件证明说,亚尼纳总督一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怀疑过他。因为总督曾派他去见土耳其皇帝,进行一场事关亚尼纳存亡的谈判。伯爵拿出一只戒指说,这只戒指常常被阿里总督作为信物使用,它象征着阿里总督

的权威。阿里总督交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伯爵回来,都可以直接去见他,就算是去卧室里见他也没关系,所以交给了伯爵这枚戒指。但是那次谈判,伯爵说是以失败而告终。等伯爵赶回来保护他的主人的时候,阿里总督已经死了。伯爵说:“阿里总督临死时,把他宠爱的妻子,还有他的宝贝女儿都托付给我了。这说明阿里总督一直非常信任我。”

听到波尚这么说,阿尔贝心里咯噔一下,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海黛的身世。海黛跟他说起过一个使者,还有一只戒指的事情,还告诉过他自己是怎么被出卖,又是怎么变成了一个奴隶的。

“大家听了这些话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阿尔贝急切地问。

“我得承认,伯爵的话令我很感动,全体委员也都被打动了。就在这个时候,主席漫不经心地读起信来,信的开头几行,就把主席的注意力吸引了。他重复读着那几行字,然后,他对马尔塞夫先生说:‘伯爵阁下,亚尼纳总督托付您来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吗?’”

“‘是这样,阁下!但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中,我总是很不幸。瓦西丽吉和她的女儿海黛在我赶回去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伯爵说。

“‘总督的妻子和女儿,您认识吗?’主席又问。

“伯爵回答说:‘由于我的忠诚,总督非常信任我,我和总督的关系十分好,因此我有很多机会见到她们,我们总共见过二十几次。’”

“主席问伯爵:‘她们现在在哪儿,您知道吗?’”

“‘我知道,阁下!我听说,她们现在生活很贫困,情况很不好。而我自己常有性命之忧,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所以我很遗憾,不能去把她们找回来。’伯爵回答。

“主席轻轻地皱了下眉,然后说:‘各位,马尔塞夫伯爵的辩护,你们已经听到了。您有没有证人,伯爵阁下?’”

“‘唉!阁下,我没有证人!我认识的宫廷中人,还有总督身边的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不知所终了。在经历了那场可怕的战争之后,我相信,我的战友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这儿只有那枚作为信物的戒指,还有现在呈交给您的阿里·泰贝林的信。我最后说的这个证据可能最有力,那就是在这次匿名的攻击中,我的诚实、我的正直、我作为一个军人的清白,并没有被任何人否定过。’”

“马尔塞夫伯爵最初的答辩是有一定说服力的,议员中有人开始小声地赞叹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不出意外,你的父亲只要再经过一次表决就可以赢了。

“但是主席又说:‘各位,也包括您,伯爵阁下,你们可能也想听听这份证词,他说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而且这个证人是主动来做证的。听了伯爵说的那些话之后,我们可以推断,这位证人的到来其实就是为了证明伯爵的清白。我

刚才才收到的这封信,是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把它置之不理呢,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它呢?’

“马尔塞夫先生的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了。那只抓着文件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委员会讨论决定,听听那封信都说了些什么,伯爵一副沉思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

“主席读道:‘主席阁下:我有一份非常准确可靠的资料,要提供给审查委员会,它将证明马尔塞夫中将伯爵过去都做过些什么。’主席停顿了一下,伯爵的脸色更苍白了。主席朝他的听众们看了看,又接着读道:‘阿里总督临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临终时的情形,我是亲眼目睹了的。至于瓦西丽吉和海黛的下落,我也知道。我甚至可以到场为我所说的做证,总之我一切都听从委员会的安排。您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外厅等候很久了。’

“‘这个证人,不,这个敌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很明显,此时伯爵的语气发生了变化。

“‘阁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他是谁了。这位证人的证言,大家都愿意听吗?’”主席说。

“议员们很一致地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听!’

“主席叫来一个听差,问他:‘有人在外厅吗?’

“‘先生,有人。’

“‘什么人?’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仆人。’

“议员们都感到很意外。

“‘把那个女人带进来。’主席说。

“五分钟之后,听差回来了。大家充满期望,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门口。一位戴着面纱的女人,跟在听差后面走了进来。那张面纱把她的脸全部都遮住了,但很明显,她年轻而又高雅,这从她的身材还有身上的香气可以看出来。

“主席要求她揭开面纱,大家直到那时才发现,原来她穿着非常美丽的希腊式服装。”

波尚一一讲述着。阿尔贝忍不住了,大声说:“啊!是她。”

“她?你说的她是谁?”

“是海黛。”

“你是怎么猜到的?”

“唉!我明白了!波尚,继续说吧!我现在很坚强很镇定,这你也看得出来。事情的真相,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弄清楚的。”

波尚继续说：“马尔塞夫先生看着那个女人，脸上充满了惊奇和恐惧的神情。伯爵的生死将与这个女人说的话息息相关，这使得这段小插曲富有传奇性。此时人们对于伯爵的生死问题已经不再那么看重了。

“主席亲自给那女子端了一把椅子，但她仍然站着，并没有坐下。而伯爵早就已经跌坐在椅子上了，显然他的双腿已经没有力气站着。

“‘夫人，您说您是证人，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而且您还能够把关于亚尼纳事件的准确资料全部提供给委员会。’主席说。

“‘的确是这样。’那个陌生女子的声音属于典型的东方人，十分悦耳动听。但她的语气中却带着忧郁的气息。

“‘请原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您一定还非常小吧。’

“‘那个时候我只有四岁，但那些事情和我息息相关，所以我把每一件事情都牢牢地记着。’

“‘您是什么人，那些事情对您有什么影响，您为什么会记忆深刻呢？’

“‘我是海黛，亚尼纳总督阿里·泰贝林和他的妻子瓦西丽吉的女儿。那些事情关系到我父亲的生死，所以我记忆深刻。’青年女子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因为谦逊，也因为骄傲。她的眼睛明亮动人，说话充满尊严，这些都对会场上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伯爵呢，这些话带给他的震撼，远胜于大地在他的面前裂开一道深口，远胜于一个霹雳打在他的脚下。

“主席非常恭敬地鞠了一躬，问道：‘夫人，请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这是最后一个了。现在您说的这些话，您能证明它是真实的吗？’

“海黛说：‘我可以，阁下！’一只小包从她的面纱底下拿了出来，顿时一阵香味弥漫开来。她接着说：‘这儿是我父亲亲笔书写的我的出生证明，它上面还有父亲的高级官吏的签名。我的父亲当时赞成我随着母亲信教，所以这是我的受洗证明书，马其顿和埃皮鲁斯大主教还在上面签过名。毫无疑问，那个法国军官把我和我母亲卖给亚美尼亚奴隶商艾尔科比的卖身契，将是最重要的证明。我还要说的是，那个法国军官把他主人的妻子以及女儿当做了他战利品的一部分，卖给了土耳其政府，他从中得了四十万法郎。

“大家都认真倾听着海黛的话。全场充斥着一种可怕的寂静。伯爵的脸色一下子发青，一下子惨白，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海黛却依旧很平静，这比别人的大声指责更加具有力量。她交给了主席那张用阿拉伯文写的卖身契。

“议院的翻译员被召唤上去，也许那些证件还包含有阿拉伯文、罗马文、或者土耳其文。有一个议员，在惊心动魄的埃及战争中曾经学习过阿拉伯语，在他

的监督下,翻译大声读道:

我是艾尔科比,一个奴隶商人,是皇帝陛下选妃的使者。我证明皇帝陛下收下了一颗价值二千袋钱的绿宝石,它是基督山伯爵为了替一个十一岁的基督徒奴隶赎身所支付的赎金。奴隶海黛是已经死去的亚尼纳总督阿里·泰贝林勋爵和他宠爱的妻子瓦西丽吉的女儿。她和她的母亲,在七年前,一起被卖给了我。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把她们卖给我的人是一个名叫弗尔南多·蒙德戈的法国上校,他在阿里·泰贝林总督手下工作。我代表皇帝陛下,付了那个法国上校一千袋钱币。皇帝陛下也已经批准了。交易的地点是君士坦丁堡。时间是伊斯兰教纪元一二四七年。签字人是艾尔考柏。

“这份合约在办理好一切手续后,应该由买方加盖皇帝御玺。土耳其大皇帝的御玺印记,的确出现在奴隶贩子的签字旁边。

“文件读完了,会议室里可怕地沉默了下来。

伯爵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燃烧着怒火,他盯着海黛,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夫人,我们能向基督山伯爵求证吗?’主席说。

“阁下,三天前,我的恩人基督山伯爵去诺曼底旅行了。但是我相信,他已经回到了巴黎。’海黛说。

“有谁建议您这么做吗?当然,本庭非常感谢您做的这些。您这样做的确也是合乎情理的。您的身世凄惨,也遭遇了许多不幸。’

“阁下,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国恨家仇使我心中无限悲愤。身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本应该对人宽容,但是我心中时刻不忘为伟大的父亲复仇,我相信上帝会原谅我的。当我来到法国巴黎,得知我的仇人也在这个城市,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时刻准备着报仇。我心甘情愿地躲避在我的保护人——善良的基督山伯爵家里。基督山伯爵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对我关怀备至。我整日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思考应该怎样来报仇,我喜欢思考,喜欢思考带来的那份寂寞与宁静。我就这样静静地生活着,我在我的卧室里观察着外面发生的一切,我知道外面发生的所有事情。报纸、期刊、新歌剧,这些都成为我了解外界的工具,我每天都在关注它们!由此,我可以知道贵族院里今天早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以及它今晚还会发生些什么。所以,我就写了那封告发信。’海黛回答。

“您写匿名信,到贵族议院里来做证,这些事情基督山伯爵都不知道吗?”

“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现在让我最害怕的就是,基督山伯爵知道了这些

事情后会很生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想到了一句诗:‘女孩凝望着天空,眼里的仇恨像火一样燃烧。’

“海黛说话的时候,马尔塞夫伯爵一直保持着沉默,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同僚们都很同情地望着他,这次审查他本来就要赢了,现在这个美丽芬芳的女人却使他的良好愿望落空了。

“伯爵脸色阴沉,眉头紧皱,拧出的皱纹似乎在勾勒着他心中的痛苦。

“‘马尔塞夫阁下,这位小姐是亚尼纳总督阿里·泰贝林的女儿吗?’主席问。

“马尔塞夫艰难地站起身说道:‘她不是总督的女儿。这一切肯定都是我的敌人设计出来的圈套,这是一个很无耻的阴谋。’

“海黛一直望着门口,好像在等待着某个人的出现。听到伯爵否认她,海黛连忙转过头来,惊恐地叫道:‘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哼,我可是把你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你,弗尔南多·蒙德戈,我父亲的军官,出卖了亚尼纳城堡!我的父亲派你去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皇帝谈判,是你,带给了我们一张捏造的赦免状!你还骗走了象征总督权力的戒指!是你,蒙骗了守卫火药的塞林!你还把他给杀了!是你,把我和母亲卖给了奴隶贩子艾尔科比!你就是凶手!凶手!看!大家快看呀!他的额头上还沾着主人的鲜血!’

“大家都被这些义正词严的话震慑住了,齐刷刷地,一起盯向伯爵的额头。伯爵自己似乎也觉得额头上还沾着阿里的鲜血,竟然情不自禁地擦了一下。

“‘小姐,您是不是可以肯定,那个法国军官弗尔南多·蒙德戈,就是我们的马尔塞夫先生?’

“‘我非常肯定!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呢!我的母亲曾经告诫我:‘你有一个非常疼爱你的父亲,你本来是自由之身,本来是一个公主,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一个皇后。是他!把你的一切都毁了!牢牢地记住这个仇人吧!他把你父亲逼上了绝路!是他,出卖了我们!把我们卖给了奴隶贩子!是他,让你成为奴隶!天长日久,他的样貌你有可能忘记,但是他手上的大伤疤会提醒你一切!就是那只丑陋的手,一块一块地数着我们的卖身金币!’您让他自己说,认识我吗?认识吗?’海黛喊道。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马尔塞夫的心脏;每一句话,都像一声震天的霹雳,摧毁着他的精神斗志。当海黛说到伤疤的时候,马尔塞夫连忙把有大伤疤的右手藏进了怀里。他的脸上一片绝望,呆呆地跌坐到椅子上。他的这个举动和神情无疑是承认了海黛的指控。大家对他的看法也都发生了改变,不再认为他是清白的了。

“‘马尔塞夫伯爵阁下,您难道就这样轻易地被打倒了吗?站出来为自己辩

解吧！我们的法庭就像上帝的审判庭一样，公正无私，拥有崇高的权力。您的敌人如此诬蔑您，我们一定要给您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件事情还需要我们继续调查吗？派两位议员到亚尼纳去了解情况好吗？您倒是说话呀！’主席说。

“马尔塞夫伯爵沉默着，一声不吭。

“全体议员惊恐地互相看着。他们很了解伯爵，他的脾气专横霸道，凶狠残暴，除非是致命的打击，否则他是不会轻易缴械投降的。他们认为伯爵的沉默，预示着一声惊天霹雳即将出现，预兆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主席问：‘您考虑得怎么样了，伯爵？’

“伯爵无力地站起来，低声说道：‘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那么您承认她就是阿里·泰贝林的女儿，她说的都是真话，对吗？您都不敢再说自己清白无辜了吗？看来，这位小姐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人啊。她说的那些事情，难道真的都是您做的吗？’

“伯爵万般绝望地环顾着四周，他这副可怜模样，就是凶狠的老虎看到了也会大发慈悲，但是审查委员们却不为所动。伯爵仰起头，看了看天花板，但他的目光马上又躲开了，就好像害怕屋顶会在他的头顶裂开，上帝的审判庭会出现在他面前一样。他狂乱地撕开了他的上衣，仿佛要被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冲出房间，神态疯狂，就像一个可怜的疯子。急促的脚步声回响在走廊里，然后就听见马车车轮隆隆的滚动声，他快速逃离了现场。

“会议厅里又安静下来，主席问：‘各位，马尔塞夫伯爵阁下犯了叛逆罪，还有暴力伤害罪，是吗？’

“审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不约而同地回答：‘是。’

“海黛待在会场，一直等到了这最后一刻，亲耳听到了审查委员会对马尔塞夫的判决，但是她脸上并没有开心的表情，当然也并没有同情的神色。她拉起面纱，重新遮住脸庞，向委员们庄严地鞠了一躬，迈着女神般轻盈神圣的步伐，静静地离开了会场。”

第 87 章 挑衅

波尚继续讲述道：“这个时候，会场安静下来，天色也已经晚了，我趁机溜出了会议厅，没有被人发现。在会议厅门口，我见到了那个放我进来的听差，他正等着带我出去呢。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了一个小门面前，从这扇门出去，我就可以到达凡琪拉大街了。离开的时候，我的情绪很复杂，简直可以用悲喜交加这个词来形容。阿尔贝，请你原谅我这么说。我之所以感到悲伤，是因为这件事情将会给你带来巨大痛苦；我高兴的是，那位高贵美丽的姑娘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她的父母报仇雪恨了。阿尔贝，无论报纸上的消息，它的来路怎么样，我想说的是，虽然它是出于敌人之手，但是这个敌人一定是上帝派来帮助海黛的天使。”

阿尔贝羞愧得满脸通红，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头，哭泣着。他抬起那张泪流满面的脸，一把抓住波尚的胳膊说：“我亲爱的朋友，我活不下去了！我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这就是报应。我要把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揪出来。一旦我知道了他是谁，那么不是我死，就是他亡。波尚，如果你还瞧得起我，把我当做你的朋友的话，你就来帮我。”

“我的朋友，我怎么可能瞧不起你？但这件事情和你丝毫没有关系。父亲犯下的罪过要由儿子去偿还，这样的说法早就不存在了。阿尔贝，回想一下，你还这么年轻，属于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每一个早晨都是一次全新的起程，会给你带来无限美好的希望。阿尔贝，听我一句劝，现在你又年轻又有钱，还是离开法国，去别的国家散散心吧！你可以去伟大的巴比伦，那儿的生活新鲜而又刺激。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忘了法国带给你的伤痛。过个三四年，你再娶一位俄国的公主，这样一来，谁都不会再提起现在发生的事情了，一切都会被淡忘。”

“我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了！你一切都是在为我着想，但是现在我是不会放弃我的想法的。我的想法你也知道，它也可以说是我的决心。这件事情对我，我的家庭，乃至我的家族，都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我不可能自己跑到别的地方，撒手不管了。你也许认为这完全是报应，但是据我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发生这样的事并不是天意。这个月我过得很痛苦，但是多亏发生了这件事，使我清醒

了过来，我明白了这个上帝派来惩罚恶人的使者并不是虚幻的，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可以很明确地去报复她。波尚，我再重复一遍，我也希望过着常人那种普通快乐的生活。如果你还是我的朋友，就请帮我吧！”

“你决定这样做也可以。如果你一定要面对现实，那我就不劝说你了。我来帮你查这个幕后主使者，这件事也关系到我的名誉。”波尚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吧！耽误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现在这个诽谤者仍然逍遥法外，他肯定以为不用受到惩罚。我以我的名誉起誓，他那样想的话，就是自欺欺人。”

“马尔塞夫，我想说……”

“啊，波尚，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你让我又打起精神了。”

“我并不是说事情就会按照我想的去发展，但是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就像黑暗中的一点光亮，沿着光，我们就可以找到出口。”

“快跟我说你都知道些什么，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

“嗯，我从亚尼纳回来的时候，就想告诉你那件事情。”

“快说。”

“在亚尼纳，我去拜访过当地的一位大银行家，想跟他打听你父亲的事情。还没等我说明来意，他就抢先说道：‘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您怎么知道我来干什么？’我问。

“银行家说：‘在两个星期以前，也有人向我打听过同样的事情。’

“‘那个人是谁？’

“‘他是巴黎的一个银行家，我的同行。’

“‘他叫什么？’

“‘他叫腾格拉尔。’”

阿尔贝叫了起来：“啊，是他，没错，一定是的！他很早就开始妒忌我父亲。我父亲成了贵族院的议员，这使他心有不甘，伺机报复。他常常嘲讽说自己只是一介平民。再加上我和他女儿的婚姻也无端告吹了，对，肯定是这样！”

“阿尔贝，先别平白无故地生气，我们应该先把事情调查清楚。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噢，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所忍受的这些痛苦，就要让他一一偿还。”阿尔贝喊道。

“马尔塞夫，你要当心啊。他已经老了。”

“他怎么对待我的家庭，我就怎么对待他的年龄。他既然恨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杀死他？我知道了，他害怕光明正大地跟人挑战。”

“阿尔贝，我并不是想责怪你，我只是想提醒你，做事情应该考虑周全，不要感情用事。”

“波尚，别担心！这么严肃的事情，应该有个证人，我会让你陪着我去的！如果腾格拉尔先生就是始作俑者，那我就要和他决一生死。我就算是死，也要维护我的名誉！”

“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马上就去问腾格拉尔先生，好吗？走吧！”

他们让仆人去叫一辆轻便马车来。一走进腾格拉尔先生家的大门，阿尔贝和波尚就看到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四轮马车停在门口，他的仆人站在马车旁边。“啊，很好，这件事情简直太妙了！如果腾格拉尔先生拒绝和我决斗，我就要让他的女婿成为顶替者，这个卡瓦尔康蒂，他应该会同意。”阿尔贝阴森森地说。

腾格拉尔先生听到仆人报告说，阿尔贝先生来拜访他，想到昨天在贵族议院里发生的事情，腾格拉尔叫仆人去把门关上。可惜他吩咐得太晚了，阿尔贝不顾仆人拦阻，强行闯入了腾格拉尔的书房，波尚紧跟在阿尔贝后面走了进来。

“阁下，在我自己的家里，我有权决定要不要接见一个人，您这样太为所欲为了。”腾格拉尔喊道。

“阁下，您说得不对！如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您没有理由不见任何人。除非我认为您这是做贼心虚！”

“阁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地谈十分钟。有一句话叫作‘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阿尔贝边说边向腾格拉尔走近，好像并没有把卡瓦尔康蒂放在眼里，此刻卡瓦尔康蒂正背对着壁炉站着，听着他们的对话。

腾格拉尔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了，卡瓦尔康蒂向他们靠近了一点，阿尔贝就把矛头转向了卡瓦尔康蒂：“子爵阁下，你们现在快是一家人了，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参加决斗，你有这个资格。只要你们喜欢，多叫几个人来也无所谓。”

卡瓦尔康蒂不知所措，惊讶地望着腾格拉尔，腾格拉尔给自己打了打气，站起身来，走到了他们的中间。看到阿尔贝这样针对安德烈，腾格拉尔改变了自己的猜测，他希望阿尔贝这次来的原因，不是自己当初设想的那样，而是别有目的。“阁下，实话跟您说，如果是因为我选择他跟我女儿在一起，而不是您，所以您才要跟卡瓦尔康蒂先生决斗的话，那么我就要去告您！”腾格拉尔对阿尔贝说。

“阁下，你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婚事，因为卡瓦尔康蒂先生刚才好像打算干涉我们的事情，我才对他说了那番话。不过，有一点您说对了，我今天来就是

要找人决斗的,腾格拉尔先生,您可以优先!”马尔塞夫微笑着说,但笑容得很阴冷。

腾格拉尔很愤怒,也很害怕,他的脸色变得一片惨白,但还是强作镇定地说:“阁下,我郑重地警告你,我会把一只咬人的疯狗杀掉,不但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而且还会认为这是在积善行德。如果你是那只咬人的疯狗,我就会把你杀了,绝不手软。你父亲的名誉受到侮辱,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你这个无耻小人,就是你的错,一切都是因为你!”马尔塞夫喊道。

腾格拉尔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你肯定是疯了,这一切怎么都会是我的错!我又没去希腊,我怎么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指使你父亲出卖亚尼纳堡,背叛……”

“你给我闭嘴!你的确没有直接揭穿这件事,你是没有赤裸裸地伤害我们,但是你肯定背地里搞了鬼。”阿尔贝的声音低沉而又嘶哑。

“你为什么怀疑是我搞的鬼?”

“不是你,又是谁!我问你,那篇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消息当然是亚尼纳传来的!报纸上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又是谁给亚尼纳方面写的信呢?”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什么人给亚尼纳写的信,去询问有关我父亲的事情?”

“任何人都可以吧!”

“但是只有一个人那么做了!”

“他是谁?”

“除了你还会有谁?”

“是我,我当然要写信去问。我的女儿就要结婚了,我难道不应该去了解一下女婿的家庭情况吗?这是做父亲的责任,也是我做岳父的权力!”

“阁下,在你写信的时候,完全预料到了结果吧!”

“我非常郑重地向你发誓,阿里总督出事,我怎么会事先知道呢?写信到亚尼纳去,纯属无心!”腾格拉尔喊道,这下他可是放心了。他脸上的神情非常诚恳,绝大部分缘故是出于对阿尔贝的关心同情,而不是害怕。

“你写那封信,肯定是得到了某个人的指使吧?”

“说得很对。”

“快说,是谁指使的?说呀!”

“事情很简单,我们谈起你父亲以前都做过些什么,然后我就说到你父亲的财产来路不明。那个人就问我你父亲的财产到底怎么来的,我就说了句‘从希腊弄的啊!’那个人听了就说他要给亚尼纳写信。”

“他是谁？”

“你的朋友，基督山伯爵。”

“唆使你写信到亚尼纳去的人就是基督山伯爵？”

“就是他，然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回信还在我这儿，你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

阿尔贝和波尚疑惑地互相看了看。

“阁下，看起来，你是在谴责基督山伯爵，可是他现在不在这儿，没有办法反驳你。”波尚对腾格拉尔说。

“阁下，我没有谴责谁！就算伯爵在这儿，我还是会这么说！”腾格拉尔答。

“这封回信，伯爵知道吗？”

“他知道，我还给他看过。”

“我的父亲叫弗尔南多·蒙德戈，这一点他也很清楚吗？”

“很久以前，我就跟他提起过这些。总而言之，如果别人处在我这样的处境，做法也都会和我相同的，还有可能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收到亚尼纳的回信的第二天，在基督山的撺掇下，你父亲就正式来为你求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向你父亲解释，就直接回绝了这门婚事。无论马尔塞夫先生得意与否，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因此得到什么，也不会从中失去什么。我没有必要去戳穿他的过去，让他感到难堪。”

阿尔贝觉得自己头都要大了，这里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腾格拉尔在无耻地说谎？但他的样子又不像，他仿佛说的是真话。他为什么要讲真话呢？肯定是因为害怕，不会是由于良心发现了。阿尔贝想要找的是一个肯回应自己，肯和自己决斗的人。他并不想去弄清楚腾格拉尔和基督山，究竟他们哪个的罪更大一些。现在看起来，腾格拉尔是不会答应决斗的。

阿尔贝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片段，都是一些要么他已经忘记，要么他当时并没有留心的事情。阿里总督的女儿海黛，既然是基督山赎回来的，那基督山一定什么事情都清楚。按照他的计划，基督山撺掇腾格拉尔给亚尼纳写信，回信都说了些什么，他完全知道。阿尔贝想要见海黛，所以他就顺水推舟，安排他们见面了。见面之后又故意把话题转到阿里身上，海黛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制止，但当时他用罗马语和海黛说过话，肯定是提醒海黛别指名道姓，说出阿尔贝父亲的名字。对了，他还曾经告诫阿尔贝，在海黛的面前，不要提到自己父亲的名字！最后，他知道事情的高潮就要来临了，于是让阿尔贝陪着他到诺曼底去。这一切的安排，都是精心设计好了的。这么看来，基督山伯爵也是阿尔贝父亲的敌人。

阿尔贝把波尚叫到一旁,说了自己的这些猜想。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在这件事情上,腾格拉尔先生莽撞了点。至于基督山伯爵,你就要让他把事情说明白了。”

阿尔贝转过身对腾格拉尔说:“阁下,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就去向基督山伯爵求证。”随后向腾格拉尔鞠了一躬,就和波尚一起走了出去,丝毫没把卡瓦尔康蒂放在眼里。腾格拉尔一直跟在阿尔贝旁边,直到把他送出了门,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想得罪马尔塞夫伯爵,两人之间也没有私人恩怨。

第 88 章 羞辱

出了腾格拉尔的门，波尚叫住马尔塞夫说：“阿尔贝，听我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你必须去找基督山伯爵，让他把事情说明白。”

“是呀，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

“马尔塞夫，先别着急，你应该把事情考虑清楚之后，再去见他！”

“考虑什么？”

“你去找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有什么后果比刚才去找腾格拉先生还严重？”

“腾格拉尔先生嗜财如命，贪生怕死，你知道这样的人，不敢随便去与人决斗。但是基督山伯爵完全不同，他要是真的接受你的挑战，你会害怕吗？”

“我只怕没有决斗的对手。”

“噢，他肯定会接受你的挑战，这一点你不用怀疑。他非常厉害，我怕你没法赢他。”波尚说。

“我的朋友，为了父亲的名誉而战死，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真是那样的话，大家都可以解脱了。”马尔塞夫微笑着说。

“如果你死了，你的母亲将会万分痛苦。”

“是，她一定会伤心死的，但这样总好过蒙受羞辱而死，我的母亲太可怜了！”阿尔贝揉了揉眼睛说。

“阿尔贝，你已经决心这么做了吗？”

“是。”

“现在伯爵在家吗？”

“他应该在，他说过只是比我晚一点儿到巴黎。”

马车往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驶去。波尚本想留在外面等，但是阿尔贝说这次见面非比寻常，他决斗的动机神圣而纯洁，没有必要去严格遵守决斗规则。他既然这样说了，波尚只好同意和他一起去见基督山伯爵。进了大门，阿尔贝快步走到宅子的台阶上，巴浦斯汀已经等候在门口。

“伯爵刚回来,现在在洗澡,吩咐不让任何人去打搅他。”

“伯爵洗完澡之后做什么?”马尔塞夫问道。

“用餐。”

“然后呢?”

“小睡一个小时。”

“接着做什么?”

“去歌剧院。”

“你确定?”阿尔贝问。

“我很肯定,伯爵吩咐过,八点的时候为他把马准备好。”

“很好,这些正是我想听的。”阿尔贝回答,他转过身对波尚说:“波尚,有什么事情,赶紧去做。如果你今晚有约了,就换到明天。你要陪我去歌剧院,最好还带着夏多·勒诺。”

跟阿尔贝说好之后,波尚就先走了。他答应七点去找阿尔贝。阿尔贝回家以后,派人去通知弗兰兹、德布雷和莫雷尔,说希望今晚能在歌剧院见到他们,然后他又来到他母亲的卧室。

从昨天开始,他的母亲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谁也不愿意见。阿尔贝看到她躺在床上,显然,她完全被这次灾难打倒了。她看到阿尔贝走进来,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紧紧地抓着儿子的手,哭泣起来。可哭又有什么用呢,心中的痛苦一点也不能减少。站在母亲的床边,阿尔贝沉默不语,他的眉头深锁,脸色苍白,看得出来,在母亲的眼泪中,他复仇的怒火已经慢慢平息了下来。

“母亲,马尔塞夫先生都有哪些敌人,您知道吗?”他说。儿子称呼的是“马尔塞夫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使美塞苔丝十分吃惊。“我的儿子,伯爵的地位尊贵显赫,这样会招来很多人暗地里嫉恨。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我们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她说。

“我知道,所以我才想听听您的想法。您目光敏锐,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有一天晚上,我们家举行舞会,您就敏锐地发现,我们家的任何食品,基督山伯爵都没有吃过。”

美塞苔丝浑身颤抖起来,强撑起身体。“基督山伯爵!这一切都和他有关吗?”她喊道,惊讶极了。

“母亲,基督山伯爵可以算是一个东方人,东方人的说法就是,要想彻彻底底地复仇,就不要接受敌人的任何恩惠,不要吃敌人的一口饭,不要喝敌人的一口水。”

“你疯啦，阿尔贝！我们的敌人是基督山伯爵，这些鬼话是谁跟你说的？基督山伯爵救过你的命，你把他介绍给了我们，他对我们家一直很好呀，儿子。我求求你千万别这样想，忘掉你这个荒唐的想法吧！我命令你，不，是我请求你，一定要和他友好相处。”美塞苔丝的脸色比她的床单更显苍白。

“母亲，您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让我和那个可恶的人和平相处？”阿尔贝说。

“理由？是，我有理由，那就是……”美塞苔丝的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变红，但很快就又恢复成了一片苍白。

“是什么，您是担心我们会被他报复吗？”阿尔贝说。

美塞苔丝的身体哆嗦了一下，她盯着儿子，想要知道他说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这么说真是莫名其妙，你对基督山伯爵到底有什么成见，他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吗？三天前，你还和他在诺曼底度假，他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塞苔丝说。美塞苔丝看见阿尔贝自嘲地笑了笑，她就猜想到是怎么回事了。她有着一个女人的直觉，更有着一个母亲的直觉，她很了解儿子。

她把恐惧与悲哀隐藏起来，担心儿子发现了。阿尔贝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伯爵夫人接着说：“你来问我身体好不好，实话跟你说，我很不好。你最好还是待在这里陪着我，一个人待在房间让我觉得很压抑。”

“母亲，我非常愿意陪您，但是今晚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办。以后再来陪您好吗？”青年人说。

“好，你去吧，阿尔贝。我也不想用孝顺绑着你。”美塞苔丝叹息道。

阿尔贝假装没有听到母亲说的话，向母亲鞠了一躬，就出去了，并顺手关上。门刚被关上，美塞苔丝就叫来一个心腹仆人，让他去跟着阿尔贝，回来告诉她都看到了什么。然后她按了按铃，叫仆人进来服侍，她勉力支撑起虚弱的身子，梳洗整齐，准备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那个被派去跟踪的仆人完成任务并不难。阿尔贝回到卧室后，和往常一样，仔细地梳妆打扮了一番。

波尚在七点五十的时候来找阿尔贝，说他已经见过夏多·勒诺，夏多会在歌剧演出开始前到达。波尚与阿尔贝上了四轮马车，阿尔贝毫不顾忌地喊道：“去歌剧院。”一路上，他的情绪都很不稳定，在歌剧开演前，他们到达了歌剧院。夏多·勒诺已经来了，波尚告诉过他所有发生的事情，夏多·勒诺并没有劝阻阿尔贝，夏多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他只是告诉阿尔贝说他们永远是朋友。德布雷还没有出现，但阿尔贝知道他很爱凑热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在歌剧院里，阿尔贝四处溜达，直到歌剧开始了才进去观看。他想要是在外厅，或者楼梯上碰到基督山就好了。开演的铃声响起来，阿尔贝、夏多，还有波尚一

起来到他们的座位。阿尔贝一直紧盯着一个包厢，它刚好在两根廊柱之间，直到第一幕歌剧结束，那个包厢的门也没有打开。阿尔贝几乎看了一百次手表，第二幕开始时，那扇门终于打开了，穿着黑色礼服的基督山伯爵走了进去。

伯爵站在包厢前面的栏杆前，四处张望，莫雷尔站在他身后，想看看他的妹妹和妹夫在哪儿。没用多久，莫雷尔就在另一个包厢里看到了他们，向他们点了点头，打了一个招呼。

伯爵不经意间看到阿尔贝，注意到他脸色苍白，眼睛里含着怒火，见他这副神态，伯爵认为还是别看他为好，于是静定自如地坐下来，拿起望远镜看向别处。表面上，他没有注意阿尔贝，但实际上，阿尔贝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出他的眼睛。歌剧的第二幕已经结束，伯爵注意到阿尔贝和他的两个朋友离开自己的座位，往他的包厢走来。

伯爵预料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和莫雷尔继续高兴地说着话，但暗地里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门被推开了，阿尔贝走进来，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波尚和夏多也跟在后面进来了。

“晚安，马尔塞夫先生！我的骑士回来啦！”基督山伯爵喊道，声音里充满慈爱、热情，并不是普通的那种问候。伯爵的神情非常亲切，他很善于控制情绪。这个时候，莫雷尔才想起阿尔贝给他的信，信里除了让他到歌剧院来，其他就什么都没有说了，但他明白歌剧院里将有大事发生。

“阁下，我们是来听您解释的，不是来听您说这些漂亮话的，更不是来和您叙旧的！”阿尔贝说，他的声音颤抖着，仿佛是从咬紧的牙关里传出来。

“在歌剧院里跟人做解释？我孤陋寡闻，不太清楚巴黎人的习惯，但是我认为您提的这个要求不太合乎时宜。”伯爵说，他的声音很镇定，眼神很平静，这说明他一直在控制着自己。

“可是，有些人躲在家里，只因为他在洗澡，他在吃饭，或者他在睡觉，就拒绝接见客人。我们只好在哪儿遇到他就在哪儿提问题了。”阿尔贝说。

“阁下，见我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我没错的话，您昨天还在我家。”

“阁下，您没记错，我昨天是在那儿，因为那时我还没看清楚您的真面目。”阿尔贝说。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阿尔贝提高了自己说话的音量，让附近包厢，还有休息室里的人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一声争吵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阁下，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看起来，您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基督山说，脸上的表情异常平静。

“只要您知道，我是来报仇的，只要我明白，您有多么的仁义，我就十分清醒了。”阿尔贝怒吼着说道。

“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就算我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是我的包厢,只有我有大声说话的权力,您的嗓门太大了,请您出去!”基督山指着门,神态威严地说,“离开,这是我的包厢!”

“噢,离开,这是您的包厢!”阿尔贝一面说,一面用他那双颤抖的手揉搓着手套,基督山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好,我知道了,您是来找我决斗的,但是我有一句话要奉劝您,您千万要记好了!挑衅是一个坏毛病,它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起作用的。”基督山平静地说。

看到他们争吵,听到“马尔塞夫”这个名字,旁观者里发出了阵阵惊叫,小声地议论起来。从昨天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谈论马尔塞夫伯爵的事情。阿尔贝明白了伯爵是在故意暗示旁观者。他还来不及把他的手套摔到伯爵脸上,莫雷尔就迅速把他的手抓住了。波尚和夏多也害怕局面失控,就一起拦住了阿尔贝。

基督山仍旧坐着,他转过身,从阿尔贝紧紧捏着的手里,拽出那只手套,它已经被捏得皱巴巴的,还被汗湿了。“阁下,如果您扔给我一只手套,我会用它裹好一颗子弹,再还给您。现在,请您离开,不然的话,我的仆人就会把给扔出去。”伯爵说,他的语气十分庄严郑重。阿尔贝出去了,他的眼睛里含着怒火,神色狂乱,已经快失去理智了。莫雷尔关上们,基督山又拿起他的望远镜,继续欣赏歌剧,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的脸仿佛由大理石雕刻而成,非常冷峻,他的心似乎由青铜铸造而成,十分坚硬。

莫雷尔小声问伯爵:“您对他都做了些什么?”

“我吗?没做什么呀!至少是对他本人,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他这么愤怒,是因为他父亲的事情。”基督山说。

“他父亲的事情和您有关吗?”

“是海黛出庭做证,告他父亲叛逆罪的。”

“真的是海黛?我听人谈到过,但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和您一起出现在包厢的希腊女奴竟然是阿里总督的女儿,这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莫雷尔说。

“千真万确!是真的!”

“那么我知道了,刚才的挑衅是设计好了的。”莫雷尔说。

“这怎么可能?”

“阿尔贝曾经写信给我,说希望在歌剧院里见到我。他肯定是想让我见证您是如何受辱的!”

“大概是这么回事。”基督山神态自如地说。

“您打算怎么反击?”

“我向谁反击?”

“阿尔贝呀！”

“对他做什么？马西米兰，明天早上十点之前，他肯定会死在我手上！我说的这些话就像现在握着你的手一样确定无疑。”

莫雷尔感觉到基督山的手坚定而冰冷，他浑身哆嗦了一下：“啊，伯爵，阿尔贝的父亲很疼爱这个儿子！”

“在我面前，别再提阿尔贝！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痛苦。”基督山说，这是他头一回发火。

“伯爵！”莫雷尔惊呆了，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亲爱的马西米兰，我们来听杜普雷吧。”伯爵不让他往下说了。

莫雷尔只好不说话，他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都不顶用。阿尔贝出包厢的时候，舞台帷幕正拉起来，现在它又落了下去，这一场歌剧也已经谢幕。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请进！”伯爵说，声音平静如初。波尚走了进来。

“晚上好，波尚先生，请坐吧！”基督山说，仿佛他今晚还是第一次见到波尚。

波尚对伯爵鞠了一躬，说：“阁下，刚才陪马尔塞夫先生来，您已经见过我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一起吃了晚饭过来的。波尚先生，您比他稳重有礼，我感到十分高兴。”基督山微笑着说。

“阁下，阿尔贝向您发这么大的火，是他的不对。在这里我本人先向您道歉了。我想解释一下。关于您、海黛，还有亚尼纳的一些事情，我还有些话要说！您会给我这个机会，是吗？”波尚说。

基督山示意他别说了。“喏，我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基督山微笑着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波尚问。

“您当然愿意我是一个怪癖的人。在您眼中，我是一个曼弗雷特，我是一个勒拉，我还是一个罗思文勋爵。大家都对我形成这种印象的时候，您却想让我成为一个普通人，让我和平常人一样生活，然后您再破坏掉大家对我形成的印象，最后您让我作出解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波尚先生，说实话，这很可笑。”

“有时，一个人的良心会告诉他……”波尚傲慢地答道。

“波尚先生，您什么都不用说了。基督山伯爵只会听从自己的命令。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无论如何，我总是很成功。”基督山打断波尚的话说。

“对一个忠诚勇敢的人，您是不应该就这么打发掉的。我需要您有信誉的保证。”波尚说。

“阁下，我本人就是一个真实的保证！我们两个人都愿意抛洒热血，这就是我们互相给对方保证。您去转告您的朋友，明天早晨十点以前，我就可以知道他流的是什么颜色的血了。”基督山说，语气严厉而且异常冷静。

“那我只要办妥你们决斗的手续就行了吧！”波尚说。

“阁下，您去做什么，我不在乎。您实在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跑来打扰我听歌剧。在殖民地，人们决斗的时候用马枪；在法国的时候改用剑，或者手枪；在阿拉伯又是用匕首决斗。回去告诉委托您来的人，虽然我是接受挑战的一方，但为了与我古怪的形象相符合，他可以不必征求我的同意，任意选择武器。听清楚了，什么武器都可以，他就算想抽签我也答应，虽然我觉得这样愚蠢可笑。总之，他的任何选择我都全盘接受。这些对于我来说，根本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取得胜利的人一定是我。”基督山说，然后耸耸肩膀，接着说道，“我赢是肯定的，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答应和马尔塞夫先生决斗呢！他必死无疑，这是无法更改的。今晚给我送张字条，让我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决斗就好了。记住，我可不想等太长时间。”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明天上午八点，在万赛树林用手枪决斗。”波尚神情狼狈地说，他真不明白对方究竟是拥有超能力呢，还是傲慢自大，居然这么狂妄。

“很好，阁下，现在问题都解决完了！你们就让我好好地欣赏歌剧吧！转告您的朋友阿尔贝，今晚再来挑衅的话，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叫他回家养精蓄锐去吧！”基督山说。

带着惊愕，波尚离开了包厢。

“你来做我们的见证人，好吗？”基督山转过去对莫雷尔说。

“这当然没问题，我愿意为您效劳！伯爵，但是……”莫雷尔说。

“什么？”

“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作为见证人我有权力知道。”

“你的意思是不答应我？”

“不是。”

“事情的真相吗？莫雷尔，就是阿尔贝本人也不知道，他只是在盲目行事，只有上帝和我才知道真相。莫雷尔，有一点可以确定，上帝不仅了解真相，而且也站在我们这边。”

“您说这些我就放心了，谁做您的第二个陪证人？”莫雷尔说。

“莫雷尔，只有你和你的妹夫艾曼纽可以拥有这份光荣，我在巴黎认识的其他人还不配。艾曼纽会同意我的请求吗？”

“伯爵，我可以替他答应您。”

“好，我就想听到这句话。你们明早七点一起来找我，好吗？”

“一定来。”

“嘘！开始唱了！《威廉·退尔》这支曲子太美妙了，我一个音符都不想错过。”

第 89 章 夜

基督山伯爵和往常一样，一定要听到杜普雷兹把《随我来》这一曲唱完了，才会动身离开，因为那是杜普雷兹最有名的一首曲子，他不想错过。

莫雷尔已经站在门口了，他正等着与基督山伯爵告别，并再次保证说，明早他和艾曼纽一定准时到。伯爵面带微笑地听着他的保证，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自己的马车旁，他上了车，只用五分钟就到家了。

一进门，他就吩咐阿里说：“把那对象牙柄的手枪给我拿过来。”只要是认识他、了解他的人，看到他说这句话时的面部表情，就不会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了。阿里拿来枪，伯爵非常认真仔细地检查着他的武器，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支冷冰冰的手枪。基督山伯爵特地定做了这只手枪，专门用它在房间里练习打靶，只要轻轻一扳动扳机，子弹就会飞出去，周围的人谁也不会猜到，这是伯爵在练习打靶。他拿起枪，瞄准了一只小铁盆，伯爵把它看成了靶子。

就在这个时候，巴浦斯汀推开书房的门，走了进来。巴浦斯汀还来不及开口说话，伯爵就先瞅见一个头罩面纱的女人站在巴浦斯汀的身后。那女人一看到伯爵手里的枪，还有桌上放着的剑，就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房间。巴浦斯汀看到伯爵示意他离开，就带上门走了。

“我认识您吗，夫人？”伯爵问那个蒙面的女人。那个女人朝四周看了看，确信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于是双手合拢，仿佛跪下似的弯着身体，说：“爱德蒙，求你了，别杀我的儿子！”她的语气充满了绝望。

伯爵惊讶地后退一步，手枪不自觉地滑落下来，他低呼了一声：“马尔塞夫夫人，刚才，您说什么？”

“是你的名字！我在呼唤它，可能只有我还记得它！爱德蒙，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美塞苔丝，不是马尔塞夫夫人。”那个女人撩起面纱喊道，“伯爵，美塞苔丝没有死，她心里一直都记挂着你。还只是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没有见到你本人的时候，她就已经认出了你。爱德蒙，自从知道基督山伯爵就是你之后，她就一直关注着你的消息。用不着去向谁求证，就知道是谁在报复马尔塞夫先生，让他遭

受如此巨大的打击。”

“夫人,你说的是弗尔南多吧!既然你提起我们当年的名字,那么也用过去的名字来称呼他吧。”基督山说,语气中带着苦涩与讥讽。

美塞苔丝看到,当基督山说到弗尔南多时,流露出非同寻常的憎恨表情。她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爱德蒙,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有充分的理由让你别杀我的儿子。”

“夫人,是谁跟您说,我要杀您的儿子?”

“这只是身为母亲的直觉,是我猜出来的,没有谁跟我说过。今天晚上,我跟踪过他,在歌剧院里他都做过些什么,我很清楚。”

“夫人,如果您什么都看到了,想必您也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被弗尔南多的儿子羞辱了。”基督山平静地说。

“噢,请宽恕我的儿子吧!”

“如果不是我的朋友莫雷尔,把您的儿子拦住了,您儿子的手套可能已经摔在了我的脸上。”

“我的儿子已经猜到是谁在报复他父亲了,他认为是你造成了他父亲的不幸。”

“夫人,您没弄明白,那只是一种惩罚,不是一种不幸。您丈夫受到的是上帝的惩罚,不是我的。”

“爱德蒙,你为什么要以上帝的名义来报复他呢?上帝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你又把它们重新提起。你和亚尼纳,还有阿里总督又有什么关系?阿里·泰贝林被弗尔南多·蒙德戈出卖,你会因此损失什么吗?”美塞苔丝喊道。

“夫人,您说得很对,这一切和我无关,它们只是瓦西丽吉的女儿和出卖她父亲的人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曾经发誓,一定要为自己报仇雪恨的话,那么我报复的对象只是迦太罗尼亚人美塞苔丝的丈夫,一个叫弗尔南多的渔夫,而不是那个出卖阿里总督的人,或者什么马尔塞夫伯爵。”基督山说。

“啊,伯爵,因为命运,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现在因果循环,它以这么可怕的方式来复仇了。爱德蒙,是我没有足够的坚强,我害怕一个人孤单过日子,犯错的人是我,如果你必须复仇的话,就冲着我来好了。”美塞苔丝说。

基督山叹了口气说:“我离开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您会孤单?”

“爱德蒙,因为你被抓起来了,成了一个囚犯。”

“为什么我会被抓起来?为什么我会成了一个囚犯呢?”

“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美塞苔丝说。

“夫人,您的确不清楚,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现在可以把实情告诉您,就在

我要和您结婚的前一天，在瑞瑟夫酒家的凉棚底下，一个人写了一封信，一个渔夫帮他信寄了出去，写信的人叫腾格拉尔，而那个渔夫的名字就是弗尔南多，然后我就成了一个囚徒。”

基督山拉开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纸，纸张的色泽已经不像当初的样子了，上面的墨汁也变成了铁锈色，伯爵把它递给了美塞苔丝。这就是当年的那封信，由腾格拉尔写给检察官的告密信，后来基督山把它从爱德蒙·唐太斯的档案里取了出来。因为他假扮成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代理人，给了波维里先生二十万法郎，所以得到了这封信。美塞苔丝惊恐地读着信：

检察官阁下，我身为一名支持王室和教会的人士，向您报告……

“噢，我的上帝！这封信……”美塞苔丝的额头上满是汗水，她用手擦了擦。

“夫人，我可是用了二十万法郎才得到的，但是它物有所值。现在我可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了吧。”基督山说。

“这封信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

“夫人，然后我就被抓起来了，这些您都知道得很清楚。您不知道的是，我在牢房里呆了多久。您知道吗？这十四年来，我一直待在伊夫堡的一间黑牢里，一个离您不到一里的地方。十四年中，我每天都在告诉自己，我要复仇！我不清楚的是，您已经和陷害我的弗尔南多结婚了，我更不知道的是，我父亲已经死了，是被饿死的！”

“上帝还真是不公正啊！”美塞苔丝喊道，声音颤抖着。

“因为我做了十四年的囚徒，因为当我离开牢房后，听到了那两个可怕的消息，所以我要报复弗尔南多。我发誓要复仇，为了父亲的死，也为了美塞苔丝还活着，而且嫁给了我的仇人。”

“所有的事都是可怜的弗尔南多干的，您真的很确定吗？”

“夫人，我很确定。而且还有更无耻的事情，他是一个法国人，却背叛法国投靠了英国人；他有西班牙人的血统，可是他却参加了攻打西班牙人的战争；阿里对他有恩，可他不仅出卖了阿里，还杀了他。与他犯的这些罪相比，刚才那封诬告信简直不值一提。那只是一个情敌的阴谋，凭借这个阴谋，他终于如愿以偿，娶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那个女人也许会原谅他，但是本来要娶那个女人的人，却容忍不了这些。好呀！既然那个叛徒没有受到法国人的谴责，也没被西班牙人杀死，阿里已经死了，已经不能再向他复仇了，那么就由我来完成这件事吧！我被他出卖诬陷，我被他送进牢房，是仁慈的上帝把我从坟墓里救了出来，是上帝让我来惩罚这个罪恶滔天的人。所以，我来了。”

可怜的女人低下头，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手中，她实在是受不了了。身为人妻

的自尊使她遏制住了一个情人和母亲的情感冲动。她低下的额头都要碰到地毯了,这时伯爵跑上去扶起了她。她坐在椅子上,望着基督山伯爵的脸,那张脸很刚毅,流露着悲痛和仇恨的神情,这让她觉得恐惧。

“不让我向这个混蛋复仇?夫人,这绝对不可能,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我从生死边缘中拉了回来,就是让我来复仇的。”伯爵低声地说。

“爱德蒙,”那可怜的母亲说,“我叫你爱德蒙,你怎么不叫我美塞苔丝呢?”

“美塞苔丝!”基督山伯爵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美塞苔丝,嗯,是,你没说错,我仍然被这个名字吸引着。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声音呼唤你!噢,美塞苔丝!当我满心惆怅时,当我伤心难过时,我就用绝望的声音呼喊这个名字;在严寒的冬天,刺骨的北风呼啸而过,蜷缩在囚牢草堆里的我呼喊它;夏日来临,酷暑难耐,在监狱石板上的我,滚动着呼喊它。美塞苔丝,在这十四年里,我痛哭过骂过,我也诅咒过,现在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美塞苔丝,我一定要复仇!为了我自己,也为了这十四年的牢狱生活。”

基督山曾经非常爱她,面对她的恳求,他害怕自己会心软,所以就努力回想自己受过的苦难,他要让自己的心充满仇恨,这样他才会坚定地去复仇。

“爱德蒙,那么你就去报仇雪恨吧!你不应该在我儿子身上复仇,去找害你的人吧,你去报复弗尔南多,你来报复我吧!”这个可怜的母亲哭道。

“《圣经》里说过,父亲犯的罪过,会牵连到他的后代子孙。你看,上帝都这么预言,我为什么要比上帝还仁慈呢?”基督山说,“上帝万古永恒,人却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基督山双手紧抓自己的头发,长叹一声。

“爱德蒙,”美塞苔丝把手伸向伯爵,“这个名字,从你我认识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它,我也常常会想到它。爱德蒙,我的朋友,你在我的心中美好而高贵,别去打破这个印象好吗?爱德蒙,我经常向上帝为你祈祷,如果你能听到那些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可你知道我心中是多么希望你还活着吗?是呀,我以为你死了,我还以为他们随便把你的身体扔到一个放囚犯死尸的洞里,或者把你的尸体埋葬在了阴森森的塔底,所以我伤心地哭了。爱德蒙,我只能为你祈祷,为你痛哭,除此之外,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十年来,每天晚上我都做着同样的一个梦,我梦见你要逃跑,梦见你假装成另外一个囚犯,你爬进了一个装尸体的口袋里,在伊夫堡的城墙上,被活生生地扔了下去。你撞到了岩石上,我听到了你的惨叫声。惨叫声让上面的人知道有活人扮成了死尸,他们就把你杀死了。哦,爱德蒙,我可以发誓,以我儿子的生命发誓,这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人在岩石顶晃悠,但究竟在做什么,我也说不明白。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尖叫声中醒来,我的身体一片冰冷,不停地颤抖着。爱德蒙,噢,请你相

信我！就算我有罪，我也已经受到了惩罚！”

“如果是您的父亲在您离开时去世，您会是什么感受？您深爱的女人嫁给了别人，又是什么滋味？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等死，您又会觉得怎么样？”基督山双手深埋进头发喊道。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的人，要杀死我的儿子。”美塞苔丝说，她的语气充满绝望，神情万分痛苦。

基督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失声痛哭起来。勇猛的狮子终于被驯服了，复仇者暂时放下了心中的仇恨。他说：“我还能怎么办呢？还要杀死您的儿子吗？不，他的性命保住了！”

美塞苔丝又惊又喜，甚至高兴地叫了起来，这让基督山伯爵感动不已，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很快，眼泪就消失了，也许，上帝觉得这些眼泪比古萨拉特和奥菲尔那儿最美丽圆润的珍珠还要珍贵，就派来一个天使，收走了这些眼泪。

美塞苔丝抓起伯爵的手，亲吻道：“噢，谢谢，爱德蒙，非常感谢！现在你和我梦中的你一样高贵善良了，你不愧是我深爱着的人。噢！我这样说没关系吧！”

“这样说很好，您爱不了爱德蒙多久了。死了的人终将躺在坟墓里，幽灵也应该待在属于它的黑暗里。”基督山说。

“爱德蒙，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美塞苔丝，既然您让我去死，我就听从您的吩咐好了！”

“死！谁让你去死了？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在歌剧院众目睽睽之下，在我朋友的面前，在您儿子的朋友面前，我答应了决斗。我现在宽容大度地不杀他，您儿子会认为是他的胜利所得。我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呢？除了您，美塞苔丝，我最爱的就是我自己了。我十分看重我的尊严以及一种掌控他人的力量，我把那种力量看得比生命还重，但您毁了它们，所以我只好选择死亡了。”

“爱德蒙，你已经宽恕我儿子了，不举行决斗不行吗？”

“一定要举行，但死的人是我，不是您儿子。”基督山庄重地说。

美塞苔丝失声惊叫起来，她冲向基督山，但马上又停住了脚步，她说：“爱德蒙，我们都信仰上帝，既然见到你活得好好的，我就愿意真心实意地相信你说的话。我的儿子现在需要你的宽恕，所以我会更相信你。你说我的儿子不用死，是吗？”

“夫人，是的，他不用死。”基督山说。美塞苔丝如此冷静地接受了他的牺牲，他感到很意外。

美塞苔丝把手伸向伯爵，望着他，眼睛里一片湿润：“爱德蒙，你多么高贵，多么高尚啊！你同情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人，多么崇高呀！唉！时间没能摧毁

我的容颜,但忧伤却使我变老了。我的微笑不再甜蜜,我的眼神不再纯真,你不会再把目光在美塞苔丝身上长时间停留了。啊,爱德蒙,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我再跟你说一次,当一个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她的回忆也充满忧伤时,她该有多么伤心啊!但只要她还活着,就一切都没有结束,现在我心中的激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还没有了结!噢!爱德蒙,我重复说一遍,你宽恕了我的儿子,这种行为非常高尚,非常伟大!”

“美塞苔丝,您现在说我高尚,如果您知道了我为您做出了多少牺牲,您又会说什么呢?如果上帝在创造了人类,消除了一切混沌的状态之后,他忽然停止了这项创世工作,只因为他害怕天使会为了人间的罪恶而伤心流泪;如果一切已经万事俱备,一切已经欣欣向荣,一个人正要欣赏自己的成果时,上帝却带走了光明,把他做的一切都踹到了永恒的黑暗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也许你才能明白我做出的牺牲,不,即使在那时您也未必有深刻的体会。”

美塞苔丝望着伯爵,脸上充满了惊讶以及崇拜之情。

基督山把脸紧埋在滚烫的双手里,仿佛心中担负了太多的包袱,他的脑子实在是受不了了。

“爱德蒙,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美塞苔丝说。

伯爵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笑容。

“爱德蒙,也许以后你会明白,即使我的脸色不再红润,我的眼神不再灵动,我的容颜不再美丽,总之,美塞苔丝的外表变老了,但是她的心从来没有变过。再见了,爱德蒙。我再次与你相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高贵,一样伟大。我不会再祈求上帝了。再见了,爱德蒙!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美塞苔丝接着说。

伯爵没有说什么。他现在精神很痛苦,很恍惚。复仇的希望全没了。还没等他在这种情绪中走出来,美塞苔丝就打开书房的门,离开了。

当马尔塞夫夫人的马车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行驶时,钟声敲响了,时间已是凌晨一点。钟声惊醒了基督山,他抬起头来。

“我真傻,我既然已经决定复仇,为什么还这么心软呢!”

第 90 章 决斗

美塞苔丝离开之后，基督山只觉一片凄凉，他现在无法思考，因为十分疲惫，他那活跃的头脑以及他的身体都麻木了，进入了睡眠状态。

他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她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手指这么一指，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厦就全盘崩溃了吗？我可是小心翼翼、辛辛苦苦地准备了很长时间啊！在伊夫堡的黑牢里一文不值的我的身体，我花费了多少心思，才让它变得伟岸起来，我为它自豪，可明天它就要化为泥土了吗？唉！肉体死了，我并不惋惜！它将会在泥土中得到安息！命运凄惨的人不都是这么希望的吗？法利亚出现在我的黑牢里时，我不也想着绝食而死吗？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对我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不，我并不害怕生命的消失，我怕的是复仇计划的毁灭。为了它，我花了多少心血呀！现在它却要毁于一旦了。原以为上帝会赞成我的复仇大业，但现在看来，我错了。上帝并不同意我这么做！复仇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我仿佛背起的是整个世界。曾经我背着它艰难前行，我以为我能把它背向终点，但事实上，它还是太重了，我不得不在中途放下它！啊！我有十四年生活在绝望里，我又在复仇的希望里生活了十年，这些使我十分信仰上帝。难道我应该再次向命运低头吗？这都是因为我的心苏醒了过来。它以前只是麻木了，并没有死去，我不想让那个女人痛苦伤心，所以我让步了！”

伯爵一想到美塞苔丝那么冷静地接受了他的牺牲，他就十分郁闷：“一个高贵善良的女人，不应该看着我去送死而不顾啊！现在我可是正当盛年啊！一定是母爱，或者是母性才让她如此疯狂，不顾一切了！过分的美德催生了罪恶！不，她会挡在我们中间，用身体来阻止我们决斗，她一定设想好了这幅动人的场景。现在想想这个举动很崇高，可在决斗场上，它就显得幼稚可笑了。”想到这里，伯爵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这是他的自尊心引起的，他接着说：“这一切的确很荒唐！我也是一个荒唐的笑话！别人会耻笑我，不，与其那样，还不如死了算了！”

伯爵认为他答应美塞苔丝宽恕她的儿子，就等于是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他把这样的想法无限放大，觉得自己又可悲又可怜。他大叫起来：“蠢！蠢！蠢！我

怎么这么大方,把自己的身体送给别人去做靶子。阿尔贝不会认为我的死是自杀。为了我的名誉和自尊,我应该让大家都知道,是我自己放弃生命的,那只强有力的手本来是用来对付别人的,现在它却指向了我自己。对,我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知道我做出的牺牲!”基督山拿起笔,并打开书桌上一只隐蔽的抽屉,从中抽了一张纸出来。

那张纸是他的遗嘱,现在他还得往上添点东西,要把自己的死因解释清楚。他抬起头说:“噢,上帝啊!我这是在为您和我的荣誉着想,十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您派来的复仇使者。我要让马尔塞夫、腾格拉尔、维尔福这些混蛋知道,他们还是会受到惩罚的,只是惩罚到来的时间延期了一点。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能逃脱,惩罚也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设下天罗地网。一切只是时间长短快慢的问题,因为上帝要惩罚他们,他们是逃脱不了的!”

伯爵幻想着这些可怕的场景,十分伤心。这时天空露出了鱼肚白,天就要亮了,他手下的那张淡蓝色的纸也变得明亮起来。突然,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叹息,那是一种喘不过气的声音。他回过头,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发现人。那种声音又传了过来,很清晰,伯爵这次很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他站起来,悄悄地走过去把客厅的门打开,他看到海黛躺在一把椅子上,两只手向下垂着,头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她本来是站在门口等着伯爵出来,可伯爵总也不出来,她的身体虚弱,实在支持不住,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开门的声音很轻,并没有吵到她。

基督山伯爵看着她,眼睛里一片爱怜。“美塞苔丝始终记得自己有个儿子,我却忘了自己的女儿。”他难过地摇了摇头,“可怜的孩子!她想要见我,想要劝阻我,她已经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她为我担心了。噢!我不可以就这样抛下她去死,我应该给她找个能照顾她的人。”

他回到座位上,继续写道:“我的两千万遗产,留给我以前的东家马赛船商莫雷尔的儿子,马西米兰·莫雷尔。他现在是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队长。如果他觉得应该帮助一下他的妹妹尤莉和妹夫艾曼纽,他有权转赠给他们一部分财产。在基督山的岩洞里,藏着两千万财产,岩洞的秘密,贝尔乔图很清楚。如果马西米兰还没有喜欢的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他娶亚尼纳总督阿里的女儿海黛为妻。我和海黛情同父女,感情深厚,我剩下的财产将由海黛继承,它们包括我在英国、奥地利以及荷兰的土地和年金,还有我在各处的别墅和里面的物品,除了赠给莫雷尔的两千万以及留给仆人的遗产以外,这笔财产一共还值六千万。”

当他写到最后一个字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他吓了一跳,手一松,笔掉了下去。

“海黛,你看到我写的东西了吗?”他问。

当阳光照到海黛脸上时,她就已经醒了。她的脚步声很轻,伯爵并没有发觉她就站在身后。

“噢,大人,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遗嘱呢?您的财产,为什么都要给我呢?您要去哪?”她说。

“好孩子,我要出一趟远门,”基督山说,他的神情很忧郁,但是充满温情,“如果我遇到不幸……”伯爵说不下去了。

“您说什么?”海黛用一种庄严的语气问。

伯爵吃了一惊,他从没有听她这样说过话。“嗯,如果我遭遇不测,”基督山说,“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幸福快乐。”

海黛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大人,如果您真死了,就让别人来接受您的财产吧!”她撕碎那份遗嘱,随手撒掉了,紧接着她无力地倒在了地上。这一次,她是昏倒,而不是睡着了。

伯爵弯腰抱起海黛,她那张纯洁的脸此刻十分苍白,眼睛紧闭着。她就这样静静地、毫无活力地躺在基督山的怀里。伯爵忽然想到:她对他的感情,也许不只是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伯爵难过地说:“唉!我本来也是可以幸福地生活的。”他抱着海黛回到她的房间,让女仆好好照顾她。然后又回到书房,这一次他关上了门。他重新抄写了一遍遗嘱。他听到前院里有马车驶进的声音,当时他就快要抄好了。基督山站在窗子前,看到是马西米兰和艾曼纽来了。“好呀!时候到了。”他把遗嘱装进信封,用火漆封好。

不一会儿,客厅里传来脚步声,基督山走过去亲自打开门。莫雷尔已经等候在客厅里了,他早到了二十分钟。

“伯爵,也许我来早了。实话跟您说,我和我的家人一夜没睡。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我就放心了。”他说。

基督山被感动了,他拥抱了莫雷尔一下。

“莫雷尔,你这么真诚地关心我,我非常开心。艾曼纽,早上好!莫雷尔,你们准备好陪我一起去了吗?”伯爵说。

“您担心我们不去吗?”莫雷尔说。

“如果是我错了……”

“昨天阿尔贝挑衅您,我一直注视着您的表情,晚上回去后我还在回想着您那坚定的神情,我得出结论,您一定是正义的一方,要不然您的表情不可能那样镇静。”

“莫雷尔,你和阿尔贝是朋友吗?”

“伯爵，我们只不过是认识而已。”

“您是同时认识我和阿尔贝的。”

“不错，我都已经忘记这回事了，幸亏您提醒我。”

“莫雷尔，谢谢！”伯爵按了按门铃，阿里进来了，“喂，这是我的遗嘱，把它交给我的律师。莫雷尔，等我死了之后，再把它打开。”

“您胡说什么！死？”莫雷尔说。

“是呀，我应该先做好这些准备。我的朋友，我们昨晚分开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

“我去了托尔托尼俱乐部，如我所料，我遇到了波尚和夏多·勒诺。我得坦白，我是专门去找他们的。”

“你为什么要去呢？事情不是已成定局了吗？”

“伯爵，您听我解释。这件事的确很严重，也没有办法避免。”

“您以前不这么认为吗？”

“不是，阿尔贝在众目睽睽下向您发出的挑战，您不可能不答应。现在全城的人都在议论这次决斗。”

“那又如何？”

“嗯，我希望换一下决斗的武器，子弹可是不认人的。用剑来决斗，好吗？”

“他们答应了吗？”基督山急切地问，他心里燃起一丝希望，别人却猜测不到他的这个心思。

“你的剑术太厉害了，他们不同意。”

“谁告诉他们的？”

“剑术老师，您曾经打败过的那个。”

“你没有劝说一下他们吗？”

“他们很坚决地否定了我的提议。”

“莫雷尔，你知道我的枪法怎么样吗？”伯爵说。

“不知道。”

“嗯，现在时间还早。就让你看看我的枪法吧！”基督山在靶板上钉上一张梅花 A，拿起那把象牙柄的手枪，开了四枪，梅花的四瓣依次被打掉了。

每一次枪响之后，莫雷尔都要惊讶一次，脸色都变白了。他发现基督山打出的子弹非常小，简直还没有绿豆大。“太不可思议了。艾曼纽，快来看呀！”他说，然后又转过去对基督山说，“伯爵，想想仁慈的上帝吧！想一想阿尔贝可怜的母亲！别杀他，求您了！”

“你说得不错，可是我不信上帝啊！”

听到基督山这么说,莫雷尔哆嗦了一下,他说:“伯爵,您是接受决斗的一方。”

“是这样,你想说什么呢?”

“您可以先开枪。”

“由我先打吗?”

“是!这是我努力争取到的。我们对他们够宽容了,他们也应该做一点让步。”

“我们相隔的距离是多少?”

“有二十步。”

伯爵阴森地笑了笑,他说:“莫雷尔,刚才我的枪法你也看到了,记好了!”

“除非您那个时候严重发挥失常,否则阿尔贝难逃一死。”

“失常?”基督山说。

“我的朋友,发挥失常也许是您的仁慈,您简直是个神枪手。我想跟您说一句话,这句话如果是跟别人说就显得很蠢了。”

“什么话?”

“别杀死他,只是把他的胳膊打伤。”

“莫雷尔,告诉你,你不用为阿尔贝的性命担心,他会活得好好的,可以平安地和他的两个朋友离开,至于我……”伯爵说。

“至于您?”

“我就完全相反了,会横着回来。”

马西米兰情不自禁地大喊:“不,这不可能!”

“亲爱的莫雷尔,我会被阿尔贝杀死。”

莫雷尔望着伯爵,眼神里尽是疑惑:“伯爵,昨天晚上还有事情发生吗?”

“就跟布鲁图斯在菲利普之战的前一天晚上一样,我也见到了一个幽灵。”

“那个幽灵……”

“他说我要死了。”

马西米兰和艾曼纽非常惊讶,互相看了看。

基督山看了看表:“说好的是八点,现在七点过五分了,我们出发吧!”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停在门口。基督山伯爵、马西米兰和艾曼纽一起走向马车。基督山经过走廊时,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听了听房里的动静。马西米兰和艾曼纽走在前面,他们好像听到基督山伯爵叹了一口气,房里也传来低低的哭泣声。

他们到达约定的地方时刚好八点。莫雷尔从车窗里探出头说:“我们到了,还比他们早。”巴浦斯汀跟着伯爵一起来的,他神情异常恐惧地说:“主人,请您原谅!那边树林底下,我好像看见有一辆马车停着。”

“是啊,我也看到了,好像是两个正在等人的年轻人。”艾曼纽说。

基督山跳下马车,身体灵活轻快,他又伸手去扶他那两个朋友下车。马西米兰双手握住伯爵的手说:“一个人在性命攸关的时候,手还是这么坚定有力,真是太好了,我非常高兴看到您这样。”

基督山把莫雷尔拉到艾曼纽身后不远处,问道:“马西米兰,你有心上人了吗?”

莫雷尔看着基督山,感觉非常惊讶。

“亲爱的朋友,这是你的私人事情,我并不想干涉。但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你就把答案告诉我吧!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了。”

“伯爵,有一个年轻女孩,我很喜欢她。”

“非常喜欢?”

“为她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又没希望了!”伯爵叹了口气,轻声说道,“海黛真可怜呀!”

“伯爵,说实话,如果不是我这么了解您,还真会觉得您害怕了呢!”

“想到我要丢下一个人,我才叹气。莫雷尔,告诉你,一个军人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我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游走在生死的边缘,是生是死,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莫雷尔,别惊讶。如果说我刚才表现得很软弱,那么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客厅,我们应该像绅士那样走出去,我的意思是,弯腰鞠躬,礼貌客气地出去,这才是我们的体面,我们的尊严。”

“您说得很对!您的枪呢?”

“我没有必要自己带枪,那几位先生会给我准备好的。”

“我去问一下他们。”莫雷尔说。

“不要求他们什么,只是问问。你明白吗?”

“我知道,您不用担心。”

莫雷尔向波尚和夏多·勒诺那边走去,他们见他来了,就迎了上来。三位年轻人虽然算不上热情,但十分客气地相互鞠躬示意。

“朋友们,请原谅,我想冒昧地问一下,马尔塞夫先生呢?”莫雷尔问。

“今天早上,他派人来通知我们,让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夏多·勒诺说。

“是这样啊!”莫雷尔说。

波尚拿出表看了看,对莫雷尔说:“还不算晚,才八点过五分。”

“哦!您别误会,我没有说什么。”莫雷尔回答。

夏多·勒诺插话说:“看,有一辆马车过来了。”

从大路上,一辆马车向他们这边空地上驶过来了。

“两位朋友,你们应该带了手枪。基督山伯爵没带武器,他决定不用自己的

手枪。”莫雷尔说。

“伯爵这么客气，我们早就料到了。我把八九天前买的几支手枪带来了，是特意为了这次决斗预备的。它们还没有用过，您看，崭新的，想要试一下吗？”波尚说。

莫雷尔鞠了一躬表示感谢：“波尚先生，您说这些手枪马尔塞夫先生没有用过，我相信您说的。”

“两位，我很确定，那马车里没有马尔塞夫，是弗兰兹和德布雷！”夏多·勒诺说。

这时，这两个年轻人正向他们走过来。

“朋友们，你们怎么来了？”夏多·勒诺与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

“今天早上，阿尔贝派人去请我们来的。”德布雷说。

波尚和夏多·勒诺互相看了一眼，都感到很奇怪。

“也许我明白他的用意了。”莫雷尔说。

“是什么？”

“昨天下午，马尔塞夫先生给我写过一封信，请我去歌剧院。”

“他也给我写了这样的信。”德布雷说。

“我也收到了那封信。”弗兰兹说。

“我们也是。”波尚和夏多·勒诺也说。

“他让你们先观看挑衅，再来看决斗。”莫雷尔说。

“说得对，他肯定是这么想的。”那几个年轻人说。

“阿尔贝已经迟到十分钟了。他在做什么，我们来了，他自己却不到。”夏多·勒诺说。

“看，他来了。他骑着马，后面还跟着一个仆人。”波尚说。

“我嘱咐过他多少遍了，他怎么还这么粗心，居然骑着马来跟人决斗。”夏多·勒诺抱怨道。

“还有你们看，他戴了一个大领圈，穿了一件敞胸上装，还有一件白背心，他干脆在胸口做个标志算了，那样就更简单省事了。”波尚说。

阿尔贝一会儿就骑到了离这群年轻人不远的地方，他跳下马，把缰绳扔给仆人，走了过来。苍白的脸色，红肿的眼睛，很明显，他一夜没睡。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很忧郁，他可是很少露出这种悲哀神情的，他说：“各位朋友，你们都来了，我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这么拿我当朋友，我十分感激。”

马尔塞夫走过来的时候，莫雷尔往后退了退，但还是站在一个不远的地方看着。

“莫雷尔先生，我也要对您说一声谢谢。您还是过来吧，人多热闹些。”

“阁下，也许您还不清楚，我现在是基督山伯爵的见证人。”莫雷尔说。

“我不能随便肯定您是，但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这儿让人尊敬的人越多越好，我非常高兴。”

“莫雷尔先生，您去告诉基督山伯爵一声吧！就说马尔塞夫先生和我们在哪里恭候他大驾光临。”夏多·勒诺说。

莫雷尔正要传话去，波尚也正要从马车里取出装手枪的盒子，这时阿尔贝说：“各位，等等！我想和基督山伯爵聊几句。”

“我们需要回避吗？”莫雷尔问。

“阁下，不用。我就在大家面前说。”

阿尔贝的证人们相互看了看，都一脸惊讶。

弗兰兹和德布雷小声议论起来。这个意想不到的插曲，让莫雷尔很高兴，他要去告诉伯爵这件事情。在一条偏僻安静的小路上，他看到了伯爵，他正在和艾曼纽散步。

“他想跟我说什么？他应该没有什么新点子来激怒我了吧！”基督山说。

“我看未必。”莫雷尔说。

马西米兰和艾曼纽陪着伯爵向那边走去，伯爵的神情很平静，十分从容，而阿尔贝呢，脸上愁云密布，他们的面部表情真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阿尔贝和那四个年轻人也朝伯爵他们走过来。阿尔贝和伯爵在他们之间还有三步距离时，都没有再往前走了。

“各位，请注意！我现在向伯爵说的每一句话，请你们都仔细听好了。也许，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之后，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其他人也想知道我今天说了些什么，你们就告诉他们好了！”阿尔贝说。

“阁下，请讲！”伯爵说。

“伯爵阁下，以前，我认为您没有资格去惩罚马尔塞夫先生，因为我觉得他在伊皮涅的所作所为与您无关，但是后来我才明白，您是有这种资格的。我不是由于阿里总督被弗尔南多·蒙德戈出卖了，才觉得您有惩罚他的权力，是因为您被渔夫弗尔南多出卖，还有它导致的种种后果，您因此所受的种种苦难，所以我要公开说，向我父亲复仇，您有这个资格。身为他的儿子，您没有采用更加毒辣的方式复仇，我要表示感谢！”阿尔贝说，刚开始，他的声音微微发颤，但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

这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所有人没有料到会是这个局面。阿尔贝说的话，让他们万分惊讶。基督山的眼睛慢慢向天空望去，脸上的表情万分感激。从罗马强盗那里，他知道了阿尔贝脾气十分暴烈，对于他今天竟然这样忍气吞声，伯爵

感到很奇怪。后来他才明白是由于美塞苔丝的关系。他弄清楚了，昨天晚上，对于他作出的巨大牺牲，心地善良的她为什么没有去拦阻。她早就料到今天会是这样的局面了。

“阁下，如果您现在接受了我的道歉，就请向我伸出手吧！您没有犯过错，身上都是美德。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知错就改，那也是一种美德，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您却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有一个天使，她从天国来到我们中间，她可以拯救我们中的一个人从死神手中逃脱，虽然她不能让我们成为朋友，哎，这一点已经命中注定了，但至少我们会彼此尊重对方。”阿尔贝说。

基督山的眼睛湿润了，嘴微微张开，他伸给阿尔贝一只手。阿尔贝握了一下，脸上带着敬畏的神情。

“各位，基督山伯爵已经宽恕我了。我昨晚太莽撞了，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是很容易犯错。昨天是我的错，现在我也做出了补救。我这样做是听从良心的呼唤，我希望外界不要觉得我很懦弱。如果大家都对我形成了那样的错误认识，”他挺了挺胸，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继续说道，“我也会让大家改变对我的看法。”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现在这个局面弄得我们很尴尬。”波尚问夏多·勒诺。

“刚才，阿尔贝的行为十分高尚，一点儿也不可耻。”夏多·勒诺回答。

“这是怎么了？马尔塞夫先生的名誉被基督山伯爵破坏了，他的儿子竟然认为那是理所应该的！如果我的家庭里经历了十次亚尼纳事件，那么十次我都会要求决斗，这是我必然的反应。”德布雷对弗兰兹说。

基督山伯爵低着头，两臂无力地垂着。二十四年的往事，一幕幕在他脑海中不断重现，都要让他眩晕了。他想的不是阿尔贝，不是波尚，也不是夏多·勒诺，不是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个，他脑海中出现的是那个勇敢的女人。

她请他饶了她的儿子，他为了她也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现在呢，她却把自己家庭的秘密公之于众，救了他的性命。她付出的代价是，她的儿子可能会因此恨她。伯爵轻声说：“真的有上帝啊！现在我确信了，我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第91章 母与子

基督山伯爵向那五个年轻人鞠了一躬，他脸上的笑容很压抑，也很庄严，然后他就和马西米兰、艾曼纽坐马车走了。只有阿尔贝、波尚还有夏多·勒诺留了下来。阿尔贝神情坚定地看着波尚和夏多·勒诺，似乎他只是想知道，对于自己刚才的行为，这两位朋友是怎么看待的。

“亲爱的朋友，我说的可是实话，我要祝贺你。这件事十分复杂，这样解决很出人意料。”波尚说，不知道是真出于感动，还是做做样子。

阿尔贝静静地思考着，沉默不语。夏多·勒诺只是用他那根很有弹性的手杖，拍打着自己的皮靴，没有发言。见大家都不说话，夏多·勒诺打破沉默说：“回去吧？”

“好，我们走。走之前我还要祝贺一下马尔塞夫先生，今天他骑士风度十足，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这样的行为在现在很少见了！”波尚回答。

“说得不错！”夏多·勒诺说。

“他这么强的自控力，真是不多见！”波尚又说。

“当然！我可不行！”夏多·勒诺说，他说话的态度很冷淡。

阿尔贝插进来说：“两位朋友，也许你们并不知道，基督山伯爵和我之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那件事非常严重。”

“这很有可能，但是其他人理解不了你的这份宽容大度，最终你会发现，你必须费尽心力地去解释这件事。我是你的朋友，我必须劝你一句，还是出去走吧。到一些理智看待名誉的地方去，你可以去那不勒斯，可以去海牙，也可以去圣彼得堡。巴黎人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儿的人可不这样。你就在那些地方隐姓埋名，安静地住几年。等巴黎人逐渐淡忘这件事情之后，你再回来。夏多·勒诺先生，您觉得我说的对吗？”波尚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张旗鼓的决斗，如今就这样偃旗息鼓，等待你的只有这条路了。”夏多·勒诺说。

“谢谢你们这么为我着想，我会按照你们说的去做的。并不是因为你们劝我离开法国，我就这样做，实际上，我早就有此打算了。谢谢你们做我的陪证人，你

们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多的话，我却只记住了这个，我将会把你们的友情永远铭记于心。”阿尔贝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夏多·勒诺和波尚相互望了一眼，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马尔塞夫道谢的口吻很决绝，如果继续谈下去，大家都会感到难堪。

“阿尔贝，再见！”波尚突然说，把手漫不经心地伸给阿尔贝，但阿尔贝没有注意到这只伸过来的手，他现在还处于恍惚的状态当中。

“再见！”夏多·勒诺说，他把那根拐杖拿在左手，用右手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

“再见。”阿尔贝说，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但他眼睛里传达出来的意思却很明显：他的心中饱含怒火，却极力压制着；他蔑视那些讥讽的话，所以态度傲慢；他今天的行为宽容，内心里却无限愤慨，这些情感交织在眼睛里，汇成了一首情感复杂的诗。

朋友们都离开了，只留下阿尔贝一个人静静地、郁闷地呆着。突然，他把仆人系在树上的马绳解了下来，跨上马，朝着巴黎的方向，迅速地跑走了。只用了十五分钟，他就回到家里。

下马时，他仿佛看到父亲那张苍白的脸就在卧室的窗帘后面，阿尔贝长叹一声，走进自己的房间。回房后，他仔细地看了看房间里的华丽陈设，这些东西不知给他小时候带来了多少欢乐，也带给了他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看着那些画像，画像上风景的色彩，似乎更加绚丽明亮了，画中也似乎在微笑。他把母亲的画像从镜框里取了出来，卷好，而那只镶金边的空框子，依旧留在了原来的地方。然后，他把东西都整理了一下，其中有土耳其武器，它们看起来非常漂亮；有英国枪，做工十分精致；还有来自日本的瓷器；装了很多小首饰的玻璃杯；以及一些铜器艺术品，它们上面都刻有“费乞里斯”或“巴埃”这些名字。他还认真检查了一下衣柜，把钥匙都插在了锁孔里。他把书桌的抽屉打开，把自己身上的钱全掏出来，扔了进去。他把珠宝箱里的珠宝以及古董等玩意儿也全都扔进了抽屉。最后，他还要列一张详细的财产清单，并把它放在人们最容易发现的地方。他叫仆人不要进来，可是在他正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仆人还是来了。

“找我有什么事？”阿尔贝说，虽然仆人不请自到，他很生气，但是他的语气中更多的是悲伤。

“先生，对不起！您吩咐过要一个人待着，可是刚才马尔塞夫伯爵派人来叫我去。”仆人说。

“那又如何？”阿尔贝问。

“去见伯爵之前，我得先来见您。”

“为什么要先见我？”

“伯爵可能已经知道，我今早陪您去决斗了。”

“是呀，他也许知道了。”

“伯爵既然叫我去，就一定会问我今天早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呢？”

“把你看到的都告诉他。”

“跟他说决斗取消了吗？”

“你告诉伯爵，就说我向基督山伯爵表示过歉意了。就这么去说吧！”

仆人向阿尔贝鞠了一躬，就出去了。阿尔贝继续列他的财产清单。当他做完这件事的时候，吵闹的马蹄声，还有车轮滚动引起的窗户震动声，吸引了阿尔贝的注意。他走到窗户跟前，看到父亲要坐车出去。伯爵的马车离开之后，大门依旧敞开着。

阿尔贝向母亲的房间走去，没有等仆人通报，他就一直走进了她的卧室。在卧室门口，他先停留了一会儿。他看到的，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一样，这让他十分痛苦。他们母子心有灵犀，此时美塞苔丝在房间里，做着和阿尔贝同样的事情。一切都已经收拾好了。房间的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她的首饰珠宝，她的衣服衣料，还有她的钱。伯爵夫人正在认真地把钥匙都汇总收集起来。

阿尔贝目睹这一切，他完全清楚母亲的意图，于是他大喊了一声，冲过去搂住了母亲的脖子。如果有画家能捕捉到这对母子脸上的表情，那他这幅画一定相当了不起。阿尔贝决意离开时，并不感到害怕，现在看到母亲也这样，他一时不知所措了。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他问。

“你又做了些什么呢？”她回答。

“噢，母亲！您和我不同，我可以离开，您却不能有这样的打算。我回来，是要最后再看一眼家的样子，也是为了和您说再见！”阿尔贝喊道，他已经激动得不能说话了。

“我也要离开了，如果我没猜错，你会和我一起走，对吗？”美塞苔丝说。

“母亲，我不能让您和我一起去外面吃苦。我以后的生活，没有爵位，也没有财产，在我能挣钱糊口之前，我需要靠向朋友借钱来维持生活。亲爱的妈妈，我马上就要去找弗兰兹借钱，来应付现在必要的开支了。”阿尔贝坚决地说。

“你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竟然还要受穷挨饿，你这么说，我离开的决心会动摇的。”

“母亲，我决心已定，不可能更改了。我现在还年轻，身体也很强壮，最重要

的是我很勇敢。昨天的经历让我明白,意志力可以带来强大的力量。母亲,虽然有些人处境极其艰难,但他们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他们还能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功名利禄。上帝打碎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就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梦想。我见识到了这种力量!从现在起,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要和过去的一切决裂!我甚至还要放弃我的姓,母亲,您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吗?您的儿子不要这样一个令人屈辱的姓!”阿尔贝说。

“我的孩子,如果我够坚强,我也会这么跟你说的。这些话,我虽然没能够说出来,但是你具有的良知,使你说出了这番话。就按照你想的去做吧!阿尔贝,暂时别和你的朋友们联系了,但你不要因此对世界充满绝望。你还年轻,而且心地善良,的确,只有纯洁无瑕的姓才配得上你,接受我父亲的姓——埃雷拉吧。阿尔贝,我相信,无论你以后做什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让埃雷拉这个姓氏大放异彩,到那个时候,这段痛苦的往事只会使你更加成熟。不管天公作不作美,我都会这样充满希望,因为它们将会是我以后的生活中唯一的亮色了,我就剩这么点指望了。当我走出这座房子的大门时,死神就在前面等着我了。”美塞苔丝说。

“亲爱的妈妈,我的愿望和您的一样,我会为它努力奋斗的!上帝是很生气,但他不会惩罚我们。我是清白无辜的,而您是这样的善良纯洁。既然我们已经决定好了,就立即开始行动吧。半小时前,马尔塞夫先生就出去了,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免得又要跟他解释半天。”阿尔贝说。

“阿尔贝,我可以出发了。”美塞苔丝说。

阿尔贝迅速跑到街上,叫来了一辆出租马车。坐着马车,母子俩离开了这个家。阿尔贝想起,在圣父街上,有一所小房子要出租,房子里家具齐全,那所房子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暂时可以先安顿在那儿,于是阿尔贝叫马车去圣父街。

马车到达了目的地,阿尔贝正要下车,一个人跑过来,把一封信递给了他。

那个来送信的人,阿尔贝认识,他是基督山伯爵的管家贝尔图乔,他对阿尔贝说:“这封信是伯爵给你的。”

阿尔贝接过信,拆开看了一遍。当他要找贝尔图乔时,那位管家已经离开了。阿尔贝看完信后哭了,胸膛激动地起伏着,他把信交给了美塞苔丝,一声不发。

美塞苔丝把信读了出来:

阿尔贝:你是怎么打算的,我心里很清楚,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的用心。你离开了家,带着你的母亲一起离开了本属于你们的家,这些都是你的自由选择,没有人可以干涉。但是,阿尔贝,你仔细考虑一下,你欠母亲的情,仅仅凭一颗孝顺的心就可以偿还了吗?你可以

去艰苦创业,去迎接一切暴风雨,但是不要让你的母亲也跟着受苦。她的一生已经够不幸了!她本来不应该遭受现在这份痛苦的。苦,应该让那些有罪的人自己去受,不应该牵连到这个无辜的女人。我知道,你们离开家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拿。不要管我是如何知道的,总之,我知道了就行了。阿尔贝,我要跟你说,二十四年前,我回到家乡,那时的我骄傲而快乐。我有一个未婚妻,她是一个让我痴迷的可爱姑娘。在外面,我辛苦积攒了一百五十枚金币,我要把它们全送给我心爱的姑娘,这是我特意要送给她的礼物。大海变化万端,人间的事情也是变幻莫测的,所以我就把金币埋了起来,埋在了我父亲住过的房子的小花园里,那所房子就在马赛的海兰巷,你的母亲也知道那所房子。

前不久,我到马赛的时候又去看了那所老房子。在那里,我又想起了许多伤心往事。晚上,我带了一把铲子来到花园,找到当年埋金币的地方,在那棵依旧美丽的无花果树下,它们静静地躺着。阿尔贝,这些金币我本来就是要送给我的未婚妻,让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现在,在这个不幸的时刻,它又可以实现它当初的价值了。本来,我可以给她无数的金钱,但是我却只给了她这当初的一百五十枚金币,我的良苦用心,希望你能明白。阿尔贝,你心地宽容仁厚,但也许因为骄傲,或者仇恨,你拒绝我的帮助,而去祈求他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告诉你,由于你父亲的迫害,有个人的父亲死于恐惧和饥饿之下,那个人想要帮助你的母亲,你却断然拒绝,你这样就太残忍了。

阿尔贝静静地站着,脸色很苍白。他要等母亲看完这封信之后,再决定怎么做。美塞苔丝抬起头,望着天空,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简直无法形容。她说:“我接受他的帮助。把钱赠送给我,这是他应有的权力。我要带着这些钱财去修道院!”

美塞苔丝把那封信装好,放进了怀里。她挽起儿子的手臂,从容地下了马车,或许,连她自己也想不到,自己的步伐会这么的坚定。

第 92 章 自杀

当时,基督山伯爵已经回到了巴黎城里,同行的还有艾曼纽和莫雷尔。一路上他们感到非常愉快。艾曼纽坦白承认自己是个博爱主义者,所以,当他看见和平代替战争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莫雷尔不像自己的妹夫艾曼纽那样兴奋,他坐在马车的一角,一言不发,但仍然能看出他心底的快乐。

在上伦城栅口,他们遇到了基督山的管家贝尔图乔,他一动不动地守在那儿,远远望去像个站岗的哨兵。基督山把头伸出去,低声嘱咐了几句,管家转身走了。

马车走到王家广场的时候,艾曼纽扭头对伯爵说:“我等会儿得回家,免得我太太再为我们两个担忧。”

莫雷尔说:“要不是担心我们庆祝胜利,会引人笑话的话,我一定会请伯爵到我们家去做客的,但是伯爵现在心里肯定很难过,他那颗颤抖的心也需要别人去抚慰。所以还是让我们的朋友立刻回家去吧,暂时离开我们一会儿。”

基督山说:“我可不这样认为,你们不要同时离开我。艾曼纽,你回去看你可爱的太太,并代我向她问好,请莫雷尔陪我到香榭丽舍大街吧。”

马西米兰说:“我乐意跟你一起走,在那里有件事我可以顺便处理一下。”

艾曼纽问:“我们等你吃早餐吗?”

马西米兰马上答道:“不用了。我会自己解决的。”

艾曼纽下车后,莫雷尔关好门,马车继续往前走。“你看,我给你带来了多好的运气,”车厢里只剩莫雷尔和伯爵时,莫雷尔说,“你不这样想吗?”

“是的。”伯爵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刚才那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什么事情?”

“就是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是的。你说得对,是有些不可思议。”

“我知道阿尔贝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曾经与人决斗过两次,为什么您能使他放弃今天早晨的决斗呢?”

基督山微笑着说：“是的。他非常勇敢，我曾见过，当匕首悬挂在他头顶上的时候，他还能安然睡觉。这次阿尔贝能放弃决斗，还是你的功劳呢。”

“还好阿尔贝不是一名服役的宪兵。”

“什么意思？”

莫雷尔摇摇头说：“在决斗场上向敌人表示歉意！”

伯爵温和地说：“来，莫雷尔，不要像一般人那样存着偏见！我知道阿尔贝绝不可能是一个懦夫。像今天这种行为，他肯定有他自己的特殊原因，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需要更勇敢的信念。”

“也许吧。不过，他今天可比不上以前勇敢。”

伯爵换了个话题说：“愿意一起吃早餐吗，莫雷尔？”

“不，十点钟我就要走。”

“那想必是有人约你一起吃早餐了？”

莫雷尔摇摇头，然后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伯爵说：“莫雷尔，你需要找个地方吃早餐。这对你有好处。”

“我不愿意去。”

“哦！忧愁能破坏你的胃口，但我认为你非常高兴，可见不是因为忧愁；今天早晨，你告诉了我你的心事，我相信是因为爱才使你没有胃口的吧。”

莫雷尔快乐地答道：“嗯，伯爵。我承认你说得对。”

“你还没有把那件事全部告诉我呢，马西米兰！”伯爵着急地说

“伯爵，就像今天早晨对你说的那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找一颗心。”

伯爵听他这样说，不再说什么，只把他的手递向莫雷尔。

“嗯！”莫雷尔继续说，“这颗心去了遥远的森林，或者它要到另外更遥远的地方，不管它到哪里，我必须找到它。”

伯爵从容地说：“去吧，去吧，亲爱的朋友，但如果你遇到了麻烦，别忘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影响，我非常愿意去帮助所有我亲近的人，希望给他们带来幸福。而我是爱你的，莫雷尔。”

那青年人说：“我会记得这些话的。就像一个自私的孩子在陷入困境时，总会想起他们的父母一样。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会来找你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很远的，伯爵。”

“那么，再会了。”

“后会有期。”

马车停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基督山伯爵打开车门，贝尔图乔正站在阶沿上等他。莫雷尔跳到路上，很快就没了影。

基督山急忙问贝尔图乔：“怎么样？”

“她马上就要离开家了。”

“她儿子呢？”

“他的随从弗洛朗丁觉得他一定会离开的。”

“跟我来。”说着，伯爵把贝尔图乔带进书房，写了我们上面看到过的那封信，交给了这个管家。

“快去，”伯爵急切地说，“顺便告诉海黛，说我回来了。”

突然门口有人说话：“我在这儿。”原来是海黛。事实上，她一听见马车的声音，就立刻跑过来了，当她看见伯爵归来的一刹那，愉悦的光芒顿时绽满了整张脸。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海黛在看见基督山的那一刻，无法掩饰她内心里埋藏的对基督山的所有爱意和喜悦。像一个女儿找到她心爱的父亲，也像一个情妇看见她钟爱的情人。相反，基督山则没有明显表达他的喜悦。在忍受过长期的痛苦分离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心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当他突然看见海黛，就仿佛遇到了甘霖，在吸收过爱的芬芳后，他的外表反而平静下来。基督山开始认为，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两个美塞苔丝，这是他长期无法相信的一件事情，如果它是真的，他或许还有机会重新拥有幸福。正当他想要去探寻海黛那双迷人的、潮湿的、隐藏着很多东西的眼睛时，房门突然被人打开了。伯爵皱了一下眉头。

“马尔塞夫先生前来拜访！”巴浦斯汀这样说道，仿佛报出马尔塞夫的名号就是让伯爵原谅似的。果不其然，伯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

“哪一个，”基督问，“是子爵还是伯爵？”

“伯爵。”

海黛不禁失声喊道：“天呀！他怎么来了，事情难道还没有了断吗？”

基督山握着海黛的手，安慰她说：“别再为这个担心了，我心爱的孩子。”

“可是，来的是邪恶的……”

“没关系，他伤害不到我，海黛，只有他的儿子才让人担心。”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我的主人。”

基督山笑了一下，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海黛的头上说：“海黛，请你相信我，我以死去的父亲的名义向你保证，不幸的事一定不会降临在你身上！”

“我相信。你就是我心中的上帝！”海黛说着，额头轻轻地靠在伯爵身上。伯爵望着这个纯洁而美丽的姑娘，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海黛的心也在剧烈跳动，他想：“噢！也许上帝又重新允许我恋爱了。”

基督山伯爵一边领着海黛走向一座暗梯，一边对巴浦斯汀说：“让马尔塞夫先生先到客厅里去，我很快就过来。”他也许早就知道会有这样一次拜访。

曾经,美塞苔丝也像阿尔贝那样,列过一张财产目录表。美塞苔丝在卧室整理珠宝,锁上抽屉,收集钥匙时,一个苍白而阴险的面孔正透过走廊的那道玻璃门偷偷观察她。马尔塞夫夫人对此没有丝毫察觉。全部看清楚后,那个人直接走进了马尔塞夫伯爵的卧室,双手颤抖着,拉开了朝向院子窗口的窗帘。他在那儿站了十分钟,一言不发,独自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声。这十分钟对他来说是漫长的煎熬。

这时,阿尔贝从约会地回来了,他发现父亲站在一道窗帘后面等他。看着阿尔贝回来,马尔塞夫眼睛瞪大了:他知道基督山伯爵曾被阿尔贝毫不留情地羞辱过,这种羞辱必然会引起一场殊死的决斗。阿尔贝的回来也就意味着基督山伯爵一定遭受报复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快乐从马尔塞夫阴暗的脸上一闪而过,犹如太阳消失在云彩里,洒落在坟墓前的最后一丝光芒。

马尔塞夫在房间等了很长时间,没等到儿子进来叙述胜利的经过。在决斗以前,儿子不见自己的父亲,马尔塞夫能理解。但是现在父亲的耻辱已经扫清了,儿子为什么不过来?这似乎说不过去。马尔塞夫开始派人去找阿尔贝的仆人。阿尔贝对他的仆人吩咐,不必向马尔塞夫伯爵隐瞒任何真相。

十分钟后,马尔塞夫将军出现在台阶上:系着军人的领结,身穿黑衣黑裤,戴着黑手套。他走到台阶的最后一级,马车已经驶出来,停在旁边等着他了。随行的男仆将那件军人大衣放到了车子里,那里面裹着两把长剑。随即男仆关上车门,坐到了车夫的旁边。将军急切地说:“快!香榭丽舍大街,基督山伯爵府。”

马车五分钟后停在了基督山伯爵家门口,车还未停稳,马尔塞夫将军就已经打开车门,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样迅速跳到阶沿上,按响了门铃。男仆紧跟着,他们一起进了门。

马尔塞夫将军焦急地站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走了几个来回后,一转身,发现基督山已经在站在了门口。

“哦!原来是马尔塞夫先生,我还以为听错了。”基督山平静地说。

“你没有听错,就是我!”将军的声音有些发抖,几乎有些听不清楚。

“这么早有幸让马尔塞夫先生来访,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今天早晨我儿子和你有一场决斗,对吗?”将军问道。

“那件事您知道了?”

“我还知道我儿子和你拼死决斗,有着充分的理由。”

“确实,他有足够的理由在决斗中杀死我,但他并没和我决斗。”

“他应该为他父亲的名誉复仇,扫清全家蒙受的奇耻大辱。”

“不错,先生,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基督山说话时,脸上有种可怕的平静。

“那一定是你向他做了一些解释,并且还给他道了歉?”

“我什么也没做,倒是他向我道了歉。”

“这是什么原因?”

“也许他认为有人比我的罪过更深重。”

“这人是谁?”

“他的父亲。”

将军脸色苍白,语气低沉下来。“也许是吧,但一个有罪的人,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的罪行的。”

“正如我所料。”

将军大喊道:“你认为我的儿子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

“不,阿尔贝先生绝对不胆小怕死!”

“他就是一个懦夫!握着剑,面对他的敌人竟然不敢决斗,不是胆小怕死是什么?即使他在我面前,我也会拿这些话当面斥问他。”

“先生,原来您这么大早来访,是为了对我说这些家庭琐事。可是,我不爱听,请您回家去吧,您的儿子阿尔贝先生或许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伯爵冷冷地说。

将军笑了一下,不过笑容很快消失了:“我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我来是要告诉你:你也是我的仇敌!我好像很早就认识你,从一开始,我就本能地憎恨你。既然现在我的儿子不肯与你决斗,那就我来与你决斗。你同意吗,先生?”

“我知道这件事迟早都要来!”

“你准备好了吗?”

“我早已准备好了,先生。”

“好的,我一定会和你决斗到最后一刻!”将军的脸上呈现出狂怒的表情。

基督山点了点头,重复道:“最后一刻。我答应你。”

“开始吧。我们用不着什么证人。”

基督山说:“是的,用不着。我们之间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你错了,”将军说,“我和你并不熟悉。”

“是吗?在滑铁卢开战之前有个逃跑的宪兵叫弗尔南多,后来他以中尉的身份在西班牙充当了法军的向导和间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推测:这个弗尔南多就是法国贵族院议员马尔塞夫中将?”基督山的口气依旧出奇地冷淡。

顿时,这些话像是一块烧热的铁烙在了将军的身上,他跳起来狂喊道:“噢,浑蛋!我知道你把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和你决斗时,你列举我的耻辱来激怒我,你这恶棍!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智慧看透了我过去的生活。不,你认识我,可我却不明白你这个巴黎的基督山伯爵和意大利的水手辛巴德是什么来头。在马赛又叫什么,哦,我忘了。当然,还有若干个我不知道的名字。但是,我的罪过,比起你这个

满身戴着金银珠宝和穿着华丽外衣的基督山伯爵来说,我认为那要光荣得多。现在,我只想知道你的真实名字,当我用剑杀死你的那一刻,我可以用它来称呼你。”

基督山伯爵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苍白,眼睛里露出了可怕的光芒,这光芒似乎可以将人置于死地。他冲进更衣室,敏捷地换下了领结、上装和背心,穿上短褂,黑长的头发露在水手帽外面。他走出来,直盯着地看着将军,将军被看得有些害怕,不停地后退,浑身颤抖,腿软了下去,最后靠在一张桌子上。

“弗尔南多!我是有很多个名字,但是你用不着一一知道。我只需告诉你一个就行了。看着我这样的装扮,或许你已经猜到我的名字了,这个名字,时常让你感到害怕,不是吗?虽然我以前经历过万千磨难和痛苦,但是现在,因为你,我又变得年轻了。我相信,这张熟悉的面容,自从我的未婚妻美塞苔丝嫁给你后,你在梦里都可以常常看见!”基督山伯爵大喊。

将军不由得头往后仰,双手摊开,一言不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可怕的“基督山伯爵”。他退到墙上,身子贴在了上面。突然发出了悲鸣的声音,凄厉地叫喊道:“爱德蒙·唐太斯!”

将军的身子从墙上滑将过去,从门口退出,步伐踉跄地奔过门廊和庭院,跌落在随行的仆人怀里,用微弱不清的声音说:“走,回去。”

一路上,清凉的空气,加上男仆的注意所引起的羞愧,使将军逐渐恢复了理智,但这是短暂的,随着家门的临近,痛苦再次回到了他的身上。在离家门不远的地方,将军下了车,他惊奇地发现府邸的前门大开着,中央停着一辆出租车。将军恐惧地望着这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奇怪现象,他不敢向别人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径直朝自己的卧室跑去。

这时,有两个人从楼梯上下来,将军连忙躲到楼梯旁边的一个小间里,他听见有人说:“来,母亲。勇敢些,这个家已经不值得留恋了。”原来是阿尔贝扶着美塞苔丝的胳膊一起要离开家。

将军站在门帘附近,他甚至可以感觉到阿尔贝说话的热气,还有美塞苔丝的衣服擦过的声音。随后,说话声渐渐远去,脚步也跟着消失了。

将军的身体一下子僵硬了,他痉挛地抓住门帘,发出非常可怕的呜咽声。不一会儿,他听到了车夫的喊声和马车铁门的关闭声,车子的滚动声似乎连门窗都要振动起来。他跑进卧室,想再看一看,在这个世上,他唯一爱过的两个人。可是,马车径直朝前走,没有回头的意思,车窗外,也没有露出他们中的任何一张脸,他们彻底地抛弃他了,连个告别或者说是原谅的目光都没有给他。

马车越走越远。突然,屋子里传出一声枪响,一缕暗淡的轻烟从那扇被枪声震破的窗户里冒了出来。

第93章 瓦朗蒂娜

莫雷尔匆忙离开基督山伯爵以后，就往维尔福家走去。现在还有半个多小时去走五百多步路，因此莫雷尔不急不缓地走着。之所以急于离开伯爵，他是想独自思索一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现在去了就会打扰瓦朗蒂娜伺奉诺瓦蒂埃吃早餐的孝心。他可以每个星期去两次，这是诺瓦蒂埃和瓦朗蒂娜同意的了。现在，他要用上这份特权了。

莫雷尔到达时，发现瓦朗蒂娜正在等着他。她一看见莫雷尔，就立即奔过来，神情焦躁和慌乱地抓住莫雷尔的手，将他带到了爷爷的面前。

瓦朗蒂娜这种失常的导火索就是马尔塞夫事件。歌剧院的事情已经人人尽知了。维尔福家族心里都明白，这件事情，只有通过决斗来解决。瓦朗蒂娜本能地感觉到莫雷尔就是基督山的证人。莫雷尔一向勇敢，更何况，他对伯爵有着深厚的友谊，他怎么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瓦朗蒂娜急切地向莫雷尔询问决斗的详细过程，莫雷尔向她叙述了所有他知道的细节，她听完后，才知道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结果。莫雷尔望着他心爱的人，在她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高兴和欣慰。

“现在，”瓦朗蒂娜说着对莫雷尔做了个手势，请他在老人旁边坐下，她自己则坐在小矮凳上，“马西米兰，谈谈我们两个人的事吧。爷爷曾经计划过一段时间，和维尔福先生分开，搬出去住。这事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我非常赞成爷爷的想法。”

“现在爷爷他又想这件事情了，你还赞成吗？”

“我当然赞成。但是，现在为什么诺瓦蒂埃先生又要离开？”

诺瓦蒂埃望着孙女，想用眼光暗示她，让她不要说出来，但是瓦朗蒂娜没有注意到爷爷的眼神，她正满脸笑容全身心地看着莫雷尔。

“噢！我相信不管是什么原因，诺瓦蒂埃先生搬出去自有他的理由。”莫雷尔说。

“是的。爷爷说圣奥诺路的空气对我的身体不好。”

“你应该听爷爷的话,他说得有道理,我发现最近半个月来,你的健康状况越来越让人担忧了。”

“我最近是有点儿不好,但是应该没大问题,爷爷做了我的贴身医生,他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我信赖他。”

“这么说,你真的生病了,瓦朗蒂娜?”莫雷尔急切地问。

“哦,别担心,我没有病,我只是稍微有些难受,没有胃口,觉得胃老在不停地翻来翻去,好像有什么东西需要消化一样。”

“这种还没有查清楚的毛病,怎么办呢?”

诺瓦蒂埃一字不漏地听着瓦朗蒂娜说话。

瓦朗蒂娜说:“哦,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每天早晨,爷爷会让我服一匙他给我配的药。当然,这是一开始的,现在已经加到四匙了。爷爷说这能治百病。”说着,她笑了笑,但她的笑容里露出了忧郁和痛苦的表情。陶醉在甜蜜爱情里的马西米兰静静地看着她,她看上去更美了。她的眼睛变得比以前明亮,但是她的脸色显得愈加没有血色,手也变得有些蜡黄了。

马西米兰把目光从瓦朗蒂娜那里移开了。他看了看诺瓦蒂埃先生,老人正担忧地望着瓦朗蒂娜,心里在为孙女这些原因不明的病症感到非常愁苦。这些病症不易察觉,但马西米兰也像诺瓦蒂埃先生一样,开始感觉到了。

莫雷尔说:“我想你现在吃的四匙药,开始是给诺瓦蒂埃先生的药吧?”

瓦朗蒂娜说:“是的。这药非常苦,喝完它,再去喝别的任何东西,这种苦味好像都不能消除。”

诺瓦蒂埃用惊讶的神色望着孙女。

“就是这样的,爷爷。它太苦了,就在刚才到你这来之前,我喝了半杯糖水,但我只喝了一半。那感觉太糟糕了。”

诺瓦蒂埃脸色发白,他想说话。瓦朗蒂娜马上从凳子上站起来,想去拿字典。诺瓦蒂埃看着孙女,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焦虑神色。瓦朗蒂娜的面颊变得通红,血从头部涌到脸上来了。

“喔!真奇怪,我这是怎么了,我觉得我看不清东西了,好像是太阳的亮光刺到了眼睛。”瓦朗蒂娜大声说道,显出很高兴的样子,靠在了窗口边上。

诺瓦蒂埃的表情让莫雷尔非常不安,他连忙向瓦朗蒂娜奔了过去,焦急地说:“可现在没有太阳啊。”

瓦朗蒂娜笑了一下,说:“没事,别着急,马西米兰。一会儿就好了,你们听,怎么院子里有马车的声音?”她麻利地打开爷爷的房门,立即跑到走廊的窗口边,一会儿,她又赶紧跑了回来。

“腾格拉尔夫人和她的女儿过来拜访了。我得赶紧离开这里，不然，仆人会到这儿来找我的。一会儿见，马西米兰，你别走，待在爷爷身边，我向你保证，不留她们，我会很快过来的。”瓦朗蒂娜急急地走了。

莫雷尔看着瓦朗蒂娜离开房间，关上房门，听着她走上一座小楼梯。那座楼梯，可以通向维尔福夫人和她的房间。等瓦朗蒂娜的脚步声消失后，诺瓦蒂埃示意莫雷尔把那本字典拿来。莫雷尔马上把词典拿了过来，瓦朗蒂娜曾经教过他，所以不多一会儿，他就学会了怎样弄懂老人的意思。不过，尽管莫雷尔知道怎么做，但因为先要把每一个字母背出来，再一一查找，所以花了十分钟，才译出诺瓦蒂埃的话：“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去，把房间里的玻璃杯和玻璃瓶拿过来。”

莫雷尔立即拉响了铃，将那个接替巴罗斯的仆人唤了过来，以诺瓦蒂埃的名义吩咐了他。仆人很快回来了。但是，玻璃杯和玻璃瓶都是空的。诺瓦蒂埃示意他有话要说。莫雷尔赶紧背字母，五分钟后，译出了诺瓦蒂埃的话：“瓦朗蒂娜说她只喝了一半。为什么玻璃杯和玻璃瓶是空的？”

仆人说：“我不知道，但是瓦朗蒂娜小姐的女仆就在房间里。也许瓶子是她倒空的。”

“去问问是不是她倒的。”莫雷尔说，这回不用翻译了，他已经从诺瓦蒂埃的目光中理解了他要说什么。

仆人出去后，很快就回来了：“瓦朗蒂娜小姐到维尔福夫人那儿去时，正好经过她自己的卧室，因为口渴，就进去把她喝剩的那一半水喝完了。玻璃瓶里的水，被爱德华倒到池塘里去了。”

诺瓦蒂埃抬头起来，望着上天，他的神情就像个孤注一掷的赌徒一样。过了一会儿，老人的目光便久久地盯在房门上，身体一动也不动。

瓦朗蒂娜和继母维尔福夫人的房间排列在同一层上，中间恰恰隔着爱德华的房间。瓦朗蒂娜之所以经过自己的房间，是因为她要到维尔福夫人的房间里去，维尔福夫人就在这里接见腾格拉尔母女。

在上流社会，学会观察别人的脸色是人人都必备的本领。维尔福夫人当然也不例外，腾格拉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进入客厅，她们脸上带有什么重大消息需要宣布的神气，立刻就被维尔福夫人察觉到了。彼此间行完礼后，维尔福夫人便陪同腾格拉尔母女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瓦朗蒂娜进来了，于是又行了一次礼。

“亲爱的朋友，”腾格拉尔夫人说，“我之所以把欧热妮带来，是为了最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女儿与卡瓦尔康蒂王子将于近期内完婚。”

那位出身平民的银行家腾格拉尔执意要用“王子”的头衔。他觉得这个头衔

比子爵听起来更有气派。

“那就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吧，卡瓦尔康蒂王子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绅士。”维尔福夫人恭维道。

“说来不怕你笑话，”腾格拉尔夫人笑吟吟地说，“卡瓦尔康蒂王子在表面上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咱们法国人一眼就能够看出这是一位意大利或者德国的绅士。其实他没有什么架子，他的心地高尚而又善良，感情也很细腻，至于财产嘛，他非常富有。腾格拉尔先生也这样表示过。”

“夫人，您得再加一句。说您对这位年轻人抱着极大的仰慕之情。”欧热妮一边翻着维尔福夫人的画册，一边笑着说。

“那么，”维尔福夫人说，“难道你不是怀着同样的仰慕之情吗？”

“噢，这你可弄错了，夫人！我生性不乐意把自己锁在家庭琐事里，或者把我的时间花在迎合一个男人的喜好和哀怒上面。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艺术家，让灵魂和身体成为一体。”欧热妮用素有的果断口气回答道。她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坚决，使得旁边的瓦朗蒂娜脸上出现了红晕。对于柔弱羞怯的瓦朗蒂娜来说，似乎不能理解欧热妮这种坚强的性格。

欧热妮继续说道：“如果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都得结婚的话，那么我真应该感谢上帝，是它取消了我与阿尔贝先生的婚约。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忙，现在这个名誉恶臭的人就已经是我的丈夫了。”

“可不是嘛，如果不是马尔塞夫老拿不定主意，欧热妮早就成为阿尔贝先生的夫人啦。马尔塞夫将军巴不得结成这门亲事，他甚至到我们家亲自跟腾格拉尔先生说。幸好这亲事没有结成。”腾格拉尔夫人天真地说道。这种语气虽然经常出现在平民百姓的谈话中，但在显贵的妇人之间却也听到了。

“可是，为什么父亲的罪过一定要转移到儿子的身上呢？我觉得，马尔塞夫将军的罪过与阿尔贝先生是没有关系的呀。”瓦朗蒂娜胆怯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朋友，”欧热妮毫不客气地说，“不管怎样，阿尔贝先生是咎由自取，我听人说，他昨天在歌剧院里向基督山伯爵提出了决斗，可今天早晨，他竟然在决斗场上向伯爵道了歉。”

“啊，这怎么可能呢？”维尔福夫人说。

“这怎么不可能，这事千真万确！德布雷先生说，道歉时他就现场。”腾格拉尔夫人又以那天真的口气说。

瓦朗蒂娜无精打采地听着她们的谈话，什么也没说，尽管她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她的思绪飘到了诺瓦蒂埃先生的房间里，那儿莫雷尔正在等着她。这时，腾格拉尔夫人伸过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瞬间，她就像触电似的吓了一跳，从

飘远的思绪里惊醒过来。

“你怎么了？亲爱的瓦朗蒂娜，我想你大概是病了。”腾格拉尔夫人说。

“您说我吗？”年轻的姑娘说着，摸了摸自己发烫的额头。

“对，我说的就是你，去镜子边照照吧，你的脸色在一分钟里变了三四次，一会儿红一会儿又白。”

“是啊，快去瞧瞧吧，你的脸色非常苍白。”欧热妮喊道。

“哦，别担心，欧热妮。像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有好几天了。”

瓦朗蒂娜虽然不善于心计，但是她也明白这会儿正是离开的好机会。况且，维尔福夫人也说：“瓦朗蒂娜，赶紧去休息一会儿吧。你生病了，她们会原谅你离开的。去喝杯水吧，对恢复你的精神有好处。”

瓦朗蒂娜站起身来，在欧热妮的手背上吻了一下，走到腾格拉尔夫人跟前行了礼，然后走出房间。等她离开房间以后，维尔福夫人说：“这柔弱的孩子！她真让我不放心，我真担心她要出什么意外。”

这时，瓦朗蒂娜处于一种奇怪的亢奋状态中，但是她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径直穿过自己的房间，来到那座小楼梯跟前，在上到最后三级楼梯时，她听见了莫雷尔的声音。突然，她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脚踩空了，身体撞到了墙上。听到声音，莫雷尔急忙打开房门，只见瓦朗蒂娜躺在楼梯平台上。莫雷尔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到房间里的一张扶手椅上。

瓦朗蒂娜睁开眼睛。“瞧，我笨手笨脚的，”她兴奋地说，“也许我是太糊涂了，竟然忘了还有三级楼梯要走。”

莫雷尔着急地说：“你受伤了吗？瓦朗蒂娜，我真希望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瓦朗蒂娜往周围看了看，发现爷爷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非常惊恐的神色。她勉强笑着说：“别担心，爷爷，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只是突然间感到有些头晕。”

“天哪，又感觉头晕了！”莫雷尔使劲搓着手说，“瓦朗蒂娜，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情，我求求你要当心呀！”

“没事的。你别紧张，我已经好多了。现在，听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就在这星期，欧热妮小姐要举行婚礼，三天以后就会有一场隆重而盛大订婚筵席，我猜父亲、维尔福夫人和我，应该都会被邀请的。”

“噢，这么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空来准备我们之间的事呢？瓦朗蒂娜，爷爷总是听你话的，你想想办法，请他早点答应吧。”

“你的意思是让我催促和提醒一下爷爷吗？”

“没错，天哪！你快点想想办法吧。只要你还没有属于我，瓦朗蒂娜，我总是

觉得你随时会离开我。”莫雷尔用力喊道。

瓦朗蒂娜的身体战栗了一下，神经质地说道：“说实在话，马西米兰实在不配穿这身军官的衣服，他的胆子实在是小得可怜，我听人说，军人是从来不知道害怕的。哈！哈！哈！”她发出一阵尖利而痛苦的笑声，手臂在不停地痉挛和抽搐，头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变得毫无声息了。

诺瓦蒂埃从他的眼睛里吐出了惊恐的喊叫。莫雷尔赶紧拉铃，瓦朗蒂娜房间里的女仆和那个接替巴罗斯工作的男仆立刻跑了进来。

瓦朗蒂娜脸上毫无血色，手脚冰凉，看不出一点生气，两个仆人立即被这种恐怖的气氛给惊住了。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一起冲到过道上大声呼救。

腾格拉尔夫人和欧热妮这时正要起身离去。她们完全明白了这片嘈杂的原因。

“天哪，被我说中了！可怜的孩子！”维尔福夫人大声说。

第94章 真相

这时,从维尔福先生的书房里,传来了惊恐的喊声:“发生什么事了?”

莫雷尔用目光询问诺瓦蒂埃怎么办,老人这时已经镇静下来,他用目光示意莫雷尔躲进他上次去过的那间屋子。莫雷尔拿起帽子,刚刚跑进屋子,外面就传来了检察官的脚步声。维尔福冲进来,跪向瓦朗蒂娜,一把将女儿抱在了怀里。

“快,叫医生!去请阿夫里尼先生!”维尔福大声喊道,“算了,我自己去。”说完,他冲了出去。

莫雷尔从另外一扇门又冲了出来。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圣梅朗夫人突然去世的那个晚上,他听到过维尔福与医生的一场谈话。现在,瓦朗蒂娜的症状和巴罗斯临死前是相同的,尽管程度稍轻,没那么吓人。与此同时,莫雷尔想起了基督山伯爵的话,就在两小时前,伯爵曾说过:“不论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莫雷尔,都只管来找我,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莫雷尔想到这里,立即奔出大门,跑向香榭丽舍大道。

维尔福先生乘着出租马车,急匆匆地到了阿夫里尼医生的门前。他使劲猛拉门铃,开门的仆人看到他惊恐的神情,不由得吓了一跳。维尔福先生什么也不解释,径直往楼上跑去。仆人认识他,在他后面大声说道:“主人在书房里,检察官先生!”

维尔福一把将门推开,冲了进去。

“噢!”阿夫里尼医生惊讶地说,“维尔福先生?”

“上天又开始惩罚我家了!”

“出什么事情了,谁又病倒了吗?”医生外表淡然,但内心却被震住了。

维尔福痉挛地揪着头发,狂喊道:“是的!有人倒下了!”

阿夫里尼看着维尔福,好像在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一切都会来的。”随后,他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两句话来:“是谁又倒下了?是谁又要到上帝的面前,再次指控您我的软弱无能?”

维尔福的心头迸发出一阵悲伤,他走到医生跟前,抓住医生的胳膊,呜咽地

说道：“是瓦朗蒂娜！瓦朗蒂娜病倒了！”

“是您女儿！”阿夫里尼失声喊道。

“啊，事情就是这样糟糕。去看看她吧，在她临死的病床前，请她原谅您曾经对她有过怀疑吧。”维尔福喃喃地说。

“您每次来告诉我，总是太晚了，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肯定要去看看的。赶紧走吧，先生，可不能浪费时间了。”

“这次，您不会再责备我软弱了，我一定会找出凶手，将他送上法庭。再也不会对他心慈手软。”

“快点走吧，先生。先想办法把她救活，以后再考虑报仇的事情吧。”

马车载着维尔福先生和阿夫里尼医生疾驰而去，与此同时，莫雷尔也按响了基督山伯爵的门铃。伯爵正待在书房里，专注地看着贝尔图乔刚才送进来的一封信。听到来访的是离开不到两小时的莫雷尔，伯爵惊讶地抬起了头。他发现莫雷尔的脸色非常惊慌和痛苦，心想肯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伯爵立即站起身来，走到莫雷尔跟前。“出什么事情啦？”他问，“马西米兰，你的脸色这么惨白，额头都在冒汗。”

莫雷尔猛然跌倒在椅子上。“是啊，”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来得很急，我有事情要告诉您。”

“家里一切都好吗？”伯爵关切地问。

莫雷尔说：“一切都好。伯爵，谢谢您。”他有点尴尬，不知从何说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伯爵说着，感到越来越不安了。

“我刚从一座死神已经叩开门的房子里跑出来，然后就赶到您这里来了。”

“是马尔塞夫先生家吗？”基督山口气严峻地问道。

“不是，他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基督山伯爵淡淡地说道：“马尔塞夫将军自杀了。”

“啊，太可怕了，这可真是不幸！”

“但这对伯爵夫人和阿尔贝却不是，”伯爵说，“马尔塞夫将军的死亡，能够洗清蒙受在他们身上的耻辱。”

“这事发生在高贵的将军夫人身上！实在是太令人同情了。”

“也同情一下阿尔贝吧，他可真是伯爵夫人的好儿子。现在，马西米兰，接着说说你刚才的事情吧。”

“我需要您的帮助，伯爵先生。我现在脑子里很乱，我相信上帝能够做成的事情，只有您才能够做到。”

“别着急，你先告诉我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把别人的秘密泄露出去,是不是不可饶恕?……可是,厄运逼着我做出选择,情势也不允许我继续隐瞒下去。”莫雷尔犹豫地说。

基督山亲密地把莫雷尔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说:“你相信我爱你吗?”

“噢!您在给我勇气,伯爵。”莫雷尔按住胸口说,“我不应该对您隐藏任何秘密。”

“是的,马西米兰,这是上帝在让你用心行事,听从上帝的安排吧。告诉我,需要我做些什么?”

“噢,伯爵,我能以您的名义,让巴浦斯汀去打探一个人的消息吗?这人,我相信您也认识。”

“当然,连我本人都愿意听你从的吩咐,更何况是我的仆人。”

“啊,如果还是不能得到她已经好些的确切消息,我简直快要没办法活下去了。”

“要我拉铃把巴浦斯汀唤进来吗?”伯爵说。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去和他说。”说着,莫雷尔走了出去,将巴浦斯汀喊过来,低声对他嘱咐了几句。巴浦斯汀跑出去了。

伯爵看见莫雷尔回来,关切地问:“一切都办妥了吗?”

“都好了。现在我稍微安心了一些。”

基督山笑着说:“哈,我还在等着你接着说呢。”

“对,我马上就要说。有一天晚上,我来到一个花园里,躲在一片枝叶茂密的树丛后面,谁也不会想到我在那里。有两个人从我身边走过,请允许我暂时不告诉您他俩的名字。他们在轻声交谈,谈话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把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听了下来。”

“这个开头好像很悲凉,莫雷尔,你的脸色非常苍白,身体还在发抖,这是个不幸的开端吧。”伯爵担心地说。

“喔,您说对了,非常不幸。在花园的主人家里,刚死了一个人。谈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这座花园的主人,另一个是医生。花园的主人正向医生诉说他的担忧和恐惧,因为一个月不到,死神已经第二次光顾这座房子了。”

“天啊!”基督山伯爵焦急地望着莫雷尔说,一面悄无声息地转动了椅子,将自己置在黑暗处,而光线正好直射在马西米兰的身上。

莫雷尔继续说:“是啊,一个月里,死神已经两次光临这座房子。”

“那医生是怎么解释的?”

“他解释说,这不是自然死亡,真正的原因是……”

“什么原因?”

“毒药！”

“你说的是事实吗？”伯爵轻咳了一声，他总是在他情绪激动的时候，用此掩盖脸上神色的变化，或者掩盖想听对方说话的急切心情。

“是事实，医生这样说过。他还说，如果还有同样的情况发生，他认为必须要诉诸法律，寻求解决。”

基督山非常平静地听着，或者说，从外表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莫雷尔接着说：“死神第三次降临的时候，花园的主人和医生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现在，它或许又要降临了。伯爵，这个秘密我是知道的，您说，我怎么做才好呢？”

“亲爱的朋友，你听到谈话的那座房子，我是知道的，或者说我知道有这样一座十分相似的房子，这座房子有个花园，一个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一个医生，还有三次离奇死亡的人。你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秘密谈话，但这个秘密我和你一样清楚，我良心上可没有感到任何不安。也许你认为这些事与我不相干。马西米兰，你说似乎有个死亡天使因为愤怒而选定了这座房子，嗯，如果这就是事实，再自我烦恼也无济于事；倘若降临到这座房子上的，是上帝的正义旨意，那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听到，听凭上帝的审判吧。”

莫雷尔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在伯爵的语气中，有一种悲哀、庄严而又可怕的意味。

“何况，谁说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呢？”伯爵继续说，但是突然换了一种语气，听上去简直像另外一个人似的。

莫雷尔大声喊道：“已经又发生啦，伯爵！所以我才急匆匆地跑来见您。”

“嗯！那你要我怎么做呢？莫雷尔，难道你希望我跑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检察官先生吗？”基督山说最后这句话时特别清晰，显得意味深长。

“伯爵！您知道我要说谁吗？”

“我都知道，亲爱的朋友。为了证实我都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圣梅朗夫人去世的那天晚上，你到了维尔福先生的花园。在那里，你听到了维尔福先生跟阿夫里尼医生的谈话，内容就是圣梅朗先生和侯爵夫人的离奇死亡。阿夫里尼医生推测两人都是中毒死的。而你，是个很在乎自己名声的人，偷听过他们的谈话后，你在心里时时问自己，是应该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呢，还是守口如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中世纪了，亲爱的朋友，既不会有秘密法庭，也不会有道德审判所。正像英国小说家斯特恩所说的那样：‘良心啊，我和你还有什么关系？’倘若良心在睡觉，那么就让它接着睡下去；倘若良心醒了，那么就让它不安地辗转一番。听从上帝的安排吧，别让内疚打扰了你的安宁！”

痛苦的神情出现在莫雷尔脸上，他一把抓住基督山伯爵的手说：“可是现在这种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

“嗯！”伯爵很惊异，莫雷尔为什么这么固执。他仔细地盯着莫雷尔说，“那就让它发生吧：这是阿特拉斯族的一个家族，上帝审判了他们，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他们就像孩子们用纸牌折成的纸人一样，哪怕有两百多个，也终将被造物主一一吹倒在地。三个月以前轮到圣梅朗先生，两个月以前是圣梅朗夫人，后来再轮到巴罗斯，现在该轮到诺瓦蒂埃或者年轻的瓦朗蒂娜了。”

“这么说，您什么都知道！却故意不告诉我？”莫雷尔喊道，基督山伯爵的话使他感到恐惧。

基督山耸耸肩说：“关我什么事？难道因为我认识这些人，就要牺牲这个而去救另一个？喔，不，在我的心里，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被害者我谁也不偏爱。”

“可是，我！”莫雷尔悲痛地说，“我非常爱她呀！”

“你爱谁？”基督山伯爵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把抓住莫雷尔拧着举向天空的手，大声说。

“我爱她让我发狂，我爱她让我发疯，为了不让她流出一滴泪，我愿意流尽我身上所有的血。我爱瓦朗蒂娜·维尔福，现在有人要害她！您听明白了吗？我爱她，我向上帝、向您求助，我要怎样做才能够让她活下来！”

基督山发出一声野性嚎叫，这吼声，只有那些听过一只受伤狮子的吼叫的人才能想象的出来。

“真是罪孽啊！”伯爵使劲地搓着双手，大声说，“你爱瓦朗蒂娜！你居然爱上了一个该被诅咒的家族的女孩！”

莫雷尔看着伯爵，他从来没有见过一双眼睛对他喷射出这样让人害怕的火焰，在阿尔及利亚浴血的那个夜晚，枪弹就在他身体附近不停地交织，在那个时候，他也从来没有从敌方眼睛里看过如此可怕的目光。他惊惶地往后退去。

在这阵感情的宣泄之后，基督山闭上了眼睛，好像被内心的闪电照得头昏眼花。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剧烈起伏的胸膛平和了下去，就像大海在乌云过后，汹涌的浪花又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平静了。这种沉默，这种挣扎，差不多在他的心里持续了二十秒钟。随后，他重新抬起苍白的脸。

“呵，”伯爵用平时常用的口气说，“亲爱的朋友，对那些最粗心和最无情的人，上帝会让他们面前出现可怕的情景，借此对他们表示惩罚。我一直以一个看客的身份好奇地看着这场悲剧一步一步上演展开，就像一个邪恶天使，藏在秘密后面，笑嘻嘻地看着人们犯罪。现在轮到我了，我觉得自己也被那条犯罪的毒蛇咬了，而且是咬到了我的心腕。”

莫雷尔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够了，莫雷尔，”伯爵摇摇头，继续说，“苦恼和伤心是没有用的！你要坚强，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要充满失望，因为我在这里，我会想办法的。”

莫雷尔悲伤地摇摇头。

“我对你说要充满希望！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知道我从来不说谎，而且说到做到。感谢上帝！幸亏你现在来了，现在是中午，不是在晚上或者明天早晨！你听好我的话：现在是中午，要是瓦朗蒂娜现在还没有死，她就会活下来。”

“这怎么可能呢？我离开她的那会儿，她已经快不行了！”莫雷尔不相信地说。

基督山将一只手按在了额头上。这个装满了无数秘密的脑袋里，现在正想些什么呢？这颗无情又善良的心，光明天使或者黑暗之神又对它说了些什么呢？现在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伯爵又一次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显得非常宁静，就像刚醒来的孩子那样。“马西米兰，请你先安心回家去。”他说，“我要求你不能迈出家门一步，不能有任何举动，也别让脸上有一丝担忧的神情，我会尽快把消息告诉你的。走吧！”

“伯爵先生，你的冷静让我觉得害怕。难道你能对抗死神？难道你不是凡人？难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或者说，你就是上帝？”说着，莫雷尔感到恐惧，往后退去。

基督山笑了笑，望着莫雷尔，这笑容充满了深情和悲伤。这让莫雷尔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相信我，马西米兰，我有的是本事，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莫雷尔握了握伯爵的手，然后走了出去。出了大门，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巴浦斯汀正跑过来。

与此同时，维尔福和阿夫里尼也赶到了维尔福府邸。瓦朗蒂娜仍然昏迷不醒，阿夫里尼开始给她做检查。维尔福先生急切盯着医生的眼神和嘴，等待着检查的最后结果。旁边诺瓦蒂埃的脸色比瓦朗蒂娜的还要惨白，他比维尔福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医生的检查结果。

终于，阿夫里尼医生慢吞吞地吐出一句话：“她还活着！”跟着，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可思议了！她居然还活着，太神奇了。”

“那么，她有救吗？”维尔福先生问。

“对，既然她还活着就一定有救。”

这时，阿夫里尼的目光正好碰到了诺瓦蒂埃的目光。老人的眼里闪烁着一种让人不懂的兴奋光芒，似乎隐含着很深的寓意，这让阿夫里尼不由得一怔。医

生让瓦朗蒂娜重新躺回到椅子上。年轻姑娘的嘴唇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跟整张脸一样。老人把医生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医生向维尔福说：“先生，请将瓦朗蒂娜小姐的贴身女仆带过来。”

维尔福刚走出房间，阿夫里尼就走到了诺瓦蒂埃跟前。

“您是有话要告诉我吗？”阿夫里尼问。

诺瓦蒂埃眨了一下眼睛，这是老人能做的唯一肯定的表示。

“只对我一个人说吗？”

老人又眨了一下眼睛。

“那好，等会儿我单独陪你留下来。”

维尔福先生走进了房间，后面站着瓦朗蒂娜的贴身女仆，女仆后面还跟来了维尔福夫人。

“我亲爱的孩子，她怎么了？”维尔福夫人喊道，“她离开我房间那会儿，她就觉得不舒服，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她眼眶里噙着泪，像一个亲生母亲关怀自己女儿的神情那样，走到瓦朗蒂娜面前，握着病人的一只手。

这时，阿夫里尼看见诺瓦蒂埃的眼睛睁得很圆，紧紧地盯着维尔福夫人，只见老人双颊灰白，而且颤动着，大颗的汗沿着他的额头往下滴。维尔福夫人反复说道：“这可怜的孩子，让她躺在床上会好受些，来，我们把她抱到床上去。”

阿夫里尼觉得这个提议正合他意，因为给了他一个与诺瓦蒂埃一起留下来的好机会，所以就同意了。但他嘱咐道：“除了我，任何人不能给她吃任何东西。”

大家抱着瓦朗蒂娜走了，她已经恢复了知觉，但是还不能动。经过刚才那场发作，瓦朗蒂娜觉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可是她还有力气和爷爷用目光道别。诺瓦蒂埃紧紧地盯着孙女，仿佛怕她突然消失似的。

阿夫里尼跟着病人来到她的房间，开了药方后，吩咐维尔福先生亲自到药房去取药，让药剂师当面配制药物，拿回药后，在她女儿的卧室里等着他。随后，他又叮嘱说：别让病人吃任何东西。之后便下楼回到了诺瓦蒂埃的房间里，谨慎地关上门窗，确信周围没有人在偷听，这才说：“唔，对于您孙女的病，您知道一些情况，对吗？”

“对的。”老人用眼睛表示道。

“请听我说，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我提问，您只管回答。”

诺瓦蒂埃表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您早就预料到瓦朗蒂娜会发生今天的状况吗？”

老人眨了下眼睛。

阿夫里尼沉默了一会儿，走到诺瓦蒂埃面前。“请原谅我下面要问的话，”他

接着说，“就目前来看，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想知道，您是不是见过可怜的巴罗斯死时的情形？”

诺瓦蒂埃抬起头来向上望。

“这么说，您也知道他的死因？”说着，阿夫里尼一只手按了按老人的肩膀。老人再次表示了肯定。

“那么，您认为那是自然死亡吗？”

诺瓦蒂埃毫无生气的唇边，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您认为巴罗斯是被毒死的？”

老人表示肯定。

“巴罗斯服下的毒药是预备给他的吗？”

诺瓦蒂埃摇了摇头。

“是不是现在想害死瓦朗蒂娜的那个人，和将巴罗斯毒死的是同一个人？”

老人眨了眨眼睛。

“这么说，她必须得死？”阿夫里尼问道，并密切注意着老人身上的反应。

诺瓦蒂埃摇摇头，目光中那种得意的神情，即使是最有智慧的占卜师都会感到疑惑不解。

“您还抱有希望？”阿夫里尼惊奇地说。

老人又一次表示了肯定。

“什么希望？”

诺瓦蒂埃用眼睛向对方表示，他无法做出回答。

“啊，是的！”阿夫里尼低声说。随后他再次转到诺瓦蒂埃面前。

“您是不是希望，凶手会就此罢手？”

老人再一次摇摇头。

“您希望毒药在瓦朗蒂娜身上失去作用？”

诺瓦蒂埃眨了眨眼睛。

“可是，这一次是有人故意要害死她。”

诺瓦蒂埃用眼睛表示，他深信这一点。

“那么，您认为瓦朗蒂娜怎样才能不死呢？”

诺瓦蒂埃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一件东西。医生顺着老人的目光搜寻着，老人的目光停留在他每天早晨服用的药瓶上。

“噢！”阿夫里尼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您早就料到……”

诺瓦蒂埃没有等到阿夫里尼讲完，就快速地眨了眨眼睛。

“为了让瓦朗蒂娜抵抗这种毒药？”阿夫里尼接着说。

老人用眼睛又一次表示了肯定。

“因此您就让她逐渐适应……”

诺瓦蒂埃高兴地眨着眼睛,因为医生的理解而感到兴奋。

“事实上,您确实听我说过,我开给您的药里掺有少量番木鳖碱,我说的话对吗?”

老人再次眨眼睛。

“您把我开给您的药拿给瓦朗蒂娜喝,使她渐渐适应这种毒药。因为您知道木鳖碱有毒,从而希望在她体内可以产生一种对毒药的抗药能力,对吗?”

诺瓦蒂埃的脸上露出惊喜和得意的表情。

“您果然办到了!没有您的这些做法,瓦朗蒂娜在我来之前,就肯定会死,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虽然瓦朗蒂娜发作得很厉害,但其实她只是昏过去了。现在好了,她一定有救了。”

老人的眼里焕发出异常的喜悦。他感激地抬起头,看着上天。这时,维尔福先生回来了。“看,”他说,“医生,您要的药,我都买回来了。”

“这药全部都是当着您的面配制的吗?”

“都是在我面前配的。”

“一直都在您手上拿着,是吗?”

“是的。”

阿夫里尼拿过药瓶,在手心里倒了几滴药液,尝了尝,说:“好,咱们一起上楼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去吧,有些事情我需要亲自叮嘱一番,维尔福先生,您得去亲自监督好,任何人不得违反这项命令。”

就在阿夫里尼和维尔福回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去的时候,有位神情冷峻的意大利神甫,果断地租下了维尔福隔壁的那座房子。不知这位意大利神甫有什么神通,居然让房子里的三个房客在两小时之内全部搬走了。不过在这地区,开始有人谣传说这座房子的根基已经不稳,随时都有可能倒塌。话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意大利神甫依然在当天五点钟左右带着简单的行李搬了进来。

新房客的租约一般分为三年、六年或九年三种,沿着惯例,神甫先预付了半年房租。他自称齐科莫·布佐尼先生。他搬进去后,随即找来了一帮工人。当天夜里,几个晚归的行人惊奇地发现,一帮工人正在这座房子外面忙碌,连夜赶着修建墙基。

第95章 父与女

在灾祸连连的那天,大概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在腾格拉尔男爵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心事重重的银行家已经转了好几个来回。他不时望着客厅的那几扇门,听到一点响声就立即停住脚步。当这份耐心到了极点时,男爵唤来了他的仆人。他冲仆人喊道:“伊蒂安尼,去看看欧热妮小姐在做什么?为什么让我在客厅里等这么久。”发了这通脾气后,他才稍微平静下来。

原来,腾格拉尔小姐早晨醒来后,就差人告诉父亲说要在客厅见他。在客厅会面,这种很正式的做法着实使银行家感到吃惊,他立刻听从了女儿的安排,先来到了客厅。

一会儿,伊蒂安尼回来复命了:“小姐的贴身女仆说,小姐已经梳妆好了,很快就下来。”

腾格拉尔点了点头,表示满意。当着外人或者手下人的面,他总是装出一个好好先生和慈祥父亲的样子。他给自己在这幕喜剧里选择了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他再合适不过了,就像在古代戏剧中演的一些父亲角色那样,通常带着假面具,右边的嘴角笑着往上翻,一脸的慈爱,而左边的嘴唇则朝下垂着,一脸的哭丧相。在家人的面前,腾格拉尔常常板着一张脸,好像不知道笑一样。结果呢,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只能看见一个粗暴的丈夫和专横的父亲。

“这个疯孩子,要和我一起谈谈!”腾格拉尔男爵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可为什么不到我的书房里谈呢?她要和我谈些什么?”

男爵百思不得其解,当这个令他烦躁的想法在脑海里转到第二十遍的时候,客厅门开了。欧热妮走了进来,她穿着一条贴身的绣着同色小花的缎子长裙,头发梳得很整齐,而且戴着手套,一幅要去意大利歌剧院看戏的装扮。

“嗨,欧热妮,你到底要谈什么事情?干吗不到书房去,而跑到一本正经的客厅里来?”男爵大喊道。

“您说得很对,先生”,欧热妮说着,用一个手势示意她父亲坐下来,“您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好包含了我们下面谈话的所有内容。与惯例

不同,我先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先生,我选择客厅作为谈话地点,是为了躲避在您的书房里那种憋闷的感觉。那些漂亮的镀着金子的账簿,那些锁得紧紧的抽屉就像城堡的大门那样关得严严实实,还有那一大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寄过来的票据,和那一大堆从英国、荷兰、西班牙、印度、中国和秘鲁寄来的信函,等等,往往会促使您的头脑产生一种奇特的想象,使您忘记自己在这世界上除了社会地位和顾客的建议以外,还有一件比这些更加重要和神圣的事情需要关注。因此,我选择了客厅,在这里,您可以面带微笑地看着您的、我的,还有母亲的画像,以及各种田园牧歌般的风光和令人心醉的牧场景色。是的,我很在意这些外界印象的影响力。或许,在您面前,这就是个错误,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连这点想像力也没有了,那还算是艺术家呢。”

“非常好。”腾格拉尔男爵回答道,他非常镇静地听完了女儿的这番长篇大论,但是尽管听完了所有的话,他却什么也没有听懂。就像某些私底下老是议论别人的人那样,他们总试图从对方的观点里给自己找出点想法,以便掩饰自己的无知,腾格拉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这个问题就算回答清楚了,或者说基本上已经清楚了。”欧热妮接着往下说道,神情淡定,有点男孩子毫无忌惮的意思。“因为我看您已经对这样的回答感到满意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上来。您问我找您谈什么,我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先生,这就是:我不愿意嫁给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王子。”

顿时,腾格拉尔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突如其来的这个打击,使他不自觉地同时抬起了眼睛和双手。

“噢,先生,”欧热妮继续平静地说,“你感到很吃惊,我看出来了,自从开始这件卑俗的婚事以来,我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因为我在等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明确地对那些没有征求过我同意的人,和那些我讨厌的事表示反对。不过,这一次的平静,或者说这种被动的等待,却有别的原因,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作为您的女儿,我想学着顺从。”说着,欧热妮红红的嘴唇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既然要顺从,那为什么还要退婚?”腾格拉尔问。

“噢,先生,我竭尽全力地去做,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顺从。”

“可是,”腾格拉尔说,因为他的学识比较低,女儿这种经过反复论证和冷静思考的话,一下子把他给震晕了,“欧热妮,你拒绝的原因,究竟为了什么?”

“原因么,嗯!并不是因为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长得不好,从外貌上讲,他算个美男子。当然,也不是因为他不能打动我的心,那是属于在学校里念书的那些女学生的事情,我早就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我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我希望

您能清楚这一点,先生。我不想被生活拖住了后腿。正像智者费陀说的那样:‘不要去寻找使你累赘的东西。’另一个智者庇阿斯也说过此类的话:‘满足你自己。’这是我从拉丁文和希腊文里学来的格言。嗯,亲爱的父亲,我认为生活就像一艘船,意味着永无止境的航行,而我只想把那些没用的东西都丢进海里,凭借我自己的意念,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

“哎,可怜的孩子!”腾格拉尔脸色苍白,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不可能一下子说服欧热妮,因为障碍实在是太坚固了。

“可怜,”欧热妮接着答道,“您是说我不幸吗?错了,您的叹息在我看来像在演戏,完全是做做样子。恰恰相反,我感觉非常幸福。我什么都不缺,大家都称赞我的美貌,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随时受到欢迎,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热情欢迎,它会使我周围的人看起来都容光焕发,让人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我生来就聪明,而且还有些敏感,有了这些,我总是可以随时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就像一只猴子吃核桃时,总是先把它打碎再吃其中的果仁一样。我很有钱,因为您是法国最有钱的富翁之一,而我是您的独生女。我相信您是个理智的父亲,不会像圣马丁剧院和拉加蒂喜剧舞台上的那些父亲那样,因为他们的女儿生不出外孙、外孙女,就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另外,根据继承法,剥夺我的继承权是不合法的,至少不能剥夺我的所有继承权,就像您不能强迫我嫁给这位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一样。所以,我既聪明又美丽,像喜剧里演的那样,又有几分才气,外加许多钱,这还不是幸福吗?先生,我可没有半点可怜相。我再幸福不过了,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

腾格拉尔看着欧热妮那张满面笑容的脸,不可一世的语气,忍不住心里产生了一股愤怒,但这股愤怒到了嘴边,变成了一声叹息。他小心翼翼地躲开欧热妮疑惑的目光,不愿看到女儿蹙起的两道胜利的双眉。他用手狠狠掐了一下自己,这才平静下来。

“是的,我的孩子,你说的都很有道理,但只有一件事除外,我先不告诉你这是什么事情,让你自己慢慢去猜。”

欧热妮感到非常诧异,她给自己的赞美这么过分,腾格拉尔竟然选择了默认。

“我的孩子,”腾格拉尔接着说,“你已经把你不想结婚的理由都解释给我听了,现在,我也给你解释一下,我坚持让你嫁人是为什么。”

欧热妮站起来,朝腾格拉尔鞠了一躬,但她的神态一点也不像洗耳恭听的女儿,更像一个随时准备辩论的对手。

“孩子,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女儿选一个丈夫,总是有理由的。有些人可能就

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渴望有个外孙或者外孙女,让自己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下去。但是说老实话,我可不是这样的人,天伦之乐在我心里并不那么重要。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你是能理解的,因为你一向善解人意。”

“这样很好,我们有什么说什么吧,先生,直言不讳正是我喜欢的谈话方式。”欧热妮快活地说道。

“噢,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同意退婚的,这才是我一贯的行为方式。我为你选择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并不是因为你想嫁给他,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想法,坦白告诉你,我希望你能赶快结婚,因为这门亲事可以让我的事业东山再起。”

欧热妮的脸色变了。

“整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你可千万别发脾气,咱们可是事先说好的,是你要我直言不讳的。对像你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梦想的人来说,我可不敢说太多数字去详细解释这件事情,我知道你讨厌去我那没有诗意的书房,在那里会让你产生种种不愉快甚至反感的念头。但就是这间没有趣味的银行家的书房,昨天你还是不得不走了进去,因为你要向我拿你每月几千法郎的零花钱。这些钱我是会给你的,但请你知道,亲爱的小姐,在这个你讨厌的书房里,同样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哪怕对于一个不愿意嫁人的姑娘也有好处。考虑到你那敏感的性格,于是我答应在客厅里和你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在那里你可以明白,一个银行家的生命是靠信誉支撑起来的,信誉就是他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全部生命。信誉对于一个银行家,就像人呼吸的氧气,有了它,一个银行家才能够活得神采奕奕。关于这一点,我之所以理解得这么深刻,那是因为有一次基督山先生对我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当然,在那儿还可以懂得,一旦没有了信誉,肉体很快就会枯萎下去,而这很快就会是一个银行家父亲落得的下场。可是他的女儿呢,却还在满脑子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但是,欧热妮在这一反击下并没有退缩,而是挺直了腰身继续问:“难道是要破产了吗?”

“没错,破产了,孩子,”腾格拉尔边说边用手在身上乱画,那张粗鲁的脸上仍然挂着狡黠的笑容,“你用词很准确,事实就是这样,我破产了!”

“啊!”

“你别感到惊讶,我的孩子,就像悲剧诗人所说的那样:‘恐怖的秘密已经被揭破了。’现在,我的女儿,请听我说,你如何避免这场灾难,你可要明白,这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自己。”

“噢,先生,您可别弄错了,您破产可没有让我哀叹自己的命运。我破产了没

有关系,我还有我的才能啊,凭这些,我就能像帕斯达、马里布朗、格里契那样,伴随着欢呼、赞美和鲜花,一年挣个十万或者十五万利弗尔,而且用不着欠任何人的人情。虽然您非常富有,可是您从不对我这样大方,一年只会给我一万二千法郎,每次当我从您手里接过这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的时候,就得看一回您那很不乐意的脸色,还要听您不停地唠叨我的挥霍。就算我没有这份才能——您的微笑已经证明您在怀疑我的能力——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有自由啊,我认为自由比钱可要珍贵得多,在我眼里,它甚至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我不会因为您的破产感到忧郁,我总会有办法好好活下去。我的那些书和笔,还有我的钢琴,所有这些东西并不贵,即使没有了,我还可以再买。

“您也许会认为我在替腾格拉尔夫人担忧,那您就又搞错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对您今天的破产早就有所准备,她很早就开始亲自照顾她自己的那份财产了。正是因为这样,她都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教我,她借口我热爱自由,什么事情都让我自己做主。哦,感谢上帝。先生,从我小时候起,就常常看到不幸的发生,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看得太多,知道得也太多了。从我开始懂事的那天起,我就没有被人爱过,这是我的悲哀!但这样也好,我就不会再去爱任何人,也就不会再受到伤害。现在,您该明白我的处世之道了吧?”

“那么,”腾格拉尔脸色气得苍白,但这并不是因为父爱受到了冲撞。“小姐,你是打算眼睁睁地看着我破产吗?”

“我看着你破产?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么说,还有一线希望,那就请你听好了。”

“我听着呢。”欧热妮直视着父亲那张没有笑容的脸说道,这种注视使得腾格拉尔差点低下头去。

“卡瓦尔康蒂先生娶你的聘金是三百万,只要你们俩一结婚,这笔钱就会立即存到我的银行。”

“嗯,这可太好了!”欧热妮一边玩着手套,一边口气轻蔑地说。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三百万吃亏的,”腾格拉尔继续说,“这些钱怎么说也能够生个一分利息。我从另一个银行家同僚那里弄到了一条铁路的承包权,在现在这个年头,只有铁路这行能让你立刻成为富翁。现在法国人投资铁路,就像过去约翰·劳投资密西西比河的土地一样,能够让你迅速捞上一把。我算过了,拥有万分之一的铁路股权,就相当于过去在俄亥俄河的河岸上拥有一亩土地的开荒权。这叫抵押投资,你瞧,这才是真正的进步,只要你花了钱,至少可以换到十磅、十五磅、二十磅甚至一百磅的铁轨。我现在必须在一个星期内买进四百万股票,利息在一分或一分二之间。”

“可是，先生，前天我去您书房时，还看见您进账了五百五十万。您当时将两张支票递到我手里，等着看我的反应，您以为这么一大笔钱会像闪电一样照花我的眼睛，但最后您失望了。”

“可是这五百五十万不是我的，是医院存在我名下银行里的钱，是我的平民银行家的头衔使我赢得了医院的信任。要是在过去，我可以马上挪用这笔钱，可是眼下，大家都知道我的银行正在接连亏空，就像我前面跟你说的那样，我的信誉已经让人开始怀疑了。医院会随时过来提取这笔钱，要是他们发现我挪作他用，到时候我将不得不宣布银行倒闭，我将为此蒙羞。我不是鄙视倒闭，但是我讨厌这种让人破产的倒闭。只要你嫁给卡瓦尔康蒂先生，那么，我就有三百万礼金可以挪用，如果你不答应我动这笔钱，也可以让别人觉得我有了三百万可以挪用，这样的话，我的信誉就会自动恢复。这一两个月里，我的财产急剧减少，使我非常焦虑，但如果你肯协助我，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你听明白了吗？”

“听得再清楚不过了。您将我抵押了三百万，替我选择了一个丈夫，然后拿这笔礼金来帮助您的事业，我说得对吗？”

“价钱开得越高，越能抬高你的面子。”

“先生，很高兴您这么看得起自己的女儿！”欧热妮轻蔑地看了一眼她的父亲，继续说，“还有一件事，我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这就是：对于卡瓦尔康蒂先生的三百万礼金，您可以告诉别人，却不能真正地挪用这笔钱。这不是我自私不无私的问题，而是处理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我愿意帮助您重新开始您的事业，但是我却不愿意因为帮了您，而成为别人破产的一个帮凶。”

“可是我跟你解释过了，”腾格拉尔喊道，“有了这真正的三百万——”

“先生，请您明白，不动用这笔礼金，您就可以摆脱困境了吗？”

“那就这样吧，不过前提是你们得尽快举行婚礼，好快点恢复我的信誉。”

“我签订婚约后，您能答应把我的那份五十万法郎的嫁妆付给卡瓦尔康蒂先生吗？”

“在市政府签署完婚约后，他就可以马上拿到这五十万法郎。”

“很好！”

“你还什么别的要求吗？”

“在我签完婚约后，我的行动是不是完全由我自己决定？”

“没问题！”

“那好，先生，如您所愿，我同意和卡瓦尔康蒂先生结婚了。”

“你是怎么打算的？”

“这个嘛，就是我自己的秘密了。要是您让我知道您的秘密，我就把自己的

秘密也说出来,那样,在您面前,我还有什么优势呢?”

腾格拉尔咬了咬嘴唇,假装平静地问:“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愿意去做几次必不可少的正式拜访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随时都行。”

“三天内同意签订婚约吗?”

“同意。”

“那么,现在轮到我对你说‘很好’了!”说着,腾格拉尔拉起欧热妮的一只手,握在了掌心。他看着自己的女儿,终究没有将这句“感谢你,我亲爱的孩子”说出口。而欧热妮呢,任凭父亲握着自己的手,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她站起来说道:“谈话结束了吧?”

腾格拉尔点了点头,表示他没有别的要说了。

五分钟后,亚米利小姐的手指下又响起了钢琴的乐声,随后,欧热妮小姐的歌声也从房间里传了出来。刚刚唱完一首歌,仆人走进了欧热妮的房间,告诉她马车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腾格拉尔夫人正等她一起去拜访朋友。

接着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腾格拉尔母女去维尔福先生家拜访的情景。到维尔福先生的府邸们拜访之后,她们又去了别的地方。

第96章 订婚

就在欧热妮·腾格拉尔小姐和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准备签订婚约的当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阵微风拂过基督山伯爵屋前的小花园,树叶在微风下簌簌作响。伯爵正准备出门,门外的座位上,车夫已经等了十五分钟,被缰绳勒住脖子的马正在烦躁不安地踢着地面。这时,门口来了一辆漂亮的马车,车上下来了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他衣冠楚楚,满面春风,仿佛要去娶一位公主似的。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按响门铃,以亲切的口吻向门房问了一声,得到伯爵在家的答复后,立即顺着楼梯跑了上去,在楼梯口跟伯爵本人打了个照面。

看到这个年轻人冲上来,伯爵立刻止住了脚步。安德烈刚才正在全力跑,由于惯性而没有马上停下来。

“哦!您好,亲爱的伯爵先生。”

“噢,安德烈先生!”伯爵半嘲弄地问道,“您怎么样?”

“就像您现在看见的这样,我非常好,我有许多事情需要和您谈谈,您是刚从外面回来呢,还是要出去呢?”

“我正准备出门,先生。”

“这样啊,为了节省您的时间,我可以和您一起走吗?我坐您的车子,让汤姆赶着我的车跟在后面。”

“我不愿意这么办,亲爱的安德烈先生。我们去房间里吧,在那里显得更谨慎,而且也不用担心被车夫偷听。”说着,伯爵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鄙夷神情。他担心别人看见安德烈和他在一起,便带着后者走进二楼的一个小客厅里坐下。伯爵双腿交叉搭在一起,接着,对安德烈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也坐下来。

“您知道吗?亲爱的伯爵先生,今天晚上九点钟在腾格拉尔先生家里,我就要举行订婚仪式了。”安德烈兴高采烈地说。

“哦,是吗?”

“怎么!难道您还不知道您以为我说的是新闻吗?这个消息腾格拉尔先生没

有通知您？”

“噢，通知我了，昨天我收到过他的一封来信，但是上面没有写明具体的时间。”

“有可能是这样的，岳父大人可能认为您知道具体时间，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瞧您多幸运，安德烈先生，这门亲事真是绝配的联姻了，况且，腾格拉尔小姐的长相也非常漂亮。”

“是啊。”卡瓦尔康蒂用一种非常谦卑的语气说道。

“尤其是她非常有钱。”伯爵继续说。

“您这么相信？”

“当然相信了，听说腾格拉尔先生至少还有一半财产没有公开。”

“可是照我岳父大人说的也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了。”安德烈说着，眼睛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肯定比这要多，况且，现在他又要开始投资新的生意了，这种生意在英国和美国已经过了流行期，但是在咱们法国还是全新的。”

“是的，您是指腾格拉尔先生最近刚承包下来的那条铁路股权，是吗？”

“不错！照人们所说，他在这笔生意上至少能赚到一千万。”

“赚到一千万！您确定吗？这可真是太好了。”卡瓦尔康蒂语无伦次地说，他已经开始感到飘飘然了。

“还有，这些财产早晚都要归到您的手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只有腾格拉尔小姐这么一个女儿。另外，根据您父亲告诉我的信息，我可以推出您名下的财产和您未婚妻名下的财产几乎旗鼓相当。好了，现在咱们先把钱的事情放一放。您知道，安德烈先生，我认为您结婚这件事情还真是办得不赖。”

“噢，我也觉得不错，可能我天生就是一个外交能手。”

“嗯！我相信您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关于外交这东西，那可不是想学就能够学来的，它是人的一种天赋。”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安德烈模仿法兰西戏剧里杜朗特或梵丽丽回答阿尔西斯提问的那种腔调答道。

“她对您也有爱慕之情吗？”

“这是当然了，”安德烈得意扬扬地说，“不然她干吗嫁给我。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记住。”

“哪一点？”

“那就是在结婚这件事上，我得到过一些非常奇怪的帮助。”

“这怎么可能！”

“可这就是事实。”

“谁帮了您？时机吗？”

“不，是您。”

“怎么可能是我？您可别开玩笑，王子，”基督山说话的时候，故意突出这个头衔，“我能做些什么？您的姓氏、您的社会地位和您的品德、才华，谁能和您相比？有了这些，结成这门婚事已经足够了。”

“不管您怎么说，伯爵。我始终认为我的姓氏、社会地位和品德、才华比不上您的身份，没有您的帮助，我就不可能结成这门亲事。”

“您完全搞错了，先生。”基督山冷冷地说道，他感觉到了安德烈的狡诈和精明，也明白了对方说这些话是别有用心的，“我是在了解您父亲的权势和财产情况之后，才将您保护起来的。我之前没有见过您那位显赫的父亲和您。我之所以有幸认识您呢，是因为我的两个好友威尔玛勋爵和布佐尼神甫。至于我为什么是您的保护人而不是担保人，这是源于您父亲的姓氏。这个姓氏在意大利是非常闻名和使人荣耀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以前从来也不认识您。”

这种平静的、极其镇定的态度，使得安德烈感觉像是被一只比自己更加强劲的手抓在了掌心里，要想挣脱出来非常吃力。

“噢，我父亲真的非常有钱吗，伯爵先生？”

“没错，先生。”

“父亲答应给我的聘金，到了吗？”

“汇款单我已经收到了。”

“三百万现款现在哪里呢？”

“钱多半已经在路上了。”

“那我真的能把它拿到手里？”

“当然，”伯爵接着说，“先生，我想，就目前来说，您还不至于缺钱用吧。”

安德烈先生突然被问住了，不得不沉思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从迷糊中清醒过来，说：“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先生。这个请求，尽管您可能不会马上答应，但是，我想您会谅解我的。”

“说吧。”

“因为我的运气好，已经结识了许多上流社会的尊贵人士，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了一大群朋友。现在，我马上就要在整个巴黎社交界举行这样一场隆重的婚礼。可是，还缺一个身份显赫的人来为我举行仪式，如果我的父亲不来，那就需要一位有尊贵地位的人，将我领到神圣的祭坛跟前，而我父亲看来是

· 来不了巴黎的,我说得对吗?”

“是的,您父亲不会来了,他上了年纪,浑身都是病痛,据他说,每次出外旅行都难受得要死。”

“我明白,所以我才对您提出这个请求。”

“什么请求?”

“嗯!就是请您代替我父亲的角色。”

“哦,亲爱的先生!在我有幸跟您交往过多次以后,您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说真的,您还是请求我借给你五十万吧,虽然这样的借款在现实里并不常见,但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口拒绝。我相信我过去曾告诉过您,在为人处世方面,特别是在伦理观念上面,基督山伯爵一向遵循东方人的种种禁忌,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迷信。我在开罗有很多妻妾,在士麦拿和君士坦丁堡都有,但是我从来也不替人主持婚礼!”

“这么说,您是不答应我的请求了?”

“是的,就算您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兄弟,我也照样不答应。”

“噢,那可怎么办呢?”安德烈失望地喊道。

“您不是还有一大群朋友吗,这可是您刚刚才说过的。”

“是的,我是这样说过,可是亲爱的伯爵先生,是您将我介绍到腾格拉尔先生家里去的。”

“不对!我再帮您回忆一遍那天发生的事情吧:我介绍您来参加我家一场盛大舞会,在舞会上您结识了腾格拉尔先生,我就做了这么多。去他家里拜访可是您自己的主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的亲事却是您帮忙促成的。”

“我帮忙?不对,根本没这回事。您仔细回想一下,您那会儿来我这里让我帮您去提亲,我是怎么说的:哦!我从来也不帮人促成一桩婚事。亲爱的王子殿下,这是我既定的、不可更改的原则。”

安德烈咬咬嘴唇,说道:“可您,起码总会去参加婚礼吧。”

“所有巴黎的人都会去吗?”

“是的。”

“嗯,那好,我跟大家一样,也会去的。”

“能否到时候签上您的名字?”

“当然可以,我想我的禁忌还没有到不能签名的程度。”

“既然您不肯看在我的面子上答应我的请求,我也只能这样要求您来满足自己了,不过,还有一句话,伯爵先生。”

“什么话？”

“请您给我出个主意。”

“您要知道，出个主意可比帮个忙差劲多了。”

“噢，给我出个主意应该不在您的禁忌之内吧。”

“那您说说看。”

“腾格拉尔小姐的嫁妆真的是五十万利弗尔吗？”

“我亲耳听到腾格拉尔先生宣布了这个数目。”

“我是应该将这笔钱带在身上呢，还是把它存放在公证员那儿？”

“通常，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先由双方的公证人在订婚仪式上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或者是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再确定一个时间也可以，到了那个具体的时间，双方的公证人就把各自收到的嫁妆和聘金的清单当场进行交换，然后各给对方一张收据。这样等婚礼举行过后，双方的公证人就将这一大笔钱，全部以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转到您的名下。”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岳父大人想把我们的钱拿来买那条铁路的的股权，这事儿我刚才也对您说过。”安德烈神情不安地解释道。

“噢！这事您用不着担心，照一般人估计，这可是能让您的本钱在一年里翻三倍的大好机会，腾格拉尔先生可是一个很会算计的人。”

“这就没问题了，一切都挺好，您的解释让我感到很安慰。这抚平了我心中的不安，当然，除了您拒绝我的请求让我非常伤心。”

“这没办法，您就把它看成某些情形下的一些理所当然的禁忌吧。”

“那好，晚上九点钟再见。”

“到时候见。”

安德烈站起来，握了握基督山伯爵的手，出门之后，他以极快的速度跳上自己的敞篷四轮马车扬长而去。在握手的那会儿，基督山伯爵的脸上露出勉强的神色，连双唇也变得灰白起来，但是他让自己的嘴角始终保持彬彬有礼的笑容。

这时，离举行订婚仪式还有四五个小时，安德烈用这段时间乘着马车四处访友，就是在他岳父那里认识的那些富豪。安德烈大吹大擂，将他岳父大人投资铁路的生意吹得天花乱坠。到了晚上，腾格拉尔男爵的那间豪华大客厅，跟客厅相连的走廊，还有府邸另外三间略小的客厅，到处都挤满了香气四溢的女士和彬彬有礼的绅士。将这一大群人吸引到这里来的，不一定是交情，实际上，很多人是抱着看稀奇事的心态而来的。

一位科学院院士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交场上的盛会就像是花展会，吸引着

各种在感情上三心二意的蝴蝶,同时还吸引着一大群饥饿贪婪的蜜蜂和嗡嗡嘤嘤的大工蜂。”

所有的客厅都显得金碧辉煌,丝绸般的镀金墙壁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摆放的家具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大放光彩。似乎一切都在显示着这座宅子的豪华和主人的富有。

欧热妮小姐的着装非常典雅简洁,她身穿一件极其贴身的白色绸裙,身上没有戴别的饰物,只有一朵白玫瑰掩映在浓密的头发中间,看起来非常落落大方。但是,在她骄矜的目光中,却露出一丝傲慢的神态。

在离欧热妮小姐不远的地方,腾格拉尔夫人正跟三个人亲切交谈。他们是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德布雷被邀请参加这场盛大的订婚仪式,但也只是作为普通客人,没有享受任何特权。

腾格拉尔先生站在众议员、金融家的中间,正在论证着一种新的税收理论,他说等到政府将来迫于形势邀请他参政时,他就会将这种新的税收理论付诸于实践。

安德烈挽着歌剧院一位风流劲儿十足的年轻演员,夸夸其谈地描述未来的生活计划,吹嘘自己有了十七万五千利弗尔的年收入时,打算利用这些钱让自己在巴黎社交圈里显得更时髦、更进步。

客厅里涌动的人群,仿佛一股由蓝宝石、红宝石、金刚石、翡翠和祖母绿组成的旋流。像别的宴会里常见的那样,穿得最高贵的总是年纪最大的女人,而一心想惹人瞩目的女人总是长相最难看。即使其中真的藏着几朵纯洁的百合和娇艳的玫瑰,你想找出她们也真的不容易,因为她们总是藏在隐蔽的角落里,要不就是被一个戴着面纱的母亲或者一个戴着珍贵羽毛帽子的姑母藏在身后。

在喧闹的人群里,在一片唧唧哇哇的谈笑声中,通常夹杂着仆人通报某位金融巨头、军政界要员或者是文人名流驾到的声音。这时,人群里就会响起一阵不同程度的骚动声。在这场盛大的仪式上,虽然邀请了各个领域的重要人士,但能引起骚动之声的人还是不多。

这会儿,金色大钟的时针指向了九点,随着时钟九下机械的敲响声,仆人报出了基督山伯爵的名字。顿时,人群就像触了电一样,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门口。伯爵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了进来,他身穿一件贴身的黑衣服,跟往常一样简洁朴素,脖子上戴着一条非常精致的金项链,不过,项链非常细,在白背心上几乎难以看到。一进客厅,基督山伯爵一眼就瞥见了坐在客厅一角的腾格拉尔夫人,还有离她不远的腾格拉尔先生和欧热妮小姐。

伯爵朝腾格拉尔夫人走过去,这时,男爵夫人正跟维尔福夫人在聊天。维尔

福夫人是一个人来的,因为瓦朗蒂娜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接着,伯爵穿过人群,这时人群已经自动给他让出来了一条路,他直接来到欧热妮小姐面前,简短地说了几句祝词,让这位一直自称艺术家的欧热妮小姐也不得不感到惊讶。此刻,亚米利小姐就站在欧热妮小姐的一旁,她说她非常感谢伯爵能答应给意大利剧院写推荐信,并且还说,她很快就要用到这封信了。

跟两位小姐聊了一会儿后,伯爵打算离开,刚一转身,发现腾格拉尔正好就在面前。这位平民银行家是特地来和基督山伯爵打招乎的。等这三桩社交任务做完之后,基督山伯爵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目光自信地环绕四周,打量着整个客厅的人,仿佛在说:“我该做的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就让别人去帮我完成下面的工作吧。”

安德烈先生正在客厅的隔壁,他感觉到了那场骚动,急忙跑过来跟伯爵套近乎。当安德烈走到跟前时,伯爵已经被人团团围在了中间,大家争着与伯爵说话。对于那些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说出话来就具有分量的人,常常会遇到这种情景。

一会儿,双方的公证人走进了客厅,将草拟的文件放在签字桌上。木制的桌子漆成金色,四条桌腿做成狮爪的图案,桌上铺着绣金的天鹅绒台毯。一位公证人坐了下来,另一位仍然站着。

马上就要开始宣读这份婚约了,来宾都要在这份婚约上签自己的名字。大家迅速地为自己找好位置,女士们围成一圈就近坐下,男士们则走到了较远的地方,各自评论着安德烈先生的紧张神态、腾格拉尔先生的聚精会神、欧热妮小姐的落落大方,还有男爵夫人的雍容待客之道。

宣读婚约时,客厅里一片安静。但刚一念完,客厅里的人群顿时变得比刚才还要嘈杂,人们纷纷议论着:几百万的结婚巨款,新娘的一大笔嫁妆和金银首饰。这些财富的数目在人群里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惊叫声,当然其中不乏嫉妒。

在年轻男子们的眼里,腾格拉尔小姐的魅力也随之剧增,简直连太阳见了她都要相形见绌了。至于女士们,那就更不必多说了,尽管她们已经对这几百万嫉妒得要命,却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还说没有这些钱,她们同样也很漂亮。

安德烈先生被一大群朋友围在中间,在恭维和赞美声中,他开始相信美梦即将成为现实,高兴得差点昏了头。

公证人庄严地拿起一支笔,举过头顶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签字了。”

按仪式程序,第一个签字的是腾格拉尔男爵,接着是老卡瓦尔康蒂先生的代理人,接着是男爵夫人,最后才轮到这对新人。男爵拿起笔签了名,跟着代理人也签了名。这时,男爵夫人挽着维尔福夫人的胳膊走了过来。

“朋友们，”腾格拉尔夫人拿起笔说，“瞧这太让人失望了！那件使基督山伯爵几乎丢掉性命的谋杀偷窃案，现在竟然害得维尔福先生不能来参加订婚典礼。”

“哦，我的上帝！”腾格拉尔先生说道。但是他的口气，更像是说：“哼，我才不在乎他来不来呢！”

基督山伯爵走过来说：“维尔福先生不能来参加订婚典礼可能和我有关系。”

“怎么是您啊，伯爵？”腾格拉尔夫人一边签字一边说，“要真是您造成的话，您可要当心了，我是不会原谅您的。”

安德烈在旁边竖起了耳朵。

“可这并不是我的错，”基督山伯爵接着说，“我可以将事情的始末给您说清楚。”

在场的人们都竖起了耳朵，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基督山伯爵，现在竟然要将事情说清楚。在一片寂静声中，伯爵说：“上次那个到我家的小偷，后来听说在离开时被同谋杀死了，这些大家还记得吧？”

“记得。”腾格拉尔先生说。

“嗯！为了能救活那小偷，当时他的衣服被脱了下来，丢在一个角落里，后来警方把这些衣服交给了法院，却漏掉了一件背心。”

安德烈的脸色明显地变白了，他悄悄朝门口走去，看见一块乌云出现在天边，似乎要有一场暴风雨。

“嗯！”伯爵继续说，“今天这件背心在我家被仆人发现了，上面都是血迹，靠心口的地方被戳了个洞。”

夫人小姐们都尖叫起来，还有两三位眼看就要晕过去了。

基督山伯爵接着说：“仆人将背心拿到了我面前。除了我，别人都没有猜到这就是那个死者的背心。后来，我的仆人从背心的口袋里找到一张纸，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封死者的信，上面指明了是写给男爵先生的。”

“写给我的？”腾格拉尔先生惊叫道。

“是的，没错。信上尽管都是血污，我还是认出了您的名字。”伯爵在一片惊讶声中答道。

腾格拉尔夫人看着她的丈夫，神情不安地向伯爵问道：“可是，这跟维尔福先生不能来参加典礼有什么关系呢？”

“这很好解释，夫人，那件背心和那封信都是罪证。我差人把它们送到检察院维尔福先生那儿去了，你也明白，男爵先生，按照法律程序办事，这是处理刑事案件最有效的办法。说不定，那是专门针对你的一项阴谋呢。”

安德烈直盯着基督山伯爵，一会儿，悄悄地走进了隔壁的客厅。

腾格拉尔先生问：“被杀的那个小偷以前不是个苦役犯吗？”

“对，是个苦役犯，名叫卡德鲁斯。”

腾格拉尔男爵的脸色微微变白。这时安德烈离开隔壁的客厅，溜进了前厅。

“哎，还是接着签字吧，”基督山说，“我看得出，我说的话把大家吓呆了，男爵夫人和腾格拉尔小姐，请你们原谅。”

腾格拉尔夫人签完字，她将笔交给了公证人。

“卡瓦尔康蒂王子！”公证人喊，“卡瓦尔康蒂王子，您在哪里？”

“安德烈！安德烈！”好几个年轻人接连喊道，他们和安德烈已经非常亲密了，甚至可以直呼他的教名。

“去把王子找来，让他来这儿签字！”腾格拉尔男爵吩咐一个仆人道。

就在这时，大客厅里的宾客们忽然变得惊恐不安起来，他们往后退去，好像有个可怕的怪物突然闯进了屋里，要来吃人似的。当然，这种惊恐和后退不是无故发生的：一位宪兵军官在每个客厅门口各安派了两个宪兵，而军官则跟在一个胸佩绶带的警官后面，朝腾格拉尔男爵走了过去。

腾格拉尔以为宪兵是冲着自己来的，他的良心开始不安宁了，所以他那张脸因恐惧而变了形。

“出什么事了吗，先生？”基督山走到警官跟前问。

“各位，”那位执法的宪兵团长没回答伯爵，“谁叫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客厅里响起一片惊愕的喊声。人们纷纷寻找，并相互议论着。

“这个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究竟是什么身份啊？”男爵有点失去理智地问。

“他是从土伦监狱逃出来的一个苦役犯。”

“他犯了什么罪？”

“他被指控杀死了他的同伙卡德鲁斯。他们是一起从监狱里逃出来的。被告趁卡德鲁斯从基督山伯爵府上出来的时候杀害了他。”警官冷冷地答道。

基督山伯爵迅速环顾了四周。安德烈早已经不见踪影了。

第97章 逃往比利时

宪兵意想不到的出现,以及随之宣布的真相,让腾格拉尔先生的客厅顿时陷入到一场混乱中,就好像突然在宾客中发现了瘟疫或传染性霍乱一样。片刻之间,来宾挤成一团,从各个出口退了出去。

府邸里,只剩下腾格拉尔先生与警官关在书房里谈话,还有惊恐万分待在卧室里的腾格拉尔夫人。而目光依旧傲慢的欧热妮小姐则由路易丝·亚米利小姐陪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至于仆人,这天晚上增加了一些从巴黎咖啡馆雇来的厨师和侍者,所以比往常还多。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客厅、厨房或房间里,都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都对主人憋着一肚子气,根本不去干活,再说,现在也用不着干什么活。

情绪激动的人中,有两个我们要特别留意:这就是欧热妮·腾格拉尔小姐和路易丝·亚米利小姐。腾格拉尔小姐离开客厅的时候,带着非常傲慢的神情和轻蔑的眼光,以一位受辱女皇的步伐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在她后面,跟着脸色苍白和神情激动的路易丝·亚米利小姐。回到房间后,欧热妮将房门反锁上,路易丝则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

“太可怕了!谁能料到这种结果?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王子竟然是一个杀人犯,一个逃犯,一个苦役犯!”路易丝小姐喊道。

欧热妮小姐的嘴角掠过一种嘲讽的笑容:“真的,看来我是逃不过上帝的安排了,逃过了马尔塞夫的手心,却落在了卡瓦尔康蒂的魔爪里。”

“噢,他们不能相提并论,亲爱的欧热妮。”

“打住!这两个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简直就是无耻的代名词!现在我感到万分高兴,因为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路易丝问。

“我们怎么办?”

“对呀。”

“照三天前的办法,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恐怕不可以吧，即使你现在不要嫁人了，可还是要——”

“听我说，路易丝！我讨厌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样样都要按规定办，不能有丝毫差错，就像我们读乐谱一样。而我所渴望和追求的，是艺术家的生活，我所向往的是那种独立和自由的生活。我留下来干什么？为了让他们在一个月里再给我找个丈夫吗？或许会把我嫁给德布雷先生，以前提起过此事。不，路易丝，不！今晚突发的变故给了我一个离开的理由。感谢上帝！它来得多么及时。”

“你太坚强，太勇敢了！”柔弱的金发姑娘路易丝说道。

“好了，路易丝，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吧。旅行马车买好了吗？”

“三天前就准备好了。”

“你吩咐车夫将马车停在我们指定的地点了吗？”

“是的。”

“我们的护照呢？”

“在这里！”

欧热妮以通常的自信和镇定，打开信纸念道：“莱翁·亚米利先生，二十岁，艺术家，黑发，黑眼睛，与其胞妹一起外出旅行。”

“真是太好了！这张护照是谁给你办好的？”欧热妮兴奋地喊道。

“我去请基督山伯爵给罗马和那不勒斯剧院经理时写推荐信，曾经对他说起过一个女人外出旅行有些不方便。他明白了这种担心，表示会想办法给我弄到一张男人护照。果然两天后，我收到了这张护照，于是，我在上面又增了这句话：‘与其胞妹一起外出旅行。’”

“嗯，”欧热妮高兴地说，“那么，现在只差收拾行李了。原打算在举行婚礼的那晚出发的，现在改成了订婚签约的当晚走，我想也就这点差别，如此而已。”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亲爱的欧热妮。”

“我早就考虑好了，我已厌倦了每月的结账报表，也听烦了什么行情、西班牙公债和海地证券的升落。我要抛开这一切，路易丝，你明白吗？到那时，我可以享受清新的空气、无尽的自由、动听的鸟声，还有伦巴第的原野、威尼斯的运河、罗马的宫殿和那不勒斯的港湾。这是多么美丽的生活啊！现在，路易丝，我们来数数我们的钱。”

路易丝从一只嵌花的梳妆盒里拿出一个小皮夹，数了数，一共二十三张。

“一共两万三千法郎。”

“珍珠、钻石和其他首饰至少也值这么多钱，”欧热妮自信地说，“我们的钱足够了。有了这四万五千法郎，既是像公主一样生活，过上两年也没有一点问题；要是不这么奢侈，过上四年也足够了。不出半年，凭你的钢琴和我的歌声，就

可以将这笔钱翻上一倍。来,这笔钱由你负责管理,珠宝盒我拿着。万一我俩有谁不小心弄丢了一份,还有一笔钱可以花。现在,收拾东西,赶快出发!”

“先别急!”路易丝说着,走到腾格拉尔夫人的门前,听了一小会儿。

“你担心什么?”

“担心有人发现我们。”

“我的房间早就锁好了。”

“万一有人来房间叫我们开门呢。”

“那就随他叫吧。我们反正不会去开门。”

“噢,你真是女中豪杰,欧热妮!”

两位姑娘赶紧行动起来,将认为用得着的东西都塞进一只旅行箱里。

“好了,现在,”欧热妮说,“趁我去换衣服的时间,你把旅行箱锁好。”

路易丝把两只手按在箱盖上,使劲往下压。“不行,”她说,“我力气太小,你来关吧。”

“啊,可不是!”欧热妮调皮地笑着说,“我忘了,我是个大丈夫,而你,只是个柔弱的女王!”说着,她把膝盖顶在箱盖上,直到箱盖和箱子合拢,亚米利小姐则赶紧把锁插到锁眼里。欧热妮从身上取下钥匙,打开一个衣橱,取出一件紫色绸面的旅行棉风衣。

“瞧,你看,”欧热妮说,“我什么都想到了,有了这件风衣,你就不会感到冷了。”

“你怎么办?”

“噢,你别担心,我是从不怕冷的,而且我有一身男装……。”

“现在就穿吗?”

“是的。”

“来得及吗?”

“你不用担心,胆小鬼!现在所有仆人都都在想刚才发生的那桩变故呢。再说,大家肯定以为我这会儿正万念俱灰,所以把自己锁在房里也没什么奇怪的,你说对吗?”

“没错,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我放心多了。”

“来,帮我一下。”说着,欧热妮从刚才取风衣的衣橱里,变戏法似的取出一套男人的衣服来,从领结到高筒皮靴一应俱全,没一件是多余的,恰好是一整套男装。欧热妮迅速地穿上皮靴、长裤和背心,系好领结,再套上一件贴身的上衣。她的动作非常利索和敏捷,可以看出她扮演男性已经不止一次了。

“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路易丝赞美道,“可是,你美丽的黑发,让那些夫

人小姐们都非常嫉妒的辫子，就凭这顶男式帽子能遮住吗？”

“瞧瞧看吧。”话刚一说完，欧热妮左手就握住了那一头浓密的黑发辫，她那长手指几乎握不住，接着，她右手拿起一把长剪刀，在秀发上喀嚓一声，身体往后一仰，以免玷污她的上装，那一头浓密的头发便落到了她的脚边。很快，前边的刘海也被剪掉了，在欧热妮那像黑檀木一样漆黑的眼睛里，没有一丝后悔，反而比以前还要明亮。

“哦，太可惜了，多好的头发！”亚米利小姐惋惜道。

“这样不是更好吗，难道你不这么看？”欧热妮一边将那些零碎的卷发抚平，一边大声说，她现在的装扮已经非常像一个男人了。

“噢，你很美，仍然美丽动人！”路易丝大声喊道，“现在，我们往哪儿去？”

“如果你没意见，就去布鲁塞尔，从那儿出发离边境最近。我们先到布鲁塞尔、列日和亚琛，然后沿着莱茵河直到斯特拉斯堡，再穿过瑞士，经过圣戈塔，进入意大利。你看怎样？”

“行啊。”

“你在看什么？”

“在看你啊。真的，你这样装扮真可爱！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我私奔呢。”

“哦，见鬼！他们真说对了。”

“噢！你在骂人，欧热妮？”说着，本来以为自己会非常伤心的两位姑娘，禁不住都大笑起来。随后，她们又仔细地收拾了房间，把凌乱的痕迹都整理干净。

灯吹灭了，欧热妮和路易丝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间更衣室的房门，睁大眼睛四处看了看，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她们经过侧梯，来到前院。欧热妮走在前面，一只手拉着箱包的一头，亚米利则用双手使劲地提着另一头。院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时，正是夜里十二点。看门人的房间还亮着灯。

欧热妮悄悄地走近，看见房间里的门房正在一张圈椅里打瞌睡。她马上回到路易丝身边，一起提上箱包，沿着墙壁的阴影走到门廊下。欧热妮让路易丝躲在门廊的角落里。这样，即使看门人碰巧醒了，也只能看见一个人。欧热妮走进前庭的光线下，轻轻拍打着看门人的窗户，刻意压低声音喊道：“快点开门！”

看门人立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想知道谁要出去。当他看见一个年轻人正用马鞭不耐烦地拍着脚上的皮靴时，立刻把门打开了。路易丝马上像蛇一样从门口溜了出去。欧热妮虽然心跳比往常快了许多，但表面上非常镇定，走出了大门。

这时，碰巧有一个脚夫经过，欧热妮和路易丝就把手上的箱包交给他，吩咐他送到维克多路三十六号，然后就跟在脚夫后面。一路上有个脚夫，让路易丝的

心踏实下来。而欧热妮呢，则比她的朋友要刚强得多。到了预定地点，欧热妮吩咐脚夫放下箱包，拿出一些零钱，将他打发走了。

欧热妮敲了几下房子的百叶窗。一个洗衣女工住在里面，她事先得到过嘱咐，所以并不惊慌。现在她还没睡，听到声音赶快打开了房门。

“小姐，”欧热妮说，“让门房把旅行马车拉过来，再让他去驿站租几匹好马。这五个法郎是给他的跑腿费。”

“说真的，”路易丝说，“你让我感到吃惊，我简直佩服死你了。”

洗衣女工感到很吃惊，但早就说好可以给她二十个路易，所以她什么也没问。十五分钟后，门房将车夫和马匹带了回来，车夫很快套好了马车，门房则用绳子把箱包紧绑在马车上。

“到哪儿去，先生？”车夫问。

“枫丹白露。”欧热妮用近似男性的声音答道。

“你怎么这么说话？”路易丝向她的女友问道。

“我故意这么说的，虽然我们给了那个女工二十个路易，但说不定她会为了四十个路易而出卖我们。等上了大路，我们再改方向。”说着，欧热妮纵身跃上改装成可以用来睡觉的四轮马车里，几乎没有碰到踏板。

“你总是对的。”路易丝一边说，一边坐在了欧热妮的旁边。

马车在十五分钟后拐上正道。车夫一路甩着响鞭，马车很快驶出了圣马丁城门。

“噢！”路易丝说，“我们已经出巴黎城了。”

“对，亲爱的，这次私奔干得太漂亮了。”

“不错，并且还没有用暴力。”

“就算用了，那也值得。”

她们的谈话，渐渐消失在车轮不停辗过郊外小镇马路的滚动声里了。

腾格拉尔先生从此失去了女儿。

第98章 钟瓶旅馆

安德烈虽说年纪轻轻,却是个极机灵、极聪明的小伙子。腾格拉尔男爵的客厅发生变故时,他趁着人群骚乱的机会,悄悄地溜到门口,穿过几个房间,最后逃得无影无踪。

安德烈在穿过这些房间时,发现其中一间放着新娘的嫁妆:钻石珍珠盒、克什米尔羊毛围巾、瓦朗西埃纳花边、英国面纱,总之,是些让每个年轻姑娘一听到名字就怦然心动的好东西。毫无疑问,有些远见的安德烈顺手从这些嫁妆里抓起最值钱的首饰,塞到身上。这时,他觉得安心多了,轻松地从窗户中跳出去,从宪兵的眼皮底下逃走了。

安德烈是个高个子,灵活得像古代的角斗士,强健得像斯巴达将士,他一口气在街上快跑了十五分钟,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想尽快逃离腾格拉尔的府邸,那个让他险些被捕的地方。将勃朗峰路跑完后,他来到了拉法耶特路的尽头。凭着一个小偷避开险阻的本能,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了下来。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安德烈一个人。左边通向空旷无人的圣拉撒路园圃,右边则是那广袤无垠的巴黎城区。“我完蛋了吗?不,只要比对手更鬼就不会完蛋,所以,我能不能救活自己,关键在于速度快慢。”他自问自答道。这时,他看见波尼丽街的出口停着一辆单人马车。车夫拿着烟斗,一脸阴沉,看样子像是要上圣德尼街的另一头,无疑车夫平时经常停在那里。

“嗨,朋友!”安德烈说。

“有什么事吗,先生?”车夫问。

“你的马累不累?”

“累啊,它已经非常疲倦啦!唉,今天是个倒霉日子,几乎一整天没有做成一个大买卖!跑了好几趟,合起来才赚了七个法郎,可我交给车行老板的就得十法郎啊。”

“那么,你愿意在这七法郎上再追加二十法郎吗?”

“很乐意,先生,二十个法郎,谁不想要啊。”车夫惊喊道,“我怎么做才能得

到它呢？”

“这很容易，只要你的马不累就行。”

“我跟你讲，它跑起来像风一样快，你说去哪儿就可以啦。”

“去罗浮。”

“哦，这个地方我知道！那儿生产甜酒。”

“没错。我得赶上一位朋友，明天我们一起上塞瓦尔镇去打猎。我们说好，他的马车在这儿等我一直到十一点半，现在是午夜十二点了，也许他等得不耐烦了，先行一步了。”

“有可能。”

“噢，你拉我去追赶他，行吗？”

“很愿意。”

“如果到布尔歇还没有追上他，给你二十法郎。到罗浮还没赶上，三十法郎。”

“那要是追上了呢？”

“那就四十法郎。”安德烈犹豫地答道，但随即想到这样说没有任何风险。

“就这样说定了！请上车吧，我们这就出发。”

安德烈上了车，马车迅速地穿过圣德尼街，通过城栅一路驶去，出了城门，进入茫无边际的维莱特郊区的旷野。

不用说，车夫是不可能追上安德烈虚构出来的朋友的，但即使这样，安德烈依旧不断向走夜路的行人，或者还没有关门的小酒店打听，有没有见到一辆套着枣红马的绿色双轮轻便马车驶过。这条到荷兰的路上，经常有许多轻便马车驶过，而且其中十有八九是绿色的，所以安德烈总可以打听到消息。人家总是说瞧见一辆绿色马车刚刚驶过，就在前面五百步，二百步，或者一百步，最后追到前面一看，却都不是安德烈的那位朋友。

后来，安德烈坐的这辆单人马车，竟然让一辆套着两匹快马的旅行马车超过了过去。

“唉！”安德烈心想，“要是我有这么一辆车，两匹骏马，尤其有这辆马车上的人所带的一张护照，那有多好！”他沮丧地叹了口气。

而那辆旅行马车上，坐着的正是腾格拉尔小姐和亚米利小姐。

“再快点！”安德烈说，“我们得赶紧追上我的朋友。”

自从出了城门，这匹马就没有得到过休息，它在车夫的鞭子下又不得不使劲地往前跑，气喘吁吁地终于跑到了罗浮。

“看样子，”安德烈说，“是不可能追上我的朋友了，再继续跑下去会把你的马累死的，还是将马车停在这儿吧。这是给你的三十法郎，我上红马旅馆睡一

晚,明天再去搭头班车,这样会有属于我的座位。晚安,我的朋友。”

安德烈把六枚五法郎的银币放在车夫的手里,敏捷地跳下车。车夫非常兴奋地把钱放进袋里,调转方向朝巴黎城驶去。

安德烈装作走向红马旅馆,但只是在旅馆门外站了一小会儿,等到马车的声音渐渐远去,直到再也听不见,又拔腿一路狂奔了六里路。

这时,安德烈看看周围,停了下来。大概这里就是塞瓦尔镇的附近了。他在心里谋划着:搭乘别人的马车是不可能的,租用马车也不可能,这两种办法都需要护照。而瓦兹省是法国防范最严密的省份之一,留在这里更不可能。对于像他这样的惯犯,隐匿在这里是非常不妥当的。

他在一座土墙旁边轻轻坐下来,将脸埋在手心里思索了一会儿。十分钟后,他抬起头,做出了决定。随后,他从地上抓起一把碎土,抹脏了穿在外面的那件上装,走到塞瓦尔镇,使劲拍打着当地唯一的一家小酒店的门。

店主来开门。

“朋友,”安德烈说,“我骑马从蒙芳丹小镇到森利斯去,暴烈的马不幸折断了腿,摔了我一个大跟头。而今晚我必须赶到贡比涅,以免我的家人为我担心。你愿意租一匹马给我吗?”

客店总是有匹马的,至于好坏那就知道了。塞瓦尔镇的客店老板叫来照管马厩的伙计,吩咐他去给“追风白驹”备鞍,然后他叫醒了儿子,让这个七岁的孩子跟着安德烈一起走,完了再把马骑回来。安德烈给了客店老板二十法郎,掏钱的时候,故意让一张名片掉在地上。

这张名片是安德烈在巴黎咖啡馆里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安德烈想,等他走后,客店老板拾起那张名片,一看就会相信马匹租给了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五号的马伦伯爵。

一路上,“追风白驹”跑得并不快,但步子迈得非常均匀,而且不间断地在往前赶路。三个半小时后,安德烈赶着马跑完了贡比涅的二十七里路,当他来到停放驿车的广场时,时间是午夜四点钟。

在贡比涅,有一家非常出名、无比豪华的钟瓶旅馆,只要在这儿住过一晚的客人,一般都不会忘记。安德烈在巴黎骑马外出郊游时,曾住在这里,由此还记得起这家旅馆。他在路灯的光线下看见了钟瓶旅馆的招牌,于是认定方向走过去。安德烈掏出身上所有的零钱,把这个七岁孩子打发走,自己去敲门。他在心里计划着:还有三四个钟头天才亮,最好能吃上一顿大餐,再睡上一觉,让自己神清气爽祛除疲惫。

开门的是一个侍者。

“朋友，”安德烈说，“我从圣约翰来，我在那儿吃了饭，原想乘午夜经过的那班马车，结果像个傻瓜似的迷失了方向，在森林里胡乱走了四个钟头。请给我开一间面向院子的精致房间，再让人送一只冻母鸡和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过来。”

侍者没起任何疑心，安德烈的态度神色从容自若，嘴里叼着雪茄，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衣服考究，胡子刮得很净，皮靴也标致极了，一切都无可挑剔。看上去只像是个晚归的邻居，仅此而已。

侍者收拾房间的时候，老板娘起来了，安德烈笑容可掬地迎上去，问是否能让自已住三号房间，解释说上次到贡比涅，就是住在那里。可惜，老板说三号房间已经让一个去旅行的年轻人和他的妹妹住下了。

安德烈显得很失望，等老板娘向他担保，说给他准备的七号房间，里面的格局和三号房间一模一样，他才算把心放平坦。一边在壁炉边暖暖脚，一边与老板娘闲聊尚蒂伊最近赛马的情况，直到侍者来说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烈选择朝向院子的房间，是因为朝向那儿的房间精致，钟瓶旅馆的庭院，上面有三条走廊，看上去和歌剧院里的正厅十分相似，廊柱上攀满了茉莉花和铁线莲，宛如天然装饰品一样轻巧别致，使得前院入口漂亮极了。

冻鸡很可口，红酒特别醇厚，壁炉的火烧得非常旺，安德烈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胃口非常好，就像什么意外没发生一样。随后他上了床入睡，很快进入了二十岁年轻人才有的梦乡。安德烈没有重重心事，没有任何不安。

安德烈决定天一亮就马上离开这里。他早就想好了一个计划：付清房间的账单，迅速离开旅馆，到森林里去，以学画画的为借口，花钱和一位农民接近，弄一套伐木工人的衣服和一把斧头，脱掉高雅的衣装，打扮成一个伐木工人。然后，手上涂满泥巴，染好自己的头发，将皮肤染成褐色，走过一座座森林，一直走到最近的边境，夜晚走路，白天躲在树林或采石场里睡觉，偶尔再到有人住的地方去买些面包。过了境，可以把钻石换成现钱，再加上早就藏在身上的十张钞票，大概还有五万利弗尔左右，这样算来，安德烈安心多了，前面的道路似乎充满希望。况且，想必腾格拉尔先生为了面子，一定会尽量阻拦那件丑事的张扬。这些原因，再加上疲倦，使安德烈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

为了能够及时醒过来，安德烈睡前没有将百叶窗关上，只是紧紧地把房门插好，并将那柄随身的尖利小刀放在伸手就可以拿到的桌子上。它做工精良，安德烈一直都随身携带。

大约清晨七点钟的时候，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安德烈脸上，热乎乎的又闪着亮光。他醒了。凡是一个清晰严密的头脑，总有一个念头占主导地位，这个念头总是在头脑里最后歇息，又会在清晨最早醒来。

安德烈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昨晚的念头就浮上了脑海,仿佛在他耳旁悄悄地说:你睡得太久了。他猛地打了一个激灵,跳下床,奔向窗口。

有个宪兵正走过院子中央。

宪兵是这个世界上最惹人注目的人,哪怕对于一个非常坦然的人也是如此,在人们眼里,黄蓝白三色相间的制服就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衣服了。

“为什么有个宪兵在这儿?”安德烈暗自想道。他首先没有往自己身上想,安慰自己说:“一家旅馆里有个宪兵,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是先把衣服穿好再瞧瞧看吧!”说着,他像从前那样麻利地穿上衣服,虽然在巴黎过了几个月上流社会的生活,但还没有让男仆改掉自己的起居习惯。

“嗯!”安德烈一边穿衣一边说,“只要宪兵一走,我就马上离开这里。”他系好领结,穿着皮靴轻轻地走到窗口,再一次掀起麻纱窗帘朝外看:不仅先前那个宪兵还站在庭院,唯一能让他下楼的楼梯口也出现了一个宪兵,另外,还有第三个,骑着马,手握火枪,看上去像在门口放哨,这个门是唯一的出口。第三个宪兵最说明问题,因为在他旁边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把旅馆的门堵死了。

安德烈的脑海出现一个判断:“不好!他们是来找我的!”他的脸上顿时变得毫无血色,焦急地朝房间里四下打量。这个房间,跟同一层楼的其他房间一样,只能打开房门通过走廊出去,而那样的话谁都可以看见的。

“这下完了!”安德烈的脑海再次冒出一个判断。对于他目前的境地,逮捕意味着:法庭的审判,监禁,处死,而且这种结果是大快人心,不容半点赦免宽怒的。想到这里,他痉挛地用手抱住了头。这一会儿,他简直要发疯。但很快地,在他那乱作一团的脑海里,闪出了一丝灵光,一丝笑意从他那毫无血色的脸上掠了过去。

安德烈向周围看了看,发现要找的笔、墨水和纸张都在书桌上放着。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拿起笔蘸了蘸墨水,在纸上迅速地写道:“我没有钱结账了,可我不是一个撒谎之人,留下这枚饰针作为抵押,它的价值抵得上食宿费的十倍。请原谅我天刚亮就走了,因为我觉得羞于见人。”写完后,自领结上取下饰针,放在纸上。

安德烈拨开房门的门闩,将门拉成半遮半掩的样子,感觉像是里边的人已经离开房间,只是不小心忘记了关门。跟着,他手脚利索地爬进壁炉的烟囱,没忘用脚抹平灰烬中的脚印,然后一直往上爬。这是他逃走的唯一机会了。

这时,第一个宪兵,也就是宪兵团长,已经跟在分局长的后面朝安德烈的房间走来,第二个宪兵仍然把守着楼梯,而第三个宪兵作为后援还守在旅馆门口。

到现在,安德烈还是没想通这次追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天刚亮,急报已

已从巴黎发向了四面八方,接到消息后,各地警局立刻行动起来,全力追捕杀害卡德鲁斯的凶手。

贡比涅这个市镇是皇家行宫之地,又是狩猎之城,驻扎有部队,因此拥有众多的行政官员、宪兵和警察,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当急报一传到这里,警局便立刻部署行动,自然是从镇上第一大旅馆钟瓶旅馆开始。另外,据在当晚市政厅值班的哨兵报告,市政府的隔壁钟瓶旅馆当晚来了几个新旅客,四点零几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骑着一匹白马到过广场。接着孩子骑马走了,那个年轻人就去叫门,门开了,又关上,他住在了钟瓶旅馆。疑点很快锁在了这个夜深投宿的年轻人身上,他不是别人,正是安德烈!

警察分局长和跟在后面的宪兵团长根据情报直接走到了安德烈的房间,发现房门是半遮半掩的。

“哈!”宪兵团长可是一只老狐狸,他对罪犯这套把戏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开着门可不是个好兆头!我宁愿它关得死死的。”

桌子上的那张纸条和饰针,很快就验证了宪兵团长的判断。话虽这样说,但这位宪兵团长并没有凭桌上那点证据,就马上离开房间。他环顾四周,看了看床底下,瞧了瞧帐帘里,接着打开了衣柜,最后停在壁炉前。他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安德烈已经把足迹都清理干净了,但这里很有可能就是逃走的出口。

宪兵团长派人取来一些麦秸柴草,塞满壁炉,然后点上了火。火将壁炉烧得毕剥作响,浓黑的烟沿着烟囱直往上蹿,像火山喷发一样,但烟囱里没有像宪兵团长想的那样有人掉下来。从小就在社会上与人摸爬滚打的安德烈,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一场火攻,他已经爬上了屋顶,蹲在烟囱旁边。

这时,安德烈觉得救有望了,因为他听见宪兵团长对下面两个宪兵大声喊道:“他不在里面!”

安德烈小心翼翼地探出头一看,发现两个宪兵不但没有撤走,反而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他往周围望了望:右边市政厅是一座十六世纪的巨大建筑,从这座建筑物的任何一个窗口朝下看,都可以把这家旅馆的屋顶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说不定马上就会有宪兵从某个窗口探出头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完了。

安德烈决定重新找个烟囱,先爬到别人的房间里去。他看了看周围,发现了一个不冒烟的烟囱,赶忙小心爬过去,很快消失在这个烟囱里。

果然,市政厅的一扇窗户不久便被人猛地推开了,从那儿探出来宪兵团长的脑袋。他的头像是建筑物上的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地贴在那儿。没过多久,伴随着一声长叹,这颗头颅就消失不见了。

宪兵团长穿过人群,就像没看见广场上人群的种种疑惑的目光似的,径自

走回到钟瓶旅馆。

“怎么样？”站在旅馆门口和楼梯口的那两个宪兵问。

“嗯，孩子们，”宪兵团长说，“逃犯肯定是一早就跑掉了。可是我会派人到维莱科特雷和诺永的路上去追，还有到森林里去搜寻，肯定能把他抓回来的。”话音未落，只听见有人发出一声长长的惊叫，并伴随着一连串的铃声。

“噢，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宪兵团长喊道。

旅馆老板说：“可能一位客人等得焦急了。”

“哪个房间？”

“三号房间。”

旅馆老板叫来侍者，吩咐道：“快去看看！”这时，再一次响起了惊叫声和拉铃声。

“慢着！”宪兵团长阻止侍者说，“看来，这个拉铃人需要的可能不是伙计，带一个宪兵去吧。谁住在三号房间？”

“昨晚乘着马车来的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妹妹，租的是一个双人间。”旅馆老板回答道。

铃声第三次响起，听上去惊惶不已。

“快来人！”宪兵团长大声说：“请随我来，分局长先生。”

“先等等，有两座楼梯通往二号房间，一座外梯，一座内梯。”旅馆老板对宪兵团长说。

“很好！”宪兵团长对宪兵说，“我负责这座内梯。你们的枪里子弹装好了吗？”

“装好了。”

“嗯，你们看住外梯，如果他想试图逃跑，就开枪。照急报上的内容看，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罪犯。”

宪兵团长和分局长走开了，剩下一片围观的人群，他们站在旅馆的庭院中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

原来，安德烈机敏地在烟囱里往下爬了三分之二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尽管双手还撑着烟囱，还是身不由己地掉了下去，速度之快，特别是声音之大，已经超过了安德烈的预想。要是下面只是个空房间，那还没有关系，可房间里住有人。

巨大的响声将睡在床上的两个女人惊醒了。她们爬起来一看，听到有人掉在壁炉里，看到一个男人从壁炉口冒出来。一个头发金黄的女人，立即发出了惊叫声，另一个则伸过手去抓住拉铃的绳带，拼命地拉扯。

“行行好，”安德烈脸色惨白，惊魂未定，并没有看清对方是谁，“别喊人！救救我吧，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安德烈！那个杀人犯！”其中一个女人喊道。

“欧热妮·腾格拉尔小姐！”安德烈惊呆了。

亚米利小姐继续惊叫救命，从欧热妮的手里夺过绳带，更加使劲地拉起来。

“救救我，有人在追我！”安德烈双手合在胸前说，“求求你们可怜我吧，发发善心，别把我交给他们！”

“已经太迟了，他们上来了。”欧热妮说。

“噢，那么把我藏在某个地方，”安德烈哀求道，“就说你们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想个办法打消他们的疑心，就能救我了！”

两位姑娘紧紧靠在一起，用床单裹住身体，听着安德烈的苦苦哀求，一点回应也没有，她们的脑海完全被惧怕和厌恶的情绪占满了。

“好，”最后欧热妮说，“就从你来的那条路出去吧，我们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快滚！无耻的家伙。”

这时，内梯顶上有个声音叫道：“他在这儿！我看见他啦！”原来是那位宪兵团长将眼睛凑在钥匙孔上，看见安德烈站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恳求。

枪托猛然一击，砸掉了门锁，又两下，打掉了插销门闩，砸坏的房门倒向屋里。安德烈打开另一扇门，从外梯口蹿到走廊，打算夺路而逃。两个宪兵站在走廊里，手里端着火枪，瞄准安德烈。

安德烈呆住了，脸色煞白，身体微微后仰，痉挛的手里还紧握那把不起任何作用的小刀。

“快跑啊！”亚米利小姐喊道，恐惧逐渐减退，恻隐之心又回来了，“赶紧呀！”

“要不就自尽！”欧热妮得意地说，就像在古罗马的竞技场上，一位女祭司命令得胜的斗士去杀死被他打败的对手那样。

安德烈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带着一个鄙夷的笑容望着欧热妮，这表明他无法体会到这种冷酷而又崇高的荣誉感。“自杀！”他扔下小刀喊道，“干吗要这样做？”

“这很好解释，你也说了，假如你被他们抓回去，会把你当成最危险的罪犯立即处死。”欧热妮回答道。

“哼！”安德烈·卡瓦尔康蒂把双臂叉在胸前说，“我有的是好朋友！”

宪兵团长抽出军刀，向安德烈逼过来。

“好了，好了。”安德烈说，“把刀插进刀套里去罢，不幸的人既然已经放弃了抵抗，何必还要这么制造紧张呢。”说着，他伸出双手，被铐了起来。

欧热妮和路易丝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安德烈：剥掉那层贵族绅士的伪装之后，他变成一个真正的苦囚犯了。安德烈转过身来，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向

欧热妮说：“有什么口信要带给令尊大人吗，欧热妮小姐？因为我大半还是要回巴黎的。”

欧热妮用双手遮住了脸。

“哦，哦！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呢，就算你追踪我来到了这里，我也不会生你的气……我差点儿不就成了你的丈夫吗？”说完这句嘲弄讽刺的话后，安德烈走了出去。

两位姑娘忍受着安德烈的恶意侮辱和人们的指指点点。一小时后，欧热妮和路易丝都穿上了女装，登上了那辆旅行马车。她们只能从好奇的看热闹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欧热妮关上车窗，但是，她虽然看不见，却还是能够听见那些不绝于耳的讥诮之声。

“噢！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呢？”欧热妮倒在亚米利小姐的怀里，悲伤地说。她的眼睛里喷出灼灼的怒火，就像是尼禄王渴望罗马帝国是一颗脑袋，好让一刀就可以砍下来那样。

第二天，欧热妮和路易丝抵达布鲁塞尔，住在了佛兰德旅馆。

从出事的那天晚上起，安德烈就关进了巴黎法官的附属监狱。

第 99 章 法律

欧热妮·腾格拉尔小姐的订婚典礼发生了突变之后，男爵夫人似乎因此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最初的那阵沮丧过后，她便出发去找她的老朋友吕西安·德布雷了。

腾格拉尔夫人原以为成全这桩婚事能让她摆脱监护的责任，获得内心渴望的自由。像欧热妮这样性格的女儿，监护责任实在让人头疼。另外，要维护一个家庭的融洽，确保其中的等级关系，向来需要默契和宽容。一个母亲想要赢得女儿的喜悦，就必须做一个智慧和品德的典范，要不然做母亲的就不可能成为女儿心中的主宰。

腾格拉尔夫人总是对女儿担心害怕，因为欧热妮经常对事情洞若观火，而亚米利小姐又不时地给她出些点子。有时她发现，欧热妮投向德布雷的眼神中带着轻蔑，那眼神好像是在告诉她，女儿明白母亲跟那位大臣私人秘书之间种种的暧昧关系以及所有的金钱往来。实际上，事情与男爵夫人想的恰好相反，欧热妮厌恶德布雷，绝对不是因为德布雷引起了自己父母的不和，或者让自己的家庭丢脸，而是欧热妮将德布雷归类于长着两只脚，身上没有毛的动物。

德布雷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在目睹了那场出丑剧后，匆忙回到了俱乐部，跟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聊着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此时，这座号称世界之都的巴黎，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情，这里最不稀缺的就是散布在各个角落的流言蜚语。

男爵夫人穿着黑裙、戴着面纱来到了德布雷家门前，尽管看门人一再跟她说不主人不在，可这位夫人不听劝阻，固执地朝楼梯走去。

这时，德布雷正在俱乐部里和一位朋友论辩。朋友建议，腾格拉尔府上现在出了这样一桩丑事，你作为那个家庭的朋友，有责任上门提亲，把欧热妮小姐和那两百万钞票娶过来。德布雷使劲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的神态更像是在求对方说服自己。实际上，娶腾格拉尔小姐的念头经常在他心头闪现，可一想到欧热妮独立、傲慢的性格，他又会马上采取拒绝的态度，声称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可

是心里却仍觊觎着这门亲事。所有的伦理学家都说,即使是最可敬最纯洁的人也难免会这样想入非非,这种罪恶的念头总是藏在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向外偷窥,就像魔鬼撒旦藏在十字架后面一样。

俱乐部里,德布雷和朋友一边喝茶、玩牌,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

腾格拉尔夫人坐在绿色客厅里,焦急地等着德布雷归来。在她的左右各摆一篮鲜花,这花是她早上派人送来的。看到花已经插在瓶里,想必是德布雷加了清水,腾格拉尔夫人原谅了他的深夜不归。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的时候,她实在等得不耐烦,坐上出租马车走了。这一圈子的人,在一点上和正在恋爱的轻佻女工是一样的,那就是都不会过了午夜以后才回家。

腾格拉尔夫人回到府邸时的小心谨慎,就好像欧热妮离开府邸时一样。她紧悬着心,轻手轻脚地上楼,隔壁就是欧热妮的房间。她害怕因为去德布雷的家再引起什么议论,这个可怜的女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尊重的,那就是她始终相信自己的女儿是清白无辜的,她对这个家一直都很忠诚。

回到卧室后,腾格拉尔夫人走到欧热妮的门口听了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她想开门进去,但门从里面锁上了。她心想:欧热妮在经过这场可怕的刺激后,可能已经筋疲力尽地睡着。她叫来了女儿的贴身女仆问话。

“欧热妮小姐,”女仆说,“跟亚米利小姐一起回房间的。喝过茶后,就吩咐我先行退下,说没我的事了。”实际上,女仆从欧热妮的房间退出后,就一直待在楼下的配膳室,和其他人一样,她也以为那两位小姐一直都在楼上的房间里。

腾格拉尔夫人毫不怀疑地上床睡觉了。躺在床上,她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想着往事。随着记忆越来越清晰,订婚仪式的那幕场景在脑海中也越来越具体。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件丢脸的事了,还将是一桩轰动全城的丑闻。同样,也不再是一件简单的羞辱,而是场使家族名誉扫地的耻辱。这时,男爵夫人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情:当初,美塞苔丝由于丈夫和儿子而蒙受了一场同样可怕的灾难,她对美塞苔丝毫无半点怜悯和同情。

“欧热妮完了,我们也完了。”她自语道,“事情一旦散播出去,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在这个社会里,别人拿捏着我们的笑柄,不停地嘲弄讥笑,那会使我们这个家族永远背负无法医治的创伤和痛苦。”

“不过,”男爵夫人继续想道,“幸亏上帝赋予欧热妮那种奇怪的性格,虽然这性格有时叫我害怕!”说着,她抬起头用感恩的眼神望着上天。神秘的上帝早就根据命中注定的事情安排好了一切,有时候会把坏事变成好事。

一会儿，她那飘忽不定的思绪像深渊中的飞鸟一样落到了安德烈·卡瓦尔康蒂身上，她喃喃地说：“这个安德烈是个无耻之徒、窃贼、杀人犯，可是从外表上的神态看，他似乎又有良好的教养，受到的教育却也不太差，至少是中等。看他的穿着，好像是家里非常富有，而且还有个出身名门贵族的人在支持他。”

腾格拉尔夫人面对眼前的困境，显得有些茫然失措。她曾经带着一个女人爱一个心上人的那种冲动去找过德布雷，可从德布雷那里只得到了一些忠告。她需要找一个比德布雷更强有力的人。

腾格拉尔夫人想到了维尔福先生。可她马上又想到：这次家庭发生变故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维尔福先生。哦，不，仔细想想：这位检察官先生不是毫无情义之人，他只是一个忠于职守的法官大人，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他用自己的手握住了手术刀，在伤口溃瘍的地方动了一刀，他不是个刽子手，而是个外科医生。他下令抓人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名誉，以免让一个罪犯成为自家的女婿。维尔福先生既然这样做，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他知道或者听任安德烈的阴谋。

这样想完，腾格拉尔夫人发现维尔福先生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她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拜访维尔福先生，即使他坚持一个法官的职责，那么至少还可以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她打算用往日的情分，用过去那段有罪但却甜蜜幸福的岁月，唤起维尔福先生的回忆，恳求他答应自己的请求。这样，他就会灵活处置这宗杀人命案，或者是放松对安德烈的搜捕，好让安德烈趁机逃脱，最后大不了以缺席审判结案。

腾格拉尔夫人安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起床后，腾格拉尔夫人既没拉铃惊醒贴身女仆，也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出一点动静。穿上昨晚那套黑裙，戴上面纱，走出了府邸，直到普罗旺斯路的时候，才坐上出租车，驶到维尔福先生家门口。

一个月来，维尔福的府邸一直笼罩着阴森森的气息，犹如一家收容传染病人的检疫院一样。一些房门关得紧紧的，偶尔才开一下百叶窗，透透气。有时，窗口会出现一个仆人惊恐的表情，窗户立即会被关上，好像是墓石盖严了坟坑一样。这时，邻居们会议论纷纷：“难道今天又会看见口棺材从检察官的家门里运出来？”

一见这座房子凄凉的景象，腾格拉尔夫人不禁打了个冷颤，浑身哆嗦地拉了下门铃。门铃发出一阵迟钝阴浊的响声，好像连它也被房子抑郁的气氛感染了。腾格拉尔夫人接连拉了三次，门房才将门开了一条缝，刚够话音从中间通过。

门房瞥见了一个女人，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然而大门却还是只开

了一条缝，跟闭着差不多。

“快点开门啊。”男爵夫人说。

“夫人，先得请问您是谁？”

“我是谁？你应该认识我啊。”

“现在，我们谁也不认识了。”

“我看你是疯了。”

门房不答，接着问：“您从哪里来的，夫人？”

“噢，这太过分了！”

“夫人，我是奉命行事，请您原谅。您的姓名？”

“腾格拉尔男爵夫人，我至少来过二十次啦。”

“也许吧，夫人。您来有什么事情？”

“这太奇怪了！”腾格拉尔夫人大喊道，“我要禀明德·维尔福先生，他的仆人大无礼了。”

“夫人，这不是无礼，更不是放肆。要是没有阿夫里尼医生的口令，或者不是找维尔福检察官商量事情的，任何人不得进来。”

“那好！我正是有事需要见检察官。”

“是急事吗？”

“当然，如果不是急事，我早就乘上马车回家去了。好了，这是我的名片，拿去通报你的主人吧。”

“您站在这儿等吗？”

“对，赶紧去吧。”

门房转身将门关上，剩下腾格拉尔夫人一个人站在门外。一会儿，大门打开了，这回开了一条较大的缝，腾格拉尔夫人进去后，门房随后又关上大门。进了前院，门房还盯着大门那边，手伸进口袋摸出一只哨子，吹了几声。

维尔福先生的贴身男仆应声出现在门廊下的台阶上。

“夫人，请谅解那位正直的看门人吧，”男仆一边在前面给男爵夫人带路，一边说，“他接受过严格的命令。维尔福先生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这是主人让我转告夫人的。”

院里有个供货商，也是跟腾格拉尔夫人一样的程序进来的，现在正有人检查他所带的物品。

腾格拉尔夫人上了台阶，周围凄凉的氛围浸染到她身上来，她感到害怕。一会儿，男仆把她带进检察官先生的书房。尽管她一直想着来这里拜访的目的，但是仍然忍不住对仆人接待的态度生出一股怒气。

这时,维尔福先生勉强抬起头,用凄苦的笑容看了看腾格拉尔夫人,望着这种笑容,腾格拉尔夫人将到了唇边的怒气压了下去。

“请原谅我的仆人有这种过度谨慎的态度,是我吩咐他们这样做的,不能责怪他们。仆人们因为受到了怀疑,才变得这样多疑和惊慌失措。”维尔福缓缓地说。

维尔福先生说的这种谨慎和惊慌,在社交圈中,腾格拉尔夫人曾听人提起过,但要不是亲眼看到,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种氛围竟然会发展到如此恐怖的境地。

腾格拉尔夫人问检察官:“那么,您也感到痛苦?”

“是的,夫人。”

“这么说,你也对我抱有同情心?”

“没错,夫人,我真心同情你。”

“那么,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了吗?”

“你要说你遭遇的事情,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不,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一件不幸的灾难吗?”

“是的,非常不幸!”男爵夫人喊道。

“唉!夫人,”检察官口气冷冷地回答说,“现在,我只把无法让死人复活的事情才称作灾难。”

“难道这件事人家会忘记……?”

“什么事情都会被人遗忘的,夫人。你女儿以后还会结婚,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即使这两个都不是,那就在七天内。而且,要说你是为了你的女儿没嫁出去而感到不幸,我想就不必了。也不至于留恋她的未婚夫吧。”

腾格拉尔夫人气愤极了,维尔福先生这种嘲弄的口气简直就是对她的羞辱。

“你还是我的朋友吗?”腾格拉尔夫人悲愤地喊道。

“当然,夫人。”维尔福说,苍白的脸颊微微泛红了。原来,这句话使他想起了过去与男爵夫人发生的其他的事。

“噢,请诚恳点儿,”男爵夫人央求道,“亲爱的维尔福,请把我当朋友,别像个法官的样子和我说话,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别告诉我应该高兴或者知足。”

维尔福欠了欠身,说:“我现在有了个坏习惯,一有人对我说起灾难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自己,我会不由自主地拿来做比较。跟我的灾难相比,您只是遇到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你应该高兴、知足的缘故,因为,你的处境还是值得羡慕的,也许我这样说使你不愉快了,那换个话题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夫人……”

“我的朋友，我来是想从你这儿问一下，”腾格拉尔夫人说，“那个骗子的案子现在怎么样了？”

“骗子！”维尔福说，“看来，夫人，你是故意要把有些事情夸大，又减轻其他一些事情。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或者是贝尼代托先生，难道只是个骗子这么简单？你错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

“先生，也许你订正得对，但对安德烈这个坏蛋处置得越严厉，对我家的危害就会越严重。你就先忘记他吧，别去追捕他，让他逃走。”

“你来得太晚了，夫人，通缉令已经发出。”

“哦，要是他们抓住了安德烈……他们会抓住他吗？”腾格拉尔夫人语无伦次地说。

“会的，我希望如此。”

“如果抓住了他，你会下令将他关进监狱吗？”

维尔福先生摇了摇头，表示否定这样做。

“那么，”腾格拉尔夫人央求说，“能帮我将他关到我女儿出嫁吗？”

“不可能，夫人，要依法办事的。”

“对我也不行？”腾格拉尔夫人一半笑着，一半认真地问。

“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自己。”

“哦！”腾格拉尔夫人轻轻喊了一声，不知道她究竟是失望还是有别的意思。维尔福先生望着她，早看到腾格拉尔夫人的内心里去。

“是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维尔福先生望着腾格拉尔夫人说，“你是指社交场合中那些散播出去的可怕的传言，说我家里近三个月来接连死人，还有瓦朗蒂娜这次奇迹般幸免于难，绝不合情合理。”

“我没想这些。”她有些急了。

“不，你肯定这样想了，夫人，你这样想也合乎情理，也许你还暗暗地在心里说：瞧你这么铁面无私地彻查罪犯，可为什么对你身边的罪犯，却让他悠哉游哉？”

腾格拉尔夫人的脸色发白。

“你是这样默想的吧，夫人？”

“嗯，我承认如此。”

“那么，你听我给你解释。”说着，维尔福将自己的椅子朝对方靠近了一些，然后双手撑在桌上，用一种比往常还要暗哑的声音说：“是有罪犯不受惩罚，可这是因为我还不知道谁是罪犯，生怕错把无辜的人当作罪犯，但是，一旦我知道了谁是罪犯——”维尔福说着，将手伸向桌对面的一个十字架，“我对上帝发誓，夫人，不管那人是谁，都得去死！现在，夫人，你还想请求我宽恕安德烈这个大坏

蛋吗？”

“但是，先生，你能肯定他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犯过那么严重的罪行吗？”

“你听，这是他的档案：贝尼代托，十六岁时先是因造假币被判服苦役五年。本来还是有希望的，但他从监狱中逃出来，最后是杀人。”

“他的出身呢？”

“咳，谁知道！一个流浪汉，一个科西嘉人。”

“难道没有亲人来找过他？”

“没有，也没人知道他父母是谁。”

“来自卢卡的那人又是谁？”

“也是个窃贼，说不定是和安德烈一伙的。”

男爵夫人把双手合在胸前。“维尔福！”她用最温柔、最甜蜜的声音喊道。

“不要这样，夫人，”维尔福用近乎冷酷的态度回答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再为一个罪犯向我求情了！我是谁？法律。法律可是没有眼睛、耳朵和回忆的，它看不见你的愁容，听不到你甜蜜的声音，也不能唤醒你那些柔情蜜意的往事。法律只知道命令，而当法律命令的时候，就是最无情最不讲情理的。也许，你会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部没有生命的法典、一部书。夫人，请你看看我的周围，人们像兄弟那样体谅地对过我、爱过我和宽容过我吗？没有，没有，没有！只有打击，只有无情的打击！

“夫人，你是个迷人的女人，像条美人鱼，你这样看着我叫我脸红，你知道我过去的一切，甚至还包括一些我犯下的罪过。尽管我是个有罪的人，也许比别人的罪孽还要深重，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职责是去撕破敌人的伪装，找出他们的弱点，揭发他们的罪行。进一步说，当我找到他们那些弱点或犯罪的证据时，我就要处罚他们，我就会由衷地高兴和自豪。每个罪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我不比别人更坏。唉！世界上到处都是罪恶，人人都奸恶。我们一定要站起来一同消灭罪恶，夫人！”维尔福说最后几句话时，神情高昂而狂热，这使得他的话具有雄厚的说服力和强烈的震撼力。

“可是，”腾格拉尔夫人还是坚持道，“安德烈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呀。”

“这是他自己活该，或者不如说，这样反而更好，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谁也用不着为他流泪了。”

“可这是欺凌弱者呀，先生。”

“杀人犯会是一个弱者，夫人？”

“他的坏名声会牵扯到我的全家。”

“死神同样也在纠缠我的家庭！”

“噢，先生！”男爵夫人喊道，“如果你对别人太绝情了，我提醒你，别人也会这样对你的！”

“那好，随便好了！”维尔福说着，向天举起了自己的双臂，气势汹汹。

“那么，起码可以把他的案子拖到下次开庭再审理吧，这样还可以有半年的时间来让人们淡忘我家的那桩丑事。”

“不行，”维尔福再次拒绝道，“离这次开庭还有五天的时间，预审工作早就准备好了，五天，已经超过我的时间要求了。再说，难道你不明白我也在盼望淡忘记忆吗，夫人？只有在我夜以继日工作的时候，才可以将我心中那些痛苦的记忆抹掉，那时，我就跟死人一样幸福，这毕竟要比承受生者的痛苦折磨好得多。”

“先生，他已经逃脱了，就让他逃走吧，暂缓行动是能够得到原谅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来得太晚了，今天一早急报就发出去了，这会儿……”

“老爷，”维尔福先生的贴身男仆走进书房说，“这封急报是内政部一个骑兵刚刚送来的。”

维尔福一把抓过，急忙开封。腾格拉尔夫人吓得浑身打颤，维尔福则兴奋地直哆嗦，大声喊道：“抓到了！在贡比涅抓住了。很快就能结案了！”

腾格拉尔夫人浑身冰冷、脸色苍白地站起身来，说：“再见，先生！”

“再见，夫人！”维尔福近乎欢快地送她到了门口。

维尔福重新回到书房，右手拍着那封急报信说：“现在好了，我手上已经有一件制造伪币案、三件纵火案和三件抢劫案，就缺一件谋杀案，这下全齐了。这次开庭一定有大戏上演。”

第100章 幽灵显身

到目前为止，瓦朗蒂娜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她疲惫地躺在床上。通过维尔福夫人之口，她在自己的房间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欧热妮离家出走，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因为杀人而被逮捕。可瓦朗蒂娜还是非常虚弱，听完了这些事情，她的脑子里都是一些模糊的意念和想法，眼前也都是一些离奇的幻影和混乱的印象。当然，这和瓦朗蒂娜在健康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白天，瓦朗蒂娜的神志还算清醒，诺瓦蒂埃总让人把他推到孙女的房间里去，用充满慈爱的眼光望着孙女。这让她感到自己还生活在现实世界。维尔福先生从法院回来后，也会陪父亲和女儿待上一两个小时。

到了六点钟，维尔福先生回到自己的书房。阿夫里尼医生在八点钟的时候，会亲自把夜间给瓦朗蒂娜服用的药水拿进来，随后，仆人会把诺瓦蒂埃先生送回到他的房间。跟着，由阿夫里尼医生指定的一个护士，会守在瓦朗蒂娜的房间，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或十一点钟瓦朗蒂娜睡熟后才离开。最后，护士会把瓦朗蒂娜的房门钥匙交到维尔福先生手上。这样，除非穿过维尔福夫人和爱德华的房间，否则没有人能接近这间病房。

每天早晨，莫雷尔都会来到诺瓦蒂埃的房间，打听瓦朗蒂娜的身体状况，但奇怪的是，莫雷尔看上去倒一天比一天安心。瓦朗蒂娜现在依然神经亢奋，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可是已经每天都在好转。莫雷尔曾经意乱神迷地冲到基督山伯爵家里，伯爵说如果瓦朗蒂娜两小时内不死，就不会死。果然，四天过去了，瓦朗蒂娜还活着。

瓦朗蒂娜在睡着的时候，以及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下，总是非常亢奋。夜深人静，壁炉架上的那盏乳白色灯罩透出半明半暗的光。在一片寂静和昏暗中，瓦朗蒂娜看见一些幽灵从她的床前来回走动，煽动着它们的翅膀摇晃曳动。迷蒙中，她看见的有时是样子吓人的继母，有时是向她伸出双手的莫雷尔，有时又像是基督山伯爵那样一些她平时不太熟悉的人。在这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她觉得

连房间里的家具似乎都在不停地活动。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钟，一阵沉沉的睡意袭来，她才可以一睡到天亮。

这一天上午，瓦朗蒂娜听说了欧热妮出走和安德烈被捕的消息，到晚上维尔福先生和阿夫里尼医生走了以后，她就开始思绪迷乱地思忖，一会儿是自己的处境，一会儿又是刚才听说的那些事情。

十一点钟的时候，护士进来把医生准备的药剂放在瓦朗蒂娜的床头，锁上房门走了。护士离开一小时后，在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时，瓦朗蒂娜又开始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了，眼前全是一些幻景和假象。在灯光的照射下，这些幻景和假象又都变成了各种奇特的形状。突然，在那昏暗的灯光下，瓦朗蒂娜好像看见壁炉旁边凹进去的、那扇通向她书房的门，慢慢地打开了，却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换了平时，瓦朗蒂娜会立即抓住挂在床头的丝带拉铃叫人求助，但是现在，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她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象。只有到了早上，随着阳光的照耀，一切便都会恢复正常，幽灵不留任何痕迹。

书房的门后出现了一个人。

瓦朗蒂娜近来的高烧让她看惯了这种幻象，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她只是睁大眼睛，希望这人影就是莫雷尔。人影继续朝病床前走过来，她仔细地倾听着脚步声。这时，一道灯光照在这位夜间来访的人的脸上。

“不是莫雷尔！”瓦朗蒂娜喃喃地说，她一心想着眼前是梦境，等着这个人像以前一样消失，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她感觉自己的脉搏跳得非常厉害，她记起了，摆脱幻觉的最好办法就是喝一口药，不仅能减轻发烧的症状，而且还能使头脑变得清醒。她伸出手去，想拿床前的那只玻璃杯。手臂刚伸出床外，那个人影却急步向她走来，以致瓦朗蒂娜都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感觉到手上有压力，人影像是挡住了她的手臂。

这次看见的，和瓦朗蒂娜以前看到的幻景不同，她开始相信自己的神志是清醒的，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显然，人影不想让她喝药。瓦朗蒂娜慢慢地把手缩回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人影。他好像对瓦朗蒂娜没有任何恶意，更像是来保护她，人影拿起杯子，凑到灯光下，观察着玻璃杯里面的液体，后来又从中倒出一匙液体，喝了下去。

瓦朗蒂娜望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她以为眼前的这一切马上就会消失，接着会出现另一幅场景，但是，人影却走到她的床前，激动地说：“现在，可以喝了！”

瓦朗蒂娜哆嗦了一下，这是一个活人说话的声音，幻觉中的第一次，她张嘴想喊。人影用手指按在她的嘴唇上。“基督山先生！”她脱口而出，眼里流露出惊

恐的神色，双手抖得几乎盖不拢搭在身上的毯子。基督山伯爵深夜穿过墙壁走进她的房间，对她来说，实在是难以置信。

“不要喊，也不要害怕，”伯爵说，“心里也别感到疑惑和不安。瓦朗蒂娜，你看见的这个站在你面前的人，并不是一个幻象，而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慈爱的父亲和最恭敬的朋友。”

瓦朗蒂娜不知如何是好。声音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她惊恐万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脸色苍白地看着伯爵，好像在问：“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邪念，为什么这么晚来到这里呢？”

基督山伯爵完全明白姑娘的疑问，对瓦朗蒂娜亲切地说道：“请听我说，或者你看看我吧：比平时更苍白的脸色，一双疲惫发红的眼睛，足足有四天没有合拢过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四天里，每天晚上我都守在你的身边，为我的朋友马西米兰保护你的生命。”

瓦朗蒂娜的双颊立刻升起了喜悦的红晕，马西米兰这个名字使得她对基督山伯爵的突然出现消除了一切恐惧。

“马西米兰……”瓦朗蒂娜重复道，这个名字在她心里是多么亲切啊，“马西米兰！那么，他将什么都告诉您了吗？”

“都说了，他对我说，你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我答应过他，让你活下去！”

“您答应过他我会活下去？”

“是的。”

“但是，先生，您刚才说晚上守着我是为了保护我，您是一位医生吗？”

“对，我是医生，而且是上天派来照顾你的最好的医生，请相信我。”

“您说您一直在晚上守护着我？”瓦朗蒂娜不安地问，“您在哪里呢？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您呢。”

伯爵伸手朝书房的方向指了一下，说：“我就藏在这扇门的后面，它能通到隔壁我租下的房子。”

瓦朗蒂娜羞怯又矜持，带着轻微的恐惧一下子将目光移开，喊道：“先生，您对我的保护很荒唐，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侮辱。”

“瓦朗蒂娜，”伯爵答道，“晚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守护着你，所注意的是谁来看你、送你吃的食物、喝的饮料，当我觉得这些饮料对你有危险的时候，我就会像刚才一样进来，把杯里的毒药倒掉，换上一种对你有益的药剂，让你喝了不但不会像有人安排的那样死去，并且还会让你的血液获得新生。”

“毒药？死亡？”瓦朗蒂娜喊道，以为自己又在发高烧，产生幻觉了，“您在说什么，先生？”

“嘘，我的孩子！”基督山伯爵说着，将手指又放在了瓦朗蒂娜的嘴唇上。“是的，我是说了毒药，也说了死亡。”他从身上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将里面红色的液体倒了几滴到杯里，“但是，现在先喝一点这个吧，喝了它，夜里就什么也不要再喝了。”

瓦朗蒂娜伸出手，刚碰到杯子，又惊恐地缩了回去。基督山伯爵端起玻璃杯，喝下其中一半的药水，然后递给瓦朗蒂娜。瓦朗蒂娜笑着将剩下的一半都喝了下去。

“哦，是的！”瓦朗蒂娜喊道，“我尝得出药水的味道，喝了这个，胸部感到清凉，神志马上清醒，头也不痛了。先生，谢谢您！”

“这是你能活下来的原因，瓦朗蒂娜，”伯爵说，“可是我呢，四个夜晚，多么难熬的时光啊！当我看见你的杯子里倒进了致命的毒药，我就浑身颤栗地想，生怕没有来得及把它倒掉，被你喝进去。这时，我的心里忍受着多么可怕的痛苦！”

“噢，先生，”瓦朗蒂娜惊恐地问，“您忍受着可怕的痛苦，看见致命的毒药倒进我的玻璃杯里？可是您既然看见毒药倒进了我的杯里，那您也一定看见那个投放毒药的人了？”

“是的。”瓦朗蒂娜从床上勉强坐起身来，雪白的胸口上用绣花细麻布遮盖着，因发烧而浸湿的被罩，现在被冷汗浸湿得更厉害了，她哆嗦地再次问道：“您看见那个人了？”

“没错！”

“您对我说的话太可怕了，先生。不会的！在我父亲的家里，在我的病床上，有人想害死我？我不会相信的。哦，先生，请您出去吧，您这是在诱骗我，是在亵渎神灵，这是不可能的，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难道你是受害的第一个吗？难道你没有看见圣梅朗先生、圣梅朗夫人和巴罗斯都一个个倒下去了吗？而诺瓦蒂埃先生，要不是他近三年来不停地喝药，中和了那种毒药的效力，他也一样早就倒下去了。”

“天哪！”瓦朗蒂娜喊道，“爷爷近几个月来一直要我喝他的药水，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吗？”

“爷爷给你喝的药水有点干橘子皮的苦味，是吗？”

“噢，对的！”

“这下我明白了，”基督山伯爵说，“诺瓦蒂埃先生看来也知道有人在下毒，也许他还知道那个人是谁。他给你喝的药水，是为了帮助他心爱的孩子抵抗毒性，正由于这样，凶手给你下的毒药才丧失了一些效力。四天前，你喝了致命的毒药，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有爷爷给你的药水。”

“这个凶手、杀人犯,到底是谁?”

“你在晚上,难道从来没有看见有人走进来吗?”

“哦,看见过的!每天晚上,我都会看见有人走近我的床前,接着又很快离开,消失,可是我一直以为这是高烧引发的幻觉罢了。刚才您进来的时候,我也一直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这么说,你仍然不知道谁要害你吗?”

“不知道,谁想要我死呢?”

“你很快就能知道了。”基督山伯爵说着,一边侧耳细听。

“怎么了?”瓦朗蒂娜问,惊恐地向四下望去。

“今天晚上你没有发高烧,你的神志是完全清醒的,等到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凶手就会出现。”

“噢,天哪!”瓦朗蒂娜一边说,一边用手抹去额头上冒出的冷汗。这时,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一声声迟缓的敲打就像敲在她的心口上。

“瓦朗蒂娜,”伯爵说,“别害怕,用勇气和心力控制住自己,假装已经睡着了,别发出任何一点声音,镇定点儿。这样你就能看见凶手是谁了。”

瓦朗蒂娜一把抓住伯爵的手,焦急地说:“我好像听见有声响,您快走吧!”

“那么,一会儿见,”伯爵说着,轻手轻脚地走向书房门口。瓦朗蒂娜想着伯爵的笑容,心里充满了感激。在关门以前,伯爵又转过身来叮嘱道:“一点也不要动,不要出声,装作睡熟的样子,否则还没有等我赶过来,那人就把你杀了。”

这句叮嘱很可怕。说完了,伯爵马上消失在门后。门又被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第101章 谁在下毒

现在,只剩下瓦朗蒂娜一个人了。远处有两口钟比圣菲利普教堂的钟走得略微慢了一点儿,相继传来了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此后,除了偶尔有马车驶过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

这时,瓦朗蒂娜的眼睛紧紧盯着房间里的时钟。随着秒针的走动,她的心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但瓦朗蒂娜还是心存怀疑:从来不去伤害别人的她,有人竟会要自己死,这是为什么呢?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她究竟做错了什么结下这样一个仇人呢?

她没有办法睡着。可怕的念头在瓦朗蒂娜的脑海里转动着:有人就要来谋害自己了,如果这人发现毒药老是不奏效,再也等不及,就像基督山伯爵说的那样干脆动刀子呢?要是伯爵来不及赶过来呢?要是就这样死了,再也见不到莫雷尔,又怎么办呢?她禁不住吓得脸色苍白,冷汗不断地向外冒,差点儿就想拉门铃呼救了。

这时,书房门后好像出现了伯爵那双有神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烙在瓦朗蒂娜的脑海里,想到这里,她感到羞愧极了,倘若就这样冒冒失失地拉了铃,怎么弥补对伯爵的感激之情呢?

二十分钟,漫长的二十分钟,终于过去了。又过了十分钟,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了。这时,难以察觉的手指叩打房门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基督山伯爵通知瓦朗蒂娜得警惕了。就在爱德华房间的那边,她听见地板上响起一阵声响,她连忙侧耳细听,屏住呼吸,憋得都快透不过气来了。门把转动起来,门慢慢地开了。

瓦朗蒂娜原本是在床上立起身子,这时刚来得及躺下去,顺手将手臂遮在眼睛上。她感到整个心脏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紧紧地揪着,惊惶地等待着。

有个人走过来,拉开了床上的帐子。瓦朗蒂娜尽量控制自己,发出轻微而均匀的呼吸声,表明自己睡得非常熟。

“瓦朗蒂娜!”有人轻轻地喊。

瓦朗蒂娜禁不住在心里打了个寒战,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瓦朗蒂娜！”这个声音又喊道。瓦朗蒂娜打定主意继续装睡。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突然，她听见了一丝轻微的声音，那是有人正将液体倒入她刚喝光的玻璃杯里，靠着手臂的遮掩，她壮着胆子微微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穿着白色晨衣的女人，正在把手上预先准备好的液体倒进她的玻璃杯里。

这时，瓦朗蒂娜可能呼吸得急促了一些，也可能是动了一下，因为那个女人不安地停住了，俯下身来，确认一下瓦朗蒂娜是不是真的睡熟了；这人是维尔福夫人！

瓦朗蒂娜认出是继母后，不由自主地再次哆嗦了一下，床也跟着动了一下。维尔福夫人立即退到墙边，躲在帐子后面，警觉地观察着瓦朗蒂娜每一个轻微的动作。瓦朗蒂娜记起了基督山伯爵那可怕的叮嘱，她仿佛看见继母拿瓶子的那只手里有一柄锋利的长刀在闪着寒光。

瓦朗蒂娜通过意志力镇定下来，拼命把眼睛闭上，但这样一个平时最简单不过的动作，现在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强烈的好奇心使她竭力想看个究竟。

好像瓦朗蒂娜逐渐恢复了均匀的呼吸声，四周的宁静使维尔福夫人放下心来，她再次伸出手，将瓶子里剩下的液体全部倒进玻璃杯，随后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瓦朗蒂娜没有听见继母离开的声音，只看到床头那只手消失了。这是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美丽的女人，她长着一双细嫩圆润的手，然而这双手却在倾注死亡的毒液。

这一分钟，无法说清楚瓦朗蒂娜的脑海里究竟想了些什么，她的心里乱糟糟的，直到一阵用手指叩打书房门的响声把她惊醒过来。

瓦朗蒂娜吃力地抬起头来。书房的门轻轻地打开，基督山伯爵又出现了。

“喂！”伯爵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怀疑吗？”

“噢，我的上帝！”瓦朗蒂娜喃喃地说。

“你都看见了么？”

“嗯。”

“认清楚是谁了吗？”

瓦朗蒂娜发出了一声呻吟。“是的！”她说，“我看清楚了，可我无法相信！”

“那么，你宁愿死去，也宁愿让马西米兰跟着一起死吗？”

“上帝！我的上帝！”瓦朗蒂娜几乎神志错乱地说，“难道我不能逃走离开这个家吗？”

“瓦朗蒂娜，对你下毒的这只手，会一直跟着你到每一个地方。可以用钱收买你的仆人，死神会披着各种各样的伪装降临到你的身上。在溪边喝的泉水，从树上摘下来吃的果子，都有可能藏着危险。”

“可是，你不是说过，爷爷给我喝的药水，已经使我有抵御毒药的能力了吗？”

“没错，我是这样说过，但那只能对付一种毒药，她可以变换毒药或者增大剂量。”说着，基督山伯爵拿起杯子，用嘴唇抿了一下。

“瞧，”伯爵说，“她已经这样做了，不再是番木鳖碱，而改用麻醉剂了！我辨得出其中的酒精味。如果你把维尔福夫人刚才倒在你杯子里的东西喝了，瓦朗蒂娜！瓦朗蒂娜，你的命就完了！”

“那么，”瓦朗蒂娜喊道，“她干吗穷追不舍呢？”

“你真的这么善良没有一点防人之心，就连这样的罪恶你都不明白吗，瓦朗蒂娜？”

“可我从来没有伤害她啊。”

“但是你有很多钱，瓦朗蒂娜。每年你都有二十万利弗尔的收入，是你夺走她的儿子对这笔财富的继承权。”

“话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些钱是外公和外婆留给我的呀，又不是她的钱。”

“没错，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的外公外婆，也就是圣梅朗先生和夫人都死了；还是这个缘故，诺瓦蒂埃先生指定你作为遗产继承人的当天，他就完了；最后轮到你了，如果你一死，你的财产就归你父亲继承，而你的弟弟作为独子，就可以从你父亲的手里继承到这笔财产了。”

“爱德华！不幸的孩子！她犯下的这些罪行都是为了他吗？”

“是的！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吧。”

“噢，愿上天别把报应降临在爱德华的身上！”

“你真是一个天使，瓦朗蒂娜！”

“可是我爷爷，她怎么没有继续谋害他了呢？”

“你死了，只要你弟弟没被剥夺继承权，这笔财产自然就会到你弟弟手上，所以维尔福夫人觉得没有必要再谋害你祖父，因为那样会使危险系数增加。”

“天哪，”瓦朗蒂娜喊道，“这样可怕的阴谋，竟然会在一个女人的头脑中想出来！”

“你还记得吗？就在佩鲁贾波士蒂旅馆的那个凉棚里，有一个穿着棕色大衣的人，你的继母曾向这个人请教过托法娜毒液。从那时起，这个可怕的阴谋就在我继母的脑子里渐渐酝酿成形了。”

“哦，先生，”瓦朗蒂娜泪流满面地说，“我知道了，看来我是难逃一死了！”

“不会的，瓦朗蒂娜，我已经识破了她的阴谋，我们已经知道她的底细了，相信我，你一定会活下去的，瓦朗蒂娜，马西米兰那颗高贵的心会给你幸福的，但是要得到这些幸福，你必须得信赖我。”

“尽管吩咐吧，先生，我得怎么做？”

“你得不假思索地服下我给你的药。”

“哦！上帝可以为我证明，”瓦朗蒂娜喊道，“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我宁愿让自己去死。”

“你对别人都不能相信，包括你的父亲。”

“父亲对这个可怕的阴谋应该不知情吧，先生？”瓦朗蒂娜双手合在一起说。

“没错，但是你的父亲惯于在法院里起诉指控，应该能想到他家里这些人的死亡不是自然的。你的父亲，本来应该守在你身边，由他来代替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倒空杯子，对付凶手。只有幽怪对幽怪嘛！”伯爵轻轻地说了最后一句话。

“先生，”瓦朗蒂娜说，“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人深爱着我，如果我死了，我的祖父和马西米兰肯定会非常伤心的。”

“你放心吧，他们没事的，我会像照看你一样地照看他们。”

“好的，先生，我答应，听您的吩咐，”瓦朗蒂娜说着，又把声音压低道，“噢，我的上帝！我会遇到什么事呢？”

“无论出了什么事，瓦朗蒂娜，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如果你醒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失去视觉、听觉和触觉，也不要怕。即使你醒来发现自己在阴森森的坟地里，或者是躺在棺材里，你也别害怕，你得马上提醒自己，要对自己说：此时此刻，有个朋友，有个父亲，他希望我和马西米兰得到幸福，他正在守护着你。”

“哎呀！这情景太可怕了！”

“瓦朗蒂娜，你愿意揭露你继母吗？”

“哦，不，我情愿去死一百次，真的！”

“不，你绝对不会死的。请答应我，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抱怨，要抱有希望？”

“嗯，我会一直想着马西米兰的！”

“你真是我心爱的孩子，瓦朗蒂娜！”伯爵喊道，“只有我能够救你，而且一定会救你的！”

瓦朗蒂娜恐惧地合着双手，坐起来祈祷，断断续续地念念有词，忘记了她那洁白的肩头只有长头发遮盖着，也忘记了睡衣的花边下面露出了她那雪白的胸脯，一起一伏在跳动。

伯爵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按在瓦朗蒂娜的手臂上，把天鹅绒毯子拉到她的脖子上，慈爱地笑着说：“我的孩子，请相信我对你的尽心尽力，就像你相信上帝的仁慈和马西米兰的爱情一样。”说着，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翡翠盒，揭开金盖，把一颗豌豆般大小的药丸倒在瓦朗蒂娜的右手心。

瓦朗蒂娜左手拿起这粒药丸,神情专注地看着基督山伯爵,好像在询问。这位刚强的保护人身上,显露出一种威严的神情和神圣的光芒。

“可以,将它吃下去。”伯爵说。

瓦朗蒂娜立即把药丸放进嘴里,直接吞了下去。

“现在,”伯爵说,“我要跟你告别了,亲爱的孩子。我要尽量睡会儿,因为你已经得救。”

“走吧,”瓦朗蒂娜说,“我答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惊慌和害怕的。”

基督山伯爵凝视着瓦朗蒂娜,看着她在药丸的作用下,渐渐地睡着了。这时,伯爵拿起那只玻璃杯,将里面大部分毒液倒进壁炉里,好让人以为是瓦朗蒂娜喝下去了,再把玻璃杯放回床头。

临走前他向瓦朗蒂娜最后看了看,瓦朗蒂娜已经像一个睡在上帝脚下的天使那样,带着信任的神态安然睡着了。

第102章 瓦朗蒂娜

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壁炉架上的那盏小灯还亮着，但已经燃尽了浮在水面上的最后几滴灯油，发出了淡红色的光。火在临近熄灭前摇曳起来，变得更明亮了，像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人在做最后的挣扎。一缕幽暗凄凉的余光，将瓦朗蒂娜的绣花被罩和床上的帐子都染上了一层白色。这时，街上的嘈杂声也都不见了，四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通向爱德华房间的门又打开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门对面的镜子里：还是维尔福夫人。她要来看看药水是否已经起作用了。

维尔福夫人来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门口，站着听了一会儿动静，只听见一阵油灯燃烧发出的声响，她走进房间，来到床头，想看清楚瓦朗蒂娜的玻璃杯是不是喝空了。玻璃杯还剩下四分之一的液体。维尔福夫人拿起杯子，走过去倒进炉灰里，把炉灰轻轻地搅了一下，好让液体吸收得更快些，然后她仔细地冲洗杯子，又用自己的手帕抹干，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她犹豫了一会儿，走近床边。幽暗的光线，死一般的安静，这种可怕的深夜气氛，使这个下毒的女人联想到许多恐怖的诗歌篇章，她害怕了。最后，维尔福夫人终于鼓起勇气，拉开围帐，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瓦朗蒂娜。

年轻的姑娘已经停止了呼吸，毫无血色的嘴唇已经停止了颤动，一双眼睛好像浮在浅蓝色的雾里，长长的黑发散落在惨白的脸上。维尔福夫人凝视着瓦朗蒂娜那张依旧动人的脸，鼓足胆量，掀开被子，伸手按在瓦朗蒂娜的心口上。心口冷冰冰的，没有一丝跳动声。她哆嗦一下抽回了手。

瓦朗蒂娜的手臂垂在床外，这样一只美丽的手臂，原来就像一个雕刻家精心完成的作品一样，而现在呢，前臂似乎由于痉挛已经微微有些变形，纤长的手指僵直地搁在桃木床架上，指甲盖都发青了。

已经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通过这桩阴谋，她终于得手了。

维尔福夫人想悄悄退出去，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往后退的时候，这时她还拉着围帐，好像这幅死亡的景象强烈地吸引着她一样。突然，油灯响了一

下,她浑身一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松手放开围帐。油灯啪地一下灭了,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片黑暗中。这会儿,时钟敲响了四点半的钟声。

维尔福夫人害怕了,她摸到门口,惊恐万分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黑暗延续了两个小时后,微弱的晨光透过百叶窗,将房间照亮了。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那个女护士的咳嗽声,她手里拿着一只杯子,走进了瓦朗蒂娜的房间。对一个父亲,或者是一个情人来说,第一眼就能看出瓦朗蒂娜已经死了,而对这个雇来的护士来说,瓦朗蒂娜只是睡着了。

“很好!”护士走到床前说,“她已经进药了。”说着,她走到房间里的壁炉前生好火,尽管刚刚起床,但她仍想趁着瓦朗蒂娜没醒前,在扶手椅里再接着睡一会儿。时钟敲响早上八点的时候,她才被惊醒。

护士惊讶瓦朗蒂娜居然睡得这么熟。更令人吃惊的是,病人的手臂仍然垂在床外,人还不醒。护士朝床前走过去,这时,才发现病人的嘴唇已经冰冷。她想把手臂放回,但是这只手臂就是硬邦邦地不听使唤,一个护士是绝对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的。她惊恐地大叫一声,奔到房间的门口,喊道:“救命!快点来人呀!”

“什么?救人?”阿夫里尼医生在楼梯下应声道,这正是他每天前来看望病人的时间。

“什么事情?救人?”维尔福连忙从房间里冲出来问道,“医生,你听见有人喊救命的声音了吗?”

“没错,我听到了,我们赶快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去。”

还没等阿夫里尼和维尔福赶到,二楼上的那些仆人就先来到瓦朗蒂娜的房间。仆人们看见瓦朗蒂娜脸色惨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都纷纷向上天举起双手,就像被雷击了一下似的,全都惊呆了。

“快点去喊醒维尔福夫人!快去!”检察官站在瓦朗蒂娜的房门口向仆人喊道,他不敢进去。仆人们好像没有听见命令,全都呆呆地望着阿夫里尼医生。阿夫里尼医生跑到瓦朗蒂娜的床边,把她抱在怀里。

“又一个……”医生低声说,将瓦朗蒂娜放回到床上,“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你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厌倦呢?”

“天主,”维尔福冲进房间,向天举起双手大声喊道:“您说什么,医生?”

“瓦朗蒂娜死了!”阿夫里尼医生庄严地答道。维尔福先生的双腿突然瘫软地跪在地上,脑袋垂在瓦朗蒂娜的床前。

听到阿夫里尼医生的判断和维尔福先生绝望的喊叫,惊恐万分的仆人一边低声诅咒,一边四处乱逃。紧跟着,其他仆人也一起跑出去,只听见楼梯、长廊、

前庭一片喧哗声,随后嘈杂声音都消失了。在这座遭到诅咒的大房子里,所有的仆人片刻间跑了个精光。

这时,维尔福夫人披着晨衣,走到瓦朗蒂娜的房前,她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一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样子,并且竭力想挤出几滴眼泪来。突然,她双手伸向床头,猛地向前走了一步。她看见阿夫里尼医生正在检查瓦朗蒂娜床头的那只玻璃杯,那只已经被她倒空的玻璃杯,现在里面竟然还有三分之一的药水,和她倒进炉灰前的一样多。

哪怕现在瓦朗蒂娜的灵魂出现在她面前,也不会像现在这种情形让她觉得恐惧。杯里药水的颜色和她倒给瓦朗蒂娜喝的颜色一模一样,它绝对逃不过阿夫里尼医生的眼睛。哦,她惊恐地想:这一定是上帝显灵,为揭发她的罪行而留下了证据。

维尔福夫人就像一座恐怖女神的雕像那样呆立在那里,而维尔福先生则继续低垂着脑袋埋在死者床上的被毯之中。阿夫里尼医生伸出手指插进玻璃杯里,蘸了一点液体尝了尝。

“噢!”医生大声说,“已经不是番木鳖碱了,让我来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他立即奔到房间里的一只药箱前面,从一只银盒里拿出一小瓶硝酸,滴了几滴到玻璃杯里,玻璃杯里的溶液立即变成了血红色。

“啊!”阿夫里尼喊道,他的声音有法官发现罪行真相时的恐惧,又有学者解决一道难题时的欣喜。

维尔福夫人听不下去了,开始是越来越激动,头昏目眩,眼前犹如一片火花乱射,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她摸到瓦朗蒂娜的房门口,踉踉跄跄地朝自己的卧室走去,然后就不见了。不一会儿,只听得门外传来扑通一声,像是有人倒在地板上。可是没人听到这声音,女护士正在神情专注地看着化学分析,维尔福先生则仍然低垂着脑袋,沉浸在悲伤里。

只有阿夫里尼医生一个人,一直紧盯着维尔福夫人,看见她惊惶离去,医生掀起瓦朗蒂娜的门帘,通过爱德华的房间望过去,发现维尔福夫人晕倒在地板上。

“快去看看维尔福夫人,”阿夫里尼对护士说,“她晕过去了。”

“可是,维尔福小姐呢……”护士吞吞吐吐地说。

“维尔福小姐不用照看了,她已经死了。”

“死了!已经死了!”维尔福悲痛欲绝地喊道。这种悲痛从这样一颗冰冷的心里发出来,听着越发令人心碎,因为它之前好像没有什么情感。

“死了?”突然一个声音喊道,“谁说瓦朗蒂娜死了?”检察官和医生同时转过

身去,只见莫雷尔脸色苍白,神情可怕地站在门口。

原来,莫雷尔照以往的时间,来到通向诺瓦蒂埃房间的那扇小门跟前。跟平时不同,他发现门被打开了。于是,他没有拉铃,就走了进来。在前厅里等了一会儿,想叫个仆人来带他到诺瓦蒂埃的房间里去,喊了几声,没人回答,这是因为所有的仆人都跑掉了。这时,他还没有感到任何不安,基督山伯爵答应过他,瓦朗蒂娜一定会活下去的,到目前为止,伯爵已经做到了。

每天晚上,伯爵都会带给莫雷尔好消息。而到第二天早上,这些消息就会被诺瓦蒂埃先生证实。但是,眼前这片出乎意料的寂静,让莫雷尔感到非常奇怪,他喊了好几遍,可就是没人答应。他决定上楼去。诺瓦蒂埃的房门,也像其他房门一样敞开着。

莫雷尔看见老人照常坐在圈椅里,待在往常的地方,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在表明内心的恐惧,而脸上毫无血色,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您好吗,先生?”莫雷尔问,心不由得揪了起来。

“好!”老人眨着眼睛表示,可是,他脸上焦急不安的神色更明显了。

“您在想什么,先生?”莫雷尔慌乱地继续问,“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要我拉铃叫仆人吗?”

诺瓦蒂埃又眨了眨眼睛。

莫雷尔拼命拉铃,几乎扯断绳带,也没有人过来。他转过身去看诺瓦蒂埃,老人的脸色变得更苍白了,越发显得焦急不安。

“啊!”莫雷尔喊道,“为什么不来人呢?这屋里有人出事了吗?”

诺瓦蒂埃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眶里迸射出来一样。

“您怎么啦?”莫雷尔继续说,“您的样子叫我害怕。是不是瓦朗蒂娜出什么事了?瓦朗蒂娜。”

“是的,是的……”诺瓦蒂埃不停地眨着眼睛。

莫雷尔张嘴想说话,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摇摇晃晃地靠在壁板上。随后,他伸出手指,朝门口指了指。

“没错,快去。”老人继续眨着眼睛表示。

莫雷尔立刻奔到小楼梯前,三步并两步地往上奔去,身后的诺瓦蒂埃仿佛还在对他喊着:“快点!再快点!”他飞快地穿过几个房间,一样地寂静。来到了瓦朗蒂娜的房间,他发现房门是开着的,只听见有人在哭。仿佛透过一层云雾似的,莫雷尔看见有个穿黑衣服的人影跪在地上,头埋在一堆零乱的床幔里。

一种可怕的恐惧,使莫雷尔好像钉在了房门口。这时,只听见一个声音说:“她已经死了!”而另一个声音则像回声一样答道:“死了!已经死了!”

第103章 马西米兰

维尔福站起来,他不想让人看见他这么痛哭流涕,因为这会使他感到有些尴尬。二十五年的职业生涯,或多或少使他的心变得比普通人坚硬多了。维尔福眼神游离,恍惚不定,最后落在了莫雷尔身上,他问道:“你是什么人,先生,你难道不知道,有死神降临过的房子,外人不能随便进出吗?请你出去,出去!”

马西米兰·莫雷尔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仍然站着一动不动,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那张零乱的床以及躺着的瓦朗蒂娜的惨白面容。

“叫你快点出去!听见了吗?”维尔福喊道。阿夫里尼走上前去,准备把莫雷尔往外拖。

莫雷尔茫然地看了一眼那具尸体,眼光缓慢地向房间的周围扫了一遍,最后落在了这两个男人身上。莫雷尔张开嘴想说话,尽管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疑问,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用双手揪着头发,返身向外走出去。一时间,维尔福和阿夫里尼竟然抛弃了刚才的思绪,彼此看了看对方的眼睛,好像在说:“这人疯了!”

五分钟不到,他们就听见外面的楼梯上传来一阵不堪重负的声响。接着,只见莫雷尔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力,抱着诺瓦蒂埃和坐椅一起上楼来,到了楼上,莫雷尔放下圈椅,将老人推进瓦朗蒂娜的房间。

莫雷尔凭着自己的爆发力完成了这项壮举,力气起码要比平时大了十倍,这实在让人感到吃惊。但是,更让人吃惊的还是诺瓦蒂埃,莫雷尔将他推到床前,从老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正在想些什么,老人的眼睛弥补了不能说话的缺陷。诺瓦蒂埃的脸色异常苍白,眼睛充满了血色像要冒出红色的火焰。维尔福看着自己的父亲,就像是看见一个可怕的幽灵一样。每次跟父亲接触,总是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您看,他们都对她做了些什么!”莫雷尔伸出一只手指着瓦朗蒂娜喊到,另一只手仍旧按在圈椅的背上,“您看,爷爷。”

维尔福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吃惊地望着这个年轻人,维尔福几乎不认识

这个人,但他却称呼诺瓦蒂埃为爷爷。这时,老人的整个想法仿佛都体现在那一双眼睛里,颈部上的血管似乎都快要爆裂了,脸和太阳穴都变成了紫青色,就好像患了瘰症一样。这种无声的惊叫比有声的还要可怕。

阿夫里尼医生急忙走到老人面前,给他喝下一种烈性的镇静剂。

“先生!”莫雷尔握住老人那只瘫痪而又全是汗水的手,喊道,“他问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到这里来!啊,这您都是知道的,请您告诉他!请告诉他吧!”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请告诉他们呀,”莫雷尔声音嘶哑地继续恳求,“告诉他们,她是我的未婚妻,是我最爱的人,是这个世上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人。噢!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吧,这具尸体是属于我的!”说着,手指痉挛地抓住床边,双腿瘫软地跪在了床前的地板上。

阿夫里尼医生不禁转过身去,不忍心继续看这悲痛到极点的景象。维尔福先生没有再要求莫雷尔解释,他不由自主地像被一股磁性吸住一样,向莫雷尔伸出一只手。当我们在为失去同一个亲人哭泣时,总会突然产生这样一种亲近的力量。

莫雷尔却没有看见这一幕,仍然跪在地上,手里紧紧握着瓦朗蒂娜冰冷的小手,悲恸地撕咬着床单。顿时,房间里一片哭泣声、诅咒声和祈祷声,还有诺瓦蒂埃粗重、悲伤的喘息声。老人的每一声喘息都好像会随时停止一样。

终于,在这几个悲痛的人中,最能自持的维尔福朝着莫雷尔说话了:“先生,你爱着瓦朗蒂娜,你说她是你的未婚妻。可是,作为她的父亲,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在相爱,有这么一个婚约。但是,我会原谅你的,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爱我的女儿瓦朗蒂娜。不幸的是,我女儿已经死了,你心爱的人已经就此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就请你和她做最后的告别吧,先生,再握一握她的手,就此和她永别吧。瓦朗蒂娜现在只需要一位为她祝福的神甫了。”

“你说错了,先生,”莫雷尔突然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悲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穿透他的心,“虽然瓦朗蒂娜死了,但是,她需要的不仅是一位神甫,而且更需要一个为她找出凶手的人。维尔福先生,你派人去请神甫,我要为瓦朗蒂娜报仇。”

“你这是什么道理,先生?”维尔福神情不安地问,莫雷尔说的最后那句话使他惊恐万分。

“我的意思是,您有着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父亲你已经悲伤够了,现在,请履行作为一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诺瓦蒂埃的眼睛亮了一下,阿夫里尼医生赶紧走到老人跟前。

“先生们，”莫雷尔一边继续说，一边将每个人的表情都定格在眼中，“我相信你们都明白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另外，我相信你们也同样清楚，那就是：瓦朗蒂娜是被人害死的！”

维尔福低下头去，诺瓦蒂埃用眼睛表示同意。

“但是，先生们，”莫雷尔继续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哪怕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突然间离开了人世，我们也会感到奇怪，继而追究他的死亡原因。现在，轮到年轻、美丽和善良的瓦朗蒂娜身上了，我们怎么能够就此罢休呢？哦，当然不，绝对不！我一定要为瓦朗蒂娜报仇！检察官先生，我向你揭露了罪行，你去查找凶手吧。”最后几句话，他越说越激动。

莫雷尔说完话，狠狠地盯着维尔福，维尔福求助似的——一会儿转向诺瓦蒂埃，一会儿又转到阿夫里尼身上。老人和医生的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同情，维尔福不得不再次看着莫雷尔，年轻人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坚定的表情。

老人仿佛用眼睛对维尔福表示：“你必须去！”

“没错，必须去！”阿夫里尼说。

“先生，”维尔福说，他仍然还想打消这三个人的坚定意志，“你肯定弄错了，我家里怎么会有罪行发生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固然可怕，但那是命运想要捉弄我，上帝在考验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可是这儿，的确没有什么凶手。”

诺瓦蒂埃的双眼马上要喷出火来。

阿夫里尼张开嘴想说话，莫雷尔伸出手臂，示意他先安静下来。

“可我告诉你，这儿绝对有凶手！”莫雷尔低沉悲痛地说，“先生，我跟你说，这已经是四个月来第四个人被人谋害了。四天以前，那个凶手就想毒死瓦朗蒂娜，但是没有得手，这是因为诺瓦蒂埃先生早就采取了预防措施。这次，凶手肯定是改换了毒药，或者是增大了剂量，所以凶手才得手了。先生，我相信你对所有的这一切，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因为阿夫里尼作为一名医生和你的朋友，曾经事先警告过你。”

“噢，你肯定是神志不清了，先生！”维尔福大声喊道，妄想从这种被动的局面里挣脱出来。

“我神志不清？”莫雷尔叫道，“好吧，我请阿夫里尼先生来评理。请医生来问问维尔福先生，是否还记得圣梅朗夫人死亡的那个晚上，就在这座房子的花园里，维尔福先生都说了些什么话。当时，维尔福先生以为花园里只有他和医生两个人，所以和医生谈论了圣梅朗夫人惨死的情形。维尔福先生也像刚才那样，把圣梅朗夫人的死亡归罪于命运的打击，归罪于上帝的不公正。哼，正是因为维尔福先生推脱责任，怂恿凶手，才使得瓦朗蒂娜终于被凶手害死了。”

维尔福和阿夫里尼相互看着无言以对。

“没错，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吧，”莫雷尔继续说，“那些话都被我听见了，在那个寂静的夜里。对维尔福先生包庇凶手的这种行为，我真该当晚就去当局揭发他，那样的话，可爱的瓦朗蒂娜现在就不会死了！谁都看得明白，有人正在这座府邸里偷偷地杀人。瓦朗蒂娜，要是你的父亲再不履行职责，那么，瓦朗蒂娜，我……我向你发誓……我一定为你找出凶手，替你报仇。”说完这些话，他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这次，好像连上帝也起了怜悯之心，他的最后几句话哽在喉咙口，胸口发出一阵呜咽声，凝聚盘结着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腿一软，莫雷尔扑倒在瓦朗蒂娜的床前。

这时，阿夫里尼语气低沉地说：“我和莫雷尔先生一样，要求找出凶手，惩治罪犯，找回正义。现在我一想到自己因为曾经一时懦弱，使得这个凶手一再杀人，我就感到非常伤心。”

“噢，仁慈的上帝啊！”维尔福神情沮丧地说。

莫雷尔抬起头来，看出老人的眼睛有些异样。“哦，”他说，“诺瓦蒂埃先生有话要说。”

诺瓦蒂埃眨着眼睛表示同意，正是因为他身上其他器官的功能都得通过眼睛表现，所以这眼光看上去越发显得劲头十足了。

“您知道谁是杀人凶手？”莫雷尔问。

“是的。”诺瓦蒂埃眨了眨眼睛。

“您要告诉我们？”莫雷尔喊道，“快点来听，阿夫里尼先生！快听！”

诺瓦蒂埃忧郁地望着莫雷尔。这双眼睛里曾经包含着慈爱的笑容，带给瓦朗蒂娜多少欢乐啊！莫雷尔随着老人的视线落在了房门口。

“您是要我出去吗？”莫雷尔伤心地问。

诺瓦蒂埃眨了一下眼睛。

“哦，先生，同情一下我吧，别赶我出去好吗？”

老人的目光还是望着门口。

“那么，等会儿我还能再回来吗？”

“是的。”老人再次表示同意。

“单是我一个人出去？”

诺瓦蒂埃摇了摇头。

“那我和谁一起走，”莫雷尔问，“是检察官先生吗？”

老人表示不是。

“阿夫里尼医生？”

老人眨着眼睛表示同意。

“您要维尔福先生单独留下来谈话,对吗?”

“是的。”

“他能明白您说话的意思吗?”

“是的。”

“哦!”维尔福说,此次调查可以如此私密,这几乎使他高兴地喊出声来,“喔,你们走吧,我能听懂父亲的话。”

阿夫里尼扶住莫雷尔的肩膀,一起走出房间来到隔壁客厅。这时,整座府邸都笼罩在死人般的沉静中。一刻钟过后,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维尔福来到了阿夫里尼和莫雷尔待着的房门口。房间里的两个人:一个在沉思,一个悲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你们跟我来吧。”维尔福说。

三个人来到了诺瓦蒂埃跟前。莫雷尔发现维尔福脸色发青,额头上不停地冒汗,手里握着一枝被捏碎的笔。

“二位,”维尔福说,“请你们用你们的人格和名誉向我保证:绝对不把这个可怕的秘密泄露给任何人。”

莫雷尔和阿夫里尼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恳求你们两位……”维尔福接着说。

“可是,”莫雷尔说,“那个罪犯……杀人犯……凶手到底是……”

“放心吧,先生,正义必当伸张,”维尔福说,“父亲已经告诉了我罪犯的名字,他也像你一样渴望早点报仇,但是父亲也一样恳求你们,不要把这个秘密散播出去。是这样吗,父亲?”

“没错。”诺瓦蒂埃用眼睛坚决地表示,莫雷尔面露恐惧和怀疑的神情。

“噢,先生!”维尔福说着,抓住了马西米兰的胳膊,“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既然他提出这个恳求,那就是说,他知道为瓦朗蒂娜报仇是一定能实现。是这个意思吗,父亲?”

老人做了个同意的表示。

维尔福继续往下说:“父亲是了解我的,我已经向他保证了。所以你们就放心吧,我只要三天,这个时间比司法部门需要的时间更短,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把这个凶手给揪出来,我的报仇手段会让铁石心肠之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的。”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他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使劲晃着诺瓦蒂埃瘫痪的手。

“维尔福先生的保证会兑现吗,诺瓦蒂埃先生?”莫雷尔问,而阿夫里尼的目光也是这个意思。

“会的。”诺瓦蒂埃用惬意而阴冷的表情在回答。

“那么，”维尔福分别拉着莫雷尔和阿夫里尼的一只手说，“请发誓吧，说你们一定为我家族的名誉而保守秘密，让我来给我的孩子报仇，好吗？”

阿夫里尼转过脸去，很不情愿地低声说道：“好的。”莫雷尔则挣脱了维尔福的手，奔到床前，在瓦朗蒂娜冰冷的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顿时发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叫喊声，随后冲出了房间。

府邸里已经没有了仆人，维尔福先生只得请阿夫里尼代为照料一切发丧事宜。一个大户人家莫名其妙地死了人，操办丧事总会手续繁多，自然也麻烦得很。至于诺瓦蒂埃先生，不管别人怎么劝说就是不听，默默待在瓦朗蒂娜的床前，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孙女。眼泪不断地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这种没有声音的悲痛和绝望，真是让人不忍多看一眼。

维尔福回到自己的书房，阿夫里尼则去找那位市政厅专门负责验尸的医生。这位医生有一个贴切的外号叫死人医生。

十五分钟后，阿夫里尼领着死人医生回来了。维尔福家的大门是关着的，喊了几声，没有人应，因为仆人都走光了，检察官只得走出来开了大门。维尔福陪两位医生走到楼梯口就止步了，他不敢再走进瓦朗蒂娜的房间。两位医生径自走进瓦朗蒂娜的房间。诺瓦蒂埃还待在床前，就像床上的死者一样，脸色苍白、孑然无语。

死人医生走近床前，揭开盖在瓦朗蒂娜身上的床单，微微掰开姑娘的嘴唇瞧了瞧。

“哎，”阿夫里尼叹气说，“可怜的姑娘，她已经死了！”

“没错。”死人医生简短地答道，重新将床单盖回到瓦朗蒂娜身上。

诺瓦蒂埃发出一阵嘶哑的喘气声，眼里发出异常的光芒，阿夫里尼知道他想再看一看自己的孙女。趁着死人医生把刚摸了死人的手浸入漂白液里消毒的时候，阿夫里尼掀开床单，再次露出那张像天使一样安然入睡的脸庞。老人的眼眶里流出了眼泪，他感激阿夫里尼医生的好心相助。

死人医生把验尸报告放在桌上，这项手续办完后，阿夫里尼领着他出去。维尔福正在书房门口等着，跟死人医生说了几句客气话后，他转身对阿夫里尼说：“现在，该请个神甫了吧？”

“您打算特定一位神甫吗？”阿夫里尼问。

“不用，”维尔福说，“就近找一个就可以了。”

“这附近就有一位意大利神甫，”死人医生说，“他恰好就住在您家的隔壁。我可以顺便帮您请过来，您看行吗？”

“那好，阿夫里尼，”维尔福说，“麻烦您陪这位先生一起走一趟吧。再把大门的钥匙带上，这样你进来也方便。神甫请来以后，您直接将他领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就行了。”

“您要和他会面吗？”

“我想独自待一会儿，请原谅我，一位神甫想必能理解世界上所有的悲痛，特别是一位父亲失去儿女的悲痛。”说着，维尔福把钥匙递到阿夫里尼手里，向死人医生歉意地告辞，直接回到书房工作去了。对某些人来说，不停地工作是医治悲痛的良药妙方。

两位医生来到街上，这时，一个身穿法衣的教士站在维尔福隔壁房子的门口。

“他就是那位意大利神甫。”死人医生向阿夫里尼介绍道。

阿夫里尼朝神甫迎上去：“先生，有位不幸的父亲，维尔福检察官，刚刚失去他的女儿，您愿意前去为这位可怜的姑娘祈祷吗？”

“啊！先生，”神甫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说，“我已经听说那座府邸里有人死了，我正打算自告奋勇呢。替人祷告原本就是神甫的职责。”

“是位年轻的姑娘。”

“先生，这我知道，府邸里跑出来的仆人告诉我，她叫瓦朗蒂娜，我已经为她祷告过了。”

“谢谢您，先生，”阿夫里尼说，“既然已经开始履行神圣的职责了，那就请继续吧。请到死者的身边去祷告，维尔福先生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对您感激不尽的。”

“我这就过去，先生，”神甫说，“没有人能够比我的祷告更虔诚。”

阿夫里尼扶着神甫，直接走进瓦朗蒂娜的房间。瓦朗蒂娜仍然躺在床上，殡仪馆的人员傍晚才过来。

神甫走进房间，诺瓦蒂埃的目光和他相接，老人似乎发现神甫用眼睛给了自己一个非常特殊的提示。

阿夫里尼把死者和老人都托付给神甫，神甫答应在为瓦朗蒂娜祈祷的时候，会竭尽全力照顾诺瓦蒂埃。阿夫里尼刚一离开，神甫就插上了瓦朗蒂娜的房门，另外把通向维尔福夫人房间的房门也锁上了。想必这是为了一心祈祷。

第104章 腾格拉尔的签字

第二天阴霾多云。殡仪馆的人于昨晚就干完了收尸之事，他们把床上的尸体用布包了起来。尽管有人说什么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最后包在尸身上的这块布的好坏却能够代表一个人生前的贫富。瓦朗蒂娜身上包着的这块布，正是她在半月以前买的一块质地极好、做工精美的细麻布。

傍晚时，几个收尸人先把诺瓦蒂埃抬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让人惊奇的是：这次要老人离开自己的孙女身边居然没费什么周折。布佐尼神甫一直守到天亮，随后就径自走了，临走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早上八点钟的时候，阿夫里尼过来了，他在去诺瓦蒂埃房间的路上正好遇到维尔福，两人于是一起去看看老人睡得怎么样。两人站在门口愣住了：老人坐在自己可以当床用的圈椅里，睡得正甜，脸上还带着笑容。

“瞧，”阿夫里尼对维尔福说，“只有上帝知道怎样抚慰一个人的悲伤。当然，没有人会说诺瓦蒂埃先生不爱自己的孙女，可是他照样睡得很香。”

“没错，您说得对，”维尔福吃惊地说，“他真的睡着了！但是，这真的很奇怪，以前只要稍微有点动静就会让他彻夜失眠。”

“悲伤已经让他麻木了。”阿夫里尼回答说。说完，维尔福和阿夫里尼一路思忖着回到了检察官的书房。

“看，我一点儿也没有睡过，”维尔福指着那张没有一丝凌乱迹象的床说，“悲哀没能使我麻木。我已经有两晚没有睡了，可是，您看看我的书桌，这两个晚上，我写了许多东西，把那些纸都写满了。这份指控凶手贝尼代托的起诉状也修改完了。哦，工作！工作使我有激情，使我神经兴奋，使我感到快乐！工作还能让我忘记痛苦！”说着，维尔福痉挛地抓住阿夫里尼的手。

“现在，还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阿夫里尼问。

“不用了，”维尔福说，“但请您在十一点钟再来一次，中午十二点要……运走……天哪！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检察官再硬的心肠也软了，他抬起头望天，发出哀痛的呻吟。

“您去客厅接待来客吗？”

“不，我的一个堂弟会来帮我承担的。我还要继续工作，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什么都忘了。”果然，阿夫里尼医生刚一离开，维尔福又工作起来了。

在大门口，阿夫里尼跟维尔福的堂弟碰了个正着。这人仿佛生来就是个供人差遣的角色。他很准时，身穿黑色外套，手臂上还缠着黑纱，面带一副好像随时可以调整的神情，向书房走去。

十一点钟，灵车准时驶到维尔福院子里的石板地上。圣奥诺的路上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碰到有钱人家办丧事，就好像过节似的兴奋，看一次大丧事就跟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礼一样起劲。

大厅里渐渐挤满了前来吊唁的来客，先是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紧跟着是司法界、文艺界和军政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这是维尔福先生的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个人威望使得他成为巴黎社交界第一流的人物。

那位堂弟站在府邸的大门口，接待着每一位来客，他看起来毫无悲伤，甚至没有流一滴眼泪。他这种冷漠的态度让一些虚伪的来客感到轻松。不多一会儿，这些宾客就分别组成了几个小团体，其中一个正好是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

“不幸的姑娘！”德布雷也像其他人一样对这场丧事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这么漂亮、年轻，并且这么有钱！才多久呀？是三个星期以前吗？我想至多也超不过一个月吧，我们也是在这里参加了那次签约没有成功的订婚仪式，那时候你能想到今天会出这样的事吗？”

“肯定想不到。”夏多·勒诺说道。

“你认识她吗？”德布雷问。

“在马尔塞夫夫人家里见过一两次，当时，我觉得她很可爱，尽管她的神情看上去有些忧郁。她的继母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她陪在一位夫人的身边，就是门口接待客人的那位先生的夫人。”

“他是什么人啊？”

“你说谁？”

“就是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呀，他是位议员吗？”

波尚说：“肯定不是，议员的面孔我每天都看得见，他的面孔却从来没看到过”

“这件丧事登在报纸上了吗？”夏多·勒诺问。

“只是提过，”波尚说，“不过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相信维尔福先生看了这篇文章肯定会不高兴的，因为文章说，如果接连四次的死亡事件不是出在检察官的府邸上，检察官先生对此一定会抱着莫大的兴趣。”

“还有，”夏多·勒诺说，“给我母亲看病的阿夫里尼医生说，维尔福先生情绪

非常低落。德布雷,你在找谁啊?”

“基督山伯爵。”德布雷回答。

“我来这里的时候,”波尚说,“在大街上遇见过他,他说要到他的一个银行家那里去。”

“他的银行家?他的银行家不就是腾格拉尔吗?”夏多·勒诺向德布雷问道。

“我想是吧,”这位秘书略微有些尴尬地回答,“不过,没来这里的不是基督山伯爵一个人,莫雷尔我也没有看到呢。”

“莫雷尔!他也认识这家人吗?”夏多·勒诺问道,“我记得别人只给他介绍过维尔福夫人。”

“那他也应该来这里,”德布雷说,“不然,今天晚上我们谈些什么?谈这件丧事吗,这是报纸上的新闻。嘘,先不要说话了,司法部长来了,他一定会向那位堂弟发表一通哭哭啼啼的演讲。”三个年轻人立即走到靠近门口的地方去倾听。

波尚说得不错。在赶来参加丧礼的路上,他碰见过基督山伯爵,伯爵正乘着马车从唐顿大街朝腾格拉尔的府上驶去。

银行家透过窗子一看见基督山伯爵的马车驶进前院,立刻走出来迎上前去,脸上带着伤心的笑容,态度却很殷勤。

“哦,”腾格拉尔伸手给基督山说,“您特地来慰问我吧,说实话,不幸已经三番五次降临到我家了。刚才您进来的时候,我还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希望躲过可怜的马尔塞夫一家遭受的不幸,真的会应验这样一句谚语:凡有人希望别人遭遇不幸,不幸也必定会降临到这个人的身上。’可是,我用我的人格发誓,我从来没有希望过马尔塞夫家遭受不幸。不错,他是有点骄傲,但原因可能是他也像我一样是个白手起家的人,才有这个缺点的吧,人都不是完美的。噢!伯爵您要当心啊,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这一代的人,今年的日子可都很不幸啊:看看那位清廉谨慎的检察官维尔福,刚刚又失去了他的女儿,几乎家破人亡了;而马尔塞夫呢,身名败裂,万劫不复;至于我,因为贝尼代托的那件丑事,使我受尽了别人的嘲笑。还有——”

“还有什么?”伯爵问。

“唉!您还不知道?”

“又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了吗?”

“我女儿……”

“腾格拉尔小姐,她怎么啦?”

“欧热妮离家出走了!”

“天哪!您在胡说些什么呀?”

“这是真的,亲爱的伯爵。瞧,您既没有妻子又没有孩子,这有多幸福啊!”

“您真这样认为?”

“是的。”

“可是,腾格拉尔小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她无法容忍那个坏蛋对我家造成的羞辱,要求我答应她外出旅行!”

“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晚上。”

“和腾格拉尔夫人一起?”

“不是,跟一位朋友……不过,我亲爱的欧热妮,我们恐怕就此见不到她了,我了解她的性格,她是不会再回法国来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男爵,”基督山说,“家庭的不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烦恼,只能压垮那些把孩子看做全部财富的穷人,可是对您这样一位百万富翁来说,这些不幸和痛苦都是能够承受得了的。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钱就能抚慰不幸。’注重实际的人一般都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您也赞同这句话,那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得到慰藉的人了:因为您是金融界的国王,手中掌握着大大的权力嘛!”

腾格拉尔瞟了一眼伯爵,想看看伯爵的脸上有无嘲笑的表情,继而答道:“可不是嘛,事实上,如果说有钱真的能够抚慰人的不幸,那么,我是理应感到安慰:我是很有钱啊。”

“没错,亲爱的男爵,”基督山说,“您富得好像一座金字塔,即使有人想摧毁它,也没有人敢那么做;即使有人敢,我想您也不会让他做成的!”

腾格拉尔为基督山伯爵这种幽默笑了笑,说道:“这一来我倒想起来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我正要签署五张小小的支票凭单,已经签完了两张,您能允许我接着把剩下的三张都签完吗?”

“请便,亲爱的男爵。”

顿时,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只听见银行家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基督山伯爵抬头看着天花板上那些镀金图案。

“是西班牙支票,”基督山问,“海地证券,还是那不勒斯支票?”

“都不是,”腾格拉尔自傲地笑着说,“是当场兑现的法兰西银行凭单。哦,伯爵先生,如果我是金融界的国王,那么,您就是金融界的皇帝了,可是,像这样每张价值一百万的支票,您曾见得吗?”

基督山伯爵接过腾格拉尔骄傲地递过来的那五张小纸片,掂量一下,念道:

银行总经理先生台鉴：请凭此单据于本人存款名下支付一百万法郎。

腾格拉尔男爵

“一共是五张，”基督山说，“也就是五百万法郎！啊，您简直就像利第亚国王克劳修斯一样富有！”

“这没什么，平时我做生意也是这样做的！”

“那太好了，”基督山说，“如果这些支票能够付现钱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当然我并没有怀疑的意思。”

“当场能付现钱。”

“有这种信用可真是出乎普通人的意料！说句老实话，也只有在法国才能见到这种事情：五张小卡片就值五百万！真得亲眼见到才敢相信呢。”

“您不相信？”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您的口气里……”腾格拉尔说，“好了，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的职员一起到银行去，您就可以亲眼看见这些小卡片能换成等值的现钱了，到那个时候，您总该完全相信了吧。”

“不必了！”基督山说，“和您的职员一起去就真的不必了。这件事情既然这样稀奇，我想当场体验一下。我曾经在您这里预定提取六百万法郎，已经提过九十万法郎，所以您还得支付给我五百一十万法郎。这五张纸片既然有您的签字，我当然相信它是有效的，现在我就全部收下来。另外，这是一张六百万提款全部支付的收据。不瞒您说，这张收据是我事先准备好的，今天我急需用钱。”

基督山说着，将五张小小的纸片都放进了口袋，继而把那张事先准备好的收据递给腾格拉尔。现在就算有个晴天霹雳落在这位银行家的跟前，他也未必会如此惊恐万状，他语无伦次地说：“什么！什么！伯爵先生，您来这里是来提钱的吗？可是真的很对不起！这笔钱是我欠医院的，等一会儿医院就会过来提取这笔钱。”

“哦！”基督山说，“我也不是非要拿这五张小纸片，那请另外换一种方式付钱给我好了。我之所以拿这五张支票，纯粹是因为我的好奇心，指望我可以对别人说：腾格拉尔银行不用事先通知，就可以当场给我支付五百万法郎。我想这一定可以让别人感到吃惊的。现在，这五张支票您拿回去，请另外给我付款吧。”

银行家连忙伸出手来抓，就像一只秃鹰隔着铁笼伸出利爪，想要夺回刚才别人从它嘴里夺去的肉一样。可是，突然间，他停住了手，竭力控制住自己，失态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其实，”腾格拉尔说，“您的收据不也是钱嘛。”

“当然了。要是在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他们就会像刚才您那样，凭收据付钱给我。”

“对不起，伯爵先生，请原谅我。”

“那么，我可以重新收下这笔钱了？”

“可以，”腾格拉尔一边说，一边擦拭不断地流下来的汗珠，“可以，请收下吧。”

基督山此刻脸上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仿佛是在说：“当然，您还可以再好好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不，”腾格拉尔说，“绝对不！请一定收下这五张我签了字的支票。您应该知道，银行家办事是最讲程序的。我本来打算把这笔钱支付给医院，所以就错误地以为如果不用这五张支票来支付就好像抢了人家的钱一样，也好像别的钱没有这笔钱好似的！所以，请务必原谅我。”说完，他神经质地大声笑起来，但这笑声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惊慌。

“没关系，”基督山口气包容地说，“那我可就收下了。”说着，优雅地将支票放进了皮夹里。

“可是，我还有十万法郎没有和您结清呢。”

“噢，那是小事！差额大概是那个数目，但是不用付了，算作手续费吧，我们之间的账务这就算全部结清了。”

“亲爱的伯爵，”腾格拉尔说，“您没有开玩笑吧？”

“我从来不跟银行家开玩笑，”基督山用一种傲慢的口气回答道。说完，朝大门的方向走去。正当这时，腾格拉尔的贴身男仆进来通报说：“慈善医院的主任波维里先生来访。”

“哎呀！”基督山伯爵说，“看来我来得很是时候，刚好可以拿走签好字的支票。要是稍微晚点儿，他们可就要和我争了。”

腾格拉尔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赶紧跟伯爵告别。

基督山伯爵和等在客厅里的波维里先生彼此礼节性地问了问好。等伯爵一走，波维里先生立即被人领到了腾格拉尔的书房。

伯爵发现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包，他神情严肃的脸上顿时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到了门口，他登上自己的马车，立刻吩咐去银行。

腾格拉尔控制住内心的慌乱，迎上前去，脸上带着殷勤的笑容说：“早上好，我亲爱的债主先生，我这样称呼你，是因为我敢打赌，这次来拜访我的准是位债主。”

“您说对了，男爵先生，”波维里先生答道，“我是代表医院来的。我受委托来向您支取那五百万法郎的捐款。”

“不错，孤儿最值得大家怜悯，”腾格拉尔故意这么说，他想拖延时间。

“而我正是以孤儿的名义来见您的，”波维里先生说，“想必您也收到了我昨天给您的信了？”

“是的。”

“我今天把收据也带来了。”

“亲爱的波维里先生，我恐怕不得不请您和那些寡妇孤儿再等上一整天。因为基督山先生，就是您刚才看见从这里出去的那位先生……我想您一定看见了，对吗？”

“对，那又能怎么样呢？”

“嗯，基督山先生刚才把我给你们准备的那五百万法郎给先取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

“基督山先生在我这里有一个可以任意提款的户头，由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介绍过来的，他刚才来，在我这里一次性支取五百万法郎，我就给他开了本来是要给您的银行支票，我的资金都放在这家银行里。而您也理解，如果我在同一天之内提出一千万法郎，银行经理会觉得非常奇怪。如果能够分成两天去提，”腾格拉尔笑嘻嘻地说，“那可就大不一样啦。”

“噢，”波维里怀疑地说，“刚才出去的那位先生提走了五百万法郎？他出去的时候，还向我打了招呼，好像我认识他一样。”

“您不认识他，但他说不定认识您啊，基督山先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可是能力非凡呀。”

“他提走了五百万法郎？”

“他的收据就在我这里，请您就像圣多马验看耶稣是否复活一样，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吧。”

波维里先生接过这张收据，念道：

兹收到腾格拉尔男爵五百一十万法郎，这一款项腾格拉尔先生可随时向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支取。

“确实可靠！”波维里说。

“您知道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吗？”

“当然知道，我曾经和这家银行有过一笔二十万法郎的业务。但是，从此之后就没有听人提起过这家银行了。”

“它是欧洲最有信誉的银行。”腾格拉尔说着，漫不经心地把那张收据丢在办公桌上。

“他在您这里就有五百万法郎！这样看来，基督山想必是个大富豪！”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但是，我知道他有三封无限提款

的委托书：一封在我手里，一封在罗斯柴尔德手里，还有一封在拉费德那儿。”腾格拉尔继续说，“您看，他把十万法郎的差额都留给了我，算是给我的辛苦费。”

“我要去拜访一下这位基督山伯爵先生，”波维里无限钦佩地说，“请求他给我们医院捐些救济款。”

“应该是手到擒来，他每月在慈善捐款上的开支就不止两万法郎呢。”

“那可太好了！也许，我还可以把马尔塞夫夫人和她儿子的例子，给基督山先生也说一说。”

“例子？”

“他们把全部家产都捐给了医院。”

“什么家产？”

“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啊，也就是马尔塞夫将军遗留下来的全部财产。”

“这是为什么？”

“他们不愿意继承那份有罪的财产。”

“可是，他们接下来靠什么生活呢？”

“母亲到乡下隐居，儿子当兵去了。”

“哎呀，他们真是太天真了。”

“昨天我刚把他们捐的财产登记完毕。”

“总共多少钱？”

“哦，算不得太多！大概也就一百二三十万法郎左右的样子。现在，我们还是再来谈谈我那五百万法郎吧。”

“没问题啊，”腾格拉尔假装轻松地说，“您赶着要支取这笔钱吗？”

“是啊，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清查账目了。”

“明天！那您为何不早点儿跟我说呢？不过，明天还早，几点钟需要？”

“大概就在两点钟吧。”

“中午十二点您就派人给您送去。”腾格拉尔脸上堆满了笑容。

波维里先生不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拿起那只公文包。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了，”腾格拉尔说，“还有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基督山先生的收据就是现钱，您把这张收据拿到罗斯柴尔德或拉费德的银行里去，立即可以拿到现款。”

“什么！要到罗马才能付款的单据，他们两家银行都能兑现吗？”

“那当然，您只要付一笔五六千的利息就好了。”

主任不禁吓得倒退了一步，喊道：“天哪！我宁愿等到明天。亏您想得这种

主意！”

“对不起，刚才我以为你们明天查账目，”腾格拉尔厚着脸皮说，“担心您有什么亏空要填补呢？”

主任叹了一口气。

“假如真是那样的话，也就只好做点牺牲了。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谢天谢地，我用不着！”

“那么就明天，亲爱的，财务总监先生？”

“好的，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呵，您别开玩笑！请您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派人过来，我会提前通知银行的。”

“我会亲自前来。”

“那太好了，又能有幸和您再见一面了。”

两个人握了握手。

“顺便问一句，”波维里先生说，“在我来的路上，正好遇到为可怜的维尔福小姐送葬的人群，您不去吗？”

“不去，”银行家说，“自从我家出了贝尼代托那件不光彩的事情后，我就成了笑柄，所以再也不想见人啦！”

“您说得太严重了吧。那件事情又不是您的错。”

“您听我说，当一个人有了名誉，并且没有受到任何非议时，他总会变得非常敏感脆弱。”

“人们都同情您，尤其同情腾格拉尔小姐！”

“可怜的欧热妮！”腾格拉尔说，“您难道不知道她去了修道院吗？”

“不知道！”

“唉！事情说来很不幸，可是都是真的。出事的第二天，她就和一位修女朋友一起离开了巴黎。她们要到西班牙或意大利，找一所律法森严的修道院。”

“噢！太可怕了！”波维里先生以同情的口气说道，随后就离开了。

这时，腾格拉尔轻声喊道：“傻瓜。”同时，他摆出一个怪异的面部表情，只有看过弗雷德里克扮演的马凯尔的人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腾格拉尔一边把基督山的收据放进一只小皮夹里，一边自语道：“您就十二点来吧，我早就跑得远远的了。”随后，他把房门锁上，回过身来将所有的抽屉翻了一遍，大约找到五万法郎的钞票。他把有些文件烧了，其他的堆在一边，又坐下来开始写信，将信口封好，这才写上“腾格拉尔男爵夫人收”几个字。

“今天晚上，我亲自去放在她的桌子上。”腾格拉尔低声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护照。“不赖，”他自言自语道，“还有两个月有效期。”

第 105 章 公墓

波维里先生确实曾在路上遇见过给瓦朗蒂娜送葬的人群。

天空阴霾多云，一阵寒风吹过，树枝上那些残剩的黄叶马路上散落得到处都是，时而又在人们的头顶上飞舞。

维尔福先生是个地道的巴黎人，在他看来，一个有教养的死者的灵魂只有在拉雪兹神甫墓地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他在那里买下了一块永久性墓地，而现在，这墓地上的墓室差不多全被他的家属占据了。墓碑的正面刻着：圣梅朗与维尔福家族。这是瓦朗蒂娜的母亲临终时的最后一个愿望。

送殡队伍从圣奥诺路出发，朝着拉雪兹神甫墓地前进。一路上，人们穿过巴黎市区、神庙路、郊外的马路，最后抵达终点站。走在前面的是三十辆丧车，接着是五十多辆私家马车。五百多个行人走在最后面，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和姑娘。瓦朗蒂娜的死，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冒着寒冷，把美丽、纯洁、可爱却早逝的瓦朗蒂娜送到最后的归宿地。静穆中含着哀伤的诗意。

送葬队伍离开巴黎市区时，一辆四轮马车疾驶而来，车里是基督山伯爵。他下了车，来到步行的人群里。

夏多·勒诺一眼看见了基督山伯爵，于是从自己的马车里跳下来，走到伯爵跟前。跟着波尚也离开了自己乘坐的轻便马车。

伯爵走在人群里，仔细地看来看去，显然，他在找人。“莫雷尔在哪里？”伯爵问，“有谁知道吗？”

“在维尔福先生家吊唁的时候，我们就问过这个问题，”夏多·勒诺回答说，“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见到他。”

伯爵不说话了，继续朝四周张望。

送殡队伍终于到了拉雪兹神甫墓地。突然，基督山敏锐的目光落在了紫杉和松树丛里，不一会儿，他脸上焦急的神情就不见了：一个人影从黑森森的树间一闪而过。伯爵认出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墓道。天地间万籁无声，白色的墓道更显孤寂。只有

围绕墓地的竹篱笆偶尔折断的声音，才打破一下肃穆的氛围。神甫忧郁地诵念着经书，有时还夹杂着女人发出来的呜咽声。

这时，基督山发现的那个人影，迅速地穿过爱洛伊丝和阿贝拉尔坟墓，来到枢车的马的边上，跟死者的几个仆人迈着统一的步子，走到预定好的墓穴跟前。人群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墓穴上，而基督山伯爵则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人。有两次，伯爵都走出了队伍，他想看清楚那个人的衣服下面是否藏着武器。

这个人正是莫雷尔。他穿着黑色礼服，衣服上的纽扣直扣到颌下，脸色惨白，帽子被揉得皱巴巴的，他站在一块可以俯视墓穴的高地上，背斜靠在树上，看着下葬的每一个细节。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进行着。一些平时最不容易动情的人，像往常一样，发表着演讲，他们或者对女儿的早逝表示同情，或者是讨论为父者的悲痛。有富于想像力的人还声称，这位年轻的姑娘曾多次向自己的父亲求情，请父亲宽恕那些应该被惩罚的罪犯。就这样，直到他们把能想到的所有的华美词藻用完，才闭上了嘴。

基督山伯爵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的眼里只有莫雷尔的一举一动。莫雷尔毫无表情的神态和镇定，让他害怕，尽管他是唯一一个掌握着莫雷尔心事的人。

“看，”波尚对德布雷说道，“那不是莫雷尔吗？他躲在那里干什么？”

“他脸色多苍白呀！”夏多·勒诺说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肯定是感受到悲凉了！”德布雷说。

“不对，”夏多·勒诺慢悠悠地说，“我猜，他肯定是因为伤心。马西米兰一向多愁善感。”

“去你的吧！”德布雷说，“他根本就不认识维尔福小姐，这可是你自己的原话！”

“我记得在马尔塞夫夫人家的舞会上，莫雷尔和维尔福小姐曾经跳过三次舞。你还记得那次舞会吗，伯爵？你在那次舞会上可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不，我忘记了，”基督山随口答道，他根本没在听，因为他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莫雷尔。莫雷尔情绪激动，似乎他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谈话结束，再见，诸位。”伯爵说完转身就走，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时，葬礼结束，来客们纷纷返回巴黎。只有夏多·勒诺四处寻找着莫雷尔，但就在伯爵刚才离开的那会儿，莫雷尔已经换了地方。夏多·勒诺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得跟在德布雷和波尚后面离开了。

基督山伯爵悄然隐匿在一座宽阔的坟墓后面，等着莫雷尔。人们渐渐地离开了，莫雷尔走近这座刚刚建好的坟墓边。他神情茫然地环顾四周，目光掠过基

督山藏身的那个圆形坟墓时，他好像也没有看见伯爵。莫雷尔在瓦朗蒂娜的坟墓前跪了下去。基督山伯爵伸长脖子，睁大眼睛，朝莫雷尔走去，膝盖弯曲着，好像准备随时扑上去一样。

莫雷尔低下头，前额碰到石板，双手抓住栅栏，动情低语说：“噢，我的瓦朗蒂娜！”这短短的一句话，让伯爵听得心都碎了。他上前一步，把手抚在莫雷尔的肩膀上，说道：“你在这儿，亲爱的朋友，我到处找你呢。”

基督山伯爵以为莫雷尔一见自己，一定会号啕大哭一场，指责自己没有信守诺言。可是，他错了。

莫雷尔转过身来，非常平静地说：“你看见了，我正在祈祷。”

伯爵疑惑地望着莫雷尔，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个遍，这才放心。“我用马车送你回巴黎好吗？”他问。

“不必了，谢谢。”

“那么，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就让我祈祷吧。”

伯爵没有表示反对，当即离去，重新找了一个地方躲着，从那儿再次注视着莫雷尔的举动。终于，莫雷尔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没有回眸凝望，而是直直地走到回巴黎的路口，缓缓地往前走。伯爵把马车打发回去，然后步行跟在莫雷尔身后，和他保持大约一百步的距离。莫雷尔穿过运河，沿着林荫大道回到了梅莱街。

莫雷尔到家五分钟后，伯爵也到了。这时，尤莉正目不转睛地站在花园进口的地方，看着园丁为孟加拉玫瑰接枝。

“噢，基督山伯爵先生！”尤莉欣喜地喊道。

伯爵每次来梅莱街拜访，这个家庭都会有欣喜的欢迎之情。“马西米兰刚才回来了吗，夫人？”他问。

“是的，我刚刚好像看见他回屋了，需要叫艾曼纽来吗？”

“噢，对不起，夫人，我得马上去马西米兰的房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谈。”

“那就请上去吧。”尤莉笑着目送伯爵一路跑去，直到消失在楼梯口。

基督山伯爵迅速朝通向马西米兰房间的楼梯奔去，到了楼梯顶上的时候，他侧耳细听，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就像多数独家居住的老宅一样，这里的楼梯顶头只装了一道玻璃格子。莫雷尔锁上房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块红色的门帘挡住了玻璃格，外边的人看不见他在房里干什么。伯爵急得脸都发红了，对像伯爵这样不轻易动感情的人，焦急心情的外露是很不寻常的。

“怎么办？”伯爵很不安。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拉铃？不行！铃声只会促使马西米兰下定决心，到时，回应铃声的就会是另外一种声音。”伯爵浑身颤抖起来，情急之下，他抬起胳膊撞碎了一格玻璃，跟着把门帘拉开，这才看见莫雷尔正坐在书桌前，伏在上面写东西。突然听见玻璃撞碎的声音，莫雷尔握着笔猛地一下从凳子上跳起来。

“真是对不起！”伯爵说，“我没事，只是不小心滑了一下，胳膊撞在了你的玻璃窗上。既然已经碎了，就干脆进来和你说吧。你不要担心！”说完，从打碎的窗洞里伸手把房门打开。

莫雷尔朝基督山伯爵走过去，脸上的不悦之情说明他并不想迎接伯爵，而是想挡住伯爵，不让伯爵进来。

“还得说是你仆人的不对，”基督山揉着胳膊说，“把你的楼梯擦得就像镜子一样，这能不让人摔跤嘛。”

“伤到了吗，先生？”莫雷尔口气冷冷地问。

“应该没有。你在写文章吗？”

“没有。”

“可是你的手指上沾着墨汁。”

“啊！我是在写东西。尽管我是一名军人，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动动笔。”

基督山伯爵走进房间，马西米兰没有办法只得让他进来，却紧跟在伯爵后面。

“你真的在写文章吗？”基督山又问，逼视着对方的眼睛。

“我再说一遍，是的。”

伯爵往四周看了看，指着书桌上的手枪说：“那么，为什么你的手枪放在写字台上？”

“我打算外出旅行。”

“亲爱的朋友！”基督山非常温柔地喊道。

“先生！”

“我亲爱的马西米兰，我恳求你，千万别做傻事！”

“什么，我做傻事？”莫雷尔耸了耸肩道，“噢，我打算外出旅行一次，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算什么傻事。”

“马西米兰，我们都摘下面具，坦白说话吧。请你不要再用这种装出来的镇静来骗我，我也不想再说一些哄小孩的话来关心你。我刚才之所以撞碎玻璃，擅自闯进你的房间，自然是因为我的心里有种不安的担忧，或者说，我怀着可怕的确信，那就是莫雷尔，你想自杀！”

“自杀！”莫雷尔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是想自杀，证据就在那儿！”

伯爵走到写字台前，拿开莫雷尔用来掩饰的那张纸，抽出了藏在下面的一封信。莫雷尔立即冲上来，想抢那封信，基督山早就料到莫雷尔会这么做，伸手一抓，紧紧扣住了莫雷尔的手腕。

“看，你是想自杀，”伯爵说，“你都写在信上了。”

“就算是吧！”莫雷尔说，激动的表情重新变得平静了，“我想用这支手枪自杀，我看谁能阻拦我？谁敢阻止我？我生命的希望之火已经熄灭，我的心已经碎了。世界在我眼里就像一堆灰烬，周围的一切都让我绝望，就连人说话的声音都让我痛苦万分。如果我继续活着，我一定会发疯的！只有让我去死，才是对我的慈悲！先生，你告诉我，现在，难道还有人有资格跟我说‘你错了’吗？难道还有谁有资格阻挡我必死的决心吗？你说啊，先生，说啊，你敢这么做吗？你有这种勇气吗？”

“没错，莫雷尔，”基督山坚定地说，语气的平静跟莫雷尔的激动神情形成一种奇特的对比，“我就敢这么做。”

“你！”莫雷尔喊道，满是愤怒和指责的口吻，“就是你，当我还能救出她，或者至少还能让她死在我怀里的时候，就是你用荒诞的诺言来糊弄我，用空洞的希望来欺骗我。你装出一副俨然无所不能，一副俨然知道天地万物的样子，对我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可是你，却救不了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说真的，先生，如果不是我觉得你可怕的话，我简直觉得你非常可怜！”

“莫雷尔！”

“是你让我摘下面具的，现在你满意了吧。是的，你跟着我，一直跟到她的坟墓面前，我还在和你说话，因为我不忍心不搭理你，现在，你又擅自进入了我的房间，我也让你进来了。可是，既然你想得寸进尺，要到这个我打算作为坟墓用的房间里来继续打扰我，既然你使我受尽人间的折磨，临到最后，还要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一番羞辱。那么基督山伯爵，你这位所谓的恩人啊，你这位所谓的人间天使呀，现在，你心满意足了吧，因为你就要亲眼看到一个朋友赴死去了！”说完，莫雷尔的笑容扭曲着，向那支手枪扑去。

基督山伯爵脸色惨白，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他伸手压住手枪，对已经失去理智的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再说一遍，我绝不会答应你去自杀！”

“你还要阻拦我！”莫雷尔一边喊，一边使劲地企图扯开伯爵的手，但是像第一次一样，在伯爵强硬的腕力面前，他的挣扎是没有用的，“你到底是谁，敢对一个既有思想又有自由的人这么专横地显摆你的威势？”

“我是谁？”基督山说，“那么，你听好了，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权对你讲这

话的人：‘莫雷尔，我不愿意看到你父亲的儿子去自杀。’你听明白了吗？”说着，伯爵神情庄严，双臂交叉在胸前向莫雷尔走近了几步。看着伯爵一脸的神圣和威仪，莫雷尔只觉得心头一阵乱跳，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

“为什么无缘无故提起我父亲？”莫雷尔怯怯地问，“为什么要把对父亲的回忆跟我自杀的事情混在一起？”

“因为，当你父亲像你今天一样想自杀的时候，是我曾经救下他的命；因为，是我曾经把那只钱袋送给你妹妹，又把法老号送给老莫雷尔先生；因为我就是在你小时候，把你抱起来在膝上玩耍的爱德蒙·唐太斯。”

莫雷尔震惊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一步，身体变得瘫软下来，他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扑倒在基督山脚下。骤然间，他又爬起来，冲出房门，在楼梯顶上叫道：“尤莉！尤莉！艾曼纽！艾曼纽！”

基督山想冲出来，但是马西米兰顶住门口，拼死也不放手。听见马西米兰的喊声，尤莉、艾曼纽和几个仆人惊慌失措地上楼来。

“跪下！”莫雷尔声音呜咽地说，“快跪下！他就是我们的恩人！他就是父亲的救命恩人，他就是……”

莫雷尔想说：“他就是爱德蒙·唐太斯！”伯爵上前抓住他的胳膊制止了他。尤莉一头扑进伯爵的怀里，艾曼纽则用力地抱住了伯爵，莫雷尔跪下来，额头直碰到地板上。这时，原本心肠坚硬的基督山只觉得心脏在胸膛里扩张，一股热流从喉咙涌上眼眶。伯爵低下头来，眼泪流淌出来。

顿时，房间里响起一片哭声。尤莉激动地冲出房间，奔到楼下的客厅里，掀开水晶罩，拿出当年在梅兰巷伯爵送给她的那只钱袋。

与此同时，艾曼纽哽咽地说：“哦，亲爱的伯爵先生，您经常听我们说起这位恩人，知道我们是怀着怎样一份感恩和爱戴的心情想念着他，您怎么忍心到今天才告诉我们真相呢？这对我们太残酷了！我要说一句冒犯您的话，伯爵先生，这对您自己也太残忍了！”

“请听我说，亲爱的朋友，”伯爵说，“虽然你不知道真相，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十一年的朋友了。这个秘密的泄露，完全是因为一件你不知道的大事迫使我说出来的。上帝可以为我证明，我原本打算终生隐藏这个秘密，结果是你的内兄马西米兰用言辞激烈的话，逼得我吐露出来。而我敢断定，他现在一定后悔说过的话了。”他转身去看莫雷尔，发现莫雷尔还跪在地上，头埋进圈椅里。

“请注意照看他。”伯爵低声说，意味深长地按了按艾曼纽的手。

“怎么啦？”艾曼纽惊讶地问。

“我不能告诉你，但请你注意看着他。”

艾曼纽在房间里看了一圈,最后指着写字台上的那把手枪,看着伯爵。基督山点了点头。艾曼纽走近,拿起手枪。

“就让它放在那里吧。”

伯爵走到莫雷尔身边,握住他的手,莫雷尔还是木然地跪在地板上。这时,尤莉双手捧着那只丝织的钱袋,跑了回来,她的脸上还挂着欢喜的泪珠。“这就是那件珍贵的礼物。现在,我知道您就是我们的恩人,可我还会像以前那样把它珍藏在我身边!”

“我的孩子,”基督山的脸颊起了红晕,“请允许我把这只钱袋收回去吧。现在,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我只希望你们以后还像从前那样想念我就行了。”

“不!”尤莉把钱袋贴在心口上说,“不要,我求求您别收回去,我害怕您有一天会突然离开我们!”

“你说对了,夫人,”基督山含笑答道,“一个礼拜后,我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许多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却生活得非常幸福,而我的父亲却死于饥饿和愁苦的国家。”

说到要离开的打算时,伯爵看了一眼莫雷尔,他发现自己说的那句话,并没能把莫雷尔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他明白,还得换种方式才能帮助自己的朋友停止悲伤。于是,他拉起艾曼纽和尤莉的手,像一个父亲那样温柔而又威严地说:“我亲爱的朋友,请你们先离开一会儿吧,让我和马西米兰单独谈谈。”

对尤莉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把那只钱袋带走的好机会。她赶紧拉起丈夫的手,边走边说:“我们快点走吧。”

莫雷尔像座石像似的,一动不动。

“哎,”基督山伸出手指碰了一下莫雷尔的肩膀说,“现在,你总算又成为一个男子汉了,马西米兰?”

“因为我又开始知道痛苦了。”

伯爵眉头蹙了起来,犹豫地说:“亲爱的马西米兰,自杀这个念头不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所有的。”

“噢!你放心好了,我的朋友,”莫雷尔抬起头来笑着说,笑容中却含着惨淡的哀愁,“我不会再自杀了。”

“这么说,你不再用手枪去解决痛苦,也不再感到绝望了?”

“不,那是因为,我要治愈痛苦,已经有比子弹更有效的办法了。”

“啊!什么办法?”

“悲伤会让我自行死去!”

“朋友，”基督山忧伤地说，“请听我说，曾经有一天，我跟你现在一样对生活感到绝望，像你一样下定决心自杀。以前，你父亲也有过和我们一样的念头。假如当我在监狱里三天没吃东西时，当你父亲举枪对准脑袋打算自杀时，有人跑过来跟我们说：‘请好好活下去吧！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得到快乐和幸福的！会赞美生活的！’那多好啊。但是，没有这样一个人，没人来跟我和你父亲说这些话。尽管这样，你父亲当着你的面仍然赞美生活！而我呢，也曾经多次——”

“噢！”莫雷尔打断伯爵的话喊道，“你只是暂时失去了自由，而我父亲也只不过暂时失去了财产，但是我呢，我却永远失去了亲爱的瓦朗蒂娜。”

“请看着我，莫雷尔，”基督山口气庄重地说，“此刻，我的眼里没有泪水，我的情绪也很平静，可是，亲爱的马西米兰，我不能再看着你继续痛苦下去了，你就是我心爱的孩子！我跟你上面那些话，只是想告诉你：生活虽然痛苦，但总会有奇迹。现在，我阻拦你自杀，请求你活下去，莫雷尔，那是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今天成全你的生命继续存在下去。”

“天啊！”莫雷尔说，“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伯爵？请留心你的话吧，或许你从来就没有恋爱过！”

“你真是个大孩子！”

“我指的是爱情。成年以后，我就成了一名军人。在二十九岁以前，我所体验过的感情里面没有一种能称之为爱情，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恋爱过。但是，到了二十九岁，我遇见了瓦朗蒂娜，从此爱上了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从她身上发现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所有美德，就好像一本上帝事先写好的书一样。伯爵，当和瓦朗蒂娜在一起，我会感到一种无边无际、永无尽头、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现在，这个世界既然夺去了我的瓦朗蒂娜，让我失去了那种幸福，那么，伯爵，世界在我眼里就是一片凄凉和绝望了。”

“听我说，生活会出现奇迹的，你要抱有希望。”

“伯爵，请留心你的话吧，如果你一旦说服了我，如果你这样做成功了，你就一定会使我失去理智，因为我会相信自己还能再见到瓦朗蒂娜。”

基督山伯爵不回答，只是笑了笑。

“我的朋友，我的父亲！”莫雷尔不由得兴奋地大叫道，“请留心你的话吧，我这是第三次跟你这么说了，因为你的话对我影响很大，都要使我感到害怕了。你得留心让你的话说得恰到好处。因为现在我的眼睛又萌生出了光彩，我的心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因为你是让我相信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如果你吩咐我去掘开耶稣曾让她复活的雅依尔女儿的墓石，我就会从命；如果你做个手势要我到波浪上行走，我也会像圣徒一样顺从。请留心你的话吧，我什么都会照着

做的。”

“抱有希望吧，我的朋友。”

“啊！”顿时，莫雷尔的情绪从激昂的高峰跌进了伤心的低谷，“你是在哄我，像一个善良的母亲，或者像一个自私的母亲，她们尽说些好听的话来安慰伤心的孩子，因为孩子的哭声会使她们坐立不安。不，我的朋友，请你留心你的话，是我说错了，别担心，我会小心地把痛苦埋在心底，让它成为人不知鬼不觉的秘密。甚至连你也不必可怜我。别了！亲爱的朋友！别了！”

“不，恰恰相反，”伯爵说，“从此刻起，你必须和我住在一起，你不能擅自离开我，一个礼拜后，我们就一起离开法国。”

“可是，你为什么又告诉我要抱有希望呢？”

“这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治愈你的心病。”

“伯爵，你这样说，只能让我更伤心了。你以为我只是受了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打击，尝到了常人经受的一种痛苦，所以你就带我外出旅行，改换环境，试图用这种普通人用的办法来治愈我的心病。”说完莫雷尔神情不屑地摇了摇头。

“怎么说好呢？”基督山说，“不过，我对自己的办法很有信心，请让我试试吧。”

“伯爵，你这样做，只能把我死亡前的痛苦拖得更长久。”

“可是，”伯爵说，“难道你的心就这么脆弱吗，都不能给你的朋友一个尝试的机会？你可知道基督山伯爵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吗？你可知道他能调遣多少资源吗？你可知道他对上帝的信仰足以使他从上帝的哪里求得奇迹的发生吗？上帝说：‘人一旦有了信仰，就连大山都能移动。’对这个奇迹，我有信心，你等待一下吧，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

“要不然我就要说你忘恩负义了，莫雷尔。”

“请给我一点怜悯吧，伯爵！”

“我非常同情你，马西米兰，所以，请听我说：假如在一个月里，我还没有将你的心病医好，那么，请记住我的话，莫雷尔，我会亲自把一把手枪和一杯最灵验的意大利毒药放在你面前。这种毒药，我可以向你保证，比害死瓦朗蒂娜的毒药更见效。”

“你答应我了，伯爵？”

“没错，因为我是个男子汉，正如我跟你说的，我曾经想到过死，而且，就在不幸远遁之后，我也依然向往长眠的欢愉。”

“你真的答应了？”

“不只是答应你，而且对你发誓！”基督山举起一只手说。

“你发誓用你的人格保证,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我没能得到安慰,你就听凭我任意处置我的生命,不管发生什么,不用恩义再来纠缠我?”

“整整一个月都是神圣的,马西米兰。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今天是九月五日,就是十年前的今天,我救了你父亲的命。”

莫雷尔伸手握住伯爵的手,在伯爵的手背上吻了一下。

“一个月以后,”基督山继续说,“在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上,你会看见一把手枪,可以任由你处置你的生命。但现在,你必须答应我,在这一个月内绝不自杀。”

“噢!我也向你起誓。”

基督山将莫雷尔拥抱在胸前,久久不愿松开:“从现在开始,你搬来和我一起住。你就住在海黛的那间房里,这样,我至少有个儿子来代替女儿了。”

“海黛?她出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她离开了。”

“她离开你了?”

“因为她要去等着我——好了,你马上准备一下,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找我。现在请和我一起出去,别让任何人看到我。”

马西米兰低下头,像个听话的孩子或者圣徒,按着伯爵的吩咐去行事。

第106章 分享财产

在圣日耳曼区,阿尔贝和马尔塞夫夫人选了一家旅馆住下来。旅馆的二楼有间小套房,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把这个套间长年租了下来。

尽管这个神秘的客人平时进进出出旅馆,但看门人从来没真正见过他的脸。冬天,他总像车夫在寒冷的夜晚那样,下巴埋在一条红围巾里。而到了夏天,每当他从看门人跟前经过时,总是在擤鼻涕以免与人打招呼。与一般惯例不同的是:这位先生从未受到过监视。据说他位居要职,而且颇具影响力,这种传闻更加让人对这位神秘的客人敬畏。

这个神秘的人到旅馆的时间一般固定不变,只是偶尔稍微来迟或是稍微来早。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他基本上都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来到旅馆,却从来不在房间里过夜。冬天,管理这个小套房的仆人,下午三点半时进去生起炉火。夏天,这个仆人会同样的时间段将冰块端进房间里去。

四点钟的时候,这位神秘的客人来了。二十分钟后,一辆马车在旅馆门前停下,下来一位身穿黑色衣服或深蓝色衣服的贵妇人,她永远戴着很厚的面纱,像个影子似的经过看门人跟前,毫无声息地走上楼梯。这两个看门人,在首都同行业人群中,他们的谨慎小心,称上是楷模,从来不问她去找谁。她的脸,就像那位神秘的男士一样,也是那两个门房完全不知道的。这位贵妇人走到小套房门前就会停下,跟着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叩开房门,进去后,房门立刻就会被关上。离开旅馆的时候,这位贵妇人也总是戴着面纱,她上马车后,一会儿不是消失在街的这一头,就是街的另外一头。贵妇人走了二十分钟以后,那位神秘的男士也把脸埋在围巾里走出旅馆,同样很快地消失了。

基督山伯爵拜访腾格拉尔的第二天,也就是瓦朗蒂娜出葬的那天,这位神秘的男士竟在上午十点钟就进了旅馆。与往常不同的是,那位戴着面纱的贵妇人几乎同时乘着马车过来了,她下车后匆匆地向楼上的小套房走去。在房门还没有来得及关闭前,只听见这位贵妇人喊了一声:“噢,吕西安!我亲爱的朋友!”

看门人这才第一次知道这位神秘的男士名叫吕西安。不过,由于他是一位

模范看门人，他打定主意就连自己的老婆也不说。

“怎么了，亲爱的？”被贵妇人仓促中说出名字的男士问，“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

“哦，吕西安！你能让我依靠吗？”

“那是自然喽，这你是知道的。可是，究竟出什么事了呀？收到你早上写来的那张便条，我简直迷惑了，你写得那么急促，字迹又那么潦草。你快点告诉我吧，好让我安下心来，或者索性让我大吃一惊吧。”

“吕西安，这回出大事啦！”贵妇人用探询的眼光看着对方说，“昨天晚上，腾格拉尔先生离家出走了！”

“出走！腾格拉尔先生出走！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这么说，他这一离家出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想必是这样！昨晚十点钟，他乘马车到了卡兰登城门，有一辆驿车事先在那里等着他，跟着他和他的贴身男仆上了马车，吩咐车夫去枫丹白露。”

“那你刚才怎么说……”

“你先别急，他还留了一封信给我。”

“一封信？”

“没错，你来念念吧。”

男爵夫人从口袋里拿出信，递给德布雷。德布雷接过信，犹豫了一会儿，仿佛他是想猜出信里的内容，或者说，不管信上的内容是什么，他想先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几分钟以后，他拿定主意，打开信开始念道：“我忠实的夫人……”

念到这里，德布雷有意地住了口，看了一下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羞得满脸通红地说：“往下念吧。”

德布雷继续念道：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你已经失去你的丈夫了！

你不必感到惊慌，你不过是像失去女儿一样地失去了丈夫，也就是说，从法国出境有三四十条大路，而我正在其中的一条路上。

我理应对我这样的行为做出解释，因为我相信你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解释。

所以请你看仔细了：今天上午，突然有人过来，说要提一笔五百万法郎的款项，我把这笔款支付了；紧接着又来了一个人，要提一笔同样数额的款项。于是，我说服这个人延期到明天来取。现在，你明白了吧，今天我出走，就是为了逃避明天的款项。

这些你能理解,是吗,亲爱的夫人?

对于我的财务状况,你知道得像我一样清楚,甚至比我还要清楚。因为你如果问我,从前颇为可观的财产的一大半到底跑哪儿去了,我说不清楚,而你就一样了,夫人,我能肯定地说,你对此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女人生来就有一种自我的本能,她们甚至都有自己发明的代数语言,用它去解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而我只懂得那些数字,如果有一天,这些数字欺骗了我,我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对于我这次的迅速垮台,你感到吃惊吗,夫人?看到我的金条就这么在大火中化为乌有,你可曾迷茫过?我承认只看到了火光,但愿你能从余烬里找出一点金子。

我带着宽慰的念头离开你。尽管我离开了你,但在我心里却毫不内疚。你有朋友,有刚才我说过的余烬,有让我归还了的自由。关于最后这点,夫人,我想应该写上几句来为你解释一下。

曾经,我想你还能为我们的家庭增加一些收益,为女儿的幸福出把力的时候,我豁达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与你计较。但是,你却把这个家庭搞垮了。我不想被你用来当垫脚石了,因为那样只能让别人发横财。

我娶你的时候,你很有钱,但并不受人尊敬。

请原谅我说得这么坦白,可是,既然这大概只是你我之间的悄悄话,我看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你嫁给我以后,增加了我的财产,十五年来,我们的财产一直在增加,直到今天,那让我还摸不着头脑的灾祸从天而降,把我们的财产化为一堆灰烬。坦白说,对于这场灾祸,我没有什么过错。

夫人,你一直只顾着努力增加自己的财产,如今,你成功了。所以,现在我就还给你先前嫁给我时的面貌:有钱,但不受人尊敬。

别了!从现在起,我要为自己而奋斗。你已经为我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会试着去效仿你的。谢谢!

你忠诚的丈夫

腾格拉尔男爵

德布雷读这封长信时,显得痛楚不已。男爵夫人的目光始终集中在他的脸上,她注意到德布雷的脸上变了颜色,虽然平日里他的自制力还是有的。念完信后,德布雷把信折好,恢复了他惯有的若有所思的表情。

“怎么样?”腾格拉尔夫人焦虑不安地问。

“什么怎么样,夫人?”德布雷机械地重复道,其实夫人的神情早已把问题都说清楚了。

“读了信,你有什么想法吗?”

“夫人,我的想法很直接,很简单:腾格拉尔先生离开巴黎时,心里一定对我们有所猜疑。”

“这个我知道,可是你对我说的就是这些吗?”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德布雷冷冷地答道。

“他走啦!真的走啦,再也不会回来了!”

“噢!男爵夫人,不要这么想!”

“不,你听我说,他这样一走就绝对不会再打算回来。我了解他这个人,只要对他有好处,下决定以后就不会再改变了。要是他认为我对他还有用处的话,他一定会带我一起走。他把我抛弃在巴黎,这是因为扔下我对他的未来有益。现在好了,他一个人走了,我从此拥有自由啦。”说最后几句话时,腾格拉尔夫人带着祈盼的表情看着德布雷。

德布雷并不回答,任由腾格拉尔夫人用焦虑不安的目光叩问他。最后,男爵夫人不得不开口问:“怎么!你真的不打算回答我吗?”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这个我正要问你呢。”男爵夫人心头狂跳不已。

“噢!这么说,你是希望我给你出个主意?”

“是啊,我确实希望你能给我出个主意。”

“那么,”德布雷冷淡地说,“我劝你外出旅行。”

“外出旅行?”

“没错。就像腾格拉尔先生说的那样:你非常有钱,而且是自由之身。腾格拉尔小姐的婚事吹了以后,腾格拉尔先生又这么出走,肯定会再次在社交界掀起波澜,所以你暂时离开巴黎是非常有必要的,至少我建议你这样做。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让整个巴黎社交圈都知道你被遗弃了,让大家都以你贫苦无依。因为,要是大家看到一个破产者的妻子居然还穿得非常华丽,境况又不错,人们是无法原谅你的。要做到上面的事情,你只需在巴黎再待上半个月,逢人便说你遭到了丈夫的抛弃,并且把整个过程告诉你最好的朋友,这样她们很快会在社交圈里传开。接下来,你就可以外出旅行了,留下你的首饰,丈夫的财产别动,这时人们都会夸你高风有节。这样做完以后,人们都知道你的孤苦,而且都会相信你手头很紧,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你真实的经济情况,而且,作为你忠实的合伙人,我现在就准备向你报告一下账目情况。”

男爵夫人吓呆了。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完了德布雷的这番话,这番话居然说得如此清晰明白,镇静得如此若无其事,她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被遗弃!啊!我真的被抛弃了……你说得有道理。如果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确不会再有人怀疑我的真实状况了。”这个女人也只能这样回答她的情人了,傲慢和痴情荡然无存。

“但你还有钱,并且非常有钱,”德布雷说着,伸手从皮夹里取出几张纸来,铺在桌子上。腾格拉尔夫人没去看,她竭力抑制住心跳,不让眼眶里滚动的泪水掉下来。最后,她的自尊心占了上风,尽管心还在狂跳,但至少眼泪没有掉下来。

“夫人,”德布雷说,“大约半年前,我们尝试合作,你投资了十万法郎。今年四月我们正式合伙,五月份开始经营,当月就赚了四十五万法郎。六月,利润达到九十万。七月,又收入了一百七十万,这个是西班牙公债赚取的,你都知道的。八月初亏损了三十万,不过不到半个月又全部赚了回来。现在,我们的资产共计是二百四十万。也就是说,每人一百二十万。另外,”德布雷说着,像个股票经纪人交账时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态度,“这笔钱还有八万法郎的利息在我手里。”

“这是怎么回事?”男爵夫人惊讶地问,“我们没去放过利息啊?”

“请原谅,夫人,”德布雷冷冷地说,“我是得到你的允许后才这么做的。所以,你应得利息的一半,四万法郎,再加上你最初投资的十万法郎,你所得部分共计是一百三十四万法郎。不过,夫人,出于安全,我前天已经把你的钱从银行里提了出来。你看,两天时间虽然算不上长,但是如果我迟迟不清楚账目,等你找上门来,要我向你汇报财务状况的话,那可就尴尬了。这里边放的就是你的钱,一半是现钱,一半是银行单据。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你着想,因为我觉得我家里不太安全;那些公证人的嘴也不够严实;至于那些房地产商,比公证人还要嘴松;最后,还因为你没有权利单独占有属于你和你丈夫的共同财产,所以我把属于你的这笔钱保存在这个衣柜里面的一只钱箱里。为了更保险,这笔钱是我亲自放进去,然后锁上的。现在,夫人,”德布雷继续说着,同时打开衣柜,拿出钱箱,“这里是八百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你瞧,看上去像一本已经装订好的画册。另外,还有一张两万五千法郎的息票,余额大概还有十一万法郎,这里是一张支票,你大可放心,这张支票完全可以兑现。”

腾格拉尔夫人木然地接过支票、息票和那一沓钞票。这笔可观的财产摆在桌上,并不扎眼。她眼里没有泪水,胸脯却在痛楚地起伏着。她把钞票装进包里,息票和支票夹在笔记本里。之后,她脸无人色,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等着德布

雷给她说句安慰话。

可是，她等了个空。

“现在，”德布雷说，“夫人已经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了，它对于一位至少在一年之内不能在巴黎立足的女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以后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假如你觉得钱不够用的话，因为我们过去有情分，你还可以用我的。我随时乐意把我的钱都给你。噢！当然是借给你。”

“谢谢你，先生，”男爵夫人答道，“你给我的那笔钱，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可怜女人来说，已经是够多了。”

德布雷听到这话感到愕然，但很快恢复了常态，他朝男爵夫人欠了欠身，看似礼貌的神情仿佛在说：“随你便。”

腾格拉尔夫人之前似乎还抱有某种希望，可是当她瞧见德布雷刚才与己无关的姿态神情，那种你以后好自为之的眼光，还有那意味深长的沉默时，她抬起头，没有发怒，也没有浑身发抖，毅然决然打开房门，甚至都不屑于跟这个男人告别。

“呵！”德布雷见男爵夫人走了，“这件事办得真不错！她以后可以在家里读小说，虽说不能在证券交易所玩股票，一样可以在家里玩纸牌。”说着，他拿出账簿，仔细把刚才的几笔款项抹去，喃喃自语道：“我还有—百零六万法郎。不过，维尔福小姐死了，可真是太可惜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挺对我的胃口，我原打算娶她的。”

跟往常一样，德布雷心平气和地等男爵夫人走了二十分钟以后，才开始动身。在这二十分钟里，他一直都在全神贯注地算账，将怀表搁在一旁。

德布雷和腾格拉尔夫人平分两百五十万法郎的那个房间的楼上，有一个房间也住着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他们就是美塞苔丝和阿尔贝。

几天来，美塞苔丝的模样改变了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穿得朴素，让我们一眼看上去认不出来。实际上，即使之前有钱的时候，她从来也没有穿得非常华丽来显摆自己的身份。当然，她现在还没有沦落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美塞苔丝的模样变了，是因为她的眼睛不再有光彩，脸上不再有微笑，再也听不见以前她那机智流利的言谈了，她变得木讷，不敢畅所欲言了。

贫穷并没有使美塞苔丝精神崩溃，她也并不是没有勇气面对贫穷。美塞苔丝与优裕的生活决裂，置身于现在的这个新环境，好像一个人突然间从灯火辉煌的皇宫里来到一片黑暗之中。美塞苔丝犹如一位女王舍弃皇宫住进一间茅舍一样，身边的生活用品少得不能再少。桌上的泥碗，简陋的小床，等等这一切她都不习惯。的确，美丽的迦太罗尼亚姑娘，或者说高贵的伯爵夫人，已经没有了

昔日的尊贵和迷人的微笑。

美塞苔丝在周围所看见的,只有穷苦寒酸。房间的墙上糊满了灰色的纸张,地板上铺的是砖头,上面没有地毯,家具非常碍眼,这种冒充阔气的破落货无法不引人注目。总而言之,这些刺目碍眼的色彩实在是令优雅自适的她不舒服。自从离开将军宅邸以后,马尔塞夫夫人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周围的寂静,让她感到忧郁。可是,当阿尔贝偷眼看她时,美塞苔丝只得勉强在嘴角边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这种笑容既单调也没有半点温暖,跟她以前神采四射的样子截然不同,就好像是一种没有温暖的冷冷月光。

阿尔贝呢,也忧心忡忡,上上下下都不自在,过去奢华生活的习惯,让他跟目前的生活环境很不和谐;想不戴手套出门,却发现自己的手太白嫩;想到街上走走,又觉得自己的皮靴太亮丽。

但母子之爱把两个人紧紧地拉在一起,高贵且聪慧的他们不用说一句话,也不用试探,就能彼此坦诚相见,建立起类似朋友又超越朋友的关系。美塞苔丝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穷苦的含义。年轻的美塞苔丝住在迦太罗尼亚村时,她想要许多东西,却很单纯。网好,就能捕鱼,卖了鱼,又会有钱来买线织新网。那时,她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个跟物质需求无关的爱人。美塞苔丝只需要照顾自己,虽然她手头拮据,但还能应付自己的开销。而今,她两手空空,却要应付两份开销。

冬天就要来了,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却连个壁炉也没有。以前,美塞苔丝最喜欢享受炉火的温暖,从客厅到卧室一路都是暖融融的,她的房间就好像是一间摆满珍贵花卉的暖房。而现在,这里甚至都找不出一朵小花。还好,她还有儿子……

在这之前,一种也许有点夸张的兴奋状态,始终在高尚的精神领域里支撑着这对母子。兴奋就像激情一样,而激情往往能使人忘记人世间的许多烦恼。但是,等激情熄灭之后,就得从梦幻回到现实中来了。

“母亲,我们来算算我们总共还有多少钱,先归结清点一下钱,然后好实施我的计划。”阿尔贝说这话时,也正是腾格拉尔夫人下楼的时候。

“噢,我们没有钱!”美塞苔丝苦笑着说。

“不,妈妈,我们有三千法郎。我打算用这笔钱,把我们的生活弄得像样些。”

“唉,我的孩子!”

“亲爱的母亲!我过去花了您许多钱,到今天我才明白有钱是多么重要。您听我说,三千法郎可是一大笔钱呢,我要用这笔钱去创造一个奇迹般的未来,一个充满安宁的未来!”

“我亲爱的孩子，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是，你觉得我们应该接受那三千法郎吗？”美塞苔丝说着，脸上泛起了红晕。

“没错，”阿尔贝口气坚定地说，“我们现在正缺钱用，理应接受这笔钱。现在这三千法郎就埋在马赛梅兰巷一所小房子的花园里。我们只要花上两百法郎，就能到马赛了。”

“两百法郎！你怎么知道的，阿尔贝？”

“噢！这是我去驿站和轮船公司询问的结果，然后又大致算了一下。您得先预订一辆双人驿车到沙隆，这笔费用是三十五法郎。您看，母亲，我就像对待女王一样待您呢。”

阿尔贝拿起一支笔，低头写道：

双人驿车	三十五法郎
从沙隆坐轮船到里昂	六法郎
从里昂坐轮船到阿维尼翁	十六法郎
从阿维尼翁到马赛	七法郎
沿途开销	五十法郎
合计	一百一十四法郎

“就算一百二十法郎吧，”阿尔贝微笑道，“您瞧，母亲，这绝对够您用了。”

“可你怎么办呢，亲爱的孩子？”

“我给自己留了八十法郎啊，母亲，年轻人是用不着太舒服的。再说，难道我还不知道出门是怎么回事吗？”

“可以前你带着贴身男仆，乘的是私人驿车。”

“我知道怎么办，母亲。”

“可是我们上哪里找这两百法郎呢？”

“瞧，钱就在我手里，另外，我还有两百法郎。我先将表卖了一百法郎，卖表链和坠子这两个多余的玩意的時候，我的运气非常好，竟然卖了三百法郎。所以我们不是很有钱吗？一路上，您的花费只需一百一十四法郎，但您身上可以带上两百五十法郎。”

“可是我们还欠着旅馆老板的房钱呢？”

“我有一百五十法郎，扣掉房租的三十法郎，还有一百二十法郎。而一路上，我只要八十法郎就够了，所以我们的钱是绰绰有余的。还有您看啊，这是什么？”说着，阿尔贝从身上掏出一个有金色搭扣的小笔记本，这是他最后一件珍贵的礼物，可能是那位经常来敲他那扇小门的神秘女郎故意留下来的信物。他从那里抽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你抽出来的是什么？”美塞苔丝问。

“一千法郎的钞票，母亲。”

“这是怎么回事？”

“您听我说，母亲，千万不要紧张，”阿尔贝站起来，走到美塞苔丝的面前，在母亲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凝视着美塞苔丝，深挚地说道，“您不知道，母亲，您在我眼里有多美！您是我见过的最高贵、最美丽的女人！”

“我亲爱的孩子！”美塞苔丝说着，强忍的泪水掉了下来。

“说真的，我对您的爱简直就是崇拜，尤其看到您遭逢不幸时。”

“只要还有你在身边，我就是幸福的，”美塞苔丝哽咽地说，“只要我还拥有儿子，我就不会觉得不幸。”

“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经受考验，好吗？就按我们刚才计划好的去实行吧。”

“什么计划？”

“就是您到马赛去住。我呢，就到非洲去，在那儿将用我现在用的这个姓。”美塞苔丝叹了口气。

“嗯！昨天我应征加入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了，”阿尔贝低下头说，分明感到有些羞愧。实际上，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我想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是归我自己支配的，所以我昨天去顶替别人入了伍。我没想到自己还能值这么多钱：整整两千法郎呢。”说到最后，他勉强笑了笑。

“那这一千法郎……”美塞苔丝浑身寒战地说。

“是二千法郎的一半，另外一千法郎会在一年内付清。”

美塞苔丝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抬起头来望着上天，泪水夺眶而出，悲伤地说：“这是用你的血换来的钱啊。”

“如果我战死的话，您说得才对，”阿尔贝笑着说，“但是妈妈，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我求生存的欲望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呢。”

“仁慈的上帝啊！”

“再说，我怎么一定会死呢？您看，拉摩利埃尔、尚加埃尼、皮杜有没有战死？我们都熟知的莫雷尔，有没有被人杀死在战场上？请您想想看，母亲，有一天，您看见我身穿绣边制服回来见您，您会有多高兴呀！我相信我一定会干得很出色，把那份荣誉赢回来，况且选择这个军队，也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愿。”

美塞苔丝想勉强笑一下，但终究还是叹了口气。这位圣女般的母亲觉得让儿子担起这一切，心里非常伤心。

“现在，”阿尔贝继续说，“母亲，总共有四千多法郎留给你。靠这些钱，您可

以安心过上两年。”

“你就是这么为我安排的？”美塞苔丝悲伤地说道，心痛如绞。

阿尔贝的心揪紧了，他握住母亲的双手，柔声说道：“相信我，您一定能好好活下去的！”

“我好好会活下去！那么，你别离开我好吗，阿尔贝？”

“我是一定要离开您的，”阿尔贝坚定而又平静地说，“您很爱我，绝对不愿意看见我每天懒散地守在您的身边，无所事事，更何况，我已经签好了约。”

“那么，按照你的意愿走吧，亲爱的孩子。我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

“不是按照意愿，是听从理智，母亲。现在我们就是两个绝望的人，生命在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您留恋的事情了。而我呢，如果没有您，生命对于我来说，也将没有任何价值。请相信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您，早在我猜疑父亲，抛弃他姓氏的那一天，我的生命就已经停止！总之，如果您还抱有希望地活着，那我就活下去；如果您答应让我照顾您未来的生活，那您就会使我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到了那时，我就去拜见阿尔及利亚总督，他是一位正直的人，特别有军人的心地。我要把我的身世告诉他，请求他对我时时提携，假如他肯答应这样照料我的话，那么不出半年，我要么是死在战场，那么就一定是当了军官。如果我当了军官，您的生活就会有保证，因为这时我会有足够用的钱，而且，还会有一个使我们都感到自豪的新姓氏。要是我被人杀死了，那么，亲爱的母亲，如果您坚持想死也就可以死了，我们的不幸已经到了极限，谁也阻挡不了。”

“不错，”美塞苔丝说，眼神高贵而又动人，“你说得很有道理，我的孩子，我们可以用行动去证明给别人看：我们至少是值得同情的。”

“先不要想这些可怕的后果吧，”阿尔贝说，“我向您发誓：我们会很幸福，或者是在不久的将来会很幸福。您要试着对生活充满希望而又知足常乐。我呢，也要改掉一些坏习惯，学会理智地去对待一切。进了军队就会有钱，而您住在唐太斯先生的家里，就会得到安宁。让我们努力去做吧，母亲，让我们用自己的努力找到幸福。”

“亲爱的孩子，我们俩都尝试一下吧。幸福一定会降临在你身上，你应该得到幸福。”

“那么，母亲，按照计划已经分享了财产，”阿尔贝装出一副毫不伤感的样子说，“我们今天就起程，我这就给您预订去。”

“你呢，我的孩子？”

“我还得在这里待上几天，去弄几封推荐信，另外还得向人打听一些关于非

洲的情况,完事后我就到马赛去见您。母亲,分别这就开始了,我们得让自己习惯于分别。”

“好的,我们走吧。”美塞苔丝一边说,一边披上她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一条围巾,这是一条很贵重的黑色克什米尔羊毛围巾。

阿尔贝匆匆整理好文件,结清欠旅馆老板的三十法郎,然后就让母亲挽着他的胳膊,朝楼梯走去。这时,碰巧有个人走在他们的前面,听见裙摆擦着栏杆的沙沙声,这个人转过身来。

“德布雷!”阿尔贝惊讶地叫道。

“你是马尔塞夫吗?”德布雷停住脚问,也顾不得掩盖身份了,再说,马尔塞夫也已经认出了他。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碰见阿尔贝,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年轻人的不幸曾经在巴黎轰动一时。

“马尔塞夫,真的是你!”德布雷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见了马尔塞夫夫人,以及她风采依旧的高贵身姿和那块黑色面纱。他微微一笑,接着说,“噢,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阿尔贝。”

阿尔贝知道德布雷心里在想啥,他转过脸来,对美塞苔丝说:“母亲,这位是内政大臣的私人秘书德布雷先生,是我们以前的朋友。”

“以前的,”德布雷问,“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德布雷先生,如今我已经没有朋友,而且也不太可能有朋友,幸亏你还认得我,我很感激,先生。”

德布雷走上前来,握着阿尔贝的手,拿出一副热情友好的样子:“请相信我,亲爱的阿尔贝先生,我对你不幸的遭遇感到深切的同情,祈愿可以尽绵薄之力。”

“非常感激你的好心,先生,”阿尔贝笑了笑说,“我和母亲虽然遭遇了不幸,却还有钱,不需要帮助。我们很快会离开巴黎,而在除掉旅途费用以后,我们还剩五千法郎这么一大笔钱。”

德布雷的脸一下子红了,此刻他的钱袋里可装着一百万法郎呢,尽管他想像力贫乏,仍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就在不久前,这座旅馆里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得到的是咎由自取的耻辱,临走时披风底下藏着一百五十万法郎却还觉得自己不富有;而另一个呢,显得那么高贵,即便有不幸和打击,虽然身边只有不能再少的钱财,却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富有。这让他迷惑不已。

德布雷最后只是含糊地对阿尔贝说了几句客套话,匆匆下楼去了。

这一天,部里的职员和下属都成了德布雷发脾气的对象。当天晚上,他早忘记了阿尔贝母子的事情,因为他即将成为玛德莱娜大道上一座漂亮大房子的新主人,同时拥有一笔五万利弗尔的年金收入。

次日下午五点钟,就在德布雷在房契上签字的那会儿,马尔塞夫夫人正温情无限地拥抱儿子,随后登上一辆驿车,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这时,在不远处的拉费德银行的一扇拱形窗户后面,站着一个人,他望着美塞苔丝登上驿车,看着马车迅速离去,目送阿尔贝渐渐走远。突然,这个人举起一只手,用力放在满是烦恼的前额上,低声喊道:“唉!这两个无辜的人,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我从他们那里夺走的幸福还给他们呢?上帝帮帮我吧!”

第107章 狮穴

大力监狱里有一个专门关押最凶狠、最危险犯人的牢区，叫圣伯纳牢区。犯人们按照自己的话头把它称为狮穴，因为关押在里面的犯人不仅经常用牙啃铁栅，而且有时候也撕咬狱卒。

这是监狱里的监狱，墙壁要比别的监狱厚上一倍，狱卒每天都来检查铁栅门是否完好无损。这些狱卒魁伟的身材、冷酷而漠然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是专门挑选出来，靠威慑力和办事机警来管制监狱里的犯人。

这个圣伯纳牢区四面都是高墙，只有太阳刚刚升起的一刹那，才有一丝阳光透进牢房，好像连太阳也不想多看一眼这群精神和肉体的怪物。牢区的院子里铺着石板砖，一天从早到晚踱着一群脸色苍白、愁容满面、长相凶狠的犯人，仿佛是一群幽灵正在畅想未来似的。犯人在那些吸收并保存了阳光的大部分热量的高墙下面，站着或者蹲着。他们有时三两个地蜷缩着聊天，但更常见的是各自蹲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铁门。这扇铁门有时会打开，是为了从这悲惨的住处喊一个客人出去，或者又押进一个社会的败类，往这个深渊里填。

圣伯纳牢区有个专门的会客室，一个长方形的房间，由两道平行的铁栅栏隔成两部分，中间相距有三尺，以防探监人跟犯人握手，或者是递东西给犯人。这间会见室既阴森又潮湿，样子很可怕。一想到令人恐怖的密谋，毛骨悚然的谈话从这两道铁栅栏中间穿过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不过，这个地方虽说恐怖，但在那些时日不多的犯人看来，就好像是个天堂：从狮穴出来的犯人，不是被送到圣雅克城栅，就是被送去服苦役，或是关进单间黑牢，很少去另外的地方。

在这个散发阴冷之气的圣伯纳牢区，一个年轻人正双手插在口袋里，来回地走动。这引起了犯人们的好奇心。

如果身上的上衣没有撕破，从款式来看他应该是位高雅的绅士。这件上衣并不破旧，用料一看就知道质地非常好，撕破的那部分在他的小心整理下，不久便恢复了它原有的光泽。他同样小心翼翼地爱护着那件细麻布衬衫，打他进来，

这件衬衫的颜色已经变了很多。另外,他还掏出一块在角上绣着皇冠纹章和姓氏开头字母的手帕,用手帕的一角将他的皮靴擦得亮亮的。监狱里的几个犯人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个年轻人的外表。

“瞧!王子在打扮呐。”一个犯人说。

“生来长得俊俏,”另一个犯人说,“如果他有把梳子和发蜡,会把那些戴白手套的绅士们都比下去。”

“他的上衣就跟新的一样,皮靴也亮晶晶的。我们有这么一位服饰得体的伙伴,真是别有一番风景啊。不过,那些宪兵可真不是玩意儿,他们看着眼红,竟将这么好的一件上衣撕成这个样子!”

“他看上去好像是位重要人物,穿得真够体面的!够气派的。”

在这些犯人不怀好意的赞美下,打扮齐整的年轻人向靠在监狱侧门的一个狱卒走了过去,对狱卒说道:“先生,借我二十法郎,很快就会还你的。跟我交易,保证不会让你吃亏。你看,我那些亲戚的钱,一百万一堆堆地数也比你一个小钱一个小钱地数要多得多呢……求你,借我二十法郎,让我买件睡衣穿,住个单间。整天穿着皮靴,正装,真让我难受死了!而且,先生,这件破上装怎么能穿在卡瓦尔康蒂王子的身上呢!”

狱卒转过身去背对着年轻人,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听到这种让任何人都觉得滑稽可笑的话,他居然毫无反应。这是因为这种话他听得太多了,万变不离其宗。

“噢!”安德烈说,“你真是个硬心肠,我会让你衣食无着的。”

听到这些,狱卒转过身面对着安德烈,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时,犯人们凑将过来,自然形成了一个圈。

“先生,”安德烈继续说,“只要你借给我二十法郎,我就可以弄到一套衣服,搬到一个房间,也就可以不算太寒酸地接待拜访我的贵客了。”

“说得没错!”囚犯们附和道,“谁都看得出他是个讲究体面的上等人。”

“那好,你们借给他吧,”狱卒说着,换了个肩膀靠在侧门上,“你们对一个同伴不也应该有点儿责任心吗?”

“我才不跟这些人同伙呢,”安德烈骄傲地说,“请别羞辱我,你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犯人们互相看了看,口里发出不满的嘟囔,一场暴风雨即将在贵族犯人的头上隆隆作响了。这场暴风雨与安德烈的话有关,但主要还是由狱卒挑起的。这个狱卒自信即使风雨闹腾大了,他也有办法对付,所以听任犯人们发泄不满的情绪,好让这个讨厌的纠缠不休的年轻人挨顿揍,同时也给自己的值班时间添

点儿消遣的乐事。

这些犯人们已经靠近安德烈,有些人在喊:“用鞋子!用鞋子打他!”

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刑罚,犯人们用一种钉了铁钉的破鞋,来痛打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同伴。还有一些犯人建议用“沙包”,他们用几块手帕包住泥沙、石子,还有用半便士的铜板,用它们狠狠地打向那位倒霉蛋的脑袋和肩膀。

“抽他,”有些犯人叫道,“使劲地抽这位体面的先生!”

安德烈转过身来,对这些犯人们眨了眨眼睛,舌头鼓起面颊腮帮,嘴唇发出一种啧啧之声,这种声音在危急时刻抵得上一千句话。这是卡德鲁斯教他的一个暗号。顿时,犯人们认安德烈是共济会的同仁了。手帕包当即扔在地上,铁掌鞋穿回到领头者的脚上。一些声音说:“这位先生说得很很有道理,他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应该让他这么做,再说,他有这个权利,我们不能去干涉别人打扮自己的自由。”

暴风雨平息下去了。狱卒感到万分诧异,他马上抓住安德烈,开始搜身。在他想来,狮穴里的犯人居然在顷刻间变得这样驯服,这个年轻人单靠目光的威慑力是不够的,他必定还做了别的什么。安德烈任狱卒搜身,嘴上却不断地抗议。突然,侧门外面传来一声叫喊:“贝尼代托!”

“有人叫我。”安德烈说。狱卒只得松手。

“到会客室!”那个声音喊道。

“你看,有人来看望我了。喔!亲爱的先生,你瞧瞧,到底能不能把卡瓦尔康蒂当成一个普通人那样来对待!”

安德烈像个幽灵一样穿过天井,奔出栅门,那些犯人和那个狱卒都看得吃惊不已。不过,安德烈本人对于有人来看望自己并不像旁人那样感到吃惊。这个工于心计的年轻人自从进了监狱以来,一直保持坚忍的沉默态度,不像其他犯人那样一有机会便到处写信向人求援,因为他坚信会有人来看他。

“事情很显然,”安德烈暗自思忖,“一定是位有权有势的人在保护着我,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向我证明这一点:突如其来的好运,种种困难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一个临时降临的父亲,一个白送的显赫姓氏,像雨点般向我砸来的金钱,一出几乎成功的门第高贵的婚事。尽管由于一个不幸的疏忽,还有保护人的不在,让我栽了个大跟头。但是事情绝对没毁掉,我不会永远待在监狱里。在我要落进万丈深渊的时候,我的保护人一定又会伸出手来把我救出去的!我干吗要冒险采取鲁莽的行动呢?这样一来,说不定反而引起保护人的反感!保护人有两个办法可以让我脱离苦海:一是花钱,安排一场神不知鬼不觉的越狱行动;一个是拉拢或打压法官。不开口,不做任何反抗,一直等到我确信保护人已

经完全不管我的时候,那时我再……”

安德烈为自己想好了一个相当狡猾的计划。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进攻敌人时大胆,防守时也异常笃定。从小蹲监狱的劫难,贫乏的生活,他都忍受过的。可是天性,或者准确点来说,是习惯占了上风,让他不能再忍受赤身裸体、肮脏和饥饿的监狱生活,他感到这里度日如年。这时,有人来看望他了。

安德烈的心在欢快地狂跳:检察官不会这么早就来,狱医又不会来得这么晚,所以来的必定是自己盼望的那个人。

安德烈被带到会客室的铁栅栏后面,惊奇地睁大眼睛望过去,看到的是贝尔图乔先生那张阴郁、精明的面孔。这时,贝尔图乔用惊异而痛切的目光盯着铁栅以及铁栅栏后面摇曳的人影。

安德烈感动地喊道:“是你!”

“你好,贝尼代托。”贝尔图乔的声音深沉而洪亮。

“你!你!”安德烈惊慌地朝四周望了望。

“你不认识我啦,不幸的孩子?”

“小声点!请你小点声!”安德烈说,他知道隔壁一定会有人偷听,“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话说得这么响!”

“你是想跟我单独谈谈,是不是?”

“没错!”

“那好!”说着,贝尔图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将纸举起来对那个站在侧门窗外的狱卒晃了一下。

“等着瞧吧!”贝尔图乔说。

“这张纸是什么东西?”

“一道把你带进一个单间里跟我单独谈话的命令。”

“噢!”安德烈喊道,高兴得跳了起来。他马上在心里盘算:“又是那位神秘人做的!他果然没有忘记我,但为了保密,所以得找个单间。贝尔图乔一定是那个人派来的!”

那个狱卒跟上司商量了一会儿,随后打开两道铁栅,把安德烈带到二楼的一个单间里。这个单间照监狱的惯例刷着石灰,不过对于安德烈来说,虽称不上快乐,但它看上去非常明亮:一个火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贝尔图乔在椅子上坐下,安德烈扑向床上,狱卒退了出去。

“现在,”贝尔图乔说,“你想单独和我谈什么呢?”

“你呢?”

“你先说吧。”

“噢，不！既然是你找我，当然你有很多话要跟我说。”

“嗯！你在不断作恶的路上越陷越深；又是抢劫，最后还杀人了。”

“哼！如果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就是要对我说这些事情，你大可不必这么麻烦。这些事情难道我不比你清楚吗？相反，如果你愿意的话，谈点我不知道的事情吧。你是谁派来的？”

“你太急了吧，贝尼代托先生？”

“是吗？废话少说。痛快点！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派我来。”

“那你怎么得知我在这里？”

“不久前，我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发现了你，你当时正神气地骑着马，穿着打扮好像一位花花公子似的。”

“啊，香榭丽舍大道！看来我们是搅合在一起啦……好了，这些以后再说，先来谈谈我的父亲怎么样？”

“那么，请问我是你的什么人？”

“你吗，先生？你是我的养父……可是，给我十万法郎，让我在四五个月里花个底朝天的，不是你吧？莫名其妙地给我弄个意大利贵族父亲，也不是你吧？让我踏入社交圈，去跟巴黎上层人物一起进餐的，不是你吧？那次宴会上还有位检察官，可惜我没有借机跟他攀上交情，要不然他现在没准能帮助我呢。现在，我大难临头，肯花一两百万法郎保我出去的，大概不可能是你吧。得啦吧，尊敬的科西嘉人，有什么你就直接说！”

“你要我说什么？”

“我提醒你一下。你刚才说到了香榭丽舍大道，尊敬的养父先生！”

“那又怎么样？”

“嗯！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住着一位非常有钱的绅士。”

“你在他家里偷过东西，还杀了人，是不是？”

“没错。”

“基督山伯爵？”

“是的。你说我要不要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一头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对他大声哭道：‘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呢？”

“别开这种玩笑，”贝尔图乔拉下脸来严肃地训斥道，“这个名字不是让你在这种地方随便乱说的，你太放肆了！”

“噢！”安德烈低语道，他对贝尔图乔庄严的神情有些迷茫，“为什么我不能说呢？”

“因为这个名字蒙上帝厚爱，你这样一个混蛋不配叫的！”

“噢，别说得这么难听！”

“如果你不谨慎些，还有更坏的事情在后面等着你呢！”

“你吓唬我吗？我才不怕呢，我会说……”

“你认为你是在跟你一样的胆小鬼打交道吗？”贝尔图乔语气平静地说，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安德烈不由得在心里发抖，“你以为你是在跟你这样的苦役犯，跟你这种容易受骗的毛头小伙子打交道吗？你给我听好了，贝尼代托，你掉在了一只可怕的手里。现在，这只手准备救你，你应该好自为之！不要去搞你那些鬼花样，只要你胆敢去打乱这只手的行动计划……。”

“我父亲……我要知道到底谁是我的父亲！”安德烈执拗地喊道，“哪怕要我因此丧命也无所谓，可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什么也不怕。我既没有什么财产，又没有什么名誉，我有什么可顾忌的？可是那些巴黎上流社会的人，那些拥有万贯家财的人，他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总怕丑事张扬出去，会使自己损失惨重……好了，请告诉我吧，究竟谁才是我的父亲？”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些的。”

“啊！”贝尼代托喊出声来，眼睛里一阵惊喜。

这时，房门被打开了，狱卒对贝尔图乔说：“对不起，先生，检察官正等着犯人呢。”

安德烈低声怨恨道：“……那个讨厌的家伙，该死的捣蛋鬼！”

“我明天还会来的。”贝尔图乔说。

“好！宪兵先生，我听从你的吩咐。……哦，亲爱的贝尔图乔先生，请给我留下几个钱放在保管室里，好让他们给我买些我急需的生活物品。”

“我会去交给他们的。”贝尔图乔说。安德烈伸手给他，贝尔图乔把手插在口袋里，将口袋里的几枚钱弄得叮当叮当响。

“其实我也就是这个意思，”安德烈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说，但被贝尔图乔那种难以捉摸的镇静给镇住了。“我会不会搞错呢？”在被带进那辆称为“菜篮”的长方形铁栅车里之前，他这么想着。“没关系，等着瞧！那么，明天见。”他转过身去，又补充对贝尔图乔说道。

“明儿见。”贝尔图乔说。

第 108 章 法官

布佐尼神甫曾和诺瓦蒂埃待在瓦朗蒂娜的房间里，一起为年轻的姑娘守灵。也许是神甫的职业规劝，也许是神甫慈爱的态度，也许是神甫超强的说服力，总之，自从神甫和老人一起在房间里待过以后，诺瓦蒂埃一改先前的绝望状态，恢复了勇气，显示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平静神情，那些知道老人对瓦朗蒂娜感情深厚的人，对老人的表现都大为诧异。

维尔福先生自从他女儿死后那天早晨起，就没有再去看望过他的父亲。整座府邸现在都已经变了样子：维尔福换了个贴身男仆，诺瓦蒂埃雇了另一个仆人，维尔福夫人身边的两个女仆也是刚雇的。这么说吧，事实上府邸里的全部仆人，从门房到马车夫全都是新来的。自从这些仆人来这座遭诅咒的宅子里以后，从前仆人与主人之间原本就冷淡的关系，变得更疏远更冷淡了。

再过两三天，法庭就要开庭了，维尔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情绪狂热地伏案为卡德鲁斯被杀案准备诉讼材料。这个案子和其他涉及基督山伯爵的案子一样，已经在巴黎名流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证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主要证据只是建立在一个即将死去的苦役犯所写的一张字条上，这个苦役犯当年跟凶手是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伙伴，他有可能是出于怨恨的目的来诬告他的伙伴。但是检察官的脑子里已经明确认定：贝尼代托绝对就是凶手。维尔福希望通过案件的胜诉来赢得虚荣心的满足，以此来刺激一下他那颗冰冷的心。

维尔福想把这件谋杀案作为下次开庭的第一桩案子，由于他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此案的所有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他也不得不比平常减少露面，以防有一大群人跑来向他纠缠要求去听旁证。

可怜的瓦朗蒂娜安葬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事了，可是这座宅子仍旧被笼罩在阴郁的氛围中。看见这位检察官如此尽责地工作，人们理解为这也是他在悲痛中唯一的消遣，因此，谁也没有感到惊讶。

在贝尔图乔第二次去看安德烈的时候，也就是贝尼代托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天，维尔福见到过一次诺瓦蒂埃。当时，疲惫不堪的检察官下楼走进花

园,他脸色阴沉,情绪压抑地沉浸在那件谋杀案里。就像专横暴虐的塔克文国王用手杖猛抽长得最高的罂粟花的头一样,维尔福先生用他的手杖抽着走道两旁的玫瑰树上枯萎的长枝,以前这些长枝也曾开过美丽的花朵,可是如今它们看起来就像幽灵似的。

维尔福总是以同样的姿势在这个花园里的小道上来回地踱步。偶尔,他会回头向屋子里望去,因为屋子里传来儿子玩耍的嬉闹声,爱德华平时白天都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星期一才能待在母亲身边。

这时,维尔福恰巧望见诺瓦蒂埃先生坐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后面,享受着落日的余晖。斜阳带着暖意探过头来,照着攀爬在阳台周围凋谢的花和红色的叶子。老人带着仇恨、残酷和暴躁的眼光正盯着一个地方,维尔福急忙离开小道,想弄清父亲的意思,他看见:在一棵枝叶快要落尽的菩提树下,坐着维尔福夫人,她正在看书,但有时又会放下书,或是向儿子微笑一个,或是把儿子顽皮地从客厅里扔出来的皮球再抛回去。

维尔福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立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诺瓦蒂埃一直盯着维尔福夫人,突然,老人的眼光移到了维尔福身上。这目光在变换对象的同时,其中的含义也随之改变着,但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表情却丝毫也没有变。

维尔福夫人对诺瓦蒂埃仇恨的眼光毫无察觉,这会儿她正捧着儿子的球,做手势要爱德华过来,让她吻一下,才能把球还给他。她等了好一会儿,爱德华就是不肯过来,大概他觉得自己跑过去太麻烦。终于,他答应了母亲,从窗口跳下来,落在一丛金盏草和延命菊中间,满头大汗地朝维尔福夫人跑过去。维尔福夫人拭去爱德华脸上的汗,在他那湿漉漉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爱德华一手拿球,一手抓着一把糖果跑了回去。

维尔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犹如被蛇吸住的小鸟一样朝屋子走去。屋子越来越近,诺瓦蒂埃追随他的目光就越紧,眼睛里的怒火像要马上喷出来似的,维尔福只觉得整个人,甚至内心深处,都被这股怒火给穿透了。老人的目光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威胁,更多的是一种可怕的谴责。过了一会儿,诺瓦蒂埃抬起头来,望着天上,仿佛要他的儿子记住,别忘了自己的誓言。

“好吧!先生,”维尔福抬起头回答道,“好吧,请你再耐心等待一天,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的。”

诺瓦蒂埃听了这话,平静了下来,将目光冷漠地转到另一边去了。

维尔福不耐烦地解开憋得他透不过气的礼服纽扣,用他那毫无血色的手摸了一下前额,走回了书房。

夜晚寒冷而静谧，整座府邸的人都休息了，像平时一样，只有维尔福独自工作到凌晨五点钟，他又看了一遍昨天晚上自己记录的最新预审口供，审阅了证人的证词，并且再一次仔细地修改了起诉书，使它看起来更干净利落，可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撰写的最有力最精致的起诉书。

第二天法院就要开庭了。而那天正好是星期一。凌晨时，维尔福看见微弱而灰白的光线透了进来，照在他用红墨水写成的起诉书上。蜡烛快要熄灭的时候，检察官稍微睡了一会儿。最后烛火的噼啪声又把他给惊醒了，醒来时维尔福发现自己的手指又湿又红，就像是在血里浸过似的。

维尔福推开窗户，看到远处天边横挂着一道橘红色的晨霞，长长的它把一排远处地平线上的白杨树分成了两截。栗子树后面的苜蓿园里，有一只百灵鸟直冲天空，一曲清脆的晨歌由此响起。潮湿的空气向维尔福迎面扑来，黎明使他又恢复了清晰的记忆。

“就在今天，”维尔福用力地说，“就在今天，握着正义司法利器的人该四处出手，无情地扫除一切罪犯了。”

检察官的眼睛不由得向昨天傍晚看见诺瓦蒂埃的那个窗口看去。窗帘是拉上的。然而，父亲的样子还非常清晰地留在他的脑子里，就仿佛窗子还开着，他又从窗子里看见了那位非常愤怒的老人似的，他低声对着窗子说道：“是的，是的，您放心吧。”

维尔福把头垂到胸前，就这样在书房里转了几个圈。随后，他和衣躺在沙发上，他并不是想睡觉，而是想让被工作弄得僵硬的四肢变得柔软一点。

慢慢地，整座宅子里的人都开始一天的新工作了。维尔福从书房里听见了大家不断传来的各种声音，可以说，这些声音确实让一个家庭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开门和关门声，维尔福夫人召唤贴身女仆的铃声，爱德华刚起床时的欢呼声。

维尔福也拉响了他的铃，新来的贴身男仆给他拿来一份报纸，还有一杯巧克力。

“你端的是什么东西？”维尔福问。

“一杯巧克力。”

“我没有要过这个啊。是什么人让你送来的？”

“是夫人，先生。她说先生在今天审理那件杀人案时肯定要說很多话，所以让您先吃点东西以便保持精力充沛。”说着，男仆把杯子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这张茶几也跟其他的桌子一样，到处堆满了文件。男仆退了出去。

维尔福阴阴地向杯子望了一会儿，突然，他神经质地猛然端起杯子，一口喝干了里面的巧克力。他这个样子，完全可以认为他巴不得这饮料就是致命的毒

药,希望以死来摆脱某种责任,因为这种责任让他觉得比死更艰难更痛苦。喝完以后,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恐怖的笑容,在书房里踱着步子。

这杯巧克力是正常的饮料,维尔福先生没有丝毫不爽。

早餐的时间到了,维尔福先生没有去餐桌前就餐。贴身男仆又走进了书房。

“夫人吩咐我,提醒先生,”男仆说,“十一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了,法院将在十二点钟开庭。”

“嗯!”维尔福说,“她还有别的话吗?”

“夫人还说,她已经换好衣服,其余的也都准备好了,想问一下先生,要不要她陪您一起去。”

“去哪里?”

“法院。”

“她要去干什么?”

“夫人说,她很想旁听这件案子的开庭。”

“哼!”维尔福说话的口气使这个男仆感到非常惊讶,“她居然还想去旁听?”

男仆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说:“要是先生想单独去,我这就去告诉夫人。”

维尔福沉默片刻,将手摀了摀脸颊,终于,他说:“去告诉夫人,我有话要跟她她说,请她在房间里等我。”

“好的,先生。”

“马上回来给我穿衣服、刮脸。”

“很快就来。”

贴身男仆走后很快就赶了回来,他给维尔福刮了脸,帮他选了一套庄重的黑色衣服。一切准备好后,仆人说:“夫人希望先生换好衣服后,就马上过去。”

“我马上去。”维尔福腋下夹着文件,手里拿着帽子,朝妻子的房间走去。到了房门口,他稍稍停了一下,用手擦了擦额头不断冒出来的汗,然后走进了房间。维尔福夫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烦躁地翻看着报纸和几本小册子。爱德华还没有等母亲看完,就把这些小册子撕烂了。维尔福夫人一副即将出门的装扮,手上戴着手套,帽子搁在身边的一张椅子上。

“啊!你总算来了,”夫人的语气自然而又平静,“天哪,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你是不是又熬了个通宵?刚才你为什么不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餐呢?噢!你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呢,还是让我自己带爱德华去?”她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可是,任凭她怎么发问,维尔福先生依然冷漠得像尊石像一样。

“爱德华,我的孩子!”维尔福用威严的目光看着爱德华说,“到客厅去玩,我要跟你母亲谈话。”

维尔福夫人看着丈夫那张冷峻的脸，听着这种坚定的口气和奇怪的开场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爱德华抬起头看着母亲，看到母亲并没有认可父亲的命令，又继续去削小铅笔头了。

“爱德华！”维尔福粗暴地喊道，口气异常严厉，将孩子吓了一跳，“你没听见我的话吗？出去！”

爱德华从来没有被父亲这样呵斥过，他脸色苍白地站起来，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害怕。

维尔福走到儿子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说道：“快点出去吧，我的孩子。”

爱德华听话地跑了出去。维尔福立即关上房门，并且把门上了锁。

“我的上帝！”维尔福夫人喊道，她想看透丈夫此刻的心里。接着，她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但维尔福那张冷冰冰的脸使她的笑容凝固住了。

“出什么事啦？”

“夫人，平时，你把毒药都放在哪儿？”检察官站在维尔福夫人面前，直截了当地问。

此时，维尔福夫人，想必比云雀看见鸱鸢盘旋在头顶上，还觉得可怕。她的脸色很快由苍白变成死灰，喉咙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声。

“先生，”维尔福夫人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在问你，”维尔福声音极其平静地说道，“你把毒死我岳父圣梅朗先生、岳母圣梅朗夫人、巴罗斯和我女儿瓦朗蒂娜的毒药藏在哪里了？”

维尔福夫人刚从惊骇中站了起来，这时，又跌进沙发里：“啊，先生，”她双手合在胸前喊道，“你在说什么呀？”

“现在不是要你问话，而是要你回答。”

“我是回答丈夫还是回答法官？”

“回答法官！回答法官！”

维尔福夫人脸色惨白，目光惊惶，浑身上下抖个不停。“啊，先生！”她结结巴巴地说，“啊，先生……”除此之外，她再也没有说任何话来。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检察官喊道。接着，他带着比发怒更让维尔福夫人恐惧的笑容说：“可你也没有否认！”维尔福夫人不禁打了个冷战。

“你是无法逃避的！”检察官举起一只手向维尔福夫人伸过去，仿佛要以法院的名义来抓捕她，“你用阴险的手段一次次犯罪，可是你只能骗过那些对你盲目信任的人。自从圣梅朗夫人死后，我就知道这座房子里有人在用毒药杀人，阿

夫里尼医生提醒过我。而在巴罗斯死后,我的怀疑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上帝宽恕我!竟然最后落在了一位天使那里!即使家里没有命案发生,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怀疑。可是瓦朗蒂娜死后,疑团都化解开了,而且不仅是我,夫人,别人也同样如此。你的罪行,现在已经有两个人清楚地知道,有好多人都对你产生怀疑。你的罪行就要公诸于众了,正如我刚才对你说的,夫人,现在对你讲话的已不再是你的丈夫,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法官!”

维尔福夫人用手掩住脸。“噢,先生!”她怯怯地说,“求求你,不要相信那些假象。”

“难道你是个胆小怕死的人吗?”维尔福用一种鄙视的语气说,“我早就发现,凡是凶手都是些胆小鬼!可是,你也是这样的人吗?你曾经毒死三位老人和一位年轻的姑娘,并且还有勇气看着他们在你面前死去……你怎么可能会是个敢做不敢承认的懦夫呢?”

“先生!先生!”

“你,”维尔福越说越激动,“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四个受害者的临终时间,曾经那么费尽心思地制订出这些恶毒的计划,精确地调配致命的毒药,难道你竟然是个胆小鬼?你精心策划一切,但有一件事,就是一旦你的罪行败露,你将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你居然没有考虑吗?噢!不可能,你肯定还藏着一些比那些你拿去害人的毒药更有效、更可靠、更致命的毒药吧,用来逃脱对你的惩罚……我希望,至少你配制过一些吧。”

维尔福夫人绞着双手,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我知道……我就知道,”维尔福说,“你会承认的,可是在法官面前才认罪,在无法抵赖的时候才认罪,这种认罪是不会减轻你的罪行的!”

“惩罚!”维尔福夫人喊道,“惩罚!先生,你不是说了两次了吗?”

“没错。难道你以为你做的那四件命案逃得掉惩罚吗?难道你以为自己是检察官的妻子,惩罚就轮不到你了吗?不,夫人,不!只要是罪犯,无论他是谁,等着他的只有断头台。你如果想逃掉惩罚,除非,就像刚才我对你说的那样,你已经事先为自己准备好了最致命的毒药。”

维尔福夫人发出一声狂叫,一种可怕的、难以抑制的恐惧顿时布满了她那张变样的脸。

“噢!夫人,你不用担心自己要上断头台,”检察官说,“我不希望看到你身败名裂,因为那样我的名声也就完蛋了。不,正好相反,如果你明白我的话,你应该明白你不能死在断头台上。”

“不!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维尔福神经质的话,令她完全迷惑了。

“噢！这很好理解，一位首都首席检察官的妻子不应该用自己的罪恶去玷污一个清白家族的姓氏，不能让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声名扫地，无脸见人”。

“不会的！噢，当然不会的！”

“很好，夫人！这将是你要做的一件好事，我为你的行为而感谢你。”

“感谢我，这是为什么？”

“为你刚才答应我的那句话。”

“我答应你什么了？噢，我都昏头了！什么都不明白！天哪！我的上帝呀！”
维尔福夫人头发乱成一团，嘴角冒着白沫，站起身来。

“夫人，你平时用的毒药放在哪儿？”

维尔福夫人朝天举起双臂，痉挛握紧了双手。“噢，不！”她大声喊道，“不，你肯定不希望看到我那样！”

“我所不希望看到的，夫人，是你死在断头台上，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哦！求求你发发慈悲吧，先生！”

“我所希望看到的是正义得到伸张。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惩罚罪犯的，夫人，”维尔福的眼睛放着光，“换作任何别的女人，即使她是皇后，我都会把她送到刽子手面前。可是对你，夫人，我是会仁慈的。你不是还为自己配制了几滴见效最快、毒性最强的毒药吗？”

“噢，放过我吧，先生！饶我一条命吧！”

“可你是个下毒的杀人犯！”

“看在上帝的分上！……”

“不！”

“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分上！”

“不！”

“看在我们孩子的分上！为了我们的孩子，请放我一条生路吧！”

“不！不！不！我跟你说，要是我放过你，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像毒死那四个人那样毒死我的儿子！”

“我毒死我的儿子？”失去理智的女人朝维尔福扑过去，叫道，“我！会亲手毒死我的爱德华？……哈！哈！哈！”她话未说完，发出一阵魔鬼般凄厉的狂笑，这笑声最后又变成了呜咽的、激烈的喘气声。

她跪倒在地板上，维尔福向她逼近。

“你好好想想吧，夫人，”维尔福说，“要是我开庭回来的时候，正义还没有得到伸张，那我就要亲口检举你的罪行，亲手把你逮进附属监狱里去！”

维尔福夫人喘着气，沮丧地听着丈夫说话，她的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动

着,但里面藏着一团可怕的火焰。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吧?”维尔福继续说,“现在,我要到法庭去宣读一份杀人犯的起诉书。假如我回来看见你还活着,你今晚就得睡在巴黎的监狱里。”

维尔福夫人发出一声呻吟,全身瘫软地倒在地毯上。检察官看到她这样,似乎动了一丝恻隐之心,他缓缓地说:“别了,夫人!”

这声“别了”犹如一把致命的刀子,插在维尔福夫人的胸口上,她昏死了过去。

检察官出去了,临出房门时,他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第109章 审判

贝尼代托的谋杀案已经在整个巴黎社交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假卡瓦尔康蒂在巴黎短暂的富贵生活中,曾经是巴黎咖啡馆的常客,又经常出现在唐顿大街和布洛涅大道,他已经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报纸上对这个被指控的罪犯,从他当苦役犯和冒充上流绅士两个不同的生活阶段作了报道。这在那些认识卡瓦尔康蒂王子的人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不惜冒任何风险也要去旁听贝尼代托案件的审判。

在许多人眼里,贝尼代托即使不能称得上是法律的牺牲品,至少也是法律社会的疏漏。许多人都曾在巴黎见到过老卡瓦尔康蒂先生,人们一致认为他还会再来保护这个名震一时的儿子。

至于被告本人,许多人还记得以前见到他时,他是那么和蔼、英俊、大方,所以他们宁愿相信被告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这种案件在上层社会里屡见不鲜。

早上七点钟起,法院的铁门外排起了长队。开庭前一小时,法庭里坐满了享有特许证的来宾。每逢审判重大案件,在法官入场前,有时甚至在法官入场后都像今天这样,法庭就像一个大客厅,许多熟人毫无顾忌地打着招呼、聊着天。假如在这些人中间隔着许多律师、宪兵和听众,他们就彼此打手势来互相交流。

这是秋天里的晴朗日子。维尔福先生清晨见到的那些被朝霞染红的云层,早就魔术似的散得无影无踪了。这是整个九月里最温和灿烂的一天。

波尚是报界的无冕之王,因而到哪里都可以有他的座位。这时,波尚望了望四周。他看见了夏多·勒诺和德布雷。

“嗯!”波尚说,“我们马上就要看到那位曾经的老朋友了!”

“噢,可不是吗?”德布雷回答说,“这位尊贵的意大利王子真是活见鬼!”

“但是这家伙在但丁的《神曲》里是有家谱可查的。”波尚说。

“该上绞刑架的贵族!”夏多·勒诺冷冷地说。

“他会不会因此被判死刑?”德布雷向波尚询问。

“哎!我的朋友,我认为这问题应该问你才对,这类消息你一向比我们先听

到风声。昨天晚上在部长家里,你见到审判长了吗?”

“是的。”

“审判长都跟你说了什么?”

“我怕说出来会把你们吓一跳。”

“噢!快点说吧,亲爱的朋友,我好久都没有听到惊人的新闻了。”

“审判长说,大家都以为这是条狡猾的蛇,这个狡诈的贵族青年贝尼代托,其实只是个非常愚蠢的骗子,是个下三烂的流氓。”德布雷答道。

“哦!”波尚说,“可是他扮演的王子还真像。”

“对你也许是这样,波尚,”夏多·勒诺说,“因为你厌恶那些倒霉的亲王,巴不得发现他们身上的丑闻,可是对我就不同了,我凭本能就能分辨出谁是真正的绅士。”

“这么说的话,”波尚说,“你从来也没有相信过他这个王子头衔吗?”

“我相信王子这个头衔,但不相信他具有王子的风度。”

“噢,”德布雷说,“可是除了你之外,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位王子跟很多人都交情甚好,我甚至在部长的家里都看见过他。”

“那又怎么样,”夏多·勒诺说,“你以为部长就明白什么是王子风度吗?”

“你刚才这句话很精彩,夏多·勒诺。”波尚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德布雷对波尚说,“既然我已经跟审判长谈过话了,那想必也跟检察官先生谈过了吧。”

“怎么可能呢。这一星期以来,维尔福先生根本就没有露面,说来这也很好解释,他家里接连发生了几件奇怪的命案,现在他女儿又死得那么奇怪。”

“死得奇怪?什么意思,波尚?”

“噢,行啦!别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维尔福先生家里,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波尚说着,把单片眼镜放到眼睛上,竭力想把它夹住。

“亲爱的先生,”夏多·勒诺说,“请允许我提醒你一下,怎么摆弄单片眼镜,你可比不上德布雷。德布雷,露一手给波尚先生瞧瞧。”

“瞧,”波尚说,“我没看错。”

“什么?”

“是她!”

“哪个她?”

“大家都说动身外出旅行的那位呀。”

“欧热妮小姐?”夏多·勒诺猜道,“她已经回到巴黎了吗?”

“不,是她的母亲。”

“你说腾格拉尔夫人？这怎么可能呢，”夏多·勒诺说，“她女儿出走才十天，丈夫破产也不过才三天，她怎么就露面了。”

德布雷的脸微微红了起来，向波尚所指的位置望过去。“噢，”他说，“那是位戴着面纱的贵夫人，一位陌生的夫人，兴许是位外国公主，也可能是卡瓦尔康蒂的母亲。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我挺感兴趣的，波尚。”

“什么事情？”

“就是瓦朗蒂娜死得很奇怪那件事。”

“嗯，好的。不过，为什么维尔福夫人没来？”

“这位可怜的好夫人！”德布雷说，“她肯定又在忙着帮医院提炼药酒，或者为她自己和朋友配制美容剂，据说她每年在这项爱好上要花费两三千艾居呢。其实看到她，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挺喜欢这个女人。”

“可我讨厌她。”夏多·勒诺说。

“出于什么原因呢？”德布雷问。

“我不清楚。为什么爱，又为什么恨？我看着她不舒服，天生就讨厌。”

“或者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

“也许是吧……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波尚。”

“没问题！”波尚说，“二位，你们想不想马上知道，为什么在维尔福先生的府上一下子离奇地死了好几个人？”

“这才有趣呢。”夏多·勒诺说。

“亲爱的朋友，这话出自作家圣西门的书，”波尚说，“可是，事情发生在维尔福先生的家里，咱们还是回过来说这些事情吧。”

“是的！”德布雷说，“我承认，最近三个月，我密切注意着那座房子。我发现那座房子一直挂着黑纱，就在前天，夫人还跟我谈起瓦朗蒂娜呢。”

“哪位夫人？”夏多·勒诺问道。

“当然是部长的夫人！”

“噢，对不起！”夏多·勒诺说，“因为我平时从来不去部长家里拜访，都让给那些王子们了。”

“真的，你原先不过是长得漂亮，这会儿你已经变得光芒四射啦！男爵，可怜一下我们吧，否则你就像朱庇特那样把我们烧死了。”德布雷挖苦道。

“好了，我不说话了！”夏多·勒诺说，“真见鬼，不要老是反驳我。”

“得啦，”德布雷说，“咱们还是继续往下听吧。波尚，我跟你说过，前天夫人问起我这件事了。你有什么消息就请告诉我，我回去好答复她。”

“嗯！二位先生你们听好了，维尔福先生家里为什么死了这些人呢，原因就

是：那座屋子里住着一个杀人凶手！”

两个年轻人不禁打了个哆嗦，因为他们都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原因。“谁是那个杀人凶手？”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小爱德华！”

两个听众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但波尚毫不难堪地说：“没错，二位，就是小爱德华。这个孩子，他杀人已经称得上行家了。”

“你在开玩笑吧？”

“绝对不是玩笑。昨天我收下了一个从维尔福先生府上逃出来的仆人，我打算明天就解雇他。他吃得特别多，一心想把他在维尔福家里吓得不敢吃东西的损失全补回来。接下来，二位，请听清楚了。”

“我们听着呢。”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可爱的孩子弄到了一瓶毒药，他就时不时用这瓶药来对付他不喜欢的人。首先让他觉得讨厌的是圣梅朗夫妇，他就给他的外公、外婆倒了两三滴药水，这种毒药三滴就足够致命了。跟着是那个正直勇敢的巴罗斯，他是诺瓦蒂埃爷爷的老仆人。因为这位老实的仆人有时不免触犯到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也给这位老仆人倒了三滴药水。最后就是可怜的瓦朗蒂娜了，她并没有触犯自己的弟弟。但是他嫉妒她，于是也给她倒了三滴药水，她也跟其他人一样，死了。”

“你在说什么鬼故事呀？”夏多·勒诺说。

“对，”波尚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是不是？”

“荒谬至极。”德布雷说。

“哼！”波尚说，“你以为我是在敷衍你们吗？不信的话，你去问那个从维尔福先生府上逃出来的仆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去问那个明天我就打算解雇的仆人好了。那座府邸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可是，那瓶药水呢？在哪里？又是什么药水？”德布雷问。

“噢，它肯定被那个孩子藏起来了。”

“那他是从哪里弄到这瓶药水的呢？”

“他母亲的实验室里。”

“这么说，是维尔福夫人把这瓶毒药放在实验室里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简直就像个检察官在审问犯人。我只不过是把我听到的消息告诉你们，况且我把消息来源都告诉你了，你可以自己去打听啊。我知道的全都说了。前一阵那个可怜的仆人也吓得不敢吃东西呢。”

“这种事情真让人难以相信！”

“不，我的朋友，没什么难以置信的，”波尚说，“你去年不是见到过黎塞留街的那个男孩吗？他就是觉得好玩，在他哥哥和姐姐睡着的时候，把一枚针刺进了他们的耳朵里，结果把他们给弄死了。后来居上的这一代很早熟的！”

“亲爱的波尚，”夏多·勒诺说，“我敢打赌，你讲的这件事情，其实你自己心里都不相信，对不对？……我怎么没看见基督山伯爵，他怎么没在这里？”

“他这人不喜欢到热闹的地方去，”德布雷说，“再说，他这会儿到法庭露面也不太合适，因为那个卡瓦尔康蒂骗了伯爵一大笔钱。大概卡瓦尔康蒂是拿着伪造的介绍信去拜访伯爵的，竟骗走了伯爵十万法郎。”

“顺便问一句，夏多·勒诺先生，”波尚说，“莫雷尔最近怎么样？”

“说真的，我上他家去拜访过三次，可是居然连一次都没有碰到他。让人奇怪的是，莫雷尔的妹妹看上去好像并不怎么担心。她高兴地跟我说，这两三天里她也没有看见过莫雷尔，不过，她确信莫雷尔一切都很好。”

“啊！我想起来了，为什么基督山伯爵不来法庭旁听！”波尚说。

“为什么？”

“因为伯爵正是这件谋杀案里的一个角色。”

“什么？难道伯爵也杀了什么人吗？”德布雷问。

“不，恰恰相反，是有人想要杀害伯爵。你们肯定都知道，那位卡德鲁斯先生是从伯爵府上出来的时候，被他的朋友贝尼代托给杀死的。你们知道吗？那件轰动一时的背心也正是在伯爵家里找到的，而腾格拉尔小姐的订婚仪式就是让这件背心里面夹着的信给破坏的。你们二位有没有见过那件背心？它现在正血迹斑斑地放在那张桌子上，待会儿要充当物证呢。”

“噢！那太好了！”

“嘘，二位。法官入场了，我们还是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吧。”

法庭里一片喧哗声。法警招呼德布雷和夏多·勒诺快点回到座位上。这时，一个执勤人员出现了，他用一种尖尖的职业嗓音喊道：“各位，开庭！”

第110章 起诉书

在一片肃静中,法官坐了下来,陪审员也相继坐下。受众人瞩目甚至崇拜的维尔福先生,也在圈椅上落座,他以平静的眼光环视四周。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这张庄严而冷峻的脸,从这张脸上似乎一点儿都看不出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悲痛。望着这个竟然不会为人类感情所动的人,大家顿时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

“宪兵!”审判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句话,听众席上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一点——贝尼代托将要进来的那扇门上。不一会儿,这扇门开了,被告出现了。

在场的人看清了被告的脸,在这张面孔上,全然没有激动或是不安的情绪。他一只手优雅地放在帽子上,另一只手洒脱地插在背心的开口处,没有丝毫颤抖。他的目光是平静的,甚至是明亮有神。他走进法庭,目光扫在法官和陪审人员身上,最后落在了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

安德烈的旁边坐着他的律师。他本人并没有请律师,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无关系要的事,不值得去费心。这位青年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长着浅黄色的头发,情绪倒比安德烈要激动得多。

审判长宣读起诉书,这份长长的起诉书花去了大家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安德烈身上,而他则以斯巴达人的那种漠视神情承受着众人的眼光。

对维尔福来说,他的起诉书从来没有写得像这份这样生动而有力。安德烈的罪行被描绘得有声有色,罪犯的经历,他的沦落,从童年时代起的种种犯罪之间的联系,都被分析得彻彻底底。这份起诉书,是检察官竭尽全力写出来的。凭着这样一份起诉书,大家不用等法官宣判,就明白贝尼代托这次肯定完了。

安德烈毫不在意这份起诉书中提出来的罪名。维尔福先生不时地盯着他,显然检察官在用惯常对待犯人的心理攻势。然而,检察官目光的逼视,却一次也没有使安德烈低下头去。

起诉书终于读完了。

“被告，”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安德烈站起身来。“请原谅，审判长先生，”他声音非常清晰地说，“对你提问的这种审判程序，我是没有办法遵循的。我要求你把通常的提问程序稍做改变，而我仍然会对你的提问一一回答。很快你就会明白我的要求是事出有因的。”审判长惊讶地看了看陪审员，陪审员则望着检察官。顿时，全场的听众都变得鸦雀无声，但安德烈仍然不露声色。

“你的年龄？”审判长说，“这个问题你总能回答吧？”

“像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我也会回答你，审判长先生，但是我要等到有适当的机会才能回答。”

“你的年龄？”审判长又问了一遍。

“二十一岁，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几天以后二十一岁。我出生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晚上。”

维尔福先生正在做记录，听到这个日期心头猛地一震，抬起头来。

“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审判长继续问。

“我出生在巴黎附近的奥特伊。”

维尔福再次抬起头望着贝尼代托，他就像看到了女妖美杜莎的头一样，脸上变得没有一点血色。而贝尼代托则掏出上好的细麻布手帕，潇洒地擦了擦嘴。

“你的职业？”

“我是一个弄虚作假的人，起先是造假币，”安德烈的语气平静极了，“后来偷东西，最近又成了杀人凶手。”

顿时，法庭里爆发出一片愤怒的骚动声。法官们惊呆了，陪审员没想到一个看起来这么体面的人竟然表现得如此厚颜无耻，纷纷露出厌恶和蔑视的表情。

维尔福一只手按着额头，他的脸色从毫无血色，这时又变得通红发烫。突然，他站起身来，神情恍惚地环视四周，他想找个地方透透气。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检察官先生？”贝尼代托笑容可掬地问道。维尔福先生没有回答，跌倒在椅子上。

“被告，现在你愿意说出你的姓名了吗？”审判长说，“鉴于你在历数自己罪行时那种骄傲的神态，还有你在交代问题时那种肆无忌惮的神色，法庭必将对你从严惩处。你之所以迟迟不肯说出你的名字，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你是想让大家听起来更响亮些，以此作为你引以为傲的资本吧。”

“太奇妙了，审判长先生，你真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贝尼代托以最柔和的语调、最谦恭的态度说，“不错，这正是我要求你把审问程序改变一下的原因。”

在场的听众惊愕的程度难以形容，此刻被告所说的话，已经没有夸夸其谈

的意味,也没有厚颜无耻的态度。所有听众都被感染了,他们已经预感到在黑压压的乌云下必将爆发出一声响雷。

“好吧!”审判长说,“你的名字?”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的名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的姓名,我可以用我父亲的姓名来回答你。”

一阵痛苦的晕眩袭来,维尔福先生看不清东西了,他颤抖的手下意识地抓住稿纸,大滴的汗珠沿着他的面颊掉在纸上。

“那就快点说告诉我们你父亲的名字吧。”审判长说。

宽大的法庭里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我父亲是位检察官。”安德烈平静地说。

“是位检察官?”审判长惊愕地问,并没有注意到维尔福先生脸上的惊惶神情,“是真的吗?”

“是的,既然你想知道他的名字,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父亲叫维尔福。”

终于,人们抑制已久的激动情绪,现在就像电闪雷鸣一样从每个人的胸口爆发出来。法官也无意去制止这阵骚动。喊叫、辱骂、讥讽向着毫无表情的贝尼代托袭去,法警来回跑动着维持秩序。公共场所时常会有骚动,这是避免不了的现象。五分钟后,法庭才安静下来。

在刚才这场骚乱中,只听见审判长大声喊道:“你这是在戏弄法庭!被告,你竟敢当着大家的面,开创这样一个藐视法庭的先例。尽管如今世风日下,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

维尔福先生已经瘫软在椅子上。有几个人正在劝慰他、鼓励他,向他表示热忱和同情。

整个法庭差不多都已经安静下来了,只有一个地方还有些人在喧闹。据说有位太太刚才昏了过去,有人给她闻了清醒剂,现在已经清醒了。

在这场骚动中,安德烈始终笑盈盈地望着全体听众,一只手优雅地放在被告席的橡木栏杆上,他说:“各位,上帝不允许我有侮辱法庭的念头,况且还当着各位可敬的先生太太们的面。审判长先生问我年龄,我回答他了;问我在哪出生,我也回答了;但我的名字,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一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了,我没有名字。但我知道我父亲的姓名,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父亲就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并且愿意为此证明。”

在这个年轻人的语气中,有种让人无法置疑的东西,一种自信心和魄力。大厅完全安静下来了。所有人都盯着检察官,而他则像一具刚被雷击过的尸体一样,木然地坐在椅子上。

“各位！”安德烈说，全场的目光又转到了他身上，“刚才我说过的话，应该向大家出示证据，并且需要解释一下。”

“可是，”审判长气急败坏地说，“你在预审中说你叫贝尼代托，是个孤儿。你还说你的原籍在科西嘉。”

“那是我随口说的，只是为了以后能有机会告诉大家真相，否则，一定会有人阻止我在今天说出这件事情。我再说一遍，我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出生在奥特伊，我的父亲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现在，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细节。我降生在喷泉街二十八号一个挂着红色窗帷的房间里。我父亲抱起我，骗我母亲说我已经死了，用一块绣有‘H’字和‘N’字样的襁褓把我包起来，带到后花园里准备活埋了。”

全场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们看到安德烈越说越神采奕奕，而维尔福先生却越听越惊惶。

“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呢？”审判长问。

“请听我说，审判长先生。那天晚上，正好有个人偷偷潜进我父亲的花园里，这个人跟我父亲有仇，一直在寻找机会杀死我父亲。他藏在树丛后面，看见我父亲在埋一样东西，就趁机上去刺了我父亲一刀。过后，这个人以为我父亲在埋什么宝贝，掘开土一看，原来是个婴儿。当时我还没有断气，这个人就把我送到了育婴堂，在那里，我被编为五十七号。三个月后，这个人的嫂子赶到巴黎找到我，并且领养了我。就这样，我虽然生在巴黎，却长在科西嘉。”

法庭里鸦雀无声，要是这时外面有人，或许根本想不到法庭里面还有一大群人。

“请继续说！”审判长说。

“当然，”贝尼代托继续说，“领养我的人非常爱我，本来我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邪恶的本性逐渐超过了养母给我灌输的那些美德。我变坏了，越变越坏，直到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一天，我在诅咒上帝把我造得这么坏，给我这么一个不幸命运的时候，我的养父跟我说：‘别说亵渎神灵的话，可怜的孩子！因为上帝在赐予你生命的时候并没有恶意。这都是你父亲造的孽，是你父亲让你注定了要受罪，死了也要下地狱。’此后，我就不再诅咒上帝，而是诅咒我的父亲。我之所以会说那些受到谴责的话，使整个法庭充满不安，原因就是那个。假如这些话又是一件罪名的话，那就惩罚我吧，但是如果你已经被我说服，相信我自出生的那天起就遭受着悲惨的命运，那就请宽恕我！”

“那你母亲呢？”审判长问。

“当时我母亲以为我死了，她是没有罪过的。至于她的名字嘛，我没有查询

过,况且,我也不想知道。”

这时,刚才昏过去的那位贵妇人发出一声尖叫,随后又变成了啜泣,这位贵妇人已经有些狂乱和神经质了。就在她被人扶出法庭的时候,遮在她脸上的厚面纱掉了下来,大家认出她就是腾格拉尔夫人。尽管维尔福先生精神恍惚,脑子发昏,也还是认出了她。维尔福站了起来。

“证据!证据!”审判长说,“被告,你得记住,你说的这些话,必须要有最确凿的证据才能证明。”

“证据?”贝尼代托笑着说,“证据,你想要证据是吗?”

“没错。”

“好吧!请你先看看维尔福先生,再来向我要证据吧。”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着检察官,他招架不住了,摇摇晃晃地走到法庭中央,头发变得蓬乱,脸上布满了指甲抓出来的血痕。顿时,整个法庭响起一片惊讶的低语声,并且持续了很久。

“他们问我要证据,父亲,”贝尼代托说,“你说我要把证据给他们吗?”

“噢,不,”维尔福声音嘶哑,结结巴巴地说,“不,不用了!”

“什么,不用了?”审判长喊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检察官痛苦地说,“在这种致命的打击下,我觉得再怎么抗争都是没有用的,各位,我已经落进复仇之神的手里了!用不着什么证据,也没有那个必要,这位年轻人刚才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一阵阴森压抑的沉默,就好像预告某种恶劣天气的自然现象那样,笼罩了全场。所有人都惊慌地打着寒战。

“什么?维尔福先生,”审判长喊道,“难道你糊涂了吗?你没有失去理智吧?我们相信,你肯定是突然听到这样一个可怕而又意想不到的故事而有些糊涂了。好了,请你恢复一下神志吧。”

检察官低着头,像一个正在发高烧的人那样,上下牙齿击打在一起,脸色惨白。“我没有失去理智,先生,”他以沙哑的、几乎窒息的声音说,“我只是身体有些失常,这你是看得出来的。这个年轻人刚才指控我的罪名,我都承认。从现在起,我将待在家里等着新任检察官对我的处置。”说完这几句话后,他踉踉跄跄地向法庭门口走去,一个执勤人员机械地为他打开门。

全场的人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这次开庭审判的经过,使得半个月以来轰动巴黎社交界的一连串可怕的事情达到了高潮。

“唉!”波尚说,“现在,不会再有人说这出戏演得不合情理吧?”

“是啊!”夏多·勒诺说,“我宁可像马尔塞夫先生那样朝自己开一枪,也比经

受这么一场不幸要舒服一些。”

“照这么看的话,维尔福先生犯杀人罪了。”波尚说。

“我以前还打算娶他的女儿呢!”德布雷说,“我的上帝,幸亏她已经死了,可怜的姑娘!”

“各位,现在退庭,”审判长说,“本案将延期到下次审理。并会另行委任检察官,重新进行审查。”

至于安德烈,他仍然那么镇静自若,而且更让人觉得他有意思了,他由宪兵押送着离开法庭时,连那些宪兵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了。

“嗨!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老弟?”德布雷向那位副警长问道,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块金路易。

“根据某些情节,可能会对他酌量减刑。”副警长回答道。

第 111 章 抵罪

维尔福先生看见人群给他让出了一条路。极度的悲痛会使别人产生一种敬畏之心,哪怕是在历史上最不幸的时代,群众聚集在一起的第一反应,总是会对蒙受巨大灾难的人表示同情。例如,许多人在一场动乱中被人杀死,可是凶手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却总是能得到别人的同情。所以,维尔福安全地从听众、宪兵、法官面前走过,尽管他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悲痛保护了他。碰到这种情形,人们往往只凭直觉行事,而不是凭理智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感情、最自然的人也就是最伟大的人。大家能从这表情中听出最完美的语言,而且,他们有理由以此感到满足,特别是这种语言表现在适当的情况下。

维尔福离开法院时,精神极度恍惚和迷离。他感到万分痛苦、极度亢奋,神经紧绷,血管胀裂,似乎他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按照过去的习惯性动作,他走出了法院。随后,扯下身上那件检察官的长袍,这倒不是因为 he 已经被憋得透不过气来,而是因为这件长袍已经成了肩头的重负,成了一件让他非常痛苦的人头马腿怪物涅索斯的毒袍。

维尔福步履蹒跚地走到多菲纳广场,他的马车就停在那里,他一边摇醒正在打瞌睡的车夫,一边打开车门,跌坐在车厢的靠垫上,勉强抬起手指了指圣奥诺路的方向。马车行驶起来。

这场灾难向维尔福头上压下来,它的重量完全把他给压垮了。他无法想象后果会怎么样,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思考,他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感觉到这场灾难的重压。他不可能像个惯于杀人的冷酷凶手一样,去理智地分析目前的处境。“上帝啊!”他自言自语道,其实却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上帝啊!”在这场灾难来临之后,他的灵魂深处想到的是仁慈的上帝。

马车飞快地行驶着。维尔福在靠垫上被晃了一下,似乎有什么东西顶在了他身上。他伸手拿到了这样东西,原来是维尔福夫人忘在马车里的一把扇子。这把扇子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黑夜的长空,唤起了他的记忆。

维尔福想到了妻子……“噢!”他喊道,仿佛有块烧红的铁穿透了他的胸口。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小时里,他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罪孽。可是现在,另一件可怕的灾难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噢,他的妻子!他曾经以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的身份审判过她,并宣布了她的死刑。而她,正受着恐惧的煎熬和内疚的悔恨,受着他义正词严、雄辩有力的呵斥而感到羞愧难当,她是无力跟至高无上的法律抗衡的,也许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准备死了!

从这个下毒的女人被宣判死刑到这会儿,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也许此刻她正在回忆她的一件件罪行,祈求上帝的宽恕,或者她正在写信给她那道德高尚的丈夫,请求丈夫原谅她,饶恕她。

维尔福悲痛而又绝望地呻吟了一声。“噢!”他低喊道,“这个女人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才变成罪犯的!是我,把身上有罪的细菌传给了她!她传染到了罪孽,就像有人传染到了伤寒、霍乱、瘟疫一样!可是我,我居然去惩罚她!我还要对她说:‘忏悔吧,去死吧!’……噢,不!不!她得活着。她得跟我一起走。我们要逃走,要逃离法国,要逃到世界的尽头,能逃多远逃多远!我还对她说了断头台!万能的上帝啊!我怎么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呢!断头台是留给我的呢!……我们要逃走,没错,我要向她忏悔!对,我要天天自惭形秽地告诉她,我也犯过罪!……噢!老虎跟赤练蛇结合在了一起,像我这样的丈夫,有这样一个妻子,真是绝配了!我得让她活下去,用我的耻辱来减轻她心中的内疚。”

维尔福几乎来不及将车厢前面的窗户打开,就朝车夫吼道:“快点!把车再赶快点!”听到这声吼叫,车夫吓得像触了电一样,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马被车夫抽打得万分惊恐,飞也似的向维尔福的府邸奔去。

“是,是的,”维尔福坐在马车里,反复地念叨着,“应该让这个女人活下去,应该让她忏悔,因为我的儿子还需要她来抚养。这可怜的孩子,在这个几乎家破人亡的家里,只有他和那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老人幸存者!她爱这孩子,正是因为孩子,她才成为一个罪犯的。一个母亲只要还爱她的孩子,就应该给她机会,她肯定会忏悔的。没有人会知道她在我家里犯下的那些罪行,尽管现在有人已经怀疑她,但随着时间流逝,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的。倘若还有仇人抓住不放,那就请上帝来惩罚我吧!反正我已经是罪人,再增加几项罪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妻子应该带着财宝和孩子逃走,远远地离开这里!她会活下去的,也许还会得到幸福,看着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我的心头宽慰多了。”

检察官松了一口气,呼吸也开始变得顺畅了。

马车在他府邸的院子里停下。维尔福从马车上下来,发现仆人们看见自己这么早回来,都脸露惊讶之色。除此之外,他再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出别的表情,也没有一个仆人对他说说话。仆人们像平常那样站在一边,让维尔福经过他们

的面前。经过父亲的房间时，从半开的房门里瞥见两个人影，但是他没有心思去弄清楚是什么人在拜访他的父亲。他不安地匆匆向前走。

“没事的，”维尔福走上通向妻子房间的楼梯时，自言自语地说，“没事，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说着，他随手把楼梯口的大门给关上了。“不能让任何人进来，”他想，“这样一来，我才能毫无顾忌地跟她说话，在她面前低头认罪，将事情的始末都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到了妻子的门口，维尔福手握在门柄上，门自动开了。“门没关！噢，很好！”他喃喃地说着，走进爱德华睡觉的小房间，孩子白天去学校上学，晚上回来就和妻子住在一个套间里。他很快地把这个小房间看了一遍。“没人，”他说，“她一定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飞快地冲到他夫人的卧室门前，门是关着的。

维尔福站在门外，浑身直打哆嗦。“爱洛伊丝！”他喊道。好像有家具移动的声音。“爱洛伊丝！”他又喊。

“谁啊？”被喊的女人问道。维尔福觉得这个声音比平时要微弱得多。

“开门！快点开门！”维尔福大声喊道，“是我。”

可是，尽管维尔福在请求，尽管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痛苦，门却仍然关着。他一脚踹开了门。维尔福夫人直挺挺地站着，脸色惨白，五官痉挛，目光吓人地看着他。“爱洛伊丝！爱洛伊丝！”他说，“你怎么啦？你说话啊！”

这个少妇把她那僵直苍白的手向维尔福伸去。“我已经照你的吩咐做了，先生！”她喘着气说，声音嘶哑得好像要把喉咙撕裂一样，“你还想怎么样呢？”说完，她直挺挺地倒在了地板上。维尔福扑过去，抓起她的手，他看到这只手痉挛地握着一只金盖水晶瓶。

维尔福夫人死了。

维尔福恐惧地往后退了退，眼睛死死地盯在尸体上。“我的儿子！”他突然喊道，“我的孩子在哪里？爱德华！爱德华！”他冲出房间，发疯一样地喊道，“爱德华！爱德华！”他呼喊这个名字的语气是如此的焦虑不安，以致仆人们都跑了上来。

“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在哪里？”维尔福问，“快去带他离开这座房子，不要让他看见……”

“爱德华少爷不在下面，先生。”仆人答道。

“他可能在花园里玩，去看看。”

“不，先生，大约半小时前夫人把他叫了上去，少爷进了夫人的房间后，就再也没有下楼。”

维尔福额头上直冒冷汗，两条腿不停地打着哆嗦，各种不祥的念头在他的

脑子里不间断出现。“夫人的房间？”他喃喃地说，“夫人的房间！”他拖着脚步往回走，又得看到那个不幸女人的尸体。要喊爱德华，就得在那个现在已经变成坟墓的套间里引起回声，他觉得似乎不应该再去打破坟墓的宁静。

“爱德华！爱德华！”维尔福结结巴巴地喊着，他觉得自己的舌头已经麻木了。没有孩子的回答。仆人说，孩子进了母亲的房间就没有出来，那么他会到哪里去呢？他踮着脚走进了妻子的房间，他猜测孩子一定是在房间里面。维尔福夫人的尸体横躺在门口，就像是这个房间的门房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还带着诡异而讥讽的表情。从卧室里面望过去，可以看见一架竖式钢琴和一张蓝缎的沙发。

维尔福往前走了几步，发现孩子躺在蓝缎沙发上，好像睡着了。顿时，他发出一声欢呼，好像他已经越过了绝望的深渊。现在只要跨过那具尸体，走到沙发上抱起孩子，然后带他一起逃走，逃得越远越好。现在，他不再是那个精明的上层人物了，而是一头受了致命伤的老虎，痛苦已经让他把自己的牙齿都磨碎了。他不再怕那个可怜的女人，而是怕鬼魂了。他从尸体上跳了过去，像是越过想要吞噬他的火炉一样。他抱起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摇他，喊他，孩子毫无反应。他亲了一下孩子的脸，孩子的脸冰冷惨白，四肢也僵硬了，他把手按在孩子的胸口上，心脏没有跳动声。孩子死了。

一张折叠的纸片，从爱德华胸口上掉下来。维尔福犹如遭到雷击一样，腿一软跪了下来。孩子从他麻木的胳膊里滑落，滚到了母亲身旁。他拾起那张纸，认出是妻子的笔迹，便急切地看了起来：“你知道我是个好母亲，我是为了儿子才变成一个罪人的！一个好母亲不能抛下儿子独自离开！”

维尔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理智。他向孩子的尸体爬过去，就像一只母狮看着它死去的幼狮一样，撕心裂肺地喊道：“上帝啊！上帝啊！”这两具尸体把他吓坏了，直到这时，他的身体被绝望和悲痛包围着。悲痛可以产生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而绝望则能产生一种异常的勇气。

维尔福站起来，甩了甩被冷汗浸湿的头发，低着头，悲伤已经把他的头压得抬不起来了。他决定去找他的父亲。这个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怜悯的人，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倾诉。维尔福走下楼梯，来到诺瓦蒂埃的房间。

老人正在以最热情的态度，全神贯注地听着布佐尼神甫说话，而这位神甫仍然像平常一样镇静而冷漠。维尔福看见神甫，不由得伸手按在额头上。他想起了在奥特伊那次晚宴后对神甫的拜访，也想起瓦朗蒂娜去世当天神甫到家里来过。

“怎么是你在这儿，先生？”维尔福沮丧地说，“为什么你总是伴随着死神一

起来呢？”

布佐尼神甫转过身来，发现检察官的脸已经变形了，而且眼睛里露着野蛮的凶光，他马上明白过来，开庭的那件案子已经审完了。

“我曾经来这里为你的女儿祷告过。”神甫答道。

“那你今天来又是为什么？”

“我来是要告诉你，你已经把欠我的债还得差不多了。从现在起，我会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也像我一样宽恕你。”

“我的上帝啊！”维尔福惊恐地喊道，“这不是布佐尼神甫的声音！”

“没错，我不是。”说着，神甫脱下头套，摇了摇头，一头黑发立时散落在英俊的面颊两旁。

“天哪，你是基督山伯爵！”检察官喊道，表情已经完全惊呆了。

“不全对，检察官先生，再仔细想想。”

“这个声音，我是在哪里第一次听见这个声音的？”

“你是在马赛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二十三年以前，在你与圣梅朗小姐订婚的那天，你好好想想吧。”

“你不是布佐尼，也不是基督山？天哪，你就是那个躲在暗处，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我在马赛的时候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噢！活该我要倒霉！”

“是的，你说对了，”伯爵把双臂交叉在他宽阔的胸前说，“想想看，再想想！”

“可是我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情呢？”维尔福喊道，他的神志已经陷于错乱状态，在理智和疯狂之间不停地徘徊，“我究竟做了什么？说呀！告诉我吧！”

“你对我判了一种缓慢而又可怕的死刑，你还害死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的自由、爱情，还有前途！”

“你是什么人？天哪，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被你埋在伊夫堡黑牢里的那个可怜人的幽灵，这个幽灵如今已经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了，上帝赐给他一张基督山伯爵的面具，还给了他许多金银财宝，因此你直到今天才能够认出他来。”

“啊！我想起来了！我认得你！”检察官喊道，“你是——”

“爱德蒙·唐太斯！”

“你是爱德蒙·唐太斯！”维尔福一把抓住伯爵的手腕喊道，“那么，你跟我来。”说着，他拉着基督山来到楼梯口。伯爵不知道维尔福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但是他预感到了某种新的灾难。

“请你看吧！爱德蒙·唐太斯！”维尔福指着妻子和爱德华的尸体说，“你

看！你的仇报完了吗？”

基督山望着这个触目惊心场景，脸色变得惨白，他明白自己已经超出了报仇权力的极限，他明白自己已经不能再自豪地说：“上帝一直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上帝一直与我同在。”他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扑到孩子的尸体上，扒开眼睛看了看，摸了摸脉搏，随后他抱起孩子，冲进瓦朗蒂娜的房间，把门从里面锁上了。

“我的孩子！”维尔福喊道，“他把我的孩子抢走了！你这该死的混蛋！你不得好死！”他想去追基督山，但是像在做梦一样，只觉得双脚动弹不得，两只眼睛睁得很大，眼珠就像要从眼眶里凸出来似的，手指抓烂了胸口，被血染红了。太阳穴上的血管胀得仿佛要爆炸一样，头脑一片混沌。几分钟后，他失去了理智，大叫一声，爆发出一阵狂笑，冲下楼去。

十五分钟后，瓦朗蒂娜的房门开了，基督山走出来。他的脸上毫无血色，眼神迟钝，这张平时总是平静而高贵的脸，此时已经由于悲恸而神色大变。他的臂弯里抱着那个已经不可能复活的孩子。他弯下一条腿虔诚地跪在地上，把孩子轻轻放回母亲身边，然后走出了房间。在楼梯上，他遇见一个仆人。

“维尔福先生在什么地方？”伯爵问仆人。仆人没有作声，向花园的方向指了指。基督山下楼梯，朝花园走去，只见一群仆人将维尔福围在中间，维尔福手里拿着一把铲子，发疯地挖着地面。

“这里没有！”维尔福喊道，又走到前面继续挖。

基督山走近他，低声说：“先生，虽然你失去了一个儿子，可是……”

维尔福打断了伯爵的话，他既没有听，也听不懂。“噢！我一定会找到他的！”他喊道，“你们休想骗我，他肯定就在这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我要永远找下去！”

基督山恐惧地退了几步。“唉！”他说，“他疯了！”说完，基督山好像担心这座遭诅咒的房子会塌下来压在他身上，一口气跑到了大街上。这时，对于他是否有权做那些事情，他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噢！够啦，这样完全够了，”他喊道，“快点回去将最后那个人拯救出来吧。”

回到家时，伯爵看见莫雷尔像个幽灵似的正来回在客厅里踱着步子。“你准备一下，马西米兰，”伯爵笑着说，“明天我们离开巴黎。”

“你在这里的事情都做完了吗？”莫雷尔问。

“嗯！”基督山答道，“请上帝宽恕我，但愿我没有做得太过分！”

第 112 章 离开

最近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已经成了整个巴黎社交界议论的话题。在梅莱街的小房子里,艾曼纽和妻子正在颇有趣味地说着这些事件,他们把马尔塞夫、腾格拉尔和维尔福这三家遭遇的灾难拿来比较。而去看望他们的莫雷尔则在一旁一动不动地坐着,神情漠然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说真的,”尤莉说,“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艾曼纽。这三家人只顾着自己的好运气,当他们得到了财富和快乐的时候,他们忘了还有一个邪恶的精灵在他们周围,这个邪恶的精灵就像贝洛在童话里写的那些小精灵一样,由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或受洗典礼,突然就冒了出来,报复人们对它们的遗忘。”

“真是一场预料不到的灾难!”艾曼纽说,他想到了马尔塞夫和腾格拉尔。

“那痛苦可真是难以承受!”尤莉说,她想到了瓦朗蒂娜,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没有在哥哥面前说出这个名字。

“这是上帝在惩罚他们,”艾曼纽说,“一定是因为仁慈的上帝在这些人过去的经历中找不到减轻他们罪行的理由,所以安排他们接受惩罚。”

“你这样下结论是不是太武断了,艾曼纽?”尤莉说,“在我父亲手里握着枪打算自杀的时候,如果有个人像你现在这样说:‘这个人是罪有应得的。’那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可是上帝没有让我们的父亲死去啊,正像上帝没有让亚伯拉罕献出他的儿子一样。上帝对那位百岁老人,就如同对我们的父亲一样,派天使来缚住了死神的翅膀。”艾曼纽刚说完这几句话,门铃声响了,这是看门人发出有人来访的信号。

客厅的门打开了,基督山伯爵出现在门口。这对夫妇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欢呼,马西米兰抬起头来,又马上垂了下去。

“马西米兰,”伯爵说,像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来访对主人产生了不同作用一样,“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莫雷尔梦呓似的说道。

“对，”基督山伯爵说，“不是早就说好了你跟我一起走的吗？我还让你做好起程的准备。”

“噢！我都准备好了，”马西米兰说，“我是来这里向他们告别的。”

“您要去哪里呀，伯爵？”尤莉问道。

“先去马赛，夫人。”

“去马赛？”这对青年夫妇齐声喊道。

“没错，而且要带你们的哥哥一起去。”

“噢，伯爵！”尤莉说，“你打算带他出去散散心，把他治好吗？”

莫雷尔转过脸去，想掩饰一下他脸上尴尬的表情。

“这么说，你们也看出他不快乐了，是不是？”伯爵说。

“对啊，我们都看出来了。”尤莉答道，“我很担心，他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没有一点乐趣，待在这里很烦呢？”

“别担心，我会让他好起来的。”伯爵答道。

“我准备好了，这就跟您一起走，先生，”马西米兰说，“再见，我亲爱的朋友们！再见，艾曼纽！再见，尤莉！”

“什么！再见？”尤莉喊道，“你怎么说走就走，就打算这样离开吗？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就连护照都没有。”

“时间拖得越长，离别就越悲伤，”基督山说，“我相信马西米兰一定早就把东西准备好了，因为我事先提醒过他。”

“护照我有了，行李箱也收拾好了。”莫雷尔说，他的口气仍然平静而又哀伤。

“很好！”基督山笑着说，“由此可见一个优秀的军人做事就是迅速。”

“你们这就要离开我们，”尤莉说，“马上就走吗？你们就不能再多待一天，哪怕再多待一个小时也好啊！”

“我的马车就在门口等着。夫人，我必须得在五天之内赶到罗马。”

“可是，难道马西米兰也要到罗马去吗？”艾曼纽喊道。

“伯爵想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莫雷尔脸上带着忧郁的笑容说，“在此后的一个月里面，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他的。”

“噢，天哪！他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伯爵。”尤莉说。

“一路上，我都跟马西米兰在一起，”伯爵带着他那让人安心的慈爱语气说道，“所以你们用不着为你们的哥哥担心。”

“再见，亲爱的妹妹！再见，艾曼纽！”莫雷尔重复道。

“瞧他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尤莉说，“噢！马西米兰，你

一定有事瞒着我们。”

“哦！”基督山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快快乐乐、满脸笑容地回来见你们。”

马西米兰看了伯爵一眼，眼神里有些恼怒。

“我们走吧。”基督山说。

“在您走之前，亲爱的伯爵先生，”尤莉说，“请允许我们冒昧地对您说，以前您为我们做的——”

“夫人，”伯爵握住她的双手，打断了她的话，“你要对我说的那些话，绝对没有我从你眼睛里读出来的意思更丰富。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我完全明白。作为传奇故事里的恩人，我本应该向你们不辞而别的，可是我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是个软弱的、爱虚荣的人，也因为我喜欢有人用温柔、慈爱和感激的眼光看我。现在，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想跟你们说，请不要忘记我。朋友们，恐怕你们再也不会看见我了。”

“再也不会看见您？”艾曼纽喊道，两行眼泪沿着面颊流了下来，“永远也见不到您？这么说，一位天使就要离开我们了！这位天使飞到世界上做完好事后，就要飞回天上去了。”

“千万不要这么说，”基督山急切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们。天使是从来不会做错事的。天使掌握着命运，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艾曼纽，我只是个普通人，你这样赞誉我是不对的，会亵渎神明的。”说完，他吻了一下尤莉的手，尤莉一头扑进他的怀抱，随后，马西米兰和艾曼纽握了握手，依依不舍地朝大门走去。

伯爵向马西米兰做了个手势，马西米兰就像被驯服了似的走出来，脸上毫无表情，神色漠然。自从瓦朗蒂娜去世以后，他始终都是这个样子。

“请让我哥哥重新得到安宁和快乐吧。”尤莉低声对基督山说。

伯爵握了一下她的手，就在十一年前，在通往老莫雷尔书房的楼梯上，他也是这样握她的手的。“你还会相信水手辛巴德吗？”他笑着问她。

“噢！当然。”

“那好，你就安心地等着吧，把一切都交到上帝的手上好了。”

马车等在门口。四匹强健的马不耐烦地蹬踏着地面。台阶跟前，站着满头大汗的阿里，很显然，他刚赶完长路回来。

“嗯，”伯爵用阿拉伯语问道，“去过那位老人的房间了吗？”

阿里回答说是的。

“是照我的吩咐，给他看了那封信吗？”

阿里又回答说是的。

“他是怎么说的？或者说，他都做了什么？”

阿里走到光线下面,好让伯爵看清他的脸,然后,像个机灵鬼似的模仿诺瓦蒂埃的表情,像老人要说“对”的时候那样闭上眼睛。

“好了,他答应了,”基督山说,“我们这就出发吧!”话音刚落,马车已经往前行驶了,马蹄在石板路上溅起一片尘土。马西米兰静静地坐在车厢的角落里,一言不发。

半个小时过去了,马车突然停下,原来是伯爵拉了一下绑在阿里手指上的丝带。阿里迅速跳下马车,打开车门。

这是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此刻,马车来到了位于巴黎东南方的维勒瑞夫山顶上,从山上望过去,巴黎就像一片黑色的大海,数以万计的灯火犹如海面上闪烁的波光。这些灯火,要比大海里翻腾不息的海浪更狂暴、更奔放、更多变、更凶猛,也更贪婪。这些灯火是永远不知道停歇的,因为它想吞噬一切。

基督山伯爵独自站在山顶上,他朝阿里挥了挥手,马车停在了前面不远的地方。这时,他交叉双臂放在胸前,沉思着,他的脑子里就像一座熔炉,曾经铸造过许多震动世界的念头。

伯爵锐利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巴黎上空,这座现代巴比伦城也同样被热心的宗教家、唯物主义者所注视。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合拢双手,像在祈祷似的说道:“雄伟的城市啊,我进入你的大门到现在还不到半年。我相信是上帝引导我到这里来的,因为只有他,才能看穿我的心思。如今,我就要离开你了,只有他,知道在我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仇恨,没有了骄傲,有的只是遗憾。只有他,知道我从来没有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做一些无谓的行动,也没有去滥用他交给我的权力。噢,雄伟的城市呀!我在你跳动的胸腔里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东西,我就像一个非常有耐心的矿工一样,在你的体内慢慢挖掘,为的是帮你铲除身上的毒瘤。现在,我的事情全部做完了,我的使命也完成了,你再也不能给我欢乐或痛苦了。永别了,巴黎!永别了!”

伯爵的目光,就像一个夜间的精灵的目光,流连在广袤的平原上。随后,他把手摁在额头上,重新登上马车。不一会儿,马车就带着车轮的滚动声消失在山的一边,只留下一片飞扬的尘土。马车行驶了六里路,两人一直都没有说一句话。莫雷尔在冥想,基督山伯爵则在旁边看着他。

“莫雷尔,”终于,伯爵开口说,“后悔跟我出来吗?”

“不,伯爵,可是要我离开巴黎……”

“假如你留在巴黎会幸福,莫雷尔,我肯定不会让你跟我一起走的,一定会让你留在那里。”

“可是瓦朗蒂娜安息在巴黎,离开巴黎,我就像第二次失去了她。”

“马西米兰,”伯爵说,“我们失去的朋友并没有长眠在地下,他们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上帝这样安排是为了让他们永远陪伴着我们。我有两个这样永远陪伴着我的朋友:其中一个给了我生命,另一个给了我智慧。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就活在我的身上。我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听听他们的建议,只要我做了一件好事,我就归功于他们的忠告。听听你心里的声音是怎么说的吧,莫雷尔。问问这个声音,你该不该继续让我看着这张忧郁的面孔。”

“抱歉,我的朋友,”马西米兰说,“我心里的那个声音充满了悲伤,所以我只能听见不幸。”

“这是你变得神经衰弱的缘故,这时候,你看见的所有东西都像是蒙着一层黑纱一样。人用灵魂看东西是随着心境而改变的,灵魂有着它独有的视线,而现在,你忧郁的心境挡住了它的视线,所以你看见的只能是黑暗险恶的世界。”

“也许你说对了。”说完,马西米兰又陷入了冥想。

马车跑得飞快,所过之处,市镇像影子似的一闪而过。树木被初起的秋风吹得左右摇摆,像巨人般地向马车疯狂地迎面冲来,刚接近马车便又急速地向后退去。第二天早晨,马车到达了沙隆,伯爵的汽船正在这里等候。马车随即被拉上甲板,伯爵和莫雷尔也上了船。这是艘特制的快艇,两只划水轮宛如飞鸟的翅膀一样,使得汽船就像鸟儿似的在水面上掠过。

莫雷尔感觉到了汽船疾速掠过的快感,海风不时地吹起他的头发,好像暂时驱散了他额头上的愁云。至于基督山,随着与巴黎的距离越来越远,伯爵的身上仿佛呈现出一种常人所不能及的安宁状态,就像一个流亡多年的游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很快,马赛出现在眼前,它充满了生机,比以前更有活力了。一看到那熟悉的圆塔、圣尼古拉堡和用砖头砌成的码头,回忆立时搅动了伯爵和莫雷尔的内心。在他们的孩提时代,他们曾经在这些地方玩耍过。怀着同样的心情,他们来到了卡纳比埃尔街。

一艘大船正要起帆去阿尔及利亚,前来送行的亲人和朋友挤满了码头,像往常一样充满了喧闹的气氛。大家都在相互亲切而又伤心地告别,有人流泪,有人在诉说离别的话语,到处都是感人的场面,即使是那些天天见到这种场景的人,也会有所感动。但这却没有分散马西米兰的注意力,他始终沉浸在自己激动异常的回忆里。

“当时就在这个地方,”莫雷尔无力地拉着基督山伯爵的手说,“就在这里,我父亲看着法老号进港,也就在这里,我父亲被您从死亡和耻辱中救了出来,他一头扑进了我的怀里。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脸上沾满了父亲温热的眼泪,当时

流泪的不止他一个人,好多人见到我们也都哭了。”

基督山温和地笑了笑,指着一个街角说:“当时,我就站在那里。”这时,伯爵听见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在向一位即将起程的乘客挥手。要不是莫雷尔此刻的眼光集中在船上,他一定会发现伯爵看见那个女人时脸上激动的表情。

这时,莫雷尔喊道:“噢!天哪!我没看错吧!那个挥着帽子跟人告别、身穿制服的年轻人不就是阿尔贝·马尔塞夫吗?”

“没错,”基督山说,“我也认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您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看的呀。”

伯爵笑了笑,每当他不想回答别人的问题时,总是这样笑一笑。他又向那个戴着面纱的女人望去,但她很快就在街角消失了。

基督山伯爵转过身说:“亲爱的朋友,你在这儿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我要去父亲的坟墓祭奠一番。”莫雷尔说着,声音哽咽了。

“那好,你去吧,就在那里等我,我一会儿再去找你。”

“您现在就要和我分开了吗?”

“是的,我也有一个神圣的地方要去。”

莫雷尔木然地跟伯爵握了握手,低垂着头,带着痛苦的神色朝城东走去。基督山目送马西米兰远去,直到看不见他,才转身慢慢地走向梅兰巷,去找一所小房子。这座小房子坐落在闲来无事的马赛人常去散步的大道后面,它的墙上爬满了大片的葡萄藤,年老发黑的枝条攀援在被南方的骄阳晒得泛黄的墙上。两级因长年踩踏而被磨光的石阶,通往一扇由三块木板拼成的门。这扇门早已开裂,也从来没有人给它刷过油漆,只有在每年夏季的时候,由于潮湿才合在一起。这座小房子虽然破旧,却依然有它美丽动人的地方。当年老唐太斯就住在这里,不过,老人那时候只能住在阁楼上,现在伯爵把整座房子都送给了美塞苔丝。

伯爵刚才看见那个戴着面纱的女人伤心地离开了码头,走进了这座房子。当伯爵走到街角的时候,她正好关上门,所以他刚刚瞥见她的身影,她就又消失了。

对基督山来说,这磨光的石阶再熟悉不过了,如何打开这扇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用一枚大头钉就能挑开里面的插销。所以他没有敲门,也没有做其他的动作,就像房子的老主人,或是一个老朋友一样进了门。

一条砖头铺成的小径,一直通向一座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就在这座花园里,美塞苔丝照伯爵的指示,找到了他在二十四年前埋下的那笔钱。从门前的台阶上望去,可以看见花园里的树木。伯爵走进这座房子时,听见一声好像啜泣似的叹息声,他顺着声音看过去,看见美塞苔丝坐在一个素馨花木架成的凉棚下面,

低着头在哭泣,在她头顶上方是浓密的枝叶和紫色的细长花朵。她的面纱被掀开了,脸埋在双手中间,刚才在儿子面前压抑了很久的伤心和眼泪,此刻在独自面对上天时,尽情地发泄了出来。

基督山往前走了几步,小石子在他脚下发出了响声。美塞苔丝抬起头,看见面前站着一个男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夫人,”伯爵说,“我已经不能再给你带来幸福了,可是我想给你一点安慰,你愿意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并且接受我的安慰吗?”

“我确实很不幸,”美塞苔丝答道,“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我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也离我远去了!”

“他做得很对,夫人,”伯爵答道,“他是一个高贵的人。他明白,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尽些义务,有人献出自己的智慧,有人献出自己的才艺,有人献出自己的勤劳,有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同样都是为了向国家做出贡献。要是他一直留在你身边,他会感觉到自己正在虚度年华,会觉得生活毫无趣味,因此他也不能分担你的痛苦。而在和厄运的抗争中,他会变得强大起来,会把不幸变成好运,让他去为你俩重新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吧!夫人,我敢向你保证,他会做得非常成功。”

“唉!”可怜的女人悲伤地摇着头说,“我从心底祈求上帝赐给他你说的那种好运,可我是享受不到了。现在的我已经万念俱灰,是个离死不远的人了。伯爵,你是个好人,承蒙你让我回到了这个曾经使我快乐的地方。一个曾经使人快乐过的地方,也应该是她最后的归宿。”

“噢!”基督山说,“夫人,你说的这些话真让我感到心痛,尤其当我想到你有理由恨我的时候,更是痛苦不堪,因为你的一切不幸,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为什么你要说我是个好人的呢?而不是谴责我或者恨我?你这样说令我感到很难堪,如果……”

“恨你,谴责你?对你吗,爱德蒙?去恨一个饶恕过我儿子性命的人?你原本发誓说,一定要把马尔塞夫先生一向引以为傲的儿子给毁掉,可是,你最后却没有这么做。”

伯爵抬起头,看着美塞苔丝,美塞苔丝站起身来,把双手伸给他。

“噢!看看我吧,”美塞苔丝继续悲伤地说,“如今我的眼睛里已经不再有光彩了,以前你常常在你父亲居住的阁楼窗口,等着我微笑着向他奔来。那时候看着我微笑的唐太斯和那段时光一起,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生活和那段美好的时光中间已经有了一道深渊。让我恨你,爱德蒙!让我谴责你,我的朋友!不,我应该谴责我自己,我要恨的也是我自己!噢!我是个坏女人!”她把双手合在胸

前,向着天空喊道,“如今我受到了惩罚!……我曾经拥有虔敬、纯洁和爱情,那三种幸福我都有过,而且还可以让我变成天使,可我居然对上帝的仁慈产生了怀疑,所以上帝惩罚我,让我成了一个不幸的女人!”

基督山走近美塞苔丝,默默地握着她的一只手。

“不,”美塞苔丝轻轻抽回自己的手说,“我的朋友,请不要碰我。在你所惩罚过的那些人中间,我才是罪孽最深重的人,然而你却宽恕了我。他们有的是出于仇恨,有的是出于贪欲,有的是出于自私,而我,却是出于懦弱,违背了我自己的意志。不,请不要握着我的手,爱德蒙,我看得出,你想跟我说一些亲切的话,可是请你别说出口。留着说给别人听吧,我不配听这些话!你瞧,”说着,她抬起头来,让伯爵看着她的脸,“瞧,不幸已经把我的头发都变白了,多次流泪的眼睛也没有了光彩,额头上到处都是皱纹。而你,爱德蒙,却依然那么年轻,那么英俊,那么威严,你从未对上帝产生过怀疑,所以上帝也一直支撑着你度过了每一次风险。”

美塞苔丝泪如雨下,痛苦的往事让这个女人心碎。基督山拉起她的手,尊敬地吻了一下,可是美塞苔丝感觉到这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吻,就好像吻的是一位圣女的大理石雕像一样。

“命运是上帝早就安排好的,”美塞苔丝继续说,“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葬送终生幸福。当时我既然以为你死了,本来我也该去死的。我把对你的哀悼藏在心里有什么好处呢?那只能使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像一个五十岁的老妇人那样苍老。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认出了你,我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可是,难道我不该把那个尽管罪孽深重、但是已经被我认同为丈夫的那个人也救出来吗?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噢,仁慈的上帝啊!我不愿意想起,他是为了我才犯下背信弃义的罪行的!是我用自己的冷漠和鄙视促成了他的死!我陪着儿子来到这里,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儿子也已经离开我了,一个人去独自承受着非洲恶劣的气候。噢!我要跟你说,我是一个怯懦的女人,我背弃了自己的爱情,就像所有背弃教规的人那样,我给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带来了不幸!”

“不,美塞苔丝,”基督山说,“别自己糟践自己。你是位高尚而圣洁的女人,我承认是你的悲痛使我的心变软了。但是,我只是一个背负使命的人,指挥我的正是那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他不愿意让我已经开始进行的惩罚半途而废。过去十年来,我天天匍匐在上帝的脚下,我请求他为我做证,证明我曾经愿意为你牺牲我的生命,还有跟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全部计划。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跟你说,美塞苔丝,上帝需要我,为了上帝我活下来了。请你仔细审视我的过去与现在,并请你竭力预测一下我的将来,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工具吧。

“最可怕的不幸、最巨大的痛苦、遭受深爱的人遗弃、遭到那些不认识我的人的迫害，这就是我整个青年时代的生活。但是突然间，我从囚禁、孤独、痛苦的生活中重新获得了光明和自由，并且还拥有了一大笔不可思议的财产。假如我到这时还不能明白这是上帝派我去完成伟大的使命，那一定是我眼睛瞎了。从那时起，这笔财产对我来说，就像上帝给我的神圣嘱托。我就再也不曾想一个即使像你这样可怜的女人，有时竟然也能品尝到生活的甜美。我的心里没有片刻安宁，一刻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团被驱赶在天空中飞行的火焰，要去焚毁那些命中注定该遭到诅咒的城市。同时，我又像那些驾船进行危险航行、充满冒险精神的船长一样，准备好粮食，装备好武器，拟定各种进攻和防守的方法，让身体适应最剧烈的运动，让心灵接受最痛苦的考验，训练手臂使它习惯于杀人，训练眼睛看着他人受折磨，训练嘴巴对着最可怕的情景微笑。曾经善良、坦率和宽容的我，终于变得有仇必报，凶狠，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变得像命运一样冷酷无情。这时，我就开始踏上展现在我面前的大道。重重障碍，我穿越而过，终于达到了目的，让那些阻挡我的人，全部都受到了惩罚！”

“够了！”美塞苔丝说，“不要再说下去了，爱德蒙！请相信我吧，只有那个当初的美塞苔丝才是最了解你的人。即使她曾阻挡过你的计划，你曾像踩玻璃似的把她踩得粉碎，但是，爱德蒙，她仍然像过去一样崇拜你！正像我和过去之间有了一道深渊一样，你和其他人之间其实也存在一道深渊。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男子能跟你相比，没有一个男子能像你那样可敬而又善良，这就是我一直痛苦的主要原因。现在，请跟我说声‘别了’吧，爱德蒙，让我们就此分别吧。”

“在我们分别之前，美塞苔丝，你还有什么愿望吗？”伯爵问。

“我只有一个愿望，爱德蒙，那就是希望我的儿子幸福。”

“我会请求上帝保佑他，并且努力让他幸福。”

“谢谢你的好心，爱德蒙！”

“可是你呢，美塞苔丝？”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的生活就像两座坟墓：一座是爱德蒙·唐太斯的，我早就已经失去他了，可是，我爱他！这句话现在从我这张憔悴的嘴唇上说出来已经不再动听了，但这永远都是我心底里埋藏的珍贵记忆，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替代。另一座是一个死在爱德蒙手里的男人的，我对他的死并不感到惋惜和难过，但是我应该为死者祈祷。”

“我向你保证，你儿子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夫人。”伯爵说。

“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可是你怎么办呢？”

“要是我对你说，我会在这里像以前的美塞苔丝那样靠劳动换取面包生活，这肯定不是真话，你也不会相信。现在，我除了祈祷已经什么都不会做了。我已经在你告诉我的地方找到了你埋下的那笔钱，这笔钱足够维持我的生活。要是有人猜测我是做什么的，谈论我的生活态度，制造有关我的谣言，上帝可以为我做证，我是清白的。”

“美塞苔丝，”伯爵说，“我冒昧地跟你说一句，当然这不是责备你，你放弃马尔塞夫先生的全部财产，实在是牺牲太大了。因为其中至少有一半财产是靠你精心持家才得来的。”

“我清楚你要向我建议什么，可是我不能接受，我儿子也不会同意的。”

“当然，这应该得到阿尔贝·马尔塞夫的同意，我会亲自征询他的意见。不过，要是他也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你还会反对吗？”

“你知道，爱德蒙，我已经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了，没有了自己的意志，我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做出决定了。那朝着我冲过来的惊涛骇浪把我给弄糊涂了，我听天由命，任凭上帝摆布，我在他的掌心里，就像一只燕子被老鹰抓在掌心里一样。我活着，那就是全为了他，可是如果上帝愿意拯救我的话，我是一定会接受的。”

“啊！夫人，”基督山说，“你不该用这种方式来崇拜上帝。上帝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分辨出他真正的旨意，所以，他才给了我们自由思想和意志。”

“噢！”美塞苔丝喊道，“请不要对我说这些！要是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自由的意志，那么我能够用它把我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吗？”

基督山低下头来，在美塞苔丝沉重的不幸面前，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给她信心和力量。“你愿意和我说声‘再见’吗？”说着，他向美塞苔丝伸出手去。

“我当然愿意对你说‘再见’，”美塞苔丝说，神色庄重地指了指天上，“我对你说‘再见’，就是表明我还怀着希望。”说完，她伸出颤抖的手跟伯爵的手握了一下，随即冲上楼去。

基督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座小房子，朝码头走去。美塞苔丝虽然坐在以前老唐太斯居住的阁楼窗口，可并没有望着伯爵离去。她的目光在搜巡远处那艘载着她儿子的船，可是她嘴里却不由自主地柔声喊道：“爱德蒙！爱德蒙！爱德蒙！”

第 113 章 往事

悲伤的伯爵离开了美塞苔丝的小屋,也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的心情非常低沉。性格刚毅的人不能长期沉浸在低沉的状态中,对普通人来说,低沉会刺激他们的头脑,让他们产生一些新的思想,但对于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来说,这种状态是非常不利的。小爱德华的死,给基督山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当他经过一条艰辛的道路,到达复仇的高峰后,却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自己做过的那些是不是对的。与美塞苔丝谈话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他想,既然他已经到了开始责备自己的地步,那他以前的决策一定有错误。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自欺欺人,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的判断。难道过去的十年我都做错了吗?难道我预计的竟是一个错误的结果?难道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足以向一位建筑师证明: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工程,竟然是违反上帝旨意的?我不能接受。我想我现在之所以迷茫,是因为我对往事的记忆已经模糊。现在的我,就像一个在梦里受了伤的人,虽然感觉到自己受了伤,却记不清受伤的情形。我现在对着镜子,只能看到钻石、黄金和华丽的服饰。既然这样,我就该藏起钻石和黄金,脱下华丽的服饰,从富翁变回穷人,从自由人变为罪犯,由一个重生的人变回尸体,再去回忆一下过去那种痛苦的生活,再去拜访一下那个让我绝望的地方!”

基督山沿街向前走,二十四年前的夜里,他被冷酷的宪兵押走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街。那天晚上,街道两边的房子都关着门窗,而且里面没有一点儿声音,没有一处亮光,今天却充满了欢乐和气息。基督山对自己说:“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之所以给人的感觉不同,是因为那时候是黑夜,现在却是阳光普照的白天。”然后他沿着圣洛朗街向码头走去,走到灯塔附近停下来,他当初就是在这里登船的。恰好,一艘装饰着条纹布篷的游艇从这里经过,基督山做了一个搭船的手势。船老板一看基督山的衣着打扮,就知道有一笔好生意可做了,急忙把船划过来。

天气很好,正适合出游。金色的阳光笼罩着一切,海面光滑如镜,偶尔有一

条鱼跳出海面。放眼望去,可以看见远处回马尔蒂格的渔艇与开赴科西嘉或西班牙的商船,它们像是一只只美丽的海鸥。晴朗的天气、美丽的船只、金色的阳光,这些会让人心情愉悦的因素却没有影响到基督山,他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大衣里,想着那次可怕的航程。

旧地重游,他重新记起了过去的一切:迦太罗尼亚村的灯光,初见伊夫堡时的难以置信,企图逃走时与宪兵的搏斗,枪口触到额头时的那种冰冷……伯爵心里渐渐充满了以前几乎压垮爱德蒙·唐太斯的那种恐惧和痛苦。他看不到晴朗的天空、美丽的船只,还有金色阳光下的迷人景色,只能看见满天的乌云,还有幽灵一样的伊夫堡。

往事随着船桨的划动,一件件浮上唐太斯心头。当初唐太斯觉得漫长的路程,现在对基督山来说却非常短暂。船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靠岸的时候,伯爵本能地退到船尾,船夫提醒他说:“先生,我们到了。”基督山记得,当初自己就在这里被士兵粗暴地拖上岸,刺刀顶着他的腰,逼着他走上那个斜坡。

在门口,基督山找到了一个引导访客参观的向导。七月革命后,伊夫堡就不再关押犯人,这里成了一座恐怖的遗迹,现在只驻扎着一个缉私队。这些伯爵都知道,但当他在向导的带领下走进那个拱形的门廊,走上那座黑暗幽深的楼梯,走向地牢的时候,他仍然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向向导询问以前的狱卒有没有留下来的,得到的答案是:他们不是退休,就是改行去做别的了,而这个向导是一八三〇年才来的。在向导的带领下,基督山到了当年他自己的那间地牢,又看见了那个装着铁槛栏的小窗户。那张床早就被搬走了,原先床靠着的那面墙脚下有几块新加的石头,这是以前法利亚神甫挖的那条地道的入口。基督山觉得四肢在发抖,他拉了把木凳坐下来,对向导说:“这么恐怖的地方居然关押过我们的同类,简直让人无法想象。除了毒死君主立宪派领袖米拉波的故事外,这座监狱还有什么别的故事或者传说吗?”

“有啊,以前的狱卒安东尼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间地牢里。”

基督山不禁打了个寒战,安东尼就是看管过他的狱卒。他几乎已经忘了这个人的名字和长相,但一听到这个名字,他立刻想起了那个狱卒的形象——满是络腮胡子的脸、棕色的短褂和钥匙串。狱卒的钥匙串发出的“丁零当啷”的响声似乎就在基督山耳边,那个狱卒好像也从阴森的长廊里一步步走来。

“您有兴趣听听那个故事吗,先生?”向导问。

基督山很怕听到那些往事,但他还是用手按着加速跳动的心脏说:“是的,请讲吧。”

向导说:“这间地牢里曾经住过一个很可怕的犯人,他还很工于心计。和他

“同时被关在地牢里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倒不坏，是一个神甫，一个可怜的疯子。”

“疯子？他怎么疯的？”

“他总是说他有一个宝藏，谁放他出去，他就分给那个人几百万。”

基督山抬起头，地牢的屋顶阻隔了他的视线，让他无法看见天空。他想，在那些得到法利亚许诺的人和宝藏之间，一定也隔着一道这样的障碍。他问：“犯人之间可以见面吗？”

“当然不可以，这是明令禁止的。不过这两个犯人躲过了看守的监视，在两个地牢之间挖了一条地道，所以他们见面了。”

“这条地道是谁挖的？”

“当然是那个年轻人，他年轻力壮，神甫则年老体弱，而且神甫疯疯癫癫的，不会想出这个办法。”

“盲目的人们！”伯爵轻声道。

“那个年轻人究竟怎么挖了这条地道、用什么工具挖的，这谁都不知道，总之他最终是挖成了。那边还有新砌的石头为证，您看见了吗？”

“是的，我看见了。”伯爵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

“地道挖通后，这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来往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来往了多久，直到有一天，神甫得病死了，您猜那个年轻人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把神甫的尸体放到自己床上，让尸体面向墙壁，然后到神甫的地牢里，钻进了那只装尸体的布袋。您能想到这样的主意吗？”

基督山闭上眼睛，似乎又感觉到冰冷的粗布摩擦着自己的脸。

向导继续说：“他大概认为监狱方会把死了的犯人埋在外面，应该也不会给犯人买棺材，这样他就可以顶开泥土逃走。可惜，伊夫堡并不埋葬死人，而是在死人脚上绑一个很重的铁球，然后把尸体抛进海里去。那个年轻人就这样从悬崖顶上被抛进了大海，抛尸体的两个人说，他们当时听到了尖厉的喊叫声，但尸体沉到水里后，就听不到声音了。第二天，狱卒在床上发现了神甫的尸体，监狱方面才知道那个年轻人用了掉包计。”

伯爵觉得呼吸困难，大滴的冷汗顺着额头直往下滴，痛苦充满了他的胸膛。他喃喃低语：“我之所以会怀疑，会动摇，只是健忘的结果，现在伤口又被撕裂了，我的内心又开始渴望报复。”他镇定了一下，问道，“后来有那个犯人的消息吗？”

“当然没有。他当时遇到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是平跌下去，一是竖跌下去。

从五十尺的高度平跌下去,他会立刻摔死;如果竖跌下去,绑在他脚上的铁球则会把他拉进海底,这个可怜的人自然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你觉得他可怜吗?”伯爵问。

“虽然他是罪有应得,但也确实挺可怜的。”

“为什么这么说?”

“据说他本来是个很出色的水手,因为为拿破仑服务才坐牢,一坐就是十几年,最后还被淹死。”

伯爵自言自语地说:“他死里逃生了!这个可怜的水手,他可怕的经历被人当故事讲述,他只活在这些故事里。当听到他被大海吞噬的时候,让人忍不住颤栗。”随后他放大了声音问,“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只知道他是三十四号。”

伯爵轻声说:“维尔福,维尔福!你的灵魂曾为这件事忏悔过吗?当你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时候,你想到过这个可怜的水手吗?”

“您还想看什么吗,先生?”向导问。

“我想去看一下那个可怜神甫的房间。”

“哦,二十七号。”

“没错,二十七号。”伯爵重复了一遍,就像神甫当年隔着墙壁回答他的一样。

“跟我来吧,先生。”

“我可以单独待一会儿吗?我想再看一下这个房间。”基督山说。

“好的,我刚好忘了带那个房间的钥匙,我去取,我把火把留给您。”

“不用了,你带走吧,我在黑暗中也能看见东西。”

“噢,您这本领和那个三十四号一样。据说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就像点着灯一样,他能在地牢最黑暗的角落里看见一枚针。”

伯爵默默地说:“没有人会知道,他要经过十年才能练成那种本领。”向导拿着火把走了。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伯爵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围的一切,就像在阳光下一样。他马上熟悉了他曾经待过十几年的地牢,默默地对自己说:“那是我经常坐的石头,那墙上有我用肩膀摩擦过的痕迹,那是我用手撞墙时留下的……还有那些数字!那是有一天我计算父亲和美塞苔丝的年龄时留下的,我想知道我出去的时候,父亲是不是还在人世,美塞苔丝是否还年轻。那次计算让我有过短暂的希望,可我只知道计算时间,却没有计算到饥饿和背叛!”伯爵苦笑了一声,父亲的葬礼和美塞苔丝的婚礼似乎就出现在他面前。

地牢的另一面墙上也有一片划过的痕迹,那些白色的字还能辨认出来,上

面写的是：“上帝啊，请保留我的记忆吧！”他喊道：“那我在濒临崩溃时的祈祷，我怕自己会发疯，会忘记一切，所以我不再祈求自由，而是祈求保留记忆。感谢上帝，保留了我的记忆！感谢您！”

墙上映出火把的光芒，向导回来了，基督山迎着他走过去。向导跟他打了声招呼，他们没有上楼梯，而是从一条通道走到另一间地牢的门口。基督山首先看到的是神甫画在墙上、计算时间用的子午线，然后又看到了可怜的神甫躺过的那张破床。重游自己的地牢时，他心中充满了悲哀，可在这里，他心里只有感激，这让他忍不住流下泪来。

“先生，疯神甫曾经就关在这儿。那个仍未填上的洞口，就是那个年轻人进来的通道。一位专家根据那块石头的外表，考证出这两个犯人可能来往了十年。他一定很寂寞，才想找个人做伴。”

唐太斯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金路易，递给这个素不相识却两次对他表示同情的向导。向导接过去的时候，以为只是几块银币，借着火光看了一下后，他惊叫道：“先生，我想您弄错了，您给我的是金币。”

“我知道。”

向导惊讶地看着伯爵，他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惊呼道：“先生，您的慷慨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这没什么，我也当过水手，你的故事让我听了很感动，而且你是个很善良的人。”

“先生，既然您这样慷慨，我也要送给您一件东西。”

“你要送我什么，贝壳？还是麦秆编织的东西？谢谢你！”

“不，不是这些，先生，是一件和这个故事有关的东西。”

伯爵急切地问：“真的吗？是什么？”

“您听我说，我到了这里以后，心想：‘一个犯人在一间牢房里住了十几年，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因此我就试着去敲墙壁。”

基督山惊叹了一声，他想起了神甫那两个藏东西的地方。

“仔细敲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床头和壁炉下听起来似乎是空的。”

“是的，是的。”

“于是我翻开石板，找到了……”

“一条绳梯和一些工具？”

向导惊讶地问：“您怎么会知道？”

“这只是我的推测，牢房里发现的基本都是这一类东西。”

“您说得对，是一条绳梯和一些工具。”

“你还留着这些东西吗？”

“没有，游客们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觉得很稀奇，我就把它们卖给游客了。不过我还留着一件东西。”

伯爵激动地问：“那是什么？”

“是一些写着字的布条，似乎是一本书。”

“好心人，把它拿来吧，或许我会对那东西感兴趣的。”

“好的，我马上去拿。”向导说完便又出去了。

伯爵在神甫曾经躺过的那张床前跪了下来，死神已经把它变成一座祭台。伯爵喃喃地说：“我的再生之父，您给了我一切，您像天神一样指引我。如果死人和活人之间还能沟通，如果人死后的灵魂还能重访故地——我们曾经生活和受苦的地方，深爱着我的父亲，我求求您，请赐给您的儿子一些征兆，赐我一些启示吧！请您除去我心中的那些怀疑，那种怀疑让我备感煎熬。”说着，他垂下头，双手合在一起。

背后传来向导的声音：“拿来了，先生。”

基督山打了个寒战，站起来，接过向导递给他的一卷布片，这是法利亚神甫论述建立意大利统一王国的原稿。在伯爵看来，这些布条比最值钱的珠宝还要宝贵，他的目光落在题记上：“主说：‘你将拔掉龙的牙齿，把狮子踩在脚下。’”伯爵低声自语：“这就是您的回答吗，神甫？谢谢您，我的父亲，谢谢您！”他把布条揣进怀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夹着十张一千法郎钞票的皮夹，对向导说：“这个皮夹送给你。”

“送给我？”

“是的，但你必须等我走了以后再打开它。”说完，伯爵迅速跑出了地牢，他跳上船对船夫说：“回马赛！”他盯着那座阴森的牢狱，心里喊道：“那些把我送到地狱里去的人，还有那些忘记我曾经在那里的人，你们全都该死。”他感到一种解脱，因为他已经成功消除了对自己的怀疑。经过迦太罗尼亚村的时候，伯爵把头埋在大衣里，轻声呼唤着一个女人的名字，他用一种温柔得近乎爱恋的声音呼唤着那个名字——海黛。

上岸后，伯爵向坟地走去，他确信莫雷尔一定在那儿。十年前，带着无数钱财回到法国的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到这里来寻找他可怜的父亲坟墓，最终却什么也没找到。老莫雷尔其实在伯爵父亲的坟前插过一个十字架，但是那个十字架早就倒了，守墓人就像对待坟场里其他腐朽的木头十字架一样，把它烧毁了。可敬的老莫雷尔就幸运多了，他是在儿女的怀抱中去世的，被儿女埋在比他早两年去世的妻子身边。刻着他们夫妻俩名字的两块大理石分别竖在一片小坟

地的两边，四周围着栏杆，种着四棵柏树。莫雷尔果然在他父亲的坟墓旁，他正靠在其中的一棵柏树上，两眼紧盯着坟墓，悲痛欲绝的他几乎和他身边的柏树一样没有知觉。

伯爵走到他身边，说：“马西米兰，你不应该一直盯着坟墓，”他手指着天，“你应该看那儿。”

“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你不是对我说过，死者是无所不在的吗？”莫雷尔说。

“马西米兰，你在途中跟我说想在马赛住几天，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吗？”

“伯爵，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觉得，在这里痛苦也许会少一些。”

“也好，你就先留在马赛吧。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不会忘记对我的承诺吧？”

“我不会忘记的，伯爵。”

“你不会忘记，因为你是莫雷尔，一个讲信用的人，你曾经发过誓，我要你再发一遍。”

“伯爵，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很不幸了。”

“我认识一个比你更不幸的人，莫雷尔。”

“不可能！一个人失去了世上所有深爱的人，还会有谁比他更痛苦？”

基督山叹了口气说：“人类总是以我为中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那些在他身边哭泣、呻吟的人更痛苦。我认识一个人，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慈爱的父亲，还有一个深爱着的未婚妻。他也像你一样，把全部的幸福和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就在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夺去了他的爱人，夺去了他美好的未来，他成了一个囚犯。”

莫雷尔说：“他确实很不幸，不过关在牢里的人迟早会出来的。”

“你知道吗，他被关了十四年，马西米兰。”伯爵拍着莫雷尔的肩头说。

莫雷尔打了个寒战，喃喃地说：“十四年？”

“十四年！”伯爵重复道，“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曾经无比绝望过，也像你一样，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想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

“是吗？”

“是的。一开始，上帝大概没有看到那个人正在受苦，上帝的眼被泪水蒙住了，什么都看不清。就在他绝望到极点的时候，上帝显灵了，给了他一个朋友。在那个朋友的陪伴下，他继续忍耐和等待。终于有一天，他侥幸离开了那个地狱一样的地方，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去找他的父亲，但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我的父亲也死了。”莫雷尔悲哀地说。

“是的，但你的父亲是在你的怀抱里去世的，而且他有钱、受人尊敬，享受过

快乐、尽了天年。那个人的父亲却是被饿死的，受了一生的苦，最后在穷苦和绝望中死去。当他的儿子多年后来找他的坟墓时，他的坟墓已经无法辨认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他深爱的父亲躺在哪儿！莫雷尔，你认为自己比他不幸吗？”

莫雷尔叹息道：“上帝啊！但他至少还有那个深爱的女人。”

“你错了，她……”

“她死了吗？”

伯爵苦笑道：“不，她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嫁给了陷害她未婚夫的人。所以说，这个人比你更不幸。”

“上帝给了他安慰吗？”

“他也算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些补偿吧。”

“那他还渴望吗？”

“他一直没有放弃追求，马西米兰。”

莫雷尔的头垂到胸前，沉思了一会儿，把手伸给基督山：“记住我的承诺吧，伯爵，但是你要记得……”

“我知道，十月五日，我会在基督山岛上等着你。十月四日那天，一艘名叫欧洛斯号的游艇会在巴斯蒂亚港等你，把你的名字告诉船长，他就会带你来见我。我们说定了，好吗？”

“好吧，我会照您的吩咐做的，但不要忘记十月五日……”

“你知道承诺对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如果到时候你还想死，我一定会帮你。就这样吧，再见，莫雷尔！”

“你要走吗？”

“是的，我到意大利还有事要办。你要一个人在这儿和不幸的命运搏斗，独自面对命运的考验。牧羊少年甘尼墨德斯被宙斯化为神鹰掠走，后来当上侍酒童子，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神话，它更是一个寓言，会给你启示的。”

“你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就走，汽船已经在等着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就相距很远了。可以陪我到港口去吗，马西米兰？”

“当然没问题，伯爵。”

莫雷尔把伯爵送到港口，汽船那黑色的烟囱里冒着鹅绒似的白色水蒸气，它早已等候在那里。不久船启航了，正如伯爵所说，一个小时后，汽船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它冒出的白烟与夜色中的雾气融在一起，再也分辨不清。

第114章 庇皮诺

在那艘汽船消失在摩尔吉海岬后面的同时,有一个人正乘着从佛罗伦萨赶往罗马的驿车,经过一个名叫阿加邦特的小镇。驿车赶得相当快,但没有快到令人产生怀疑的程度。驿车上的人穿着一件紧身长外套,穿着这种衣服旅行很不方便,但它能让鲜明的荣誉团军官的缎带露出来,他外套下的上装上还佩着一枚勋章。从这两个标志以及他对车夫说话时的口音,能看出他是一个法国人。

车子行驶到勒斯多塔时,就可以看到罗马城了,到这时,大多数旅客都会好奇地站起来看看眼前的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这位旅客却不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从皮夹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片,谨慎地看过一遍之后,自言自语地说:“好!它还在。”

马车从万众门进城后左转,在西班牙旅馆门口停下来,我们的老相识派里尼老板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迎接那位法国旅客。法国旅客吩咐老板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还向老板打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地址。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是罗马最有名的银行之一,就在圣彼得教堂附近的那条银行街上。

在罗马,来一辆驿车算是件大事,这和其他地方一样。十几个年轻的闲汉正关注着那位法国旅客和他的驿车。这些闲汉都光着脚,露着胳膊,却还有模有样,一手叉腰,一手放在头后面;此外还有五十多个游手好闲的流民,他们来自教皇统治下的各省,因为教皇重征人头税,无力纳税的人们只能让他们的孩子以流浪乞讨为生。

罗马的闲汉和流民要比他们的巴黎同行幸运,他们懂得不少国家的语言,对法语尤其熟悉。他们听到那位法国旅客吩咐老板准备一顿午餐,后来又打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地址。那个法国人急于要到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去,甚至等不及车夫驾马,只是留话给车夫,让他驾好马后追上来,或者直接到银行门口去等他。当法国旅客带着一个向导离开旅馆的时候,一个闲汉像巴黎警局的密探那样,熟练地跟着那个旅客。既没有被那位旅客发现,也没有引起向导的注意。

法国人比他的马车先到银行,他走进银行后,把向导留在外厅,向导立刻和

几个职业闲汉谈起来，在罗马的银行、教堂、废墟、博物馆和剧院门口，总是聚集着这样的职业闲汉。那个跟踪法国人的闲汉也走进了银行，他学着那个法国人的样子，敲了一下门，走进第一个房间。

法国旅客进去后问：“经理先生在吗？”

坐在第一张写字台前的一个高级职员打了个手势，一个仆役站起来说：“您是哪位？”

“我是腾格拉尔男爵。”

仆役说：“请跟我来！”

仆役打开一扇门，和男爵消失在门里面，那个跟踪腾格拉尔的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那个职员头也不抬地在那里写字，长凳上的人也沉默着，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待了五分钟。然后，那个职员停下笔，抬起头四下看了看，直到确定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说：“庇皮诺，很高兴见到你！”

“嗯。”闲汉回答得很简单。

“你认为这个人有什么值得探听的吗？”

“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打听，我们已经得到情报了。”

“那你知道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来提款，但我不知道准确的数目。”

“你很快就会知道，朋友。”

“很好，希望你不会像上次一样，给我提供错误的消息。”

“什么意思？你说的是谁？不久前从这儿拿走三万艾居的那个英国人吗？”

“不，我们确实在他身上找到了三万艾居。我是说那个什么俄国王子，你说他有三万利弗尔，我们却只找到了两万四千。”

“一定是你没搜仔细。”

“是罗吉·万帕亲自搜的。”

“这样的话，他大概是还债了……”

“开玩笑，一个俄国人还肯还债？”

“那就是他花掉了一部分。”

“这倒有可能。”

“一定是。好了，我得马上进去听听，否则那个法国人就办完手续出来了。”

庇皮诺从口袋里拿出一串念珠，低声祈祷起来，那个职员则走进腾格拉尔和仆役刚才进去的那间房子。十分钟后，那个职员容光焕发地出来了。

“怎么样？”庇皮诺走过去问。

“注意！数目很大。”

“五六百万，是吗？”

“你已经知道数目了？”

“是记在基督山伯爵的账上吗？”

“你认识伯爵？”

“这笔钱，他们已经给他开了户头，随他在罗马、威尼斯和维也纳提取，对吗？”

职员惊讶地喊道：“天哪，你怎么打听得这么清楚？”

“我跟你说过，我们事先已经得到了情报。”

“那你还来问我干什么？”

“我要确定一下有没有认错人。”

“没错，的确是他。五百万！真是一笔大数目！你说对不对，庇皮诺？”

“对。”

“嘘！有人来了！”

职员立刻回到位置上，抓起笔继续写，庇皮诺则马上拿起念珠。门开的时候，人们看到他们还和之前一样，一个在写字，一个在祈祷。腾格拉尔脸上满是笑容，银行经理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庇皮诺也跟着出去了。

腾格拉尔约定的马车已经等在门口。向导很能干，很机灵，他看到腾格拉尔从银行出来，立刻拉开车门。腾格拉尔像个小伙子一样，敏捷地跳上马车。向导关上车门，跳上去坐在车夫旁边。庇皮诺也跳了上去，坐在车厢外的后座上。

“您是要到圣彼得教堂去吗？”向导问腾格拉尔。

“去那里干什么？”

“当然是去观光！”

腾格拉尔大声说：“我来罗马不是观光的。”他脸上露出一个贪婪的微笑，拍了拍皮夹，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我是来取钱的！”他摸了摸自己的皮夹，这个皮夹里刚刚装进了一张支付券。

“那先生要到哪里去？”

“回旅馆。”

“到西班牙旅馆！”向导对车夫说。

车夫答应了一声，马车疾驰而去。十分钟后，男爵回到了他的房间里，他觉得疲乏而满足，睡意渐浓，很快上了床，临睡时慎重地把皮夹塞在枕头底下。庇皮诺则在旅馆门外的长凳上坐下来，他在一个闲汉耳边说了几句话，那个闲汉立刻向通往朱庇特神殿的那条路飞奔而去。庇皮诺闲得无聊，干脆和闲汉们玩起骰子来，最后输了三个艾居，他喝了一瓶奥维多酒安慰自己。

腾格拉尔已经有五六夜没有睡好觉了,有时甚至根本没有时间睡,所以这晚他睡得很早,第二天早上醒得很晚。早上醒来后,他惬意地吃了早餐。他对这座“不朽之城”的美景并不关心,因此立刻吩咐车夫中午给他备好马车,准备离开。腾格拉尔没有想到警察局的手续会那么麻烦,驿站站长又懒惰到那种程度,以致驿马直到两点钟才来,代领护照的向导三点钟的时候才到。

在旅店门口备好的马车早已吸引了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其中有不少职业闲汉。男爵得意洋洋地穿过这些看热闹的人时,不少想得赏钱的闲汉齐声叫他“大人”。在这之前,腾格拉尔一向对自己被称为男爵很满足,现在这个称呼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于是撒了十几个铜板给他们。那些人为了再多得些赏钱,立刻改称他为“殿下”。

车夫用意大利语问:“走哪条路?”

“去安科纳省的那条路。”男爵回答。

派里尼老板在旁边为他们做了翻译,车夫得到指令,驾着马车疾驶而去。腾格拉尔准备先到威尼斯提出一部分钱,然后到维也纳去休息几天,之后就在那里住下来,他听说那里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好地方。马车离开罗马还不到十里路,天就黑了。腾格拉尔没想到会这么晚上路,否则他宁愿在罗马再待一天,第二天早上再起程。他伸出头去,问车夫要多久才能到达市镇。

车夫用意大利语回答:“听不懂。”

腾格拉尔点了点头,意思是说:“好极了。”他决定到前面第一个驿站就停下来不走了。马车继续向前走。昨天晚上那个舒适的觉让腾格拉尔到现在还回味无穷,现在也不错,他舒舒服服地躺在这辆华丽的英国马车里,坐着双重弹簧的坐垫,由四匹好马拉着向前疾驰。他知道离前面的驿站只有二十里路,这个幸运的破产银行家开始神思飞驰。他想到在巴黎的太太,又想起和亚米利小姐一同出门的女儿,还想到他的债权人会怎样气急败坏地收拾残局,然后他再也没有东西可想,开始闭上眼睛睡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猛烈的颠簸把他惊醒了。他看到车子好像仍旧行驶在罗马郊外,沿途满是残存的高架引水桥,远看就好像是一个个挡住他们去路的花岗石巨人。这天晚上天气很冷,阴暗的天空中下着小雨,坐在温暖车厢里的旅客,比一个只会回答“听不懂”的车夫要舒服得多。腾格拉尔准备继续睡觉,反正到达驿站的时候他一定会醒来。

马车停了下来,腾格拉尔以为他们已经到达了盼望已久的地方,睁开眼睛向窗外望去,他以为会看到一个市镇或者村庄,但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座废墟一样的建筑,有几个人像幽灵似的在那儿走来走去。腾格拉尔等了一会儿,他

认为车夫赶完了他那一段路，一定会来向自己要钱，这样就可以借机向新的车夫问话。腾格拉尔坐在车中静静地等着新的车夫来询问他。疲惫的马已经被换下了，另外几匹精力充沛的马已经被套上车，却始终没有人来跟他要钱。

腾格拉尔惊讶地推开车门，却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推了回来，车子又开始行驶。腾格拉尔被彻底吓醒了，他用意大利语向车夫喊道：“喂，亲爱的！”这句话是他听女儿和卡瓦尔康蒂对唱时学来的。车夫并没有回答，腾格拉尔于是打开了窗户，把头伸到窗外问：“喂，朋友，这是到哪儿去？”

“Dentrolatesta！”一个蛮横的声音回答道，还伴随着一个恐吓的手势。

这句话，腾格拉尔听懂了，它的意思是“把头缩回去”，可见男爵的意大利语进步神速。腾格拉尔乖乖地服从了，心里越来越不安。他不再像开始旅行时那样无忧无虑，种种念头都在他脑海中出现，这些念头无疑使他情绪激动，头脑也清醒了，后来由于紧张过度，他又有些糊涂了。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你没有惊慌的时候，把周围的一切看得很清楚；一旦惊慌起来，外界的一切就有了双重意义；而当你吓慌了的时候，除了麻烦之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腾格拉尔看见一个披着披风的人骑着马在车子右边疾驰。“宪兵！”他惊慌不已，“难道法国当局已经把我的情况发急报给教皇当局了？”为了解开这个疑团，他又向车夫问道：“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Dentrolatesta！”之前那个声音气势汹汹地回答。

腾格拉尔转向车厢左边，这边也有一个骑马的人。腾格拉尔额头上直冒冷汗，喃喃地说：“我一定是被捕了。”他重重地靠在背垫上，这次可不是睡觉，他是在动脑筋。

过了一会儿，月亮升起来了。腾格拉尔又看见了庞大的引水渠架，这些花岗岩的鬼怪又出现在他面前，只不过刚才它们在他的右边，现在则在他的左边。由此而知，他们已经掉转了车头，正把他带回罗马，他忍不住低喊：“倒霉！他们一定把我的引渡权弄到手了。”

马车继续快速行驶。腾格拉尔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一小时，马车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提醒这个逃亡者：他在走回头路。他看见了一片黑压压的庞然大物，马车在将要撞上它的时候拐了一个弯，那个庞然大物被抛在了后面，原来那是一个环绕在罗马周围的城垒。腾格拉尔松了一口气：“这不是回罗马的路，看来并不是法院派人来追我。噢，仁慈的上帝！”刚高兴没一会儿，另一个念头又浮上来：“但如果他们是——”腾格拉尔的头发竖了起来，他想起了关于罗马强盗的故事，想起阿尔贝·马尔塞夫与欧热妮还没有解除婚约前，讲述的那个冒险的故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很可能是强盗！”

马车驶上了一条比碎石子路还要硬的路面,腾格拉尔不断想着马尔塞夫那次冒险的各种细节,大着胆子向路两边望了望,看见两边都是一式的纪念碑,这让他确信自己被带上了阿皮亚古道。在一块像是山谷的地方,有一个圆形凹陷的建筑物遗迹,那是卡拉卡拉竞技场。马车右边骑马的人高喊了一声,马车停了下来,车子左侧的门打开了。

“下来!”一个声音命令道。

腾格拉尔出于本能地下了车,他大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下车后他看了看,除了车夫以外,他身边还围了四个人。

“跟着走!”其中有个人说着,率先走上一条小路。腾格拉尔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并不反抗,不用回头也知道,另外三个人一定跟在他后面。他觉得每隔一段距离似乎都站着一个人,像哨兵似的。这样走了大约十分钟,来到一座小丘和一丛长得很高的杂草之间的时候,腾格拉尔停了下来。三个人默默地站成一个三角形,把腾格拉尔围在三角形的中心,腾格拉尔想说话,但他无论怎样努力都发不出一个音。

“往前走!”又是那个蛮横的声音。

这次腾格拉尔更明白了,因为他身后的那个人非常粗鲁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差点就撞到前面带路的那个人身上。这个带路的人就是庇皮诺,他扎进杂草丛里,沿着一条极其狭窄的路向前走,这条路窄得只有蜥蜴或黄鼠狼才会认为是条大路,最后他们在一片小树遮掩下的岩石前停下来。那块岩石的缝隙刚好能让一个人钻进去。庇皮诺一转身,就像神话里的妖精一样迅速消失了,后面的人吩咐腾格拉尔也照样做。

现在腾格拉尔已经肯定自己是落入了罗马强盗手里,强盗是不会跟你讲任何道理的,在他们面前还是顺从好,所以腾格拉尔只能硬着头皮执行他们的命令,像庇皮诺那样钻了进去,不过他的大肚子给他带来许多不便。他闭上眼,任凭自己往下滑,直到脚触到地面,才睁开眼。里面很宽敞,但十分黑暗,庇皮诺点燃了一支火把,他现在已经到了自己的地方,不必再害怕被人认出来。另外那两个人也紧跟着腾格拉尔下来,走在他后面,只要腾格拉尔一停下来,他们就会推着他向前走。他们沿着一条平缓的下坡路走到一个阴森的十字路口,周围的墙上挖着一格格装棺材的墓穴,衬着白石头砌成的墙,看上去像是骷髅头上黑洞洞的眼睛。

一个哨兵“啪”的一声把步枪换到左手,喝道:“是谁?”

“自己人,自己人!队长在哪儿?”庇皮诺回答。

“在那边!”哨兵向背后一指。那个大厅像是从岩石里挖出来的,里面的灯光透过拱形的大门廊照入隧道。

“好买卖,队长,咱们有笔好买卖!”庇皮诺用意大利语说着,抓住腾格拉尔

的衣领，拖着他穿过门洞，进入大厅，看来队长就在那里。队长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普罗塔克的《亚历山大传》，头也没抬地问：“是这个人吗？”

“对，就是他。”

“很好，让我看看他。”队长不客气地说。

庇皮诺举起火把，直逼到腾格拉尔脸上。腾格拉尔苍白的脸上满是惊恐之色，吓得忙向后退，以免眉毛被烧焦了。

队长看了一眼，吩咐说：“这个人累了，带他到床上去睡吧。”

首领的话惊醒了他的同伴，他们从大厅四角用枯叶或狼皮铺成的床上坐起来。腾格拉尔发出一声呻吟，暗暗对自己说：“上帝啊，他说的床大概是墙上空洞里的那些棺材，我能享受的睡眠，大概就是用那闪闪发光的匕首结束我的生命，让我从此长眠。”但他只是跟着带领他的人向前走，既没有恳求也没有哀叫，因为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感觉，不论让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会乖乖地跟着走。

最后，腾格拉尔来到一座楼梯下面，他机械地向上走了五六步。在他面前有一扇打开的矮门，为了避免撞伤额头，他低着头走进这个在岩石中挖成的小地窖里。这个地窖虽然深埋在地下，未加粉饰，也没有打扫过，却很干燥和整洁。地窖的角落里有一张干草堆成的床，上面铺着羊皮。腾格拉尔看见这样一张床，眼睛顿时发亮，他认为这是一种安全的信号：“噢，感谢上帝！这确实是一张真正的床！”向导把腾格拉尔往地窖里一推，随手锁上了门。腾格拉尔变成了一个俘虏。其实就是不把门锁上，他也不可能从这警卫森严的圣塞巴斯蒂安地下陵墓里逃出去。

这群强盗的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吉·万帕。当阿尔贝·马尔塞夫在巴黎讲到这个强盗的时候，腾格拉尔还一点都不相信，但是现在，他不但认出了万帕，也完全肯定这个地窖曾经关过阿尔贝，这个地方大概是特地留给人质用的。想到这些，腾格拉尔有了几分惊喜，心情也平静了一些。那些强盗没有立刻杀了他，这让他认定他们根本就不想杀他，把他捉来只是为了钱，而他身上现在只有几块金路易，因此强盗现在是不会杀他的，而且一定会把他放出去。

他记得马尔塞夫被绑架时的赎款好像是四千艾居，他自认为比马尔塞夫更值钱，于是把自己的赎款定为八千艾居。八千艾居相当于四万八千利弗尔，而他身边可支取的有五百零五万法郎，有了这笔钱，他一定可以恢复自由。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绑票的赎款有高过五百零五万法郎的，因此他坚信自己不必破费太多钱，完全可以离开这里。想到这里，他终于放心了。

腾格拉尔躺到床上，翻了两三次身后，便安静地睡着了。

第 115 章 罗吉·万帕的菜单

但凡睡眠,总是要醒过来的。腾格拉尔作为巴黎的大贵人,睡惯了丝绸床单,看惯了天鹅绒壁帏,闻惯了檀香味,现在却在一个石灰岩的洞穴里醒来,这种经历毫无疑问是不舒服的。在这种情形下,一眨眼的工夫就足以让他确认现在的处境。腾格拉尔默默地说:“没错,我栽在阿尔贝·马尔塞夫所说的那批强盗手里了。”

腾格拉尔首先做了个深呼吸,以此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受了伤。这个方法是他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里学来的,在他读过的书中,他只对这本书还有一些印象。做完这个动作,他突然想到:“他们没有杀我,也没有打伤我,但或许已经抢走了我的命根子!”他立刻去摸口袋,还好,那只装着五百零五万法郎支付券的小皮夹还在。

腾格拉尔抚弄着它,就像把玩着自己的性命。他有些疑惑:“这些强盗真奇怪,他们并没有拿走我的财物,他们是要我支付赎款。我的表还在这儿!让我看看现在几点了。”这块表是钟表名匠布雷盖的杰作,昨天晚上腾格拉尔小心地把它包好藏了起来。现在是五点半,腾格拉尔很庆幸这块表还在,否则他就无法分辨白天和黑夜了,因为阳光根本照不进这间地窖。他在想,是要求和强盗谈判,还是耐心等他们主动提出条件。后面这个办法似乎更妥当,他决定静观其变。

一直等到十二点钟,门口始终有一个哨兵在守着。八点钟的时候,哨兵换了一次岗。这间地窖的门不怎么严实,腾格拉尔注意到有几缕灯光从门缝中透进来。他把眼睛凑到一条门缝上,看见有个强盗正在喝白兰地。酒被装在一只皮囊里,发出一种让腾格拉尔闻了很不舒服的味道。他吐了一口口水,退回到地窖最里面。

十二点的时候,又有一个强盗来换岗。腾格拉尔想看一看这个不速之客,于是又走到了门口。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强盗,肌肉发达、大眼睛、厚嘴唇、塌鼻子,红头发一缕一缕披散在肩上,像群蛇乱舞。腾格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吃人的妖精,但是我太老了,吃起来没有味道。”还能拿自己开

玩笑，腾格拉尔显然还有足够的精力。红头发的强盗好像要证明他不是吃人的妖怪似的，从干粮袋里拿出一些黑面包、黄油和大蒜，张嘴大吃起来。

腾格拉尔从门缝里凝望着强盗的午餐，不无嫌恶地说：“见鬼，他竟然能吃得下那么脏的东西！”然后他又坐回床上，床上的羊皮让他想起了之前那种难闻的酒味。然而自然规律是，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最粗糙的食物也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腾格拉尔意识到胃里没有东西了，他渐渐觉得那个人似乎不那么丑了，面包没有那么黑了，黄油也鲜亮多了，甚至连大蒜——这种令人讨厌的粗俗野蛮之人才吃的食物，也让他想起了以前吃过的那些精美小菜。他站起身，敲了敲门，强盗听到声音，抬起头来，腾格拉尔又敲了敲门。

“干什么？”强盗问。

腾格拉尔敲着门说：“你们该给我弄点东西吃吧！”

不知道究竟是听不懂腾格拉尔的话，还是没有接到相关的指示，看守并没有回答，继续啃他的黑面包。腾格拉尔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想再和这个可恶的家伙打交道了，干脆回到羊皮床上坐下，不再做声。

又过了四个小时，另一个强盗来换班。腾格拉尔的胃已经疼得抽搐起来，他慢慢站起来，又把眼睛凑到门缝上，认出新来的看守就是那个带路的人。这个人确实是庇皮诺，他正准备以最舒服的方式来履行职责。庇皮诺显然是一个讲究饮食的人，他面对门坐着，两腿间放着一只瓦盆，里面装着咸肉豌豆，还有一小筐甜葡萄和一瓶奥维多酒。腾格拉尔看得直流口水，打算试试这个人是不是比之前那个好说话，于是又轻轻地敲了敲门。

“来了！”庇皮诺喊道，他经常在派里尼老板的旅馆里出入，颇通人情世故。

腾格拉尔立刻认出他就是在路上呵斥把头缩进去的那个人。不过，现在还不是报复的时候，腾格拉尔装作亲热的样子，带着讨好的微笑说：“对不起，阁下，你们难道不能给我点东西吃吗？”

“大人您有点儿饿了吧？”

腾格拉尔嘀咕道：“有点儿！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不饿才见鬼呢！”然后他高声说：“是的，阁下，我肚子饿了！”

“那大人是想吃东西吗？”

“是的，最好马上就有东西吃。”

“这好办，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当然，像所有诚实的基督徒之间一样，你得付钱才行。”

腾格拉尔喊道：“没问题！不过按理说，把人家抓到这儿来，至少应该让他吃饱。”

庇皮诺耸耸肩：“很抱歉，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规矩。”

腾格拉尔觉得这个看守很和善，于是说：“这个理由实在不充分，拿点儿东西给我吃吧——我已经很知足了。”

“好的，马上给您拿来，喜欢吃什么？请吩咐！”庇皮诺把瓦盆放在地上，咸肉的香味直扑腾格拉尔的鼻孔。

“厨房在哪里？”

“我们这儿的厨房很完善！”

“厨师怎么样？”

“全都是意大利一流的厨师！”

“鸡、鱼和野禽，我都能吃。随便来一些吧。”

“一只鸡，可以吗？”

“行，就一只鸡。”

庇皮诺转身喊道：“快给大人拿只鸡来！”

这句话的回声还没在甬道里完全消失，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便出现了，他光着臂膀，头顶银盘，并不用手去扶，盘里盛着一只鸡。

“我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了！”腾格拉尔自言自语地说。

“来了，大人！”庇皮诺说着，从年轻人的头上取下银盘，打开地窖门，把盘子放在一张满是蛀虫孔的桌子上。地窖里全部的家当，也就只有这张桌子，一条长凳，还有那张羊皮床。腾格拉尔又要刀和叉子，庇皮诺给了他一把钝口的小刀和一把黄杨木餐叉。腾格拉尔一手拿刀，一手拿叉，正准备动手。

庇皮诺拦住腾格拉尔说：“请原谅，大人，这里是先付款后吃饭，您这样就开饭，他们会不高兴的。”

腾格拉尔心想：“这就不像巴黎了，刚才倒没想到他们会敲诈我！还是慷慨一些吧，听说意大利总是物美价廉，一只鸡在罗马大概值十二个铜板。”他往地上抛了一块金路易，说道：“拿去吧。”

庇皮诺顺势捡起了那块金币。

腾格拉尔刚要切鸡，庇皮诺站起来说：“大人，请等一下，您还欠我不少钱呢。”

腾格拉尔心想：“我就知道他们心狠手辣。”不过他还是顺从地说：“这只鸡你想要多少钱？”

“您已经付过一块金路易的定金了……”

“什么？一块金路易还只算是定金？”

“是的，大人现在还欠我四千九百九十九块金路易！”

腾格拉尔瞪大了眼睛说：“真有意思！真有意思！”他又准备去切那只鸡，但

庇皮诺抓住了他的手，另一只手伸到他面前说：“别动。”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腾格拉尔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了。

“玩笑？我们从来不开玩笑。”庇皮诺此时表情非常严肃，俨然一副教友派教徒的样子。

“一只鸡要卖十万法郎？”

“大人，您根本想不到在这种鬼地方养鸡多么不容易。”

腾格拉尔说：“算了，算了，这个玩笑太滑稽了！我实在饿极了，还是让我吃了吧，我再给你加一块金路易。”

“现在您欠我四千九百九十八块路易，我们会耐心地等您结清。”庇皮诺不依不饶。

腾格拉尔终于忍无可忍：“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见鬼去吧！你肯定还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人！”说完，他又躺回到羊皮床上。

庇皮诺一挥手，年轻的强盗便拿走了那盘鸡。庇皮诺关上门，接着去吃他的咸肉豌豆。腾格拉尔虽然看不见庇皮诺的吃相，但从外面传来的咀嚼声完全听得出他在吃东西，而且吃得很香。腾格拉尔在心里骂道：没有教养的人都是这样的。腾格拉尔觉得他的胃似乎已经饿得穿底了，他不知道是否还能再把它填满。腾格拉尔又熬了半个小时，但这半个小时，他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说：“别让我再挨饿了，告诉我，你们想怎么样？”

“您说错了，大人。应该说您要怎么样，只要您吩咐，我们立刻照办。”

“你把门打开。”

庇皮诺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我要吃东西！要吃东西！你听到了没有？”

“您真的饿了吗？”

“不要装了，你明明知道。”

“您想吃什么？”

“既然这个鬼地方一只鸡都那么贵，就给我来一块干面包好了。”

“面包？当然可以。喂，给大人拿点干面包来！”庇皮诺喊道。

一个年轻的强盗拿了一小块干面包过来。

“多少钱？”

“四千九百九十八块路易，您已经预付了两路易。”庇皮诺清楚地给出了报价。

“什么？一块面包也要十万法郎！”

“一点都不能少，十万法郎。”庇皮诺重复了一遍。

“你刚才不是说一只鸡十万法郎吗？一块干面包也……”

“我们这儿不是按菜论价的。每餐的价格是固定不变的,不论吃多吃少,吃鸡还是吃面包,价钱全都一样。”

“什么!还要跟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吗?这真是太愚蠢、太荒谬了!你还是干脆点儿告诉我,你们是不是想饿死我才满意。”

“不,当然不,除非您自杀,我们这儿是付钱就可以吃东西的。”

腾格拉尔恼怒地说:“你叫我拿什么来付,狗杂种?难道我会傻到口袋里带着十万法郎现金出远门吗?”

“大人,您的口袋里不是还有五百零五万法郎吗?十万法郎一只鸡,您可以吃五十只半。”

腾格拉尔打了个寒战,他现在才知道,他以前的想法完全错了,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只好无奈地说:“好吧,如果我付给你十万法郎,你就一定会让我好好吃饭吗?”

“当然。”

“我怎么付钱?”

“再容易不过了。在罗马银行街的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您不是有户头吗!只要您开一张四千九百九十八路易的支票给我,我们自然会委托人去取。”

腾格拉尔觉得还是顺从对方为好,于是接过庇皮诺给他的笔、墨水和纸,开了张支票,并签了字,然后交给庇皮诺:“这张支票凭票即付。”

“这是您的鸡。”庇皮诺仔细检查了支票,把它放进口袋里,继续回去吃他的咸肉豌豆。

腾格拉尔一边吃鸡,一边叹气,这只用十万法郎换来的鸡看上去更瘦了。

第116章 宽恕

腾格拉尔决定第二天不再破费了，他的做法像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偷偷在地窖的一个角落里藏了半只鸡和一块面包。不知为什么，这间地窖的空气竟然让人如此有食欲。

第二天腾格拉尔又饿了。他把那些东西全部都吃光了，可刚吃完又觉得渴了，这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直到舌头粘在上颚，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才大喊起来。守卫听到喊声，打开门，是一张新面孔。腾格拉尔觉得还是老朋友好说话，于是让那人去叫庇皮诺。

“我来了，大人，您要什么？”庇皮诺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腾格拉尔认为这种急切对他是有利的，回答说：“我想要些喝的。”

“您知道，罗马附近的酒贵得很。”庇皮诺说。

“那就给我水吧。”腾格拉尔喊道，他极力想避开被敲诈的危险。

“哎，今年的天气这样干旱，水甚至比酒还珍贵。”

“得了，看来我们又要开始兜圈子了。”腾格拉尔脸上带着微笑，希望这句话是一个玩笑，但他的头上却已经有冷汗冒出来。看到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庇皮诺的反应，腾格拉尔又说：“朋友，你不会拒绝给我一杯酒吧？”

“我已经告诉过大人了，我们不零卖。”庇皮诺严肃地回答。

“那给我一瓶最便宜的！”

“价格全都一样。”

“多少钱？”

“两万五千法郎一瓶。”

腾格拉尔痛苦地喊道：“直接说你们要敲诈得我身无分文好了，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了。”

“没准儿我们的头儿就是这个意思。”

“头儿！谁是头儿？”

“就是我前天带您去见的那个人。”

“他在哪儿？”

“就在这里。”

“让我见见他吧。”

“当然可以。”

过了一会儿，罗吉·万帕出现在腾格拉尔面前。

“阁下就是这里的首领吗？”

“没错。”

“你直接说要多少赎金吧。”

“说老实话，就是您带在身上的五百万。”

腾格拉尔心里一阵剧痛，几乎是低声下气地说：“虽然我以前有大笔的财产，可是现在这笔钱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你把这笔钱拿走，就等于要了我的命。”

“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您流血。”

“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我们的首领。”

“你也服从那个人？”

“是的，我们都服从他。”

“我听说你就是首领。”

“没错，但是我也有首领。”

“那位首领也受别人的指挥吗？”

“是的。”

“他受谁的指挥？”

“上帝。”

腾格拉尔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有这种可能。”

“是你的首领让你这样对待我的吗？”

“是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我不清楚。”

“我的钱包会被掏空吗？”

“大概会。”

“好吧，我给你一百万怎么样？”

“不行。”

“两百万呢？三百万，要么四百万？我给你四百万，你放我走。”

“明明有五百万，您为什么只给我四百万呢？尊敬的银行家阁下，您说这合理吗？”

“都拿去吧，统统都拿去吧，你们还是杀了我好了！”

“好了，别生气，否则会刺激血液循环。这样的话您每天可能要花上一百万才能吃饱，还是节约一点儿吧。”

“到我没有钱付给你们的时候，又该怎么办？”腾格拉尔绝望地问。

“那您肯定要挨饿了。”

“挨饿？”腾格拉尔的脸色变得煞白。

“当然。”万帕冷冷地说。

“你不是说不会杀死我吗？”

“当然会。”

“那你怎么又想把我饿死？”

“那是另外一回事。”

腾格拉尔喊道：“你们这些混蛋！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我情愿立刻就死掉，你们可以拷打我、虐待我、杀了我，但再也别想得到我的签字了！”

“随便您好了。”罗吉·万帕说完这句话，就径直离开了地窖。

腾格拉尔愤怒地躺到羊皮床上，一个个问题搅得他头昏脑涨：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那个躲在幕后的头头儿又是谁？为什么别人出了赎金就可以离开，自己却不能这样？这些凶残的敌人既然用这种非常手段折磨他，那么迅速死去，应该算是报复他们的最好方式。

在腾格拉尔的一生中，大概是第一次在恐惧和希望的矛盾中想到了死。他的心绪停留在一个无情的幽灵身上，这个幽灵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现在这个幽灵跳了出来，一遍遍地随着心跳对腾格拉尔说：你要死了！腾格拉尔觉得自己就像一头困兽，想凭着被绝望激发出来的力量绝处逢生。他开始思索逃走的方法，但地窖四壁都是结结实实的岩石，唯一的出口还有人坐在那儿读书，那个人后面还不断有带枪的人来来往往。

腾格拉尔不签字的决心维持了两天，两天后，他要求出一百万买食物吃。那些人送来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拿走了一张一百万法郎的支票。从这时候起，腾格拉尔干脆顺其自然了，他觉得自己受的苦已经不少了，不想再让自己受任何苦，什么要求他都肯答应。他像以前有钱的时候那样，大吃大喝地享受了十二天，然后算了算账，发现自己只剩下五万法郎。这时候腾格拉尔又一反常态，宁愿忍受饥饿的折磨，也要保住剩下的五万法郎。

早就把上帝抛在脑后的腾格拉尔这时想起了上帝：上帝有时候是会创造奇

迹的,也许教皇的巡官会发现这个洞窟,会把他救出去,那时候如果他还有这五万法郎在,今后至少不会挨饿。他一面祈祷,一面哭泣,祈求上帝让他保住这笔钱。这样又过了三天,这三天里,不管他心里有没有想着上帝,至少一直把上帝挂在嘴上。有时他会陷入昏迷,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躺在一张破床上。

到了第四天,腾格拉尔已经饿得不成人形了。捡完了以前吃饭时掉在地上的最后一颗面包屑后,他又嚼起了干草。然后像恳求守护神一样向庇皮诺讨要吃的,要求出一千法郎买一小块面包,庇皮诺没有理他。

第五天,腾格拉尔挣扎着摸索到地窖门口,努力撑起身子对门外说:“难道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们忍心看着一个在上帝面前和你是兄弟的人饿死吗?”他喃喃地说着,把脸贴到地上,然后绝望地站起来,喊道:“首领!首领!”

万帕立刻出现了:“我在这儿,您想要什么?”

腾格拉尔递出他的皮夹,结结巴巴地说:“拿走我最后的一个金币吧!让我住在这个洞里好了,我不再奢望自由了,只想活下去!”

“这么说,您现在觉得很痛苦?”

“是的,我很痛苦,痛苦极了!”

“可是您知道吗,还有人受到过更大的痛苦。”

“不可能,我不相信。”

“这是真的,你想想那些被活活饿死的人吧。”

腾格拉尔想到了他陷入昏迷时看到的那个老人,那个躺在破床上呻吟的老人。他用头撞击着地面,呻吟道:“是的,有人比我痛苦,但他们至少是殉道而死的。”

“你忏悔了吗?”一个庄严而低沉的声音问。

腾格拉尔吓得发根都竖了起来,睁大了眼睛,竭力想看清眼前的东西。他看见那个强盗后面,有个人裹着披风站在石柱的阴影里。腾格拉尔的声音明显颤抖:“忏悔什么?”

“为你做过的坏事忏悔。”那个声音说。

“我忏悔!我忏悔!”腾格拉尔用瘦削的拳头捶打着胸膛。

“那我宽恕你。”那个人说着,脱下披风,走到光线明亮的地方。

“基督山伯爵!”腾格拉尔吓得面无人色。

“你错了,我不是基督山伯爵!”

“那你谁?”

“我就是那个被你诬陷、被你出卖、被你送进监狱的人。我被你当做升官发

财的垫脚石,我的未婚妻被你害得过着屈辱的生活,我的父亲也被你害得活活饿死。我本来也打算让你饿死,可是我打算宽恕你,因为我也需要宽恕。我就是爱德蒙·唐太斯。”

腾格拉尔大叫一声,在地上缩成一团。

伯爵说:“起来吧,我已经说过宽恕你了。你的那两个同伴可没有你幸运,他们一个疯了,一个死了。你从医院里骗来的那五百万,我已经送还对方了,剩下的五万法郎我送给你。今天晚上你是我的客人,你可以好好地吃一顿。万帕,他吃饱以后,送他离开。”

腾格拉尔仍然蜷缩在地上,等他抬起头时,只看见一个人影消失在甬道里,人影所过之处,两边的强盗都鞠躬致敬。按照伯爵的吩咐,万帕款待了腾格拉尔一顿,让他享受了意大利最好的美酒和美食,然后用马车把他送到大道边。

腾格拉尔靠着路边的一棵树,完全不能有正常的思想意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那么呆呆地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条小溪附近。他觉得有些口渴,便踉踉跄跄地到溪边去喝水。当俯下身子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头发全白了。

第 117 章 十月五日

金秋时节的傍晚，六点钟左右，蔚蓝的海面笼罩在一层白蒙蒙的雾气之下。太阳的余晖透过白雾洒向海面，那里顿时泛起了道道金光。海风吹散了白日里的热气，微风拂面，像是大自然午休之后呼出的气息，气息中夹杂着海水腥涩的味道和各种花木的清新芬芳，弥漫在整个地中海的海岸。

从直布罗陀到达尼尔、从突尼斯到威尼斯的广阔的大海上，在黄昏的薄雾中，一艘整洁美观的游艇在行驶，犹如一只迎风展翅的天鹅直直地滑行在水面上，身后留下一道泛着金光的水痕。渐渐地，太阳从地平线上落下去了。未收尽的余晖像是要证实神话家的幻想似的，它们像火焰一样跳动在涌起的浪尖上，好像在告诉人们火神已经被藏在了海神的怀抱中，但是她那蔚蓝色的大毯子终究没能裹住自己的情人。

海面上的微风还不足以吹乱一个少女的髻发。那艘游艇迅速地向前行进。一个身材高大、肤色稍黑的年轻男子站在船头，睁大眼睛望着逐渐靠近的那片黑压压的岛礁，它犹如在万顷碧波中涌上来的一顶硕大的迦太罗尼亚人的圆顶帽子。

“这是基督山岛吗？”这位旅客问道，他的声音有些低沉，充满了哀伤。这艘游艇看上去是按照他的吩咐在行进。

“是的，阁下，”船长说，“我们已经到了！”

“到了，到了！”年轻的旅客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忧伤语调重复着，“是的，就是那个港湾。”说完，又陷入了一连串的沉思中，脸上带着一种比泪水还悲伤的微笑。

几分钟后，岛闪过一道亮光，几乎同时传来一声枪响。

“阁下，”船长说，“岛上发信号了，您要回复吗？”

“什么信号？”

船长指了指那座岛，只见岛边升起一缕轻烟。

“啊，是的，”他说，像是刚从梦中醒来，“把枪给我。”

船长给他一支上了火药的短枪，年轻人接过短枪，慢慢地举起来，朝空中放了一枪。十分钟过后，水手收起船帆，在距小港口外五百尺的地方下了锚。一艘小船已经从帆船上放到了水面上，上面有四个船夫和一个舵手，小船的一端铺着一块蓝色的软垫。年轻的旅客上了小船，但没有坐下来，而是把手叉在胸前站在小船上。船员等候着他的命令，他们的船桨半举在水面上，宛如海鸟在晾干它们的翅膀。

“走吧。”旅客说。

八支桨一齐划入水中，没有溅起一滴水花，小船迅速地向前滑去。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一个天然形成的小港湾里。船不能动了，它触到了沙滩。

“阁下，请骑在这两个人的肩膀上吧，让他们送您上岸去。”

年轻人没有回答，只是做了一个不必要的手势，便自己跨到水里。水淹到了他的腰间。

“啊，阁下！”舵手轻声地说，“您不应该这样，主人会怪罪我们的。”

年轻人没有理会，继续跟着前面的水手走，大约走了三十步便到达了岸边。年轻人在干硬的地上蹬了蹬脚，又往四周张望，想找一个人为他引路，因为这时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正在他转身的时候，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同时有个声音传过来，把他吓了一跳。

“您好，马西米兰！您很准时，谢谢您！”

“啊！真的是您吗，伯爵？”年轻人以一种非常喜悦的声音喊道，同时紧紧握住基督山的手。

“是的，您看，我也跟您一样准时。可您身上还滴着水呢，我亲爱的朋友，您得换件衣服。来，我为您安排了一个住处，在那里，您不久就会忘记劳累和寒冷。”

基督山发现年轻人又转过身去，似乎在找人。莫雷尔正奇怪那些带他上岸的人没要报酬就一声不吭地走了，他们早已经回到了游艇上，此时他还可以听到他们划桨的声音。

“哦，明白了，”伯爵说，“您是在找那些舵手吗？”

“是的，我还没有给他们钱，他们就走了。”

“别管这些事，马西米兰，”基督山微笑着说，“我曾经跟常年出海的人有约定：凡是我岛上来的客人，他们一律都不收钱。照文明国家的说法，我们是君子之约。”

“伯爵，”马西米兰惊讶地望着伯爵说，“您跟在巴黎的时候很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在这里，我看见您笑了。”

“您说得对，马西米兰，您提醒了我，”伯爵的脸色一下子又变得有些忧郁，他说，“我很高兴能再见到您，可我忘了，所有的幸福都是过眼云烟。”

“噢，不，不，伯爵！”马西米兰握住伯爵的双手喊道，“请您笑吧，快乐和幸福应该属于您，您在以您的谈笑自若向我表明：生活只有在那些受苦的人眼中才是个累赘。噢，您是多么善良，多么仁慈，您是为了鼓励我才装出这么高兴的。”

“您错了，莫雷尔，我刚才真的很高兴。”

“那么您是忘记了，那就好。”

“为什么这么说？”

“对，就像古罗马的斗士在走进竞技场之前对罗马皇帝所说的，我也对您说：‘赴死的人前来向您致敬了。’”

“您的痛苦还没有减轻吗？”伯爵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问道。

“哦！”莫雷尔的目光中充满了苦涩，“难道您真的以为我能那样吗？”

“请听我说，”伯爵说，“您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您不能把我看做是一个普通的、只会念叨废话的人。当我问您是否觉得痛苦已经减轻的时候，我是一个能探究心理秘密的人。嗯，莫雷尔，让我们一同到您的心灵深处探索吧！难道您所感受到的痛苦依然这么强烈，就像狮子被蚊虫叮咬后狂奔乱跳那样吗？难道您仍然觉得只有到坟墓里去才能得到解脱吗？难道使您一心求死的悔恨念头依然存在吗？难道您丧失了所有的勇气，烦恼和忧伤又熄灭了您仅存的一点希望吗？难道您丧失了记忆，已经欲哭无泪了？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把一切都托付给了上帝——那么，马西米兰，上帝已经宽恕了您，减轻了您的痛苦，别再抱怨了。”

“伯爵，”莫雷尔用平和而坚定的语气说道，“请听我说，残存在世间的只有我的肉体而已，我的灵魂早已升天，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是希望能死在一个朋友的怀里。是的，这世界上还有我爱的人：我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可我需要的是在我临终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张开双臂对我微笑，而我的妹妹只会哭得晕过去，她的眼泪会让我更加痛苦；艾曼纽会阻止我死去，还会嚷得整座屋子的人都知道。而只有您，伯爵，您不是普通人，要不是您有肉体的话，我会以为您是神，您答应过我的，您可以安静、亲切地把我领到死神的门口，对吗？”

“我的朋友，”伯爵说，“我还有一点疑虑：您是不是因为太软弱了，所以才把自己的痛苦用来炫耀，您为此感到自豪吗？”

“不，真的，我很平静，”莫雷尔说着，把一只手伸给伯爵，“我的脉搏既不比平时快也不比平时慢。我只是觉得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没办法再继续了。您要我充满希望，耐心地等待，您知道我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您这位不幸的聪明人！我已经等了一个月，也就是说，我已经足足受了一个月的折磨！我希

望——我希望——希望什么来着？我说不上来，反正是一件神奇、荒谬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奇迹，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因为就是它，就是上帝把那种称作希望的念头掺进我的理智中，是的，我等待过，我希望过，伯爵，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刻钟里，或许您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您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您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向我表明我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噢！伯爵，请让我静静地安息，愉快地投进死神的怀抱吧！”

莫雷尔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情绪异常激动，伯爵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我的朋友，”莫雷尔接着说，“您把十月五日作为最后的期限，今天就是十月五日。”他掏出怀表，“现在是九点钟，还有三个钟头。”

“那好吧，”伯爵说，“您跟我来。”

莫雷尔机械地跟在伯爵后面，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岩洞，他发现脚下铺着地毯，门一开，一阵馥郁的香气飘来，一道强烈的灯光照花了他的眼睛。莫雷尔不敢往前走，他停住了脚步，生怕这美景会削弱他的意志。

基督山轻轻地拉了他一把，说：“我们何不学学那些古代的罗马人，他们被皇帝判处死刑的时候，就坐在堆满鲜花的桌前，吸着玫瑰和紫荆的花香从容死去，您就像他们那样度过您最后的三小时吧。”

“随便，”莫雷尔笑了一下说，“终究都是死、是遗忘、是超脱、是痛苦的终结。”

他坐了下来，基督山在他对面坐下。

这间屋子就是我们之前描述过的那间神奇的餐厅，在这里面，石像头上顶着篮子，里面随时都装着满满的鲜花和水果。莫雷尔神情惘然地看着这一切，或许他什么都看不见。

“让我们像男子汉那样交谈吧。”他望着伯爵说。

“请说吧。”伯爵答道。

“伯爵！”莫雷尔说，“您的身上似乎聚集了全人类的智慧，您让我觉得您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而那个世界比我们这里要先进。”

“您说对了，”伯爵带着忧郁的微笑说，他看起来十分英俊，“我是从一个叫痛苦的世界来的。”

“您所说过的一切我都相信，也不会去追究它的意思。所以，您要我活下去，我就活着，您要我怀有希望，我也几乎抱有希望。伯爵，我把您看做一个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冒昧地问您一句：死是不是很痛苦？”

基督山带着怜爱的眼神望着莫雷尔。“是的，”他说，“是的，当然很痛苦，您用暴力摧残一个顽强求生的躯体，这当然会很痛苦。如果把匕首插进您的胸

口,如果让一个从窗口乱窜进来的子弹射入您的大脑,射入您那稍微受点震动就会痛苦无比的大脑,您当然会很痛苦,您是以一种可悲可憎的方式践踏生命,在您最后绝望痛苦的时候,您会发现生命比这用惨痛暴力换来的安息要昂贵得多。”

“是的,”莫雷尔说,“我知道,死和生一样,同样有痛苦和欢乐,只是一般人不知道死亡的痛苦而已。”

“正是如此,马西米兰。我们怎么对待死亡,死亡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它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像护士一样轻轻拍着我们入睡;也可以是我们的敌人,像敌人一样凶狠地把灵魂从我们的身体里拖出来。将来有一天,当人类再生活上一千年,当人们能主宰大自然中所有毁灭性的力量,那就会造福人类,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当人类已经知道了死亡的秘密以后,死亡就会像睡在自己心爱的人身边一样甜蜜和愉快。”

“如果您想死的时候,您会以这种方式死去,是吗?伯爵。”

“是的。”

莫雷尔伸出他的手。“现在我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了您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座大海中的孤岛,这座地下宫殿里来了。那是因为您爱我,对吗,伯爵?因为您很爱我,您希望我能甜蜜,愉快地死去,让我感受不到痛苦,还能握着您的双手,呼唤着瓦朗蒂娜的名字,安详地死去。”

“是的,您猜对了,莫雷尔,”伯爵说,“这确实是我的本意。”

“谢谢!想到明天之后我将不再痛苦,我心里感到很甜蜜。”

“这么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您留恋了?”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甚至也不留恋我吗?”伯爵很动情地说。

莫雷尔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顿时变得黯淡,随后又放射出之前那种不同寻常的光芒,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沿着脸颊淌了下来。

“难道,”伯爵说,“难道说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您还有留恋的人,还是会选择去死吗?”

“哦,我求求您!”莫雷尔以一种虚弱的声音说道,“别再折磨我了,伯爵,不要再让我痛苦了!”

伯爵以为莫雷尔的决心动摇了,这个念头突然勾起了他在伊夫堡时的那个可怕的怀疑,现在这个被消除的怀疑又浮现了。“我正想方设法地带给他幸福,”他心想,“我想要还给他幸福,借此来弥补我曾带给他的痛苦。可是,万一我弄错了呢?万一这个人所遭受的不幸还不配享受我打算带给他的幸福呢?而偏偏他

只能在享有幸福之后才会忘记我带给他的痛苦,我该怎么办?”

“您听我说,莫雷尔,”他大声地说,“我知道您确实很痛苦,但是您还相信上帝,您不会拿灵魂解脱去冒险吧。”

莫雷尔凄然一笑。“伯爵,”他说,“我怎么可能多愁善感地装模作样?我的灵魂早已不属于我了。”

“马西米兰,您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亲人,我一向把您当做我的儿子,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我甚至连生命都可以不顾,更何况财产呢。”

“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您之所以想结束您的性命,是因为您不懂得去享受一大笔财富带来的快乐。莫雷尔,我的财产差不多有一千万,我愿意把它都给您,您可以用这笔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您有雄心吗?您可以去做您想干的任何事业,任凭您的意愿!可是您得活下来。”

“伯爵,您是答应过我的,”莫雷尔不为所动,冷冷地说,他看了看怀表,“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

“莫雷尔,难道您真的忍心就在我的家里,让我亲眼看着您死去吗?”

“那请让我走吧,”马西米兰说,“要不然的话,我会认为您对我的爱不是因为我而是为了您自己。”说完,他站起身来想走。

“好,”基督山说,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既然您执意要死,那么,正如您所说的,您的痛苦只有奇迹才能治愈。坐下,莫雷尔,再等一会儿。”

莫雷尔照办了。伯爵站起来走到一个碗柜前面,他掏出悬在他金链子上的钥匙,打开碗柜并取出一只银质的小箱子,这小箱子雕刻得很精致,四个角分别雕着仰面弯着身子的女人,像是要飞往天堂的天使。他把这只小箱子放在桌上,然后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小的金匣,在一个按钮上按了一下,匣盖就自动开启了。里面放着一种黏稠的胶状东西,因为匣子边上镶嵌着金子、翡翠、钻石,各种色泽交相辉映,所以看不清这种东西的颜色。伯爵用金钥匙舀了一小匙递给莫雷尔,同时目光直直地盯着他。这会儿莫雷尔看清楚了,那是一种淡绿色的东西。

“这就是您想要的东西,”他说,“也是我答应过要给您的。”

“我打心眼里感激您。”年轻人接过伯爵手中的那只小匙说。

基督山另外又拿了一只小匙,从金匣里舀了一匙。

“您要做什么?我的朋友。”莫雷尔抓住他的手问道。

“莫雷尔,”伯爵微笑着说,“愿上帝宽恕我!我觉得我也跟您一样厌倦了生命,既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

“慢着！”年轻人说，“您，您在这个世界上有您爱的人，也有爱您的人，您要相信您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哦，跟我做同样的事对您来说是一种罪过。永别了，我高尚而仗义的朋友，永别了，我会把您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瓦朗蒂娜的。”

说完，他一面死死死地按住伯爵的手，一面缓缓地，但却毫不犹豫地吞下了基督山给他的那种神秘的东西。这时，两个人都沉默了。阿里无声无息地小心端上烟管和咖啡，又退了出去。

石像手中的那几盏灯渐渐变暗了，莫雷尔觉得屋子里的香气似乎没有之前那么浓烈。基督山坐在他对面的阴影里一直看着他。莫雷尔只看见伯爵那一双眼睛在发光，忧伤迅速向年轻人袭来，他的手慢慢放松，房间里的东西逐渐模糊起来，看不清形状和颜色，他晕沉沉的，似乎觉得门和门帘都是从墙中间挤出来的。

“朋友，”他喊道，“我感到死亡了，谢谢！”他竭尽全力想把手伸向伯爵，但那只手无力地垂落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似乎觉得基督山在那里微笑，这种微笑不像往常要看穿别人秘密时露出的奇怪微笑，这种微笑充满了慈爱，像是一位父亲对着一个婴儿那样。同时，他看到伯爵的身影投射在红色的帷幕上，伯爵的形象几乎比平常大了一倍，乌黑的头发掠到后面，巍然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位即将在末日审判时惩治恶人的天使。

莫雷尔浑身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一种麻木感渗透了他身体的每一根血管。他的脑海中，变幻着无数的念头，就像万花筒变幻多样的图案一样。虚无缥缈的幻觉让他感觉自己在做梦，除了感觉在做梦以外，他毫无知觉，这或许就是临死前的昏迷状态。

他又一次想把手伸向伯爵，但手根本不能动弹；他想跟伯爵做最后的告别，但舌头却死死地堵住了喉咙，这舌头就像是长在了了一尊石像的嘴里一样。于是，他那双倦怠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然而，从垂下的眼睑缝望去，他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在晃动，尽管他觉得周围一片昏暗，可他还是认出了这个人影是伯爵，他刚去打开了一扇门。

刹那间，一片耀眼的灯光从隔壁的房间射了进来，隔壁的房间犹如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宫殿里向他走来，那姑娘的脸色苍白了，但是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像是一位赶走复仇女神的仁爱天使。

“难道那这就是天国的大门吗？”临死的人想道，“这位天使跟我失去的那位姑娘真像啊。”

基督山示意那个姑娘到莫雷尔的椅子旁边来。她双手合十，脸上带着微笑向莫雷尔走去。

“瓦朗蒂娜！瓦朗蒂娜！”莫雷尔从灵魂深处喊道，但他的嘴里没有一点声音，似乎他浑身的精力都集中到了内心里，他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瓦朗蒂娜向他扑了过去，看见他的嘴唇还在翕动。

“他在喊您，”伯爵说，“您把自己的命运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死神却想把你们分开，还好有我在，我战胜了死神，瓦朗蒂娜，从今以后，你们在人间再也不会分离了，因为他为了找您已经勇敢地接受了死亡。要是没有我，你们早已死了，是我使你们团聚的，愿上帝把我救的这两条命都记在我的账上。”

瓦朗蒂娜激动地抓住伯爵的手，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捧起那只手放在嘴唇上吻着。

“哦，再感谢我吧！”伯爵说，“请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是我使你们重获了幸福，您不知道我是多么需要确信这一点啊！”

“哦，是的，是的，我发自肺腑地感激您！”瓦朗蒂娜说，“要是您对我的诚意有所怀疑，那您去找海黛吧！去问我那亲爱的海黛姐姐吧，自从我们离开法国以后，她就一直和我讲您，让我耐心地等到了今天的幸福。”

“这么说，你爱海黛？”基督山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激动情绪问道。

“哦，是的！我同样发自肺腑地深爱着她。”

“那么，瓦朗蒂娜，您听着，”伯爵说，“我想求您做件事。”

“我？天哪，我能有这样的荣幸吗？”

“是的，瓦朗蒂娜，您刚才把海黛称作您的姐姐，就让她真的做您的姐姐吧，把您对我的感激都给她，请您和莫雷尔好好保护她，因为，”伯爵的声音有些哽咽，“从今以后，她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一个声音在伯爵的身后重复道，“为什么？”

基督山转过身去，只见脸色苍白的海黛站在那儿，用一种凄楚的表情望着伯爵。

“因为明天，海黛，你明天就可以自由了，你将在这个社会上重获你的地位，你是公主，我要把你父亲的财富和名誉都还给你。”

海黛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伸出白皙的双手向着天空，含着热泪用沙哑的声音喊道：“那么您是要离开我了，老爷？”

“海黛，你还年轻，还很漂亮，忘掉我的名字，去过原本属于你的幸福生活吧！”

“好！”海黛说，“我会服从您的命令的，老爷，我会忘掉您的名字，去过幸福的生活。”说完，她后退一步，准备离去。

“天呀！”瓦朗蒂娜喊道，她这时已经把莫雷尔的头靠在她的肩上，“难道您

没看见她的脸色有多么苍白吗？难道您不明白她有多么痛苦吗？”

海黛带着令人心碎的表情对她说：“您为什么要希望他能明白我的痛苦呢？我的妹妹，他是我的主人，我只不过是他的奴隶，他有权什么都看不见。”

伯爵听着这拨动他最隐秘心弦的声音，看着那姑娘绝望的眼神，他觉得自己承受不住那耀眼的光芒了。“上帝！”他说，“难道是真的吗？难道我心里隐约想过的事情是真的？海黛，你真的觉得留在我身边很幸福吗？”

“我还年轻，”海黛温柔地说，“您给我安排的生活如此甜蜜，我爱这种生活，我不想去死。”

“这么说，要是我离开了你，海黛……”

“我就会去死，老爷。”

“这么说你爱我？”

“噢，瓦朗蒂娜！他竟然问我是不是爱他，瓦朗蒂娜，那您告诉他您是否爱马西米兰。”

伯爵觉得他的心在狂跳，他张开双臂，海黛大叫一声，扑进他的怀里。

“噢，是的！”她喊道，“我爱您！就像爱父亲、爱兄弟、爱丈夫一样爱您！我爱您，就像爱生命，爱上帝那样爱您，因为您是世界上最好、最高尚的人。”

“我亲爱的天使，愿一切都如你所愿，上帝激励我去跟仇人搏斗，让我胜利了，我曾想惩罚自己，但上帝不愿意让我受到惩罚，它宽恕了我！那么爱我吧，海黛！也许你的爱能使我忘掉那些应该忘掉的事情。”

“您在说什么呀，老爷？”

“我在说：海黛，我在这个世上只有你了，你的一句话比我二十年的体会还要让我更透彻明白。有了你，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有了你，我又能够感受到痛苦和幸福了。”

“瓦朗蒂娜，您听到他说的话了吗？”海黛喊道，“他说，有了我，他又可以感受到痛苦！而我，为了他是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的呀。”

伯爵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难道我已经发现真理了吗？”他说，“噢，无论这是补偿还是惩罚，我都愿意接受这种命运，来吧，海黛，来吧！”说着，他搂住年轻姑娘的腰，跟瓦朗蒂娜握了握手，就走开了。

瓦朗蒂娜焦急地注视着莫雷尔，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终于，她感觉到了他的心跳，感觉到了他嘴里的微弱气息，这气息表明生命又回到这个年轻人的体内。他的眼睛慢慢地睁开，随着视觉的恢复，他的痛苦也复苏了。

“哦，”他绝望地喊道，“我还活着，伯爵骗了我。”说着，他伸手抓起桌上的一把小刀。

“亲爱的，”瓦朗蒂娜带着她那可爱的微笑喊道，“您醒一醒，看看我。”

莫雷尔大叫一声，他充满了疑惑，如痴如狂，像是看到了天堂的景象。他感到头晕目眩，跪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瓦朗蒂娜和莫雷尔迎着朝霞手挽着手在海边散步，她把一切都告诉了莫雷尔：基督山如何让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如何揭露那桩桩罪行，怎样奇迹般地把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而别人却以为她死了。

他们才发现岩洞的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此刻，夜晚的最后几颗星星依然在清晨淡蓝色的天空中闪烁。这时莫雷尔看见一个人站在一堆岩石上，那个人像是在跟他们打招呼，他把这个人指给瓦朗蒂娜看。

“啊！那是雅格布，”她说，“他是游艇的船长。”说着，她招呼他过来。

“您有事要跟我们说吗？”莫雷尔问道。

“伯爵有一封信要我交给你们。”

“伯爵的信？”他们惊讶地说道。

“是的，请看吧。”

莫雷尔打开信，念道：

亲爱的马西米兰：

岛边为你们停着一艘小帆船。雅格布会把你们带到利沃诺去，诺瓦蒂埃先生正在那里等着他的孙女儿，他希望您能在您领地上圣坛以前先为她祝福。我的朋友，这个洞里的所有财产，我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府邸，还有我在海港的别墅，都是爱德蒙·唐太斯送给莫雷尔老船主儿子的结婚礼物。也请维尔福小姐接受其中的一半，因为现在她的父亲已经疯了，她的弟弟和她的继母在九月间已经去世，她将继承他们所有的财产，我想请她将 these 遗产都捐赠给巴黎的穷人。

莫雷尔，请告诉那位将与您结成眷属的天使，请她时常为这样一个人祈祷吧，那个人一度像撒旦一样，自以为能跟上帝匹敌，但后来他怀着一个基督徒的谦卑，认识到只有上帝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穷无尽的智慧，或许她的祈祷可以减轻他的愧疚。

至于您，莫雷尔，我想跟您说一句知心话：这世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境遇的不同，如此而已。只有经历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只有体会过死亡的痛苦，才能体会到活着的快乐。

我亲爱的孩子们，幸福地活下去吧！永远不要忘记，直到上帝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这四个

字里面：等待、希望。

您的朋友 基督山伯爵

爱德蒙·唐太斯

直到看完这封信，瓦朗蒂娜才知道她的父亲已经疯了，弟弟已经去世了。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胸中发出一声悲痛的长叹来，眼泪悄无声息，但同样令人心碎。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她为幸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莫雷尔焦急不安地朝四周张望。

“但是，”他说，“伯爵实在太慷慨啦，哪怕我只有很少的财产，瓦朗蒂娜也会很满足。伯爵在哪里，我的朋友？请带我们去见他。”

雅格布伸手指着远方的地平线。

“您这是什么意思？”瓦朗蒂娜问道，“伯爵在哪里？海黛在哪里？”

“瞧！”雅格布说。

顺着船长指的方向，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在海天相接之际，有一片小得像海鸟的翅膀一样的白帆。

“他走了！”莫雷尔说，“他走了！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我的父亲！”

“她走了！”瓦朗蒂娜喃喃说道，“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我的姐姐！”

“有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呢？”莫雷尔含着泪水说道。

“我的朋友，”瓦朗蒂娜说，“伯爵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希望。”

即将推出《三剑客》

策划编辑：富 强

责任编辑：许 彬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木易  设计office

010-81561368

基督山伯爵

经典减压励志小说

刘翔减压秘诀：最爱《基督山伯爵》。刘翔的父亲刘学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刘翔现在的最大爱好是读世界文学巨作，尤其是法国名著《基督山伯爵》，刘翔已经读过好几遍了。

——《北京晚报》

因为过于喜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才萌发了将它改编成电视剧的想法……（主人公）有爱、有恨、有智慧、有忍耐、有力量、有复仇、有感恩，可以说这个人物是对男人最完美的定义。

——柳云龙（著名导演）

《基督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年轻水手被打入伊夫城堡的地牢，十四年之后出来时竟然懂得了物理、数学、高级金融、天文学、三种死的语言和七种活的语言。

——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仲马之于小说，犹如莫扎特之于音乐，他们都已抵达艺术的顶峰。

——萧伯纳（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80225-573-9



9 787802 255739 >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新浪网推荐图书

定价：55.00元(上下册)